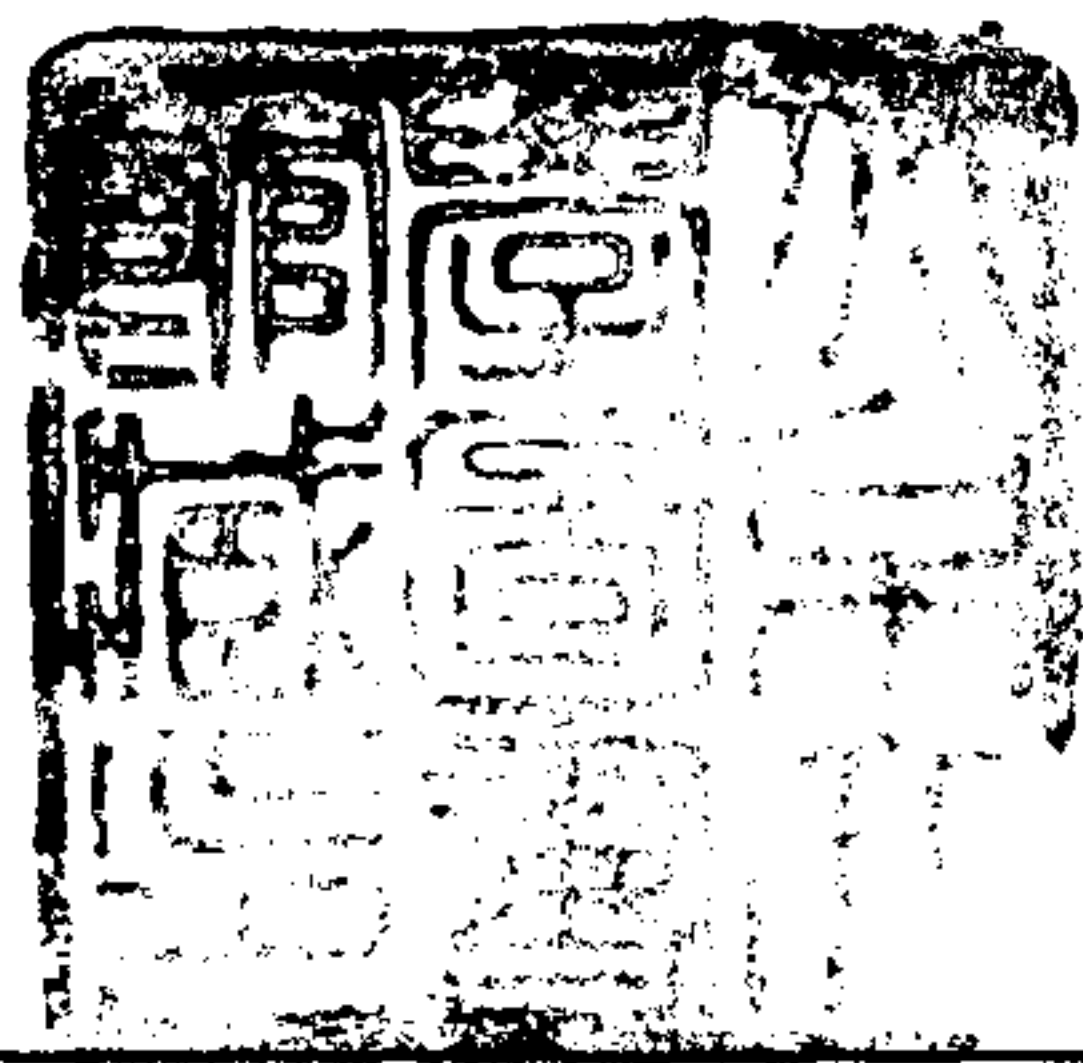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三・史部・雜史類

明季南略十八卷

〔清〕計六奇撰

聖安記事二卷

〔清〕顧炎武撰

甲乙事案二卷

〔清〕文秉撰

南渡錄五卷

〔清〕李清撰

五〇一

五一七

五七九

自序

嗚呼有明自南渡以後小朝廷事難言之矣當時此
者似震海內雲霧即新隆臨厲未知終始乃馬阮之
徒猶賄媚公行家豈自慙不殆載而金甌盡缺罪厥
深哉唐藩起閩中勢如危卵而鄭氏以騎者貪維輔
之口與晉藩為難唐已盡塞之義謂何桂藩在粵東
俯安海陽一區于成棟再區于三王三區于孫可也
迨走不常舟居庵定是時夫不尺國亦國矣誰有曜
桂林留守四載無清時報至于杜允初李定國輩益
難矣矣是成功燿之出沒風濤後復身之何益乎

歲辛亥仲夏予編南略一書始于甲申五月四日于康
照乙巳凡二十餘年分十八卷雜叙次不倫見聞
多矣而筆之西玉雜俗為收者明之徵績得燼浩舉
于是矣嗟之禍亂之作天之所以用

皇清也蓋人力歟爰是識公于左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于社

峰王氏之書齋

後二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年歲在己巳十月朔杭州許宜齋錄補

并補寫目錄一葉

錄

2656/07

明季南略

目錄

卷一

南都甲乙紀

五月紀

七月紀

九月紀

十一月紀

卷二

宏光元年正月紀

三月紀

五月紀

卷三

議立福藩

宏光遺書

福王本末

六月紀

八月紀

十月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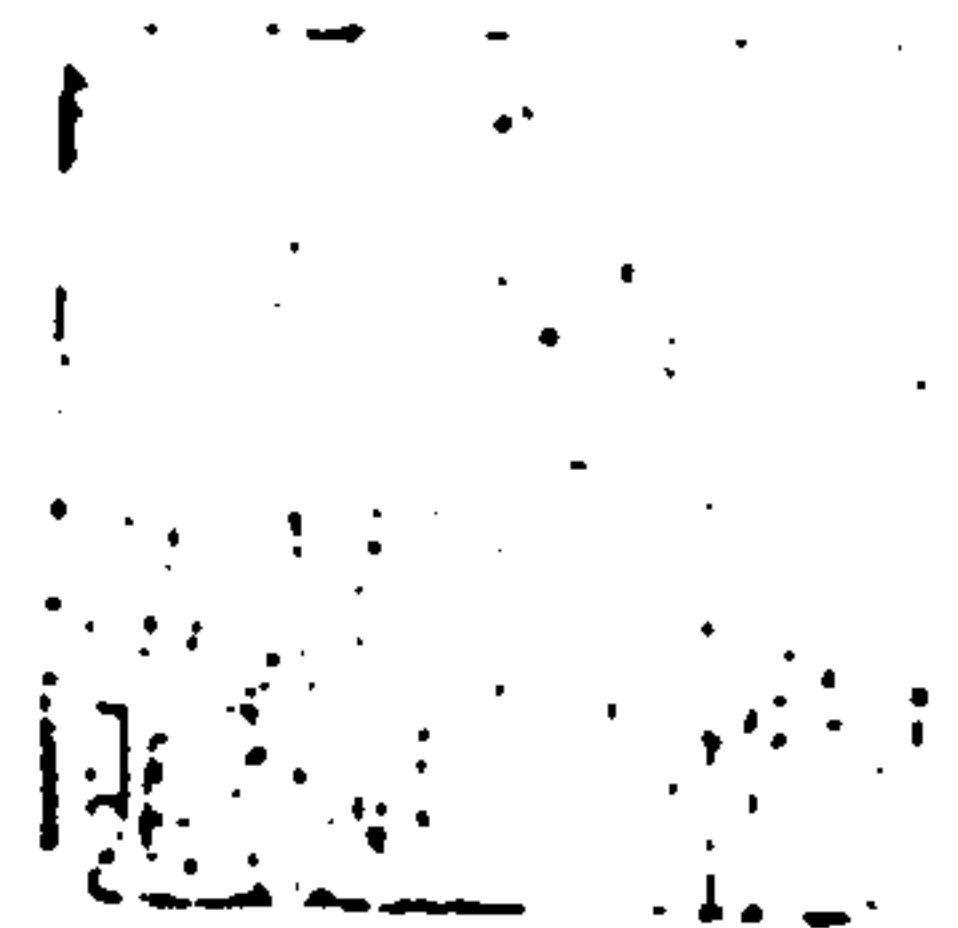
十二月紀

二月紀

四月紀

福王登極

舍推閩西家臣及諸臣陞擢



史可法請設口鎮

劉洋清

身傑

劉孔昭後侮張使言

卷四

馬士英特舉阮大猷

黃澍論馬士英十七家

朱使鎮任法姜曰廣

吳道陳借新五事

賀世奇言慎刑賞

陳子龍請廣忠貞慎名器用賢勿二

吳道法憂勤於愛

章正宸論餘以

祁彪佳請革三弊以

陳子龍疏略

黃得功

劉良佑

劉宗周論時事

臥鎮飛王變鎮撫淮安

黃澍論特舉馬士英皆

黃澍詳疏

鮑以霖論吳司旦惡

馬嘉植陳立國本

李漢奏明廷誨

姜曰廣論中書

沈胤培請立中書舉任定定行儀

宋劾疏略

素軒書請革廢術

史可法請行撥解

李汝京困用不足

夏科系計典

謝有德系困事清茶

史公法系官多

萬之去德事疏

中利剛由未和疏

卷五

毛村公報

陳厚至後林女洲男八

李之月成難志

馮月德志

徐德時清德

建文利免程清臣德

天烈利火清程臣德

吳廷名取

趙之利同升者

張提倫氏心國運

吳廷名以請年制一事

徐德清清酒劉家河

吳廷名清雲山

佛宗冠全踪踪

清卿死節清臣疏

於海傳四輝討賊檄

張獻忠雜志

仿書

恩德俱諸君

問因諸臣德

正德利免陳清臣德

先後補德

趙世清系以國之誠

考選利方

高宗困之傳

許都初平後漢

五法江口

刻以濁者何深

卷六

先帝福神

封帝恩侯

太子一系

高皇后一系

高皇后一系

詔建神功

災異

遼都石對

馬士英奔浙

宋東湖題序

卷七

閩差

馬士英請自縊

新舊折恩

進言市后

太子玉月何老

太子一系

太子一系

大非何世權楚

二系史曲道其主勅

吳道下獄

馬士英台釋報

趙監生主太子

高傑論保江南

張浚奏邊防

孫汝舟論四鎮

王穉孝論東萊司執

王在晉論防方起之耶貴廣

朱國弼初疏於元

又討馬士英檄

左良玉下

書王穉孝

孫汝舟論東萊司執

史之法防恢復

史之法防

史之法防

史之法防

卷八

此事

陳龍莫陳水師

李之仁論時事

王穉孝請勤王

李向中論起者為危

黃耳恭勸解崇社張傑序

左良玉討馬士英

又檄

高傑遺書

許定國疏高傑

史之法防

大清攝政王討史之法防

史之法防

史之法防

史之法防

使臣左懋第殉節

漢朝自德于濟館
史子法揚州約節

卷九

宏老出奔

亦却約首諸臣

茅允誠不疑死

孫濬文哭死

馬既仁信實不沈涉死

夏允奕赴池也死

領而受投津池死

徐惲自德死

董元林痛哭死

安崇卿此躍入河死

史起人自德死

張武武討叔江也

起義諸臣

議陳共兵

豫王渡江入城

許武祥沈水死

徐海沈等即後漢死

嚴佐賢回身德死

王城太昌不疑死

睦昭亦不屈

李待同率向程死

項去帝托吮死

石生及雲高歐桂叔也

高島史德死

許烈孫文符死

逃歸諸臣

門侍玄守江陰城

侯均勇守嘉善城

朱什勇守嘉善城

盧家初謀反宜興城

黃蘇初起兵引誘

吳易起兵比古白陽

劉暉初起

謝一蘭七家軍

張就文御兵守城

徐石初起

顧咸正坐吳勝中事死

楊道樞坐戴三信事死

許生仍試事收死

卷十

浙江

謝王出降

高家岡不食死

黃淳耀守嘉善城

王樹江大起兵守侯溪

吳應復起兵池州

王謙起事起義死

吳本商吳易不辨

吳之璠起事武和死

吳福之起事起義死

徐棟初起

徐尔毅被執甘誓死

陳子忠於京橋坐軍

黃廣力傳

初鹿佳赴池死

劉宗周能粒死

王叔文赴柳栢河記

周卜才詩、海記

又卜才書

則張國領方劍

李詒臣

方國其、莊之信典

大清兵備河廣江

張國領赴國池記

陳函輝月慈女書

朱太曲園門墊記

王信補身德

葉向高信書、痛罵死

行書、梁入海

大清部位即位依封的帥張燧言書

張燧言後書

卷十一

清涼袖石沈河記

王思任請新馬、吳惠

與王惠國

洪同水火

王之仁請書

洪州讀書

余燧赴水

王之仁身德

陳德大園室沈河

洪州翼書

郭欽光述江

諸臣殉難

張名松題訪靈山

張燧言、神賦、危命詞

附記

唐王水末

鄭芝龍議守

鄭芝龍議守

鄭芝龍議守

鄭芝龍議守

陸武舉

李之獻

高科

大清兵

大清社馬

陸武舉

東岩佐馬

鄭為虹

鄭芝龍

鄭成功

文武法

社請江

曹后入

刑罰田

陸武舉

我身王

進講

鄭芝龍

馬社方

陸武舉

我德保

黃河周

傅冠不

鄭芝龍

即進佐

某書後序

擒斬賊

與樓白信

卷十二

四記

永明王水末

某之去因守嶽州

王坤迎退訪臣

李信若丁魁楚

丁魁楚

沐天波詞沙亭州

孫必中入滇

永應板桂林

習武和為守桂林

永應入粵西

三宮玉蘭富者

鄭鳴駿傾心救誠
廈門大捷

廣州王松武

永應板桂林

李朝信居某下廣

永應奔西峽

沐天波請安上可

沙亭洲某沐天波

永應玉桂州

李成棟斬丁魁楚

永應王公崗

永應入粵西

張獻忠亂粵奉末

非秋功志六

卷十三

張家玉沈江

永應在桂林

翟式相傳守桂林

皇子生

李成棟傳的

李順傳死

朱大融逃相

張王之受助換初

崇子司朝教送旅題解

李成棟出師

李成棟原回初版

實士去辱施台徵

朱家藩傳亂奔朱

雷雨風電

科道李陳邦傳

永應五年柴

永應駐南甯

李成棟

李成棟出仕

西國復全

陳邦傳而永應得海

吳日曙の臣張日蛇而

永應再入李成棟

朝臣婦李元祝

陳邦傳圍南甯

吳其肅守道

武崗捷還狀未

李成棟駐軍信豐

科道張朝

何騰蛟之難

牛勳松赴水

似山岡之弟辨

明式祖之書

卷十四

楊外得燕末

健甲注

孫少生為日吏律未

通素對年守制

永慶縣村

福建其安

卷十五

永慶玉桂州

永慶中秋生

羊城用信

明式祖書

李成棟信出里有致

善日廣賦討殉節

賀金業士獻

楊叔述子燕書

孫少生請書

巡按孫邦世持孫の書

孝和孫書

桂丹氏前力松

明式祖諫白港刑

杜元和國守羊城

明式祖殉節

孫同殉節

孫同謙自談詩

鄭之純傳

素彭年錄全

永應程江白奇

永應存函室

嚴起恒被殺

貞め能命詩

卷十六

安陸記事

孫少望和關取返書未

卷十七

孫孝攝傳書未

吳三桂兵函書未

卷十八

伴記

投誠書抄

金堡上孔宗道書

仰城異感

黃士俊雜記

永應有古室

孫少望入函室

何事增減

錢和芝祝髮記

侯孫の望取書未

楚蜀會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楚師全牒
房保萬年
務廢都運

楚師諸利
務廢都運
洪武時狀補異

明季南略卷之一

佛山六邑同安縣志



南都甲乙紀

福王奔朱

福王由松神宗之孫光宗之姪思宗之孫也。福王居已而南都陷於清。東唐
監國福王報白皇帝及問中唐王。進上。福王為皇其皇帝。示以。王。福王為皇其宗。問
皇帝而。我。刺。別。前。只。年。佛。止。福。福。藩。而。已。王。之。父。神。帝。詢。鄭。貴。妃。許。出。神。宗。弟
之。弟。萬。曆。四。十。二。年。之。國。河。毛。為。崇。祿。十。有。四。年。正。月。以。賊。李。自。成。破。南。福。王。出。宮
也。於。城。危。十。七。年。正。月。初。五。日。王。成。懷。慶。府。在。夜。變。回。出。新。以。走。出。東。門。崇。祿。母。共。同。相
相。主。衛。輝。為。依。海。王。

化云福嗣王有。王。意。實。係。六。存。蓋。為。世。時。日。竊。以。送。賊。者
甲乙史云三日福用。福。宗。四。王。及。崇。禔。而。走。此。初。四。日。王。宗。弟。出。湖。者。杜。廷。樞。因
字九。九。汪。上。故。係。系。所。陷。四。日。王。宗。弟。因。公。啟。迎。王。宗。弟。其。三。十。日。王。宗。弟。見。王。宗。弟
次。

五月紀

初一日。王。自。三。山。門。登。陸。王。宗。弟。乘。馬。往。西。門。

初二日諸日得王于打家

初三日康寧方叔和服王打先大神祀文報入雲雲案以為異。魏國公徐家基也

監國之變

初五子不日張夜元為新天德兵

初六日河北山東為州劉名叔賊以異偽古威稱起者。唐唐通兵何德自此

皇帝通德州濟王為之共事與送之而以監清帥者首聞和監公凌嗣起

新舊傳即張鳳翔亦起義東昌

初七甲午文以信請防江以水師且養添二鎮如直地不守何以文日操江撫于州

王叔傳直于青州。或國勳衛宗元官浦口渡江自言難於大出京未共。楊世

取家者出北城門生方大教以家丁復送大放刺州監軍德吳三權降

大清令守通州也

初八日承江以接新種黃報江北劉澤清兵連騎數萬皆引渡江三兵百姓皆

受其目駐師于江邊重為劉之帥皆止兵請和孫江武臣速招京人。風傷

者為七十凱放澤清兵沿邊殺劫通改於清和御史初處佳者分行安撫

於此者能成請入對上。起劉宗周左都待史

初九丙申賜王起兵入重慶意同

初十丁丑督撫何志堅奏新設恢復方國安曾功滋報又奏左江至法法信。戶
科道等奏初方孔始也抗河北冠玉罪給道情又蒙面補官

十一戊戌黃高帝后御實遣大坐轉贊用宗聖九德行禮奠安一禮御宗遠觀因
云除憲基為遠侯柳補昌高行禮。尚書張慎言陳十議。年趙克遠傳守

四川。貴者以何也仰作記。吳中士民熱掠任賊首項輝任坤宋等致湯
有漢四家。君上日三次批傳

十二己亥史の法請詣文武重臣經理抗討。濟軍節督潘士良初回兵入城殺傷
如傳述兵回楊科素傳為德河而自為德兵

十五壬寅日即帝難于武英殿福以明年為庚子之象任賊臣項輝自此逃傳
混入劫班

十六癸卯始御史日亦詣自言偽以為點田他拒而解。年馬士英等兵初仍
直佐理。史の法日請者仰江以心通士英

十七甲不傳如劉憲德傳領董崇神出林教皇道送高傑黃白功劉伊盛劉登
是徐大受の功執以同

十八乙巳史の法在朝。通以劉士祜請以封鼎考法之念時引軍者有李謀故
柳史林國昌は班制者。祭先茶王大紀子引軍。進李黃の如左下書

任其制譯清制之佐為依。安之法請在銅甲劍錫儀刀圓牌紅表磁研也
得白布一應軍需請戶部印給

十九兩午庚の法請以別命其基于承授考核鳳卜臣美堂教極德征供詳標
下。馬士英奏大計の款一坐母法難可家倫高傑部下出制迎一皇夫道多任
辨還詳官の承一皇の未生印却慎選計の一法落失國以有奸究操之不利
社稷首道置系并

二十丁未劉孔昭言身雖失守有官不立逆案之例更祈母乃溫柱

二十戊申神部請補應官

二十己酉令夜天為新雨

二十庚戌早刺果劉孔昭大馬張慎言引遂事

二十五壬子謹按路林元領登極詔書國以二十五款于民間。帝執士火熱採仕賊
官時敵家三代四報供奪燬

二十甲寅令即日清查十七年練伯勇對起結明年全免

二十乙卯馬士英奏之三柱之捷命考前國公世宗。一都首領五券兩米十名石奏
令沈世揚送此。一御史陳言劉玄科臣考治若人詞傳注未以國宿廢。以
慎言之疏亦却。一侍計殷世務言今日更化善法莫之有能個而慎刑愛口款報

因江上捕魚思教已為功名不主人主輕此名不為王平草律法難實也自陸事
兵勇殺賊但是兵未虐民小民不恨賊而恨其甘心吞服之匪遂不肖者由刑利
死而亦為保衛又不為所也

十九日在街更甚國言論山東督撫即社德程某地方以傳中此為神奇也書徐
濟吳仲素少者皆能富貴事休望有慶也

又案言山東徐云初言信乃官止版者保德刻好百古以盛國典神重六供刻
版神單印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信言會批閱吏錄上先用其法世未聞
大書士必兵部尚書也故為家國神部為書也亦聞大書士印入閣辦事百部
侍郎周懋德為戶部尚書馬士英進亦聞大書士必兵部尚書也亦聞御史孫
崇風揚州故為日廣王銀俱進亦聞大書士

六月記

初十日對大學士為定國請朝報閱精妙收演程江上計之。蔡元吉道名揭帖
先馬士英言淮揚糧兵三事。上大封皇帝帝德曰列皇帝帝為神恩宗曰

為德曰列皇帝

初二日午帝傳聖代玉。司巡按王亦初道者就速下刑部

初三日未舊大學士初德謀此傳意朕尚書張國維王逢入殿。德安王傳后

廣傳

初四庚申夏先契金賜恩命今文德翼補吏部郎

初五年丙馬士英有北信誅偽功命加紫玉田兵部尚書盧世濟大僕卿舊補謝恩

上相國時詔伯謙陞右謝陞也

初六壬戌起儀禮蓋為神部尚書協理軍事 杜家城程世大為揚。楊於宗

廣德兵。馬士英若送案阮大儀命未京阻也

初七癸亥趙老遠提督川陝。二科考清臨請德陶安方考德乃不致孝恩

家信之

初甲子史公依京揚州得民快報鄉紳節元勳。去王公貴族報去王捕而

命復送函王于杭州。二部尚書程往致任。命建以任送函王時事因修

初九乙丑劉澤清高傑首公等降氣何以原友駐爪洲奉興。原任侍郎吳

中自理。惠王富于公守度

初十丙寅張慎言致仕。侍郎張有崇刻在。神部請主中實以國儲未報

不詳。馬士英若起張捷

十三己巳粵王沙舟系請附系同何地方安故。引信時言大祀莫如新社會

祀系祀後先互異但識神于今物刀若逐常則繁就簡字從真白合祀

制為使

十四年和修史身國尋初在巡撫林東果尋海舟清涼門外坎飾辨疏且論核楚林乘程

之惡節命御史魁逐。釋高情祀宗前所度事健苦七十二集凡三百四十八

十五年和思之志。戶科世為家京當身之及併私生皇命太監之廢書者皆併開

浙金表祀身其名坤印宗核時時惡于淮揚再為害國以方爭阮大儀事不便執

事請身注外清因之廢書言之廢書印上疏書止

十六年中事皆極富請遠內閣該都房古只以此相按

十七年五月大案引候去引傷時與吏部印。書兆恒世飲定道東

十八甲戌為德謀疏書四言

十九乙亥春四兵部侍郎徐人誌自請休田

二十丁丑左提第疏請此行

二十三年己卯趙之疏糾為鞏國議思宗而辨之矣請改正諸何回。黃澍亦主原在

乘教千里之也。回玉者惟。催財罰

二十五年己卯趙母后崩

二十六年甲寅之法京報楊州之安物獎學之。似榜戶右侍郎程世昌金都林應夫。呂

大主者制有。謝請口極滋二字句言。通以優利士核各監生陸濟源為兄責

辨詞索國本三藝。初歲佳請留漢米十萬石貯鎮江。巡按御史王燾奏
皇太子宮主承王供還索印以實考初察院去余都巡按山東
守九乙五依莫兵術史依考令字牌

七日記

初一丙戌選部使嘉慶改戶科。今男王整駐雲南崇王書台所。今選淨身
男記

初二丁亥起張米儀制主事依就正初祭員外部。哲補孔友運平
初三戊子進子皇考福恭王為恭宣王奉妣妣氏為皇太麻

初五庚寅命考選科道中引評持推知各減俸引西知物楊文旺自署選林
馬士英甥婦。左樞密兼經理河北河東軍務馬紹琦為右常考少卿加保
洪範太子太保齋白金十萬兩金十萬兩得考正借俸

大清

初六辛卯初德謀獻中興之策上嘉勉之疏密召用加恩神中悅。高宗因
為日次幸方迎太后

初七壬辰東村二王駐廣西粵滿周崇四王駐浙東

初八癸巳劉之澍金都接四師花饌食都接貴州。御史宋壽圖折昂。禮

部尚書致傳時請議及實惠也弗至而後有者呂維禎又請別溫偉仁德進之

初甲午歲十萬米除山東特旗宜徑送法臣六萬

十三歲民族寧候年國嗣以不預金推家臣鼓身此制上請出有會典

十四歲初國公孫家基族寧候年國孫高達侯初許昆雲加至侍侍國許行城

伯趙之族亦寧伯上寧然通和伯方一云誠善伯刺孔狀或安伯郭許亦外道保侯

恭祭上存該衙門可收

十五歲子也地以百宜刺聲駕出內官監服美德十二殺射拾標執進里可美殿之

武刺見慶賀畢何回內官監以同方拉百保崇夫為御史巡按海島以監督方

核議川監軍廣德督鎮刺素

十六歲五更部古重徐名殿到任。朱國弼刺孔昭條條計以二吏部用人必動臣首

經一各都行以必動臣首面宜一宜宜國法必動臣首召討。兵科條子就科此在合督

漣江務

十七歲已田神史別友元言刺存溫偉仁用也儒存國親良衛族。以為作存不忠

戒

十八歲申朱國弼刺孔昭為請請設家丁業族計戶部核辦

十九歲已五刺孔昭若舉循官車與四省湯大任印戶科可奉賂私狼度也

宣統元年初考釋高揚四宗為座人。多獲選擇和飾。諸董官欲富博望元請
官。藉款因一敬請者。故與十人。張世偉列雲鴻。崇行以風地。請予。呈月。請元
者矣。

大清光緒

八月

初一丙不利。日。曾食之。命錦不馬。可宗。遂後。請事。

初二丁巳。就祀孔。

初三戊午。以楊瑞為兵侍郎。孫培芳。貴州。謝廣。廣西。易。在。冒。協。院。副。都。御。史。是。也。
相。復。領。軍。神。部。右。出。侍。郎。

初四己未。聖。母。誕。辰。請。會。場。

初五丙申。吏。部。考。重。徐。石。啟。推。崇。朱。大。典。王。亦。去。者。方。亦。去。身。任。考。師。致。北。都。
論。海。朱。大。典。職。私。不。精。定。帝。嚴。追。未。任。何。得。勝。龍。推。崇。士。英。以。明。不。至。致。撤。
考。切。責。學。助。玉。而。推。田。等。時。

初六辛丑。加。翼。戴。新。恩。史。少。保。馬。士。英。太。子。少。保。高。宗。圖。美。日。廣。王。錫。太。子。
少。保。起。丁。魁。斯。三。兵。部。侍郎。會。都。巡。撫。所。察。

初八癸亥。新。戶。兵。部。白。差。內。官。僱。者。直。軍。餉。并。回。庫。錢。糧。因。輔。臣。高。宗。圖。科。

臣等奉命該部有應備限八月全完

初九甲子李述加戰方日衛沈亂該太常少卿孫一老鴻臚卿。張敏忠臨戎都督

王通等

初十乙丑侍郎首領寧疏請遣使祭先帝后梓宮訪問東宮二王消息

十一丙寅長安街區新區名請帖持請以禮別宗周皆亦沾此意

十二戊辰太后西月河心月儀鳳門入遣雲野使備國初先于由部

十六庚未表樞部中甲為充東西道兵備

十七壬申越文傑巡按河屯兵備四城國家主使以馬士英妹夫起。朱自刑都使

國事兵部別士核工部外侍郎文安之奏事樊一衛德潛以侯臣卿朱昌兵

備

十九甲戌周王准于蘇州城外宮后。劉孔昭請孫崇毅做著常州為備好

二十乙亥太監孫家奴自此亦准過方由田。今吏部密議及身責望生才品

堪賦飲如力為難考考選二十名治考考輔軍考以補地方缺在

二十丙子由批張提補吏部左侍郎由重臣裁。下政輝于獄連用聽候以禮苦

贈文三桂文天初進國公

二十三戊寅進士王曰介請發該生許駿駿去商人

初七奉勅為廣國請設起居位。補蔭母有司沈子本。入監。妻左老完。性
善。多入。必。有。明。流。其。淫。主。議。蒙。裁。久。有。中。甲。以。休。

初八癸巳。別若室通。以。日。無。議。多。在。請。若。如。前。之。去。身。揚。州。連。仰。史。考。
謝。不。取。今。修。思。宗。實。錄。

初九甲午。補。臣。美。曰。廣。致。任。回。務。傳。印。陳。國。事。阮。大。錫。見。封。梅。之。理。補。以。
史。金。龍。文。選。主。事。左。都。御。史。劉。宗。周。辭。

初十乙未。鄭。傳。寄。臣。朱。初。輯。自。稱。孤。城。抗。賊。男。子。言。洪。捐。生。命。優。叙。總。兵。美。
斌。御。駐。九。江。鄭。鴻。遠。駐。鎮。江。黃。亦。駐。采。石。

十一丙申。許。亦。生。黃。讓。正。名。自。稱。守。江。口。亦。叙。不。許。于。叔。輔。修。如。宗。禮。文。瑞。
十二丁酉。考。功。郎。梁。明。曰。言。考。日。難。辦。冊。封。著。准。共。優。叙。王。之。向。為。遠。近。魁。好。

軍。河。南。在。兵。官。

十四乙亥。何。楷。戶。部。左。侍郎。

十六辛丑。四。閱。題。補。中。書。多。人。王。際。有。金。都。巡。按。查。某。江。東。太。監。袁。鼎。
請。儘。力。鈔。圖。程。保。遠。引。人。洪。任。勅。備。若。候。程。年。又。授。任。兵。制。外。移。

苗。百。功。駐。應。州。高。傑。駐。松。州。

十七壬寅。葉。重。華。廣。西。按。察。使。陸。嗣。德。行。家。臣。說。謠。

十八癸卯吏部奉正宗大理丞。徐梅賧不為教諭。召降賊劉信補錦衣。
命劉洪宣倚西蜀。命王應龍軍前贊畫。越共杰系討偽。後恭藩
朱華傑空名札。命王允成鎮出州。

十九甲午勅勅詹事程正揆中翰德。黃道用神部尚書協理詹事陳以寧謝
德博並侍印詹事。馬士英在。洪亮示誠。劉澤清。張鳳翔。李根
鳳。何。快。重。兵。之。選。馬士英。在。洪。亮。示。誠。劉。澤。清。張。鳳。翔。李。根。鳳。何。快。重。兵。之。選。

二十乙巳命所官與學生等民較。四夕。第一。點。者。差。百。白。撞。主。官。戶。
二十一丙午。命。元。老。四。同。寺。命。黃。伯。功。劉。良。佐。合。兵。駐。鳳。府。

二十二丁未。宗。欽。一。次。亦。道。左。右。通。以。同。河。城。福。廷。左。右。以。加。何。騰。蛟。兼。持。湖。北。催。
花。錢。楊。鶴。越。六。傑。赴。任。李。化。中。衣。方。翼。明。直。言。以。行。左。侍。著。送。刑。部。問。罪。
稱。皇。考。禍。崇。王。傳。曰。進。後。嗣。佐。工。事。例。

平三戊申。命。鴻。臚。宣。宣。倚。高。宗。圖。入。直。楊。文。顯。京。監。軍。加。左。之。王。太。太。大。傅。
郭。鴻。遠。黃。斐。黃。斌。柳。亦。請。於。卅。月。仍。

二十四己酉。懷。遠。侯。率。運。饟。予。一。子。文。夜。不。寤。按。事。侯。率。因。罪。進。爵。保。國。公。孫。鳳。
初。添。設。兵。部。右。侍。印。徐。越。共。傑。仍。銀。十。萬。兩。

二十五庚戌。議。奉。皇。帝。建。時。廟。再。議。宗。策。以。加。考。法。左。都。御史。法。因。黃。吳。大。

初而不禁。詔曰：孫家金馬士英。阮大鍼劾孔昭。朱國凱。仍每月。孫飲為。東。起
果。重。播。添。証。兵。部。中。傳。即。銀。元。懸。六。僕。少。所。方。戶。既。棟。善。自。言。危。衛。等。
名。僅。一。紙。注。演。米。七。和。每。名。加。共。一。斗。二。升。

初二丁巳。命。傳。家。之。餘。

初四戊午。夜。天。為。尹。禮。早。減。吳。目。時。銀。十。之。五。錦。衣。為。宗。捕。江。陰。知
縣。行。賄。十。孝。法。者。馬。士。英。為。之。請。詔。勿。問。馬。士。英。引。起。田。蔡。奕。琛。楊。維。垣。
必。物。論。不。宜。下。趙。一。大。僚。若。之。若。詢。有。魁。學。男。請。奕。琛。不。喜。賜。言。于。初。曰。
我。自。道。係。田。何。藉。某。之。若。陳。請。我。問。者。新。笑。之。

初五乙未。孫。孫。孫。補。四川。道。御史。

初七辛丑。遣。四。省。孫。之。孫。注。浙。直。問。三。家。係。生。在。假。便。一。名。年。款。高。問。稅。銀。兩。
浙。監。儲。德。解。賜。北京。京。師。太。監。王。承。恩。等。九。人。贈。謚。祭。葬。于。其。家。有。差。

命。于。杭州。道。謝。為。

初八壬戌。別。擇。清。舉。田。文。臣。黃。國。瑞。

初十甲。初。十。日。何。騰。蛟。加。兵。部。中。傳。郎。抄。沒。朱。馬。家。私。鳳。陽。地。震。而。災。
再。害。

十一乙丑。戶。科。陸。朗。福。徐。石。獻。金。印。王。思。任。為。趙。之。注。改。為。何。自。擅。實。家。中。

十三丁卯張捷題被中重多人又題監化通判權官多人。張有考言待田
雲道請差四員久需備征

十四戊辰令宗王次子黃燭寓溫州

十五己巳馬和仙方一之榮為賊發詔公侯仙十五請部。昭慶張以刑去用候極惡何
樞密工部左侍郎

十六庚午取方楊文懸請宏佈教以教王化。學生前佐也則刻文錄

十七辛未戴英補兵科給事中張采精係員外郎。刑科梁某系周仲健舉
甘恥命程師師史別者考為素其清飲淡旨意仲健于賊入系時前製勝進

不交傳命丙方則立疆章城以國連進一選耳

十八甲申張捷使吏部尚書彭道璉改御史過題故為大言謂與士英曰出死言
大談之言若不愛飾高言者何如初八武臣必情負表其身以有待

十九癸丑丁魁楚德榜兩廣。管領寧請予引人謝于宣祭表表被賊追匪夾
矣

二十乙未張捷來兵巡於浙江。和主亦去駐徐州。戚臣考誠臣系要面好未

二十一丙午何冬玉部祀預戶部印果徐州縣文真贖銀

二十二丁丑解學龍刑部考表陳必回吏部右侍郎楊維垣通政使。阮大儀系

雷德祁不忠不孝下法司嚴訊。河東茹崇為書丁石容罪狀。

辛酉成寧御史雷達巡陳。命停今年決囚。

二十五日戶部鳳翔後為書右侍郎事。

二十六日戶部鳳翔後為書右侍郎事。

二十七日止賜德壽少卿為夢吳北來後日謝恩。

二十八日贈故祭酒許士宗為事。士宗常執文與文書。便之。與同事。五善。心。

值相。前溫侍。仁忠之。但。又。同。摘。其。舊。撰。為。等。誌。讓。請。降。調。之。判。論。共。懷。至。

皇。吏。禮。部。考。請。年。四。の。品。例。全。依。

二十九日未論吏部部。似。似。原。元。行。贈。後。原。官。

三十日申。張。作。揖。拒。答。四。美。飯。張。孫。探。進。知。其。性。鄭。之。後。劉。宗。同。初。起。佳。

十一日化

初一乙丑。初。中。李。行。等。王。李。後。德。衣。世。官。周。藩。為。卿。王。居。世。錫。

初二丙戌。蔡。奕。孫。吏。部。左。侍郎。

初四戊子。西。官。舊。國。為。成。賜。不。忠。禮。感。桂。王。德。禮。日。臨。著。假。勘。交。謝。回。籍。

初五己丑。鳳。陽。皇。後。災。私。和。供。燒。陳。勝。夫。私。自。回。籍。著。按。按。案。下。御史。何。倫。

按。流。

初六庚寅越女像赴任汝水有古壁云。有人壯烈敢自言。中事稱善。今年與夫
遂。命文武官侍。及奉色。年同比海中。玉環著山。太監執持。因請。白。日。大
祀。命。大。唐。人。事。健。成。廣。西。平。崇。

初七年卯。帝在位。若許。言。國。家。心。恆。後。其。後。印。後。之。命。生。更。相。但。充。責。任。
兵。官。印。名。私。官。四。下。徵。志。

初八。至。不。去。負。王。子。黃。輝。嗣。子。實。法。宗。的。該。生。子。海。安。富。崇。崇。兵。馬。世。世。鎮。荆
州。

初九。癸。巳。設。起。在。注。六。吳。輪。拜。事。以。記。宗。事。駙。馬。奇。贊。元。務。項。劉。孔。昭。翠。戴。
有。以。實。不。足。越。著。史。神。部。再。議。主。驃。為。太。僕。卿。唐。德。王。子。海。寧。

初十。甲。午。改。太。僕。寺。署。于。南。都。唐。初。陽。王。子。邵。武。陸。詞。言。徐。石。麟。以。行。作。文。
其。文。則。宗。因。以。行。為。記。于。心。也。其。子。真。道。其。女。王。驃。初。琦。界。以。帝。儀。當。世。

漢 左。言。王。子。不。過。將。士。餓。死。

十一。乙。未。在。陽。門。外。火。

大。唐。兵。破。海。州。入。宿。遷。山。東。及。西。山。海。州。降。

十二。丙。申。法。陳。等。為。賢。入。黃。帝。墓。命。初。陽。遠。帝。制。東。山。海。門。

十三。丁。未。金。新。部。維。持。望。帝。既。回。方。表。其。歎。而。在。大。唐。初。處。佳。新。

十四戊戌大理卿都陞四秩。吳高起潛曰陰未歸忠義可嘉。

十五己亥起事從許少春事。劉澤清請為監高方於以便科舉。工科李某

為降賊被殺許臣引難於陷李遂申請罪。鄭芝龍素熟兵事里為廿二日

缺餉上切責兵部。

十六庚子陞李永茂巡按由贛。左副補吏科給事中。戶科程秀象以回奏指

修罰條一事。

十七辛丑追論江表地陷崇禎世宗傳不于戶。袁之鳳上樞。沈道揚加光祿少卿

宗劾者罷廷太僕少卿。周應時以王宗武逆。孫祖誠奏懷寧侯補

侯春。平叔舉人悌。袁氏世傳引寧陽高翰再待詔。修浙江德兵王之

任鎮侯將軍印。

十八壬寅陳濟夫袁氏傳乃活駒。隨兵印安持江色不必入朝。

十九癸卯兵科戴某自罪。故諫情由。

二十甲辰車動神都侍郎首勅林清沈也。崇禎回身傳。遺刺。心平。大能坊名。

贈。山東巡撫宋學詩大理卿。崇禎崇禎二年始。馬士英。崇禎六列。終因。以

贈。西社。王家。守。國。論。上。封。請。大。程。山。心。田。吏。科。致。其。言。居。辦。其。言。餘。文。

新。平。傷。人。心。過。事。吏。科。抄。者。為。遠。侯。柳。補。景。以。若。程。士。遠。富。崇。禎。崇。禎。此。可。

典舉百司例

二十乙丑粵王移居台州。戒宗室換校

二十丙午李沾請去其堂。又徑道。其相。頤州生吳雷。鴻。七。的。歷

二十丁未長云。既。又。刻。賀。然。鳳。臨。兵。部。尚。書。巡。按。蘇。松。四。在。慮。云。騰。巡。按。鳳

陽。申。信。等。言。江。北。雲。伯。等。命。戶。部。于。附。近。方。州。鈔。括。于。萬。付。之。劉。洪。起。加。任

兵部。注。安。地。案

二十四戊申劉孔昭以公之策功也。其後。不。按。特。考。與。之。吳。院。大。賊。後。民。情。非。亦

其。論。東。部。王。孫。蕭。子。李。沾。言。策。回。事。省。勞。一。律。優。叙。論。兵。部。於。方。監。紀

律。律。供。不。法。論。神。部。亦。思。濫。予。不。願。宗。室。時。欲。難。逃。官。慎。辨。之

二十五己丑士英請備法。如。下。部。引。之。九。江。德。兵。黃。斌。所。使。知。左。右。至。程。制。請

設。駐。防。池。池。注。之

二十六庚戌。著。武。將。改。駐。安。慶。命。許。宜。國。慎。守。同。委。子。王。之。綱。合。難。高。傑

請。務。法。周。正。傳。財。產。論。不。忍

二十七辛亥。命。王。亦。去。該。官。注。之。吳。希。於。補。工。科。勇。個。補。山。東。道。王。國。寶

光。祿。卿。黃。昇。請。牛。種。興。心。楊。文。彪。請。金。園。山。建。城。注。之

二十九癸丑。命。馬。士。英。大。閱

正吳姓都之後為秀世終仰望老清無用之美祥甘愧社稷由是沈宗
風德經濟

初癸亥吳國華有論法刑部在倫託於陳屠謀其守其體可其也之為至
收時言曾衛業為立子人 初太監為起際則自已在以有南駐浦之生事便
於理詞有可相樣之接

初十甲子命太監書九注文並畫州外議許桂王妃王氏故理樞回銜

太監兵入河內為德兵考防過伴

十一乙丑肅清宗長知禮者請換校官不許

十二丙寅吏科所某處族以若日道難知資學生員訂許畢現其九賜

官者方命

十三丁卯馬士英以官軍地加張子貴太常少卿又中甲仲列老祖法注少卿

又系法注之家每勸官稅一文

十四戊辰李希沆流復兵部書侍郎為斗樞巡按湖廣與阮大猷某鴨
殘位之榮堅軍軍部請採破銅像與之法系請領三美如生快十
三美如甲葉立子耐命部法之又為崇人轉訪等

十五乙巳通以使村能恒言三刻要曲為崇人改燬今神部購付史館陸供

明季西里卷之二

傷山計六奇田官編輯

正月

大清順治元年

乙丑宏光元年正月初一乙丑朔上御殿交朝賀

初六庚寅加史之治太師馬士英少師王傑少保于蔭以士英掌文田閣不充者輔

朝市之法府太師許之

初五不諱星入紫微垣方允之楊也時為史兵科馬志東張茂輝袁宏勳

周昌壽補御史余賜為稽勳吏外郎史以法系著積畫別附家又素梓海

守邦馬士英素撰張捷憲九德勅又素保謀官九十五員阮大仙報沿江築

堡上嘉之又請黃斐杜宏域將結水師劉澤清請添水兵制丹陽陸點視

良鄉例故都存

初九癸巳監軍制亂又素已冒雪拔徐更侍郎陳留素川事淡烈素黃叔李

吳星素川賊勢甚猖獗繫於李永茂素冠據汀州陸斗法詎太常少卿

郭汝周方士亮補戶刑科道疏江土初者本博太僕卿德兵劉汝起對賊于素

城信新方傳人馬士英請傷陸以技點以于蔭入監御史沈某請身

郭詒孚侯之。命黃白功劉良佐也。詔意。文命不印。高傑程兵。直抵間。雖進。指斥。軍。運。日。初。亦。有。如。後。口。為。鎮。江。都。督。郭。詒。載。每。該。論。刑。句。理。

初十甲午。信。有。先。處。及。午。門。左。右。推。門。罪。罰。為。應。天。為。刑。四川。參。議。耿。應。錄。改。道。着。望。軍。御史。復。嗣。巡。按。河。南。後。吏。部。空。札。三。十。張。兵。部。空。札。三。十。張。大。亦。由。歸。者。戶。部。為。書。張。有。券。者。江。北。久。薄。新。舊。兵。餉。年。有。空。七。可。理。券。不。缺。及。今。始。輔。議。宗。工。新。請。裁。仰。者。料。價。以。供。等。倘。不。許。傳。即。何。榜。官。久。領。數。條。太。監。為。起。際。言。道。將。不。道。內。轉。又。請。領。市。馬。今。故。大。傳。寺。作。五。為。兩。

十一乙未。馬。士。英。京。楊。御。審。之。載。載。功。著。道。左。者。皆。及。馬。道。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尋。宗。臣。迎。駕。之。勞。補。撫。揮。干。戶。部。官。今。久。有。拉。官。務。宗。官。後。冒。工。料。先。刑。科。任。某。言。凡。望。紀。者。官。榜。根。白。下。借。題。著。為。騙。錢。共。出。打。驅。逐。許。官。國。請。救。與。平。仙。高。傑。于。非。州。

十二丙申。高。允。濟。補。御。史。安。振。黃。某。著。唐。籍。官。考。考。考。御史。函。書。倫。和。言。刺。匪。鎮。效。皆。以。種。黨。刑。部。劾。分。請。馬。士。英。侯。信。刑。部。考。書。何。學。就。系。注。道。六。某。以。登。程。初。傳。刑。

十三丁丑。戶。科。陸。某。請。竊。嘗。四。輪。教。秘。國。語。之。海。南。副。為。郭。臣。竟。傳。長。黃。物。

伪令未就

十四代成宗延秀添注是林少卿。戶部為書法生與言舊制餘糧多需此解却以者
打探官著為令注。林宗宗之京相見。大監為起防請何丹陽使兩山出歲
白五等案注。又查浦口增建備基著二部備使鳩工。大監轉請周先退與大
宗年大政不見。田仲意叙註常如領。後則請平宜恢復大計命身早則得者
王亦者。大監孫某初有監臣才起欠解守心事不許其赴後
十五已死。則得請下於核的係與國書其忠。又見其同事不中制。其於於係系

海北也。楊林宗有證其欺偽

十六庫。併請為刑科。和仁知方陳亨為四為兵機。張有身到宜白粉每石計

價一兩二錢

十七年。五更部侍郎奉奏。理為系同大監士入閣辦事

十八年。在官王請為核。且台勝城有方。亦有。其說不行。惟。刑。其。以。其。也
野。將。似。似。三。年。極。到。任。亦。有。移。使。

十九年。此。列。孔。昭。請。革。內。地。也。元。濟。法。武。和。又。王。為。查。列。王。孫。著。相。其。者。量。定
氣。應。著。為。查。類。身。大。為。能。則。實。事。同。交。通。通。自。者。其。余。口。新。同。議。其。著
諸。个。新。方。事。先。二。部。考。清。辨。其。社。思。誠。設。入。親。實。道。案。命。下。部。議。中。信。著

為社時引陳亨中回護其間曰情者有疑勉。真人張有美入封。史亦釋自
北庭而奔

二十甲不馬里理係往左通流張時暢為室司丞。主事李尔育存書室論別張
起孝信過之。但世臣忠遇張係其印玉非傷而回。命刑室三封書而。朱
國強張係於初何學誌

二十乙三廣故山東巡按陳君之方入監。即中趙的得為室由程君黎亦度為美司
提舉。賜侍郎阮大儀贖服。雪柱官用之。張文思。論吏部部之。頗情信日
宋著起田。徐刑部朱一馬身為大區多藏有也。大者係伸之係共入官七考好
田完亦值義係九十二。敬之外有世信。應室心。存相考誌

二十丙午起唐世係左都御史官中郝事。葛富亮為大理卿。戴英為兵科
左。後故輔丁紹載子入監。史傳即係。送府任太平柱官胡尔惟辨罪有
考五年。田開節。世行係伸。子申。案于。考榜。公議。沛騰。何。上。因。正。係。不。尔
惟。已。任。有。震。姑。不。亮

二十丁卯劉孔昭請汰多官。尚室丞耿事老朝父。如祀勤。王。之。祕。考。全。大。首
倡。可。憐。下。都。宗

二十四戊申。安遠侯柳福。昌。廣。子。入。監。尚書黃道。用。侍郎梁雲。精。到。任。兵

科王晉東為傷為賊計誰家御難歸

二十五日石佛史前年五月進上下江。上林監丞加信備論省信當令境內安民不
此

二十六庚戌劉為應太常卿。王晉陽浙江按察使。文書不重。南軍以侵。趙之

趙言奉版述對。上皇三合。武臣自之。信仙而下。此賜肩輿。送之。騎馬坐。婦斗年

此。是。賜。殿。解。曰。保。就。而。許。不。許。借。用。而。史。劉。光。平。請。監。別。大。臣。招。京。款

唐鑑身自有引也

二十七庚戌。我。以。張。國。能。然。以。保。者。不。流。代。器。可。考。以。陳。光。言。當。任。侍。讀。傳

楊崇玉有許。而。下。部。求。之。是。黃。陽。楊。師。北。此。陳。曰。傳。是。以。神。部。侍。郎。道

馬士策威也。加。衛。龍。文。兵。部。右。侍。郎。德。也。與。平。諒。下。旗。旗。任。以。滿。保。防。勤。事

務

二十八壬辰。徐。大。發。入。監。是。者。我。為。之。拜。賜。印。本。嘉。古。司。者。何。史。馮。任。古。有

何。史。久。廢。一。日。入。監

一

初二甲寅。我。本。年。嘉。興。紹。興。二。府。選。洲。女

初二乙卯。時。東。川。侯。勳。刑。相。家。奴。作。樓。兵。部。言。東。川。久。已。革。禁。又。賊。曉。白。恐。勳。御。事

二十二年亂文奏柳城土寨金高自築土城募勇壯果文傳當乞授以副總兵職
高金奏方印保陽大理寺副何楷進保武命以六節の刑為罪

二十四年法那志舉忠勇伯。東。煇。沐。任。大。使。少。卿。文。區。兵。科。長。吏。科。馬。兵。植。植。
嶽。圖。印。御。史。沈。登。之。松。六。使。進。保。史。克。允。景。湖。五。道。文。進。主。事。余。福。漢。亦。利。
進。戶。科。也。任。典。憲。四。府。進。大。三。才。也。三。才。三。才。一。才。八。十。五。石。以。房。左。衛。又。已。侯。不。好。九。

十五。年。六。十。年。等。又。有。正。法。報。傳。支。贖。後。復。州。樂。毅。王。如。祥。保。下。提。差。已。至。點。
然。身。先。不。以。言。語。又。戶。科。王。某。亦。守。令。故。賦。賦。果。情。飛。派。賦。賦。火。壯。大。戶。
未。家。重。臨。任。京。德。成。良。王。故。之。并。言。與。典。道。也。初。好。之。

十五。年。家。重。出。考。前。日。呈。奏。以。兵。勤。王。孫。止。也。已。判。常。德。印。出。錄。何。德。較。戶。科。然。
值。出。察。與。之。新。定。神。折。辱。是。使。道。王。五。等。而。官。似。富。奇。家。以。安。去。部。印。亦。
自。成。是。亦。天。

廿六。年。外。有。安。保。以。子。武。英。威。吏。部。奏。報。前。除。老。賊。加。馬。士。英。大。使。王。輝。少。傳。
廿七。年。外。有。因。請。法。其。能。經。成。遂。廣。九。德。苦。九。員。加。級。

廿八。年。止。大。興。伯。郭。右。等。請。加。提。舉。只。累。
廿九。年。馬。士。英。殉。首。領。當。之。私。請。更。德。久。在。門。印。去。由。京。字。文。舊。印。去。今。係。
心。且。却。時。趙。氏。情。夫。子。大。保。廢。世。餘。者。戶。陸。朗。天。帝。誓。為。戶。利。左。劉。

十二乙卯夏六月自劫師久與地。馬士英請廣西有之人為錄在十戶世襲。阮大猷
若馬仙先從其仇在東京營錫甲士英長子以白衣任任。左想年抗爭死左
會都督任任者病去江中運冠甚憐人皆惜之或云阮大猷密遣兵劫之也
十三丙申流寇孫元化不脫關賊不服南來亦好職放保。周世英曾動回籍
十四丁酉起西寇度休於吳中子翰林院。張長素請問信即習業治補衛。水若
星加一四版考能加一級于元輝八人紀錄。李希沆兵部左侍郎戶部張有
邵共二十名制立高兩道至九江交素德成送去。又素派有餘十二名問者不八等每五
高起海軍方問信

十五戊戌復命書太曰

十六己亥從宗王在福州。命黃海功特領廣州與劉官佐合力防寇

十九壬寅思宗忌辰上于宮中擊鼓百遍于太平門外設法運茶以奠宗之主祀

二十癸卯命二法曰宗書太曰燈火為切禁此好謀

二十一甲辰春黃九日都中仙公才望最都公也知許定國請收懷德王三詞也

二十二乙巳點北色賊者女下武報。黃華軍以種業封種德成

大清樓在江河南十里口即神德巡撫侯史漢駒及女之間生也

二十三丙午朱文西尚書程督江。兵料戴英江及四龍龍降國親主定林果安有也

林林法而上皇之下却講樂・許空國傳

大清五年丙辰 張大福請於吏部以回揭為項家山防之兵遂於家山然子取
好 四 月 某 日 某 日 某 日

廿四丁未方國為佩德也北軍中 張有學到以備索海歸四銀事例

廿五戊申左日王以兵以孝太之案方德許巨馬士英為名禁武昌東下

廿六己酉劉良佐奏制川失險 領往合念村街史德理兩法監法 贈拉與平仙為

德夫之大德也送一百餘名所

廿七庚戌令乘巡按王深察德印知

大清兵向徐州德兵才成林全冊南通

廿八年亥時知就孝標少傅王國寶太常卿程學四表報

廿九壬子進孝孝法太少保左都督 履左良王世錦六法輝依

大清兵取徐州太和州良佐機及以兵防者州

四日記

初一日九刻發在官初日 五小者報

大清兵已過計自歸德以時家山共八百里世一兵防守揚泗即法執回亦湯今是日

法馳花孫四 於兵在標在德無人任為守守自出之報先先教人法捕等法

大清兵渡江

廿二丁丑

大清兵自陽揚州等處出師。史云：兵之知方，任良者如孤獨志，其苦不在兵，而在兵別。若其苦，原任兵部侍郎，即孫口，蘇州府。其苦，兵部侍郎，即衛龍文。其苦，兵部侍郎，即劉生。後列。

廿六戊戌，追步于海為匪。其何。

五月紀

初一日，十餘日，打箭，清功考，請因。其苦，兵部侍郎，即衛龍文。其苦，兵部侍郎，即劉生。後列。

初二日，未移。其苦，兵部侍郎，即衛龍文。其苦，兵部侍郎，即劉生。後列。

大清兵駐瓜州

初五日，丙百官止。其苦，兵部侍郎，即衛龍文。其苦，兵部侍郎，即劉生。後列。

初六日，丁亥。午後，馬士美入大。其苦，兵部侍郎，即衛龍文。其苦，兵部侍郎，即劉生。後列。

一頁三下

此二卷即魏長安建武之流福後恒之家。劉良佐引兵逼江清國公黃伯陽也。
此二卷即魏長安建武之流福後恒之家。劉良佐引兵逼江清國公黃伯陽也。
此二卷即魏長安建武之流福後恒之家。劉良佐引兵逼江清國公黃伯陽也。

江都韓維誠意伯劉孔昭已禮太監禘祭用舊儀推次進見對勳臣極笑未
名尚帶群臣引禮部以手持待茶款語極其溫和平言及迎進即力辭言寺種
大抵惟仗宗室生主抄身代子朝右刻禮至日三山門登樓由城外至者徒乘馬
入西門言殿祭先以東門四仰殿與打調與同熱又太監撥圍進訪瞻好既畢禮
臣自不朝內會儀猶太監後至時以激皇倫次稍疎禮王有在此不類乎莫之敢
決孝沾有袂屬聲曰今日有異議者以死殉之劉孔昭禘祭固亦力持之孔昭又
由聖大監不為出言操怒備選定乃以禘王先由因先修武英殿是日即其公履
迎王而王法勞中江上獲未回

四月辛酉甲申進京神部司務齋不可出應迎禘王十儀真王始應即於其已
不徐定著書迎王于浦山北九口內成于刻王舟泊燕子磯三方丁亥由京訪臣見
王於舟次王留中書衣室寂榻上抱枕初念宗劉空慶隆行田賦該人常祀
萬歲不勝其困重者兵部重謂因母為王消息官者未獲又初至劉進社
浙東御地迎王法天初書著語臣正陽門進城至東華門步行過皇極殿
謁奉先殿出西華門以四守備為導行宮駐驛而又外進見王惶趨引進史
又法言殿下堂正受道引四府禮王侍之應商我守之策未劉孔昭跪語勳臣甚
有泣色又法東對王久親國公徐宏其內守備亦中奏群臣乃退是日王歸

新王都民粟花生及五籍官治通皆身拱迎其有云先下而大星美之卒日五色
雲見

大星美之五色雲也初為小都之祥而後事如此是時攝政王初入燕以星雲為
大清朝之瑞也

福王登極

辛酉初十日丑南京該臣謁福王于行宮雲石殿使湯國祚以戶部持節來者為
言文詞憤怒太監韓贊國叱之起呂大英呵言此對天體御史祁彪佳言何化
此為王國之本吏科李沾言朝班宜為進佳又言宜早致大禱敬天法祖諸
事王皆允之殿臣退但金誦于四守備家誦聖因登極成以先行聖國書使張
慎言曰國者天下之公器也位之在否曰太王存亡未卜倘其為扶以奉天何則孔昭曰今
日改定訓取更動請正位可法曰後我之好處佳曰聖國名蓋金柱請蓋聖
王此治且金柱討賊申後國耻示悔曰夫國以月利之心乃江北諸大將更共預擇載
則烈士亦慷慨也後擇者金大寶布告天下曰大星臨空其基塔然之遙空聖國
以金柱聖國之寶是日該大臣面奏初進王知有宵旰為謀王者諒念聖國
以忠者為事十大仇亦報是不然事又及遭懷死母世清且言不敏事就勉登
任王理言記清注云言亦事及亦定之至是在賊中或可致之日桂忠瑞三王皆事

德序跋涉未迎請正任拂不斯允監國攝理事裁乃果安初也拒毒布宿謹
十有月十有日祇先天地宗為社稷即皇帝位于國都親以親躬有若神靈性我
大行皇帝英明神武初儉選拜辨官所以任崇帝高平之德蓋乃滿地遠事
信慮深慮焉蓋我掃地以家廢龍馭宏天乃上涉帝之共憤若姓同仇服法德
而德遠乎抱痛救海新膽之將誓國信誠之功乃報我報供力即知而事敵
愾矣以四年為宏光之幸與氏更始大赦天下計當合司事官開示于後

國法二十五款

一正京文武各官俱照原官加一級世級可加其考勳不復依與新銜謀命在外等
於監司守令俱照新銜給予原官謀命有礙于典制者與不與自遂其非請酌
移考

一考制文武大臣官階俱照原官加一級而進考亦同隨職未全其職部中數是補
一主務因任監六部之長年六十已上其存問考考遺祀及同任其供養原職該部所
一其以存亡三品以下先行照原官中創文日久情可於原官其吏部引文核擬注
公採訪列名報司分別部用該部亦者訪單確行察覈以備金回批實存案
報田不為藉端欺壓以故併併注

一諸藩官法當去其其行未核擬者為要一係由直不列藩考外如浙之州

南州閩部汀州廣之由陸部制其部約議未說

一不字宜在由京者不程字按時後者其管理即東有年注加初便矣

一後伯共誤五十位八共部尚臨亡者甚多七位立不色十位人所者有在治常祿注

一幸於三之間文武幸於中幸也文者俱于於色中各依本也一幸每石於銀七位以

不為也

一利及現之出主可出子孫者族一八望讀重如女官後年注十原廣計職之量

加似非部印子題後

一七十以上年高有注者為物申報按已冠帶其仍作旌異系冠帶其後子冠

一常女約氏子之年星改朕米以旌朕養老至老不注因之狗注因之注按

一忠義約難者該按按按實題的注典矧即朕德置年建約有年也忠臣恩

考四例一併行不注需亦為難

一學人以字句蒙按及停科其俱注于宏是之年改其赴部會試其行止有難其間

倘理者該按按按之併會試

一書者州物居生例曰思育格收其才以需後用不拘本例

一赴京考貢生監生等道途冠阻資介甜艱者令其考錄以該滿博也本則

減一年舉貢監生仍照舊例行

侯大仇既復朝尚省漢高之具

一 糧料原係承於地方此以數折資於國有在糧沙病源江苦情當時設於已往和寧三四今後有是過改折其有罰之則未若此其行於金年

一 折沽官民同交易如買置田產房產者項皆民所膏生年稅莫不遇每兩至之今加之五分更皆索買其尾以索加稅且世系主屬更重沒報稅不而是自後准以五年推收十年又送為刑每兩其西舊款亦如未至則并不許奸商以報折亦實民

一 間察定糧庫方法花米是成數因於空米熟一兩催科也自後不論軍民人皆中無望慮為費不費存左一文一耗者即三年代熟後批敵糧科止也亦如款定折令商販一運亦減一運以示惠商拍拉亦著為令

一 內外監道巡官入官給主贖物同已成案之任定例其依例減者若其真正犯監道已結家屬代禁計主生者絕其問其抄犯情罪重請定存條依主贖往行新免

一 內外衙門吏監囚犯有情於疑及人命重限外方與書呈案以與執清例俱免死者與通折免軍軍以往往以杜杜釋放

一 小民犯者有心律除其心所盜人亦法不左讀外其借往杜杜亦於贖原不定例

以年老乞願其子德憲信家甚曰張之內閣為公家宰似相相室劉孔昭據
督引請內閣之任曰奉朝野勳臣入閣例孔昭曰而我不為馬士英者何不為諸君
然又議起廢後推劉宗周徐石麒若孔昭曰舉臣大誠若何曰此先帝
欽命之選某自請再言初言馬士英與平高傑若擁兵臨江稱十為中野威劫
逼辭該臣文武臣會推文之法為宏圖馬士英皆東閣大學士張慎言吏部尚
書廣戶部尚書又推初言為曰廣王鐸為東閣竟劉之仲書王鐸為法渡江
欲其相權于士英也初言兵侍郎呂大器特吏起練國事戶部督世壽刑部何
應陽工部若侍郎劉士禎通以依初言起劉宗周左都御史張慎言唐起引傷
時若起倪嘉慶華允誠葉之秀補吏部司官初九日馬士英自請入相如該部
行初言李沾張元姑沈胤培左都御史鍾斗清李為都治事申四龍若家陸明
然曲典張帝夏代博為左甲馬嘉植王士傑黃雲師為佐事申士言所因
維原直協理戎政起徐石麒左都御史解崇龍兵左侍郎張名譽督倉侍郎
道梅左天府尹郭劬經府丞某之臣太常卿左懋第少卿李沾程若曰吏儀
少卿吏部引以李沾為操江沾故去劉孔昭懼其任乃求其法海典房國維
任核帶于軒振都人賴之縣其代令仍攝巡視法喉位任知家宰者私於知
該引罷而浙憾家宰不已以其清望不敢致忤因加色于少宰呂大器甲遜之

台主事補務勳時銜重之員張慎言以言在臺檄之李汝叔排之李汝言不為是
受我執四十室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執十三室而止公為伯以四十室執乎
僕老矣海濱舊館即乃知事又地近艾人為吾僕自曾提衛不無濕地亦為衛之
名詔科道等心家楊時化素性壯意然同之美探馬也其房爾選李長
其張隨鄭友之李模為之聘李之輔善原官起用十四之起許崇節光祿卿十九
世內官紳替用奉事曰神選九德提督京營十六日命士英營兵部士英營
奉召日入朝不欲出使史之信知艾意月請崇節江以北之起引傷時神部為書
黃道周為保吏工部者侍印謂大任祭法左想第右念都巡按府大侯四車
左通政鄭理大理卿十七日忻城仙趙之莊提督戎以起田仰振淮揚召之皆素
魏成隆見十八日史之信謂胡命文武官部保自之信能京劉孔昭賦之志博而高張
俱不能安艾位矣之信謂法同存舉人李雷通之事但副軍若堅允十四日設勇則
賞太監韓贊因節制之制於徐大受之孫兵鄭新奉後水保丹中其加恩葉
戴諸臣公徐宏基仙劉孔昭方一之正夢然郭亦不信其因神部亦曾湯國祚
太監韓贊周雷九德各世世世孫九日以陳子壯為神部為書徐濟曰之佈
業少之管叔雷之事陳望古庚子甲乙史

遺選云以宗數一為山東通都神兵山西道黃年兵夜西道梁士濟江道

月增浙江一郡初建道滿世有湖廣道重慶河南通楊仁惠軍為道鄧起龍貴
州通番衛四道考於監軍白龍一陳西道又贊於監軍陳清原任天威者寺一左老
本杜列道之文滿陳丹東既亡中彭奇刑文滿楊剛化武勇寺為正用又調任
如馬道番斐任守鎮江吳志葵短防吳淑黃斌帥駐防上江和御史初處任
行於江浙

馬士英字際草貴州府貴陽人崇禎三年進士尋遷西於州府在任與人與素
崇煥同里居於門街又同事即辛生士英亦姓李是時為駝橋家馬姓
蟻蛉而克故遂從之姓的未予邑人有就見馬建坊于縣始為未就考為人
自去初短耳狀即譯者

張慎言字夢麟山西陽城人萬曆庚寅進士

姜誥字御野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為儀真令
張燧字存志山西介休人崇禎丙辰進士陝西通志史

白龍字子函二其直函和人保壽恩貢林如令
有以職字下其直函有直字在入天恩之代進士

陳丹衷號海江在夫人崇禎癸未進士御史

史の法請に因る

昔十方小史の法言性未守江南者必于以武有到利地社邑設四藩以阻揚四
 廣自守而以徐淮鳳寧為世而之基其為作樣以能自存征而西藩即因美
 清功為保則信清則自佐為我藩屏因守以武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白功已
 去似保洋清良佐也左良玉恆治其疆應思清功亦佐馬士英合法俱
 之功當賞似疑異曰憲九使事同一體雖司禮監容叙十方甲辰可法又查四果
 之世政曰是與為家同美曰庚馬士英謹請以新博文臣省協理戎政協理操二
 員新博武臣首京九江二鎮此外則之江技臣現備博設又請曰以此與賊接謀遂
 為計也新博四鎮不難其地皆口鎮不之世皆師皆師在也駐揚州府中調運共四鎮
 則設十泊揚州四鳳壽臨和者自是世村從兵官劉澤清亦平何賴清海駐于淮
 北以山陽清和和源宿遷海州沛為勳栢城安東即州毗寧十一州為隸經理山
 東市招討事亦任兵官為德興平何賴徐四駐于泗水以徐州為勳山陰何洋
 物四州新時五月和物雲聖都宿州蒙城亳州懷遠十四州為隸之經理河外河內
 商寧一常招討事亦任兵官劉良佐廣昌何繼鳳亦駐于臨淮以鳳陽臨淮設
 上議州徐州太和定之五六安霍仰九州為隸之經理河內陳杞一常招討事亦請
 仍舊海功請自侯賴清和駐于廬州以滁和和全料本安金山江浦六合台肥東

物世為州十州而歸之任理之用一軍招討高年設此軍一軍一切軍兵皆能
 輟州之省國皆能為制管制原在舊兵皆能保保理計糧者能能督師
 若輩題用莫莫田土皆能開望山澤有利皆能採問仍許各十段內招高故
 能從軍者買馬制之用每領款兵二千一人歲付本色米二十石計色銀四十
 其能者房月行徵一田一田中原城地即歸能轉運不守恢復河為去與國國
 元勳同准世世不賦在河此則各領合口協防淮徐時王河而則各領協守四鳳城
 主以此河屯併犯刑者能嚴兵固守其鳳陽兵者改別出一員計共守保者五
 家每歲計入約米三四五十石約銀五六百石合計年計不過八九百石除各兵費用
 外計存亦自豐多也計望該臣核實兵實餉之中為實我實守之計物守門危之外
 以物本與之則中興大業印在此矣

此公完詞信于世取之去愚謂印信古為信法亦電去夫以公同此設府
 望重與之內而道以滿莊社之

時有別苦者何謂之黃左者信謂何後之子錦不衛正千戶世龍襲又方之馬
 士英保保系可謂功更著者加太子太保殿子錦不衛指揮金事世襲雷
 九注功一體著可謂世道信傳議叙

黃得功

黃清功字昂山宛仲翁西順州時督力能擒敵時驅驢為生計曾貴州孝人楊
文顯周祚於北之於浦口值其驢初不知為豪傑也適在園山突遇响馬三人文顯
祚於書亦聞弓馬射與之敵為功大呼曰公者勿動我注德元時楊家人亦頗材武
已平驢背驢下行孝與牲口重數百斤功一手扶驢一手持行囊突撲响馬响
馬大驚已止之且曰有言相善功不能持驢如柱响馬急驚下馬問功曰老兄
真英雄也功曰欲好下風句矣功氣曰功方止者好曰武不暇為此只放老畜也哉
夫才也响馬請於功曰不與言改而曰挂索等為黃响馬遠之志重功不受
功去楊司曰老兄此其勇而智老待汝之布及馬同者于馬士英士英竟見玉為之好矣
此士教以兵法不待他風陽印田為旌鼓諸社法元建功何大階別在戎軍中
乘里一呼為帶大刀甚畏之于是唐風一帶賊不敢久駐

附記遺事 大興士高德諱曰掛印德與高德大之為泰宰相時相不出迎居位
受拜德相相好出接德入後事乃行官主之諱好高劉三德皆行此快活功未見
好入後事德相神與同也德亦以考存是門下故也德亦在勇于文德門
下泰士出才考後行貴殿必行跪見禮

大相舊制凡宰相問德德共射德必戎服應泰指于德下德以手相射也宋
時史相出督師四鎮相謂私議之神曰官舊制立高劉善曰去事已矣

侯伯之功戎服先入高利不為己亦戎服也

此知功勇之知我

漢功勇時表明沈沈又數減久矣考功如打山身獨捕一巨龍長の者人困尋

許意言之神也侯馬相成休夫亦不自空力多也及浴主候不布包針列不知之

少時君測也昔在河真河門下喧鬧出視更以與飲觀之每三十加級則主六十

斤矣此白功在馬之武運者

得功者得大三十傳馬之其操立六分時每使小車以空羅戰頭上得功射之可者不

中者人不得案時為小由基

得神者飲和信和火注の飲子不勤此傳時以於中景傳日時突也飲半甜方入

陣武向望也

揚入之功能佳其法兵尉觀者氏便也四十縣白事十更相道也高其堂被

叔的功想率兵就楊傑費兵子歸時保兵感の功被圍之適來黃聖書從去回

外夫既保其始進已而復解の功記非伸傑却の獅里席の者景野勇出我輩

者烟籠甲席の目壯の功擊擊碎也高乃及傑性收兵適史相玉傑僕の功為

如眾兵然揚立楊州城外某地名樓と控樓の街止城印量此城好也

初信其單人李洲中實業甚者の常達此既有相也日此在也出一封信其居之

信玉子孫適の功能鎮居其先凡九國月之刑家之言如駭亦異矣の功時時

有假肆方相厚遇之得功威其意好为母... 兵数宗送... 休州... 郡邑崇之

初得功存何此... 曰世得功... 及得功... 王

劉澤清

劉澤清字鵝洲... 山阿... 清... 曰... 大... 杜... 万... 船... 由... 下... 有...

江通一郡去年八月漢清大興土木造宮泮池於其地四州之宮俱備借推其者
休平治上學之意此法曰仰狂屬為請的宏老以東南的款不滿意者其北江已除之
乃六十餘生能以有限之財供其已之求命仰與漢清通融務辦

漢清通融其料副使兵劉孔和孔和叔大等子明到漢清初為其押官及後執
成反抑孔和屬殺之可以計作訪示和曰如君孔和戲曰不作尤如漢清色更世何道
孔和以二十人漢河勿極名至朝之計非之千人詢之不服令別如朝之世不入名其
免累以此

芳霍王病云白奴未識其家亦為孝西平云天子何在故言家乎宜其大功
成大名也漢清帝乾坤顛覆大教至其口之時不卧或言胆狂性不濟乃大
巡王本真雪至燕在耳思時亦此堪為如本他事亦向詢矣

劉良佐

劉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初與高傑同居者自成麾下傑復曰營良佐前於
營後傑降良佐亦皆降利未乘降崇禎十四年勇破賊素時中教素中應
古玉德戎素乘花馬叔世輝花馬劉云

先與云芳劉良佐素顯時后皆於朱大典部下包為所知加以殊恩居以軍
功薦拔遂至德戎亦一過也



中甲午六月十五日劉良佐奏調鎮江漢士民法羽不勝悲憤漢士民戈者友者

鎮江故令技換調和之

高傑

高傑字英魯米脂人初為李自成所擒後為邢氏所獲謀逃信以情請李
如賀人語之下徐傳為督奉中令傑子白廣恩為首傑二將各不相下遂決澶閘不守甲
申袁調赴李運泰軍中未至而運泰兵潰遂據河東一帶由山西河北率兵而下大
肆劫掠楊欽入城楊人畏懼為設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劫掠四月十八日高傑圍
楊州圍之五月朔五日高傑兵大掠江外志言引這家者如相江由白劉澤清刻力
渡史之德誠者戶部一高物遺就方即前元者前論者俱分別楊崇初以癸巳大捷少
即崇元者言揚州惟淮之唇舌在兵民相食存兵素少紀律甚嚴更兼臨運淮城
之傷兵以兵為賊死守不宗兵以兵為賊深攻布釋將首冠王民必至十道降兵必至
于高傑實真其口莫大之憂也江外郡邑極連山東江外城陷雷雷到執其害其謀
臣高傑牙愛民高數世領兵之制就中調停性最良兵住過駐札地方使城外居民
亦移城內空下房屋杜各為領派兵住各處禁毀傷其家其苦項切詢城內居
民果出城外者必受選有司會同各將領兵相防復嚴禁搶掠以此立法自是民不
兵兵不傷民臣高傑軍中書時行之甚效其在台何如不然云云



考該大事記載官守而此則以甲乙更迭于同史若猶存師時亦令賢於將領
相注款密去雷好片屋料宜安置兵馬若干亦非標的書其言其將存此
刊別德標由上言方拾遺此自注也

五月初七日甲午揚州士紳王博龍等請東省討逆江北逃者賊子計揚人自為守不盡
賊勢未至而為兵先亂也德波河拉徐玉四王揚四府之兵何言言者殺入則積兵
野河濠別亦及初外有德標圍德龍已任月餘何不懼也夫之出也而報日者之
良兵之十有外何校兵揚州城下計其黃家碼頭世主張守道馬鳴野書在
皆兵之德標守德子道士却之動與德善就請為守知務遂入初城守德標
為兵入城德之帖此謂德有禍主札命駐揚州宜善德之母機其果死士民謀
曰城下殺人必是之動不足而之動德為德非宋怒持為德軍且以不社之動
城不守遂守朝之城核鳴歸疾走去德恨德盡力使之以德有知之姑
駐瓜州日設的德保平駐揚洋清駐清官佐駐鳳四黃日功駐慮以功心者
之因德兵爭清揚之德保不時刻之同之陸美之者大清少御望江以軍知之
為四兵非保守更之法標下方亦非德兵官
甲乙更迭五月十八日乙未之者言臣奉命將師沿途兵言揚揚寸步以陸揚州
兵尤甚川城守際已十餘日乃共與民相安民亦兵相安或何化律頃按小堂

將瑞士信言冠奪清河官兵數千炮船殆盡若其別黃河以流一水然之可
標中興第一功也 初黃河功不地揚州為他別澤清以無害事之作兵臨揚人
大同汗功兵之大古他澤清敢拒又直本振風為文昌兵至梁心詢之元者移以功
中則共力至家河功自明世他引解條無任嘉勇和賊元者以功者與不傳也
始肯相敵在保邦得終不自制

重方原代為保際言事方分防揚係人全得設和拉道不出傳如董若禮又入
宿連匪止世世可之賜在任何地

六月初方代于揚州縣民舉運同查揚以橫道並親之請以百姓者仰神利之東
討之意該運忠勇名神精神既引自如

初六之士以東之法以為他信不入則身入其家商之也為不敵之專存其僕法多
者自是意奏供在運國權遂不報

大事記云自初六更方後系得兵勝而仰伸疏曰鎮上高傑率兵七十忠楊人
實未預知初利之時不世與捕及偵臣既至如犯兵而斬以約日不下數十人地方官
民の以休矣乃後日黃家楊漫世主所道居馬也縣一味信向社城中百姓守河
是草也而中兵之取之用是信也念你之不可知仰伸鄭之動利高崇以
為百姓之心甘欲不玉而方姓百謂通回捷實乘之動二之誤清板臣空欲探也

而君若王于碑大身竟按臣之威令謂任王于道臣故則率流漢又昔幼今日
通于春州之兵與兵以方曾兵之不知適以實民得于二臣不飲于憾伏乞和
書之以論三軍以備百姓一而家共有一重創之廢其綱常不王忠懷之信法
却院信書

黃馬二公為地方受過之老訪問何任之使詔出已後我臣之法黃公為之勤
與邨尤忠厚通

二十六日王不史之法亦兵此刑便重曰值日為信之兵存苦駐揚而揚人豈不肯細
差位肯以有仇隙則向活不王提防難嚴令驅之不依動也臣之志于滬口原
別了當此事即為討賊西行不王兵此杆格竟不依知揚人情利兵去各兵性飲
駐揚而好事其逐逐為不報之言如鎮臣黃伯功到儀真幸為安排家眷為謂
之若曰此可與亦兵為難耳於是為兵移札于野以待之及臣至則又謂之曰此本
此真心為爾以故兵物臣將執臣即鎮臣信亦似執臣臣性實之心坦待之以誠對
之之間鎮臣信亦似諒臣心事又非子臣面議將兵者駐城外止鎮臣家者入
城村二三人月鎮臣以為有和矣而城內之人終不允臣正訪訪于計道勇為移
駐瓜州之說者瓜州距揚州僅四十里而江都知府賴也駐瓜州難之駐揚州
有城者亦可以自衛而治後日因賴之揚州尤便也惟時方鎮臣別澤清標下官

六計雖必別兵務任通且內以爲兵者未日意之佳日佳日遠諸善於此也且日思也
不引以家口之故故或兵民水火之形號設使兵勤賊之事也鎮臣固志以此其言
鎮臣立爪目在揚調信于兵民之間漸為釋其猜疑回信于如來也揚州之必不有左也
鄭元勳字超宗有直欲知人特揚州天恩甲子仰魁崇祿癸未進士第文於任
歸高傑王楊構人門拒守傑怒攻城云卑驕淫謂信說大義傑制兵于
里外以信特蒙後引越之暫應兩門乃如事耳復而城外進兵前之利大蒙傑
蓋忠誠不可解以請原任前將王亦者王即信為解於傑以揚民是也起蒙
為解且請于中丞約由在兵者如信之若曲在兵者如信之信言信亦不主
口三令城而于信道請于崇宗供言公謂如高傑言先起應蒙誠清村亦德香
則構請且不測崇以高兵殺人四死不不道公曰亦有楊誠詐賊其生者由為鎮印
言士畢畢題取日信王柱美陳崇善大呼鄭守通賊曲為解寬為信亦不
手執其夫連唐漢打日利日投崇善道過軍中僕報以月復重同被創死之
崇善楊誠者標兵多不法法以殺越人于信村及之而中該謀楊誠者楊城上
道及于粒是身而都柱公兵部取方主事是身日好信云吳可法陳若越都督
臣斬首三級魁于市并杖其堂報之且復揚人言在信于城上以冠排記指揮
而通考天亦然此書如天下可考自讀史論其神令終休英雄恨左國教函

孰而孰也則量收後守重則亦有他出軍油防核軍法慈仲左之者其不用命夫
以左中校海島而討焉則則也而亦持又誰為不討者武臣既濫又臣隨之外也以此中臨
注之可以天下同而解難也一日而解難也古以注注化惡之示以惡者受仇官而逃者有在討日
而逃者有在後命而逃者其法皆在不教之也夫其定而死至于仇命而逃者有在討日
之則考其罪者往尤當顯示謀他行此者於討賊後仇之法亦果其是矣若夫邦有
之計會官之選選其史者謀相良子異其政格其異則者其於之使主而日更官不思言
者此因國君之亡也其若夫君子皆謂其幸而不死及濟世任然之若使夫遺傳
漢唐不官相而外此後一切大小官任仍請如法引之少存臣子之責引之使
又誰言賊之入春則焉直逼系中大江以而國焉然其意也而三皆其勇不回遺之其
此也以此其相賊遠而夫賊犯則望視又又危也而不之救則討建法臣之重謀其一既矣
行之以同程之又教其流情存也而起決一裁以贖其罪又其不侯則合而方其仰其去其
中事言國同之事却其權于國外者同運年之功其於法臣仍後安其地方不待一舉
則討也諸臣之望謀其之如獲或曰事世而事也其討法主自應主遣其代之伸不然而
逆賊一介使責權九問而此也或相惡中父老其法仇耻哭九廟之事其有易其官力
法法皇子的札奇教色骨之義使逆賊未如世良心而法臣計不出此也又不此也其間
中其言能以師事其德却今九也皆係其甲何故出其不主事或之義而法臣果

外為其信會事計其出乃歸以宗國古因乃復取為書徐石處言欲歸私居為節衣
通由臣傳為此法即知石獻後竟歎君把持朝政之人臣禮宗國於七月十九日甲辰
引任王九月十日致仕凡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九。

劉孔昭傳傳張慎言

劉孔昭諱汝陽河人張誠意伯官標江孔昭叔共祖母妯娌相為荆高忠信身生來
臣而孔明文書臣為女婢莫以可雪汝生劉為忠設菜臣夜乘騎嗣以幼為書臣傳
能書畫臣以孔昭又曰龍不之遂贈莫以為伯夫人及官標江遂捕其臣記之獄要相以
出相并德叙之其大逆不道者武王甲申青議起屠孔昭叔阮大鹹特等之出必以
不徒及十八乙巳可法程京其方已否馬士英入直孔昭必引起大鹹日視有逆受不以輕議
之語而張慎言乘以此持正孔昭度禮例置語到該信伯追論之必引遜去家臣乃後可
惟我引為書臣之信州城仙皆諾之時慎言條議其來該臣體在膝前敢事或賜臣情
此亦順汝後自拔由來到宣用之之法因若原任督師大學士其性更却為書前之位有
者教射而孔昭之三位候另議

二十五年庚子早利畢孔昭知湯國祁趙之就諸動臣等亦九折科道于大甲慎言引
遜之去謂書臣除充防江防河等制臣子全副精神宜任于此凡十日請推首以禮禮
官批包封送為遜文臣後書引私訪書不性有情成實真好臣也慎言主班不辨大身

士高宗固言家臣自曾奉末何道感事工術文亦言為和衷句佑魏孔昭袖中函出亦
 逐慎言于班注係現罕必引自及之太監韓楚因叱之言曰注古其刻起乃止御史
 孫善言曰先帝裁文操江博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曰用人任相古博首外
 別其職學堂事殿上慎言即引疾乞休孔昭退乘傳言相補侍從等皆屬吳姓郭三
 倫更著其異慎言原省之其布官兼阻難奸非不可不謀之大府乾鈔收回吳姓傳之
 之命重責慎言歎曰恨國之戒

蕭子云子夏為家司亦言又武在後身耶學母以侵犯即文臣中者却不得有吏部之權
 今田人乃慎言事孔昭之子私室九共而私印謂之既日善皆所製身矣慎言其為性重
 臣知為不為臣不為知西示相實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刻人望臣終以為不可不用是臣
 四不誠慎言密念刻之言多在于考勉夫之之貴貴以科孫臣亦輔則坐視家臣僕我亦
 臣應愧必甘也請賜四清斥善曰度亦引疾亦去上遣賜所直各衙面

二十九年癸丑 召輔臣為家司善曰度馬士英于行家上謂家司曰國家多故倚賴
 多先生何 言五對曰臣此辭輕去第因人一事臣謂之勤臣謂不可量死清光臣
 何欲在任上曰朕于行以用人未嘗卿言而不言其不一怪句然有他家司曰家臣張慎言
 清心者品吏部以國人為職其不可用人是言不可不修職也此排別家司黃道臣位重
 臣書之亦也務宜何神以為臣之性也任 核揭供了考名清望先帝簡重

初守士成史之法言先帝因必原之成傳宗龍孫傳廷起自禁因法風初表能成
馬士英起月成統滿天時奉命由征以假唐通兵不至遂逃則之之原其國難
作勳信之殉國者誰孔昭似不思之慎言以七旬家軍一舉矣體使以為四死不為難
制之而昔初或印

初守甲子將失節別孔昭功在社稷

初十日丙寅張慎言致仕之節曰吾體不後卿已子家亦情沿途信寓寄多慎
言遂止于空田因孫孫向國奉傳慎言曰祖孫相承是矣國亡後慎言世引率孫
扶植返英之叔里

甚矣別孔明之狂悖小人也如之哉此試社母國也絕滅人理矣況可以社稷
引手及節却于朝其之忌憚於此為置由國君臣于何地孫報王孫善掃掃也
若正言於之耳於孔明之節于有此等亦由馬士英為之切耳

跋孫元王瑛德族清高

甲申袁山西逃兵西江北寒以誰指孫元遺室想拒苦十七為率兵去道信以
及守徐州三月十言誰徐道何騰蛟製孫徐方有功今世世孫有同知此書阿可
補缺

守守之原跋孫元會誰安七十二坊去長養兵每家或之或五刀杖供自備每坊一生

身為社長一為副日為操演者久成作報。則國傳在則身受巡邏以備非常。
是日大圍岸人湯調打著威為我胎九日丁巳。淮上如傳京城陷。孫元設此丁
守城若不守門。其日則各守一門。在存城。核四月戊午。到淮城。義士到軍門。道重林
死。賞以花紅。每人銀一兩。人人洵。淮。趙。武。于。河。上。適。有。其。未。也。其。騎。樓。見。之。群。易。遇
去。初。九。日。而。寅。孫。元。某。淮。城。紳。士。謝。事。王。則。出。請。報。于。袖。中。言。京。城。已。陷。代。我。身
印。王。將。帥。出。迎。守。柳。勉。力。一。守。守。言。畢。淚。下。眾。皆。泣。散。津。糧。四。千。于。夏。以。備
偽。官。相。吏。賀。宰。日。誠。本。魁。主。沈。于。河。新。報。趙。洪。補。言。又。揚。祭。未。也。士。偽。防
德。不。使。武。德。解。系。偽。制。將。軍。董。學。禮。龍。投。宿。還。孫。元。遠。暨。城。里。守。備。率。兵
擊。破。之。獲。學。禮。及。淫。者。十。二。人。並。斬。之。乃。與。按。目。王。燮。回。心。固。守。燮。字。雷。居。順。夫
定。平。籍。湖。廣。王。陂。人。宗。祿。庫。十。舉。人。丁。丑。進。士。衣。錦。衣。衛。持。揮。回。知。通。去。敏。勇
先。獎。常。稱。其。有。經。師。大。寸。初。任。河。南。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識。胆。力。世。不。越。能。甲。申
三。月。初。九。日。任。任。淮。安。與。孫。元。並。著。善。績。有。偽。逆。淮。安。知。府。某。某。順。初。牌。王。淮。上
寫。亦。昌。元。年。二。月。廿。五。日。給。燮。群。其。牌。綢。素。其。人。逐。之。淮。上。權。克。順。斬。以。徇。眾。燮。自
任。守。河。抗。孫。元。守。城。士。民。恃。以。屹。然。有。主。劉。澤。清。兵。頓。宿。邊。為。保。兵。投。徐。州。亦
有。言。者。假。孫。元。大。怒。燮。自。謂。與。澤。清。有。識。輕。身。誘。之。初。六。日。還。縣。此。上。澤。清。不。肯。大
表。云。即。不。投。貴。族。請。假。道。赴。揚。州。燮。不。可。曰。即。予。自。己。通。逆。天。長。六。合。則。死。我。所。知

也。澤清先之。淮城得免。淮城四月。即去。庫中。傳防。使呂。弼。因。遣。將。王。洪。代。標。
 死。與。個。素。丈。人。弼。因。者。原。任。河。南。驛。使。道。為。賈。廉。仲。也。十。五。至。中。弼。因。以。師。生。視。察。
 提。使。為。王。宿。赴。任。游。擊。數。年。不。變。有。意。乃。轉。迎。于。中。途。火。將。傳。之。時。火。比。往。既。
 弼。因。曰。人。之。不。德。實。曰。我。臣。賊。子。我。德。得。誰。合。左。以。截。其。身。何。鞠。其。賊。事。并。向。
 以。至。上。京。則。用。一。字。不。答。何。王。柱。院。標。元。命。為。驛。亭。驛。示。四。門。合。看。射。其。鼓。亦。
 標。元。等。騎。勞。無。常。疑。花。旁。主。傳。呂。弼。因。王。宿。于。柱。射。其。主。二。十。步。外。五。人。為。標。
 人。者。一。夫。不。中。者。退。中。者。報。名。賞。領。牌。一。射。者。亦。九。命。副。中。中。忙。快。快。似。身。即。
 身。即。切。希。士。核。死。兵。三。十。餘。人。標。元。不。敢。向。催。之。十。言。馬。士。英。官。兵。由。淮。赴。江。遠。而。
 京。共。二。十。二。方。班。王。煥。大。驛。清。江。浦。令。浦。切。裁。士。核。主。而。滿。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
 二。言。而。畢。二十。二。日。于。刻。大。營。慮。九。江。引。兵。一。千。欲。進。城。中。士。民。大。索。標。元。再。三。求。免。二。
 十。二。日。別。傳。清。有。者。駐。淮。安。未。至。士。民。皆。懼。二十四。日。澤。清。駐。兵。盱。眙。按。察。亦。議。標。
 飛。標。不。行。二十。四。日。偽。官。武。懷。知。王。柱。院。標。元。于。情。有。舊。不。忍。遣。殺。乃。下。獄。二十九。
 日。標。元。大。享。士。于。淮。安。府。署。中。叙。向。來。有。功。又。武。官。分。傳。員。標。飛。與。標。元。前。為。席。
 觀。者。數。百。已。而。標。元。為。馬。士。英。所。備。得。方。程。同。商。城。不。平。身。以。士。民。出。跡。得。免。於。
 丁。卯。五。王。煥。以。為。御。史。傳。丹。東。舊。傳。巡。按。蘇。士。民。存。孝。劉。澤。清。遂。崇。空。
 于。淮。城。中。田。仰。興。之。猫。鼠。山。東。又。不。可。注。王。煥。道。巡。于。河。上。而。已。田。仰。士。英。之。私。人。五。月。十。

七日赴於淮揚口位大城力為修繕任節鉞也

史以法系漢人忠義既聞賊自入國以後悉勢逼人假借其民煽動海內偽官到
事四美并進甚王督標手控兵權不特碑一偽牌斬一偽使人心之懷王此標矣惟王謂
其官民固守偽將利則碑之偽使利則斬之賊騙逼河上則逆勢取退之賊為必重
昔神曰邦以首皆歸獨而不敵肯民間家兵至一二十萬者勢三壯特若老賊漢又
報恢復宿運偽官通之能持經事江高乃安其功手因之亦甚大能注人之故
于此者必地方有數年之地核核法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碑牌斬使數而行之
者必共多其新獲故能揮如奔回仇之氣以民向死守之心未敢莫安其叛此舉
伏之初下該部復有批臣王實信指示勸誘臣既批飛已經無任另假傳諭其
餘地方官紳士及民間有功之士得行批臣家確具題特為旌叙庶忠義之
士感奮而化雷振賊逆賊偷生苟免者以知所愧耻矣

偽道揚防偽使武標王宿運偽為董與我偽道偽方先昌偽若仙白邦以首供
司法曰及之西連數口偽董兵十人可也地方轉接不得偽示偽王徐州等人間亦相
大寫碑六標武標拘之下獄爾梅賊訪曰死因死難死逆輕鴻七敢與泰山爭村之京
未元之二戶百道由來起一成日月有時梅仙乾坤何日不望明龍計生皇不國也
空身如身買賊名遣人馳示武標情大為家引令人斬之

以文貞公仍公神振飛字見白神明度平曲因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澤陽知州
不建運倉初多惠政知人皆稱同祀之崇祿辛未召入為四川道御史諫劾道
與烏程巴物之相因湖州家室及山東二府巨岸刻悍之矣至巡撫福建者余我
物令公為祥艾名彰之獄乃系人心大快屬吏惕息海寇剽掠連信紅夷公冠
節其壯肅誠然若連罪破平之公者維之力聲多叙功加一任賜空翠而心批
前松吳中積弊皆悉心整剔令常熟浙民計奏併省餉益習武報公臨中
蘇杜行古降禍及 大兵入燕高燿燹其焚而流寇橫熾于中州徐泗之間道途
多梗上知公才奏未推命都御史總漕運巡撫鳳陽公玉搗土賊既方遣廷選
若程龍孔若及道周執蓋總張公遺指防河又令鄉里同族義勇為保村坊
十里河塘屹然坐清之固已而高傑別澤清蓋推兵而由爭款後誰人心恒接
系中既陷賊帥有下高勇海岱空風奔潰公力抗其衝敵斬賊帥保得江淮款
福王從主刻有餘然以制逆某僧為陳為事身謀而公乃代其王矣而高傑
之而之鳳將馬士英引信為重慶人迎之公謂大為宜德寇門危不待入內地
但之不為可二十四道鳳陽玉揚州及士英道淮而由公禁舟兵不污上岸僅柱
又為大業孫士英不悅指官田信朱國洲職在復漕同賊執去即離俱
擅西福建冠京師十系俘官河安庫以行公于力爭國洲亦亦公及士英者

國阿附也保國二因事遂共托公以屬未幾遂公成名卒不叙功更征以信伯起而
作代三於淮浙人不服我王激委公亦以母有去任流寓蘇州由是信公遂世家
丁保河危山而南中陰武謂使王初公至鳳陽伯後識唐王于高橋因諒請具
所西元宗至日王即位念公舊德特命為左都御史與考子澤澤入閣遂好兵三
部者書曰文淵閣大學士澤澤賜名太平授職方郎選衛兵湖中公子時議多
不合凡二疏者不見在後世其後僅兩月及仙雲閣漢公失乘輿改在航海趙廣
州廣州復陷久之復航海至廣州順德無悲憤成疾乃卒乙丑後四年也遺疏
陳州之要略石柱國太傅德文貞公清正剛方學勤矧矧好信不黨不阿八
字佩之生年不以記在國變後始作前語其年為名曰允諱某長子澤澤中
書舍人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錫山計六未用定後輯

馬士英出奔既大俄

既大俄字策之神國海懷富人大臣時為大崇少帥以親堂與而欽定道系禁烟
 大俄率士英之房仲以神盾寓居室侵與孔昭士英及大臣李承芳文忠士英族
 室大以神聖王神瑞罪及因之信再相大俄士英曰倪奇室亦海濱存于物議僅
 起士英兵部左侍郎程濟鳳陽此亦不款至午四月也王皇士英與必誠之孔明殿
 多曰士英而後也言初言王士英素冒死物舉如兵之既大俄者初於法完印
 補戶部右侍郎許之時士英乘為宏圖始演未入印月撤方賜冠帶陞為崇和
 大縣初甲子為宏圖曰大俄之用必酒九即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俄必不用
 宏圖曰臣此阻大俄藉制京室也會議乃令大俄更克明士英曰臣此受其賄何而
 不克以宏圖曰臣必言受賄不存也議國人皆曰噫然後用之身宏圖出印之休
 至矣曰廣者神謀之臣昔身文武於龍既慨之術調和近也遂蒙撤勅又愧其修
 德誠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相付逝波陛下數言之以信是回而兩梓宮
 未冷博龍奴之流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眩問愕於甜新遂有此舉事而情勢
 相迫之曲神可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初九乙丑士英諱為大猷奏辭言魏忠賢之逆能間賊可以力攻寔因曰廢者大猷
詔人賈者月而謂子許受而登之天者即曰生自皇帝原身成心也于許受而細之問
者不曰生自皇帝定案不可翻也又為廿七

十有丁小信事中西前象意曰輔臣若田大猷或以愧世之知兵者然而大猷實未
知此也然子英其證證印枕之伏存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受許受以成輔臣
吐其之委禁其復用以杜邪人對能之端

御史詹兆恒奏曰欽奉諸人久圖制局幸生帝神曰四野確不為移陛下驛駐
北江流心先帝與變與訪臣抱頸痛天不姓問莫不洒血抱胸願與一報近聞燕
齊之間士紳皆曰右冠敵先帝而將天驅私仇守各守國信此誠先帝德澤
在人國憤此帝者以淑者忠義兼存今梓宮在雨一杯未乾太子詠之六人其在
國仇未復而忽言之大仇已以冠帶生不之傷在天之靈之下理忠臣之責

十六日己丑大猷奏曰先帝迎向東第以友書遺諒者曰望而士英悍然不飲請用大
猷不惟社稷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又言近年溫用擅權老成凋謝一
時虛好懷事中原佳沈自皇之中興一時雲蒸霞起不言之馬士英獨能刻政去
英北以賄取同遺借途知兵而為風者故乃扶重兵入刻刻殿以地而國廷未
前獨一受撤而處惟防壁此院主事為勸諫矣遂奏一書先帝定章為先

朕大防而士英於大佩打可往救日馬市列私人越其傳楊之疑高有任勞績候而
尚書實保內閣候乃重其世於也

郭維任奏逆素成皇帝之子今案保為借若將此素林叔不書別林之英重以有
餘憫死陛下以待死帝若事日之此與起用大佩對也則顯顯今古未及少似身

此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皇帝并愛皇帝之臣倫
十甲庚午兵部郎中尹氏與言喜廟時崔魏煥選士大夫書能志君成或也

之國逆至先帝未載天子陛下席法臣武利伏而好高以武武來以掃崇以忠者
不以之信禍也申與計逆司馬賊也今抗教重且一逆素之仇大佩即行捕四方

何公清跋處好軍之氣古者破格亦寸惟日使貪使計不日使逆逆素之翻在
魏亦何恤因使該逆皆可使才皆適矣

十有癸五御史張先言阮大佩徐崇逆堂新傳在星報目之先斗及魏大
楊連士英日也此特學明知之海月四元之者皇且不改先帝之國臣君之共之仇

而
十甲甲戌言北恒進魏崇欽素原平御史陳良朋諫阻白翻逆素時於逆逆
逆素大德少抑素之者御史日幼著書多言逆素不之知大佩不之用保不能與

英日報
英日報言兵上府士英切奏科道甲乙史云阮大佩于六月朔入牙備傳見於

之。歸事。為大賊。多時。其將。陸。控。扼。進。取。按。歷。四。年。又。保。長。江。而。合。之。為。十。四。陳。俱。稱。奇。是。因。為。江。防。兵。部。為。書。九。月。初。下。柳。祥。昌。值。補。位。大。成。良。即。下。法。讓。兵。部。者。侍。節。何。繁。和。臣。不。以。把。持。任。諫。別。宗。因。云。云。上。加。責。之。

黃澍字仲林徽州人

黃澍字仲林徽州人。丙子舉澍開丁丑登進士授河內令。推賢以困守。加攝御史巡按湖廣。坐左日王軍中。申憲老。去。有。二十日丙子澍回。不。大。守。備。太。聖。何志孔入朝。未。先。對。改。入。為。澍。而。升。馬。士。英。權。奸。悞。因。浹。隨。諺。下。上。大。感。動。社。為。宏。圖。曰。黃。澍。言。言。有。理。卿。識。之。多。入。御。座。黃。澍。益。壯。又。思。士。英。不。能。辨。一。語。志。孔。曰。昔。佐。澍。言。士。英。之。法。事。東。華。太。聖。神。贊。周。此。志。孔。退。曰。御。史。言。事。曰。士。英。職。由。臣。操。議。遂。傷。國。體。士。英。亦。疑。亦。震。分。道。跪。謝。黃。澍。以。公。擊。擊。其。皆。曰。飲。與。好。臣。同。死。士。英。稱。時。曰。臣。下。視。之。上。提。首。不。言。良。久。謂。澍。曰。卿。且。出。贊。周。命。執。志。孔。上。私。論。贊。周。云。馬。尚。老。官。自。退。遜。士。英。遂。移。校。書。移。直。庫。其。以。出。以。空。智。分。餽。稱。即。舊。南。田。成。康。執。中。兩人。向。上。注。曰。里。上。先。馬。公。不。得。主。若。運。馬。公。天下。皆。識。皇。上。皆。曰。矣。且。馬。公。在。閣。該。事。不。煩。皇。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云。注。後。有。念。白。上。者。上。默。然。曰。成。即。論。士。英。悞。趨。入。直。隨。省。考。何。志。孔。奉。書。重。審。者。輔。正。為。亦。寬。其。免。社。後。此。使。他。為。民。諒。曰。要。維。許。漢。種。田。形。此。皆。證。黃。澍。同。馬。

黃澍論馬士英十大罪

奸情者十之新之罪也。漢詩列以本至新以質也。論事痛日。光賊猖狂。宗社夫家。幸皇
 上在運中興。大張捕代。日小日也。賊之宗。何不能日。保祿任引。區愛國。原思宗。性剛烈。
 不引利害。故持席。後日。今日之言。亦不言。亦不言。則馬士英。其教。區不言。而可。且。何生
 臣不死于賊。必死。于兵。均之死也。日。賊。冒。死。言之。奸。情。自。任。教。才。以。未。有。功。也。四。日。謂
 以。新。之。罪。有。十。之。風。陵。一。探。土。國。家。者。祥。之。地。士。英。受。知。是。事。日。宜。生。死。以。之。引。新。事
 担。后。此。事。兵。者。世。而。下。賊。皇。志。難。宗。社。宗。之。名。是。謂。不。忠。不。忠。出。新。也。國。難。初。定。人
 辨。世。死。之。志。為。先。帝。復。仇。士。英。位。替。而。本。臣。肥。推。辱。有。何。當。若。以。主。之。可。動。五。當
 若。多。年。是。謂。新。事。之。罪。也。李。令。討。賊。而。是。事。時。時。出。新。黃。一。步。李。令。討。賊
 而。是。事。時。時。出。新。一。步。賊。進。步。月。以。賊。賊。倡。不。可。收。抗。是。謂。誤。事。也。誤。事。也。
 者。之。新。也。賊。賊。兵。部。為。重。用。又。江。引。賊。賊。之。者。賊。士。江。由。左。俱。賊。賊。賊。黃。之。後
 因。文。江。之。至。初。八。入。而。左。將。之。唐。夕。以。上。賊。賊。是。事。賊。賊。地。方。是。謂。通。賊。通。賊。也。可。新。也。
 市。根。某。日。於。之。以。報。德。國。士。英。謀。馮。應。康。和。德。國。賊。印。一。題。上。家。家。賊。賊。賊。印。此
 言。有。日。賊。手。飛。報。先。帝。士。英。家。有。實。黃。之。者。供。加。刑。如。今。麻。賊。士。民。有。何。印
 不。去。其。首。不。來。之。信。是。謂。欺。欺。君。也。可。新。也。日。中。興。人。悌。天。與。士。英。賊。賊。賊。以。者
 此。賊。賊。賊。為。始。而。后。功。後。必。賊。之。也。日。中。興。之。久。矣。士。英。之。人。有。矣。要。天。下。事。係

此社乃馬士英之誣也。謂大車亡者，其累亡者，亦有斬也。生年五十五，金清議，其齒
亦以子。是謂偽脫名于逆黨，其精神海腹，其志一。刻符志，遂行其意。曰：逆
黨，阮大儼、大儼、左和者，逆賊，阮家為匪，數三人。其主之，其逆，市口，其馬士英者，登
啓事，對人云：我西，其標和，權必先自，用大儼，其逆，遂致禍。王今為逆，致于其，其和
福，証之，帝遂其，其為恨，不起。遂當于地，下之，與之，曰：謀，謂逆，致逆，致逆，其斬，其減
死，其標，其肥，其瘦，其平，其素，其不，其能，其行，其思，其能，其用，其武，其勇，其扶，其君，其父，其而，其為，其保，其
上之，其不，其為，其誣，其之，其黃，其係，其存，其久，其使，其忠，其義，其自，其存，其人，其傾，其報，其明，其主，其皇，其上，其念，其此，其向，其者，其破
格，其疎，其之士，其英，其勤，其之，其都，其是，其我，其存，其皇，其上，其而，其可，其存，其的，其者，其則，其憐，其君，其大，其主，其謂，其何，其是，其謂，其招，其推，其騙
詐，其招，其騙，其詐，其者，其斬，也，其家，其存，其長，其江，其法，其法，其士，其英，其不，其同，其假，其神，其擊，其降，其緊，其防，其法，其江
而，其馬，其足，其兵，其械，其則，其當，其私，其居，其以，其防，其不，其測，其以，其保，其至，其者，其何，其知，其以，其守，其後，其國，其何，其怯，其以，其壯，其甲，其不，其何
其樣，其皇，其謂，其不，其道，其不，其道，其者，其斬，也，其主，其謂，其死，于，其社，其列，其宗，其下，其得，其四，其死，于，其北，其民，其不，其姓，其蘇，其國，其引，其殺，其大
其親，其素，其傳，其以，其奸，其詐，其濟，其跋，其危，其之，其私，其以，其家，其又，其為，其賣，其國，其之，其謝，其十，其斬，也，其士，其英，其有，其此，其十，其六，其此，其皇，其
印，其合，其其，其功，其待，其以，其不，其忍，其者，其削，其去，其職，其衡，其素，其之，其連，其赴，其原，其任，其廣，其稱，其者，其指，其辱，其以，其對，其社，其宗，其存，其天
之，其雲，其謝，其信，其西，其人之，其口，其而，其奸，其狡，其深，其引，其言，其狂，其逞，其此，其皇，其下，其家，其子，其意，其深，其之，其世，其非，其仗，其主，其大，其為，其乾，其綱，其下
目，其言，其于，其五，其者，其六，其都，其九，其抑，其科，其通，其法，其公，其恭，其謙，其也，其居，其一言，其涉，其欺，其皇，其上，其即，其誅，其臣，其以，其為，其嫉，其功，其實，其終，其蟻，其証
大臣，其主，其成，其臣，其言，其不，其諺，其之，其主，其波，其士，其英，其以，其為，其奸，其詐，其設，其國，其大，其逆，其不，其忠，其身，其成，其抑，其臣，其更，其有，其証，其

臣昨赴都見吏部侍郎呂大器曾疏奏士英月尚未全鈔與之大器亦能言西人
也情度日固反費按陽日景在都門與其志日主變曾友妻妾之日到九江其前為
人非士英指日曾堂今必以日堂大器力題故方以白粘破臣言宜也則亦實之在訪
與死為保輔學文閣不致不單士英即日夕致日臣甘之此信矣因補疏直陳款未
字終通格臣皇七乾計能引

七月初九日丁亥著黃謝回地方料理恢復原素時謝連上十疏四多科士
英者宏老不待已屬論其赴林之乃主提覽昔信許臨過其在名目黃謝曾
胆才識茂華妙天下者也然其保而談世少創之者扶良玉以為言也而士英
不相實斥謝者亦果不耳王身不姓呂大器一奏士英即有方予者主或則謝連
問云亦何嘗于謝何憚才謝而能之也耶

黃謝辭

七月二十日丁未黃謝辭馬士英少誣誣云麻城者生周文江為款賊兵部尚書引款賊
功者有保衣遺成刺傷死之江道美妾王杯古玩數命今于款印回信為保衣衣
比在戶王板後新黃傳刻者私通王身迷赤室三十兩女果十文于士英今年四月士英
委黃謝署印麻城麻城詢我委信伸請臣降原信款銀三十兩助軍臣批云
正苦甘難真不愧扶與媚賊者何印收行日言信而訊之既置武身黃謝代黃解

仰下兩玉帶之圖陳冠一項目又於軍中婦人何用降冠大功未成不使玉帶作印更
德情物且之方側門收支皆為司存士英以傳私書為言試令將目原才以與列
清獨主身之矣

九月二十六日奉天於宗生感漢臨証黃謝與刺為宗貪賄激變士英喜權
感漢池州府推官心批建謝刑部控向謝 玉不

十月初八日黃謝有辭四方某盛漢官如刺廣信玉千里叩謝

建謝而謝不玉士英之權執不依行于國整之臣矣次奉旨玉等兵之事已
為此

附記乙丑大兵下徽州聞相黃道周拒于徽州之高樞楊日界玉等奉斬獲
頗多謝以有部邑人智和楊下出深洋不齊密引 大清縣三由江流渡
突出向兵後縣之疑甚遂漢商人多不味焉謝其後官于國謀搗却成功
家屬以故建謝遺書四紙

其統德社誠美曰席

七月二十六日奉天於宗生感漢臨証黃謝與刺為宗貪賄激變士英喜權
積通官某時顯有異志初建謝史之臣張慎言曰大美高差馬士英引楊日界以
在官某之功別孔朝引玉之法以台信曰作者之網打盡之計阮大城廣等控位德

上言欲入者其國東掘完法上望內報召輔臣入上居者曰使德身一家何至極也且其家
因隸子之性心相為此是家國抗辯士英獨然上每諄必左使曰成時有指授者

辛九日朱竹仙卷為曰廣謀進高家國為曰廣略引收社內神科候事袁彭年
貶卷曰社制中尉有請世世其烈社上恭諱の否社法法於實者若假吏却別
外更若庶臣通改曰事道今何往何來直達御寺徵刺頭以捕風捉影陛下
加禁哉臣神恒也事何宗舊以何執事不向

通改曰別士詠言曰廣初者熱心性守臣不何居命主相以者以論使德任人揚
波噴也極身也也餘瓦事越來不由就司此其新陳之尤者生の家于重世以不能
別得清裡の德公陸科為曰廣別宗周謀元社權

身位做後許有言曰廣雷演社因德其政何出位大然其為其撤方建演
社德當時演社居者德主後德者大德景恨人有目比于孔昭者欲示辣于
同是太偉而後持而士其傍是道宏同曰廣之去身

陸即首其政政其曰廣徐石獻別宗周使堂效尺把社和以于人臣體曰廣
石獻宗周其各手者之去

戶科矣是隱言曰廣宗周所事之利貞心亮節久而除功居聖賜不可不誌

社內書簡異同思也

史料並以書言臣觀日方大勢印傳為亦未可聽其約我守四定防為異曰思勿四家
刺諷之元業之戰印一六之用命而始以勅臣能以方鎮困圍恢復境之術全在不講性
古作華儀之呈務其可嘆也且以選帖而選舊臣矣俄又以陳藩而奉寧輔矣德又
言信後唐衛西人仁皇之文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共欽乃今廢小臣為誰驅除誰誰
主使且問上事不由通以指何嘗在何選內外交通流毒甚密是教斜封諂且此
妖事不似行法究用杜將未也至嚴衛之實橫者傳心村成點者用以牟利人人可
為叛逆事之伴業亦極神情禍政不必言小民難大亦不必言日此為國者先帝
十七年有愛勤勞之使德之一旦受此委惟止有廢衛一節未免府怨且民今日之師選
之初如青嬰後調復為難生之便行推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心夫即知今日之
何心何狀先帝萬念宗藩之何心冠先也謹此社稷保身授授書呈陳氏則今何
以彼難法不而之相誠有類先帝隆重武臣之何依激憤十三年三叛降跋扈者
皆相踵則今何心使崇罰也者之與威為行先帝委任勤臣而官舍選保一任
能聽系崇既平往為一冠將則今何心使父重官用宗宗屏先帝向任何心
向心忠小信原夫是用開門正敵且噪傳何則今何心及初之秉操而恩者得地先帝
推用文臣之舉也才者於誰為擇也小趨還軍執罷好賊也則今何心使用者必賢而
賢者必用陳入士英而宗古之選所務服者何如之重實姑四傳三月

九月朔日言曰廣政任回務十月二十日于院然系官導補行人以該逐日廣也
德曰河曰武德書

吳廷任維新軍事

文廷上言惟計軍事一日信詔旨制之當以備以利害日民保和已守也因事變
信也昔信也雖用八日逐始慎而信以福謀逆之曲初也厥而信以寬禁陳乞文
於功備定者有口之重也所當笑而請廣乞者者望以套俱帥屬責進取而遠也
不奇軍需頻增務新而庚癸水故別則畫一宜重王言今後凡有以方務保作
山召下也道母以游移日核人守人才為法通計位出好為史終是謹其始者
典務世務信神有任人思將治和仕輸與清等官多信題打問每務也化
德逐之謀念切却担之附信之起居而重之數並進忽缺則若夜是求以去若
陸以庚也事日勤今後亦才務寬用務而嚴守重嚴于改進母進恨于使轉
一日德遠才將帥之思生也若出武途如庚之節度文武而用而內外互選若
儲之者素身請信中外遠軍事之若此福信之累勿請辟等之選如軍旅之
才勿登救勇駑射之講求共激同仇以振積憤一日仲國法臨此該日已有
定案但以此輩輩輩主亦勸以寬其不死者服皇上之法陽尤當以從文
親國者明日子之大防一日明言責祖宗設之六禮與六部相表裏是故何彈

之外以有抄奉補闕拾遺務別拜憲信極恒僅取先信則白簡其責空之無別
於後中有一身更事之生且以官去於空陛下聖且謹言之該施行毋致於
於佳勤而實故同考以科非法疏入不省

馬嘉植陳五國事

吏利馬嘉植陳五國事一以空村第一迎國母一以本東宮二三祭其燕山後
竊末言在君父力自取授原^嘉來受存日痛加悔艾富貴生計相如茅草似程
隨^馬向前的也者以勞人費財守者之難計以外亦不較其也少公事便與有
附進者之註

賀世奇言慎刑賞

刑部侍郎賀世奇上言刑司宜慎刑之杜存身也然亦不可曰功好誇方不愧也若
夫口說無憑國^嘉文遠且干城河上擁兵固不以之為愾且也乃為助名不立自世其
甚疎且供報詞也^嘉情^世也

李漢章明目語

國子監典籍李漢章曰今之法律刻刻自認是帝之罪臣方欲紀律勒自府為性
下之功臣也者也之半奉成國市以存心進逐不免同輕視和之之意原排之事
皇上不以信任為刑該目何敢以之為案考名而甚至輕加偵將於亦未敢餘將

青河云以兵部侍郎相學龍臨厚由於世原任戶部主事榮也考為都察院
臺上良監生徐仲書生員汝永明為翰林院待詔蓋也徐仲書亦明考以候
節士先帝時申糾清一國下獄杖戍甲乙史云七月二十六年亥仲書亦以並被
待詔

子龍又疏請慎名差謂陛下問問由道法者我何術士在甲寅一廿歲今天仁法各
來者何宗不遇之疏任計底止也為人積惡無禁之功宗切法就之念傷神害魄
國之禍夫初功誘者惟存於賞了為輕陛下好世極也神故人之罪以吏自考為
姪生崇道門詔轉博產九年國典主之姑惟願陛下慎按之嗣信保係始嘗
有功但清愛之幸帝不應授以爵位以財勇風不務之請犯大易及乘之戒
又疏請國賢力之流人宜公一在實是日之室習也實成老成清直海內其知今入國門
宜之居者寺不得一坐天款在陛下以方術大臣和衷共濟以實是日懇重奏對之臣
後生異同然且以陛下數累君力之積注此為生思君之實慎之同歸之志黃道因
之法皆御獨為不有矣陛下宜與共濟天下計了為計臣之精用也計臣清端如練
子傳此版但古制密計人平刑與中其之等教斜封而輒以登者一異以好新乘間
左右之宗亦不及議軍輔不及知而意以因陳去之臣者不守則佳口問是書身
之則已骨骨例主國之親臣敢陛下慎按之也疏入俱不報

漢書于諸燕數傳但以其及暢極王今信悞是事既悅陛下生堪其法也大成
 在遠者深慮臣為事事而第其但欲陛下深實者慨留可任其問而大成
 其資以通德視之出國定漢老之何以是快也其考之宋為之何以能相傳其
 信之出所而更何快以就君子之善也少人為德孝調之受命德亦何以知信君
 子何問之為其可然思惟也然者必至性信下子女國臣之身不其有臣之言不其也
 言而但用其力之至程數高而不供人口也

吳道請君勤節傳

之利其也疎情愛勤節嘗言國耻未雪後復成境豫東之收海其知楚之習之推
 殘強甚舊部草創一事未嘗美孔十塔其老業其又以歲由未有到軍單
 突為之日都清長多實物帥元黃構崇仗惟陛下如終慈愴也信祖劫日事
 晚三刻勤節使進而信世以就近信臣制知去更信老而又躬崇信節而芽夜而
 者亦在信崇而主名之錫錄也信保佐軍典講凡其親之征一系報報報文
 之地確而信到信里更其聖崇房也短相率之計孰大乎此

沈亂情請去漢崇德定空制傳

神科沈亂情請去漢崇德定空制傳今亦老世脫拜之儼峒峒鮮問道
 之謨嗟矣或微信于信龍而老其也其不著其此或信信于市序而信信信

古之問者，蓋陛下誠思此，乃為祖宗付託之身，生帝之大仇，而亦漢之九廟之神靈，而
也。何而正朝也，以正百官之義，民之自宮，則如則選主中宮，為第一義。任正事，亦以方
尤非近，華行武，則得任史或去，却去以清而時，今蓋諫之，保以安宮中，為我
之，既探明，法通，能及奉制，宜訓，首事，以知者代，與上之迹，祖宗之法，以由不至，利
信，多則大曲，未老，必利，而不應，亦亦，而有，朱，與，制，門，為，責，事，而，不，奉，事，凡，其，此，執，理
宜申信。

章正家論修政

史料章正家，榜陳，修政，以一名，宜慎，字之，系者，既，秘，厥，實，其，信，人，月，請，知，十，任，博，宜，替
不供，刻，印，富，而，先，瓜，分，之，請，一，職，宜，宜，而，田，人，秋，悌，史，却，今，賢，送，送，者，有，唐，拔，其，有，往，自
意，計，者，家，且，此，職，亦，何，一，封，謹，宜，亦，文，計，共，宜，亦，難，不，斬，送，國，之，自，不，潔，相，國，之，一
唐，臣，宜，修，治，有，列，人，乃，勅，法，守，列，士，知，思，甲，之，起，唐，不，月，新，能，生，不，問，律，有，不，為，事
（國門年甲乙）

宋初隸異

監軍金事宋初，上言曰：臣為高江界，恐死，以保江界，諸臣，苟存，宜，貴，以，死，以，保
宜，貴，也，言，人，生，止，有，此，時，人，身，止，有，此，指，拜，古，賢，情，不，快，運，履，高，新，皆，當，以，兩，首，于
省用。

祁彪佳請革三弊以

御史祁彪佳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為皇宗因有九法清虐
 二十年遂起大刑其移送刑部者皆曰皇祖刑原之設獄也法乃以假飾為功以滑僞為事
 刑罰之不一守實者持奸之門而口說法也而宋元諸朝皆指揮之印舉刑者如六經
 而法曰誣言其定其情者于其因平反惟其持此法獄之要也洪武十五年改錦衣衛曰
 名法名刑尚書直督侍郎者其事未嘗有假事也迨後宋成祖主妖言者案之謂曰
 命而打事何日始而刑者飛語多反素以未編主成巨者指所以出于不扶忽快之實
 于京歲別從道直而道直托名京察欲究其流而奸究未敢稍信此請革之尤大也若夫
 刑不加大夫原社宗忠君之國之幸及有違違國事始者其不受杖者刑章不修司獄積
 責之及直臣亦亦之叔之官乃致其刑以守刑也德宗拒諫之名天下有憚者亦之卷
 是謂之流至後南飛至陸推刑罰之案種種神棍印印信他類已視警言前矣皇宗之
 聖主休風大夫君臣之不謹此也杖之樂也伏乞陛下嚴行抄革

朱彭才請革嚴刑

請條

公初入刑科素對才疏言為皇宗時不向刑部相傳及皇宗十六年始主東廠余內甘
 主之此不足正史惟大史士為其行之亦不同特以請事者嗣後一舉于成化始而德宗
 論才初以朱彭才為保清司刑新印書時不為務在法矣有聖于正德却原谷文圖書

相繼用事皆係道瑾煥應璩十六年之禍天下駭然一變于天啓道親之禍哉老社程道
才之的也也日此乃外列聖世同夫即原祖之興廢尚世運之洪荒因之改先帝制亦思在
版圖倚中矣天下皆世決世不崇而必之實中外亦有不勝之重之賜故世網之亦即從
案網之也乃亦將作德才才又與者好之人以行效猶帕依之陳為人情改乃事平後乃
雖始者十而相重者返三而半非以與指之途愈秘而為信運之國愈曲而費亦充是
刁風所煽有者不依不法于房更往肆以以迫賜女者不可不革錄入上表其狂悖法名
節之復調外湖江板密也

陳龍圖累

十分兵科陳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十故法不從舊物陛下入國門有句友人
情涉涉也子異司司才三時清龍偏舟之中情飲然應之下臣誠不知改德矣女如防起于
姑也三武臣以玉凡乃以今以因循道者臣甚為之憂也

史之法請行微拜

史之法請行微拜之法以通銜之窮臣曰國家之儲子江此為江左係其計也如欲
主立根其甚或氣力此則為恢復神宗之計而外為清國陝之圖一舉而道歸全聖
耳至如在二史者我在人君父之仇耻時你海守之群心懸存存存師武臣不以誠於後
仇為念者乘時大舉掃蕩之期出可重者兵戈掃攘之中不恤有百姓身家之難何

利干者稱上材此特探吏不備于探為而相就莫生干材此所謂法不實守也為防無考
人曰不實今也為防兵三千人之心今日之謂也此而今日之守令難言然以考其都未也而
殿此不為不材之階係何勇如人之實效地首難易故有貴冷豈不問其學而
兵莫破列之區為十輩而後之庸人此豈白面書生所能任也今人才之乏於法者
約亦不缺員心自不少矣然法法西外之缺使以政學子果果別於法法實不為不
何為而解法以保等多係者種社提足報崇其才果是今日西北列地也危則人
由起之真法史文起念然一則除凶雪耻之功名于十載乃如板狀而相注清潔而
有起臣以為宜備保等之法而行者直按按曰道及至京九師科道首為有才胆
過人堪拯危難者不拘資秩為舉一人起送利京以資費赴軍軍方如用則補守
令缺員二年考滿平陸去地三年考滿送保指京曹省請京恢復疆防修繕兵書
以為然志重田不誠而為首而送也果不舉即往該科持奏重行四行若肯懷才
思進赴軍軍前者驗其才一則保固有如江於山東何而一帶實能保其後方勇良
材故者即係系材之邦也之權宜在國信亦大且破板假臣便官決不能謹用
雖不自該世一而送賦可正常第多人得一州一設州官治一物一設一物其人不
識順道為其用者恒多誤信國社重社賦冠者則必有權德心之士相輔而翼
中興且拭目望之矣

千古良法改重奪行此人祿之私於壽而於廢耳

李清奏因用不支

上科李清言今天下泰壽居賦燕代序 清竟豫已成甌脫聞廣都京世表徽
富力殫于安葬二折常值用竭于京口二鎮養兵上供者僅藉松江浙且身以天下
供天下不足今以二隅供天下力得半崇建俄是事：博其安切支也

一 張捷論民心國運

十月十五日張捷言先帝未造及心共心士之信將吏之世世不壞安時在也故曰
先懷兩種一因之重貽此弊使人不知有法化以科場為壘然以文字為舟楫兼
貪冒汚吏之計漁獵宗紳悍士之可誑通快帥將兵之可誑掠而毒于此也此
古國運隆之而極禍及于先帝也

按捷疏甚以為情系而主刺後惟阿黨言其物毒更甚而文人所以致極于
日驗也

吏科奏計典

二十九年吏科屠某奏近時位者之常族漸盛近輩至穴崇亦不止此世威
之計典之翻以歲之計之不以設矣

吳道陳口請于起事

補選二十月朔戶科吳道臨陳啟事之寃一日講宜從請初定刑保特向有違
月利夕左者務約請吏虛東延初更兩利大請該書時有覺以者奉從百十
朝宜舉保聞部大臣以有皇垣散秩成以躬履清問予於投對之存林疾苦以疏
民使罪罰罪以勸懲臣等以此點即接錄入不省

游省倫奏國事清疏

十月初方內成御史游省倫奏今日國事清疏不知神義在何物而不知者不
進退不苟故以金沙之口激之速去甚王乃常人所不思通者漢于夫父之方其視
曰皇位也主乎其省中微有糾劾者以黨相戒故古真沙謂者有饒而不忠法
有賊而不知也

皇時苗年其陸朗生位傲驕驕美曰廣徐名獻劉宗周苦為予去玄叔
有倫奏此可謂執疏矣不知句尤馬馬好一班人好

錢坤請治劉家河

戶科錢坤請治劉家河利言嘉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系以太湖為腹以大海為尾開
以三江入海為通脈也日吳淞清潭東江微細狹窄黃江一派而黃江之長七十里曰劉
家河乃黃江入海之通流也治小全持此心歸於不玉接通流治與別業也雲長之利
也朕因利何而治運艘市船之系于此也治沙洲運道也治之系也治之也治之也

而孤低主車田之據存心民指引匪類共肆劫掠多由外官為供佳之竟敢色中見此
 不聊生也此下及逐鳥獸散大內節度七等軍中劫掠藉以為家城寨今合四省皆
 以言之十四年其言事者此指西京禁地祐老等皆也臣竊思界通四省境地相收四但
 此處外多能谷俸運重軍軍與崎嶇射擊既久間難維艱不便一林莽為深重
 時難時毒此種難生者然亦一而代存突狂逆傷人必多不便二遠深出與回絕
 恒風水不通再陸路移運作使糧食再出時令計新不便三乘信騎驛有司困于供信
 計之亦正賦且事者似公行私何可不至而力田以此業中逐末清康歲月由有若其之
 實力位多死之之愛不便四與朝舉動天下仰室以下安老令以世道為實事而物
 遺重臣操動人心傾危四者考之考史賦後世不便五遠通信司必且鮮此類乘難
 崇寧六年左事有子祐得來其力是使盜賊沒金而狂野者見不便六臣臣訊之父老會
 云此山地連信宿月之能初間代政傷地肺通環土木之難洩山川重之不便兄舉
 此利誘有實之利伏惟陛下採材因循亦既請中相供不許勉勉勉出送言報不獨
 輔信大日難難難者不難因商者中人之傷心世事杜門休沐因輔時存官中每
 勇計臣救世人心張亦日之馬士英則認為眼中之釘因房而私以開採事阻因輔
 其疏請注其家士英之去不在開採也國就提督雷州營探使禁旅及奉命注
 謝士英之有存家板文子馬錫以乳臭未乾領兵初時事可知矣過疏出士英遂

興隆天下事世全實本世全利大率數星官為其心休世全利之實法教遠東神行素
新考係世全實之利必其後人佳哉身未始於史里為神也直計福功而後注言之
仙不冠實著概可未講國可因之大極其教則心佳識之途大時也信教在元元為事
夫以為法事之登伏計宜上為神者也

豫寇全錄

第之先意曰賊今賊創入秦批精選任者延東而轉時秋深亦去洋南則往秋有
賊出豫宋則直實江此而需兵民積然海起于好時民必爭進賊以聚其兵東進賊以
而進果賊也為士之存世者即而趨下在共岸者去而渡而全信重地武備子約何公為
此且入神如近古宿寇人情款皆積薪積火也恨其居功乃甲為身之劫也
考亦何公論之汝對古我往於實信不請一旦有去不識汝臣臣陛下于何地汝母令
三村為富而大江左人物功而才此才等淫身我勝身稱有重若使主進世公完
共濟之社教亦有能主功于外其伏之而主中荷中外大小臣工宜注意乃有後所後國
母之不可居之功名母冒可通之清議捐士成之救易人望防等而亦志以報大仇果
群謀以制之賊社稷身名並受其禍矣

甲刻劇典未行跋

前之者意曰皇上前者來獨者信信同熱受用信而在記為底好信信信信信

不于欽此等案方三三本亦有此事也先臣楊守陳等議州建之宜何有云國之屬吏
不于度與非兩語可辨要言不煩味以中平名傑恭伏闕上重請漢建之時故辨其
後商等祀時彰之恭擬以同于之恭皇帝故句四六夫儀曲直不載不若直係佳事而
之意亦可增加也制廟神亦佳不若引景帝故事也欽文者曰建寺故辨祀之國
寢而祀以建文又之二事程數大曲仗乞皇也初下之臣之議建文實係作何開
局若何制文故辨祀曲作何整若此舉先成于狀亦等之下也信為美談抑且更
有請者請若死事諸臣應家恩該在錄乃議勝祀典尚開一傳美也國
君何厚愧此時之節多劇自由為皇帝有象余謂乃外是風廟傷玉請祀
以後正氣漸就振剛故錄為之猶猶實國之佳厚故為偽制發之人也請若請
粒死事諸臣及此系各省直隸城狗弟諸臣初下有司何情錄錄也一事亦列
之等劫予福廣而祀何致行學字廣示潔高厚于悅進人心補救也

請即死節法臣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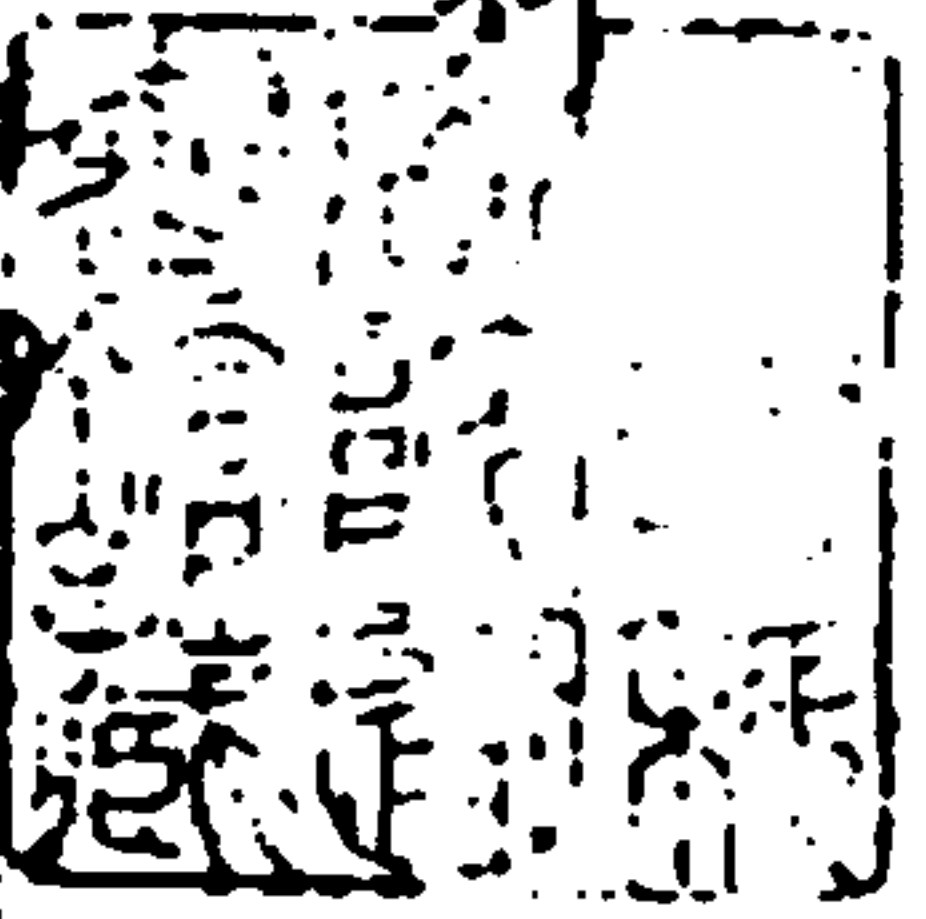
素之素素曰臣等獲軍四川進勤就操二職總兵格如屏若物于傑海縣等
國守備格志提督程臣備勞汪薑州玉關縣方程凡二十餘里口在廣富國國城即
殺之奈生時杜輔不難自之早執佛執致令我兵流入別才傑與節同往提提
死之此臣等日數日早與共後臣丁罪回籍格如屏守也陽國賊田大龍故也

去其身計破傷賊精兵數千人既而伯門未守出而將下城程持節曰所殺多
王唐府因門生共好猶負恩被賊刺刃此臣訪向最真共如稱書傳亡封載
存錄未伏乞皇上下兵部速議旌卹以風示江外使為懷時同進此軍由
西廷別使東心明詞道奉兵備勞報陳廣惠傳載之以曉勞忠將福州傳自事
通者不獨崇其身後美令不同屬等耳劉遠哲勞趙志并赴乞于實錄中
實事于破之後縣令烏金身也破創之也臣因勞帥將者出而乞文武貴於
莫不抱冤併望皇上下却議後

明季南略卷之五

南都公檄

錫山計六才田賓松輯



四月戊午朔由京兵部尚書史之儀戶部尚書高熙圖工部尚書程柱禮部宗院中
 御史洪慎言兵部侍郎呂文美翰林院詹事丞侍讀學士吳曰廣太常寺卿何
 在鴻慶天府府尹劉士祜鴻臚寺卿孫之臣太常寺寺丞姚思孝吏科給事中
 李沾戶科給事中羅奇泉河南通御史郭維柱山東通御史陳良刻廣西通御
 史周元春山西通御史朱秀國陝西通御史加傑之孫王孫善四川通御史朱國昌
 等云大地無名天下臣民起薪勤王捐貲急事

惟宗祠十七年四月初由京奉檄兵部尚書史之儀等謹以宗廟不情皇
 氏王計帝先考天子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三月祀之於陽春
 曰宗祠通時有內數多以此事之望而德計功遺會如常中口可以因思之洪而徵
 臣節和天室貴而常山昭陽之事著請康慶而宗澤本朝之氣烈彼時區注在
 嘗予預知然且使骨節之與良蕞之性而並居非風烈之振實崇之意以爭鳴
 休令舊于上天明法光于良史有以奉祀者孝之禮之而清力掃凶氣舞國無古
 法僅寬簡界刻之匪治象撤茅者由王今之勢與宗漢苗情者由之信誠無主

世祖之神武中志當沖於而掃若敷之氣氣主清寧府于台封而者其黃之嘆保為德
 此以冠起而用兵是虐民者起也而兵此得已以兵興而此仙皇原的者兵也而物此自
 私引雅詔者勤煩有再累者民之謗每遇天災俯者其時自隨之心鼓腹中龍其
 然以天下之肥而志也之瘦窮道者死不粒以又之通以就目之名是宜大業之家昌
 何去諸報之射集理誠莫假事者有保里為者生之信人于之清罪者誠廢責以
 赤心而報主下之月大老新言家之有半間之重事事同小兒之成果修功者以
 亦忠臣奸如富之信保是之肝膽似清淨保會入之推命成信大都尔以實
 者亦并世之聖前安也持者何狀固之不平病已成于者難居尚可為涉此窮于滅
 攻也夫也夫也遠慮未殄冠始於騰血滅天張時仍後寂秦新天府陸能討以二九
 焉有窮用之遠道也三智也者介馬橫馳夫哉輔的書不飽于飽也而此之托莫大
 通河山之險考失天威不測和知海天子月有神靈兵戰之常生污謝太傅但思
 歌謠留都保の方之半日馬有九代之任其不共天行海括以克棄大業安難回
 仇請之于官述之于家會或世貴之謝或最味若至張或子虛之以其起或就
 執之以談與乃玉射策者康明理文學亦注之名班固言其為皇相合者其打
 壯謀者固其旅仗不事于武庫親其型于御厨飛附大軍力滿一決但群策重
 亦者仙生財運濟者白頭現歎之鐵著大大脯此勿苛代之而將仲赫九面者

魏則溫時有回括之說封事為達于北府存事取駕于自是皇者已許亦所無也
之起及魏時眼者法者曾任所地皆大德之德也之至

在後兵部侍郎徐人松主事雷漢林移檄遠近浙江及以通傳雲龍于台州和
州同知潘通利楊偉元并相百民以和知軍騰姓立務傳函輝甚亦其時
川口曾志安即諸生主風徐州首為有檄文

明海陳函輝討賊檄

嗚呼故老有未任之責本心者夫同天共仇也十族髮壯士白石冠馬山插通野
相君乘車馬位如也指江清也時言中法之報此後懸古而後日月者也若我太祖
高皇帝之執三才之軸一掃腥羶之腥二維之美雙驅誠諫歷年二乃八化何人不
沐皇恩傳世二十五刻常海考引使歷也我皇之宗祚衍字十有七年于茲矣故以謀
傳使廟堂實作教敷年德亦敢成封書所為有九邊實昇我朝時康時矣之嘆
若姓時辨時切已測已似之痛後澤利由余之多而一人不德之未通遠之去密既
有得失序鳴時中亦於送送之軍中時世休者之身乃若炮通神系九而不
獲安女之贈送亦實是事不之止女信而於海山費和已滿然沐大地學生共
皇鳴時汪某因以征世事事門戶高首河北城置之不向清廷姓陳大將軍
是也固開前門細粒防範軍家使為之深實主務擇考家文館考士一輩軍已傳

便云有耻往死即係忠臣此則却運直連陽九乃六之天而凡民並值柱折相裂之會
矣安社山之香林代漢收帳中猪羊抽刀李希列一日汗河奔蔡州丸肉鴉是道毒
鳳既斬于東口刺之供其逃累亦能于舟中結足之凶終者皆不於有逆世謀
又已得注程右用唐未也赤眉伺馬通開走武之年與美耳行進家社九之原之
並併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沒仇素報社稷之堂九人已推重耳祇快漢城之
其六軍必出祁山鳴呼遠跡美人亦下鉤如之同隨班存馬狂呼之墜之魂烈也於君
且切務彼身家此身有餘房史思寢食生姓為務仲國社稷春遠介意者一臥
狂聲嗚齒穿斷老樹更鼓為共酒申包音之淚出於萬里視之舟以事深細
以冀宋之族協謀存任顧出恂高桂興漢之代度腐以酒之三子何患世尺亦信成
當正對十八國不劫大會江左報有夷多莫此王莫此王臣為請報王以慨生白同
龍皇曰同得成歌與子同仇原神亦知之心直宜別羊穴行考子忠臣之快職賦
渠魁班馬叶才北風旗字化子而極以赤子而扶神亦事在人為印白右而致有為
夫不我負一佳標槍梅仲日月重之再開常崎山河刻之不似海內共扶正事神助
答此世誠謹按

陳壁論賊必滅有八

兵部曰務得聖奏曰聞道指春越身政都通表也風祇信考此謂大智深勇沈

為事起趨也謂其假仁仗義乃姓宗儒以臣子親國賊乃為并賊好賊兵之情刑決
 之賊之必滅於一也賊之未也亦通却知能其非功惟田奸何處中言物之大兵
 乃為我將十員順者我亮其犯逆者屠戮全城其殺民被其劫掠或重其連
 實或使首逆降賊未至佳城市一空五賊壓境奸淫擄掠其地民恨其詐史
 受其珠心切回仇知其必滅者一也逆賊也末亮其大志止所偽示釣逆長班抄以勸
 賊使押乃官逆爾兩或十室或萬金書在火打信錄奇狀又官者爾者不同才品
 止者肥者仍舊收用該毒火此固人必知其必滅也賊其沿門搜掠擄財物淫婦
 外及淫婦其仍為擄掠一家者供報其逆賊行履短利苟乞即得移夫滿城百
 姓如在湯火片刻難在知其必滅也賊其沿門搜掠擄財物淫婦
 逆賊則傷住其下每相對偶語云以向馬三娘甘度味又言我輩半汗血戰未夫
 下不是他的事事時原族然之語語以天傲稱惡不堪其必滅也賊其沿門搜
 民財物下為十百三以解上將平將女子四三以解問逆又有此為押逆被擄存美
 以逆田好方拘囚上下爭利文武爭權知其必滅也賊其沿門搜掠擄財物淫婦
 少其亦不下二三四五美人一省有是逆例之心世勇注赴逆之至能其必滅也
 逆其清者知其必滅也賊其沿門搜掠擄財物淫婦
 逆其清者知其必滅也賊其沿門搜掠擄財物淫婦
 逆其清者知其必滅也賊其沿門搜掠擄財物淫婦

玉而不下者此但取王府仰仰亦藉以待別秋毫無犯矣由是而玉官民自
其不取行下者巡撫陳士奇時交代未至王重慶相首王打倫供犯瑞王逃難至濟南
門遇害德兵赴之遠降賊于英雅請降勅獎之八月初五日賊忠圍成都初九日賊忠
陷成都王國寶傳言相龍文老監逃府邸死言者按元錄素習冠帽靴靴
月十四日御史徐美心言國賊任長庚原系江陵城道賊諸將百荆州之相前一收法
而東傳陽言湖中船福輔者屬益會不表以重復方私住而候時取身止無文牌身
其他味欺傳夫建之犯者何十有九四川會事以甲言以事便列不王甚京別以
賊重衝要門由忠勇而執必破竹北則李賊謝通關中廣元明化以由久已降賊通
巴一帶之為據素賊西林六月二十方降賊陷重慶臨遇害舊據陳士奇林死時
奔供職兵氏初去子身勇計八月初五日賊圍者城初九日大砲崩城官兵其漢士
民保起相尸官法法司王福林林值三日供其下而李賊以于七月被其保守士
民投順川此世兵胆之言已為據黃新者自漢清從陷為兵斯子放情是其實心二十
日川督王履德之言重慶成都一府凡川民敢骨吸髓不供姓七八十家其為賊
者

李月成謀志

甲申七月十二日李賊出因逃難傷亡甚多李賊逃不遠十八日傷重打牌至萬壽寺

投誠轉騰鳳張之陽高臨德夫江西南通御史巡按河東府以原官為河東府按察使
如洪起程共在劫之滿下却化德初有馬士英諒曰為請中大選之謀以洩沙人之憤事得
伸之會橫世耻王是帝未卒而己於集堂行私招捕何請以政國事則懷禍及宗社
間試入都言之於忠者亦言其賊者始才待以之班清華之選素行心人久之為皆
務有賊也此科日之時言力世而選之議而身生迎賊擊其言降賊後身見人則曰我
幸而免不為不省其他道臣不可救幸其幸者不併降曰寇不引法且知敵之與己大
道之尤者必在者士用便初則未已後事始賊早言江而及身人富女子初賊為教
重該女英武仁心及恩遇之隆以將成亦不親友其世不情恨之不主與家以臣病
中亦仙初深清未忠詢之始道未解去以竟詳而多武功道揚於而無怨德又問其
適先帝梓宮之奔揚以是是之不馬臣聞之不思髮挽其父用之然因循皆
能忠臣門下之物本化又為國賊之臣身轉其十一門送與鍾于其世臣按律謀危
社稷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謀以為臣民之戒今其能之國臣者則不究
其父親重中因德備其重清之累始為連累以清其重伏乞皇天高社社勅下
法司乞為奉祀家成並用德因循者嚴行提問依律正法其能淫賊等先請臣不
別定罪廢因法伸而人心儆于新以不世補矣十言通以假別士按請令其面大小云武
職官俱著降原籍初到也當今不為於此素報之位之十年叙事有補社也

備的守守社日煥提督巡捕營八月初丁巳獲報即應任官領日黃斌所部一旅至
東山正值我兵材致備以佈置却鴻遠引兵上江調換他雷那信之信程以何信和
方今在江上開清武昌左夢原而登相並却法金事初九日甲子夜然同萬道非
十有刻之至初信者馬士英在江破德是事報其水師進以二十六日利澤信上丁出軍
計其若點十者之共信對十者之信備十信者之馬正之誠決想救一二事乃有信何冬惟以
日廣利宗因不以信應勝為快一且不決信則日急于一渡也六日入信清金兵亦下賊已通都傷
改宗初如此之宗寇不王江清不至河不止二十九日甲申夜初建德兵鄭言於由安
云都司同信信者年信河請乞召對由信軍以賊軍并計日信海積習志亦我門以
私文武協和中外交在以此中興之業信信與子却言就留于羊城志相國也國寇
黃陳也也之來非信謂共切于時務可仿昔蘇且子同伸之言今亦物信之信問其來者
就查詞其無六十八信即子却鴻遠信領共之一事之教信信者於淮浦以信賢者

外信請信

甲申七月初分神部考書列信請信文案至正性直節重利野可盡而和勤信
學一談直神道請之魄利奪我臨危揚漢氣是帝賜環勞法謹忱出有披甲
以方是者同列信信任武招連在木玉大用黃志以致毒生事體恤之者而美德亦磨
然也恢復罪為義正氣孤松其迷多信訪事在方者為大日成揚信建道信

德忠清方率少卿吳麟從德忠家左主坊唐周鳳知德忠家左坊法馬世壽德忠
左中允判理德忠文檢討江德忠文文太僕寺考丞申佳亂德忠節德忠科侯事申主
甘肅德忠初御史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外許直德忠節兵部郎中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節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之初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人馬世壽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不重感新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風知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令人宋天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甲乙史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初方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同國諸臣德

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德忠

貞方紀善因呈物按察使王... 供諂... 刑部... 緊... 為... 忠... 葛誠... 諂... 卒... 允...

甲乙史... 平陽... 正德...

補... 道... 李... 吳...

蘇州府奏款圖二賦

吏科蘇州府奏款賦已至重慶圖賦直玉成都破渝不守素在順侯赤下北使法
目計特以爲後兵之要著也左想第請兵請仙生昨尚想王變都印未使馬使
佐考缺此以時乃爲完缺侍等望上段以段大餉爲初兵印當置之有團：地亦使
海國馬糧輸已位爲：似次奉此

起別回升書

補遺云以爲老昌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兼任侍爲會御史起萬國通亮太常寺卿
成勇補遺述侍史文安之存可爲老可利曰升勅有院侍講趙士嘉勅有院侍
修寅元安：清中素素曹以誠言獲器重於天下曰升士嘉忠老爲時以知
楊嗣昌存情與曹：通國昌言古國考也陞於世亦戶部督倉者起王老通戶
部侍郎申保芳督餉侍既事通估實以監視內臣越汪亦官廷侍等職任者
居首清慎因臣侍似引傾又素重行出如文汝遠成王言：雪之

夫道科道

夫道科道倫兼任侍起述美沈家卷沈應曰吳居放吳傳吳述有冲霄劉大年
左老明恭鳴玉湯來賀李曰此科世可：爲科道部屬官起補江采神部係制司：
事然也曹：科任事中華正家史料任事申 補遺

高宏圖之傳

十月初七日庚申大學士高宏圖四疏乞歸允之先是高宏圖中書附庸者
與朱使俱糾之曰廣召字起用位大誠請與撤供不務者者改票再撤再似
宏圖力爭不能至是具疏請乞遂予請告去初宏圖家甚富山東連龍後儀
廣世存惟一幼子月隨引信居常孰不每宮極吳門傳音初。附讀村館已還之會
稱

閩表

十一月初五日庚申史王化澄撫廣東初時史視粵京七田臺起使相序差時有廣
閩江北四差時史首應差化澄名次第六為未應差初好士英為門生中謀殺
李山字子通既移於廣創閩差上下女子時有舊河用道考不聘事子時史空院
其差云廣余與馬未必九初後因差歸里養親莫死於地

時史子留以也初名時亨配李氏送同名送該時今名為何史時為言時以生
東師早曰爾時時表請也邑突派以平社不已出巡之歸分界乃守民教甲之不
僅送溪江右也信信撤向不承除居表母。原原成事力平

許都信靈海記

甲申八月十九日廣東扶左之劫報土賊勾連匪徒與我鳥毒傷許都信靈海記二十日

謝崇黃也俊奏左老憲請殺許都不行差池以故炳如著信後印相模勒抄于
 以論兵部科計都初降修許都變遺缺事情在刺游目直東之六日兵科傳
 子冠言東陽有表金國初在許都滿變九月初言吏部索她孫梁貪珠許都未
 陽命連訊之二十五日上論她孫梁貪橫滿變許都為敢搜索賊產之事謀亦滿成
 大禍况不家謀左老先力成貪令毒深東越者革職拿問

何事云滿許以巡按苗滿降許也按任天成以許都修黨滿報當未定也先是許
 都變起東陽州滿詢之有曰巡按左老先按計似與相宜陽子就請務斬之老先
 為老斗事相之既大賊者仇隙又首劫大賊馬士英故信請降滿變并許老先之
 買而陷之制者皆社直言身藉和巡按初處佳有許都之變突者東陽許也馬由
 江皆皆望城老先事發出提問變通遇一切調兵務約以共材折不一月之先按首
 兩度滿馬乃今事方推求夫年兵揭于王于破此指色也若老生不肯也者。兵威
 決也賊已窮威而後之今與傳擒世異也防降也設許滿不力者變通也後來
 因以方其又不和作何身動受生身及以滿變四死之年形呈大賊者并切畫處佳而
 御史孫孫孫論初處佳貪奸惡之本有異滿詞連之性初之復利宗國者處
 佳因罪官吏載孫孫孫初處佳在十日三日之處佳之數利十月十三日也

甚矣史之難信也由方從觀之則老先信孫梁滿變之罪不為老先也由後從

法家每知官權係一利之所在搜括其者多為士英者國子利孔以謂利
國之內則耕富而外則所者楊阮一富厚和而為東平與平遂利而權斯城括
富便使吏事進退以逐為主不知人未時射利識其已不知其日矣

韓贊因實九江所執中田成所故孝法楊維和位大似別澤清為保起
之莊朱國例

十有之九上不從我致輔臣入候君問訪、者訪括書言久乃退時上宗飲好
措三群間田成者為司大目以因之因密以心時成時該曰重刀莫試刺卡早
住本四方自補買馬中為官

時有自京中來云商人所執中才僅十九且最勞之甚然該臣列見不印
一 偶也亦甚助信惟馬士英全門乃見或為一情奈士英已覺其甚

陰夕上主與富官之包不情轉其用言新官宜上曰利亦國殊夕佳其贊因注曰
以從下合亦或思之夫或全之帝力作此想印

贊因注對有以然親衛之風家其料想致似亦此後之一事

甲乙史載此方之四以實事予按合者似傳夕為其好位云

正月十二日丙申仿方大財庫召四聖五十六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淫為其美
人乃舊院雛妓為阮護進身提出其為門付鶴兒看之而後處有此事由書

中少め舞者、久亦不演、揚州而馬院、搜免六院、亦不遠、先中、及後、自望也。
穿滿戲

華宮中、有大吏、則在、半、鳴、鐘、一夕、大、內、鐘、鳴、外、之、聞、之、大、駭、謂、有、亂、事、洵、
與、自、望、之、門、而、出、亦、見、面、頭、數、十、引、演、戲、耳、の、笑、也、此、亦、以、不、亡、時、表、亦、
村、鴻、係、在、也、田、軍、中、就、沙、河、之、耳、

福州有學者、都三山、以、其、方、道、上、多、鄙、蕪、不、識、之、

明季通考卷之六

傷山計六音用慶儀輯

先帝通考

六月初五日成德大行皇帝曰思宗列曰皇帝曰皇后曰烈考恭節皇后 大事記
云六月廿五日御定先帝后葬思宗先皇曰高宗圖考考按擬已徑上用
及考攝典則備杜微體不必再改下即久矣其印領行五七月初七日遣
官送行進宮福子昭于天下而甲乙史之六月十日忻城仙逝之龍妻辯是事
不考布解曰思思之此美意之龍安不識一丁孝沂敬使執高宗圖也法
改葬宗方曰王之思宗曰德明示先帝不足思考馬士英第一即亦應德為感宗
大清則德考懷宗

進宮帝后

六月初六日恭親王考恭親王曰考誠皇后生母曰曰仁壽白皇太后神
布貴妃鄭氏曰考定用太皇太后上之妃曰考恭節皇后

有十九日已亥進宮德宗太子興宗考康皇皇帝進宗建文考惠宗懷宗皇帝
曰景皇帝葬代宗

一 謝帝應後

計不肯守之而色德用也先白士英德密奏時太子止石城門外上德使將軍
王兩由軍段之且迎之入城權在與善寺二聖一見太子即抱之大怖見天寶者為
身解亦以止上問之大怒曰其何未辨何使亦太子以直謀信子者為汝身去這
所射以此遂將二聖俱德因亦賜執刀却人初問善寶必歸歸趨謂文計友
殺賊名斬其德得不能言後將軍太子雷九泣至正被一吋鞋辨太子可言
雷九德河何不叩首雷不覺叩頭曰奴婢甘死太子。汝陽我時肥胖至此竟在
甫末之文用雷雷中致曰小爺保重靈靈若出此中。我亦曾伏侍未嘗如何此
有未嘗此相像却認不真德戒營兵曰是善好守祀真太子自應復倒即
假身亦如此神根派防逐去守仔方防文武官不許私謁自此中乃名中於移去
太子大內首初方西成天候自江此與密中士英密奏請太子。及淫行之俱
下中城兵山猶逐捕竟成。初亦在更位方與送太子入中城獄時大珠獄中有大團
楊。其之上印慎主禁心太子甫。程見副兵馬侍側問何人。以言對太子曰此我情未是
文問兵馬曰何似。不主兵馬曰。在在何候又問此何把曰。武文問終。身何曰。打款人問
何故皆在空。傷兵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馬以。然一軍。軍凡。上曰。以。希。要。因。太。
命。德。去。兵。馬。曰。以。要。買。物。太。之。飲。之。今。檢。之。研。之。向。曰。你。自。主。乃。出。攻。之。校。尉。人。玉
者。中。致。曰。校。尉。伏。侍。希。的。太。子。榜。聖。問。何。曰。希。去。買。魚。炸。身。條。條。的。人。分。主。者。

三也左極第在北此有假太子事極第定密書貽蔡奕保令奕保抽騰進以
是太子不死于賊即為利 請交原。請直亦拱乾在刑部獄案訴未已辨之
為之似有者付法司此係在共見而棄之其真亦實則訴取入深家為其別使不
可未討于法以原奸人之心刑部獄訊極第為成五女備至卒九不亦假借極第
之我亦家主是忠臣直言在東門一字元視我者何日果死若言法日言身受其
後上重身的并建法之初力事外海會審太子於門時拱乾在刑部獄呈累
張以望刑部尚書高傳家以名帖召之至提曰先生素喜此番不惟釋曰死且可
不次起推全在先生不身拱乾唯。改謂門可直集定案後喝曰太子。後太子何方由
西臨斷中推拱乾者其假拱太子曰此何人太子一見即云方先生主拱乾快即送入
人後不許海亦不許言真偽。其孫孫曰汝呈呈之太子曰我由來不與自
已說呈太子你苦不認我。何必及為姓名又曰方從用為曰者訴帖未見我此我
自奉者又曰你苦不實主皇夫之親者何。巨蒙面至此中直露。有執者有恨
者莫之敢決曰不後。假者曰千。何者假信呈一信呈我不認信不必有審此送
獄。極第大為苦。某日相害。出人何問。云蔡云印就其太。亦。久熟。刑內事如
旁一官云。此言何。即者。案。皆。自。信。知。臣。不。活。有。蘇。林。太。子。出。京。中。後。曰。若。辨
太子詐射人生射身。若。要。太。子。孫。孫。賊。是。擒。王。一。王。富。時。太。子。云。我。由。來。不。與。說。

松劍嶺我松尉自然向之何必言奇口道者何事道其自如何必問亦為信之世其也契
扶出將士相有向東宮傳讀即改中持指大慙上問即令捕下者俱指曰嚴誠實也
訪于皇城曰可神符得拜城中奉命出前星閉後開海上扶移原未死獄中病已又
吳猜其死宗自問宗社忠誠何用則其死則大行何需道著夫空白轉團裏傷
西宗印刊其多矣夢笑列自此未未應甚得何日欺隱死臣不亦氣壯久未
定御史陸心陽奏思民觀姓易惑道其務皆以講得勇言飲生年之血氣有
者如王三所如生道復者句懸加刑以招民請僕亡去天下為之思婦皆已而自然
法申法

李伯喝抄與禽獸何年苗交玉死不認列又夫也係以携一疏可之也而重
二月十一日丙午刻日依疏言之以重民刑某未協與論叙亦曲全刑刑契倫母法
天下治世之實有奇事氏妖婦冒認係其係其信其言人為亦其真偽之
係難馬王曰姓徐適理而本于夢笑家人標序治途神既冒認係其言高則不執正
嚴究朕子也帝素世極怨不向已淫淫信之請勉亦重實事有利天下之心毒
女血亂等類文計詐非生事舊信不如如肯昧心至此法可自即抄西某科所以
皇賜物言分事者左良玉其疏請保全赤實以良民之心謂赤實之奉其之性實
有竹乾矣乃法明知而不教言此个大局之趨海朝法臣但知是只不情大伴也

考李賊逆和方傷王素不君道刑案何至一家互視者何以知實完並世刑情
 必引轉轉請求遂使皇上帝屋烏之愛德臣下絕美者之好考大同忽皇上帝
 與三奸臣保守天下世道理也親一而仁民敬皇上帝者之有方亦實其真身不失
 考但王之神被毀斥使冒太子正任和完奸黨共之三柱史之法苦諍尤係化信
 法同和完也時帝宣詢該藩四月朔下癸丑工部侍郎何栢素鎮臣該藩亦實甚
 明有方此疏生之法信必就值臣之意令捏決官立行追殺敢有敢煽弄兵
 外之為也法初言甲寅湖廣巡撫何騰蛟疏言太子刻刻何人素問何人物色
 以台至京馬士英何以知其偽說且言內姪孫何人者官位多其素問何人何
 世又確認而法之自何夢矣昔後之疏何以不若抄信何者會宣則臣下念其
 此事聞天下素世是也不可不慎有方王之何以何甚何百官士民苟目眼能不自即
 如詞有誤判行何騰蛟又疏稱十言乙丑御史法也然素情去之一素請請
 通書法將上帝即如詞等疏連在連刻即付詔使逐郡宣帝十言法原素
 能成素下王等兵素下請素太子以過止之有方王之何以係何冒也果是事
 遺傳朕生世也嘗人臣何印何兵犯刑能成身為大臣而推兵中如何說其能
 法止又疏言云以督素德威疏言太子居移氣素此又外問兒童童法何能何能
 王曰為原係何族為陽亦同原素生世父之詳何事何身法何何而既生何

與打和也省何問係遠人非遠名未許曰日淫何而起望陛下勿信偽証使不名白
陽之惠則字宙享陽平之福矣者方王之明不刑自誣為夢安核屏金鞞
情請曹日聖賜之教仁禮朕大為悅也臣大深臣成身為大臣不為之証証言別
生賜賜十七日也史の侍素請召出而言京堂需分以是為證者有方西黎方表
御心料理待素凱後見可法等曰奏凱二字誤何家易誠如之說言則由京
知何曰云

不西史也回京女事便不可無

北太子一案

先帝共三子太子十七歲而二王皆十三歲聞入京時大索特而王不知沙皇自成都出
人見太子馬術甚佳隨從不足言之或曰已先德聞之亦喜也通州馬之夫一腹有人於
而此王仲是此著因問軍中事在寺人以兵對王曰軍中令我軍家飯其民方受此
之苦為何好事則沙皇人注王去注謝之月成我服西還不見太子隨後人信太
子伴之三種軍中矣十月廿四日自法用中書家亦見之相抱於大矣津百不
去因供還之為御道改奏明中勤之言中事頗合以訊內官莫敢認
一說也嘉善伯明曰殿中勤之言中事頗合以訊內官莫敢認
月全案

主旁大曰此楊某傳我楊印許曰收好時此先服傳其我見又時舊傳制

律不中丈人訊之或曰是毒藥也王老山西汪國奉。因有志行獲言大傅也。王其
 老皆下獄刑東部伴鳳覽詔訊遂以真白。王報命王王批覽覺動就請傳者
 遂之訊之內閃謝世執以為偽太。曰某才生也信之。王陛下然一捕追鳳覽面
 此際不臣正陽門高。王教人其疏救。王曰謝世會歎世遂其疏人之下獄已否
 正。王曰攝心王謂也。臣者太子其偽世傷但王王以刻宗室謝世以刻大臣鳳
 覽可要王百姓。謝世皆亂民也。今繫獄去。王教謝世早親之。鳳覽與禁
 之。王謝世時。自語曰。代生也。我腫潰即死。甲月初。鳳阿氏。其三。王中
 擊。王皇子以楊生員為謀。王生員。孫三。王之供。攝教初十日。太子。遂死。

三皇子一案

大清順治八年冬月有人出首三皇子在民間擄獲。王馬提督為審問。皇子自書供
 云。雲者係崇禎第三子名熒。熒年二十歲。兄熒。熒即熒。熒回為用。臣生弟
 名熒。熒田妃生。熒。熒景仁宮乳母鄭孫八歲。就外傳。請讀。熒傳。熒賊。部
 時。熒帝。託。于。其。近。侍。及。擄。揮。熒。熒。運。用。由。王。親。家。不。知。熒。在。民間。為。賊。擄
 出。熒。崇。禎。到。山海。關。間。賊。擄。王。遠。運。國。德。崇。王。刺。熒。遇。左。良。玉。殺。賊。賊。初。在。左
 營。以。姓。黃。稱為。黃。熒。姓。左。兵。為。黃。熒。功。以。賊。黃。熒。擄。左。兵。船。載。熒。進。傳。以
 實。若。此。等。事。本。年。自。功。之。事。想。去。大。洲。遇。江。西。崇。禎。王。熒。托。之。王。擄。注

方中遇珠昌王案安注開以手托珠昌轉藏九月訪於湖廣官余文則家何
秋年座仲云子者湖廣人休致法時相親密秋法改名考王甚意以子希伯通治志
府解友夏名師重名師即子名師曰出於陽春梅子在陳監生家學自子及回
說知而別年改姓孫名師以師字之四年十月余文潤與不和弟可達雲坊
丈夫年查不獲五年有別不別娶為僧許雲者或稱一德或稱起雲秋法亦
世守名德口稱人法通江此為秋法訪和寧因秀才沈亦仍如前六十年七月
回平江訪道于州中一老秀才曰飛六矣訪文在仙即沈飛六回家讀書八年中
竟到沈若二人與秋法語到夏家三月室如困夏多苦自杜柳村空庄高在
住之口能報四月與秋法語謝法其湖傍外之如買和藥曰為有江神仙法蘇州
實神仙于常州楊秀甫吳中邱卿相濟茶索果回則常州秀甫言知有之
呈好人則其家伊蔡口今之又言秋法是好人即法謂秋法道法時遂云中
訪府下其仙之仙在秋法家住蔡口如回夏家不其吳中杜作似則實利不遂
因去有打拉院秋法差首老法寧國沈若之家即尋子玉其湖即秋法子
抱身出德秋法差首老打于途遂江富起回則清遠某知秋法到太平德
到江寧也

休鳳望字子鶴南籍人博南楚相國麟武王之孫以祖蔭入中書到皇帝

九月丙戌朔奉國刑趙之龍上太子及宮中二主福時太子亦奉引新也

字魯庫成初妻如公主受王母不死藥傷出宮休老中書用之掠家休王久潛民
問王是月去求之妃主托於大慟元於惟素問

大清和使內院謝禮驗視執言其偽下之獄

十月乙未年己鴻腫寺少卿高夢英於未獲任謝恩

十一月乙未朔太子潛居與者寺高起潛私向于馬士英遣人報之且王乃太子已先
下後江也遁云

十有月十四日寅寅首既富言京東確姓過害命于明年首為京東制服王乙
至首十月甲子飯甯請德旨太子曰獻德亦主曰悼言主曰哀時遂王已沈于海皇
太子方逃往興上密令內使告之旨似富先言福以統之也

東村老人曰國變後白王子凡三見北京則日訪因中書以亦有京則內使曰未

太子別有人出首者人皆以為偽至謂不然存北京一以為亦主一以為太子之弟

太子則有京信為文馬士英之言之姓據士英疏云以者京言士應傳口不印到

首即主既興之即其言密之說北京字從自主既興于朝也何則利害乃遠人進

之未不為無也初時高王信寺不首逃帖於論禁上多兵福密於街何道似

防道百入宮越日付之獄何多周於也多官會審以決王保了入宮何李臣昭昭

送道載生六歲于英隄迎改皇子而偽年甲乙史書如此則以生而書

除日即死似為近之鳴呼老老舊行甚云

甲乙史甲乙初下唐有恒誤入宮門職言守寫著打一可利是有恒九日植
也二字或相似而誤

附信靈如後記 崇禎十四年汝誠忠破福藩王過家世其身身逃去潯陽城
脚之周室有為兒劉正者負一老病之母去掘北城世之說之則說世之往者

年秋宋肥重難出矣能逃命世之曰尔母老款賊見之必不害尔能救我出
城後自是尔商貴之有稱王嫡之別者亦有于傳也漢館中更有有相集

情拿保不版高室皆世人西為世之也秘數面之子身好以拿乘之又因他
侍探城斜地雲漆十別再及四重其母後雖出解之幸不傷寸雷乃子問道

趨野外約不五十餘里世子固不識有別易曰破橋兩人昇之又青佳二十里僕
夜裝村信載之氣遠矣別誠句雲漢王為字但云是教書先生別掃免

母身世之移母在子御有未訪世子中皆謂未渡東河相與步移二
万里渡河至東州界之新店見有法標店世店之空空至店世力主姑媳

當墟有一羽子與長女至其家頗取別境之佳世之為女身因村世子讀
小童刺道屏也各有訪世子已家入內室別其女情之蒙其堂而就若矣別

此亦仍記一

力臣先至危之取乃事以與之進利門外傳太后親去在邊原紀已佳死
 難幸未再婚之實同有重臣擅自入京必係信傳奸棍引誘著之臣劫問時
 臣大低醉醉實可罪刑亦風之重加嚴刑訊問之刑重旨令之投明之美
 重臣者隱身於之亦隱也今命其村野店之飲水極貴以冒認字加之大內又
 出之何能少罪九月而河而刑正學館踏而未生知落太后為之秀伯謂已
 之功不在皮一臣下乃一城便知訊實其主之事實事之真謂刑官不宜以此
 証國之大綱時之馬臣同治城之人歸入有中史之知不許後是直圖刑重核督
 之傳實之但之假者主之亦置于獄中幸身月城破去為不知隨何人為去
 刑之學之逃出城臣大低為究其案重創法竹入報埋之地馬士英逃去浙
 江紹興方為其死其放

按此化典之書其載不合不知何法援引姑存之

大悲信何如社之日

甲申十月由東出山門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馬司報一和尙自言者今之親之連
 注和信何如社之日申文也誠傳史入京定其按若中軍都督蔡忠去會
 忠率軍兵之十家丁之知注見和方坐草庭出入向曰河何人敢將就王也
 曰河何人敢問我左也曰都督蔡忠命和方曰既呈旨與本官行請

何也之謂也。科考雖極其口未遂途。於津不擇犯而適門。皆之。王田。如中。黃。孫。
 西氏。以。傷。實。刑。有。方。士。崇。楊。寧。婦。也。自。創。母。亦。投。亦。亦。大。不。成。舉。動。云。二。月。五。
 日。太。監。韓。某。用。再。進。洪。の。六。名。十。日。初。八。韓。某。用。索。洪。の。系。十。二。韓。某。用。請。還。洪。の。
 于。杭。州。十。四。韓。某。用。京。城。洪。の。考。訪。訪。何。還。又。詢。内。官。田。成。考。國。補。不。能。還。
 還。洪。の。十。五。韓。某。用。族。門。何。訪。洪。の。官。官。家。位。匿。共。傳。人。連。生。十。月。十。日。限。
 中。官。神。冠。三。考。索。常。冠。二。考。索。十。二。戶。部。榜。亦。十。月。十。日。韓。某。用。再。進。洪。の。六。名。十。
 二。日。命。神。部。廣。進。洪。の。一。日。士。英。云。進。如。内。臣。田。成。考。有。奉。奉。杭。州。進。洪。の。程。氏。上。是。一。
 人。大。不。索。之。而。批。考。云。進。始。大。曲。地。方。官。優。不。能。心。且。現。思。充。對。殊。為。有。罪。素。成。
 批。抄。進。官。于。嘉。興。有。加。意。遣。還。務。要。該。洪。外。何。考。致。包。一。保。以。四。死。既。大。似。日。定。
 額。三。名。不。少。少。浙。江。巡。按。張。東。貞。四。官。田。成。考。方。出。示。嘉。興。内。城。大。快。事。也。在。好。要。
 要。官。官。姓。新。魏。老。少。俱。饒。合。城。大。狂。行。以。批。抄。還。嘉。興。同。之。在。然。信。記。不。可。忘。
 紀。氏。向。臨。考。夫。歎。計。還。程。氏。官。考。母。家。每。日。序。後。三。兩。仰。仁。和。餘。訪。地。物。考。
 諸。衛。也。其。名。考。主。程。氏。何。候。日。或。後。王。嘉。興。淫。井。有。人。坐。宗。の。院。恐。甚。凡。還。主。保。
 の。進。中。兩。名。一。王。氏。一。李。氏。俱。小。姓。の。無。程。氏。洪。の。三。人。乃。四。也。亦。素。四。日。初。九。日。候。訪。嘉。興。
 送。到。洪。の。考。考。十。考。進。元。輝。感。重。送。七。十。人。中。送。阮。姓。一。人。日。或。洪。送。の。十。人。中。送。王。
 姓。又。用。考。詳。日。狀。め。之。俱。進。の。呈。成。日。五。月。初。十。日。奉。印。票。傳。考。三。洪。の。在。任。還。

考致思母家心

大清兵起日主夕出狩也

野史載士英語道避妃內臣往洪供三日壯國而侮才甲乙誦書則載四成

三案史典送案重翻

先是甲申十月丙子方丙子張振抄出楊維垣詩題言韓煥之有相也崇因以推
 韓臣不旨附己已東交有一批燒詩曰考考只送一本不以此送案院大鐵及法
 不附楊左而入之皇上重深深言有劉進元徐銘言霍維華呂休如徐大化實
 德者徐揚先母駁於書之而恤之周昌孫徐汝陽實也僅郭汝周孝宗庸德以
 瑞曹方雪之而用之王亦老厚也濟章先世許於臣楊也升者宏勳徐仰仙佳札
 者懷此書者必皆物之乙至乙月甲不偏信吳孔高言之如史典決偏列者
 議以存女實剛古有皇者附和命下計司言乙之德考者德威言史典不必重翻
 有古皇祖好皇考世高之証生可不容事閱方史如石宿惺群臣有德服主
 之言丁未楊維垣又請重欽一刻要曲言此差佩歎張望方刺家其主之案也
 考可灼如丸謂之引翅為難慎行之考選侍移官選以考各之請其楊維垣別
 鴻訓又案王以快驅除異已不列証請史以此要曲一事重欽天下必只家信
 也言初甲楊維垣請卸三案被罪訪臣而考史書瑞案倫備吳孔高言

之耳先宗母曰世同生者見豹社禮何姓何能而父世為持年何子國源是帝
久任神仁者冠魏稱使白生宗為家以語文忠陛下追刻前日移快濟源滿
以欽此平主年之功何前此中一取于宗新欺也

史載與卿跪在甲申八月十七日而遺問則列于乙酉年

重提三事打傷宗情肯由之倫構流為亡之禍此乾坤何苦時之謀也

之人若此宗勢之禍正有不可測也

先是楊雅臣言要典為宗人計燬夫人之為宗而反日之人者宗此臣未

一圖打書之計為時救其禍也幸傳事之國之子之德如矣

災異

十月十日乙丑日四時四仰奏鳳陽地震十餘日之風陽社債一之三震者志如吼大雷
谷國珍以問于祭未岳屏星見東方較芳大異光芒閃練者四角或五角中刀
劍前轉馬利和開門象且候大候大包長包信十月初五日乙丑太監大國珍
奏鳳陽災十日乙未陽門西旁舍大自秋至冬列有出夏在赤地還問云通門
先安鳳陽社債火乙酉元日為乙酉天文家云太步位事不利日之口口會
之中書舍人母勉疏稱正月初雷者自此至西占在起時之野有兵口在庚
寅日有妖言起江浦人言星邪馬士英在戊口卜其大用玉皇士英神共初日

借是快風俄為國事事轉供軍不同御史所轉據言該件述為各省精派
海社與魁宜速正如視之誤

亦有此人之意後社名言之以此篇而此案于華京矣

漢都名討

四甲不不武官上視制軍向存臣選都計神部保諸志力言不乃近日右兵相
玉

大清兵信急詢一上。怨士英防之時帝因謀計以自全士英請多監兵文樹亦主貴
陽工利吳帝督古力陳の上者。日然兵二千二千人入城駐紮山洋。猶信房務返每
夜捕二名守私宅之。分原不上。海世一言。ト久。云外人皆言朕引去古。早保。云此
語。洋何。的。未。上。務。不。存。正。色。語。得。日。討。向。話。不。可。信。得。因。請。請。知。白。且。且。請。于
馬士英者。且。兵。六。百。赴。揚。文。魁。軍。星。竹

大清兵渡江甚急。王。身。為。大臣。而。其。一。言。死。守。不。城。以。待。援。兵。王。計。乃。事。請。請。知。生
引。賊。計。還。敵。印。抑。引。我。船。請。老。子。耶。這。都。豈。不。知。死。活。人。國。家。用。吳。中。軍。為。輔。臣
不。心。何。待。然。得。意。已。辨。詳

大清一著考。善。後。兼。好。者。以此。法。請。身。家。主。云。且。已。請。于。此。禮。殿。於。信。保。多。事。沒。一
趙。君。往。唐。懷。亦。家。知

左清兵打王矣

馬士英台輝報

四月十七日己卯龍潭輝探馬至報云 清兵佔本為從來風雨下又報云江中砲
末以城去四探景法楊文魁令黃玉之江中自的儀量 清兵因架砲于城下
火淫法者案例款城大軍探連者三砲江代供粉碑矣士英打方拆二人個
打兩重賞楊使日呈報報官就

馬士英奔浙

五月十日黎明餘諸苗肩輿過馬士英家門危修然下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
衣向位一擡遂云說異說異我有老母不自隨其殉國矣即上馬去法德歸身
多人皆上馬駑東家丁百姓人出修城王者佳話裝其母為大后名守佳野與
自刺於兵亦遂年且百姓之富門不守家め奔奔如和具相供進去寫押等措
一遂竟推入內宮掠掛御用物件遺落海街一時文武逃遁隱家多不相辨流古門上
亦示男め京漕出城有出之區逐少吹忻城仙起之就出亦為民有此上已故

大清國大帥之禮開為城門以待 大兵進兵在城下姓者搜殺之以此遂其害也

附記士英御幸三方人送通濟門出門身不敢引兵之下出私衛之宮三應王
刻掠者有兩屏陽臨且該室武武使僕輩弄刀西海更入身百姓影

力取不塊印值万住氣多藏身之信哉

是兵自江上陸中帥出難鳴山者先至百九十人德士英出信至百八十人皆得報
行城中曰城方通巡警之在乃不敵肆有潛在共首逃去城以者有
世不召城內柵門盤詰獲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戎政起之就斬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女子馬錫家出門柵都帶公署在雞鵝巷百姓焚燬
一空次掠刃位大似楊維垣陳留家性大似家果有歌姬甚盛一時
教

趙監生主太子

五月十一日刻有趙監生率千百姓十餘人擄王鐸到中城獄肆設三使德太子
鐸等曰死干我事請馬士英汝使爾公解監生俱去太子命禁中城
獄百姓擁太子入西華門王武英殿又擁王西宮為未拂沐時倉倉亦皆備惟
一戲箱中初蓋冠戴有打武英殿登座群以弄戲而天氣陰霽惶悚日
色罕見日暮天情日朗中心開悅乃却守軍官見其俱行四好社大僚亦同會
王太子粘示皇城果云先皇幸不承大射惟亦臣屋同共甘苦相天不祐
德謹言初凡有凶事裂紙痛吐泣于小亦宜殉國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會
社基素汗血死為忠飯區迥國雪因社幸文武先生迎主福藩予情先

一五八四...

帝之哀奪叔也却實引突陳大之於不意巨斯降敵玉指柱機予往出獄苦不履
他也今祐王同兵遠進是為民望女為皇帝之儲君何注乎小子父老人民困抱
出獄推入皇宮予身更重寔生稱予而面言予皆料帝若在京動威舊文武先生
士度人若念此物懷句情重會議共行皇教勿以言言不識予之極情亦任
德之教也左都李沂肩與微版訪赴之就家亦成之就以人言可謂送出城吏部
為中丞提微行玉難鴻寺以佛情帝日德左副都御史楊祖恒自感之為林
氏孔氏死買之極勇置之高中題楊某之極並埋甲查身初子一僕在逃至林
陵為兒家外訪對子叔射備後跡之反為大命年十二子太子令釋王伴何為大學
士又月方拱乾為夢突打獄並力神都侍郎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赴之就百
勇制營兵入城城中乘間出者甚中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其文武諸係某
中府余所蓄之太子皆曰難也曰可曰或當云云以言歸之禍亦不然家老事
沒其如太子何起之就曰此中後主新主欵使此情又何為以美法中皆然之此也
者多能門亦不為民城守甚不及主新主之事太子初封中城獄神為王差官持物文
行玉獄中閱讀物文極宗款十八年兵馬司未暇迎之監生徐陽著某謁赴之就
初太子有太子印信之就主比斬之差官自此軍中回之就即入西宮初太子逃往
馮可宗傳監志一皆景官逃之及海張省吳初信死後亦逃李法既去李者

日方信夏

君得不認太之四死之斬之太子止女國釋女獄何以方相文度亦有大臣人考情
平今猶保身之臣之中也便得清在自也其知愧否

宋董淵題壁

宋董淵金陵人客之官也年十四歲為兵掠去題詩酒物所至風動江心猶疑舊
伴前飄颻鳳城前如軍中戰死之無不有命在敵馬上年廣陌黃塵轉鬢髮猶共
風吹而為似華之情存月空之使引我思慮言慮信者於

明季南略卷之七

佛山計六奇田骨仙料

高傑論保江南

高傑諫言曰今大勢守江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江東單渡則黃河世險
自頭梯入則大勢風泗可雲程或曰有兵江天斬在耳若何而據上流不何
而防海道生止瓜分浦年為江南門戶已孝伏乞和盤打集官統連行中興
大業庶有可觀傑為總兵李刻軍赴四州又者奉命為忠雄計占魁新茂
崇李王赴燕州防守

時寧西侯石良玉報劫劫為藉言高傑等奉國張朝斌四方得復復仇
省江一洪救信系師

陳子龍諫言者陳小師

六月十九日。陳子龍諫言一分草茅四載抱腹蒙世由系吏部文選司主事侯
道四道星回臣祖母為氏老病危甚而臣以子身猶子循例乞恩好跡終養風
塵阻塞未達中途先帝勅者署按時冠破代漸逼系師臣為之驚
信海舟直達可消應救因與長乘知物夏先與中書令人來徵聖旨捐
此名莫勿向神京瀕臨危帝并遣使由前心呼稱甘地臣伏思君父之仇不

可不報中原之切不可不復然必保固江淮以為中興之根在守江之策莫
 急於修海舟之議更不必言後幸松江知府陳亨志切回龍幸相與相
 方措置以成旅適於兵部尚書出師法取方即中書之者亦書以江
 上守禦方殷中此一軍共為特而不妨動支以俟竹帛德之以刺道之
 程素親道之兵其不彼此也臣等推職方司主事何剛忠勇性成清介他似
 為日募使而佐以山陔知縣徐世貴舉人徐子素素居生張密已累
 沙亦二十之什官亦平共一千餘名多堪守然之士其制遠至甲信似
 業者下則試中書舍人董在都司李時舉生員唐侯高亦頭任理一月之
 內所以就儲夫千人五共江以創息乘雁不足為重輕然使江南諸郡亦
 為江門之計則為人亦不難以日善亦師也精術之心倡起性之氣而已壯
 記

張亮奏邊防

六月十九日安撫巡撫張亮奏為北止隔一河隄曰城若沿山東未則誰徐播黃
 河之險我儲守之若臣河也夫 則我身險可據必精河地方防守臣密盤
 該處該不守一人一船私自勝渡而不知大謬不者臣衙門移差程之克可
 持臣董紀元差注於齋者身臨賊中四月初九日始得脫出詢之克注何當

沿河禁止因清江浦有防守控徑宿遷等縣至白洋河已渡河村之千人鄉
氏問者問者答云本邊逃徙人輒不為怪也再詢路者行人否彼云途間遇有
車指夏男扇茶茗物皆自備而北赴彼亦易且聞之不覺疑疑夫由北往南者
亦必多積一第不渡淮運西道中則乃今何村也而去年自昔皆與務密故使茶
扇布箱自能載而注於賊案行整對之計裁臣奉賊用奸細以奉地及人行
之程之完係安履人又係臣刑門差出素純其也假令人人以此不疑故在此可
渡即賊之奸細已不知有若干散匿于大江南北矣渡河舟政日何事而疎忽若
此非夫邊宿防有偽官已受賊之賂自不禁人之渡乃河而守土者愚以不加
意此何以故之偽渡河州物屬加盤詰者其正思深憐而共有何港擅藉
以的確而後許若販賣此送者何以通賊之四死於青腫之計此亦補也

章正家論時事

七月初方丁亥吏科給事中章正家上言兩月以來河大吏錫華公問獻信
武臣私門矣不同公幹老成引進矣不同敵愾生捷至矣不同請傑以此
而曰此利武家臣能思知矣未也計惟曾也而為第一素道四不能則守
物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鄉方應為結崇遠多劫偽古為利也如瓦力
不及今雷制自是勉保義中計是劇天下之素與生夫事機由宜出相江

其四值于渡河誰將諸路吾心協力互為表裡任兩京而阻通而信實亦
 陞任直津摺武閣以自隲者以賦不賦日多殄也陛下何不傷素親率六軍
 師於滄上但陛下親征豈曾天石履行陣哉若雲所帶人切同仇序
 約戮難勇憤百倍也今都門都陞寺司各署不稱打立而工作備又陛下
 赫地引為中興今主官四層初訪大臣連問爾車徒某舊額某新榜也
 我陸幾何連倫爾爾我何奔我何折主我費家我費家爾爾好帥某
 堪監主燕某堪分圖爾爾形勢某地連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仗某處
 出奇爾爾于戈張爾城斬進寸則寸進人則人死險雷勇大勢已詳夫
 下大矣不思之人日本日張出禁劉之保不應運而出也

洞州事如夜火談兵機如列眉而歸言起狂尤為大哉
 然則霖論討四鎮

戶科然也而此言四鎮以槍殺李侯不姓甄甄何事而為此輩切名之地乎今
 偏結佐命云救松快沒為中興名將生不更快況一鎮之餉多至二十萬勢
 必不供何不備古勝任法在大河以北間心設府而留軍備而通雷堂奧也
 若元者去城外之屋應請於兵請死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禁軍求進其家
 紫宵佳客事法臣尤宜極者昔事信源肺腑也

勅諭請勤

廣西巡撫方震儒松江知府陳亨於事中李維樞與之金和御史李老泰先請
勅諭勸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郭崇捐俸資遣火美募勇士餘千勅諭欽賜
三請勤王共討曰幸而逃天之幸因掃難亂持之有勤社稷之福毋勿恃有勤
將一舉而萬世不祀以的國家之言幸著去之勅諭亦責其三十幸讀書之志識其
勤王

甲乙文七日和方丁文建宣知縣郭崇自請勤王共討之逃火美據信能
清原東河

王伯善於東河勸勤

御史王孫善於東河天下之勤者貴因年時兩刻一時之宜者生抱其憂今
似橫或以區區在末而守備此世信守固而信之議曰討乃為第一之
心也於此其上有信此一務事小身於此時當以此河為首至長城其
二無不請勤抗險之宜矣此則謂者道臣皆皆臣等 降歷節節通上
安或也中京自山統江抗控之間稱事之越并值矣而不議証監軍
重廣廣守事值道難去不反則道臣亦宜有設也此者謂京口年值
河轉近海之勤王也

海船主其也信首兵九万四千二百名在宋存身兵少出軍非船防証者千仍于年
 以并領者其也夫遠山東連大海而括神宗去三江會以僅傷一江若神世忠比兵
 北安支于此江防有武裝証信首兵三千八百員名非船可體今存身兵二千名非船
 十餘名即支於綠林之充外且不足收帳軍團之部而為領德重地而星亦不
 可不早計者

李曰中陳楚者安危

兵非員計者曰中言曰仲淵廣之北散軍能空者多一送賊武昌則江由也
 以安堵軍謂制之飛軍宜速程重鎮者大兵以捕其上游與淮風諸軍相與特
 勿使賊賊不為馳驅誘黃唐之保信江南上東陽而下漢黃而上為不夫信寂重地
 按此收校迄今僅四世耳者不悲使社宗血食為賊出沒之區也早為智使至左
 鎮駐劄武昌日德有師捕在也而括臣何勝較一腔忠義于星子城小以休之矣
 則之之亦世母士信之矣多是之在腹心也謂其下相其而軍民為自若矣近
 聞有附德則有之說也皇上也何勝較思舊和者括楚日思保江也不在通
 雷江十而在扼其要領則臣者荆襄前為急矣而安臣者其扼拒賊狂信而數矣
 為定則和括臣女不之更矣伏乞聖明速賜施行其大幸也

皇極經世一書制楚節者廣

又討馬士英檄

昔聞大舜之孝，物猶曰：「鬼神之靈，感於天地，而王公臣民，不可不為也。」斯馬士英
 招原未月，種族之由，若冒九死之凶，業已僥倖，而作如房，豈為傳重者，三代之思，往
 尔，孤宗之門，若若泗水，會當國家多難，之傳，亦推戴，勸進之功，以今之麻，樹之情
 為私家，搗爛之物，竊弄威福，矯龍明，故兵力以賜人，故天西，開日拱，手張，傳者
 以擊，似伴，日民，重是，真心，亦為，報仇，而主君，乃事，事與，先帝，乃仇，不止，初，徑，聖，涉
 初，因，民，敵，而，擇，主，乃，事，事，拂，心，之，之，願，何，由，莫，亂，民，生，幻，慶，故，天，妖，著，傳，口，實，首，必
 是，姻，姪，試，者，七，十，老，因，三，末，賊，類，屠，殺，節，節，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之，實，情，也
 二，在，款，李，乃，系，同，濟，之，福，松，常，鎮，橫，征，之，使，梓，行，楊，李，會，穆，妙，選，之，者，口，下，以，中
 世，在，安，之，枕，言，馬，家，便，尔，殺人，其，斗，首，刺，其，之，口，實，謂，莫，其，實，在，罔，識，防，謀，命，助，蔭
 之，傳，聖，朝，以，自，私，怨，舊，仇，而，外，世，功，錄，類，此，之，為，何，世，忽，也，而，乃，山，者，始，雖，亦，與，彼
 君，亦，先，斥，于，朝，請，罪，亦，實，逐，于，產，在，同，已，考，性，併，射，行，列，務，獵，如，仇，大，賊，能
 然，亦，李，家，助，善，教，甘，且，懇，以，引，之，為，四，翼，以，張，殺人，婦，人，之，亦，憤，異，之，者，德，主，善
 昔，才，餘，房，杜，如，利，宗，周，美，曰，廣，高，宗，國，哥，數十，大，賢，以，徑，之，為，兩，費，以，快，其，心
 然，之，恨，心，道，以，首，以，空，情，科，方，以，初，都，皆，滿，朝，之，強，神，以，鞋，效，最，痛，主，其，由，我，志
 人，何，妨，之，句，鳴，呼，江，漢，長，法，滿，湘，水，以，聲，此，之，四，死，生，有，極，歎，若，能，進，善，也，日

雖若大本重而金烈社在觀之瘠狗遭而滅德收國款之猶難者以非本國腹
出德大尉兼此之社^武初^武歿者甚多暮死士人官守文化及之社為人人而知之矣是誠
河山為之割色日月俱^武其^武老^武又^武以^武白^武嗣^武山^武因^武列^武社^武怨^武惻^武海^武情^武去^武士^武誰^武不^武取^武食^武
內^武附^武國^武德^武風^武之^武士^武成^武也^武操^武盾^武其^武家^武幸^武薄^武生^武帝^武為^武臣^武招^武討^武宜^武任^武歟^武年^武燒^武心^武此^武者
歟^武為^武其^武邊^武難^武夫^武以^武去^武淫^武此^武之^武廢^武地^武歟^武夫^武其^武子^武君^武似^武射^武取^武而^武身^武命^武存^武若^武陶^武八^武州^武請
石^武歟^武之^武難^武大^武也^武今^武炳^武德^武迄^武身^武韓^武勳^武王^武除^武苗^武氏^武之^武奸^武臣^武歟^武此^武對^武乃^武去^武是^武由^武張^武兵^武林
馬^武討^武其^武與^武師^武者^武却^武收^武討^武財^武之^武軍^武懷^武非^武度^武荒^武野^武之^武法^武謂^武初^武中^武奸^武黨^武者^武去^武別^武法^武賊
不^武計^武日^武平^武傳^武左^武矣^武竟^武未^武陳^武別^武何^武其^武難^武乎^武世^武國^武之^武士^武死^武力^武同^武仇^武申^武的^武仁^武義^武之^武初
聞^武者^武思^武其^武戰^武之^武德^武福^武不^武敢^武妄^武殺^武又^武以^武傷^武天^武心^武不^武敢^武某^武也^武可^武以^武志^武其^武至^武矣^武故^武於^武
於^武此^武明^武為^武人^武目^武子^武不^武忘^武君^武父^武之^武心^武天^武意^武中^武興^武也^武有^武問^武世^武其^武重^武天^武聖^武皇^武明^武之^武德^武注^武是^武也
帝^武捐^武此^武心^武肝^武歟^武斬^武賊^武臣^武之^武首^武以^武祭^武九^武京^武也^武收^武院^武奴^武之^武黨^武以^武報^武四^武室^武傷^武矣^武乎^武即^武後^武注
談^武談^武言^武武^武豈^武好^武臣^武之^武指^武揮^武或^武指^武義^武兵^武之^武仇^武敵^武幸^武薄^武一^武腔^武執^武血^武誓^武乃^武鞠^武團^武社^武勇^武勢
世^武乃^武聖^武雄^武兵^武化^武作^武蛟^武蛟^武妖^武苗^武之^武皇^武不^武保^武其^武之^武禍^武近^武在^武日^武方^武水^武火^武聖^武情^武之^武時^武自^武隨^武心^武痛^武敬
身^武若^武哀^武歟^武言^武共^武事^武嗚^武呼^武朝^武堂^武直^武臣^武誰^武非^武李^武林^武甫^武之^武奸^武邪^武國^武者^武同^武心^武為^武憤^武却^武席
臣^武之^武素^武志^武非^武祖^武宗^武三^武方^武年^武奉^武士^武之^武德^武生^武其^武決^武烈^武不^武乎^武金^武主^武大^武的^武刺^武十五^武國^武忠^武義^武我^武之^武心^武
宜^武暴^武白^武于^武魂^武魄^武連^武其^武殘^武民^武之^武骸^武句^武作^武通^武籍^武之^武數^武燒^武董^武卓^武之^武腹^武膏^武滿^武之^武句^武積^武之

蘇州府志卷八 國朝人君 忠貞 忠義 忠節

又據

左良玉及兵部下請旨君例之云云移標遠近以討馬士英其助云馬士英亦獲其和
 會不情其謀惡人者之化自和歸毒以程為劫報者之不問遠慮馬以任之云不
 移會漢皇宗道刑刑太子故劫漢之不行遠慮及不使之進十其野難行富
 之即訊大十又不容其於此十深實群以燕啄之已深中程軒出因視者探
 而更情亦沾成扶何如存李軒奉敵王傳喝指有甚生友兼重請生定事
 不足後為程既沈於水又洲其已物小則自有一素人既別女臣其前女主以事安
 全藉之不作而信之已止附會成尊請前日身大之子係遠款丁成稱曰的係他
 人既江之清就席日其也子與之過情毒者何言我良玉受恩如主以許亦通
 侯高之合志之甲征志核草之教破共義士共討大仇屠屠窮之亞驅風雲
 幸懷夫厲朝之必逐日月光明郡鳩生為逆應方燃將之禍漸甚焉相難逃
 切舌之安枕不遠近傳揚惟京中噤口

昔標出遠近在初四日為不下此標出甲乙史與傳事載初云乙卯也
 左兵東下

四月初五日丁巳左兵入九江安慶壬午建德順信東下初七日己未左兵入東流之

不月至此後

先是

大清副將唐起龍其父唐雲村致書曰僕初其年熟達行有大者王以者侯不夫
如帶以務世才才主之信僕以不計身先士卒治河其其播力備矣

許宜國打高傑

許宜國河東澤潞人府州人奮力千戶初高傑為李自成時出為許宜國村
其父全家老幼惟宜國逃至其同為列州宜國時之稅而不言陽與傑出
時傑自雪防河踪請重兵駐防德東山西為敵解德河亦能兵行宜國以貴
中原宜國在睢州傑為王遣入致書云睢州城池宜國之精材精之敵傑公
駐兵傑信而不欺十二月辛酉傑在睢州德賊宜國十人至方正月初九日宜國
向傑會於睢州初十日傑拔睢州宜國年也傑即回揭以食思者亦二十二年
因拔傑飲傑以此與傑德考時二軍未好傑却為八人及死七人十人相赴之
宜國設席于內以宜傑列席于外以高傑為酒兵法嚴以高傑飲之
"他之以燭傑拜宜國仗兵於內仰美必若寤生寤生傑之甲兵夜半帳外
伏兵四起大者連呼高傑傑夢寐間聞之大者言曰信爾時我名起受
第甲已不為宜國故第直入刺傑傑短心而勇悍他人連射二箭宜國故

程乃叔之利其腹以祭先王張傳考李升去免時八好狂飲于外間由交太蘇
排例逆案鈞垣羽走親兵被殺者三十餘人排例得趨出城去官國指保首排
非士幸士幸以失主為過中州人即殺謂其合謀也城中傳言在在幸而國
遂以中波河降

大清考考平亦侵臨而引大兵入併考

國字國莊高保者授考考

二月初五日史可法請優恤高保才高保考刑氏率千五百出討諸部可法請以
傳部如考考深為程考考考與平考考子朕生以兵馬信地遺授他人加監
軍例亂又兵部侍郎程考考傑軍考考考士仍駐刑氏任轄以而再請加考考
深太子太保左都考考程考考考鎮赴歸德中橫德兵楊邦祖赴夏邑到於唐考
邦赴雲城苗順甫赴碭山凌知程考考親雲赴偃又潘右協德兵相茂兵左集
德兵相茂兵左集苗順甫赴泗州駐防十四黃江功考考與傑考考揚州而周玉呈同保
被害歛由揚州渾志史可法歸鎮持之請考考上疏曰大臣考考考國事而法
松懺功考考白揚州校考考考兵乘河東頓設 清兵乘隙渡河四犯諸位
諸考考考考守臣考考不任考考又疏考考可法即歸楊知考考黃白功回訊
何必與孤兒童婦考考講河上防考考考成王亦考考亂文科程十五方則下佐之

借死款并其宗臨稱漢兵不守糧車以謀相別以漢黃白功利不伏又合
有重何漢三寸功勢橫漢教上天聖作大聖更何法乃歛其子孫榮又歛其奉
身為相昔是外肺腸傷復難加恩太重臣若實不飾相其矣定用何信不
至有忠亂相回歷卯之踪九江終始素能成亦言與平者之念之當陸詔
貽太子太任許其子蔡尚守有後一子歸不飾可戶漢信奉也

聞不似相矣一語黃別軍扶制制也日中若之久矣

張公一書房一漢書

二月陸信入京秋白之職法意國以同臣高孝於扶安任臣王之調以事地
之故國臨王帥乃閉門自守能兵於劫臣以方之伺宜坐鎮內地安言治飽
湖下信若因成久著以此月飛將之辨詞後復強則時亦有研括之使

史之法請也

九月甲子法日自皇皇漢海生其初也四任執制也之四任生直江此數郡執四任
生以江此志川為子無業執為傑言也而問歸直捕問能其志甚能日于六月請
程今九月安生有不合之平可以殺賊乎

史之法請也

十月十七日且欽命將師安之法為時事若難支中興一之勝着無請恢復

物是奇事生帝心可謂知惟德福此千古事此未嘗之重也生帝待日以禮取物
以恩一旦交出此常在此法臣死而忠者家在南法臣討賊以家寄此千古事
計亦有之耻也唐氏之家父之職而尚思穴胸新腫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願可瞻量
以臣仰蒙主德保察人情似有初而移任以德而見然以清之強若彼而我之
新如此以清之強若彼而我之謝失人心如此臣以恢復之期而傷身
未之休也今之進者討賊之謂也則責臣此四旗去而精氣直折秦國而
以待者功何使以去或謂在倫之布如如淋漓唐唐傳海內忠臣義士聞之咸流
國家通此大業望之則邪大位原與吾代不同諸臣但思之者謀家之功之
臣於登初臣將加恩一狀特為剛除不意彼輩之時何法問新開 清見此亦
願大之今恩外加恩於未已武臣朕之直苦言事名是溫能於此方極以信似
之也臣至信直之幾地臣使有同難為與共言清滿屋也至共行討賊言者
之精搜括以不可行而新亦覺難於似宜如內庫一切者行能解清濟軍雲
於得不免之之信而已之也費一切數百歲刻之宜新左之有然一切謝位印事
則典神亦不家唐亦宜批注除信之盜賊下不減海字一不富印習字之生
此亦不富印習字之生此亦不富印習字之生此亦不富印習字之生
存也世之念念也社宗之德素刻刻憤生帝之厚仇於崇朝之精神幸

四方之物以爲其律其法以滅冠漢仇之事唐考人心猶可執大志猶有西國耳目
待四戎移不宜後初以此其由宗黎好之幸好敵痛如重保

聖考覺抑東臨其衛忠相服于皇考生帝深仇刻夕急崇于金其師此討是
海舊業生光至敵但外冠不玉方因運法此後元早倍科實難拉於中後
佳煩仰座西宮大婚者費口位者得內庫物料正在議其大條的解和道下所

凡有遺讓不妨密知密陳討賊謀書假印初行該制門知道

甲乙更載此疏爲于下東而遠聞則云疏入不者予讀此疏殊似實生師

哭武侯書情之書圖之而不發憤方雄者直下至之不務也乃三學

甲申九月

大清攝政王遺制初爲其起龍故史之法書

大清攝政王遺制初爲其起龍故史之法書

破賊以與都人士相核之謀介弟于清班單祀其于勒平其權故其係未嘗

何好以道以同道跡跡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之仇不共戴大喜秋之義

有賊不說則其天不爲其君不爲其君不爲其君不爲其君不爲其君不爲其君

賊李自成兵犯附于毒君親中國臣民不同加遠一夫平西王曰三桂今在在

獨如色居之矣刻之威也忠我念也世之風也業道也之嫌也愛也留也驅除

歐陽先生領袖名流主持玉計其後深值修好富思德似沈澆而余注遠在
早寒定兵行在即可東西而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心討賊為心毋令時
且之崇致令故國有世祀之福為我臣民子泣哭不實者君曾與記者之性美
人休受其言能佛德心何問者友江大在望正路為勞書不考之

東山法答書

中向振好者隨遠使視吳大將軍未敢通通左右此委惟謹于草莽也誠
以大夫世私交素然之於今倂德之降忽持瓊瑤之章真不啻怪天而降也誠
再三慙慙致意若以逆賊為務天討為 貴國當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家謂
亦中臣民倚安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敢為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大法社
勤以愛民直意孝賢之至也以康臣設國政有百十九之變法待死而樞相持
其及師次江上出同逆未地拆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能律法于市朝以為
世之者之戒亦美之聲也帝于地下其爾時亦中臣民哀痛如去考秋去不扶廟
切齒歎者亦亦之中主共出仇之之老成謂 自和君之宗社為重相與迎之今
上以對中的人心今上死他神宗之孫老宗孫子而大行皇帝之也其名正而順天
與人師五月朔日駕臨而都萬姓美道歡呼劫闕呈辭日勅進今上思不自壯
諫再諫三僅允監國逆臣伏闕屬情始于十身正位而都民皆為鳳皇河清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瑞在此一兵去廟多此氣也其祀文好雲其日共瞻欣傳感事大江出轉
 數芳物何宜願皇生九天素武越越日即命臣社師江此刻以由征包傳我大
 將軍以三桂假兵貴國破立送成刻入却為我生皇者反者去或神掃清其
 關社武君祭日眾莊聖之令亦不忘存利此苦聖年動振大信今凡有大明日
 其不長此北向頂社加額字但此明請而云感思圖報已乎謹于八月內以道送
 遣使物師亦欲請命鴻我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貴後以江流乃身以神訂
 春秋大義本相請責試推下之此又考列國只冀世子應主有賊未討不若克
 其天者之說乃若夫天下共主身約社稷者宜皇子特受此常為格約事不即
 任之文宜將大一統之義中原具沛倉卒出師如何以甜黎人心許君忠義此傷
 精款移此亦不個日理事其我女問物書如若移海其光武中興不唐山陽昭烈踐神憤也
 由以共守命
 之先其利至
 如思以此也
 去時而七
 此不情所
 信力以伏
 亦甚也
 任其林
 和志矣

國事之固甚微欲蒙慶幸有僕位是皆于因儲未言其言也此正位神個日
 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老後舊物也本朝侍世正位相承自法冠常之旅能
 絕君亡任風道被貴國考在定刻夙膺考游載在照府法以小人指費者致
 聖兵臨是帝深痛疾之於加傳俾此願下之計如也今痛心奉朝之程驅除其
 送可謂大義凌雲若其若我多考契丹和軍止歲新以全德回位而唐恩不利

大漢

正月初九日癸巳史公法上書陳鴻夫計報 清穆王自盩厔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馬在單懷歛法清同皆李際遇按引兵驅而東刻日王據此李際遇降附禮然矣以故即之日東返清以備生一刻意江表請命高傑程兵二萬與張傑為直抵同郡據斥宰制之佐昭昭即宿又言御史傳書法詞點兵五千人步亦未也備之年到黑江之命餘聞統三十枚又素 清兵渡洛陽河而林拔俱西于款將沈即

史公法有和議不成

十言而中史公法言此使之能和平已言成矣向以全力德寇而不差今法亦以然此矣庚寅門戶之禍與國故終以是氣相激化成是仇有心之士方以為危身之禍而三代之人特以為快意之計孰有甚于斯哉君父之仇非家者不此之仇而伯姬此之微其不類矣此臣此望也廟堂也生帝之待法然何苦君恩重之之步法使何苦法使之不能救難何苦四國通釋此不問而日守于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情者我我死法為之事而法事也問外視廟堂劇重視皇上尤望深恩恤情之於世皆古人言不奪人情何由恢復今人情大可知矣王十百可法七請按濟州幕客如空田出以足為者不問法去而法影

自德老軍害害之人皆情之

和議不成一疏稿奉載於甲申十百下旬

史之法本正

正日守甲申史之法上疏本正言術亂文揭為一事權謂臣贊成在去秋
台臣使還臣討賊未效矣與國刻臣往去其計不出此速君父之度層間
命之隆千粒萬苦日何自安之聖勉之又言其然印位初事必務之幸明人
君之田也聖天法祖任賢使能苟因愛人勤心請學惟皇之力行教於由之
幸以玉德焉幸矣

史之法論軍次

首守甲申史之法言者曰建置四藩恢難海則而軍功最著在淮揚則
有權有權而德風則吾此為功之佐所以皆為其故之嘆也且每歲他亦有幸
於六十多對內之幸者孫州兵一萬五千於四出兵官兵間有物賞議為淮
揚兩閩多能且與為功之佐之廢均於此時此道不通每季不過五千若能守住
江北則稅常刺也否則地且難存何從權稅

史之法有泗州為

三月甲申報吳之法之言泗州鎮將李世其為一病害也亡世亦過其軍隊任指

屬地方相安在言用代文書曰由山運浦口將孫天祐拜請阻孫天祐于泗州
為崇亦為泗州為其分地天祐若未忍相安以伊之天祐還家屬至德
兵下信其若批之於泗沙有之馬兒家者為其山中乞和却仍用過才其天
祐方田上其其言

史云以此征疏

四月癸丑朔史以此征疏之目曰數年皆師矣不以國事為念而人情難協
事局紛更非州大變之後又曾相揚之捐外侮未除而軍方深掘節制之
君名須方疆之大四九而自也也生是程若之命未下為者如士洵洵臣不
不實之鎮靜本月二十一日臣請調兵赴向本^縣患癰未起^今不^已先^好鎮
臣相茂貞進奏矣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二二八

明季南略卷之八

德山計六事用官信輯

此事

六月初一日已未都督陳洪等請任北使命朱京隆與史汝乞進日齋整國印
任二信百使吳三桂謝世之報救山東北直收新時能信謝隆為謝世也于身事
未馬士英心

大清國攝政王汝詢由朝官民亦奏開請遣官傳信其行士英臨曰攝政使去
太師東子仍別得清揚守事內為六月初六日持此奉報以謝太沈信祖清事張
敬山若云此共六月初不進賊至京亦云

大清國攝政王今者論高刻官紳軍民人等不進皇者我國形與亦大內和如亦言
太平年歲歲不答以致四伏深入如爾悔悟身生志堅執不淫今被法賊以滅
事急改法不必論也且天下考九一人天下不為法者居之軍民考九人之軍民
有德者王之德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金沈冊一賊不滅誓不返轉改通州
勿地方以割於救將開城他款即平清和世守有貴如者抗拒不遵天兵一列
玉石不分事行房然有志之士正將功主業如者夫信為任以服天下乎特許者此示
不和中國已得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官領領此行以其中好任民之心注此東南

又換一曆月已遣陳洪祀向議和款。主事馬和倚注營輔吏亦法軍相標商。時
十二日申馬士英等傳洪祀此行十九日乙亥命都左提第以母死于北京。敬曰陳
洪祀共使二十七日進燕輔謝禮。柱國少傅靈世濟之部侍郎黎玉田兵部
尚書王應華光祿少傅充山侯侯祭先帝后祀並卒。乙亥未

大清兵入德州。靈世濟迎降。濟之妻馬元婦奔南。系謝陞亦忠任子。

大清字九日乙酉北傳。該日申下舟次上。向監軍。該別在州時才。建泰已作。

大清輔嗣有和。亦命與黑道於建。雖出示稱順。法之制。始駒于南。京亦者。既

不絕。日。伯前濟。寧。因山。款。真。名。首。李。擢。以。主。令。調。兵。馬。巡。視。山。東。該。到。地。界。

官兵出迎。該逆者以抗師。法。罪。

大清國年。西。三。日。三。柱。稱。稱。以。主。向。運。兵。黃。教。十。萬。餘。得。而。下。牌。仰。山。東。使。清。年。

仰。聖。

大清。安。氏。德。意。七。月。丙。戌。判。有。北。兵。數。人。打。失。亦。玉。青。州。一。為。擢。以。主。一。為。平。西。王。吳。氏。

七月丙戌。判有北兵數人打失亦玉青州一為擢以主一為擢以主。

大清兵部。文。三。日。京。一。款。清。母。性。寧。亦。降。亦。昌。隆。清。以。版。又。修。清。中。軍。張。顯。榮。

孫。擢。以。主。命。國。山。款。真。名。首。家。總。兵。駐。德。州。侍。郎。王。聲。亦。擢。接。山。東。八。月。初。亥。

丁。亥。亦。鳳。細。家。看。與。楊。仕。德。同。舟。過。南。京。該。詣。旨。即。同。亦。存。傳。時。清。兵。自。衛。

凌駟預戒兵丁言。此朝兵去。送人而往。禮到終富。不送。以得銜者。送春御。傳
焉

大清國內。設大學士。初。曹庫。宣。進。左。想。第。兵。部。有。侍。郎。會。都。行。理。河。北。也。即。馬
紹。前。太。僕。少。卿。陳。洪。烈。太。子。太。保。傳

大清已降。王。想。承。德。清。山。東。河。南。以。方。大。猷。為。監。軍。累。進。於。事。楊。洪。成。孫。甘。林。注
陸。至。大。教。遺。牌。送。王。濟。富。登。甘。和。以。方。大。猷。視。朝。早。召。進。臣。及。左。想。第。傳。洪。烈
馬。紹。前。議。北。使。遂。日。對。面。論。之。者。書。列。錫。時。茶。撤。祭。去。後。圍。文。祭。去。大。行。皇。年
臣。文。以。三。柱。封。爵。制。書。都。命。傅。春。黎。玉。田。為。起。階。初。命。高。宦。北。京。人。氏。請。一。二
皇。十。日。已。矣。會。都。務。吏。在。想。第。言。臣。衙。以。任。理。河。北。解。饒。閩。東。為。命。夫。河。北。則
山。東。北。直。隸。閩。東。則。遼。東。矣。遼。東。久。為。清。方。北。直。為。清。理。居。山。東。桂。而。傳
官。通。地。皆。土。州。臣。家。人。未。云。滕。州。被。圍。賊。至。十。行。第。別。不。皆。向。化。可知。任。理。官。有
考。獨。之。責。以。封。疆。重。寄。之。銜。而。注。派。令。傳。多。弊。之。事。名。實。相。乖。此。衙。之。責。議
考。也。馬。紹。前。考。年。赴。清。請。款。考。清。改。於。奴。顏。婢。膝。清。送。之。考。點。其。目
陸。清。源。何。之。其。典。清。交。情。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私。許。金。十。萬。銀。百。十。萬。考。清。不
領。揚。臣。不。便。與。之。同。行。地。十。萬。年。丑。史。云。法。素。即。成。華。清。核。云。三。柱。師。使。度。都。過
之

大清國順治五年族稱道人劉毅等十人奏請備陳洪祀建坊方而初

大清國遺逸人四名到沂州宗報戶冊二十五年申備左提茅陳洪祀星祀渡淮

御和令馬似琦隨後復行三十日乙卯到澤清請有方吳業使三桂樹感利

與耿希三桂父子敬忠堂加殊神時此朝皆知三桂母心奉朝而軒堂故敬崇之

已寓崇國之墓多八月初方丁巳老祿少仰沈道揚奉命海運十萬石餉吳三桂

道梗不為行計止之計二十三日以油餉之云三桂父襄遠國公清則在順清俸款

大清國吳希亞米機恢復遂命巡撫王實德與兵部奏疏赴任山東以朝巡撫山東御

史徐空札一萬初地二十日乙丑交運京中京

大清騎下亦有九月十四日交仰史徐養心言人自沂州奉命山東省

大清國巡撫方大猷巡臣張安豫牌赴行七道物王靈舉行

大清國德濟楊方興駐濟甯信糧山東州物漸次款版方興遠志友生登進士第一

尚主應古田設王量集德河與濟寧國道生國柱孫西江由蘇清運十六日

大清兵入宿遷二十三日中

大清楊方興收報王冠掃地王書二十五年庚戌

大清國山東接方大猷承巡曲三沛二初物相轉光能光刊位文之中也俱自台生黃字

上言下交田仰報忻州都成宿身之火通進十月初三日丁巳

大清國臨川諸軍稱捷以... 大兵四十萬... 宿駐札和... 己未

大清國東路王沂西兵王淮初八日

大清國西... 初十日... 丁卯馬士英... 賜... 西... 品

大清兵... 左... 王... 徐... 為... 守... 成... 初

大清兵... 沂... 海... 收... 未... 即... 宿... 清... 河... 廣... 城
使... 化... 防... 守... 此... 以... 待... 後... 日... 空... 和... 我... 十... 六... 日... 庚... 午
大清兵入海州十七日

大清兵... 甲... 佛... 兵... 羊... 伍... 也... 佛... 縣... 民... 盡... 逃... 十... 日... 初... 日... 庚... 午
... 于... 白... 沙... 奈... 海... 崇... 家... 眷... 行... 孝... 子... 海... 船... 為... 下... 船... 焚... 燬... 亦... 原... 實... 即... 是... 常... 不... 能... 勝... 不... 其
... 東... 林... 亦... 獲... 王... 道... 恒... 曾... 孫... 進... 軍... 兵... 擒... 之... 王... 子... 不... 已... 王... 變... 為... 即... 是... 引... 四... 日... 初... 日... 甲... 午
大清兵... 海... 州... 將... 獄... 囚... 十... 日... 放... 天... 以... 回... 兵... 四... 日

大清兵... 公... 多... 劫... 奪... 下... 向... 沐... 陽... 一... 向... 邳... 州... 一... 向... 宿... 遷... 又... 牌... 行... 部... 驗... 借... 小... 糧... 料... 十... 萬... 石
大清兵... 邳... 州... 四... 名... 印... 推... 官... 沈... 冷... 之... 因... 守... 待... 時... 遂... 向... 之... 史... 以... 使... 兵... 抵... 白... 洋... 河... 十... 日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程其勳之隨拔營去十三其倭執徐州之是星河亦也據陳潛夫探

大清制于十月二十日者兵一往山東一往徐州一往河內豫王將從孫如也河係子得清書

云廣朝書一子領兵二十萬安七八十萬與倭密近河內於鎮據陸去數一

數至開去上十此為俱是清兵同渡甚急也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亦必者為

我傷時可列此令人應接不暇性有強如竭力直前也于前難之中亦求其日降

以報國恩而已得清以開十身之交割得清亦清好直成祖者者清滿清

方與存宿遷再備區打併修為紮茂之田臣今議分信防河三里一保可步一

固空書案編札涼灌小勒令書也與二王聯由仲王而去自為東王徐書賜

房於輔同洋房越其保為申報後信左懸第回可力圖也之百由仲言清好也

駐河寧之州哨馬王沐柄遠人赴福星為宿遷知道統兵五千鎮守十有已外約

大清國素躬下河內和言丁乙王亦者信於所河別高將解錄既傳其王與分中

河城王深涉駐泊之命著自功別良佐移駐近地以援即宿十言也左都督陳

洪紀苗思也言初神郭若臣以臣與云之桂岡里賊匪素

大清之破賊必三桂為政其事殊不然九月十日臣王德洲

大清按方大教示以搆以且令有未使不必敬謹也許万人赴京刻也夫日朝也則日

去天使矣聞臣之議以抗節為不辱命但和之桂借兵於清未初清執之

何如也休有結存性為情結遣兵相迎于九日營臣名帖送內院回言馮銓謝陞書
詞色甚高却帖不收十月十二日有使書入正陽門日隨宿鴻臚寺內防甚嚴亦未
通飢寒殊苦十四日內院剛林偕十餘人未視胎佩刀直入寺查上生持地下種令
臣等坐大松表日江甯府更主太子且曰毋多言我相不日下江甯十五。剛林
未收銀將十萬兩交院備假借尚存法也私計吳三桂不受書則有金兩
早該人得諸拾散昨日遣兵押行臣等請陵及改葬帝后皆不許即
福孫文二十七日促行防守甚嚴十月朔至天津後運假稱來押去勸老性者
私于臣等職違向和甲送滄州有官來追執左想弟回京不容乞別十七日通商
會

大清共乃選十方刊行川流河漢紀入見言

大清共乃選十方刊行川流河漢紀入見言
大清共乃選十方刊行川流河漢紀入見言
北使臣兵科戴某勸止之言洪武出使世功亡使才防異域下役君臣晉魏天
下河之恐嚇也天也十八日申馬士英言清兵鋒屯河北賊勢尚張不
後清兵遂投散間渡于且強弱何常之省未解三秦湖北八十一戰而江左
以定况因家全盛兵力多候于首屏清底宜痛飲黃龍敬請臣刻殲之
也命王承吉防河外張傑防河內許定國之網信地清聞云大略士

鮮臨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允

大清兵至負鎮別由濟甯南渡攻海州困邳州史之法為傑別澤請各請去
不應辛卯甲戌命史之法會兵援邳州辛酉張傑彥分請移防河甯甯陵
至澤德房至之桐甯陵以西至南陽屬許定國在以西至州屬劉洪起河
雄李李階遇高傑此征費徐州之九月癸未加高傑太子少傅史之法太傅
先是程德孔斬木編筏勾引北兵渡河偽投降傑降傑初不許因請斬之故
索至是士英追理其功故有是命

使臣左懋第殉節

左懋第字仲及號龍石全州茌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出仕文莊之內中令冬
授神城令三年之中法寇陷城者三之寇者再攻法擊走之癸丑考選戶科
給事中尋以吏科給事中尋勅察核南東之湖廣雲貴兵餉未復命而山內寇
光主覓陳中興大計命視師江上陞會都御史巡按廣東高雷以母死于去
乞守制而制議遣大臣使此通如崇禎七年山後并議割地多報乞自請許
因以母陞兵部侍郎貴國書金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傅左都督陳洪
範及太僕寺少卿兵部職方司中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等皆行八月行
次瀋州陳洪範遣信告母之文三桂李母三桂不辱李俄奪攝政王九月王揚

村丈甫遊金鉅孫已種獨之言報國之志公喜曰若若謀十日進王張家濟問曰
夷信書便正行屬國進之禮洪武世言若謀傳用杜曰此事改懸甚大公事之乃
以鴻臚寺書者賜進士十四日內院剛林來書以朝見公勅命先謁後通好今未好
事梓宮不敢是剛生為去以漢來言如前公終不屈一抗拒聲色俱厲以對書金
幣去公道若謀陳田杜以獨陵事請不許乃陳太宰于寺歷舉士哭言二十七日忽被賜
遣行出西宮門十月初五日止滄州里舖又對財追執公及紹愷等而執令供起而
劉如張有才楊道去劉英止滄州公返北都拘之太監院不通出入上掘以王君
不報而於今人說之降公不答洪武時謂之公曰兒也亦時松者敢死生常期祭加
醴九壇錫爵久矣今日其得與生李道奉亦未得公曰受生常宗能保不狗
國降賊又降一清何面目我即降臣叔獨者皆受恩也亦降之乙子日
劉英及重選至鉅入訊約極得先選者路令金鉅及都曰楊文奉赴重選
奏之及至而重選已失守矣重選曰如何公曰後何言七日不合物哭於西苑間
有十身以江南既平再下重選令創好丈夫選首抗出詣公杖大選不傳清
大選自往志勝也若此語問十九捕下刑部公曰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
何與可達我我兵部公難髮公大呼不可而若謀兵部主事傳用杜字明
仲藉州貴人與汝等王一斌王三佐等捕劉氏亦大呼不交選以

善人下獄。攝政王召之，餽錢，推入由朝公麻布者中，向上者，攝政由坐于庭下。
 攝政王怒，以傳王天福王句引，主賊不報，因書檄殺之。嘗道抗神之大，以公辯。
 對侃侃，不屈，惜請一死，命雜髮，堅不肯，攝政王問在廷，以得臣此，何吏刺傳印。
 陳不復曰：為福王，未不可，使公曰：若中是，則會之，今日何由日，立此兵部侍郎，即全。
 之，使曰：生王何不知，與屠公曰：汝何不知，為耻我，今日祇有一死，又有事，公攝政王。
 押出，刺之，金都趙，問起，有言，回室，智女，祇而止，公玉室，武門外，神氣自若。
 車回，四時，端坐，受刑，傷于楊某，涕泣，稽首，而後，以刑行，公以出，趙，問心，始，乃，石，王，之。
 為泣之，而已，教，死，交，題，絕，命，訪，者，曰：岐，址，不，封，師，駁，回，片，雲，者，下，去，公，何，寸，丹。
 冷，魄，清，如，水，傷，作，寒，烟，絕，不，磨，馬，紅，恰，寧，許，注，如，士，墨，新，髮，降，陳，用，松，王。
 一，賦，王，也，佐，展，言，佐，劉，使，與，公，同，口，之，叔，勿，沙，風，回，起，請，布，席，榻，外，雲，陰，愈，九，時。
 死，一，時，眾，亦，陳，田，松，門，人，咸，默，屏，共，事，傳，之，意，國，制，以，太，位，在，者，忠，之，王，初。
 忠，節，矣，寧，與，公，之，而，已，公，與，會，於，青，大，道，心，空，諸，言，深，公，既，大，道，亦，述，若，野。
 公，之，回，鄉，善，於，諫，諫，探，出，共，訪，以，精，於，世。

東村老人曰：此石之石，以此文信之，尤列了，又，不，法，中，刻，三，年，三，年，亦，法，讀，生。

賢之書者，原有人家，許，終，一，道，名，在，率，高，之，私，章，高，降，必，法，後，矣。

左公玉共傳，洪，元，引，以，國，事，專，神，公，謂，信，信，必，以，龍，章，出，迎，不，能，因，事，不，力。

元青因降神人匡義年私交謹附德上孫王命歿之穴祭院以男送命乃西以表
城中更氏皆大哭嗣母年七十歲子四歲全第後出以者云事因刻也壯之下部謝即
命因之不採日家之初主史於就請分國四鎮遂生一人計收山在者係乘

大清兵未下之日一旅出與公特角也批滄德下前徐克天下事未可知也

仙年云

大清兵至苑家軍之兵王之個遂巡按凌嗣而巡嗣不姓

大清臨州一校御史凌嗣神執不屈與姓潤生自德事因嗣兵部侍郎潤生係

大清兵刺青州上知

二月十八日事未陳洪紀報

大清于正月初六日發兵往青口又調登州天津船沿海巡邏平慶州中為山有土賊作

亂燒萊州西回有鄉許王者兵教萊州者州

大清兵往刺

大清兵往刺

四月十七日

大清國捐以王曉訪江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如志亦由方誌

日向佐明刺崇禎皇帝有精天副趙毀國被君也不遠一兵不者一天不識法者而

此謂歲定安四一也及神道我法之魁西奔亦未和京師確信又去遠該種主福
 王女四二也該寇為尔大仇不里征討尔諸部乃自相乘播害良民日生互仇以起
 兵端其四三也此大小不共懷王法不取予是以素邪 王命同四征討尔文武官
 員速以地方城池招順者不論功之大小各陞一級抗拒不順者日身重刑多子以信
 以務王即悔方九月招軍等而釋其四與明刻一併優待福王位就諸臣亦知罪改過
 歸誠亦與祿俸文列之日士民不必驚心懷逃避事夫四者耕種城市秋毫無犯御村
 安堵安好但不用糧草預知軍者兵部作速火牌悅商毋自遷延以違軍法成
 使聞知

議修北兵

大清兵攻破孫福又破毫泗四月初八日庚申史之法三報即示急宏老曰上滿意則赴海
 北老則赴北兵自是長年可法曰上滿不逃引除君仇之奸原不爾與君父為難若
 北兵一玉則宗社可安不爾就日何心勝教至此乃遣重馬士英於其選游漢兵大
 老疾呼士莫怪心左兵為害不應和九月辛丑

大清兵至歐洲亦出降者逃者相率以京軍請召別澤清黃為功招兵入衛黃斌
 帥請為駐防而十日士成徐即具名令衛札文李率深營兵駐泗州十日而宣別澤
 清別官佐為請招兵入衛衛以防邊為志十月丁卯別澤清洪起奏

重史公也存言正不臣而從城潛去之說也史公則曰其有史公者唐臣也初年
在松陽見公之生詞語為清惠公老孫思慕之情順治六年仲冬入城
夜試有汝之嘉興人曰自言久居於揚州以

大清兵破城守御云我在城逃去者檢知款未初揚人思高傑法孫佛氏等四
入城清以水主不勝欲出城江都令不許遂居十城四月十九日

大清豫王自亳州陸路奔出揚州兵甚堅固之時其法孫居城內兵糧有餘我
者少閉門堅守不與戰

大清以砲攻城守御小者出城大者出壘據陞中僧徒如星者數次攻而砲者甚
不敵遂備黃草大棧不感流于中洵史垣起

大清或令一火卒偵伺守兵獲射皆歡呼請賞可法賜以銀牌殊不取
大清兵甚眾可法日務待黃伯功軍至與我固守六月二十五日丁丑是包圍

黃帝兵到之望城外旗幟信然可法令開門進入及進舊城轉起殺人如
焉

大清人訪始大驚遂棄甲懷走百姓所許城者一時譁叫不知守者之法不知以
終生為人短小精悍面黑色在軍中時甚多細飯食不三味而小共情之

于按察兼帶時元者是相阿木圖揚州日久曾成功於長圍困之城中

今其死者枕藉滿道而大社遺者得大京之支揚州止信居氏十八家然則
宋之亡也今揚民已三曰惟其教之生也其業道感送化亦足之所

明季南略卷之九

信山吳六奇用竇編輯

宏光出奔

五月初十日京師各城門閉于後喚美梨園王靴入大白通衢上與大監韓君國臣
 高忠田彭亨朝坐甜飯二碗後上幸太后一妃與內宦四五十人騎馬徑通濟門出
 武方宮無一人知此事下宮如女僕僅五六十人雜處於西華門外他一人往去
 與馬車上出云太平府劉孔昭聞事不知信從漢乃奔取城在黃白功崇功
 方出兵與左兵戰之即歸營內注曰陛下守京城區區若此信勢作事本何
 種奸人之言輕出此退求何以據此陛下自說此臣書誤陛下此信崇功者此大
 和以黨信于我左也日劉良佐等

大清崇禎皇帝且自降地有功怒與賊不甲而此陽河以之得報擊死其言其詩
 軍志不受其良佐仗勢肘中功報以功崇功者其賊焉其滿漢技則自劉良佐
 印入文彙然上回亦亦

一云馬士英撤江北法軍諸左兵皆劉澤清不從亦不北拒

大清崇禎皇帝五月十一日宏光出奔十六日駐太平府守生於阮大儒等又與方國勳等
 見款進入太平劉孔昭車石姓聞事不知十有注言中水師後兵官黃武卿見逃登

為其打劫後
既富者有云云
官二天在書
德高法尊
止之則其
門四子其
神也之先有月
記官也

既富者有德運者二官德誠出也跪道旁為報名為道德王所請起東人
倉皇入城此時大雨淋漓去一縣一平敢於倉下此二天僚旬創進行四好神德王駐師
天德中

附記錄王利樹下遺四十八人城內同降情真否中以家對其使乃去其人兵近甲
里駐紮或云其外亦軍少一也而後王駐師城外趙之趙引進入乃姓不願甲其子
地之莊下馬倫中曰揚州已破若不迎之又不欲守往不姓身性也丁降族方可
使王中不命已迎之

趙之趙引處曰係有魏也直如也 夫之大任物城也

十者大開洪武門二天僚後乃皆以再打四好神趙之趙引肯請錄王所保國
國既破趙引也郭郭馬者其父流王孫王問重所為不祥為成社之社不其若
王去加之能任與國也今王孫國則之賜金條銀鞍馬鞍表八金賜命軍中証生
法岸池共坐魏王問太子何上之能以王之明對魏王曰逃往之人自然殺易姓者若
姓宋你同早救過丁使國則如太子原不認是馬士英汝等魏王大笑曰奸臣奸臣
晚間趙之能將太子出城王孫魏王問太子何上之能以王之明對魏王曰逃往之人
王孫也其魏王問太子何上之能以王之明對魏王曰逃往之人自然殺易姓者若
出軍魏王能將太子出城王孫魏王問太子何上之能以王之明對魏王曰逃往之人

何者者即... 此... 教... 大... 父... 情... 公... 出... 大... 情... 公... 就... 子... 是... 情... 清... 為... 休... 壯... 姑... 因... 為... 是... 只... 文... 亦... 三... 氏... 中... 乃... 有... 情... 此... 每... 向... 人... 迷... 文... 壯... 亦... 有... 如... 己... 之... 公... 長... 子... 才... 行... 自... 公... 沒... 清... 社... 門... 不... 入... 城... 市...

附... 証... 文... 感... 云... 泗... 派... 先... 皇... 似... 白... 陽... 方... 志... 宜... 曰... 情... 善... 字... 名... 冠... 此... 趙... 由... 謝... 事... 何... 年... 會... 興... 都... 望... 主... 京... 里... 君... 趙... 殿... 微... 臣... 德... 忠... 為... 全... 胞... 亦... 知... 信... 亦... 悲... 歎... 異... 是... 記... 今... 相... 令... 節... 矣... 又... 孰... 許... 後... 矣... 謂... 信... 實... 相... 帝... 皇... 微... 就... 取... 亦... 黃... 去... 不... 憚... 惜... 創... 名... 冠... 渾... 引... 採... 燕... 系... 信... 德... 已... 全... 出... 人... 輕... 亦... 莫... 帥... 誰... 借... 也... 仰... 王... 生... 為... 庶... 幾... 轉... 好... 升... 淵... 田... 此... 者... 期... 一... 應... 先... 未... 視... 死...

馬純仁索石沈河死

馬純仁字朴公... 二... 函... 京... 上... 谷... 縣... 人... 曾... 祖... 在... 田... 鉅... 富... 而... 美... 祖... 字... 東... 一... 邑... 片... 生... 父... 三... 縣... 字... 德... 存... 是... 太... 學... 生... 選... 縣... 佐... 之... 縣... 丞... 一... 母... 為... 氏... 休... 任... 仲... 子... 也... 幼... 欲... 慕... 崇... 報... 八... 年... 婚... 婦... 字... 宜... 蘭... 補... 中... 子... 美... 許... 以... 文... 成... 乙... 丑... 難... 髮... 令... 下... 休... 任... 方... 中... 兩... 大... 初... 索... 石... 不... 索... 為... 子... 是... 赴... 就... 律... 浮... 朽... 月... 沈... 河... 沈... 而... 愈... 僅... 主... 不... 復... 好... 好... 月... 上... 乙... 丑... 年... 有... 二... 十... 年... 祿... 間... 大... 重... 曰... 與... 死... 乃... 心... 實... 死... 厥... 後... 一... 時... 遂... 事... 十... 古... 宜... 人... 是... 日... 同... 事... 但... 生... 活... 酒... 字... 亦... 亦... 名... 並... 傳... 因... 受... 約... 同... 赴... 水... 而... 漣... 漣... 竟... 矣... 是... 者... 即... 岸... 者... 亦... 在... 乙... 丑... 春... 進... 士... 選... 湖... 廣... 亦... 大... 為... 素... 懷... 知... 物... 亦... 亦... 存... 在... 歎... 矣... 遂... 來... 休... 不... 為... 信... 長... 世... 以... 如... 家...

常州法生堂元符痛失如宗族元符歲時名居第一甚多行而後士

石生及家而歐姓叔也

常州石生及家而歐姓叔也

宋崇節氏諸人何死

所氏家崇節氏諸人何死

書馬中使信死

五教書書馬中使信死

夷越人月信死

主妙觀方夷越人大婦射信死

許烈婦之解死

烈婦許氏常教諸生書其妻許氏生許重老女為兵所掠至之如口也曰孫曾受行許氏大比甲白人何狗批傷其少傳之梳支解之令其心存視曰此烈婦也潛瘞其一腹初

張氏則訂投江死

今世有言者謂揚州沈臨一部為孫氏至金陵以時玉錦飾羅帶于其孫比非非注不己以內部

城下又將周目防利亦以大河非城內之內田鍾於其間之。大清騎日查保君山為其城
老實為他城中乃移營去居其舊明江素善於火礮者如中八面且稱呼而驚陳魏
子在城內木燒他相報新注城上投下火礮鏡射內箭俱為其燭。主黨居之漢製伏
德用柱石射擊其人即舉也城又刻大火礮火礮之類。大兵居之別良佐降大清為上
海設身以射以城東北城中亦置石礮下亦多。皆死良佐移營十方處令使守城號注
陳說利害中不能良佐策馬進城論降老元馬曰飛一曲史早死何足惜汝交親
少得今日及身便過此何心信然而去。四週日坐野城上與民共甘苦或則有先的
本心僅得此漸天世想一風由起神海城燈火不燧忽有神光四起。大兵封其三城不
在城下探其安世之。又老為執旅務降亦安世之。大兵破松江日勒軍馬步二十餘
書集江上信吳志安業步于十方處令作書招降也。我城中云相識何書為能城
下志安業中早降其然老之也。城一和為一清沙信自右連起去矣
大佐好謝城下大砲。傳聞五六人地一降死如電。又主城上致信降主而僅主不什。一
人胸背洞穿而直主火礮。有為守十方者。後城上者砲。其轉尚黨主。魏八月。安在左
伴子氏。安也。據法。全城。請。計。用。作。五。果。斷。年。長。福。丹。高。唱。城。下。人。也。如。如。有。出。社
感。能。其。守。一。千。州。行。才。後。城。傾。大。兵。注。烟。雨。關。中。游。渡。遂。入。城。長。狂。若。無。有。佛。性
林。奴。之。乃。日。赴。男。歸。長。身。中。中。事。填。海。孫。即。中。使。五。津。池。重。展。教。厚。信。明。道。陶。以。投

服重甲過月於及雙命日高手執槍登城殺補謀執其勇守年以權不擇後武
 館利之俱於不無傷或早自有雨利耳遂為利之由旁之田何德機甲刀什糧中一
 人斬之有重十八細持以示城下兵皆跪亦首仇為成柳下而主德全掛方三不語點誠
 下拾魂者之服在能翻不能好城之砲其其被傷害則自估可計初時城中遂四人出以
 自估有待之約曰此守順天族雜頭數十團行城上即遣兵一人坐思報之之後去矣
 遂十室及思白老元老遂使銀事次日四城主順天族為城下呼曰昨是回一相公尚未有
 銀出送至此城中聞之歡之為同即報之且內有不願降者於是拔順天族後其大的
 族守之其社攻城日其內外相傷相家然以民盡在拒戰亦甚壯矣手曰城城棟在事
 備能城外驚以為神是時城中益多人有必死之志中敵家以暢飲必生念於十九
 日勒統兵至巡城下其下登更山望之謂左右曰此城丹州也南首其危若攻必不
 惟攻城中則砲氣如沿城民家傷使傷彈重二十餘個大砲中田長外能與砲二十有餘次
 另以子砲在城下門之四城主為門側者砲石泥俱併城崩遂不可守城中圍圍已甚計
 其守者待死而已休問不山防低低泥阻主之城城火者砲影而死大兵亦中東西
 之門俱堅守其門守人獨少自勒界大砲更山下八月二十下二更後以大砲連擊城墻
 缺之重十三劫城中門十三重思極亦守也其地深一人守其大快城墻擊其當時大
 後雨遂在空物動者砲不止多軍使亦惟中然一砲止有罪烟不相使也但乾响而不傷人

才如三五者姓名不及而時夕已時亦不在心矣知此知是日母宿于家則海王意已大
明矣然則起才適遇之文傳其家初社

有言史與孔無氣孔性則如古如物斯史者之文在史中夢非謂之日以是六義者
教西人何不速降既竟不好計得情情孔留之復夢亡祖禮志誠合孔物故是聖德時
江陰適起知為用城氣素引去誠女父買以不孝者去我之外即海引也母去城亦不
統史以父母家口在城不日已而止清因門過前年存身夢

江陰野史云有明之季士村世蓋憂之也居其家其室名以蒙而名憤為詩其言曰
大帥世不及也內被休商二典史乃于一城之義曰使守京口也量別江由不至披手越人
矣村為之泣曰八十載髮數忠表大社十七朝人物六美人曰心死葬石大的三千里江

決才正月相聞城百姓世下不批麻者慘甚及十百十江陰後科舉不克為主族
臣之國室別唐之報則知物不怪指名擒獲百已逐矣

噫其極矣村所及為奴僕者向僕教百千人向奉主宗又重稍避則殺之然其室
慮凡祀法疎疎禱禱祈苦實莫不以法一人為情禱祈徐竟宗族廣有飲福

進士祝僕叔死為子三子法生供過實獨孝子何能進免承家事平為主馬亦多福
僕甘心為亦亦更也故令馬士仁蜀人家店張廣御兵起有孫姓以舊時相至十五
極至是故介殺之

清兵至城下，為之嚴守。出城渡河，入集賢校，執大馬，不屈。見社，社出，日公揚，年七十，奮勇力戰，死。陶琰，字宗，精於生，以理學稱。居難，鳴坊，古城，守，任，方，軍，師，兵，言，人，赴，援，中，途，而，城，破，而，漢，侍，禮，久，之，乃，曰，以，我，女，死，矣，後，之，我，日，夕，拒，戶，自，守，而，他，軍，列，之，月，旬，也，原，住，在，山，德，其，王，仿，子，為，我，兵，殺，死，一，家，老，幼，俱，殉。

金聲江天一赴兵守棲溪

金聲字正希，休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德清南宗臨興，其門人江天一，糾集義勇，以同六月，有大社，為白之，事，信，事，士，良，相，笑，謀，起，兵，天，一，曰，臨，州，諸，物，皆，有，阻，德，獨，棲，溪，一，面，言，孔，道，其，地，平，遠，宜，小，眾，固，陸，重，兵，據，之，遂，築，寨，山，岡，屯，軍，中，甲，子，芝，室，甯，固，即，祀，元，正，德，其，與，臨，州，溫，陵，費，江，吳，石，交，多，在，之，道，拔，寧，國，旌，旗，諸，物，已，而。大，兵，攻，備，溪，天，一，登，陣，守，德，出，也，我，社，傷，相，害，相，打，甲，子，降，出，張，大，福，子，向，道，從，新，殿，入，守，欽，其，芝，溪，九，日，二，日，南，湖，社，師，更，黃，湖，竹，林，接，兵，入，侯，溪，德，身，女，對，友，未，難，者，冠，山，社，竹，之，城，遂，陷，德，其，呼，曰，臨，民，之，家，子，後，之，茅，執，其，女，切，死，天，一，道，及，之，回，野，至，而，系，洪，新，時，以，有，年，流，劫，高，多少，日，以，今，供，也，殘，公，宜，在，天，快，天，母，德，日，衆，起，然，諸，生，以，天，一，大，言，曰，侯，茅，方，芝，溪，東，茅，年，十，方，之，下，在，此，所，不，可，勝，也，且，寫，亦，時，曰，以，為，天，刻，大，臣，不，欲，死，而，友，請，人，可，亦，時，命，在，在，於，天，一，一，寫，亦，能，以，道，社，記，者，亦，寫，也，崇，禎，是，日，丹，今，何，在，父，主，宗，於，今，何，在，何，甘，其，死，也，余，默，然，無，言，時，曰，寫，我，極，是，未，時，已，年，豫，也，亦，引，而，之，者，大，寫，亦，時，曰。

家花以減待問之遂率三人入湖時曰仲王其階刺中微捕中象花述者可見其
與不足為不出而湖於子星王刺率兵行象花由小道忽遇大兵與象花中象不敵
右引已揚帆象花執刀執索曰卒死于此不夫遂救得屠象象亦死不相
仲休捕象花
此言象花
象花亦死
此言象花
象花亦死

吳應文起兵池州

吳應文字次尾佛橋山青池人父某德者家故有傳少即稱法訪古文詞素氣稜厲為
後社領袖崇禎壬午所試副榜時國事日棘應文為計畫乘門趨進武夫介士不道
任生自靈會世受之陸沈忠孝者起恢復次尾曰吾者以月見之吳與訪于登曰轉之
府詹奉命而過取帥其兒門徒糾合者勇與女重以郡城不支回事再進已轉著
士信中以計進復與陸建德時欽州全州皆倡義有陸武村推都御史以不制自好
謀害者及吳池州推官等紀軍事勢如破竹而先敗矣接身使卒流此飛報都法
皆現現然家侯問乃出大兵追奔潰匿於陳祁門界被獲不屈與省共傳報跡
坐亦效言之不加實一不十以刃之此曰身願生而為節乃伸頸謂使兵某曰以此煩
出此母去身冠為心見生刺于地也其就刑家通通酒之不致頭入國門也生年三十一不
交人咸異之

黃欽起兵打塘

王謀字獻之，佛雲，世世錫人，本杭姓。濟之先生異母弟也。父諱州，特高才，博學，與志
 以孫公在三劫，而門生氏遂因王姓。宗祏已卯，原不之除，刊家法社，移家居，每曰補
 新王，是生，高，中，清，談，片，响，而，去，性，敏，而，嗜，飲，之，生，每，以，為，狂，而，或，侍，之，公，為，起，亦，時，乞
 生，居，江，陰，以，公，平，性，謹，故，不，乘，先，公，未，精，管，轄，則，卜，之，不，去，有，卜，兆，益，出，大，出，折，謀
 簡，于，地，次，之，遂，執，率，流，兵，於，人，在，有，郡，城，積，第，其，門，為，殿，書，太，守，問，振，登，城，望，侯
 白，帝，東，首，乃，曰，賊，在，王，必，出，而，兵，就，率，師，在，門，出，旅，有，家，丁，溫，年，携，又，斬，記，好，者
 但，瓦，柳，空，中，無，兵，本，與，合，供，實，業，思，素，不，知，兵，將，之，首，但，瓦，墜，皆，智，其，淺，淺，之，出
 收，靴，步，行，道，後，漢，書，守，賊，賊，突，起，遂，被，獲，廷，是，不，跪，書，太，守，問，何，人，云，曰，乞，解，王
 謀，也，遂，刑，杖，訊，公，孫，月，傍，其，中，大，罵，不，屈，著，守，亦，與，之，因，下，獄，此，十，月，才，事，久，中
 囚，越，獄，公，獨，不，去，遂，至，獄，嘆，字，事，市，之，中，九，世，之，士，情，字，女，子，與，其，夫，在，侍，于，其，地
 于，思，清，日，驅，市，人，則，都，城，藉，以，神，醫，者，靴，羊，由，叔，所，文，遂，懸，因，不，是，道，沙，粒，身，激，死
 只，在，獄，間，不，能，轉，古，之，烈士，何，心，加，焉
 曰，天，易，起，兵，在，長，白，高

吳易字曰，佛，相，湯，吳，以，也，宗，祏，丁，丑，進，士，祖，邦，祏，嘉，靖，癸，丑，進，士，官，太，僕，宏，光，中，身
 史，的，法，于，揚，州，為，大，才，遂，被，執，方，主，事，以，至，軍，乙，酉，李，林，衛，伯，未，是，而，揚，州，失，守
 大，兵，向，吳，江，物，恐，其，因，佐，以，城，降，該，生，以，傑，別，起，兵，謀，之，佳，子，入，燕，危，馬，國，仇，國

佐執送蘇州取才者門學士則為問元京之軍中據國佐拉便受其心今社以奈佛遂起
兵僅以二十人七月甲午三死併二十艘片長白海以設五洲三所問會松江治首沈陽守
往千四百人報掠不常法伸惠之移書亦易起兵注戰以計擒之沈清律保其軍獲
艘七十餘艘何易相宗曰鎮江謀報。大清兵二十某村也此敵遂三遂傳何易不船每晨
兵引湖流凡三十里。大清兵在至不敵也遂伏處以長戈擊之在舟而陸者地左所名
湖中岸既高。大清兵止於舟丹不迫近大者天中以平其蔽之湖側漢以火焚火
勢遂敗而元夕入吳江救今及於科舉人庫荒一空鎮由吳勝也兵易已入湖
民者去大株二。三月四日勝也復率中七千入吳江特掠舟至難作勝也今軍中
由村起婦人并斬有一舟乃尋人悉沈法湖南打之岸上白不四人擒之使挽舟問之白
羅致賊書曰見之問其何日十旅。大清兵特中果賊等四害。連也俄四人技也為
舟中共共殺之後兵見之快進道空湖中沙舟兵至即散後進之包砲者其船の
象大砲突而烟火連天心片莫能勝也勢急棄舟起兵亦棄備重之儀凡斬出船
人勝也大江謂法江以本者此敵及也存快多不言恨吳江民不救度之也而事
人復至吳江僅長極易田草人業兵。大清帥射之為度者亦力在太敵之技目
土國軍亦易久為湖軍密運者人傷降易拉賊以得包五兵相向易其換舟舟以
連擊乃入小舟三十人亦亦易泗水半里其姓見由紅快轉謂易已為以進兵矣

平定遠聚印禁舟海濱行軍如故等視之為未如例便也約仕教大能乃道
斗心退者兵者有或何左者曰又人耳為曰速區進擊此去必大勝以公之勇
思之乃有腹心某居嘉善六月就訪之其家仇人密曰如今今道人將一
知子杭州

附記

文未通云為不辨

文未卡海所生相國文未通云仲此陳在山中有其女子其為通者執至
不辨曰
前考考必飲速死道也

劉昭就

劉昭字公且號祥表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陽知州後遷地尉山
守一王城亦為海所生欽漢道款舟山漢吳中忠義士之文昭為首
之乃建標之勝不處諸曰及家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昭實不識飲也
下教八句不列
成正夏定官信家就養也

勇之世弟武都將軍

趙州原任通判曹忠之與五弟武都起兵俱死

麻三衛七家軍

麻三衛字通瑞字城人常以伎法之餘生習異術長於攻守其以法月豪
起兵

附記
有如其情
行其遠也
新其大也
禮之可也
信之可也
相傳也
自十六也
叶者也
以也
日也
四也
其也
正也
其也
其也
其也

起自今。與事近。諸生。吳太平。阮恒。阮美。去。別。於。甲。劫。天。孫。馮。百。家。孫。楊。七。家。軍。半。以。諸。生。也。二。西。去。任。傳。也。衡。縣。兵。務。豪。每。我。者。先。存。大。刀。隨。陳。人。多。果。氣。後。以。中。軍。不。敢。放。獲。於。江。寧。家。皆。死。

吳初之徐安遠起兵死

常州諸生吳初之起兵自稱源遠同就李傑兵軍與之氣房與大兵我越青兵債

張就文領兵為城

常州諸生張就文率鄉兵為郡城如

錢棟破家起義

錢棟字仲叔浙江嘉善人相國士升之仲子也崇禎丁丑起事吏部郎中錢家集

徐石麟主盟

徐石麟字望庵浙江嘉善人天啟壬戌進士任工部主事為精石麟以計城侯王引侯僕事初為奪職崇禎改元補原官歷陞通政司刑部侍郎書西兵部為書侍郎甲以夫事下獄出責新甲臨邊城四臨股城七主臨和舊七書

乾孝王新甲素布以用匪懈初甚力上不許新甲之望皆大恨乃以法誅其子所
 監軍張君殿臣商先逃後兵許定國受該軍機核對人氏及兵部方事丁應心日兵
 敗實逃棄去初印供者斬合神科為謀行人能同之以言事將報上索然下旨獄
 刑刑宗周事之引奪戰及二臣者西車公疏為大四死也然嚴官定主起出左都御
 史未至轉吏部方書出戶科陸朝仰史黃身方為降果有方物留田則子耳其
 遂致評公為大昌世報復又言和計甲以敗款自為力應休自方亦有心來其款
 之夜且言乞帝之諒新甲也曰臨刑七就降夫之降之中其望帝在自白皇也志之等
 因引疾乞休命賜解去明年由京臨公進于御鎮御陳釋起氣迎之至望三塔
 之敗城為不守自任為女僕社也孝謹皆注以自德公有一子名爾蒙以松江事
 日誌

甲乙該書俱載徐鎮此孝謹也亦和孰是

徐爾蒙和執世統記

徐尔蒙字似之官生石殿為受修武氣和將吳勝也及吳勝所生戴初出家說之
 遠近傳稱棟臣也稱字序身夏允彝子定諱字名如與爾蒙皆以勝也事初
 執爾蒙據悅世統記等書曰以父考忠臣何宜考方之文曰受州稱身徐氏家
 徐氏身日沈殉大夫

陳子拙字卧而補海也松江華亭人幼敏異上第嘉慶法訪古文以信世有使主朱社在
 去文而英甲名金宗祜丁丑進士授中州推官以招撫許都功補兵科給事中光緒以原
 官召用諫請罷征聖防守而實及備邊三言皆當時至計而英之俄國也明末首以
 此言召而為之然在如而新不守間六月松江兵起子拙以祖像祭家務監軍而遠故
 少師吳志葵言為城守計聞中投兵都左任記八月言孝成縣和松江子拙以祖母遺
 孫山望有吳勝七之事起獄記連子拙子拙亡命奔嘉慶遂信以中使判別家已而遠莫
 山則夫過此考事跡去嘉宗執政軍別遣兵圍夫遠家候遠獲子拙使丹中未向羅
 水中死是日二十四也惟其死也

楊廷樞字伯平

楊廷樞字伯平吳縣人清生以氣節自任崇禎庚午舉名天榜試第一命至回里徐
 沂交界為之至夏回其殉難即後居都府山中丁未四月松江兵起吳勝七執為之
 運者其乃也樞以人戴之傷也事賊記連也樞遂被執繫獄中惟此子日初讀其
 墓多作國之為人中之事素志也青社大帥會鞠于吳江泗洲者巡撫王其引
 生之命之親款也樞曰歎事小難致子大乃推出新之似刑大樞曰生力大乃人刑其
 揮刃者誰也樞曰為大的鬼監刑者為之呼右神而歎之公在井中題其面衣係
 誌十字者以遺其孫曰蘇州有明進士楊廷樞初讀聖賢之書七懷忠孝之志身行

心事不悅方及積苦為疾名宗河字字心為方為五十五載生世間五十二事作事
御堂之想樓居或東京亦有遊月御常名教之重仁敏為宗室之主山情時命之不修亦
全和而全祥佳中原之夢難遂遂家禍以積生矣才則丁亥之末六月別區夏之子才德道
於山陝勿謂陷于於山陝時適逢大變今賦于大管云突如女未身之知之久矣有為貴氏
吳以歸才于才任職有女在也適逢大變今賦于大管云突如女未身之知之久矣有為貴氏
就死殊勝男子之難眉一可視如婦婦難列一舉室或在等愧物之難也日里平許皆王
此方為情此千古為心到底餘淚不致生平許皆王此方為情此但固難國之缺憾也
未幾餘是日未子之志尚草果記許文之曰視炯而對大者方房見氣莫之而
既之則待未生丹中重此不修者言以此道和以侯異也敢我知山面付遠猶以流文
母而思中為哀致之以此為情四月廿六日丹中回書又云余自初讀書素奉文信因
是生之為人七十三乃其志之四月廿六日被後併五口素心焉未敢不知為有數人未
知通作之傷十指俱折而胸中侯此之氣正與信因感其市時之異仿仲情此可以其
情卷人生讀書至此甚是日力以此道遠墨以侯後人知之因丹中漫就二十三首詩曰
人生自古誰無死白頭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打七重道有斯人浩氣長
空死不難千年史淚未因身乾在末星斗猶大燧一巨忠魂在此間社稷傾危已二年倚
生視見又何難祇今漢氣思大地方信平生忠骨尚如雪子見字山有骨節日里詞之黃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二八〇

明季南略卷之十

錫山許六方因家信輯

浙北

浙王出降



大清順治二年乙未五月豫王以宣府神分兵入浙大帥貝勒博洛也時滋陽遊杭州
有杭人擁戴貝勒以書招王王度力不敵拒又不忍殘民遂身訪崇禎自殺
害人民貝勒許之遂撤兵入杭市不易肆後滋王北行與宏老王明俱出

附記海軍云兵至杭州原任行人伍侯德其某縣不知歸于漢亦不知月九

祁彪佳赴池州

貝勒既駐杭遂撤市官更至浙東招撫且令祁復召何仲福見原任蘇松巡按
祁彪佳赴池州九祁公諱彪佳字初文佛世瑛紹興山陰人文裕燦如去洲縣有
忠政公年十七舉于鄉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興化縣相官郡兵以稽餉請于藩曰
公北身注訪刻刻防餉以餉子不敢動後今日推為首身傳送藩曰汝中宋坊
帖版崇禎四年考滿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武內外該官以使之各
安其位而後言以各中其心者越趨而向危即核官而多事遂未二神九列之長
請黃州肉引罪言是因而中是道用奉救過不違之家竊恐清事請正休于

虛公之於一門及門者會上下其意者運轉必應德惠以夫其才由於世即亦朝因
陝列女事抄呈御史府拱宸宮看起故之事遂已而公竟改前京歲進十七年甲申
身自公與史以法書法計定年公前省成德于吳命李勣安撫其為大理才應即
西為巡檢首募壯勇設標營且崇以善人保江雲實博望之保也公受命之詞
月間始紳士設會以受言多桂松又上疏請除詔擬得事之故諒矣以爲知之故
且道謝病乙丑頁

大清兵入浙楊諸紳推楊公副德夫人高氏曰此此歸命而修節若月五抗節以快
或曰保耳陽方法於者如行耳家人信之不為之過則六月之內以在分濟出家園
外故生禍下日投池中書于几之某日已決相富戴山戒碑寺可即殮或於位家
就義如此後德忠每公生言長理德字委慶汝祖德字委壽皆皆又其女德
蓮字剛君年十三四即歸德德人其笑文詩書其云因此是心在視恩子報難時登
榜之

高家園不食死

原任大學士高家園諱宗初興城中也玉野寺不食死

劉宗周抱柱死

劉宗周字啓素伯興山陰人學者稱為念堂先生崇禎九年進士二十二年

擢後人生活以母去其養祖里在者十餘年始補原職。宗藩六議四十二年疏請修止學以年漢謝病去天恩之年起為禮部儀制司奉
 勅魏忠賢家內生奪情半二年還。魏忠賢三年還高堂司少卿。守為太僕
 寺光祿四事補中。通政力勸之。忠賢初情厭世革為氏崇禎五年召為應大布
 尹二年三年以疾去。多漢二年陳請獄獨新始為刑天亦命之。年上言。當早齊
 居責其不修實。以修託空。素以遠堅。亦去許之。八月名為工部左侍郎。明年上言。時
 云云。曰宗周未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宜神國度。時不為。宗曰。滿廷
 廷為名。為金。辭任。指。侍。市。馬。以。言。不。耐。懷。利。事。天。以。言。切。責。道。引。病。亦。以。就
 道。回。

大清兵自日平深入松海。神在火。奸似忠。大佞似信。丹五刑以糾。諺都事。工。志。以。為。以。和。我
 以。革。為。火。由。年。起。吏。部。左。侍。郎。休。寧。等。三。卷。以。切。刺。上。躬。多。免。株。他。身。與。遠。左。部。佞
 史。清。中。飭。實。詞。復。重。院。社。皆。四。疏。詆。獄。淫。之。會。為。大。計。者。中。書。某。為。人。打。賄。事。某。
 之。法。一。冊。風。紀。者。然。已。而。京。師。道。被。圍。行。人。無。一。聞。之。初。奸。輔。該。國。弱。上。怒。早。獄。送。
 被。以。力。爭。于。朝。坐。免。官。十七。年。南。京。有。逆。起。原。旨。公。力。抵。封。以。馬。才。某。別。用。清。言。
 形。前。之。逆。力。請。辭。任。以。事。

大清兵至杭州。公與同郡祁彪佳相舉事。彪佳先死。公位。程。高。以。六月。八。日。出。子。某。有。

他令訪曰尚此司日生少在江濱志決此一刻危了許平生事惟悅與汪宗何難亦何
易又示得素劍贈以云信國不可為傷生生理久止水與道山一事如能後其素
夏南好地皆如得江心而兩面之屋參全改受公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儒領袖
以出當卜國家法我而於以善之悲夫其論豈必以為善者善為人而己哉善為火
曲也其所以為人又作化過核以相何者之古以善每日生佳命讀其書與高忠憲
琴就注法海難論忠憲以為其友和虎信曰公之奏疏出而居者臣交議人以為其
子名灼道遠命不以示人

王叔考赴柳河死

王叔考字元祉紹興衛人甫婚而父隣卒任事不就內室推為法即生師事劉宗周
乙丑六月

大清兵破杭州時諸生多散者君居詠鴉師叔考憤甚精其門曰不降者全務王叔考
也泉性福茂玄文榜潤宗周舉叔考喜越數日事不就乃為書其曰門生
叔考已得死而欲生也早自決毋為王矣午而吊又作悽時致命為授其子後
橫身孔而赴沈沈河山沈乃赴柳柳河死時六月二十七日

潘名祖不沈河死

潘名字子初會稽布衣性清正家貧不教其子往友人家飲既醉或歌或泣人

以心釋之身自之閒

大清懷玉自焚必死家人說曰以爲其大去死者一布衣身何足爲哉曰薊州之役
孝王父母俱死子皇身之存去之不一族皆歸今配祿爲民尚備視息死何
以見生人于地下已聞報者死爲文以哭之去東門外望許袖石石沒末朽下自沈死
或曰此其善於死者事之倡導者不白同故死

周卜才避入海死

周卜才字守夫山陰人周文節公族也家貧力學年二十能爲布衣濱海而在閩言
死曰吾嘗讀易而曰二之而不生才死不後也及傳中已新聖道歸四出卜才仲
夫大嘗曰夫乎夫乎余尚何以生乎遂書不冠趨出日破上躍入海中死時閩六月廿也
越之其女所居而歸亦之不命包兒一處遂信東之復于積上兀然而止就視之則髮
由如生果以果之善者越中師起承制贈縣考翰林待詔崇崇卜才友接刊守
丙越人感之百之節和謚縣考曰正氣先生清爲成義先生卜才全義先生

王思任請斬馬士英疏

時馬士英游學訪都督家其母反實王欲與任與士大夫雅未和家竟可存原任九
江會事王思任因上疏太后請斬馬士英曰我州之氣也者于忠憤之心忠憤之心
者于忠憤之心也事至今日人人皆耻存不憤之說以就者而都督任以事淫不

由是其實請亦報書也。主上責任有餘而剛毅不足。惡奸相馬士英。拔主之功。好天下
大計。亦不交付。而士英以為太阿。肆其志。得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乃飲別道。醜跡
上怪也。別欲淫。奴上喜。喜則有優。從上如鏡。則有古。董以為君。速臣。常而以難。陽。陰
事也。推才吏之法。又心之。大成功。他不足。在每。至則。招。系。止。款。高。宜。那。為。皆。相。事。更。全。珠
而四方。私。利。中。破。出。其。門。下。者。白。一。堂。見。黃。玉。百。金。一。卷。上。得。黃。玉。十。金。以。玉。又。還。耕。方
乘。機。打。劫。也。指。他。考。現。在。即。題。文。何。始。致。何。所。始。橫。行。者。又。不。足。其。志。矣。計。心。如。者
士英。獨。當。朝。調。子。於。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名。而。不。知。恥。也。其。信。之。以。玉。于。相。也。亦。事
也。矣。以。奉。調。臣。臣。以。事。于。兵。部。尚。書。亦。以。通。乎。不。能。不。守。而。身。排。重。兵。日。積。復。太。后。之
加。也。別。主。智。獨。不。肯。讓。而。一。味。欺。世。家。滿。口。謀。說。英雄。沙。以。知。神。家。傑。計。以。灰。心。也。及
上。怪。之。時。佛。注。台。之。際。太。后。宜。速。起。出。也。臨。出。以。紗。絕。也。色。川。新。嘗。胆。主。斬。士。英
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設。國。規。君。之。戒。仍。下。哀。痛。死。已。之。詔。以。收。物。情。別。四。方。之。心
士。亦。猶。有。後。報。而。我。教。之。勵。也。亦。亦。亦。因。也。

又上士英事

閱之。三。采。風。信。才。情。義。仗。職。素。飲。慕。印。背。國。破。宗。疑。之。際。援。主。之。以。空。時。以
為。古。之。高。深。傷。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言。之。後。國。事。艱。難。滿。以。身。自由。兵。權。執
握。注。不。講。我。守。之。事。只。知。貪。賤。之。謀。淫。色。逐。君。門。播。因。寧。以。故。人。心。知。神。士

由來精銳兵士則多存其策珍者為先期已為敗令素與情通社稷中
 謀國至此印家去三人亦有以自相以部上謀其者明以一委自以謝天下則忠
 憤氣節之士為亦相諒其也若但求全者領亦者主知輕機投之才然情心
 大臣以百英雄豪傑呼稱情屬釋子中律中與也或道是則之涼仙煙雲仍
 似實似道之故報千古笑齒已經於地再不然也何藉波江身越乃報仇雪耻
 之國此賊賊他汗之區也聯請先赴青海乞素中白馬以拒閣下止于洪也
 死不瞑事閣下以因法實之則者來身以候程騎私法實之則者引領以待
 魔士莫愧憤不妖答

仙報以士莫前為謀有一疏下書痛快能倫是神奸魄王公以文采風流擅
 名者世之知大者大位之保若此也子黃左而路於之千古
 皇王聖國

皇朝諱以海高帝十好德文好德世去于皇崇祿十五年

大清兵克州城和日德以海軍切被執三日不中乃命去于七年剛勇王位

大清順治二年也都統宏光之事法國維為代以為重金與馬其美志是不合道

請情里三月而都臨國維在家問交如集其勇以待六月杭州推戴海王滋

王以誠降月乾教事官更于海於於使云仙唐江上原任山西金事等節

二月朔

大清兵艦船開入江張國付以嚴勅各守汛命王仁率水師沿江心龍不載日
東風大起在揚帆奮擊之碎舟千數都博德提督甲分付副國付明所
軍渡湘江

大清兵為之少却命隆武提督清源發詣王江揚師時馬才英依相方國勇回

國勇刺之且出極難惟武國付聞之嘆曰初主此矣

士英以武國勇初都後難同開湖小人之敗懷國家事之怍以此然有士

英皆刺聞傳有候邦也既斬身使物國相殘供以人為武寧者曰難

功餘不付之末流本

方國勇在走傳興

粵

大清貝勒侯和濟東君家遂為兵北岸以江酒試馬用大砲擊而遂通拜方兵

厨備灶國其其日此大奪我命地我日歸唐王耳謂

大清兵初重莫之文又私念隆武勇以自初相招入開之大田而不降之便道退入海

遂于粵二十七日成在指崇王信興軍馬陸兵以成劫身王而得

國勇據宋十寺系我而逃其之斬也

浙師潰者

有二十餘年江上諸師聞方國安去鄭道謙想皆入海諸將漢教惟王仁一
軍尚在由江入海因與在浙抽兵五十守為警其在注曰我西人心宜言
書付東流懷天下事者能他人方割國也 清兵數十萬屯其後然而渡孤
軍何以進敵身兵皆舟以入海也舟連日為計國能不以己乃林亦道危
要

大清兵渡後唐江

首初下西子

在清兵渡後唐江

附記五月中身勒回報方兵話里仿其下曰句姓者有初人自歸過去其
初身然過去不待十二四間。夜聽聲不他十六九日潮早玉身勒乃率兵拔
船過三嶺隨大馬初一日勒登嶺渡江而身甚身被中身及天不長七程
刃備備及已渡浙兵崇賴言身亦身勒令諸軍去掠候回時自有也舊
有識云大姓六和塔沙洲後唐江崇賴九年六和塔災中心崇燒去也
四圍不動有若燈橋然玉量而解度江以少限身可對如
身至通入舟山

書報致他而不他。其謀兵者。若官能再恤。更未全責。若生

公官正。著稱。金華。未傷。人大。烈。二。事。成。進。士。任。考。為。不。可。以。與。異。若。擢。刑。科

給。事。中。歷。吏。科。陞。神。科。都。察。事。中。太。常。寺。少。卿。崇。禪。七。年。以。都。察。使。右。京。都。御

史。巡。撫。大。憲。有。地方。生。日。巡。撫。駐。宿。初。行。文。為。屬。問。一。出。巡。駐。白。宮。及。出。時。以。其。多

事。注。注。出。鎮。晚。日。所。破。虛。困。相。繫。有。有。密。說。之。勢。而。為。度。素。兵。國。初。有。軍。五。十。三

萬。做。宣。德。中。徙。三。人。于。河。間。懷。未。諸。衛。後。又。以。二。十。人。運。糧。三。人。入。南。都。餘。丁。不。足。待。戰

乃。調。及。北。成。卒。及。衛。之。備。兵。注。而。海。上。濱。者。年。以。請。益。者。兵。十。人。以。其。整。點。故。事。為。新。物

依。之。報。有。沒。議。請。馬。步。卒。人。於。是。說。為。重。鎮。上。采。料。臣。言。申。份。江。防。上。請。著

卒。十。二。人。事。以。浦。口。半。以。鎮。江。備。繁。昌。大。湖。連。年。以。今。高。淳。諸。城。連。敵。構。于。其。湖

十。二。年。海。寇。杜。崇。明。之。東。三。沙。犯。福。山。及。陸。屋。港。以。以。設。伏。擒。大。魁。者。四。是。通。州。首

明。事。陞。兵。二。部。侍。郎。兼。都。御。史。德。務。河。道。會。大。憲。巡。考。山。起。山。左。駭。動。公。擒。之

東方。遂。宣。十。三。年。陞。兵。部。尚。書。公。視。事。時。別

大。傳。也。入。選。也。矣。乃。有。大。個。天。下。援。師

大。傳。其。深。入。玉。山。赤。河。外。發。未。盡。載。復。中。年。入。是。心。去。因。區。信。之。視。師。不。然。一。有。所

創。必。力。請。先。師。乃。言。官。法。糾。糾。結。連。下。刑。部。獄。甲。申。其。特。考。教。以。以。官。其。他

直。出。公。出。都。而。同。先。事。之。變。宏。之。主。授。我。以。以。考。加。衛。大。大。傳。請。連。四。萬。騎。以

由京未及行復告歸而由京失國會陳道誠等迎主事王曰公直東南而以
世風代德軍事又據江上者二年丙戌六月
大清兵至與公表主歸東陽赴圍池中死

附記當程縣建公過蘇州蘇州府公暫德考中補之四世好物哭大軍牛首生祭
且好且哭歎曰公送江外語眾曰予何德于汝今亦行世傷也公聞相公送書
此我不德而死也遂受之飲之乃死也本重之也故免此語人口述以為公之快事
東陽義勇局呈請府

王之仁見殺

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高并兩子婦切汝諸孫悉沈于蛟門下捧初印此面再好社
之由狹至松江載一冠衣陸子姓駭愕乘款之在江邊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
僕可刺大帥不月身注洪清敵未殺見死于州書承疇後以神命罪皆不注
分二子四丁不之殺

問之仁馬承疇曰考生希望三博奈以強奈狗乎

陳通輝自德赴水死節

出諱通輝字本姓非實山者州州海人崇祿甲戌進士任請江知知先辛為心更以
許科通自以風向王方而神史左老先熟洪過矣因劫許野鈞同林均及公崇

陳汝大園室沈河

大傅才少即陳汝大信妻五女妻馮氏夫高姊妹將臂共沈河死杜詩與汝大皆杭
人諸生時同盟相善汝有適言遂相仇爭供入任

大清兵去汝大死於家門城隍即自德州人卒同殉國入城隍之

朱大由南門焚死

朱大由南門焚死汝浙江會華人善應四十年而卒于士庶在巡撫鳳陽戶部侍郎
及身日望國加大學士銜

大清兵至京華大由固守日餘不下田紅石砲擊致之大典南門作大北西焚之帥
鄭邦武出人亦死

張明翼之

任兵部尚書守徽州標下刻為奏應科考為

大清四郡城破明翼及妻高王慧王秀王詩被殺皆學御史高亮被執不悅遂
害

王陽梅句信

王陽梅字重木句信小嘉興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原官兵部郎中

大清兵陷溫州句勒下捕田之令乃菜生世遂傳句信為題誌且好且注曰死之先事

少降膝下能連兵姻友全所悲歌者情已西戶德好

鄒欽章赴江

鄒欽章字伯則西華人即洋生

大清初欽章領其某下令札欽章赴江流居其家

崇尚高欽章滿寫天

崇尚高字向原西華人也洋生

大清兵入城尚高初被俘任傳中帛名在神祠木基為伴狀控中邪言怪語武

至刑四字則刺傷人耳上下釋賣尚高冠進賢冠係廟柱對其者事危期不決難

善西逃難故其一語惟呼太祖高皇帝而已被創流吟詠自若和正事歌有未定

備法仁是珍不涉南清骨已香高欽章痛罵仇獄吏引例出高為打實諾

士推園鹿枕大隈哭喪陳謀事聞有司乃陳棟牆與高為玉完殮焉

諸子殉難

欽非傳即王忠任不食兵部主事崇尚高存與高王氏同流知兵部主事高欽章

命公子諸生高調赴山死通以使云淫身不難者死原任山西參事鄭之尹沈

山死諸務諸生方烟山侯諸生朱煒俱赴山死崇尚山諸生楊雲門自傷死諸生

便斗事亡移老堂於耕和內令人掩淚詞教詢佛經死

以與賊不接以福多乘高思化身傳曰此名山也名探幽未十石壁十裡事以作張
 某則此大兵不似偵探賊何半日乃下次約快馬龍首常後登山向東南而進奈者
 傳注下沾襟記題云題記望山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鐘山望東真龍首
 於方出楚燕雲西極已通關王仲乾心州漢父老壺山涕淚初而重方傳兵
 傳未看會大素福龍津云云予以按漢秦漢師山望山遠如方傳自感而賦
 法云甲午年五月望月望西位張名於同賦是仙題併書越言探輜重東下十方
 旌旗蔽江而下砲聲震地人人皆懼色四月初十日海船十餘隻上鎮江楚洲至儀
 真崇巨高望名與遂赴上言撤而玄名探軍師海島是事傷遠言今以計部傳
 聖軍探報言素以復事界之論者謂陶詒在豫州不遠過也歿後始言方之在十
 紫衣也

附記張名探舟師至泰興省者公仁者被探舟子析言謂卒曰吾亦才也
 堪此役引引入見名於及精門消望字牌一面上書軍令十條一初探舟者主
 刻雷刺一初望言乃姓者刺一見名兵不殺而放惟之者斬之云此見名於名於
 得龍戴丞相冠年二十餘與劉孔昭同片一大丹初考為岸士命主諱劉名於
 鎮江甚雷雷勢甚何孝道其妻曰

大清師德案錄殘者少名探曰西天下者何如本曰老台其物中其已言其書生

此輩何知且國家夫已十載明之何不直取中原者按曰格者此志但兵微而事不敵則
試其財令極不無恢復中原而海中之物則依然如故語畢本堂注下名孫元叔者
曰思父母身名按曰父子乃一生之倫理君臣家業世之綱常何如此遂贈銀五百兩
二

大清初院印送依汝明神張輝言切書

領年甫系初院印詩書亦元大大君子閣下僕素性愚魯務廣務簡自任任來
才學巨細性存為民之大好生惡殺與人何敢不忠鬼神而為自惟接接我百姓也
嘗言海上諸公偉事如破鎮忠王侯有才者日久抵掌因備置大君子忠孝至性
出日大成奉標德共美於亦律律道一不置方知王人豈知別有苦心此與常山海
此輩信以起承者如較天德語難回日景仰之私况今伊如日今新奪 恩治為山
海諸君子大同宏遠凡投誠文武官員山原古題耕地方官印考為起之赴非推
補實缺天德輝：進通服布先教許言信遠天幸大君子情性改悟不使有業
自用：主天子物達之初森森烈烈際會非常開國言動共秉建業以此文也必
曰志炳孤忠厥甘恬正信姓山中宰相學問差刻夕相依歸由玉然被就國
原出雷也成忠者為全此其次也其或不死印於得本之。祝贊係詞清代治作
重世教人一新一室道遠物外仙遊名勝以較天幸又其次也亦致。望。舟現

驚身清雷不成雷出不成出既已此方之難名忠臣之害能海岸幸免其難
 百姓窮為大矣之難同者僕半愚直之性行簡淡之詞居去一切繁文大率語必直同水
 仙當仇本朝之思何以者報仇者不害天時且甘積誠清者止之特除日而論也
 即正之玉理也言之大志有識者始若蒸火又白也效詞一曰厥大君之信能亂若
 人有言向內以者且時向好人時者自以某以向內之難果存辭之不通如物似
 心奇坐終不敢言輕者以筆言多言不敢言就前者以為抗而罪至誠之心誰能
 回書其林林此吾性大君子之難約已自修精神越

張煌言讀書

飲軍督理恢初橫務客能游直出伍兵馬而理糧餉其部侍郎當勅林院學士汪
 汝書于連陽世曾即君執事者夫揚濬利能揚書與京唐大能之或為五色
 而反士則不然女而持者大能比義以國者因恨君學其知待者豪傑事功宜學
 學問致每博書且甘胆於孫為屬而卒以成功古之以來何有勝計若僕其為累
 原如此長祇以讀書知大義而憤激曰主左袒一呼甲盾山王屹屹此志何則既君
 之軍不傍則全臣之節遂不惜遠履風法作橫併情之下近今信之既矣同仇
 漸廣此節除望練兵海宇祇為乘時此何時也而兩越笑守三楚之志以及同
 附書吳者書通運死節僕因起而匡扶帝之克復神州此忠臣義士為志之難也

如書謂宜拘為奉書者又有謂信待以招後者其久不決却書云知此以途中
 不以拘為實禍却不除不為救惟刑時起主侯死乃曰傳之交解初獲死亦甘
 心以此死于以不版作能命訪四李宋魏傳之方救時刀打為兩成大異否其訪曰義
 憤憤捕十年生之開院房于國湘江之東必是日所索得難回之記亦如生以賜
 毛猿買國更為名四引支夫忠貞自是人臣事何處千秋故書史傳何事孫匡之
 息橫莫也不得執斜暉到身晚節樹松柏此古清風笑厥極樹樹皆理德立
 嶽注一帆往向十洲滄海山邊死文山委青史他年任皇朝柳樹一息尚固為香
 香禮之共論復望臣庶與日記祀區市者為高孫石冠程律中實色旌神何
 首月痕蕭冷孤臣回歎其地也正氣在乾坤不堪方打掃孤臣一坐蒼茫九死身
 猶挽龍舞空同奔新為情情轉情轉得同東社死之鬼笑向春風也即有人
 呈紅手剛換却黃雲白草未由去

附記清鄭氏功趙困者京張煇一軍批燕州令其甚嚴一兵買趙使直四文
 分止與十餘店主哄起白張張向兵曰誠直者之世世代耳張曰汝命大難何
 云云係好燕燕投下曰拿下玄左者傳兵兵問曰張命今斬汝兵大驚曰事
 如生至此手方是回字張曰吾有術亦印一信亦斬汝四今事遂斬之法軍
 自此秋毫無犯者舟者隨張所供一旅自心元色條自遠監丹之奇軍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三〇六

明季北燕卷之十一

錫山計六書田寶翰輯

閏紀

唐王始末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五月 大興涇江都夫守鎮江德共官鄭鴻遠鄭新和駱
 不為因撤師烟閑會唐王涇河甫來王仲甫健太祖九世孫性率古義文
 翰流流于言初討陽以父歿夫愛于祖請王兩浙謀身始末請名及祖請
 王襲守定陳素隋知方王柱欽為請嗣遂就任後以位兵勅王擅離亦請
 個高持密支王去迺就通浙鴻遠因奪之亦王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
 聖巡撫御史文素杖為素黃道因由為初言龍善會談王王監國時排
 入者能劫戴功成請正位請大目多言監國名正出問尺寸建師未進言就
 去別有存亦因事以考不為兩侍郎李長信言急出問後正位示監國去
 天下心之臨惟不鴻遠請正位曰不正位世以厭眾心以杜後起遂言議于閏
 六月十五日未奉王印望帝位于福州日暮部天大風雷起拔木揚沙瓦屋回
 宮為室日御坐馬忽為踏起王兩重陸地投女了有人感異以改福州為天興為
 以事改日為大內大教改之陸武命領領于兩浙兩粵等處之福善為滿曰至安皇帝

附記事述秋間事化此即同月色信休事述自事來他如知書身月十日
 一事時信新鴻遠數乘已發中者其言俄而古部近聞中者又都二部之
 日鴻遠守金山遇 大兵而後會庚漢以恩詔出中却同交波江迤邐才京
 以廢校物色引與俱來且程好同書者翁里者河同故其風信極在書先及
 世系後及時新一移張餘潤是生一移吳梅以先生干言亂亂即此國位十者
 概越句乃登極議起云

文武諸臣

新言能辨鴻遠事遂為侯方鄭芝豹為澄濟仍都新為正勝物設六部九卿以
 階官重為吏部為書本長信為入部為書中書作為神部為書以表表故為兵
 部為書同應州為刑部為書却臨為上却為書馬思珍為通以彼部廣英為伴
 右刑部將以未建廷典の右為上江却清京四本為下江の証於據物信為
 右僧道者持由卿一命以上成典完信於是數本考厥起之於德隆黃景如黃
 道周蔣觀生何楷陳洪德林引核生能許黃鳴俊皆為大書士而蔣觀生
 前信位又起重楊何身胸郭陸陸葉也桂於於死以次玉皆入閣辦事也志
 不敏玉者以王應無楊也斷書僅列其名同臣玉三十餘人就不合而亦供聞事
 凡有批卷皆上祀高之德累日亦時別轉皆力臨為於人心死情乃也志為也

首以清遠鎮軍上請上然之而不欲行既居者士為居卒士命辭在生主之以執選入
人賢也

新立武備守

時內外文武濟濟於兵始我守城首保鄭芝就為以鴻遠芝豹防大甲也故以
以郭氏為古城芝就間有于福州出見九卿入不指出不區某道臣議我守兵
守者自仙雲間而外道守者一乃七十雷每雷守兵多寡不若仍計十者修十者
今亦精練則其出固一出浙東一出江西一為兵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為
實不足

新請江軍

粵西有請江軍者名亨嘉太祖孫揚其文正商八月移營因隆興諸王不受
身兵將取廣西巡撫督武招知之移書兩廣使制丁魁楚為傳又推思思身
如陳邦傳防轉再呈極調撥兵向能調請江遠桂平道亦請促武招入武招
尤系系請江提兵至桂林令武招易制版制武招不從且以兵督之卒不為存請江
兵守為丁兵我財思精時宜固之且健為粵西使使楊國威旅鼓武招因宋按
計于健而邦傳亦在提兵并受命遂擢請江王及國威典史料餘事申願矣
昔桂王福州身與斬于市以擢請江功身魁楚為制武招兵部侍郎柳重副都

仲安星時浙東亦李身房監國

鄭芝龍請山伯

十月間伯不足鄭芝龍遣使事梁應奇入廣增伯應奇注塔因奉送候考數
十但存考提問然有遲疑未提至考潮州知府楊球欲入刺問去遂中與界
不難入芝龍又令於按以皆指傳由伯官由之外省仲由仲由之好有大戶由又借
衛次年候難以折者物庫貯存積銀未解者整亮皆解不足又賜官官皆亦因
初亦亦有物後減三三物武別僅數十兩或教而於是倡借所謀者列名冠於其
傳世例門空衡而已芝點者信軒蓋備僕役相謂自有難持星傳身江今
至先法佳証如造皆精省職主而後不勝別互毀于危而不可制誰曰敢與如
智運造其未識者已不知必敗也

國家新造當由括百姓外德驛場武可猶正乃由伯實官較士英為國為
史其有安以不候考由日言首乘信矣

曾后入閩

鄭芝龍計招閩門兵不之取廢者人耳也臣請出問者幸海公中降武每欲
躬履引問而芝龍但以缺餉為辭命十月由曾后玉迎入官時亂前未有武初
珍攝以侯未甚可暫止初信武孤身而來鴻遠以可掠美人十二就隨居官

御玉皇中后玉蓮大興之作極構宮殿是區之屬皆田黃室同併造為進龍龍房个
神名皆儼然鳳姓后性倣如神書有賢德者隆武每名對東事后物于漸後能
之其決進止隆武歎為神性之

鄭林入侍

隆武尚未有刻却其就乃令子鄭林入侍隆武賜因姓以名成功隆武每言者就向
成功就其污之以若之就由是也臣等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相之就事
和地不合也情中途盜截其耳語進賊不白兵科信事申判中隆武以軒却以法
有密告之就權者隆武就責之就其就其伴及謝多隆武心不其就不
情之制之因復因為曰此朕意乃其人言之就洪中傷之于是也左一同心防
劫人云

刑司田會

丙戌三月刑司至早朝却其就龍以子叔柳言德謀或傷即武知方是奴洋推其家
健以而安入境能家兵移考他駐中得山守道者建德知物能效為好臣就其
其會就其則刺市事則其就法知物謝泰宗以貪奉口入十室杭其也其
可格其海玉同不用青以雨遊名之該其被賊殺也乃有未世報之佳事上既其
兵即治方對片言合用方泰宗信賜官爵久之衛多部重其及千人所賞之

就亦不遠

集禮遺事

臣臣請命却立就其間立就亦不為問其歷宋心因分兵為二起言者
人笑不滿十以初鴻定為大之帥出街東鄭利為副之帥出江西陸武依淮陰
事案禮部初兩送之北改出問歸務候餉不有這這月餘內催之為補出而
陸武下詔切責以傳果路早自有國法之有不白已路國巧四五千里何陸
言仰他為信如奴

陸武之遣二為程思為之遣本建泰也二為之遣道問好建泰之遣也
也

張肯重請禁書信

吏部尚書張肯重與吏部郎中趙之成同為江南疏言臣為生昔海濱請以
中帥于入注海近直拔君山懸而取室信以迎陛下臣到會今至陸陸武大老
並備其就文送 擬言就其大諸合青上疏言此所請宜為共宗者以仿送歸者
事遂不采

陸武建泰

陸武決意就死二月建泰密於何曉校江者楊三新時有疏建陸武陸武至

戶而哭物亦以千金百布若誠為文以分中者我雖不殺在任何人為我而死

天下之歸者論其輕重大小七國時有莫陽子秦穆季子存六國以拒之以為者十

五年後秦之在政勢難與奇也秦故且難也亡而奇也秦之知

大情勢之重矣夫山即考之秦不足以為而勇之弱狂未及林然信武能不信而回舟

之信否尚之言不可不思然心大度信之連其相侯事勢皆宜大小自不可

之計而自相爭仇則勇而西折而入

左清而問之亡之有信矣考其國游而實之秦滅韓魏而奇楚亡秦滅蜀漢而奇

全月相殘滅而劉石濟陸之滅重而宋亡蓋連古今之勢力大之見矣

依抑世字間者任江人

華之故論漸開事

華之故云時東運民空漸廣勇漢唐為甲煇火相連日而初政竹至此

但相距于七里漸者十餘日五月午日王正平之順昌縣區訪仰者備問者黃其

說金中州信者獲獲家注款詢及軍事操子感親謂此時宜枕戈待旦戮力

實策即之老而竹者古之怨之數天之憤而捕同室之戈是矣信者時街聞歐脫

自不彼此官而地者者不相安生由以一旅軍而大同左也信飲九江國外者

以他餘唐兵力不支時事難言之矣

四

本信臣板快体燕翼追诸易之元亨利贞言之主神文武图书经主德征教厚
日加表

同祥

六月天灼来自江西第解入同命以帝以程祠神用以信信刻以信为主考是月所
同祥题大学之道三句取中举人蔡燧著百信名雅唐太平象也信年戴高璜
梅光

时洲庚补昌有郡多信于

大清通于衡州为佛试表题撤上祀学行程莫神成

郑主就招表印行

时字

大清兵渡江信坊不守郑主就微同之因踪移海冠押玉今之同信而之信臣一取之信
世海别世家此信征不可招表印行信武手初首之曰先生稍逢朕兵生信同行
中使李初至河内信就死帆已通正平矣信就死守固信施初表言缺信十四
撤兵思安手

大清兵注安道翁

士英必道作大早之類

附記華廷越云見劍浦城邊一堆白塚云皇馬士英仇大俄方國為父以情未
方書曰取以區區傷悔何及乎時廷順問以搜索就托祀家預分表廷忍誓
得及之速名請駕出問一跡查存降後忠女及與故敵嘆守實國者何改
四年死一而已有履刀餘而清鞋系伏斧伐而急猶汗者生此雷起其異教書
田逢年字也

隆武奔轅

隆武自芝龍去後聞

大清兵信急遣決計幸款八月二十日甲午應在望軍營邦邑先期請清以鞋龍以既指
屬物二十日未駕玉行實我服坐蟒而止好書往時嶺軍旅鞋載重數十車以注之
日丁否抵順昌時未省已刻於玉

大清兵已及劍津燈聞且踵玉坎之打實教婦突出云加馬在內位和者怪何至賜亮佳佳
朱德那美出位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由店肩與河于飲注官日別定人皆懷
必獲持就廷妃隱程奔有一船而對人共有騎而六者

隆武過雲

大清兵逼延平而朱德那美之子帥數百騎追督為父報仇及汀州時隆武將入贛因傳

下而北風初降。諸道連兵。遂至。於。粒。并。執。中。印。及。信。督。官。某。信。神。書。通。傳。橫。玉。州。信。武。勇。后。遂。遇。害。朱。從。那。勒。令。故。仕。旅。方。家。兵。以。救。黃。鳴。信。行。控。五。苗。首。以。老。疾。者。免。

蔣德璟德余死

大清別達在吉林韓國山。其室與京江。部。濟州。書。雲。九。月。初。八。大。兵。入。京。成。德。化。和。物。休。光。哥。迎。降。是。日。大。學。士。蔣。德。璟。見。部。師。進。逼。因。自。請。行。刺。確。察。情。形。相。林。林。蔣。德。武。得。之。以。玉。刻。頭。兵。將。乘。打。甲。化。戈。一。身。為。國。蒙。恩。生。病。支。戶。部。為。重。老。者。信。亦。心。始。不。能。受。憤。而。取。程。崇。節。更。无。協。恭。亦。憤。卒。遂。京。州。既。降。德。璟。遂。德。余。死。十。先。大。兵。至。江。州。十。月。十。九。日。入。濟。州。濟。州。道。傅。法。就。和。為。令。亂。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言。強。兵。起。殺。注。誌。亂。澤。

曹崇信馬思理自經

神。部。為。書。曹。崇。信。通。政。曰。馬。思。理。自。經。

黃道周不屈

大學士黃道周。降。師。不。受。因。請。以。師。相。者。兵。江。西。曰。江。西。多。日。子。弟。故。物。之。劫。死。軍。步。降。武。命。之。就。助。資。言。就。不。受。信。武。信。空。刻。石。函。而。已。道。周。劄。節。者。以。不。為。下。人。居。者。與。楊。廷。麟。等。之。書。為。守。應。出。兵。衛。州。是。為。

大清初松送南未道周絕粒枝高而不死

大清初院洪孫時慎引生之道周不屈孫時臨曰道周清節風華夏曾重坐今罪在

不赦而月宮江由人情世不憐憫痛惜道周身望 皇上赦文望聖恩待以不死不先與

同中書欽差蔡德謨等供款于市

鄭為紅葉大鵬噴血大罵

聞漢兵先奔者於劉廷棟為余至建甯村臣黃大鵬鄭為紅聞城者倉未庫作

以物實供款時而去一郡獲全八月十七

大清兵打玉浦百姓請請出降鄭為紅不為再請為紅執不為

大清王推見身勒果迫跪為紅不屈身勒嘉其節不惡殺且勒難殺為紅曰友國

不忠辱先不忠忠者俱廟我生何國當求速死不為難也明日後台見黃大鵬斬為紅

清白史何當得平本有姓子代斬燬其為紅曰死前對妻烏李可因黃大鵬身

勒起下令斬之為紅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胸不死遂見殺百姓為之立祀黃大鵬亦曰

日殉難為紅并僕伴就與標下中軍游擊原任浦城千戶張秀以及子都日都也

實都游洪祖烈俱注死

黃大鵬福建建甯府建陽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甲申授開州府游擊今已至授官備

有清兵抗敵通與故家曰王連甯浦城知物之供係

大清招撫州謂大明於革之事日在時然天下情

左清今已八九年衛之二郡能抗守不敗年傳大明不惟是時衛州依知為與各處

致令五方國為苦其軍風投誠就治王浦城據據月勒駐兵于此請降日供入跪

見於大明紅袍紗帽主中曰勒異之間主者為誰對曰昔住就治知物今為堂

備述黃大明星也日勒曰河何不跪大明特言不效身勒大明令對其者大明噴

血連曰王爾階而為浦城人主為祀之王於沐也

傳冠不虛

公諱冠字元父稱孝者江^西南昌為世賢人天啟壬戌世士進試第之授依修

纂修計吏而結實係丁憂得起復世傳讀歷中^左書坊左中允克^位進日講官

左法德者歷^左成^左甲戌分考神閣歷因^左聖念任考事為可考神都右傳

即兼侍讀學士掌^左戶可為事何掌^左禮有院事上疏言引能^左合必法^左精^左計^左

致功^左濟^左世^左其^左才^左力^左別^左其^左精^左計^左之^左四^左月^左者^左以^左神^左聖^左引^左才^左力^左之^左畢^左出^左者^左別^左法^左呂^左因^左委^左係

元^左事^左辨^左人^左才^左正^左紀^左綱^左信^左誥^左合^左四^左事^左上^左嘉^左伯^左之^左丁^左且^左聖^左神^左都^左考^左聖^左志^左問^左大^左學^左士^左入^左閣^左事^左

成^左實^左以^左履^左之^左休^左則^左聖^左神^左聖^左聖^左傳^左聖^左公^左之^左閱^左一^左年^左多^左涉^左款^左皆^左以^左溫^左室^左之^左義^左不^左著^左之^左於^左聖^左

莫^左以^左而^左行^左也^左亦^左系^左登^左於^左特^左考^左存^左同^左共^左的^左事^左同^左職^左部^左考^左主^左能^左仁^左中^左犯^左江^左也^左德^左也^左賢^左故^左也

孫若軒杜公生卷公奉入閩閩中起公原官已而為位及

大清兵公至奉甯門人江意就家為江之仇執之以獻于

大清帥不屈殺之公被執時石字手中作書以放情託江州士民并述其存家因報

主狀甚詳訪者有室倫梅系前于表

鄭芝豹開城索餉

初

大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閩城門大宗餉皆計卿紳家財勒百不應而果

首王傳家母于危執者為數多又具火子為乃將赴城中索室以餉未至

遂至四日俄救困出兵救至乃存安平

鄭芝就降

大清

大清初松林福建者為御史黃照亂福建粵江人共劫芝就同里初芝就家逃

後復行通款詔而汀清皆降惟芝就為保安平軍家炬赫戰艦奇極馳名不

能信譽天地以善遠之任未通雅豫未敢迎師入自恃芝救閩兵曾一天相加有大

功而物產未虧部下亦放而後以自強開廣德濟為海難而由是日勒不家以

仲紳郭二昌與芝就為鄰因遠招之芝就曰我死不利也于

大清愍以主主為罪耳全

大清轉圍山海關平定就愍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曰乃知素因山今駐紮
平定軍駐軍而遠由院之於書曰平定軍書曰平定軍書曰平定軍書曰平定軍書
立庚漢也人目事主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大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
世之功此蒙德也若將軍不輔之奈何田將軍曰且兩軍未平今然開廣
位於印以相待計以別將軍未見者引商地有人才故也其就的書大悅
其子弟皆勸之往入海曰不可脫於網不脫降而之就田圍逼閩廣東
以以本博買庄倉五萬餘計駕馬老朽不能子亦陳遂世伴者過泉州
大張揚告誘收誠之勤懇者貝勒書招探的官者就謝價十兩子身玉福
州謂貝勒於手甚歡於手甚歡於手甚歡於手甚歡於手甚歡於手甚歡於手甚歡
朕之內其矣臣者五萬人皆別業不得也亦不許通家信其就對面作家書
數多皆嗚呼也

大清和文恩德而謂貝勒曰北而君乃就幸敵但子弟多不肯今排兵海上傷者
不則奈何貝勒曰此與尔共與亦死是而害也其就改行鄭彩鄭鴻達一鄭國功
以入計計入海張肯重沈狂就其亦注舟山依粵王芝翁獨存母居其年其
就去京陸必李和請鄭彩鄭成功沒入教掠海京訪物皆殺之江都並死

據建寧府志為之陸氏子夏

大清兵再入閩殺建寧直抵漳鄭兵皆遁入海後為邊患

鄭成功入鎮

鄭成功原名森芝龍第四子也隆武帝以為嗣賜國姓改名成功

大清順治丙戌芝龍降竊置北京成功率眾入海駐四水洲及閩芝龍被殺遂

引舟師抗洲臺溫台四郡為信善降江由大索舟沿江數百里港門填塞以通

馬跡成功駐名教月忽去戊戌謀入而應行者砲颶風大作擄舟計乃還十

六年己亥年十月成功率兵十萬入寇甲辰斬者三萬而已餘俱大兵有可

率即有五火率隨之供以布粟者赤三刀去六人或長信固牌字九。往江陰

會初一五初方教江而上初八。玉丹徒十言泊巫山祭天諸舟探為旗是龍版

俱用紅堂之如火也。祭地及山河江海諸神也俱用甲里。祭十。先以香

祭太社次以酒版祭先帝俱用白色堂之如雪祭畢大將高皇率者三。及諸

軍俱注下鎮江瓜州江面四十里

大清湖守日用巨木築古橋截於清廣。支梁以沈可馳馬左有木柵有穴。射砲

石。並觀星列江心。圍六。大索。索。木柵而結以拒海舟。凡費金錢。萬。增。款。成

被湖。水。湧。漲。主。刻。衝。勢。者。索。部。院。印。佐。之。祀。出。祭。江。湖。後。成。設。兵。嚴。守。操。製。為

隊管共第二隊蘇常四府括開常州五共第八隊之傷江陰也嘗性之京軍博練多則
戰而海舟也之忽下之 大兵駐南則泊于北駐北則泊于南併為畏迤以誘之 大兵陸
主方在不見實主江邊其收時既既勇又連多而兩後亦熱甲也尤不可見且
大軍以主如林不相出處馬之既鳴且城中百姓送任江邊兵謝曰吾輩不十烟矣
信送炒米亦不飲食共曰吾為共已久若之當作法賊凡陣陣時必先吃手粉是困
小年矣能研本佩于身同陣陣吃少許印不憐今為粉耳不知此且而執當然不令
已而矣叶部共可隊長德次因牌第二陣傳使第一隊至人皆省五色旗而
領之有漆袖之法被者田一大棉袖者寸一人執之雙子者刀如子玉印張被使僅
若之印拖袖打刀漆袖所人馬之又有圓牌之人身人四此之人俱少雙程勇皆換
牌進者者一隊五色旗第二隊綠旗第三隊狼烟第四隊鏡第五隊大刀後
不設節旗上排一旗如紅旗信則兵打亦後鼓然則兵打亦急然多共步者十
共甚難之凡騎兵以步卒及近戰又加鞭突可敵陣前而乘敵入步卒于月相攻
陷騎兵因而陷陣以此常勝玉量道却兵亦用此法 大兵馳馬突可却兵處陣者
之此然不動供以因牌自若者之如堵 大兵三部道却陣如山這是若信里烟
冉冉而起打却馬有衝而却兵疾走如飛突玉馬有敵入共兵之人一但一兵執因牌
若兩人一兵所馬一兵欺人甚德一刀揮俄甲軍馬為飛段盡得刀時因俄匠不換進

打而打能物甚然其時却兵桂島而大兵不遠追者以首領忠主于汝既利物
 通却者取我良久却陣中一將等白旗一揮兵即相向而退越汝有走不及者即
 伏于地大共生兒謂汝相遁所以未敢衝擊遂馳馬突前不意却陣中包者一大
 砲擊起十餘聲軍勢遂散共赴之都守五隊騎兵圍之夫福而却下白是解却却
 下王先解致于陣首致忠多傷我馬一乃歎息退之馬頭為致忠跪之他馬汝使
 馬頭之為致忠三雖以退之初汝之共勇健能倚刀生擒之杜克敗走介山退兵至
 乃素山之入之衝下却兵不動供伏甲中使面頰子崇訪為之田馬兵刀砍騎使不為
 射中其足則汝可更我于言大兵遂敗于之致忠遂讓却曰汝未止者馬之白王帝
 生介山中皇帝考上未決我頃之有物斗汝兵二千使崇于楊遂山之軍圍致忠凡十
 勇於王大故率兵出我却周却營主陣有為之問曰汝死有致忠等何不速降且不
 原介者一天中又地周方拔天中使中其壯者三圍汝汝力有方致社王衝入陣時却得一陣
 致忠生兒謂汝下曰此八卦陣也生門向江宜避此致入問門而出及入即為致忠兵扼陣首
 尾而擊之尾首應遂圍致忠之不利向執旗者手中一旗自角而返兵見之其退走却兵進
 殺致忠却下僅存三人致忠赴至城濠却兵亂走德王法軍攻者致忠出兵四十止有百多人
 當日自滿州入中國身往十七我未曾此一陣也其常如王鎮兵三方有三人焉
 致忠兵存今歸汝汝入德王法軍城圍守致忠走德王而致忠因柱王丹湯乃其德王王開門

不仙仙其服地正常州之使事又守城門者都太守趙致不任曰好州當有封命玉州
今主德鎮全城中之故入國柱亦甚不任卧共中家才門鎮江守由為德與太守
戴之至列他城也却如馬信他城下太守曰連連就城遂利居矣今外兵已散書河亦不任
請於揚州一守者大惟有大振卦十月日後遂出得明于命在乃去時高德戴之
王世傑守重更揚州亦休于王紀亦供在城上高之化苗皆供守好之至曰先公祖
亦德戴之也 德戴之也 力守不乃進也 可立注一在撤守城兵次之率二十人五百姓之
十人出城引王物之為滿帽板河中者雖髮入之成功成功問曰河量戴太守守日然
命為太守又謂之姓曰若少年 去十二年元都十日鎮江河守守兵方好不然必後日共去
可姓不好成功也此信之也而得鎮江城共三千七百人登守旅機五
色絲類奪日成功版高守方亦有情就二條邊帽在靴後其文俱飾時就幼者不
朝後更明白居此亦多有共五百相倒方後成功亦補建延平王軍中移王守守甲舟
中送幼帽一使入城為德謝軍印銀五万兩戴之至三万兩如何任許坤一可物之五
日諸官入之俱去解其氏解髮戴個中棕帽下干布律大開守守賞來各法托好士
二十七位此守守方有德也系向兵四十守鎮江城

附記六月廿七日常州府因七月初五日偶知縣王之府守亦似假款三万兩守一
故少產樹後揚州整運使十守進百姓供主城運空

奉州河津軍軍士十六人程美石降成功日赫扶曲是未害保假是主漢該地是據
 楊奔計十人供稱實情在太德信日的主作耗地方主時所出稱合江口又及信
 甲共一千五該地抄沒不實假冒二者訪該地方張樹先示送亦不姓書名
 萬生程母姓訛言炮炮炮炮何者計地方官與在姓批實呈報初會掃除有報
 計請官勸復字老報四者及宜將詢

即送信大服部成也

即信同鄉共為五出城外屋裏行燒林近城十里居民俱令入城大開由西早西兩
 門住百姓置禁限三日城外不賣及賣不完其供火之鄭兵五信崇白石山距老東
 信風門七至信劍兵閉守滿水以木斷此有異志即保世化今民間戶馮大矣
 書郭兵困固不改城中米七兩一石百姓不報街上行雜有俄為室中其性禁不甚美

此種程松地七月有未報剛送信振松江德兵馬進室進室于崇法十四日崇的程松

梁化風入北進室不孝神化風以四千人至初成功入西進室進書降進室即為國為
 神馬仗在石店松江行惡起程上高信化風字抑大陝西西為者長安物人收漢西成
 武進士功南木化風亦信降與馬信相傳之身祭正天地至是入系信程不能與
 區城城四軍不劫却兵益懈得功在日夕甚難之七月十日德兵余士信約法為
 年三計三十五年六月破城有福建林某入海已十六年為管甲史初却空實法破

梁十年二月丙戌賊生擒偽都統余士信等村在馬儀村賊焚燒其家為其諸臣將
 兵不計其數云初丙午句鄭兵至大長知縣出迎七月初八日賊焚其舟師拔九江書
 雷計也即邑多附之將國柱奏曰凡賊冊共十九物請 旨定奪 上批云此死可挂之
 罪乃涉失守等語云也未詳其害之佐素提 二批云海寇犯邊亦乃一城之傷
 改之起地此乃即神第一功臣也沿江沙失守備供免原罪方縣官更加誅植子
 姓聞之始安元以時稱佑立山西時物人注其極漢與兵相集江中遂遇其而敗故
 河以此七月二十一日中勸進主包于視下以書知之以傳勸進子于州故以死屍百來其
 此以脫身曰在嚴任甲而賊印玉指于其國柱因柱不為一兵亦救于首勸忠殺忠道
 道不也賊攻玉不許而逃賊攻正不抗而擄遂于九月十日方建國柱忠忠乃高語
 注都入海藉其家

附記馬世寶字性善遼東籍山西隰州人鎮守松江金溪縣崇禎十五年不敵
 毒者有妻八人母在閩燕而母初欲其進室語諸男欲主其持載持其順
 宗世寶得母曰今為據之矣世寶斬之母女賊一妻者狀其罪視所與子以此
 乃世世室以有京亦不克也之矣世寶曰爾有此事汝必死此女有罪不殺汝亦死
 青斬其女頃之內批一兒出刀刺其腹乃者醫者驚惶進室費五十金其
 不任其母曰博博事甚得此意然之

出出共以臨州戴不帽賊軍中事是而本國牌手十人六月二十人五折降之更
 隨之有^有一族之官三軍司今年有出家院執教者忽仆別斬之宋先免年二十
 引玉時指口時臨州者鳳四道者地彩子死執旗者宋先免色黃黃方既忽曰為
 苦去國遂於大口死存直者手和五十餘人 大兵退走院道四十里至城
 臨 大兵入城閉門進城半里後上俱有大城插院以兩大釘釘死問執牌而
 登 大兵執事院不取門至方衛門閉後亦有以城四兵大懼問前門出走將
 民出迎遂以臨州五月初身如里五六名漢者百人等整舟一西下道

存舟三石被圍者一砲碎其二舟餘舟乃止如揚帆去王寅生力宏走時奉
 款和之遂居為保却下至是歸院一西示一匪與兩人馳大長時已莫寅生
 城下大呼曰大兵至矣連^連門要別雞犬不為守者白王令令神不以為意百姓
 曰他不降身苦受辱生^生寅生三騎登堂令王入仰寺月後後而京東逃於
 奏曰上公拒兵救城天^能社官救城保真遂官救城宋問之懼泣 上批即
 遣使奉先房乃其寅生王御在與高子甜飲也歌以數多兒救之何德救
 一女子身種甲革履於館脫賜道市也按遣人拘逮已不及矣擒其兩乞至
 其皆下下獄後釋涕泣乞名起生之文生

方對馬入南杭州有馬就來降一事馬就曰者或云崇禎時經兵也順德已未

率海兵四十人至嘉興海鹽外陣不受回至杭州守臣李邦院巡按修思遠及德
戎田祖勳大者詐馬號曰身由舟漏失林林未信公公以此我以此龍後未考考身
受其降此方初方也馬小帽個中居城外言難款入城越言李言証實活事封
因問曰以首何許然馬曰昔許然也又問然以何言馬曰不羞也然身主此于身今
汝士射之遂重甲誘生將士射之馬以鞭撻言休而下我擊然或於手中者
九天不無傷至第十天馬手招出候者候者至者之適中候上言海去軍士
拒射畢曰之大習馬曰公部下生等過言者志願者十天終令一軍士于馬
者第一天曰身引于以頭上之者果然第二天亦如言茅三天則曰持此言者
于何胸方穿也將士大懼揮亦乃為雙鞭重八斤韜亦亦死久之向空一擲
時隨身共空中按者宗族失色馬脫甲與眾打砍刀打而甲不損曰言者
滿信馬覽之曰身七步即至滿則生不知何田言愧謝後問亦亦點法
下海去亦亦確者

鄭日進京取意次年厚子引射而般至廣東廣州為女舟因大木釘成高
與城旁每棹內藏兵五百並礮攻射于舟時之二隊一人執團牌二人持鎗子刀
三人舟中射殺敵船一零每隊各各列成陣 大兵懸空旁其隊又各引
向謀去印于兩邊趨後射於解相油浸透刀者不能入 大兵乘之者則

出也引曰州外相致不和也遠海在國相若雖其遠方之數沙和乃其遠
去入海亦有澳

其遠海也

久於初界若名區播者正仰慕也何也故有思者教以不遠又遠貴介別馬官
備述其由者甚幸甚然窮怪處下之亦能信不傷之心而雅佳法仍之未議也
界者思心之從日以程者而也此亦之美也江風帆所指而松為理此至其遠何地
不亦也札何地不可無不依計以核能大海移因東甯其誠傷者之似能于七
之口併也量之區一節惟也見于考札性多以貴遠院之書而 貴相雖未深家
為其遠界之禁遠使百姓區難四者即控坐捐對千里之然移歲度信秀之信
程也此 貴利之失策哉今度下計法實遠引為利也久遠之謀者民之命而
貴方其信又迷者之在法則製之在法則引以公則及沿海多島之說相傳者為
知識者之福也月者貴利之議和者處矣法先王以玉不侵止信事此二字以今
東甯遠在海外此房版圖之中東遠之亦其對口宋人民物轉商實交通之
使之貴因者之有者不冠之盛不物于中土印未好道以太王之遠以而生亦為
訓是以村者世之甚幸此貴介所就視耳也不信有故去其于海海亦何金于
雖出而乃此則皆之等式而境下以海富乃其遠生乃念則以兵其東遠海

故其使男少老妇以河蓬大生膏而等制以成煎糖子者之然此在人心不保亦有
曰心也。德德賜其虎下亮之

附记孔文举奔北至江陰王勰嘗人切有青賜吳煥家僕少長祀於墓于岑
野園清菴改而名蘇州其化而教者室是浙唐江邊時上海通海道有孔將軍者
惟之與同舟未幾孔死因家其姓為其別名引舟兵至鎮江因山刻之德清請
陳別上同召射賜生官以將軍遺族俱江及康進初事後召射賜生如之引時
鄭成功已至死女子種種推舉戶海外其漢清邊又等注振之任不出見止
若以好書更年乃思後又等坐巨舟推兵至青賜祭其左見以家主好神演
刻諸實為信有僕遠次請神於死者等其乃古北上海命閱呈崇三其事
通也

鄭鳴駿傾心投誠

大清康熙二年八月投誠鄭鳴駿等疏曰臣等建奉後臣鄭泰集宗海王臣林念平
初緣王化未信自識大命有共存春歸款之由道遠去事一月內蒙請請信款
總督臣李鴻章臣宣帝朝之德成招接臣等投誠且乞奉送款信傾心歸順初
未和朝之規矩以為有請方宜後則臣等隨在臣都督楊本恭赴關轉回臣等
制之實思今差以為法委等臣等願誓以世歸誠之實欲臣等乞前聖

年乃准殺誠在楊木前橋述起德志寬宏清高且乞去不勝感涕謝自快
 况謂海上許市原係自鄭家之說取于鄭成功已故且乞去放岸人全保保順
 保許是清市亦允朝廷而顧之懷已于本年五月初三日復差臣都督楊木前
 楊洪等仰誠言于請降狀總督臣李提督臣馬六都督黃兵部臣王世德願登
 岸刺擊以在調師進出汕頭持趨泉港不意又有逆黨馮澄世保由華
 洪地用全誠言恨且之欲殺文武小伍全師携春登嶼投誠進進如鄭錦許新
 大家敢能臣之調度情願請臣且赴漳門計事臣等已引來山苦奇案
 歸門說以共事殺誠隨柱身而往設陸岸計于六月初八日赴岸初九日
 見奉手書密派臣鳴驥同之男傑傳述國情正成其志了之志身雖死而不
 恤初方探以臣等家全都并帥進入泉州港隨投保身德以聖臣高情順
 之心臣乞出利之而不欲其身輕者危難之信難保誠一志刺也初終言
 一其心誠並捐一月之暇的矣臣臣能能壯且後德臣臣武武家家的百保員以臣有
 六七年之久保名亦保家者駕飛船一百八十餘艘直抵泉州港何害亦中當地方以
 守船什五百艘運船隻以未和叛逆謀臣乞之消息而然播去我船四六併祀
 精兵三千保名管押文武官四十多員前往台澎海壇三都澳粵鎮心善實
 守其防嚴密計黃徑港內文武官四百三十一員船一百三十二隻家請保

臣耿德清是奉旨同提督臣馬士部臣黃兵部臣王為精家者系城隍于言
外官祀祠運官何計以徐獲信以共存若去去兵丁擬其肯侯侯列侯
計送姓却係自女成功已故之信實賴臣之協助抑舊令該姓村人之謀自
女長城必主輔如趙于九好矣日位天利之威靈今子中之禍憤即為形事
却思提督門者戮有奸奴制已亦由之益害之及九亦之恨臣心信止于此
大臣家三子信口此却首款其日為款頗多不致子好者洪高異且此出上
此惟著抄故也

檄斬海賊

大清康熙二年十月初建德等李率奉詔曰浙中帥提督德兵官施琅坊報可事
該臣有以送督鄭錦乃部成功意送程地又已伏冥得女子尚不悔禍難在東
伴黨一河津島張青女骨肉相死現款漢秀亂之傷臣子請為程所駐札
泉一面廣事皇仁田示振誅一面裝送快水必圖進取業已再三申請小臣為領
船領舟師以防回洲界准以師提臣施琅報稱遠若小臣賊為林維善
領帶船隻拋泊海門謀利乘風順潮直入海澄燒劫劫送狀什計亦獲
幸探得實據臣密遣前營中軍守備汪為善統率小兵馳馬快水率
直抵海門賊寨前來向敵我兵奮勇陣殺偽副都林維智吳善清擒賊

城兵二千名奪回船隻器械等件業經是見官六因命以請

未使臣等請以傳印令就近正法傳印牌札主行杜絕

施邦守等侯福建粵漢福建水師總兵都督會事

大清順治二年十二月請由主欽差代臨日臣等奉命料理小任大兵迎勦海寇

所臣統兵往任兵由海寇而進臣等奉命統兵由粵與內進兵以師為標

兵船隻在京州者程日馬由統領調度由國欽而奇進者在京州者程日馬

隊馬由功存濟濟者程日馬統領調度由海門而奇進者供任其進在事

臣等于九月十九日會同稟報後隨于十月初方先奏請臣等統兵下都統

左都督徐成功右副都統汪元勳一等勇男曹世英自漳州起程調原防漳州右翼

游戎與廈門高崎即對下營設備對岸賊船四十餘隻見我兵一到即驚

游戎初營內打炮我兵隨後者大炮打穿炮板打初六午時初傳周全統領

大船賊船往來轉戰炮打我營我兵亦者砲攻打盡在防初六晚賊軍

精銳千餘乘在游渡直通游擊史官因營壘火砲已者者及此我兵

鳴騶傳輝在舊放神田金書陸一以志報稱獲賊大船之集
 津斬賊兵三百俘名生擒賊四十餘名死傷溺死者甚多擄
 劫仍存兵謝福船桅過船載賊一百餘名生擒賊十八名
 劫仍防解軍
 首項擄劫為心師進擊鄭洪報稱回中軍守備孔聖賢首
 率領兵船與賊打仗獲鳥船一隻赴船船一隻山底船二
 隻劫賊七十餘名供地山莊
 獲火藥器械等項至二十日早鄭錦周全斌初皆巨艦精
 銳之師特推北
 戰美板船揚道出德重擊賊船數隻我師亦起竭力應
 援
 交情死我自吞玉玉賊船退回廈門港時日德茂在得
 尾紫雲艦中
 賊船返海惟實我兵潛海登岸賊船尾我之後突犯海
 尾宜計美全
 該日德茂而令游擊官名北守其崎海口副將考之
 珍古官兵一千名名扼守海口為千兩岸為設大砲堵
 禦其尾及為
 此等整何創不重以杜絕何一由遠者德茂下都統王
 大國領兵首隊成
 以應乘乘夏有功副都統江之勤擄生喇若海領徐文
 權王新博老領馬九
 王阿達哈等張之德田素民招塔喇布勒哈著王梅
 噶卜什等京朱德
 德日吳勳忠副將馬化麒副將李成亨副將李定國副將
 李席等統領擄生喇若方馬
 步官兵四千員名往因島德兵黃英及擄生千員名
 步官兵步軍衛校

丹黃參日軍全書第 2 反E內

波日率奉命巡撫下巡撫謝曰官第領官兵並海澄公標副將吳洪述等凱
亮官官兵及總兵蔡祿部兵皆標官兵俱乘夜渡海一時兩路兵馬槍响同登
有勇同打賊執不支於守守寅時直抵廈門草寮山會合遂兵艦至廈門城時
僅存南出海王領夫板船已抵大橋控北海面臣率奉命小師提督施原領漢
標官兵船隻與督標參將徐登第等官標總兵沈茂等及保兵蔡祿部兵
初林祖家亦官兵船隻臣從茂等回島小師隊兵有杜永和領官兵船隻共出
有以賊臣率奉命快提炮船五十隻為先外合船前進當炮打時賊兵屯聚
場亦已在張官批敵包見馬步大兵敵廢而下追奔欲殺賊宗黨清為亂奔上船
亦有奔船不反散伏山洞者我師將兵馬撤開探刺海岸幸未慮舟師擊賊賊兵披脫
退泊桂嶼計賊大船七八隻小者不計賊兵精銳賊謀遠道臣等一面官標放炮標
百有餘官兵同往沿海擊賊大至守備葉尚南等率領官兵並延建邵三府官兵
初山向賊寇一面官標將潭潭而戰舟師炮聲隆隆經令施原領協同鄭鳴駿陳
輝等官兵總督將官將日陳一初官會夫板船于二十四日直抵桂嶼扑殺炮火火船
船板亦不任退泊桂嶼之外幸皇在港也執也速注佃山亦與之官兵官已元提洋浦
總兵通功嚴加偵備並移會廣東平海王及將軍等提法臣共圖協和期他根
株穴室門後浦者多待送東河未勝嚴請于二十六日遣官官兵船隻等可取取如

和軍遺沙有漢口雲為神為以任以獲本應清者官奪田自開王嘉法運行
 商凡四比官其不宜久號海島且平中實集抗運方和臣高有二三議合於賊臣
 片及者利排却並熾免故賊船剽劫包復神恩位惟桂崇山島片臣等事出海
 王和力惟般侯共完即行折毀並緣為魚越在界對四面皆海乃漢古以本寇
 盜亦世完遂成即成功又盤旋二十年久適天討皆生于此介仗皇王威福利是
 掃穴臣等職任封疆何敢言收惟是敢請出士進海山命以臣有商去海之功情當
 均應叙敘所請功次傷亡並為府大不般什之統紀表械等項亦臣等查明另題謹以
 捷情飛奏入先仰登實時于第一口臣等查臣等奏請合同海澄二臣黃山帥桂臣
 施合疏共題伏祈府卷知即施行

徐成功字法國德東海州人史空國字以守快出同州人陳一以字克宗遠為人
 崇中軍都司陳輝左崇中軍守備王之於遠東人此惟傑字子俊江右休寧
 人考之於字崑山松江人馬化猷快中人郭素河由八生片字統宗山西人黃翼
 輔字福遠字和入孔應賢字伯柱江西金谿人王平字備孫登字守字雲程遠東
 人王進功字越齊遠東人遠揚人陳天玉字以守遠東人華為南大同人
 衛人

十六日請為王秋臨曰臣等于十月二日致克廈門金門後賊勢暫定可保是道等

一、事曰：昔者權石在兵部，均兵馬，拉倚。後十月朔，搜求。兵部進地。其
前，亦有因。則臣據此。該且言者。這賊鄭錦。言向。廈門。守門。扼險。有因。純。學。為。患。介
仗。天。威。為。向。為。守。則。歡。信。臣。言。料。其。罪。道。必。至。完。犯。守。實。函。極。控。傷。而。該。鎮。以。其。利
勝。誠。誠。汝。入。平。川。致。其。情。勢。伏。兵。美。難。遠。復。想。十。賊。乘。一。時。揚。斬。遂。可。移。身。助。勇。僅
者。天。生。仍。信。兵。化。鳳。打。令。冠。赴。軍。前。等。同。之。法。陣。獲。斯。其。美。械。為。備。拉。報。傷。亡。兵
丁。亦。別。恤。愛。亦。危。日。今。得。這。實。家。未。沒。于。何。山。可。思。之。向。臣。言。後。令。海。陸。公。黃。桂。侯。其
恭。禱。即。拜。並。准。禮。方。崇。別。有。守。守。全。德。兵。楊。崇。考。下。副。水。楊。為。位。領。其。兵。協
同。右。功。相。機。道。的。辨。別。境。內。屬。清。而。盜。賊。難。保。此。軍。因。受。臣。代。花。章。奉。命。疏。
崇。守。守。全。守。守。之。滿。人。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三四四

明季南略卷之十二

錫山許六事田實編輯

粵紀

西明王始末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八月初京既陷而廣德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翟式相廣德巡撫王化澄廣西巡撫鄭亨等廣德知府朱汝桐廣德縣令鍾殿法軍中舊部在衛會會馬吉如桂賈勇初太監龐大者等會議監國而問粵兵部為書曰大皇帝自問王原任兵部尚書曰本示茂以守制并王式相首言監國而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應主西明王許由柳桂等王宗濬少子朱王初奔湖廣衡州方國陽物以法寇亂位守粵西於川石時朱王已薨而王狂在京師中也昔者唐王宗濬後唐曰示以神宗嫡孫後系是也服世之流為所誘時朱王太妃王氏曰日月何處乎世與夫身兒也朱王授先才敏更擇者魁楚首請之遂以十月初九日監國十四日丙戌即皇帝即位初稱隆武二年以丙午為示應之年改年廣方軍勇行軍桂軍係軍有者魁楚之大皇帝為大學士式相以吏部侍郎而問粵軍營事魁楚之為代以大臣為中樞示亦請修制

粵事記云示應王考王化澄守粵列鄭亨通系朱汝桐以副而兵侍提督

兩廣節丁魁楚法內外性魁楚主裁聲廣府去廣州方僅四百里擁主付
其一函為五三司及府以主後後不飲新天子信之動大老性剛潔擇朕皇
初至十軍團主事如味以付設守廣州防禦梅侯俱不暇啟且斬為日有計
而已

丁魁楚之河南永城人進士主化澄江西人崇祿甲戌進士都考河南人甲戌進
士朱以桐浙江舉人廣信雲江西人考請江仙馬去翔順夫人龐夫秀其有
人曰神考亦茂丁丑進士

廣州王銘武

福建舊輔蔣觀生何魯賜進回廣東觀生嘗贈書魁楚引欲擁戴功遂
休邦考未初進魁楚之子觀生亦不協拒之觀生乃自南教習帥適唐王身
幸御海王廣州十一月癸卯觀生與帝以使願之體領兵林守苦擁事
傳入廣州城日主方帝年十六銘武以都司累為打實救海王都石馬徐四桂監授
任兵官以子年廣相拒

甲事記云銘武主一月內幸考大園即大祭地言能典振日舉行二三文官
連廣軍回數次舉制無三品以下官

遠向新報計世國然改之行即神皇帝云

前生守守以廣東東莞縣人任以選吏世祖初隨征州制大書士何身
物廣州香山縣人宗族早事進士利之能浙江湖州人黃應白原進士任利
大書士

永歷移梧州

大清兵破欽州丁魁楚司報與太監王趙永歷移梧州之期武船回今之立為
祖宗雪仇耻之宜奮大書士以辦遠近東人後不請苟自博學業門之內舉業
播國何以主事之不向遂移梧州以避盛慶故大書士係壯書中云報請
力故藉之起兵永歷遣兵科候事彭耀法防之耀身或人為為泰令者能
老加丁悅倫序堅固定後國家仇讐利害親生苦教增于市日集兵向會廣
右日馬林佳亦將兵請永即永亦許降臨佳亦沒于永亦人蓋獄

又粵事記則云紹武主與臣林佳亦位佳實有大日馬事程兵西向上三山鈔引
侵擊度式相率命出東峽設砲擊于十月十日對陣一砲殲佳亦使共仇傳
武相敗擊度新創朝逃逃後一空永歷隨東奔逃直達廣西梧州為五月望
洲後死在井裡而王太原馬氏通史書亦引世之特等者臣李國輝等
臣程源等而可其因志且該責棄逃狀適武報子報王知者此語目皆伏地
引罪後亦永歷再下摩唐別遠請江伯麻性雲等復之實預駐廣西桂林

考

清同載林佳為中應臣而甲子以列云似武臣且略矣久異並誌之以位
致但與記一事乃官度共計實不也

陳子壯字象玉號秋海廣東南海人崇禎己未探花崇禎初去坊後
去南海公本因構宜與人交未出士科科部於事中程源矣未也士

王坤中選錄目

聖武招疏言者昧之初惟養重德備在個慎以教挽人心帝威武起用人選折律
賢俊為首務王坤年因北開自南都失而入閩陞武選出界田司神秉筆青戶
部亦中選裁滿內批如於事中武部力言不可不辭以用也使王化澄陞粵督
尋代佳升平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考士矣內批陞化澄為大司馬武部疏
言化澄誠樸實道福斜多量輕何乃為例且請補部疏者以傳卷江為
滿被雷也考考亦茂大守士茂守制命務焉知佳道不入直茂疏著十多人為
十五者人坐疏上王坤原祝殊不悅未以而山西道仰史判謝家外罷亦不惟能日
刻道方以佳道責茂茂以十多人者道死私史外謝家外罷亦不惟能日
疏言大臣論名新制皇事司神輔去西世間亦不惟能日
若悔也欲望數十人武招又言曰神坤人不可若人更不可吏科部於事中制考

古語稱神曰且不以若人亦庶幾其才也式紀力也之曰山保史也附泰和仿
史用老夏越安序題差用私私規畫規此法令也故琳式紀力故以克德翰林
院檢討方以初考中允既師史別師家之任任道謂古神不悅此家且數刻其該
出口初考以初放舟去

劉湘家陝西西其人布衣

事朝唐故策下廣

先是西廣在務柳仲多各兩院三日通問節之未以後何也歸主之書未以是

湘陽軍初著每事與何也歸節大和若布勝史懷甚且丙戌八月

大清兵西開方入廣今湘陽物阻問有止也程朝若親注福州方故策下廣

和言三月內西直過西粵桂林思以有功以歷也賜耳

大清因山考成棟道者兵先選精勇三方守者在東在由者就而下廣道廣州橋

城物俱潛入花山十二月十号上午止命者信十人以青白布裹頭扮作洋船舟子

狀直玉廣城中以便日以此為萬牌坊下年人業中悉去頭上布現出解發書

刃大等止殺一人海城用漢十人守守六門閉城書在巡視第方三方歸路玉成桂

大軍日於乃空時若花生區區律者于區中見之同問問日印索共一拜布

典報知巡捕執執生惟說日身一布不登而朝相在亦何憾贊同時一法布

卷之四 何事賜刃之徒李士伸投誠後種之去手賜刃情以史門累其情以
 史有廣州有要騎信史其湛差死之謠紀武月拾果舊名人引去城未識所
 跡院後宿怪識其去射藏匿為中書亦於賣銀十兩副於杜亦和擒至并
 周王益王意王若供於廣州為市以日為雙門不似武立位二月而已百姓
 供難致快順市不易得人不知兵但信機及郡物耳時有石馬徐神の姓稱船
 泊上花山楊光林亦推中制軍亦山陸文江氏不聊生成林相機動於花山石塔
 城物

李侍奉下魁楚

十月十八日侍奉李侍奉下魁楚十大品欽君以國玩兵實民取群死常因計
 策楚并且去身辱祖若不致物中上之侯由帝誦誦魁楚亦引四死上皇
 帝以李侍奉李侍奉之復調外用侍奉夜入益州有以家者守此也侍奉
 江華子人守被庫不止士廣東程學副使

亦處奪西峽

李成棟以社詔武于十二月辛酉者法而部而部下李慶字李同報報武報
 請祀神者我士駐峽口王坤復請亦處西廬之武祀事之不能遂處亦處
 西峽

田伏爾遇劫擒解系師狀傳魁楚之命以漢攝家宰考日宣差加拜有屯
附甲申心都主馬士馬英種權會相如多撥制十可受所已酉七月同都臨
即潛通請江王如期定計下廣孝事主承以桂母相官列奕為相惟桂如物
史文文為大司馬八月初七日直批於廣孝恩封之予已子初六日封陞武登極公詔
遂亦大極恩拜王丹起不文計戰執之何擒列史二人相問系供論報遂謀之魁楚
遂亦請恩也

觀景陽崇祿庚系進士永城人奕都州人齊人史文文為揚人天啟二年
人

沐天波滿支子司

沐天波佛王流沐英之裔家於黔國公守軍由內成統也都臨三日而院請
博兵守滇由院以所守兵派入博兵必請伯木助之天波感其家曰極之以不事
適年多病不能助一借奈何也河漢長劫宵盜防兵刻不寧後而滇四股
賊滋難加天波謂名士司國監較多有博率方一票餉之出矣宗然之力令
務計會直使運使整崇有司置沐者餉崇非于九月事年出和行時上可亦
省遵法初沐崇餉崇考初九日楚相名士曰身之魁抗今于監揚中不獨
宗沐崇併存高監鳴之物殿差鳴之為殿方差言已事沐之而何有沐國

公遂率宗人樹執楚郡府文武表而社之據文城

沐天波調沙亭州

天波引漢楚雄城而力不逮思調去已強有力者克之亦謂沙亭洲於今存詞之也
皇宗祓初事漢廷有善民升之受氏升此日結為亂也夫亦范氏美而能有力
身夕如而不必靜日引氏升於旅旅掠勇壯以為未期也者之北如耳凡字秀物陸曰
有戰無征其不計恒怯懦并列今年遂年數十人後氏升此日結為亂也夫亦范氏美而能有力
勿以為高乃我亦不以爾方夫我玄矣即注初度為執一可沙亭洲此日惟我子尔乃夫
婦亭州曰我日者易范氏曰請出我子語之如婦婦呼三言未半聲力且一即携沙州
袖今不為百年之好字於是亭州遂運范氏初來以范氏今尚愛利生而後到道方
漢由是日中為強第一界同夫後君遂飲始飲同而也

沙亭洲禁秘沐方

十有初句沙亭 由因楚之相為子之。已得身必魁奇在掃清楚之相亦請有証文武
名身為守王此法計天波者甚為金帛重賞之及亭州又素曰臣久掃別來由思
王字九日天波升在兩樹証信仗其米旅憐憐為炫耀受拜交加亭州與之范氏而人
三印未半名趨上殿名視之出司于氣曰曰元壽亡林在左在右人信謝人言如此事
但什者後連存入西亭州范氏元後快進德皇德教沐方男掃信制方教方人信

亭湖... 賦于天... 永歷至梧州

永歷至梧州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朔... 成格... 他... 雷... 有...

其事... 夫... 其... 自... 武... 考... 雅... 故...

陸世登福州人恩文生傳考光祿寺正卿吳日傑江中德州人曰芳河方守
 耳世士吳炳宣興人承進士傳考夫考士昆布先任湖西兵巡道副使方以初
 官安之桐城人承進士傳考湖廣人承進士副都御史吳文憲宣興人片
 士兵部校事中興士彭寧國人片士武科南輝進士兵部考書廣州廣州南輝
 廣為州廣州雷州梧州八者俱為廣東兩桂林梧州梧州平素乃俱為廣
 西各溪傳白二初俱為梧州

亦批桂林

亦批桂林臨桂林者其為引實武龍通殿位初守簡証去楚之司久俱用也
 唐山川上游桂林城而都臨清道里之近桂林其王錫業文安之為相國堪流郭都
 劉遠生為一湖時徐事中丁時魁跡論郭以類：均書一官武科徐中全保事有
 法直彭侯利初及是也何物較秀則皆路中

坐任浙江杭州人承進士兵科丁時魁湖廣人承進士吏科何勝臨中保事
 人承進士武科或之初城人

亦批桂林丁魁

川事記云先是十一月十五日。有賊之變丁魁然知之早。即密遣就將蕭英。三
 子如於密移呈重捕成林。去二十多。上命時使。日密報。就將已投入。亦成林。然

丁未年丁卯生回一校... 戴入仍在... 城信實不引... 主... 東下時成林... 子通名... 高... 其... 外... 左... 些... 打... 呼...

曾武松守桂林

四月大兵渡海克之... 桂林州方... 曾武松... 守桂林

有未城望于湖廣長衡永宜之陝秦晉沙廣宜並西以爲中興皇帝乃以智吳
 物志以爲乃武相上疏言賊取石山以爲害甚激如累日督不事楚一師以爲
 自有出社之期七年事之內三四擄掠民無不驚爲位以死九都守苗之安子
 余又曰在粵而用者在粵而用乃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退則人亦退
 又曰楚之不可遠注粵平乃桂業今。句遠注則注也易上。若桂業則史入也桂香
 海內幅幅止此一陽以全盛親由粵則一陽似小而就粵曰恢冲者則一陽甚大矣景宗
 守之者志和共拱之送矣制子跪涕注不の控曾已請身爲桂乃命武相守守桂州
 林有野志未若制武相似疑請於駐全州以執是之粵之中書平宗之不守也

大德兵官潘桂林三月十一日。團入高昌門城中大德時查德日全潘涕注射人控桂控共
 興

大德兵相我初却之屯陽和迤野俱難聚武相不理守危城臨請德爲圍之則不
 亂兵亦亂和位武團入復桂守正守法逐王坤方弄權而此周濟者有者身身也
 故也重武相者兵數十拔桂亦我亦亂請室要部亦賢馬者親親軍性打仙仙
 史毛者登取泰主身甘大不功何多獲遺德倒者且者者初苦疏之別相家了了滿
 遂送悲諒爲董厚潘記之請謝亦亂也偏而歷之命廷杜而信壽登湘家
 及師史矣德潘防防中爲上者于門好全法臣申投以免壽登壽俱爲我亦亂

考劉傳守順昌元本曰劉傳何敢不我則宋之不競可知主帥亦不為相聞
風逆迺性然於江而我差旅人言入廣助為破以兵法廣我以為兵
斗恒習自三二五五人傷也武建山西人

永恩駐武崗

粵事記云五月中小寇自粵西至武崗高楚望廣府州方以初是地也
馬耆知龐天壽復三官移詳制因與出南永巡道層起恒即逆由廣身伴作談
時務遂好相相度武崗四角駐船遂以所置為行營是時廣府至協理同格
方同先制法也此湖山南志建以正王制後昔過入湖上者俱稱程兵十萬至其
時守下果賜身言與文進何情較為德制加守保建節制李日成何崇為必正
其志言方壽遂入長沙勝較其真遠結札錫德制之排忠兵等至為十大崇化
守長沙文臣武相位置呈列兵勢極極

張家玉沈江

先是方有亂張家玉子陳子壯等義起兵於是高卷移下而湘陽許在伏莽深
林小區燒燬村堡家玉六月兵敗日沈于江子壯潛身高而復推一村姓因而被擄
解玉者城李成棟金奇二曰若依國法子壯應罰三十六方刀今於十條三萬六千
罪降臣者彭年楚子曰因法可在國法三千六百刀為之成棟曰我尚恨其不

先元未解也何必如是羊城上下仍不克請調陽界于開海山海崇等語城出樹石姓
迫原究狀皆由寺刺意與何名騎子植引一夫共入後而汝恨入官及成林佛的佳
亦應駐蹕請漢刻若因名騎在刻不敢出山陸門生李因構三為京刺使寺必請
信不之朝也宗至廣東廣州者當易初人宗被發未應者士信亦番有必子此廣州
方為海外人為應已未探花後方為海人

春桂居廣西梧州府制陽府廣在制州者為明府李度有
永應入國方西

李濟平定古沙而廣州相能事也夫德共黃刺後楊國標者初執一夫終後八月辛酉武崗
後取亦應之楊適入用次柳州武和為疏桂言不為他物一步漢並地若無傷忠在
心漢之方事之主也僅在粵西一帶且山川形勢共馬漢程俱有故之特財勞神何得
輔出起恒五則湘家或至桂也為侯部亦忠事共忠至宜事如漢言亦亦玉月桂之
武和疏桂言柳州恒恒福家地清比黃不為久駐度遠博博遊粵亦寧地通安
夷東之遠事好勝較此亦忠也通德者供亦防任汎會主司粵利事者唱何子道且能
文明構共亦應以次家州武和子為較起恒湘言為善事重調和主以集亦忠健
其子神刻也師言三法其德共起中選選亦不為難全全州非勝法帥連宗而軍
大信兵因次桂之十日亦應自廣州抵桂武和子為起恒莊相曰魏歷天壽請借兵不桂久

在粵也曰神王神被邪亂逐其逐入自武岡王柳王東崇崇時皆至粵去初粵地
式相疏請亦遂擬大權以實到遊如遊就正人問正言威德在行以服遠近時謂不
言

此事記曰八月辛酉十午大兵忽至武岡州守兵皆在城北逃不五之一戰而敗聞賊
上下所共聞素全賴而主除帝駕三字無不從是為其里西西月之元年的泥沙中
官始林事亦互并與母同與出城俱逃其世雖同臣吳炳製名冠其好尺就林初
該日福亦應思亮兵日全州諸陽由大監指桂林乃與臣上臣同逃踪跡至廣西
方僅免示廿三字注載他逃道行止正至十月十日於故家川去引道方當
有考久逃計又為新與何主德亮兵而但注行文武官皆以青者身與頭解子版是
由世生幸武引教去馬者翔左中帶舟力挽眾乃大逃上化治吳兵於歷天壽寶
之言上元寧亦逃何則六陽陸遂陽北十月月初方有遺桂村為也我鳴夫其以健
戶逃兵人堂上者則之獨行於未可物價騰五倍軍丁店貨變易言之者款而小皆度
日出年

天子深惡其禍也子亥泥沙者感不保亦必然矣吳氏公自德皇三主存臣紀其詳
也

廣西武岡之方俱廣西道廣陽府桂林府

魏大雷控扼入大素教石韓之城用十餘文執石皆充入軍備城未破城城而
川江賊徑一而城中數萬生靈皆一逃者巡捕陳士多知者王引儉已知初王
信保被執時欲在引儉之供不遂而王錫尤激烈憤罵不已供救守重慶謝
括彈斃系同城破急入瑞王者中以已可乘馬控瑞王未之疾走逃賊方執免
獻忠景曰富救我母犯親王獻忠比前瑞王系大官亦敢救獻忠遂為重慶款
手三符美人法三有忠肯獻忠率兵向成都沿途州縣或持或逃八月圍成都
御使司清蜀王者守重慶兵守城王其守財庫者不且城破王友有司俱
被實巡按劉之流使西人也直往省赴重慶忠引降之而之流罵不已獻忠怒殺之
凡成都府屬州縣悉降于賊獻忠不特帝國神大西極大快之幸以桐城江某為
宰相成都府御使獻忠某為吏部尚書江某為禮部尚書以某為子孫可也為
平東將軍李定國為東西將軍又破方為定北將軍劉文秀為南將軍四人
皆冒姓張以某定國為中軍方為游白文選為方將軍方為都督方自為都督
軍方都督時奉平三日此都陷于李自成定於王于都都中原多事不極同在西
川故獻忠以帝援成都然獻忠暴犯者和款捷世方刻印左實至家至後位少
夫其意即斬文出州者極不性情情不極也逃州如母不起養兵救賊獻忠乃不特
后救精者犯其即全邑去居然賊兵一過其兵隨起凡貧者亦起為助首者

聞大學士王應熊乃督師賜者方劍率兵討賊獲賊駐兵遂義以勇英恆後重慶
城守多赴梓潼禁府應熊乃重慶人深忠之效加黃陳而勇英於夫共以賊賊應熊
必古謝清乙五回丁獻忠命張定國賊文奇王法臣等大會兵攻會英英率部將
余仲書王福李石為余大海等率兵四志子之與賊俱敗獲者王廷新應熊乃題
左中英乃德兵王福乃奉命余仲書石奉余大海李定等乃遊擊而會英兵
附之者為高小時巡撫馬乾率兵之有人駐四江初未得楊廣駐紮定州縣潛禁
一節亦派別將候天錫者亦馬在試言駐劄德州制德兵及統率巴通五營
李正剛等劄他溪物八日獻忠命張乃旺率兵攻田家羅羅羅羅羅羅田家羅
南川李崇明叔地大烈初年調在宗的共救遠王重慶等兵五節巡撫部用左
朝也與兵識之政其土局亦定南制而宋田家羅名山景高名姓屋園上の屯者人險峻
不の政罪臣精率五千兵刻其之の匪兵之團數月不勝海乃遣人傳說之臣
崇中降の性德王成都者抗之時社忠南科一西士命試進士以一百二十人狀之張大定成
新事陽知人未字身若七人頗善弓馬西臣德誠忠感世素疎務厭清皇と社
飛方科は天下の才方亦之此實大降大受此陛下不の悔一統印此あり也誠
忠大者一君大受文人必係者必係之軒印也之幸齒の壯胎飾華美誠忠
一乃大從左見誠忠欣悅又從旁方より楊考月頂王維也一詳讀ハ方奇士夫今

可未有廉志者不勝贊賜至幣刀馬五十餘枚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乞恩恩左者文武
海陸各官共職的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技藝效忠喜甚名入實賜官詔臣信實情
未竟以罪赦逐以席間至作與亦賜之次早大受送入朝謝恩叩首畢詔臣汝再
好曰陛下旌旌之水大賜賢人輔佐也此則運昌以考幸至休之蒙陛下賞國
其前傳傳捷捷方使我國以人以此言與別計人可不敢而服矣獻忠大悅遂下旨
二同大刑信又大賞君臣忠憤臣席間又相以病辭獻忠信賞賜美名曰人曰甲
第一這學才二十人衆忠坐朝文武而班方集鴻禧奉上京狀元下門好謝恩
畢始入朝由謝生恩獻忠忽歎感曰這賤賤的學才子當以他累但一見他就心
上愛以過不的學才子者此物者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
惜老凡流賊謂敵人為打者也考教其宗則謂之收括也詔臣不命印刻便海
此大受擢官之併傳令各大受全家何而賜美名家丁亦封斬不為不足之
本亦傳令各府州物考試生等考才三卷以下學生不入學者考後之內成書
海間科百士生吳采到其之家連室老幼俱斬所屬州縣有不到者至刑典試
今考監修五名科考官併生員併役人等俱入刑刑門考候獻忠印發兵考人
國貢院不問官員才且供行人軍丁一齊誅殺不為又叶斌靈別也忠與兵
遂富物與海中相拒海中守好乃馬科也馬科原係李自成部將陝西

賊叛順

去清領兵素好守藩中為家四川進忠情勇頗狂科而進忠不受以私者於下兵
 禁漢中與馬科有戰於兵大半何情駐進軍故忠問進忠為何回大忠
 仍前再為初諫進忠獻忠一字不識凡平日為初書與部下必以進忠不倚都忠
 忠照其口語書之為差一字便初代書斗是時進忠在遂寧聞包侍郎進忠者初書
 玉印傳令邑有司御紳士民郊外迎初至公初初存畢命生員於初問初讀書
 民曉曉但問其上方老漢云奉天承運皇帝初曰噫老子叫你不要進漢中
 去你孫家進漢中書女今果然打了许多兵馬糧草入你媽媽的包欽哉又
 武士民俱向上叩首等語初謝見乃進忠也初甚料不祥免於日進忠常兵
 連夜入漢中亦馬科投

左清文獻忠此時方命張之旺既又秀王為禮歌三首王刻後臣等領兵阻川毛
 嘉宣董家王應德命楊廣列名志既全貴侯天傷所就馬應誠連崇捷
 為叙州一帶之旺等進我不得五月勇英王解余仲苦方都兵向成都獻忠侯
 知忠撤之旺等四川回狀忠見四由兵馬漸通初進忠又投

大清文獻都不識字乃令遺詔於常兵所報附近州物不姓不論在城在鄉男
 女老幼皆劫掠不許私有不輕藏匿深山窮谷野處險阻務必千方百計而

救之三月之間諸將悉回報乃州縣和降事也德更望不為遂也然後者據成都城外
仲問百姓救之次乃去其城中不修入能後拆毀城垣放火燒書房屋七月乃拔營
而去相率走川北駐劄西充山中列四大營每日清晨帶出人命為陣過視諸營
或隊伍不整或器械不備或兵不飽中併一營者居救之又或訪者有變則爾世
於營中時而視之也他日語曰若此種中者未也何者何又或時向大日語
曰天救我我敢不敢打是左者以人皆信以乃天候救我不敢打我兵馬自打也
半又在左者腹心如張的性張張亦有密問今日言如海判和打書後打何以律敵
就忠烈然久之曰皇帝極是難做時老不替做不來今老子亦恨甚多想來他
中帝不如此做他化家為人快活我今燕者亦似教為如我貨數十把如馬馬百十
頭如此家入事也我苦心腹盡十人報然金銀財貨皆由我而係他貨家亦受事
心可貴問下才世快活有何不的宗曰此事與論亦必為印引以此使打宗兵好者
可何必定之救者處忠曰我由上者刀痕軍中憐恤不或異。控見守之法論漢且數十
若人相隨一時生解脫去の時若見於謀之林以此亦事必不濟然思以共克而不救
事至十月初の日子解其空國若好謀救就忠待日舉事勿別進忠引馬料由
得中去保家就忠嘗平然乃玉播兵殺者就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就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忠

崇島村衛死忠由也獻忠持謂村此所死忠也於是為放箭射之獻忠被中一箭墜馬死

大信兵直衝入營法如稽朱知府為漢張の胆為神言宋兵兵五萬人雖順慶是重信時由英全軍制崇江上數日皆同獻忠燒成都言雷宋兵走川北還崇_{十一}王_{十一}應然苦但知邊收於成都傳言恢復之功竟不防張の胆苦戰漢之兵漢川共突玉江上且重信附也為州知事仲高氏逃賊兵皆依附曹英以月因信因而成市山信數十里兵民相雜辛曰賊王朱免為糧官空是逃者人情洶洶不定曹英命李守宗余仲李石考等率兵追殺の胆苦戰皆窮寇以

大信兵渡追料世進步乃奮力死於李守宗苦戰而得曹英方欲整頓有我余仲即入信營放火却李崇馬正輜重為崇見奔紫火起以為賊王遂大突曹英之軍家考令丹丹重不有信軍辛王爭丹丹曹英防山死余仲考守守祥之漢是某江敵入南州為真某州山中李石考余大悔苦治丹丹受州の胆連在厚船渡江破某江の胆師王在船一船兵逃我巡撫習日亦被能回信城中丁亥正月朔又曹英自山王真某州王應然亦率諸部前進入昇帝制山中正月辛酉賊入遂將城獻忠既亡の胆苦乃李仍皇所信漢の胆為主雖是義兵亦同の胆苦法賊每早必往制城凡事在請而仍軍相注某補之注注信刻過于獻忠年

日為以... 婦... 忠... 凡... 所... 欲... 我... 汪... 忠... 督... 信... 之... 諸... 賊... 而... 之... 已... 久... 然... 此... 日... 之... 雨... 不... 敢... 復...
 至... 是... 每... 必... 會... 議... 曾... 汪... 程... 儀... 精... 請... 賊... 上... 一... 張... 解... 方... 忠... 曰... 汝... 今... 尚... 可... 量... 而... 拔... 佩... 劍... 斬...
 之... 有... 初... 大... 兵... 至... 重... 慶... 遂... 請... 賊... 亦... 賊... 反... 杜... 九... 拔... 崇... 溪... 烏... 江... 走... 清... 州... 時... 清... 州... 守... 亦... 定...
 清... 仍... 皮... 滋... 一... 同... 賊... 至... 主... 部... 自... 巡... 按... 朱... 亦... 圖... 走... 偽... 指... 按... 定... 使... 庚... 勤... 則... 使... 勇... 益... 定...
 清... 州... 賊... 中... 方... 姓... 延... 宗... 一... 空... 的... 姓... 苦... 入... 城... 出... 示... 招... 降... 可... 姓... 十... 後... 有... 姓... 某... 回... 的... 姓... 兵... 進... 由... 定...
 清... 州... 定... 舊... 城... 中... 庚... 勤... 勇... 意... 調... 上... 兵... 守... 城... 賊... 王... 和... 取... 去... 張... 德... 勇... 自... 率... 宗... 未... 故... 中... 未...
 等... 參... 及... 賊... 乃... 重... 字... 射... 賊... 的... 云... 劫... 指... 身... 兵... 亦... 甚... 多... 與... 戰... 斗... 傷... 者... 即... 是... 王... 乃... 是... 守...
 甲... 械... 中... 為... 賊... 守... 稍... 懈... 賊... 包... 圍... 至... 城... 遂... 破... 庚... 勤... 勇... 意... 自... 德... 忠... 陸... 進... 士... 程... 王... 成...
 時... 在... 定... 番... 亦... 敢... 奮... 有... 餘... 大... 王... 意... 義... 勇... 的... 姓... 許... 忠... 勇... 貴... 州... 澄... 池... 江... 是... 滇... 的... 姓... 僅...
 姓... 惟... 自... 恃... 平... 亦... 王... 姓... 勇... 復... 姓... 文... 時... 定... 北... 王... 定... 國... 後... 姓... 李... 務... 安... 西... 王... 文... 亦... 海... 姓...
 利... 稱... 於... 南... 王... 時... 滇... 中... 古... 值... 上... 司... 沙... 定... 州... 之... 死... 於... 一... 因... 公... 沐... 天... 復... 素... 者... 賊... 走... 滇... 中... 之...
 甘... 其... 防... 乃... 該... 賊... 遂... 以... 乘... 乘... 機... 滇... 矣...

附... 記... 甲... 申... 正... 月... 賊... 忠... 勇... 岳... 陽... 渡... 江... 克... 復... 傳... 官... 于... 江... 由... 大... 隊... 供... 其... 由... 沅... 南... 大... 入... 川...
 臨... 之... 陽... 王... 國... 宗... 被... 糧... 者... 皆... 傳... 士... 勇... 死... 之... 賊... 忠... 勇... 丁... 壯... 勇... 傳... 利... 勇... 勇... 戰... 乃... 子... 孫... 狗...
 各... 州... 點... 兵... 至... 不... 下... 以... 此... 方... 令... 他... 賊... 敢... 王... 府... 官... 吏... 射... 府... 庫... 以... 待... 別... 賊... 亦... 遂... 夢... 犯... 由... 是... 以... 王...
 官... 氏... 自... 家... 子... 不... 敢... 外... 好... 甲... 報... 降... 者... 賊... 忠... 陽... 法... 州... 有... 臨... 理... 州... 順... 法... 下... 重... 慶... 州... 福...

成都曾王國字遇賓巡按北文光監通方有言皆反之重慶桂官王伯德友
 係其越吏速降馬士英雅清降勅梁之誠忠大宗金曾仲士王成都皆知之
 以而魁榜試士該生遠近爭赴誠忠以兵圍之誓殺數十人成扶筆其來以
 死曾中士素其忠時中原多故訪其甘暇四飲誠忠遂有言兩川擅險假言
 偕大排以之義武置左右廷相以徐以顯為忠丞相誘誘忠為中書舍人宗
 宗室甚重親置任自誠忠同奉月成敗遂逃不復出其後誠忠祔列祀
 有自楚蜀來者云誠誠謂蜀中紳於及忠忠有謀滅既而考試生徒云
 選用汝若訪言之謂紳於既他出田學業在試其計方物異古不誠實
 使注校場考試于刻一少年先定卷上呈上而交卷并錄得而上通史絕考專
 烈伏其之起突入場中將生其殺之惟時我批首漢里而也或碎者數片
 而死又或於膝破股而死以至橫屍例例種種不一皆不忠言夫誠忠誠忠同
 不是有通而士言事試亦身一四女禍也

誠忠入蜀蜀人拒我嚴恨之大肆劫掠飲信抄小兒拋擲營上以見其以為笑
 宋者至相救不考則以大物射之其殘虐如此蜀人大恨者大山四圍可以安人
 二步匿于中誠忠不入置薪間以焚之吹烟入胸宋俱厚燭而死信誠忠者
 一江陰沙忠實立揚州與一兵舍飲熟視之其言沙何視我沙曰吾同舍人耳

日軍今三月... 巡區深山... 著糧... 矣

新設河... 兵

甲申... 起兵... 於... 斬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三七四

錫山計六子田官論輯

永忠在桂林

戊子正月朔丁酉永忠在廣西桂林府以朝百星以亮朝朝

永忠走平樂

何騰蛟有督師出廣西兵益不暇焦燧下平樂亦忠與安未幾亦忠營被焚
 疾至固以相共欲永忠德式招打不亦言督師報至營位與火也言外風
 塵雨道便主亦以雲梯連望當日國勢全於兵言金程於長心言言謂似休閑也
 沒逃能遂挽敵於左亦亦也聞言不歸止式招又請曰言已假督師果之也初若甲士
 皆城借一勝敵亦亦者以是為未桂城危柳益危者今言到桂言亦亦到亦亦亦
 數言言以下言名起惶曰遠至五言南夜半而亦亦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一日也
 甲子記之二月二十一日夜三更中者沙方歸德人討而城似忽檢入大曰如甲子
 夜被中曰去抵好武武乃官相布勒亦書遠言首身如不任罪八亦亦亦亦亦
 往探也幸三傷其月是年亦亦亦村林城敵不亦難是思言言已南官馬夫初倚事
 能亦始於亦而初過小河是過敵搜枝的滑行執難矣

此其通國者下而敵一亦更得漢字天子保社時事至此難言哉

法散家子師曰憲章報曰此守之志或後國法也料或和月報在外王廷大化何也
力請歸曰月子信不忠理相適休或此共存日不同計法臣一知大臣自請與同庶議
多事果榜所同本報而亦未法亦三省也

永曆駐嘉賓

與事記云三月丙午永曆南寧府加守隨趙某巡按衙令南古大內官德德云者同
同必起恒吏科計也迎兵科及女書人科十一勝神科洪士其非也
昔於大堂考考考物七人耳帝欲迎上則意焉上十使十不使跡止之召見清谷空之實
甚起恒以首相可吏部尚書下中之明也收人心也亦通儒民間後秀飲王壽則者
其律嚴也注氏計亦三月十者為同也也城通二十四州標標軍市法實五王未戶
皆往住精利也班佛府警也倫重為也居位任地自養王考自以百計也放機軒與
扇蓋亦人出有他信然於內未通半後也考堂也心信也城沙市苦雲松同府
今考火可臨神生一財能素以云座通多神紫情原起謂的好共更事也之

崇禎二年八月崇禎新地事

崇禎二年八月崇禎新地事

崇禎二年八月崇禎新地事

崇禎二年八月崇禎新地事

大雅之令其程書在行

清開元有田東平成林有石向的刻刻至此戰四日蓋誌事之始也

洪天雅廣州人崇禎丁丑進士主事侍郎清中作禮天懷小人進士大理寺正卿

松江華亭人崇禎庚申進士廣東督學

附記自是勝也敗後以林鎮松江以考率兵勇人在廣信老弱二十五家者原

松成林佛的藉藉之固室籍其家以居之三座為屬六人冠而系馬曰院初

徐國之舊者女之於車一升許勇兵以次散去猶有兵二千不肯散者徐亦

一升每成隊而出社馬所牽橫打于松

清臣復出仕

與事記云四月十有日不又曾沈原渭者有廟成林連駕之疾王知事采真於星

祥冠者返地王化澄社門事其包入自亥未天廟交壯名德太平之是刑實逆相

身長清日田州公為家字文階鳳翔兵科五點林位作推委張佐辰與扶綱月

貴州之司文選考功司事矣列之復制中未出他駕上大地人三木小大業之用矣張起

王者在朱士煥當久選一名也崇考選矣是江物書在星之國為更部司務矣董

聖縣乃大秋文傳初擬進兵勇王諸戶重矣感天亦學司禮監矣以負越進侍

空制運下廣者仿李成林文沈原渭者即賜家廟方初加都察院以副都御史

西州漫錄

趙司馬式相念世請其任道不佛石室塵封何由開得後年書八武於之如進之何勝難
 全陽三月之七日事也勝較報功疏不自以為陛下以信臣因臣若式相更也
 才或棟其德也駕又江省之志相指南昌歲未歸于佛任郡而中選使曾亦不玉而與
 俱病全武相疏請永歷法程又請曰遠東又言事權宜多禱合宜一齊軍功曾實又非
 署置決于成棟若佛之利也則中樞間存不誠有利能之利也程度拱且楚監雖師乃
 若清松勉有威靈如坐雲霓駕以東軍中即謂利之業於後之生成棟也若進
 駕之極難今既遠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信侯保共時玉若言家而為歷學持房然信
 責其考之志于東刻刻之存成法于外不中樞也又今商討奉之俊入也再疏今疏事申
 蒙正者也而應是而柱入聲是法疏供不報式相問法程下再疏謂者用其東
 法道任柱以視楚之令江廣及之則宜任柱以圖出楚之事機於在亮舉千里使部傳
 即吳兵欲疏請亦也任廣陵城式相乃任遠也入但亦應遠成棟自欲還師作行
 實且道駕亦應命也生語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玉其當實私代人疑者私
 不可不為成棟也之道也疏修外實止道駕成棟其疏言式相撤戴之臣用也西托德
 定母家久于好也亟且還歸鹿亦應為命遠官三四尺式相曰昔存心富桂林是
 桂林危則天下至矣其機在劫余主四也今江廣定何也皆師下星沙刺臣是輻也

子不能言先王即為其跡也雖有先

宗正書淵廣舉人戶科都給事中

朱大猷述相

用事記云朱大猷字山人之月明名原不進士是時以知樞府而為首也遂入翰林有恩劇
 閣司亦訪單初而世園五者為工選大猷遂入翰林而九月由閣入廣博據家所
 舟通聲度會亦應奎樞法且適欲免一老詞臣為利誘重共迎挽之大猷絕無而
 言變姓名隱居廣西太平為雲山玉量知成林清酌適大猷至休入山置市藉本大
 猷初為歎切神極恭傳其本保田和格以者之日詳述其有符表因閱府起性
 是化皆思有文以該部知通選之大猷又求廣國之信印傳於諸君曰三朝之老
 中興柱石今階州太平此天正行而伊以有選股臨以仿世下之以者然不引家白之地
 相亦思已量撤以宗伯曰以者其六月制越三日大猷見知宗伯其表其化皆思攝初五
 日此僅以兼送大猷大猷固不受注返柱守自且玉著錄先科選批制門信揭曰
 大猷以閣臣若宜宜撤以宗伯今當會以閣臣請以疏上仍以該部知通選選
 之引是夫然勉受宗伯不言之崇長生之生為傳仰今學河道事次日月生
 書第弟天鳳為大行人備御兵四五十人執戈指殿以臣云乃抄身出打地凡金家叙
 謀日日夜夜分葛葛不了一門之笑也

吳郡山日明時蛇虎

廣州羊城桂州十餘里間注望之為者不可得異日深者亦茂田者都封舊供中亦產
性惡泥執又勝伏深山一戰信風情之象浸入汗楊云皇名曠舟以待公名松城下府
江蘇漢合信者三角業抗治西生眼穿滿腔及控閑遊蛇崩傷身作誤只公為志
吳物相能而亡多為獲由至男飲核個亦因熱中特者炎蒸不耐依五黃人博深息故
耳

葉子旬朝款送旅題壁

馬是飛龍列製只似仙心直和行白花細回頭難憶客中葉京柳空乘起黃烟為廣
陵仙事西家勇不半馬與仙遊遊去和波清亮誰不感年怡快賦以年時
里同人身主知海得之訪歸身度陵葉子旬題此詩方言也

永歷再入羊城

七月二十日戊戌陳非傳為事成林位請至辱為事不堪不相抗為事難廣州先
日于王王年歲城下成林之想皆學道形其十三船舟為就舟百里外迎捕其歷
崇情玉八日知事發已不刻成林事文武百官迎帝手扶聖座與入學廣行實中
德烈系系而以德貴者供帳聖作復而帝之聖親命世不刻而龍刻履後加成林
制勇在西陽佛龍執事尚方創書成林有封謝時有相履是恒次是花澄波生

天麟老凡此之大不亦出也成格而後矣

李成格士師

李成格使西人為人樸訥剛忍其於志不為家不勝和不多言內外文武悉對其之
亦思命築壇城未幾降注侯其事令皆師而下壇畢就成格曰事無人方身
生必壇之令與及李蓋創設後事則不吉懷必行以清以若其意也八月甲
亦由京而廢曰亦相以下事諸臣位之廣固以外事臣特者之一言竟去程兵亦
上通相時以令於相相亦思之通成格約則亦下矣

朝臣如李元祖

自八月李成格去後朝有大變都察院左都御史素彭年向為周延儒腹心延儒
議者揭延儒後降

李成格去後亦通示云李成格元乃初創之社則其冠特崇宗之國之德也延儒
又復欲之於及正第一節臣成格者亦李之亂事實姓何毛人以屬李不謀行同為
聲名震守家彭年此惟其休以內外精廢之之亂力傀儡以馬甘情彭年力保宗族
精利者一時時事人心未離殊甚吏部侍郎洪天推大理寺正卿潘為神廣亦等延
李為其部為李而時上却為李取秋忠通以復毛益祥為成格訪親等皆月五
一惟其部之生之初國是部為李易清吏部侍郎吳貞毓并稱頃去月土利其共

文選拾遺

九日十中道以日既陰之職者。以十計。閱且累。擬刻版。定著。議其。亦。的。字。更。却。事。司。而。度。推。族。族。族。又。選。司。禮。學。餘。選。之。權。之。出。選。之。地。廣。亦。一。者。此。在。成。林。悉。大。小。有。日。不。得。擅。為。傳。授。桂。林。平。崇。州。首。守。閩。且。置。式。報。為。以。慶。之。抑。亦。別。計。此。何。自。建。為。以。其。建。者。陳。邦。傳。出。系。母。系。後。王。得。由。思。夫。的。方。別。慶。國。之。陳。邦。傳。為。以。又。選。訪。制。之。係。之。望。弟。於。一。空。刻。若。後。日。到。邦。派。據。也。

陳邦傳困甯

十成邦傳率兵五百圍城。日斗。未一。而。法。則。謀。入。命。進。祥。趙。漢。莫。然。文。開。城。祥。洋。注。出。的。與。邦。傳。為。地。邦。傳。文。道。駐。甯。甯。甯。甯。

錢邦輝名馬橋人

安士壽為施召徵

十有初辛酉。又選施召徵謝恩。時同班。守。然。者。之。一。為。辛。兵。勇。驟。一。為。老。係。日。實。士。壽。地。通。請。李。允。祖。召。徵。趙。祥。輝。而。亦。捐。士。壽。士。壽。大。選。揚。名。在。甲。召。徵。記。本。地。及。開。下。初。出。如。吳。請。云。趙。祥。輝。門。訪。品。也。時。亦。解。任。士。壽。材。針。玉。初。四。遇。道。據。聲。歎。歐。召。徵。因。陳。相。問。文。士。壽。身。召。徵。他。雷。刺。名。頗。以。而。請。荆。字。和。九。以。為。欺。之。也。召。徵。杜。門。乞。義。費。調。傳。代。款。四。兩。時。名。議。其。何。允。祖。召。徵。祥。身。

李守備人初為守備

吳安高守備

十月初二日兵科吳安高言其疏請文武之職實以書判何屬新舊之為耻以別人品高素由閩之部四衛門領兵以下移會田子據此三十年之舊規現立文武兩階有初制之初四制五制六制之制多守備之為功以昭請其自賦之老心者彭李之視初之恨入骨初高安高言遞上桂林為與習武報共事疏亦為中

朱安高言

朱安高言其疏請通城之以下一人所家之教不齒于王官遂入左官軍假稱都王引兵實人營中諸將惡之甲申春北都既陷安高去前奔歸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營其家打五九江以橫波激變軍改懼四也今時亦自或漢于陳傳其後入楚之安高後入城中稱楚王也宗子疏大者疏之為王法之學動年異信之其疏因始之丙戌十月亦應印任彭州安高言其疏請行去言賊中情形其意由丙丁魁其業序他信其言辭遂者王初嘗宗人為事以奉大帥而兵科程際其疏其與之信其甚情程源之川人也其安高言其疏請以某日川中賊勢極盛而該打兵不下討于某身西人為請任其之職也其安高言其疏請由心賊不足平也安高言其疏請之制議以能其亦安高言其疏請及而有不夜阻違而原程際其疏其言其少御任程

城守則臨江省大守城守除守守官備乃曰高天。城以爲已識然却果如十之備
印信諸部下名柱吾陽而王官俱去爲竹掛打軍印信諸部俱投軍軍兵之
職川中屬在張以忠探黃之亂地方新復丁亥武岡之變上由靖州軍柳州十七阻通
刻之文者久不通川中官備亦極燭老川東一帶諸將士多者以官備訪如魏法歸之
亦官備職之者以命邦老乃列女完好餘科初云者好官備送請正天討事臣家以
送宗息官備諸日之事正日在廣山以完官上初官之冠幸蒙天恩出官備道也原
官命科以兩軍一帶從村寇通而由官備即由旋州衛走入川東五六月間寇陷法州法
方王其出四月上川東燕之府一帶與刻之消息不通文武其主官備似刻之之賊軍收
於兵部至八九月間川中官備亦主福後天信李上者余大海趙崇貴亦與馬應試
素相善亦出兵劫寇四寨於相時皇上幸廣西川中不知聖駕行在官備中且老
吏兵兩尚兼備刻印信送來文武官備軍中德省稱王之選今官備自通川而通軍
川信未至官備川信止官備文武榜文文自相則曰二人言小言以此而欲其防守臣亦
其而自乎今皇上遠在不用之川而相西川途兵寇阻通凡欲訪知者極難得後通
其官備沈不遠者尚言且四川之地四圍皆蠻夷夫司馬生及家又送信寇禍三年間四
易事神人情懼恐其知通極難守備於乘此極難人心謀方更孔自王官於冬
川地險峻臣不憚艱苦往來探山大者其城極險之中縣除射序前報刺林林某

殘勢於世之固宜建皇武德西川之地初正統法屬今彭姜謝著法紀元而
 亦善德也誠初以謀定計之陽言刻也後以傳傳何皇主之威福事漢元本和
 大未待則其以印傳引聖據內以方公孫之陽建區知福之氣已早窺其德
 先以事先以事養德印傳傳楚楚皆何騰按諸亂陽川將楊方在孝乾德五為
 大德保其子利也句為教臣沙也德不其載和也乃秀臨楊楊之建重子諸亂陽
 期公兵共討時亂陽率馬進去駐旌州州亂陽得書印未升大以命宗陽正也其之宗
 漢曰主駕携還川中不和快送神何者其孫孫之身亂陽可之曰公月乃送何解服
 救送身代送有相命兵亦有不快似也事下身新大後川水皆和也臣子諸為公
 作賊時之目何宗陽其止張系程正典朱運久之亂陽一係天新切責之川亦又
 亦如知之陽名辨之何為知教八月其師出大至玉陽州李長者迎見道宗陽
 有牌王則諸將命師上列楚王世之堅固天下兵馬制之帥之術大矣夫曰制之帥也
 視王太子不取新日夫之任上何國可堅此人之教何矣長者曰非諸將皆由北其也
 某等已和之何然生十歲狂儲印亦何志何大矣曰以陽為據大制之印楊兵
 會計爾等受其首必不免矣長者曰該方亦或感其已悔之計故以懷心不何大矣
 日唯甘長者印楚丹中連龍王天字城以宗陽宗陽以相拒且勝重入夔州山中
 長者印下前上兩宗陽匿其會中乃上入擒就斬之川亦之難事平

其部左侍郎管都事知太常寺卿何曾奏送司亮加殿起恒言部左侍郎
 曾中政司事錦衣衛指揮孫回或江陵相相張店正之由孫之威宗以住家中
 書此部臨同感懷身牌間出入開隆武命孫錦衣衛料王是等制者大才之史大
 四上素問其眾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僕寺卿鄭道之以孫孔姻就陞兵部右傳
 印德芳川楚軍統以別道生為太僕寺卿陞鄭母院同計別湘家為書事坊
 該德江神都主事別書為勅有院唐書書如守權以神史加統事中以唐書士
 別與生為德修別道生別湘家別書別書生四人皆以別桂與承孔認回家
 朱叔以博美官進生原任江西巡按丙戌年為

左侍郎執逃回失官至是江陵用湘家印書也別書の川人頗能詩文書交遊別
 與生楚人丙戌年以貢生入別道試陞武見翰林院官皆不知書也同知事陞
 年以應及命撰文又濟任不通因選貢生二十人命為舉士附翰林院讀書誰同
 唐書士版也二年後再加考試以文理不通方准實授唐書士僕又理何方不通
 即與選州物官茂別與生州亦與舉士之選及福建之吏與生走回楚中遂自
 稱唐書士又因六月間陞武生太子拉恩群臣加一級與生謂唐書士加一級乃同計
 也遂自稱翰林院同計別道方更表之後以修板其本意與與生編文初紀
 述乃自宗乙卯即有如此其黃叔子辨之與生又唐書士始能信矣四月加巡閱使

亂傷兵部右侍郎任德榜和軍務是也亂傷報捷李素心為必正者十常兵順孫駐劄
楚界老言欲入湖南就釋不亂懼者可并以為死此傷莫能制非是加亂傷衛勳女醫兵
出江五月不亂仍校日甚如報以兵執朝廷君臣具文即乘舟臨之以月固之臨校也德
遂進亦與因之上柱國賜尚方劍端王使宣行事不亂止于五月間以功廣錦衣衛世襲
指揮方七不亂亦係此月以功差在介莫之與系文六月督師大學士何騰蛟聞不亂言
擅收不平憤引制之不亂不係騰蛟部將及騰蛟為德共遂移門生稍依律法解
為姻親竟不受約束及事武剛遂挾太子作威福以江上柱國之爵賜尚方劍素引子
騰蛟抗衛並為乞其權也上乃上疏請以騰蛟戶部尚書方理糧餉上不允騰蛟尋
報稱偵長沙上疏解之至南和之區非係騰蛟托病駐城外若寺不言行期若信不亂
也亦亂果伏于騎于道中砍時驚惶騰蛟赴即遂領滇兵之信騰蛟路得幸也引
至中道伏兵起即避車於下盡戮之亦亂禱之而不肯封侯兵強是也自江西漢入楚之
兵將討之欲入朝不亂亦憤先聲請方勿許先聲為忠壯兵武同城好亦亂用門出城
戰屬為先聲兵所敗亦亂果先聲以犯問先聲早亦亂以起駕相持日傳不絕上命
兵部主事龍之澤奉勅往慰之先聲奉勅往慰之退兵往劄江州七月督師騰蛟
勅亦亂言擅殺社騰蛟因率為李詒崇出江西亦亂是亂隨隨於不懼懼亦加亂傷
兵部為書賜方劍德者以楚之軍務為辨恢初八月

大清初朝延不允與友龍通王戊子四月以兵困不允崇傑傳上陽家以不允不同老幼男
女亦殺之五六人劍子受實六一免考

雷雨風電

己丑正月朔庚申永曆在肇慶大雷雨電聲巨免朝服

元日兩省雷雨電之異大之驚之也深矣歎何李敗沒之也年

李成棟駐軍信豐

李成棟于去年十月遷廣州府整頓士馬儲備糧械十一月丁巳具疏還粵永
曆再上雄者乃今年正月初甲子於真陽岐山白岡坐包先可報愛招楊大
用拔刀宗命成棟擊弓射之身隨弓去隨之江山意者救援神情語多與節
之亂十減其月是不敢防梅岡相道亦旋駐軍信豐物果

南雄方為廣東真陽岐山在廣東韶州府之英德物信豐物亦江西贛州府

科道擊陳邦傳

科道科道兩門迎合彭亨之亂是正月有以取陳邦傳為正謀其伴因以某
人談及陳邦傳謝未嘗州方人崇被未事廣西德兵陸武二年春掛在雲南軍中
成捕素惡之以其丁亥年有

大清兵未入粵西先有降者到廣州通者款也後成棟為係子杜孫家王之流

西道真指回廣城印得行為治廣之載自修以為成之其亦初得請以天下
廣才未此中是謂治廣為大未任難髮動以法傷信以後人不亦理乎

科道劄記

時政擊印傳科自金堡日前知正月而方邦傳上疏曰皇上向三年歲次奔逃法難
洋之極五言在兩側門首其言方幸若何十日即決材有侍御濟踏請論於亦是
如以臣考之倘有與竊西動取請即遣正任為軍視臣十年桂茅十前儀
佛驍駿入十方存天融西志撤者金堡任奉朕亦未其或時感起恒久引持大
誠而多障印以此崇撫密示文利丁時魁時魁志感印在初而制已科道正人十十
果車十入舟降共言強臣相結言官之口如未庚未節受之實因制而由也
不但直矣亦公版祀常抑崇危中不帽又身白不冠聯袂去訪時其孝之乳也元乳亦
彭年之素善權通大因執通王言時亦歷室家重下大僕馬老追叙五十年金
如被難進入金州新後手書有謝馬老清先生名或食部後日卷月以先生我
我之向苦來包同好交如手拍志崇引傾石十四時請者初孝元乳各到十六位
科道門清令何入車側門辦事前年日者宗撫內臣年大臨印的初道田星該日
以為才裁功中興和以弟一美岸

何楷與死程

己丑正月

大清兵破明潭州，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拒，乃雷其馬，奔集湘潭，而令馬逆走，走至岳陽，出岳陽下，遂截上下舟楫，赴掠湘鄉，移他山，遣一使，率大隊，往長沙，結保，故因

佳

大清援兵合至，無勝于湘，潭，騰蛟被執，斬之，道也。

湘潭湘鄉岳陽之為保，長沙有

何騰蛟，以文公，未幾，何公，潭，來，抗，楚，之，望，以，左，帥，三，下，以，言，散，書，以，潭，河，光，輝，之，狀，不，少，也，適，者，帥，故，少，降，賊，賊，言，難，制，以，非，戰，而，待，待，者，難，又，以，出，奔，湘，鄉，在，大，帥，以，故，兵，難，戰，常，對，人，流，鞠，形，者，將，死，而，後，已，之，句，二，語，公，中，生，大，帥，其，之，之，文，於，城，黎，叔，適，此，何，日，之，者，日，常，出，行，城，市，竟，日，中，以，余，為，門，其，購，餅，餅，注，與，之，噴，之，成，勿，令，有，司，知，恐，者，其，似，在，別，室，守，重，門，據，上，枕，以，木，石，其，日，為，利，居，於，此，乙，丑，三，月，左，在，社，武，博，趙，江，心，以，討，尹，側，者，名，道，何，共，事，何，知，左，友，何，心，擊，不，從，師，與，至，舟，即，投，江，宗，兵，捷，之，起，者，于，岸，左，舟，者，城，兵，者，何，因，何，在，社，推，之，與，王，通，山，而，通，山，而，去，四月，抵，長，沙，與，諸，亂，傷，命，以，其，餘，軍，行，大，著，兵，漢，兵，主，其，費，制，宜，慰，之，丙，戌，丁，亥，間，亦，北，常，以，交，解，而，物，勝，甚，一，戰，黃，老，好，武，功，力，赫，氏，子，日，河，危，以，特，戰，王，德，傷，賊，負，相，皆，守，賊，皆，受，刑，典，三，王，兵，廢，我，之，書，在，大，打，刺，承，亂，實，降，守，懷，深，也。

執力岌岌且物何請同委亞趙兵援之

大清兵進已上堵駐長沙何鹿下諸將言長沙貨物輻輳存於處量時一校房之四者為
忠貞營三不守界堵引兵就之十日

大清

大別軍兵二開而沿湖設哨據兵抵長沙城下人皆和丹仍命皇命出師京者主者率

數十人擁何出城何忽叱之曰若屬不用命去汝安之身午乃得脫沙矣以舊時在

冠老坐沙樂上大兵去月言乃何督帥執送右者中不余數句起出胸一管人言

少德危丁則乘多列旌能以劫得不足為語其如謝此梁不存檢來務令貸不

道種心法然而忠義以性性固其天性言及理情事物流涕嗚咽不語至誠者信

而才不足抑抑有信而軍旅此其可長也向之沙謂勒其者非死而信已於言不

何勝其言雲從黎才人進秀中湘王德之忠廟祀靈川物

才曠字于野松以人華亭人崇祿丙子鄉之丁巳進士

未成林信年有數

己丑有字守己卯李則林出師而下四更時是者大崇子三人責村曰汝者遇兵者

大砲我乃信應不尔走首走至營時考以砲擊崇防曰大氣軍注矣考者拔營

披甲上馬十六年

大清兵入滿漢漢流孔是是者使手有遇大兵遁於火包是是雨突玉德教

見送送諸款俱注之送及款而昌今待位推兵上報州團守數城考

大清巡撫劉武之巡送張鳳德其其文事其堅守不出於困之月城中糧米亦用石

二十而一物粒四而一盤有富都人考去白在困城中出家修好曰三其僅易楊

某米之石方姓止存一方人供掛一膳牌不許私說之則拿去飯上膳牌數十供餓死

者由去八月誓為不支武之放降鳳石後日再侯言甘拔兵則降耳及之而博團

山兵去昌矣皆仁好困去款城以全數商人送

日觀趙某字學內燈輝之同改名題中

美曰廣武訂約節

美曰諱曰廣武訂約節及江西之易訂建人高川也才之士以進去者謝忠有公以言才才也

之論法結公去捐自之大也甲。叔範林陰然物李汝朝符不撰中國之物法不而和蘇

一不特寺方開和易師毛文龍思己丑方才神用格在困事令其相傳聖皇初受

於公拒之後令女孫其持文獨公不見生門其以獨為氏丁卯冬起原其宗族已

乙

大清兵深入上特向馬世祚者極易世祚推兵不我公力言于刻弱之原年補請官主

在大術試士千世祚之子也事由系翰林院印先是公在清遠見世事日知進德

句任惟勿用左身少人上言謂國運日廣其詞激切大見不平朕初其人每後宗之甲申

中恨不磨財祿不待有甚德才提揭危勝城德忠者星報某國破諸賊且為道由
全者言當位利至令乃亦計甘之惟有一死少道責公高名身母殉玉美謝慎其
此亦一過檢夫亦率性生共言聞自公位傳初能者亦報曰「病亦為仁玉環柱代文君
子能若此若言傷心防自燃題於初者子勞也則誰何害則喧報若因人法之進
可侯者缺疎情也既進佳身風本悲利注對夫古朕武令一天入黃泉身亦表報亦想
艾胃哀一之名至賢往心乃直與之天存臨漸鳴之自法潛俯視法似亦有法德者
提揭危勝時着輝子夜共中吟者常懷之危利日征月進爭步趨之德則生本
則寒林先焚完志不新精誠力世已時遠一司子生世法俱已矣夫亦與善好本商人
許之兄弟亦死亦存憾之則子艾言曰有子者子亦祿福之我亦言曰注焉一我亦十
肯供之艾沙今夫忙早道身家良運居德門東不焚茶未了又亦茶尚未飽尚者由天
我心隨物引秋境母言不如令報我國相天之我艾孤在侍為物於理報淚眼者
充鳥一匪我老情思不甚名一狀日字如我念作人今未第以思生子在厥知良曰
有叔言德或過以相注是杜也又一人為謙品我早克讓文書其言有孫有孫
言亦亦讀其依就阿翁汝方成便甘父小拜穿丁與阿回汝中謹謝趙危利考記
而共庶幾字產共阿多僅石茂枝之小祥芳業矣又再減隆他宜商謹法也其明
德禮傳一佳傳九世同因驛者係素風傳心阿翁為文德財而古者皆空汝父性

吳文輝於江州人進士即武亦施燧字大燧號嘉嶺州人崇禎癸未進士
陽和河

智金業去獄

廣正業慎江丹陽諸生崇禎末德父懋謙之任上母亦居長壽山受者請讀
卷抄作主家目主事後相夫載中五月于西甯府考政授以業誼為入傳業
星移請歸日即中七月十七日意江知維亦道帝駕忽有試仲史傳聚烈僧舊係
丹乃存古想言覺正業理可不了事時正業歷身手持西請勅之已借友人業姓
似字如坐馳去八月即下板學度好廣後即具年所定李湮傷後引對習覽生
他人不問活於大困因加僕者少抑制新力受職者司事先立向素影年言談
論事方事休拜傳者跋扈也概係的借三個人刻之一疏言詞漸却傳誦者時
其推中與第一疏則事苦惱之勝務李之亂才初班管進信引歐殺友人以去
潛入的四方助的會苦者十有餘年此晚道訪唯仍好物知事何官財得下獄不
松學業其為之理次系友人入其司神夏國祥國祥亦會係中歷舊師去獄主為
活正業亦王今年己丑正月即的部密方彭才之亂抄抄亦不叙因方保之獄友
人再贈與分令上桂林獨在武船首十九日室一遂于蜀僧云達桂州寧山昇寺後
竟不知其之或曰卒于桂矣 則事記

何如諫澤人廣田田方上林帥知物傳家列上林人常衣佛更自國祥池州人

明世祖之若者

日以孝取後亦德令守武親為守此所志江楚之有兵馬亦與兵再運武親臨
請并科法事中文共需此其常軍亦應駐聲度既度信以布月精擬財賦信
初日心身力修內法以自固而外修以自強且一材一器之度不取罪者方為悔人才
一為凡辨之乃主母如懷忠抱義之亦世世之功名之士人之志月精神不用之手心則
田之子亦其之隨為他人用我人或以桂林為糧下邊國

明世祖人才真出相之宜保為強壯戴之使信信諸君為云云列一信

明世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四一〇

明季忠貞卷之十四

錫山計二奇田宿伯輝

諸亂錫始末

諸公計亂錫字錫君史字仲誠旌旆遊宦宜興人萬曆二十二年癸卯三月朔五日母仙
 氏生於公武進之丈山村父維寧新中守邑庠生公少歲喪母十一歲喪父十二歲休學出
 文休叔濟家二十歲七月遊于錫伯四之白讀書因通籍于世錫知白諱春建族公
 子後公族和自之子也亦亦如子而正後隨公殉節于楚自天恩之幸受業於馬文忠三月
 婚于婦士成字二歲補郡諸生十月後庚申中榜莊甲後洪楊于婦氏已丑歲試五言而
 寅科試分五言三十三歲舉鄉試十六名丁丑年十七歲登進士乃選八名九月履歷差度出
 在宜興出山之丙戌寅二月孝廉已十四日授司系三都主事庚辰二月首註於蘇州府
 分司事已解任三月歸里二月陞湖廣長沙知府壬午冬入覲辭任癸未四月至京舉
 廉卓賜宴禮部五月擢刑後任九月加陞二級十月引至閩溪河完臨長沙而四
 二月復任刑部守舊甲申二月復至長沙二月陞武昌兵巡道九月授楚之督
 學副使乙酉八月督師何騰蛟抵岳陽相之抱歎大失徐揮淚進策曰楚因法言力
 也不措何能輯兵乎早於降賊張楚之守何公就之何是公措置符運資何公軍不絕立
 月而都美守相玉梅身天下勤王似三朝以嘉士六月辛未守家書云世累至此國殺家



莫一舉中風掃附。慨復之極存此。一舉矣。公曰。我為相。上預聽。首以在人。為者。此則生以
得游我博。空城何。意忠友。請抄。向不。遣人。合為。一而。下今。業兵。為備。做仙。以侍。注通
青。確。務。途。元。而。者。共。州。五。與。我。安。利。該。將。逐。漢。而。思。公。信。馬。傷。督。我。也。通。新。化。解
題。訪。云。不。收。燈。火。時。孤。村。風。雨。著。著。禱。在。魂。鬼。字。才。知。非。借。劇。家。手。何。中。雷。雷。其
為。三。更。烏。化。千。年。血。苦。里。人。悲。一。思。而。望。該。陵。道。所。渡。使。山。賜。書。一。情。殊。又。云。程。某
曰。情。城。也。依。劍。起。程。吼。不。平。心。不。軍。而。東。烏。在。碎。表。山。波。邊。馬。對。深。而。試。者。誰。其
甲。五。死。生。此。刻。辨。人。禽。何。萬。廿。一。註。古。史。正。氣。十。賦。歌。刻。今。三。月。公。博。常。武。勉。勵。文。武
于。是。公。身。沿。江。松。濟。枝。江。一。帶。而。設。兵。將。為。守。豫。計。四。日。擒。沈。州。故。信。付。有。請。者
謀。之。有。博。日。務。定。之。帝。年。日。也。州。歷。平。漢。米。批。注。通。累。者。有。字。張。信。官。設。術。不。注
道。別。使。徐。偉。也。文。相。公。同。即。曰。此。必。低。託。者。在。何。今。請。張。如。量。乃。命。監。記。昔。某。注。辨
之。荷。以。某。信。印。務。付。有。日。監。記。至。注。是。其。道。徐。偉。五。李。若。星。以。公。為。甘。乃。批。請。好。者
星。監。軍。鄭。達。之。從。兵。守。信。子。方。之。振。剛。備。杜。帝。制。道。有。未。若。同。以。勤。王。道。出。沈。州
故。侍。御。有。固。臣。也。監。記。逆。伯。道。之。叩。之。因。相。子。謀。該。刻。是。欲。戒。甲。士。深。集。門。外。止。掛。記
馳。放。人。以。進。馬。為。名。若。甲。藏。刃。而。入。其。信。身。衣。物。中。僅。去。半。面。若。固。相。防。下。畢。即。取
曰。侍。御。還。臣。有。密。語。請。身。上。然。面。素。左。右。侍。保。呼。言。方。不。信。也。然。若。固。臣。候。劫
直。上。出。不。去。遂。揭。幅。中。大。字。批。是。就。隨。印。刺。子。刀。上。戲。侍。守。門。外。甲。士。亦。索。其。印。與。其。印。

有車可辨狀便不飲而下傳送原州日亦戴口刑勒其狀狀即注州城名查
 欽仁是是仙都冷思恂言似以為真死音未聞之臣莫決其真偽議者皆指同
 未及行至皇公乃既傳奉請斬之并言詔文武官為沙裏其宜置不同六月申既
 遂行在位之月朔帥何勝較初對會議公因讓長沙七月駐湘潭九月亦即至
 牛車中丁亥之日陞之兵部左侍郎位勢恢初軍務東駕自桂林去武同別亦
 亂字其有以而忠貞堂之家兵頗強言引入湘由龍巖亦亂懼為沙併以為亂
 公莫知其是加公簡初將兵出江楚之七月上疏請傳刻亦亂公在湖北藉將帥仍
 勝較為表裏利亦亂者故也公却為反者為兵遂移門生指併肆後將乃如就
 不復當得本送屠幸武同亦亂以言亦初進武同侯斬挾其權權作威福群臣畏
 公剛暴守福之名固交際功德德是進亦與因公上柱國亦亂止言亦言同
 以冒功後傳不指揮其父何公同而引制之而不亦亂助其甚思引子何公抗神志其權
 出也上請故為戶部尚書古程程初不難似公考制歸德長沙之臣亦初亦何
 公託病駐城外崇壽寺不言何初善防亦亂也亦亂又伏于道中引時實何公時道
 印遂領滇兵五萬隨何公皆悍卒中選伏兵起印遂率部下與戰之亦亂神之人業
 射之公因上疏初亦亂者遂不依殺將帥重臣謀危社稷請正曲刑亦亂是也疏
 如知惶惶八月帝德臨公乃率馬進忠進忠亦進忠亦進忠亦進忠亦進忠亦進忠

西運兵糧過江亦多不以此為意以故出師時一拔乃曰奉儀全在社稷仁皆

左下里都下舊好生所

大德包通江古德德歷上同和印回春儀於子何時所定議合兵出江博圖中泰十

階上兵部為書為方劍使官行事也考法學故制十度皆共指江西至吉州是

何騰蛟與西巡整因杜知言法言十台自景附分司奉儀台誌不下以道祀室名騰

煇與

左傳我于厥國日月於三初至進園中儀儀於下及即也界入寺中間也反法儀

駐節中流空山俯仰則功者不可為矣近聖馬法如舉動甚是乘張騰蛟之有

柳傍之矣法山必年必不矣騰蛟也公以是語權於七府登以非為亦藉之匡况

且難煇何公為別于功耶王是至王法也力

左傳其沙因何公極公詞忠貞堂法接出印率法赴之己丑正月湘潭復失大舉士

何騰蛟也之亦公向委師還之衛州時忠貞堂與何標下不協也駐在常樂也公

乃事下滇為胡一傳書札常簡陽送力拒守方

左傳其也也王法也何公極公詞忠貞堂法接出印率法赴之己丑正月湘潭復失大舉士

神祀者入兵戈眼溪同車鳴風內心野馬向時音吼味猿林能者山陰天注印事

潭傷意馬所報有自是法也等一留軍中試賦說名曰馬某集今逸公在軍中

必感激而中投之利亦不為者謀因家令以予之望者如之則後以海選不美也則
博一取因利實也而主河夫不再固不不孰意也則曰命傳即方之望平遠之義起里
爾陸十一月師次濟州公有疾時十日之札用事每者未請物為孝時遂者憤成疾乃駐共
長生寺別湘家之人附之札為五身其係附者甚多不德謂之亦人以甚疾之予可好也
該字方其公卒既累曰臣受命以來不聞大前事不復日諒相有公伴體少叔亦檢
不料諸兵則一語不背若曰堵問臣而者兵則其羽翼索餉則一毫不可曰堵問臣而
有餉則資其辨也故曰水窮山窮夫生視難揚孔聖昨西上極也感為大重一病不起
遂快存腹但恨以萬死不死之身不為皇上事令難揚而九十九枕席是為恨也上死
之後殿為所兇以殺賊伏之皇上向在老成用國故任出國家大事有孝之札別湘
家者彭年全堂丁時則蒙正故五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敗之實祖宗者中實驗時之
日死矣不勝憐憫云好語記又而向好父母曰兒死不難更難此德之復也存之固好若
起師能逐月逐十語云有的堵子生而好也連家不造誠身下祀連時多親誠身事
君四九年亦思通臣而今而後浩逝者受之連辛辛可少就史歐陽和善公疑其則宜去次
以諸人在此皆同焉時公生以年且長以丁丑辛以也丑公生辛大生偶也哉則之問公辛詳
注減朕報朝者榜上柱國中樞者大興士大傳力大太師俱因公德文東族一諸名樹括
揮向和世榮平祭九禮道禮和古汝祭賜紫街如之西山公可著有十四和史個

初實入海見中堂招多稱臣遂皇上係者之素中堂大悅與奏奏王改而中堂因刻請奉
決故文仍因私法執素執素信實因誰曰此物印供係太子中堂上在室中與高和係
好也該臣實不知也中堂徑探知素王討為仍故也但假文名以威實室國與之素
受托言素與刻之功不敢受爵位行在刻素。刻素任實則知刻因故赴行在素
請請王上曰其文作送文子何子教之量也適督師博氣賜入刻素言中堂豈捕洪中
刻請其不自王素使思自刻進使以共同今何執刻執中洋刻正法則實則王權不制
實不如此生他變者林爾起恒力若不允允賜乃係王適印案素王素刻實位素刻
御史趙里素許里入海界生送送教中堂中堂謂已極一字今反降一字刻拒里使不入之
國言初曰大德況本何有能之下今入里知中堂不悅一見印首林臣私情誠于中堂中堂
里王王素素遠王印堂之藏之何務素王刻中知里存國刻請書里里不取回刻其
氏皆不素王之素乃仍多素宗議者中堂亦以為耻因遣使與素素入刻刻實亦
素王之素請多因原室但亦上加初素一適石內閃眉起恒戶却為素吳兵兵部傳
印楊素和共糾故事中刻竟珍吳雷張我述打請更世中堂後遣和楊恒先入刻
通請該也忽不受中堂憤甚乃遣原九素事共三千王通雷何姑復原刻刻府起
恒及王素刻光珍我我述打和也加大學士存命許川然行王素以局回九府述打
追封之獨貞也其素也色此素外有事是時刻之素動天下移原起恒也刻既

去引和室上祥任泰玉灼形公為非先達以此生正國體然曰此事何可輕易且事畢一
於城耳止之信相軍情國家大事如此我輩所敢與之吉期大非為去其私心以此事達和
可成之望以中外人心不服未敢從舉之意引巡駕入監扶天以令所候乃便行事故敢止
不行而延生正國素多疑反疑其勝以此素告之請止暫止度西境且懸賞人心相召延生
以阻才物之博者初延生密告其望謂事為成否其疑可阻之望遂遣使兵言大貴狀
三西里和侯率兵車巡駕事點以高陸所為其疑可請止居之時至十二月也六月李定西
渡海西擒和傳父子勇勇好玉點之望召執素社之曰使和子和傳一書久之投順
大清矣遂為和傳父子制以支解之命執素社以備之執素社情懷憤憤因以成疾每
出幸村在為族夫于高山之中群妻移需若他部似石物俱之等其後上庫德危其出
二一係和草率之甚而望月所貴如者城大造宮殿宮主文武百官凡四川雲南貴州
文武大臣各任負其款以成令刻期刻見和以偽信有不信者即誅之以吏部侍郎雷鼎銘
為宰相貴州德勝范鎮為吏部尚書傅史任博方社部為書四川德勝任鴻為兵部尚書
史陸主任為六科都給事中社部主事方于宣為翰林院公儲又係傅印為八堂日事其以
朝臣印方于宣極其神使方于宣接國史稍所缺忠為太社伴太社率以此獻忠為湯
武崇祿為祭社進之望覺之望曰不必如此之甚于望曰古有史書皆以此否則
化同創之動于望又為和夫之國為九系為忠之果伴亦訪款能功項信子鴻隆者降京

惟禮與越之誦詩科表以江而之地歸宋而太宗賜鐵券不書子孫世與國同休也世皇
不先封爵社稷中即引先如禮為例然當日先如社稷者先生今日不同其有四清者夫
先生言之先如社稷之國是越信三世之主信有江而之地好道者事與五代相終始而宋如與
宋朝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而老先生則大以之哲臣也其不同其一也先如社稷者先生自先人
歷梁唐晉漢周俱受冊命而老先生之王稱則自己之僭稱也其不同其二也先如社稷也
按自社稷始亦于君未始取之宗廟而老先生之書則天制之書禮也其不同其三也
先如社稷者江而世亦不與宋嘗與中國有一夫之加而老先生亦不與宋嘗與國有一夫之
制之矣以江而黃制之之空何止數千者其甚也社稷之存大臣亦知也其不同其四也其
不同者之也世之可以引如禮者例則如事執分不合不通書而以成老先生之美信漢明
者命先皇之聖天子破格之崇恩世不敢后也或謂議不恒曰論者抑先生生亦者好
愛以以月誦加者老先生生於此其情誠不違也守臣節則功名之志正長子孫之福也
青史揚名姓氏俱存也世所誦也世生乎心事老以石為信不肯自欺欺人一言者
行之事即舉世死之而不顧而世即中者為老先生請事一事其阻也且之正自不少
而世有哀之愧之志行不勤而老先生異之相信相交信不同矣然老先生身為男
子頂大主地不乘此時主前世不封之功名而位擢一隅以自雄也而稱大夫也世今日
之勤敵也直我明朝之遺也今先人尊祿大禮量亦智先生具共之耻也世輩哉

力于... 在區... 先生... 地... 不免... 笑于... 海... 英雄... 志... 出... 世... 仇... 狀... 大... 老... 先生... 能... 世... 志... 守... 伴... 望... 如... 下... 出... 不... 倫... 伏... 性... 原... 亮

通志彭年守制

己丑年表彭年生母... 謂丁... 不守制... 言... 于... 果... 曰... 家... 愛... 國... 見... 志... 志... 世... 科... 名... 史... 受... 天... 地... 之... 恩... 洪... 大... 代... 產... 異... 才... 身... 今... 享... 年... 壽... 邑... 先... 人... 天... 正... 不... 引... 聖... 哉... 于... 夫... 田... 之... 地... 何... 自... 苦... 守... 三... 年... 靈... 度... 歲... 母... 回... 堂... 以... 為... 國... 尔... 志... 家... 中... 興... 以... 望... 宜... 善... 世... 壽... 與... 夫... 夫... 其... 聖... 王... 宜... 查... 丁... 郡... 不... 守... 制... 是... 何... 利... 社... 制... 彭... 年... 勉... 履... 月... 仔... 扶... 重... 與... 之... 志... 推... 富... 家... 為... 妻... 家... 于... 佛... 山... 是... 且... 佛... 山... 家... 婦... 生... 吳... 孝... 成... 為... 擁... 產... 封... 弟... 彭... 年... 弟... 弟... 廣... 州... 時... 被... 劫... 而... 戊... 子... 年... 及... 己... 亥... 劫... 彭... 年... 之... 女... 家... 佛... 山... 廣... 山... 廣... 州... 巨... 鎮

舉朝辭夢

朝中素彭年... 時... 崇... 祿... 朝... 舊... 相... 何... 為... 弱... 黃... 士... 位... 己... 月... 辛... 巳... 日... 入... 直... 以... 未... 論... 革... 不... 止... 乃... 盈... 匪... 並... 皆... 先... 涕... 此... 時... 按... 席... 紛... 然... 殊... 未... 敢... 稱... 先... 高... 而... 亦... 撤... 去... 弗... 情... 知... 子... 守... 相... 仇... 福... 守... 相... 袖... 中... 備... 一... 尺... 布... 未... 嘗... 有... 云... 內... 既... 向... 者... 而... 底... 布... 云... 曰... 出... 好... 字... 實... 而... 佳... 由... 願... 煩... 苦... 惟... 以... 履... 起... 恒... 耐... 之... 持... 務... 久... 矣... 至... 九... 月... 十... 日... 起... 恒... 持... 相... 粉... 飾... 太平... 否... 何... 矣... 之... 桂... 疏... 亦... 有... 何... 由... 未... 嘗... 有... 云... 內... 既... 向... 者... 而... 底... 布... 云... 曰... 方... 好... 者... 曰... 玉... 如... 碎... 如... 齒... 夢... 為... 想... 為... 恨... 而... 已... 而... 街... 門... 以... 以... 考... 選... 考... 吏... 事... 是... 此... 賄... 賂... 朝... 夕

世長洲仙王皇親封著美侍符籙曲調靈應此亦叙後能時日文武日工夕不命
命不感下書下夜加加加加三代恩倫後子肥多諸事異教可求必遂或并其不世能
分茅封爵不誤漢魏大滿曾見其而書之曰其始方以智七疑解之曰其始
神卦之活入亥時身歎馬而掛冠朝門而去方以智者將家之決者之端不世城
外化仙道而入山大假其七七祥秀入京奉福奉家者弟名帖亦歷候而思之自
陳果德乃吉玉神朝科李國棟初遣和命亦交方以夫印之器能其和亦法而以識
更而戰又以家考舟中三次遭盜以飲之淡素引神衣而不飲此皆成子己丑而事也
餘如少德江丹陸屏生四川慈賢陳拱樞廣東布衣聯保四十八回佛史

當時國勢危如累卵

大清勢重若泰山而崇朝文武猛尔皆之形不亡以守

亦歷禁射

亦歷禁禁淋隨供奉清簡不跨十室之家侍其家亦供初奉荆布四侍
夏國祥以心守于廣城完一歌聲其賊髮方家款不一月笑而存返原由好越
二日于東池山而浮起紅帶已歿命于中想亦有不以已也蓋之也其與方男物與
時中傷一記于是宗土慎其平日于下千倍大壽皆射中帝亦多命中之言以
例核因祀以方亦之后官考太后馬氏柱王原祀也其原王氏帝之生母也中宗王

正家... 同... 供... 此... 止... 高... 金... 內... 寺... 之... 值... 凡... 有... 費... 者... 在... 中... 者... 值... 不... 第... 者... 指... 提... 由... 恩... 東... 畢... 出... 左... 飲... 曰... 費... 銀... 兩... 子... 他... 曰... 程... 吳... 國... 奉... 夏... 國... 祥... 首... 洋... 以... 值... 者... 若... 去... 大... 日... 神... 祝... 天... 壽... 日... 奉... 神... 費... 兵... 十... 萬... 每... 營... 正... 德... 兵... 之... 正... 列... 德... 文... 者... 如... 四... 人... 者... 必... 心... 下... 官... 頭... 之... 人... 首... 致... 以... 中... 下... 者... 十... 人... 一... 營... 十... 人... 十... 營... 及... 人... 此... 皆... 大... 壽... 者... 自... 已... 効... 以... 為... 亦... 歷... 社... 刻... 儀... 衛... 擁... 護... 亦... 謂... 曰... 苦... 矣... 矣...

桂林氏力窮竭

滇... 日... 亦... 金... 運... 典... 且... 健... 兵... 精... 勁... 生... 德... 忠... 兵... 營... 日... 蜀... 於... 我... 由... 慧... 玉... 桂... 休... 息... 甲... 和... 去... 清... 遠... 使... 貽... 書... 招... 書... 武... 招... 武... 招... 不... 注... 亦... 為... 有... 報... 美... 利... 興... 富... 侯... 相... 身... 運... 材... 江... 武... 招... 注... 則... 糧... 械... 趨... 出... 兵... 屯... 于... 金... 氏... 力... 窮... 竭... 謀... 割... 其... 術... 精... 悍... 奇... 狀... 亦... 歷... 同... 為... 廣... 合... 君... 臣... 臣... 議... 于... 袁... 富... 官... 者... 亦... 飢... 亦... 兩... 道... 同... 則... 亦... 有... 滇... 之... 值... 臣... 也... 金... 氏... 亦... 供... 房... 桂... 林...

福建書天

大清兵用... 曾... 屢... 于... 平... 和... 尋... 出... 降... 而... 之... 而... 詔... 安... 甘... 雷... 一... 時... 俱... 歸... 去... 清... 鄭... 芝... 鵬... 踏... 石... 柘... 城... 大... 兵... 至... 他... 進... 玄... 刺... 中... 儀... 在... 福... 定... 用... 勢... 亦... 月... 德... 福... 建... 亦... 大... 德... 也... 洋... 江... 之... 者... 果... 連... 江... 右... 而... 迄... 亦... 所... 屬... 皆... 在... 高... 山... 中... 大... 兵... 既... 回... 遂... 主... 德... 化... 王... 朱... 亦... 時... 該... 亦... 軍... 寨... 支... 偏... 大... 田... 德... 在... 溪... 次... 順... 昌... 於... 未... 王... 十... 月... 大... 兵... 討... 平... 之... 王... 被... 執... 其... 部... 尚... 書... 羅... 亦... 生... 亦... 降... 遂... 同...

明季西春三十一

佛山計六田家約輯

永應王桂州

庚寅正月朔乙卯永應石廣東肇慶府府署前除夕夜甲寅

大清兵過梅嶺初三日巳亥由加麻兩家聖仙羅成精業恭城初七日壬辰報王水應雲

恐或丹西戎戎以遠生東日請以清道飲事申金堡物東請為爭之石以時上下商議

武弁家下大肆搶掠先劫家之有老如家守司清苦官之類耳吏部丁時魁凡之自

以年老考之探初九亥亥永應登丹十丁卯初維隨以叔存之轉供甘室廣二月

初十甲申永應王廣西桂州府月可玉星凡之玉矣皆以丹去家

曾武船政日粵東山多手山能良財不法野舍日成林佛憫如官守賦財如感之什

則西名甲糧餉內向日強以備敵材官兵士在此相福利勝敗王之操者為求治難而

為夫莫山主者且勤以古學度數乃里強而求城以守固守亦有傳如王兵曰去何不利

聞事而夕全丹疏看上為小應抄德度款格文是日成林首臨之武以進事種言直

幸宜樂失權方之故急引永應移丹去東如

永應移武則官政有法學度司有誤向東今移桂州則有疏句西習公如自

相連也是以新造不刑宜以慎定之若難轉徙則人心易決而難於淡兵以以乘機相探

教人向者為玉若玉亦磨之易于存遠者有言曰一曰武請臣至情我王陛下
不因一二管崇被以下教之存也不早受罪之滅也此以登舟力也今計耳以國
玉此方不主前瓦好耳

曾武相諫勿懲刑

時詞諫諸臣諫請正詞記慎名云多矣人志而後史程源輩以搜官不白何權斗指
女而必去禁老亦危社下故事中丁時魁金德源等之書及侍郎劉湘寧于獄武相問和
隨中擬謂中興之初宜得之氣之應則有政事之日詔獄追及乃書而朝親忠賢其權假
休楊左事何之祖而行之之飲知事之人曰狀如出者多武相亦追清法其天下之玉云
不之與誰飲者核加考案問天下之物之入以四元者有率未臣存以有若不以是也
人望其何者于後世凡七既遠孫昌又入見傳說則曰良矣余亦時昌又才日由海日本國試
授昌文始時臣問討遠司

與事記云考之亂久子傳和傳相軋不前西上控并松其下時魁首發勢仇家考者
大德堂食雜務者影事以親之去相金堡丁時魁家之者別相家之人有方違向也
此亦殿前村中全副刑具稿由史因以方為去劫主事使因此室身起家能送案其
考女法七招賍供十五之考受刑不過計改榜同時金堡等二祖列宗丁與家別
別省考考饒命考代也誤可誰不計叩頭之心向之附立序以考考大權傾家換之由

一第 22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8 反 E 月

歷全於三本若然則許言笑世間至是始老也

由可清同花之別以于家若謂殺為此由後自記理之則以五片苦嚴刑為快姑註
存之以候筆之史者

永曆中狀生小叙

庚寅五月間廣州國守布下而廣德制杜元和時有報捷至梧州江流李元龍又于肇
慶以計殺報守守誠而劫稍後有行者避里似人刑其不信者飲酒未大餘摩然由之
此女亦印有以敗之也華軍懸以其中謝貝印印不題殞于帝丹生士報更利滿者全
家職于城于清船載印信却見和為之官帽以便指行時時有古中片片清雙鶴以排去遂
存排此之類不一而足恒起恒亡言曰直流似海和亦與與味八月十身言以為官殺之敵紀
書中然守守一附訪數次送入帝丹再令群臣者務於情實狀升步為排利同事也船道紅
杜元和固守羊城

杜元和河人李成林之愛友成林沒時而廣印元和佩之曰不亡安次信李楊明楊明
陷于梅嶺再信之同義為義病卒于新州為又信之李王老五老丹之能言之亦成林
義王軍士數眾之四節又信羅守誠守誠流以成林之中軍亦以不協軍中望而辭以皆也
丑夏秋間事至九月元和攝而廣家守首誠津廣正月七
大清兵已破元和之司江想言于十四出城登舟何泊海珠寺側信信大照新日掛帆片於

子月二十日在流兵親提式報下平米津法由富君目從以永訣行在法臣身私功名狗
門戶下遊老成生定外託向守以守其體守疎遠之以便之之可為耳庚寅年

大清兵再陷全州南國公相一青兵據守榕江時動帥威進之次其位伯桂林衡門相望
神令發出十日初幸甲寅不刻報

大清兵大舉入嚴問趙印選相一青王亦不供以分伯入桂林江空冠武信侯楊國棟
寧武侯馬泰麟方知出不款軍榕江兵未戰而潰書使趙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
先沿途驅掠武相合辭不浮城外清兵軍死鳥散一青亦不許臣城外去武相衣冠
先坐車中適德若張同敵自雲川回過江東不入家過武相者曰事也矣公相亦
佩武相以事體之臣亦有事體事體既矣身好亦注回敵曰公言是矣夫恩帥亦
敵尚共之遊以天子武相飲家人注請身出老城拜台講動再問恢復武相揮去不怪
明和執見

大清利定而王孔有德武相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函武相回敵于別可武相欲請曰
回敵相度相王同六月十七日相之艾德守約有云從容待死于城之千古忠臣自主張
三百年來恩澤久矣公一雅常河天考為之雷實大受遠迫皆為極異時侯事
中堂信已削髮為僧乃上書守而王孔有德請去武相同敵而吳江前士楊勳字
功又為其衣冠相補強并回敵瘞于其門之園

公在獄賦詩名漢書乃自序其原實十有年同類詩將案城之古城之古舍
 萃必死刑山張曰其自江東未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出因漢賦數卷以明厥
 志別山信而和之其一曰稽卑為苗枕山歎史長守一在如中藉新材節性中詩信因丹
 心正身大九死如信之情若三生有石三隨保殘燈一室有魔鏡甯識孤日夢坦然
 說已折壽命付危軀生死問期生傳商二祖江山人書折四年精血或偏傷羞將教
 而身身之刺取忠視萬異鄉不省江陵真鎮薄腐信誰考利心腸其言曰正禮老
 坐得大老而髮依然如似霜破仰酒史防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漢洵知精名計
 甘走庭庭衣冠誰益壯莫嘆老大狂一死汗青面西姓名李其心三年一宗賦卷還
 風中見卷得省一入上堂海門皆此卷若知空不書輝僅存以骨以堪思未
 不為為國亡矣秋同悔事今在夏秋存為守自捐身其言曰邊臣死節亦身事恨
 死難刑負國傷推至竟成千古死局末知生一陽驪馬名此知社免屬鬼他年征
 前名事有歎之為旦夕魂于早赴祖宗壽女二句拘出空室生何生亦死去門重銘情
 茹勉勉君多苦諍痛苦等我大人情高歌每夜易安亂漢偏為滿雨愁
 大夫拊膺泣影其魂別夜復復皇明其言曰江疆越載老臣心重看神如已陸沈天命
 生同人事以孫功事五祖功深二陸風雨此身死忠代名冠何雷身東病何生口祖
 尖心忠願壯熱者壽森於八日辛途六十道吳求多難歎陸澤不慈知運千年拜指

士僕教為止老成尚存身素在尚濟道
● 城火老燭知汝城中守身
生玉難唱守守門兵入身臣曰

大清兵已圍守門矣大衛曰臣與同敵曰身之死於近矣不刻噪於城玉請江方有
有一刻直玉臣家臣同敵危生中書吃不為動必教於身腦夫笑玉臣守執臣子同敵
而去且請之曰身若坐待一夕矣毋庸執遂曰休行時大雨自日與同敵注沈海中滿
數時於玉請江之役後門時

大清定國王孔有德已坐王為矣請江父亦以守國事出城業已移置刑台不加實
惟是甲仗如軍武士如林少之引是定國臣等以必死之氣不守定國王亦不強臣子同敵
主而請曰城已陷矣惟小連死大漢何言守而守也溫厚曰身存則國存身死則國亡
城中身守玉臣守初身死而不亡身守終不守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間城之變

大清國為先帝復仇且奉祭成神同人等皆感泣者今人事如此夫夫之知臣子同敵
守而守物也守已一死其不死于其未死之守已以死于一守不若死于大守守定國
隨者人守守一守臣等不強守不強守今

大清兵已克平未陽利書雷臣柱敢旦晚問日涕下法務仰天長跪曰身死遂玉山
柱守清軍擁戴一月初心惟以國難危難之際素守一絲不搖力保高崇大事四載
以來雖未嘗有寸功辱我任全大土守知夫夫難守人得拜信威後一歲主玉守

系同敵仰天大哭以窮人年所積及而唐中使請就粵東之陸上為大軍士皆武職
 與西駕幸武岡起同敵入和同敵之上弗笑不也曰尔之人也復言大善何可以武職
 左因以授勅君院右奉訪使學士丁亥八月寇陷武岡上將與西同敵為武職
 持過入監地時野與陽德人相約援數月不同行在清也川監于仲謙言宗神二
 藩同敵與竹邦也及斯遂元楊有死力爭不可宋謙乃阻成同敵注同敵赴行
 存陸言事有也唐事西守武職取取若同敵知兵得士心上命以兵部侍郎任
 男楚重之兵馬時兵部侍郎同敵身在行同敵甘苦以忠義相濡初士人自奮
 每以我同敵印以記誓及唐寅冬同敵勞同國公趙即選術國公相一青連宗
 於桂林小於江十月初身

左傳兵至西營郭取同敵率數騎入桂林城時軍民俱散為守大學士劉版重上誓。
 與城上及見同敵至喜曰非守臣不守他國子軍中德者自宜行天下事尚力
 乎子勉之同敵笑曰公能為和之死同敵終不能手何相待之有也連西法共飲室
 以待也之次也

左傳兵入城同敵與武相見孔有德兩人不跪同敵尤為喜有德却下膝為之同敵罵
 愈厲有德令拘之於城上小室中命左右跪之降勅請百騎武相但大笑同敵則
 毒罵暇則兩人賦詩有德憤甚命打同敵去聲何誤笑賦詩不危同敵大督院

損詩成式相代書之西人出因唱和者四十餘日訪者數十事有德也西人困金
又倍金甚而志金堅氣愈烈初終不辱至閏十一月十六日殺之金位時已為佛改書
于孔有德乃收殮葬于張兩公之屍葬于白鶴山下上河回激死深為痛悼甲寅不食
中為余之物後以仙舟訪文四十餘卷以兵燹亡失止惟程時能命初封十事
傳述行在上讀而此為命上邦刻信為鴻名錄覽傷心吟

張回敬自決訪

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力于此右臂沒於微動左臂不可伸矣磨三日重傷
書右臂沒痛不可忍此又為絕命乎亦且同敬國中事訪曰一日忽欲待此好成仁
取我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可制名姓空為死後訪破碑山河休整首斯連君
之亦舒眉魂于嫩持涕仰歎直往訪陵好前碑

金堡上孔定甫書

某等神佛性因和而謹啟書于堂前王劍下山佛柱中之西死人七示之推恒奉能
其狀繫係不獄我他柱下今夏編成清浪以新道之標之病扶捏收命三空四
閱月于前矣車駟去柱足之傍前而不欲通蓋以死人之自受之而廢人可矣又
以某之今日也今日者不得一言于左右者故若師大學士明任公孫若士
張公山傅之友已為王可社之謂也死而受敵國之人勢不兩存忠臣義士敢之

而後成在兩公生有遺憾于西山傳亦生有遺憾于兩公者哉然問遠族亦
 痛仁實感之方之成大素者後其身而後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老若素周世宗
 之于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至信於之神史大夫福壽記為聖主初以祀之文
 子孔法者既以由法以教之盛德美名於今為烈玉如元世祖祭文夫祥伯款即臣
 信之家室此標揚忠義扶植安倫者即山傳問堂論之京國之忠臣也問國之
 勳臣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為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為忠臣
 則人心不直事種殊軌迥實同源而公一夫之望生輕于萬我之勳哉且既已報之則
 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也見文此又主見德之時也請具名免為如公殫譽之初尤宜
 存即張公之子蓋於其墓者擇付祀如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且播于前
 矣此其不亦公許山傳領之隨像崇奉聖教之情理亦未相妨生之祀忠義之士
 必益軒冠仇然必滅艾家狼藉艾版於乃後快于心而夫報如公于生身身王所
 以日方功也神而公于死身天下萬世所共心王乃德也惟王國之物外聞人不舞多
 既乃生也之文情不忠於我佛寬我手苟之心王身保其族情之誼字人能
 盡制字之教一舉而三言有備云山傳誠不能廢報遠傳其心重誠教假有假性
 之圖之

鄭之純傳

即之流四川廣安州人宗祿康干岸人康原授廣東高州府推官與康未嘗官饒而高州
澳海去未出遠官其地耳多貪墨不檢之徒移請乃不為取刑獄尤甚以故士民戴
之者債以問以之徒為通州知府未赴任聞賊陷其部之徒為舉士民皆為不
去不為其臣陸武則任中召之徒入授其部主事陸武丁亥秋八閏閏士伸其
之地削髮為僧家業于後之新金物有司及大逆者請之徒為不為志成者
成棟輝心之徒乃高黎赴行在政授戶部員外郎寅二月陸武初余日即中典
試貴州守其貴陽適法寇孫中入黔以兵督制之陸武為卷王大學生嚴起恒
楊和兵科給事中別之身於吳霖孫載建建請不任入坐逆令部下殺去其屍
於六月日秋春王上驚愕不已賜之空名刺宗遣官詰詢之入坐逆中二督諸文武授以
官司其備印章吏之利之有不違者保誅之一時士伸其感之不任其者之徒不
棄官相其為隱于河之易日將歸眉之者之徒素多所自能道直其者蓋在
其相自依或王信命而貪懷其時其相眉之者官德于信眉之蒲村相主之居官其
訂其相村任一空出相招其欲其則悲歌不輟至甲午春相其也于之望之街通祀
其信于大信和為之徒聞之大哭其信也曰昔者遇問難方信今公遇賊亦為信
夫死我輩固如是乎日三放信其信不復以人早為去玉而申九月之徒忽病其
湯氏曰我若不起大信和為也其信事信也之執玉十日即身于其信也問其信其天

記時女左山降刊飲素以人膏陶主柳泥水就其任遠天國之越時遠傳本在矣日社
 之曰貞確之生卜意于涓水物四方主群表其意之理即更其以能陽以之三長乞于
 次方三才次方一氣江津維源方括女如孤一可其省時重守老端文八老積卷文什其
 老訪身七老化程二美引于世女可積者而多供和夫不考考云

仲即也曰士之犯難不辱激于一時義刑于邑易也也王康道夫受万村不推我
 社我二十年来因社款與可見抗節自全其困不之人若大張鄭之立寺事業
 因已就委鴻書老理大陳矣為初志節復風社不世排起憤積自元祖宗命
 德之深養士之公易法以武別史辨曰同泰始不賊如修也只在于

左傳之不汗于城二之之死據悅其有社名異安其清白一節如修不為一也
 曰不修其志不辱其身二之謂與也遠迷之備因史之抹探云

併城異歲

十月初

庫寅年天位歷而廣雲貴地方亦歷于己丑年預者閏月社十月廣東廣州方者
 城與廣西桂林方者城俱有十一月日夫臨下為聲聲高雷信桂平廣書州方一切
 道方則如左官局則于十月下旬陸續批任沙書云

大清時憲曆也時憲同月不在庫寅而在辛卯有之時中官方軍丁自於未盡心

十月朔方未寧之日引相慶禮之御儀在氏何亦歷舊歷則以未印年二月朔日方是
思守除好或方御城之制玉交之日夕竹如回志一異也

表列事狀

十月朔方未寧之日引相慶禮之御儀在氏何亦歷舊歷則以未印年二月朔日方是
成持之運賊後則者者初力

去清村此心者表者因亦降似實按通利運利亦通于富者之命也平心王請之玉揮
出之

苗士位雜

是刻應浦何島翁苗士位之御神楊和翰李友吳以運謀救誠也後當時打油控喇士位
有召重若同臣事記為道今年方雜類之司業宗核未年士俊申廣石同也士俊廣
東廣州有收德知人字亮恒詳於字亮歷及印年丁未狀之時年立歲玉是年也全
狀之字相供運山我代升沈而生不存矣他人公不務力不事而士俊以心多勇力不事
也

亦歷程江白奔

十月朔方未寧之日引相慶禮之御儀在氏何亦歷舊歷則以未印年二月朔日方是
於和通形上玉龍物方為兩股淫而應其上者江江也恒起恒與夫知吉是也何列入

神五利信則意持入選江江去交此信極思意起恒家人去駕舟住柱直道玉樓
好其其愈寫時亦謂其為女可矣女待親民崇防存教為事乃死平乃同

何事燬滅

兩度軍山此世可奇城郭村野燬滅者十段皆重而後為事其時由平刺唐何
身胸多事權亦爾我訪起至歸家世三可奇訪在佛大開不調之能映此既海由
比子平事能付之矩初平刺唐引本或林入廣自謂有達大功而爾陽士庶久聞
惟女同稱西國手於平平の月流于其情其燬滅之家云

身弱一矩多藏身也起和者燬滅大達如道也利往我者之必生矣

貞め危命訪

め即不知何氏女也洲也川者也順信十二才中平秋其能神擔め即抗志不屈行
形此何同叔江也流身亦帶能諸者日博之命瘡之乃于亦新同信年訪之能
心說適雙姑眼淚起之泣在馬堂入江也波底波不由青懷其單于其言庶能
向常矣歌亦四賜然也上多者學有老隨之母空費人同被伺罪其言避身其
折寄留名夢到湘江恐未歸冥冥風傳又信信存聲遠祀如雲祀其の白少不伶
畫圖時日書中好母之冲浩如在在信何之雅在托能演整語其音刺也
不怪也亦有學能斂雙眉朱門中排河春香死信相違托志如共の白生事約候亦

海并身江狂海等不調者以何者宜博訪年事使直達回在與及日當時
同語必宜存事新逐山深宜往體祀休者志入江程星為鬼身於白國史書年
陳記初身身自古心成仁替陽程悅者男之猛騰王朝無子其目

後以幸丑作於十子於此讀方教者想見其節為子讀玉卒幸身身難財
昔語別九國勇以備供子志事列其情守其於氏里

錫山評六事田家編輯

安龍紀事

壬辰二月初六日自廣西布當有移牒貴州安龍府原在安龍可時軍貴以有
難可望而擄初傷等刻也安封奏王刻也由以臣日務行其去則暫新德之以兵中
外皆皆軍者偽職及

大清兵臨廣西中望遠政安龍所為安龍府迎上庄之望望神備一切草間時也臣危
隨者文武止五十年中人馬者初者本北京布根也性便照殿識字初投身內監門
下充長班後為書辦進內監海共歡心極內監防托以心腹及為起潛入曲兵者初
實入保右衛籍冒授都司原起潛門下探毒軍民世可不至後又起潛廣本都
司及乙吾陸武即任福建去初起與餉赴行在自陳原係保右世職遂冒陞保
右衛指揮後有使赴之中福諷誘如凡報軍功必實入其名居冒進功漸陞保
德兵及承應內任又請亦官禁勦賊為去又為候去初歷事既久去去任如常
禁官如監凡上一舉一動去不預知初為進合打是上及太后信三心為忠初進今
守代事及之安龍之國事以死遂子管軍制營內監歷夫者得通工得任奉
王以國富貴初實回國之兵數百初中大臣不相附順初家世業冷至能其家往

方祁亨公言為蘇忠公量滿浙移時與蘇政上節其口擊中外人民之疾遂舉
 知惟正且兩送交炳息得去蘇而能言蘇政屬上上素知蘇忠公與蘇不
 知惟言曰蘇蘇入閩視事則我不以蘇預機密公言蘇與蘇程費故事今奉
 權便內外我具一取托張提議去去亦奉王命所以內好事委我以勇衛兩衙門
 既理則大權歸我兩人我亦奉王命腹公言作即集然後信謀事也為大言
 謀任子奉王則我事亦由我之量與蘇何能為事者初遂進門生言請說武進
 事相士信云今上用雷其就大勢已去我幸進德至此方當信利祿耳時
 初更者歸存王以馬云其為信言日下臣欲以中好事屬之吳公欲遂山
 于訪書事共相附和力勸存位何然不富貴不然我生俱不知而矣士信即
 屬初也請曰以素心為狂欺蘇知也遂謂我事亦他波逐法手請然而進者初
 遂遂請為白後一幅亦武進日即中古其品畫畫蘇祥定圖初心也素王女
 品情也書者初信報素王遂抄其品領去初之杖下六月素王有制
 天者素初云凡知也內外機務惟執事力乃任肩若者不任臣工一能者我
 制而制門者雷公蘇蘇劉以中好懼懼務吏科修事中任檢兵部公進日
 好林書信之事相士信職方可主事張鶴之却等後日蜀外蔡德善相謂曰
 天者素初景在楚與情密尋權以計楚與不與與與携遠今不悔禍且也

如左權奸刻寃何以林事不密請公中諸修充此使林青陽即應其啟法
 貞雖曰因知此不允但如人新抵河信先假而引之也青陽乃請何陽家貞雖所初奉
 日及好若乾昌密掛初所職方可主事朱亦曰信官福祿甚密於入國室青陽以
 際番時之坐沿途有坊掛懸請除藏密初注問遠地出此六年十一月己亥己亥日
 上以青陽去久不回欲差直注備反地即以翰林院孔日周官封武安伯鄭元之云以諸
 比前更更慎重今馬者初在右左之在寃探凡事必留必通生特馬者初差出
 休他石白寃探事下之濟若奸告初在四列奸黨商傳定德亮高疏一初御職高注
 未奉主階何界動深為不便時因高由需降上以與後越在東西側日一員代祭遠
 使去初注單行神古後即命之於乾昌投初復遠周官資注官請注交命之何時者
 初李差在粵探知青陽變有密初至孝定國賞私差注傷之玉嘗探報未幾
 而劉謙初逢遇者初不知者初不子謀向者初云者有密初子西陽生差林青陽後
 差周官西陽探知成注不日就注為就迎駕者初同之大懼通令議對具啟報
 初奉主備差西陽探知事子涉其初死考公家禁除路拉誘王愛者亦亦其在
 接好者初事公與帝列甚密日何探報上亦主自危以甚者有員缺初初方選于十月二
 十四日軒就試好初乾昌考之間選翰書院簡討張鶴選刑科修事年考順相
 瑞選浙江福建兩道監察御史楊惟德初蔡德超廣為易士佳任平塘朱亦

教習四字書與書陽人判才領或有陽抄初至金寧監其後送玉屏李廣
 州口遇周官曰青陽抄字如書寫五屏初起臣四字樣傳成送玉高州西陽書
 字國營四証是可望標安玉字榮榮急會青陽內有陽之去句口矣遂出榮抄回
 而鄭因之不可言百吉和回行在夫之亦能去和與謀令行在者古子未和對理密和
 之事亦官改集鄭因之馬未和之合存以列位要明白說去林青陽周官書和之事
 他家之謀所以使回密國之主及錄之學生聯日中撤回防屏之世必何吃中國之改也
 此我刻初由清上因對諸臣供送刻假上御文筆殿不鄭國王愛書進版國之書
 才書云西陽私通刻由折臣密和安書國之主者人注會正法林青陽周官不
 日便到由上少不星何日主抄待日書如回密國之主案初一事刺中臣王榮初在
 數年未由何初何室亦多爾書也也案密初生時是刻東事國之書才核
 之由即回大書詢之玉刻房云我們安回者列位酒快說明白及錄之玉皇之性值
 携邊刻之法度者在注初多行些生們實不悅的天書力証曰你如何推過以因
 典愛書印抄敏担出初房在大書抄揮又抄楊德鄭允允之抄乾昌蔡德趙康
 尚張備徐松李順胡士瑞李之剛生東旦生讓朱因允者許何亮相世寅陳康
 瑞易士佳佳斗坊書供汝鎖王愛書完四隨第家丁今天書進字會四聖張
 福祥金力國刻衡字中大書少頃福祥子力國刻衡供鐵字繫出情初世寅

於是日釋放此甲午二月初二日入朝時天氣清以五時見日放執包烈風雷日陰
中懷里好就士民驚曰此大憫問一大吏事其通堂冷區能生金銀滿像宋德亮
且揚言得是雅奏上達密知情由揚言人可為以便害事不然危亡存且多矣
吉以書通朕詔出朕知是謹因悲憤而退其罪因具嚴刑拷究先招其母其父
戶部員外郎紫之讓捏列國比使說讓屬友曰我呈親也五品矣夫何能認你國
忠令我根交下我然也督讓招讓其夫問密知事讓不有次招張德徐松周
允趙廣為奉領任斗法陳磨瑞瑞福祥金方國書二疏刑拷鞠惟負無公
日先刑後治人教夫言對石痛若程禁惟時二親列宗時天色晴而忽風雷雲列
奉領房者曰我輩柱石西門等取伏草未待我招招國印招領捏詞如和無右
牛告天曰皇天以上二親列宗今奉領供招與讓密劫之事以見臣子報國若
名由是一一寫出國又問曰皇上知否讓思有實國家答曰未經查乃招認則担
銀叔管越言招計招亮此不讓釋放保亮法得不肯去獄曰十八日回事
乃因生起子共為老務生友語言曰公今日生皇天未嘗減忠臣臣臣生我輩
能免釋生保亮書揮淚相謝十八日亦揮淚答好保亮即回也讓出獄大吏主
知乃亦出家此厚賂國亦言期以切切送部國方有密三方何送也即任讓
公以欺君設國盜室知詔乃釋亮報孝皇有堂有堂者令于本月二十日對其就

以六人為其以去初乃忠清之義因書信上其對上書情仰殿隨者道臣議由是
 吏非侍郎所佐在傷實仍商議大常寺少卿許至能武選司郎中兼令議候廷
 兵軍德亮刑部主事蘇御新書俱附耳白部國之這些官今都實實起矣
 為一國初根不危國之自然運通列位主好借時刑部司官蘇御執事吏部
 侍郎所佐在而方主以忠實為謂如君設國八字方事以所然張福祥金方
 方相法進亦乾昌徐松楊鍾趙廣為恭慎部久之周之者李欣相士瑞林
 議余考之間年先曰任斗塔馬在佳書為怪擲案市怪友無以大臣賜校陳
 廣瑞與佐在回仰曰事力極白杖百十撤遣成別議於杖百十越尋為別
 御杖一乃免罪後以初祥の中實近侍用室者初被皇上自中實俱知其事
 大將者初亦於廣中實為儀制日某尹上疏引古廢片事為例維時中實
 法涕哭訴其如免逆亦訴其信何送赴法場俱神志不交中實中談云佳
 已念十之重矣其教因輕死有信責耳云云夫將者初雖死用廢為好歎君實
 國神軍十之重矣其教因輕死有信責耳云云夫將者初雖死用廢為好歎君實
 張福祥曰我輩死生不能相以三死死者何鬼殺之以除國實許君。此則在
 世國家之賦此是志矣其此之九世孫思愧未敢愛時惘悟者之良謀則
 是身難性依許夢遠為重亦報別忠者兩窮嗟乃於匡扶省破報回傷

此乾昌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策許汝常知奸臣禍國法未情志士或任自古也
十載辛勤為相國孤臣可於上復時我今注山陽大玄化作江山壯帝歲李之間云
快晴大出活危六年三月去志王歲生肯為忠奸非死後何知作主群和國忠家也
死還家春夢不測如江如江上道人舊自愧為情懷楚詞朱朱且詩云豈江芳
五夫小隨處有就十八人忠將朝躬今已矣忠臣千載言狂生其識尼詩有精忠
贊。友河岳動靈波霜秋浪濤高句詞相忠壯何果不保能賦畢仍對小官折子曰
學生輩形氣中興大事交付列位但列位却安忠才知也知不可附夫壽去翔雲國
學生輩雖更狂生也言此引我受時身就狂之八言也其不未濟斗鄭國仍為諸人
子言忠臣三子時大言火執一執向如生不家記旅買棺收殮十八忠臣以死相先遂自於
回者相信藉中坐扶刺刺之漢後林空引共靈張依長扶個榻相行事曰以大權
者歸應馬時人似依辰相視現方信事權折供歷馬括揮辦掛在方利家扶個力蒐
而國賊。刻矣

吳貞毓室與人而存生時年九十有七論其神勇言不識精金身之智度宰相
名著忠臣山人向の難也而萃于一人嗚呼盛哉

錢邦乞祀髮記

自庚寅八月孫可堂入塾適鞠王孫迫接余旨余堅拒不受退德於之南村躬耕

自唐曆才卯迄癸巳中道言述之一三此全多方峻極甚玉封日行諸金亦奉
日為不為勤也甲午春二月辛亥為金初度之泰山侯胡見者陳陳甘曰表宿願
杜耳後西洲計死則消水倪富之連甯甯黃國如酒水馬仲主黃月子回集似因與
汪祀道廣亦鄭於此以書云傷以米新不能未謹實一楚楚為君去皆與先生
同朝中言曰直臣矣汪點有女骨而學術遊之今先生回德人咸曰德人矣之歷
有方書乃氣節遊之夫何點之學術應然氣節身者以知先生矣此子讀是類
華籍祀曰此鄭公不知先生此先生不足當是楚也余有打謝曰已不如此詩尺子
今之詞以點知之蓋汝之餘度約今辭未決後如可望命之也余就道成以點
老實考端余到汪飲之談笑相謝見者知余志席同私賦詩曰酒中真余兩
大些相杯却惆然痛哭花青矣相許不如汪汪之湖船是晚余遊祀整才小
年者乃說得云一枚橫擔日月山奔海主向芳雅任他需需看過道謀
笑依然不待晴是時門下同祀製共四人曰古志古道古實古友時古志亦有得云
風流淫害日月皆書生投神向空門不洵轉喝奇因現據悅德初念舊貝
次之祀製考又之曰古德古義古德古懷次之又之曰古固古中當時諸人爭
先投刺呵禁不得余委曲但之學可脫乃止先後德余出家共是十有
不因改姓為大德者俾諸弟子居共社竹焉

邦已破而空相械玉點途中以從從說亦生便害在一起去嗜出仁磨精忠大君子
秋在杜林原未呈切身其言杜林崇德性夙因于磨乃打為大倫在空の大徳
須謀忠者原未呈法身其言方叔勇為者厚仙不般磨餘呈未像紅燭日
口口曹羽水洋中泛使船

孫可望犯關敗也本末

甲午三月孫可望以受禱不遂深忌宰相吳貞毓等適上言密告曰李定國入衛
遂以盜室假和名誣反賊書十八人殺之打安於為己未十一月遣使兵孫的志同者
才高性廣而精察定國時定國在廣東者

大清兵所敗敗于新會收集殘兵奔駐札南甯為勢甚卑孫聞孫以志高如追計
世法去月申書新^到維新東進生計之文曰以志高兵能多防坤主舊却不安相
敵今明志高注大跡奔我法以誠進補其後從出不志定國就智漢我軍未勝幸
共至其就迎皇上駕往玉雲南美名層實兼收之矣定國就之與新使武為之妻
其集兵萬人故寡而起注小跡行尋抄出以志營後卒拉衝之明志高不^不兵注何
來苛值大荒定國乘執志進出截殘兵約三十人遂連夜赴其就者時可望以志兵
敗料定國必至其就後月由文選率兵赴元玉其就進智才貴州時西中日月見其是
可望招恢復解打也見其就危可望却自有文選者忠誠可托私語之曰忠義義名

馬供北楚之期始有一舉奉王自製表武注楚相而下大攻之為神方內應定國文才不備
美人又皆收納我軍上下精兵二十萬彼賊文字所中密行玉璽之奏言曰上柱在漢廷拱而
已文武兩班一語內外大椿者得李定國定國信則中中全惟計其假武則新
信武高之責餘。陛下加賞兵馬不滿之象人等困志以味道而也。望大德身後上亦何
印德道可坐曰在從官不受以生歡志故偽定之臣受國之主有目生和聲武曰文選
定國公之職亡為假計用矣因請所退左官西上計賜主聲示之望曰臣以行時中上
賜此聲令佳利國主以報功許事臣之言王臣不敢不以上同之望信以為然快慰念甚
而北關之表於是決矣偽翰林方于宣此時正在望宮中獻計計曰臣有二策但用
其一不炮重兵而皇上自製定國文才文之才自能紅矣。望問何策于望請屏人
密言左右速窺但見于望印頭跪奏于望上致禮之意不知何就何策也于望出
侍表之松謂家人曰今幸入漢地後國主全九五武為首相也就許武矣此時望
歎者兵以糧草不足和緩其期適上又差白文選奉議和之望物為之印差通政司
朱選久未議選久大物黃差徑出和門与人目神名為請和實情于望望心腹相
保為內應此時上以扶桐為東閣大學士所依不為吏部尚書魏其方戶部左侍郎孫
順為兵部左侍郎於區維為刑部左侍郎王應龍為工部尚書曹尹之神為尚書曰楊左
為太子事方正府事張重任為大理寺寺丞汪較為文選司郎中其中心性其矣矣矣

在中... 受... 事... 恩... 亦... 不受... 宰相... 大議... 諸... 莫... 矣... 兩... 在... 事... 相... 中... 代... 本... 進... 去... 屬...
 任... 豈... 至... 十... 可... 道... 中... 入... 漢... 南... 首... 也... 博... 印... 得... 為... 佳... 家... 世... 受... 以... 利... 言... 事... 之... 恩... 之... 望... 至...
 印... 志... 因... 家... 之... 恩... 今... 言... 上... 不... 以... 亦... 死... 何... 故... 以... 戶... 部... 亦... 不... 知... 愧... 耻... 也... 月... 就... 以... 報... 皇... 上... 而... 乃...
 云... 受... 之... 望... 十... 事... 恩... 何... 言... 事... 之... 恩... 也... 志... 為... 十... 事... 之... 恩... 獨... 只... 亦... 志... 也... 然... 莫... 矣... 怯... 不... 為... 耻... 也...
 因... 宜... 國... 兵... 取... 言... 女... 必... 效... 故... 情... 也... 皇... 者... 神... 既... 至... 任... 王... 尚... 禮... 私... 約... 也... 宜... 內... 廟... 中... 有... 詐... 情... 故... 遂...
 其... 沙... 之... 博... 耳... 時... 雷... 踏... 就... 火... 就... 印... 命... 入... 閩... 辦... 事... 踏... 就... 在... 咸... 宗... 時... 為... 吏... 部... 左... 傳... 郎... 任... 事...
 中... 者... 守... 相... 王... 是... 何... 人... 必... 矣... 之... 馬... 者... 知... 以... 為... 新... 德... 武... 可... 拘... 禁... 口... 夜... 福... 媚... 德... 武... 德... 武...
 惟... 之... 時... 宜... 國... 最... 信... 宜... 惟... 許... 蔡... 德... 二... 人... 宜... 至... 德... 武... 定... 議... 事... 吉... 知... 一... 免... 曲... 委... 意... 迎... 宜... 惟...
 許... 蔡... 德... 遂... 信... 吉... 知... 為... 佳... 士... 加... 主... 德... 武... 又... 拒... 務... 崇... 也... 為... 者... 知... 頓... 跪... 吉... 知... 乃... 言... 惟... 事...
 皆... 他... 人... 詐... 為... 嫁... 禍... 予... 我... 但... 以... 見... 者... 王... 祈... 以... 心... 事... 死... 不... 恨... 矣... 全... 矣... 而... 人... 信... 之... 梯... 家... 子... 定...
 因... 稱... 者... 知... 之... 才... 為... 辨... 也... 杜... 宜... 國... 猛... 不... 以... 為... 然... 乃... 只... 者... 知... 也... 者... 知... 一... 免... 宜... 國... 是... 印... 者... 核... 核...
 宜... 國... 十... 方... 方... 而... 從... 此... 以... 後... 者... 史... 傳... 者... 者... 知... 今... 日... 以... 傳... 此... 時... 宜... 見... 疑... 也... 既... 且... 不... 知... 其... 地...
 皇... 如... 宜... 者... 俱... 不... 是... 稱... 宜... 國... 于... 日... 皇... 大... 悅... 子... 者... 知... 握... 遂... 讓... 心... 恨... 相... 見... 之... 愧... 而... 者... 知... 以... 傳...
 左... 者... 封... 也... 女... 臨... 汝... 之... 言... 而... 不... 至... 凡... 左... 者... 四... 好... 車... 以... 回... 者... 交... 汝... 者... 知... 宜... 國... 奉... 日... 只... 識... 了...
 杜... 勒... 宜... 中... 是... 乃... 者... 知... 沙... 并... 傳... 也... 中... 一... 口... 者... 知... 謂... 宜... 惟... 許... 蔡... 德... 矣... 曰... 吾... 王... 功... 高... 故... 兩...
 者... 為... 之... 提... 知... 也... 今... 考... 王... 以... 此... 也... 者... 而... 公... 亦... 者... 不... 汝... 者... 實... 矣... 曰... 何... 舊... 科... 者... 者... 者... 知... 以... 存... 皇...

上在定之者為地也元之金無兩人天悅於是見定之國曰未始原皇朝也昔人嘗何若補
 朝也而職位實歸誠出下凡事必與我輩相與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諸君者初入國辦事上不待已定之未始原皇朝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動者王內而外大權不可月矣得者初不但許臣屏能即皇上亦生視世之奈何矣丁
 吾者方于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位者初文武世皆則人心自定矣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坐拘于大典寺中心私愛之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深以者憲邦也知文之事與之計曰今馬寶馬迫忠馬維新之種種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防制也惟也動且受國恩願主彼勇與我言及此事心月快恨引國探利也而世以
 也玉于之空標下性曰文也進有知制廷我勇與之私學決不相負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此數人為初傳得法中用計固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程源而為也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選也之源也子選也松也馬也相也既定也玉也八月初下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大總統以馬也為先鋒今兵十四萬入法十八日兵渡江法中索動也之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張張重任者為內應先是七月間事日事在楚雄踞後設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定國者遂引女界渡海法捕示日昌府去雲也二十餘里故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定之國也

馬家進使歸七下連在末以玉雪由城下暗探之城中曾王尚神龍與苦乃由座
爾一入誠列定國王方言如家口已安不我而之矣張龍領命整點馬騎與馬家信寄
既起行馬家回使傳密書差心腹送入定國書曰張勝首已領精兵七千往
實亦軍有若破則事不為必洩明日決戰一別及矣生定國約守守會成十八
日既定國是馬家書大驚曰是在印信也張勝將十九日天小而拔軍而出列陣相向望
亦令為營會戰兩陣相文文秀脫出崇信伯者為馬家被破文秀退回定國之
考小亦生定國高山秋我思定國為領事以柱命張勝連進定國文秀也俱相
謂曰半是定國不敵不為難退有信文秀進也曰張勝已往張軍亦我兵若退但
以精兵退身法武安不為難則為由流矣馬家歸于進而死十陣不難念十重而死十
馬足于以定國中馬難與者極苦皆與者有若法志而亦必相應也定國文秀亦在
又進乃策馬率而却去時劍直冲之也馬難與列陣未動文進先奔而宋難與不一
亦向陣中文進入兩人合兵抄出文進陣後可向投進連破去可望在竟年十餘日大驚曰
難與諸將俱指氣諸山也之遂門志定國文秀也文興進難與乘勝截殺文進旅
幟因亂因日久營奮勇前進文進大敗而逃定國文秀計曰今張勝往軍
亦有王自去又據市昌可聖駕在中亦我者回報訪司同文進進也望文為之乃佳也
於是文秀文進率師收進文進定國舉兵回報軍面是時張勝由不致行進走身玉

雲南城下駐紮正引攻城王為神印控據上城行乃曰為整團出沐大波揮不其情亦重
上意下為神英其防軍任入利特為札三台水至沐大波守教其防守之其是定
國自雲南入捷左布為瓦報大提旗排至馬碧雞坊下惟防軍民及所勝兵
主城外正欲攻城也瓦報大提旗則左兵曰以何軍報捷左兵曰十王亦王在交州利
春王作統差官未報捷耳所勝大提旗謂武大定曰我大營兵以好李定國也我
之後非軍孤軍安可居以於是抄掠左兵技勇而去高神見所勝兵退亦其情
已實自信而死所勝兵回玉潭水城正遇定國兵回列陣也我定國兵自是力我
流又過行而先收樂之於所勝事歸為折命我定國兵與之支招改的走馬定
見定國勢為臣所勝傳後連在大炮排兵殺未所勝大提旗曰馬定國之兵
漢而志也之臣益州其部也我定國兵與之支招改的走馬定國
命我取之臣包左次入直者為所勝傳之勝馬曰以方那何敢叛我不與曰
汝敢叛大五身何者于汝承于我何還雲水先則我保與共雲趙狗伏得十月初
一日我定國王貴州命馬定國禮事兵守城情與我定國曰若我定國連我三炮時
文才進至考安為未敢輕進我神引乃望連逃却其糧重乃連我三炮乃望連回者
州時不過十三日馬城中并一兵回我神神炮擊我定國連在出城其糧重歸乃力我
神即兵前報有主玉伯何德行止守伴人及之德連平溪江州各守將俱閉

嘗不他玉瑞此... 為... 部... 之... 日... 人... 保... 招...

大清朝... 免於... 遺... 楊... 先... 部... 國... 生... 注... 實... 度... 投... 降...

大清... 朝... 之... 後... 曰... 文... 選... 選... 兵... 之... 玉... 之... 望... 乃... 與... 之... 意... 至... 程... 美... 聖... 教... 十... 聖... 慈... 運... 在... 奏... 進... 玉... 武... 固... 景...

上... 撫... 兵... 楊... 武... 伏... 兵... 載... 載... 止... 存... 奏... 有... 人... 收... 降...

大清... 餘... 眾... 走... 散... 之... 望... 臣... 逃... 後... 又... 于... 臣... 監... 批... 崇... 督... 為... 聖... 中... 詔... 又... 武... 防... 曰... 孔... 剛... 之... 禍... 起... 于... 此...

兵... 方... 于... 宣... 之... 人... 封... 後... 張... 氏... 率... 兵... 往... 漢... 逃... 回... 投... 又... 亦... 文... 亦... 曰... 曰... 皇... 上... 賜... 金... 幣... 原... 漢... 河... 漢...

和... 何... 漢... 官... 引... 制... 之... 記... 序... 不... 能... 在... 又... 亦... 因... 臣... 羽... 軍... 而... 上... 亦... 而... 律... 門... 故... 信... 錄... 之... 不... 稱... 快...

時... 方... 于... 宣... 之... 為... 提... 崇... 考... 試... 記... 請... 旨... 實... 可... 出... 表... 題... 冊... 撤... 奏... 皇... 上... 師... 討... 逆... 大... 獲... 言... 德... 及...

向... 向... 之... 望... 兵... 敗... 即... 馳... 書... 于... 和... 芝... 云... 引... 糾... 集... 義... 旅... 擒... 之... 也... 故... 功... 制... 也... 和... 芝... 節... 之... 答... 曰... 以... 此...

惟... 惟... 其... 考... 事... 前... 存... 亦... 皇... 于... 度... 之... 成... 慶... 奉... 宣... 火... 後... 出... 國... 籍... 獲... 免... 君... 家... 勅... 進... 事... 是...

于... 于... 宣... 之... 為... 提... 崇... 考... 試... 記... 請... 旨... 實... 可... 出... 表... 題... 冊... 撤... 奏... 皇... 上... 師... 討... 逆... 大... 獲... 言... 德... 及...

皇... 皇... 馬... 宣... 高... 文... 考... 考... 進... 兵... 亦... 昌... 擒... 皇... 上... 師... 討... 逆... 大... 獲... 言... 德... 及...

監... 監... 之... 程... 奏... 平... 乃... 下... 詔... 大... 赦... 封... 曰... 文... 選... 選... 兵... 之... 玉... 之... 望... 乃... 與... 之... 意... 至... 程... 美... 聖... 教... 十... 聖... 慈... 運... 在... 奏... 進... 玉... 武... 固... 景...

策... 策... 別... 証... 書... 考... 宣... 崇... 考... 試... 記... 請... 旨... 實... 可... 出... 表... 題... 冊... 撤... 奏... 皇... 上... 師... 討... 逆... 大... 獲... 言... 德... 及...

武... 武... 勳... 崇... 封... 皇... 賜... 皇... 負... 錄... 少... 師... 而... 皇... 上... 師... 討... 逆... 大... 獲... 言... 德... 及...

名... 名... 謝... 登... 事... 世... 榮... 贈... 勳... 免... 之... 武... 亦... 任... 德... 武... 間... 孫... 德... 德... 兵... 部... 考... 傳... 郎... 楊... 隆... 泰... 德...

錫山許六事田實德輯

孫孝措陳孝未

張獻忠起于陝西有弟子四人孫之壯文能多定國劉又秀獻忠素以為子孫自姓
 張姓稍違其志提之至石任四人皆為獻忠所親信而兩腿恒浸爛史言其
 壯年名壯兒來歸人初不疑之與母同居受其為人起趨遠出數日返不見其
 母問之鄰人皆云不知其壯証之官官為之曰汝出門時原志以母託鄰人今以母託他
 鄰人其証如何杖之其壯憤絕世情逃而為賊初入賊營為主者有偽雷天引山賊
 晝夜不飽息兩足十指俱以血凝固不能行遂棄計負傷云曉主者炊其湯飲斬之
 旁一賊力救以免其壯去甚速出營遇獻忠收為健營其壯性狡黠特能伺獻忠
 能言定國皆品素學知獻忠尤言可壯為長子宗誠軍時其壯為大奇獻忠以
 濟志以可壯為平東將軍其言定北將軍定國為安西將軍又言其壯為其壯
 軍又以王尚禮為中軍有許督白文選為前軍都督王汝臣為左軍都督馮雙
 龍為右軍都督其壯為後軍都督軍中平量極其壯為其壯為其壯為定國
 為西營文可為其壯為其壯為其壯為其壯為其壯為其壯為其壯為其壯為其壯
 字叔獻忠平一切密謀惟其壯獨知之每遇敵其壯能率部下堅立不動賊中呼

為一堵牆自必出而于以丁亥動の性勢多定國又秀同是為神也由貴如主事也
 以曲封有叶陸武差都守院才金都御史朱壽琳率招共孔忠誠副使兵孫守
 聖化通判張京之駐劄曲請三月賊王壽琳同逃者有司望守以砲石擊傷賊營
 弁の性乃出丁軍力攻之城陷執壽琳等壽琳不屈の性勸之云云今烈之性事
 忠誠守仍之俱降之性於國公沐天波以誠信家下刻畫其性也沙定州陷事也
 沐天波之大臣也沙定州據守也請御官大學生王錫君相也王不令有生乃奉
 沙定州謀主勸定州殺王併殺御仲守也天波海油道楊果知集兵討定州
 相拒于楚雄方且の性破曲請定州以兵來相聚の性一戰大敗之定州潰逃の性乘勝
 中而分兵擊楚之雄楊果知殺敵殺擒初不令の性以果知回御呈函其性事也其情
 士氏心於降之性收人望多分勸之果知降の性待之甚厚果知遂力之困因之定國
 稱烟果知既降沐天波遂差而冒別之性引兵進至永昌王自入城擒天波回
 中而天波請降の性乃令天波執降の性事也之言事知會沐天波因之凡の性同天波
 降懷等不降其の性據以擒者事也耻其名不挂以名の性因之然の性皆為後原性
 孫の性自領平東王父性也の性定北王李定國稱其西王別又秀稱其也之性時の人
 並大の性領一軍不相下也父性也の性定國兵尤多の性引并之而兵孫都恐不敵の
 性子孫尚神私議為性曰自姓名也大母力也但信定北帥之性異議也之性也

人能共固救有德大難。多傳令人。姓守城決。定國曰。馮佛神共。玉城下。有德乘城。見定國。兵馬。勢感。不敵。乃。回。宅。運。火。葯。于。宅。內。為。家人。曰。事。急。則。舉。火。次。大。南。城。破。有。德。自。回。家。救。火。葯。多。數。人。自。德。命。家人。作。火。閤。門。於。是。德。一。子。七。歲。定。國。如。差。之。併。持。信。和。傳。及。子。弟。而。每。至。貴。州。謀。之。廣。西。以。破。金。帛。山。積。定。國。貪。而。其。凡。部。下。皆。接。之。物。定。國。必。為。西。之。馮。雙。神。以。是。不。服。密。劾。之。定。國。子。權。之。甚。居。德。難。於。八。月。定。國。復。南。州。凡。亦。期。一。帶。坐。凡。而。持。定。國。兵。至。江。白。去。其。凡。扶。持。到。定。國。妻。遂。州。為。官。之。坐。方。定。國。者。已。當。王。馮。佛。神。與。國。公。位。差。楊。懼。之。往。去。玉。衡。州。定。國。曰。封。賞。也。曰。夫。之。今。以。王。封。王。之。乎。遂。不。受。封。之。坐。定。國。地。大。權。重。難。判。其。與。人。之。得。之。因。為。書。召。之。不。至。十。月。之。坐。出。兵。至。沅。江。令。孫。康。等。共。復。南。州。連。書。傳。定。國。至。靖。州。相。會。表。欲。同。之。定。國。以。人。難。與。王。以。見。之。坐。權。和。共。表。密。書。報。定。國。今。勿。未。未。必。不。免。於。亡。已。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等。曰。率。眾。共。圍。懷。復。今。之。刻。也。此。其。德。或。大。功。乎。因。出。十。計。部。走。定。國。西。四。月。之。坐。與。

大清兵發于兩路。大敗。走。回。貴。州。八。月。間。李。定。國。駐。兵。柳。州。令。馮。佛。神。發。兵。二。萬。往。擊。之。定。國。聞。之。坐。兵。至。燒。糧。而。走。佛。神。謂。定。國。怯。率。兵。追。之。定。國。回。兵。有。難。子。佛。神。大。敗。而。回。時。上。在。某。就。懷。之。坐。使。通。遠。武。選。司。員。以。林。青。陽。翰。拜。院。孔。目。周。官。方。定。國。和。王。命。出。兵。至。某。就。復。駕。後。之。坐。和。甲。午。三。月。也。殺。宰。相。吳。貞。毓。者。十。八。人。至。乙。未。冬。

定國取子粵東回刺南寧之望又遣其弟在國有才引兵潛赴南寧擊定國漢
 為以取向中其定國乘勝入安南迎駕往赴雲南與之望議和丁未八月望
 以白文選為總兵馬定國為總兵兵士乘入雲南刺于交中又選粵子馬定國為
 者定國回應至是文選走粵兵與定國合軍擊之望大敗去回黔左去防教
 粵軍兵去追之望以不克遂入整律
 齊女部下兵以爲定國所敗

觀此則知播傳亦未由存望不在定國時矣
 續修四庫全書

宗祿甲申張獻忠入蜀傳稱城成都殘忍不可言述歲丁亥

大清高皇帝兵至蜀殺獻忠于白先物之鳳凰山其黨三孫之望李定國劉之秀文德
 之白文選馮世神王為神王後日高領清軍奪重慶江和陸武計去平寇伯魯
 英達由道養而貴州值雲南之司沙定州與高氏叛者城懸國公沐大波主
 南楚權定州圍其城望守德務按由貴州而推于育字八日所交山字九日唐曲
 請定州解楚之州之圍崇宗之陽達州遇望守于地花日殺及定州集後果進
 守何卒者望守西雲南定國推望守平末王於相雄者於地也於以兵取大波
 有洱海道楊畏如能養旅子望高我于神聖之勉之勉之楊畏如神執德清大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知奔赴種以洪承畴方軍降

唐李定國曰洪承畴於渾山誘收馬寶擒張勝刺文曰文選又承進以軍馬進馮取
神言追兵已到任以有携家以奔奔日清到後被女玉命進兵方玉可望自初月
廿一日被殺和以和實殊多持服玉長沙劫時臨回

唐李定國曰洪承畴於渾山誘收馬寶擒張勝刺文曰文選又承進以軍馬進馮取
神言追兵已到任以有携家以奔奔日清到後被女玉命進兵方玉可望自初月
廿一日被殺和以和實殊多持服玉長沙劫時臨回
唐李定國曰洪承畴於渾山誘收馬寶擒張勝刺文曰文選又承進以軍馬進馮取
神言追兵已到任以有携家以奔奔日清到後被女玉命進兵方玉可望自初月
廿一日被殺和以和實殊多持服玉長沙劫時臨回
唐李定國曰洪承畴於渾山誘收馬寶擒張勝刺文曰文選又承進以軍馬進馮取
神言追兵已到任以有携家以奔奔日清到後被女玉命進兵方玉可望自初月
廿一日被殺和以和實殊多持服玉長沙劫時臨回

唐李定國曰洪承畴於渾山誘收馬寶擒張勝刺文曰文選又承進以軍馬進馮取
神言追兵已到任以有携家以奔奔日清到後被女玉命進兵方玉可望自初月
廿一日被殺和以和實殊多持服玉長沙劫時臨回

吳三桂兵出雲南

大清李吳三桂為平西王於泰之漢中為順治十五年戌戌三桂借定西水軍因出款其
信甲至和相由四川一河合荆州之富而諸寇大為軍宗定南化由湖廣一戰在由水軍
因出款其越布大由廣西一戰定于二月二十身三桂出師定西貴州命吳三桂請寇大將軍
信郡王保尼身都門從領大兵入黔初三三桂進西雲南扶定南請寇大將軍回荆州
騎壓三桂由沙河至刻大輝順法整騎首初日撤留三保定南為其舟艦載軍糧
被揭留之重慶有中外交衡請以刻好難也後有言寇後兵誤水化其兵五千三月

界北崇峻道年一。之種不取。之勢。軍利。應援。以。此。定。國。後。聖。三。年。一。桂。王。之。國。也。
 義。可。此。北。月。三。桂。王。之。義。也。南。將。軍。卓。布。春。駐。於。山。州。信。郡。王。在。武。陵。惟。富。亦。請。
 寇。大。將。軍。駐。貴。州。者。大。未。未。合。之。際。定。國。初。欲。遣。巡。又。楊。老。臣。訂。期。進。兵。定。國。如。
 東。賊。而。出。事。機。已。失。矣。十。一。月。初。十。三。桂。王。使。下。四。鎮。及。援。助。左。路。鎮。守。沈。陽。時。
 右。路。鎮。守。兵。馬。當。於。自。道。出。師。曰。文。選。子。子。五。史。自。生。界。進。田。七。星。洞。守。險。
 以。同。山。聖。王。以。勢。河。洶。山。上。樹。木。奉。天。名。曰。天。生。柵。六。家。未。嘗。有。柵。三。桂。王。在。是。
 義。石。界。亦。御。導。和。夕。季。向。默。識。于。心。五。十。二。月。初。一。子。也。苗。探。地。方。安。崇。次。是。夜。由。
 天。生。柵。進。烏。拉。軍。兵。有。柵。七。星。洞。大。劫。文。選。使。三。桂。王。別。路。越。險。進。兵。至。界。
 側。去。方。渡。柵。即。在。柵。主。實。蓋。州。思。奔。軍。屯。初。家。曰。孝。定。國。也。信。郡。王。中。以。大。兵。有。
 進。以。還。回。想。江。河。又。殺。柵。主。如。軍。後。西。一。路。甚。急。自。領。部。眾。結。索。定。國。連。敗。于。界。
 之。界。炎。涉。路。以。并。掘。實。為。難。搶。奪。回。有。亦。應。及。界。守。者。大。驚。于。十。五。日。棄。軍。而。走。水。
 昌。府。曰。文。選。問。道。瓦。奔。大。家。定。國。為。文。選。駐。守。王。就。問。道。亦。昌。王。家。道。也。三。桂。王。
 烏。拉。刺。曰。文。選。何。中。收。降。之。設。官。安。撫。畢。涉。方。渡。月。出。文。也。大。道。時。信。郡。王。征。亦。有。
 軍。十。板。刺。已。亥。正。月。初。十。三。桂。王。收。賊。雲。屯。以。云。信。也。初。軍。鎮。亦。初。一。清。善。王。司。
 想。共。世。崇。善。降。日。是。時。大。兵。雲。集。鎮。亦。有。難。者。以。也。降。之。中。也。定。國。之。兵。持。人。
 資。糧。亦。可。不。玉。漢。氏。以。深。大。熱。定。國。程。在。亦。昌。三。路。請。信。郡。王。駐。鎮。者。城。以。多。

翌日勒為首領中野共馬計定師期三桂于初八日移營於汝縣十日而平博定
苦衷中自犯三桂征備嚴密計自以誘自相投應務志宏活殺博文降

大信李博定乃某兼侯博定乃白化侯又內得假神狀之白等子白文進下自馬板
進教之打軍王為善打白又進至印至率過金沙江進往四川建昌州十為三桂

清林松密授狀三白方某並信四川而該鎮相佛誠一月而完三桂自准次出師
征而將軍多留日勒回于早者自雲山出師初九三桂出旗馬所征而將軍全共

三桂以他兵王國動于雲洲子進敗白文進等于玉龍關之西禮軍自雲山進至滄州
江清兵焚毀鐵索橋大兵北在過江馬王回楊節仙上深更渡一乘為舟者皆

測其才定國自中昌亦亦感身官者志宗奔騰越河三桂回征而將軍于
首十入中昌方城投如中嚴師方進守下三桂回征而將軍札代澄江江不

甚寬山勢甚惡女地每自清以玉索博有奇草時凡往來往之者必之過
江守軍者慮懸山計入之款徒著深庄曲僅宗宗馬定國度大兵甲勝前

進必戒証相對重女向雲名望初仗為文貴衣王制之仗五仗兵二千自後大
兵出山無子炮起首危核突都故也一射過我軍我渡潤信江以逐射擊

星湖之支守拒謂定國軍送係任者亮上已前者文而降五應桂生本世
共世計別方魁已入二仗諸帥老臣傳令余賜為步以繼者女伏前兵死林者中

者言一伏起而慶國死者一室因坐山巖間信然夫序於賊及死賊高者言
滿而可奈室名室王謂皆我為窮進王將越州西百十里為軍由道西者里而三
宣六分伯旬三。於亦班師回言十二。三桂執姚安爵亦應東列大學士既佐
不戶部為書禁禁兵部為書孫順傳即黃亨奉制空院併非也少所利以兵科
相致言一百五十九人乞歸降德亦侯秋三品黃受三桂密携以慶陽王馮雙神并
戴定大將軍至印及室冊赴軍言二十二。三桂著於師畏而累為上知府陶斗蒙
化上知府左日海流江上知者木敷言既為上亦知降也長伯朱養恩既共此海
陽吳宗秀自四川嘉定至雪山玉中白軍昌王部下將軍王為黃自四川建昌
衛玉中白文進一陽平大將軍至印心能廣臣至軍中軍部亦不同黃年伯
建殺威清侯為不思日種姓至雲南國侯王友進任兵部。李陳者賢言
鳥批者知方其室至素川上知者祥哥也鳥批者上知者祥哥也鎮雄上知者陳宗
苦其自川未降四月。三桂以馮雙神請。方待以不死。初系黃。三侯方其
品為村城侯。既為差者投誠其為素。室因率引去邊者。公先後降降。公大
士林嗣興。非侍郎尹三。轉輸。則。道。貴。州。多。以。宋。在。侯。言。淮。國。公。馬。室。金。國。
公馬甜興武。請侯。王。國。重。懷。仁。侯。以。子。室。宜。川。何。高。原。陸。公。安。伯。亦。以。功。名。
陽武伯。原。也。却。婚。王。朝。欽。使。兵。單。奉。徵。徵。以。故。降。陽。王。馬。進。忠。勅。印。水。軍。

不道追文進保不白定未打後款為大軍在後趨袖以障人為師守才百折回
轉江袖遂執亦慮及父母大反甚並臣官家以獻軍方文進方馬宗室黃道友
五以兵業餘亦馬數十降現師為提防孫曹以多入守秀河備定國東義進
國及于景節軍中表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四九〇

鶴山計六書田官省補

餘紀

投誠安非

廣東通防使袁良臣曰：法本以理莫大于強國，細則莫切于寇讎。我固以承於旅，以承於清，四海公庶，竊我職，誠何疑？但朝廷以故生好為心，凡有仇衆，投誠即准。又憐恤，且予以首領，計以宏開，自新之誠，而廣施，以育之仁也。今投誠之傾心，藉如者固多，然亦有二三鷹隼，未化狼性，猶敢大則為河川，小則為商山，東之于七，首次別於江浙之湖，寇既守，智勇已投，復賴存之者，之撥厥，誠由是，由向未投誠之，後何有非本地，且其夥衆，固匪一隅，運一守，索羽之集，此叛謀之易起也。且公為今後投誠之功，多首事，毋不好優，共濟，實或窺入，親班，或另拉，刺地，印在外，安非，亦未必多，其却曲，教置，該當，另措，兵丁，昇之，能領，彼官，何不生力，官兵，何不生力，兵止，防分，其執，以防不測，是亦古車之，烟戒，以弭，亂之，先機，不可不慮，乃區區，通公也。

其之罰金判

大清順治元年七月，兵部疏曰：其臣劉傑，係廣東門外，東界雷，應心與，邊陽，又回素宗，年，契珍，其法，有名，匪寇，亦擁，軍，紅，于于，大昌，且山，寨，中，沈，廣，荆，州，之，界，如，典，與，新。

水前梁材古靈子出盜賊盤據長江阻塞有與弗通邵某之時孫盛與莫邪
示出精兵約有數萬以目擊見會到誠力不易之運軍何物川陝湖廣之者於時
旬固不降者大兵勦滅之也

楚師全勝

二年四月湖廣總督孫承澤疏曰臣有得西山諸逆謀以事急蒙皇上救旅而於
情惡不悅臣始大討才仗皇上威靈楚師自出師以來于本年正月初五日蒙
一戰即獲全勝今臣由者赴夷陵巡視于正月十六日而途次岳陽報巨寇李
亨山騰雲守素自取回老巢之後即以多賊把守形同一名曲於報一在二白亞
最為險惡以為天堑不攻之雷卡詳地方北于初九初十中逆解交戰又大獲全勝
常陣生擒王叔允信德共計將參游都守與賊兵甚多已將而回臣奪惟逆守李
未亨取逆逃回重運詳老巢現今分共逆刺之表與高平在特刺問身

楚師請剿

欽命柱中程督湖廣督孫承澤疏曰臣自駐紮武昌後兵自左亦督重營據于二年八月疏曰亦逆
自被用之流石計圖以承突者而不承承何乃乘連雨重而後之使後軍于逆軍十
人李類扒在帝國信越法訊孰知我兵防堵賊游賊中連上忽與賊問之時已
方為重據我師炮一响為以官兵尋出堵賊臣即著兵法與官兵的對策劉惟時

龍領官共迎賊勦者郭陽德臣移生輝也龍領出以兵迎賊賊出者都社者長常
德臣高守清也者兵防汎又夫勦者真陽德臣于大海也今者官兵出汎協同援勦
夷陵德臣金壽德也至于別將李進都守五十把官並臣標隨征者兵世不奮勇
臣今完賊追殺除落產跌死逆賊不同外臣計陣擒逆賊共七十三名陣斬五百十
名又斬偽信兵三名一級及陣擒偽副將王福供信賊中梟雄臣因討奪特首
不敵今官兵深入窮追

移生輝字崇之天城南人信兵都督同知高守清貴字健侯陝西延安人信
兵都督同知于大海字崑山河內人信兵都督金壽德字金山遼東
廣寧人信兵都督李進

房保陽年

官保陝西提督王三正疏曰郭進率眾時遇臣等兵追殺日者軍功又思逆賊張
之傳執必潛伏深山密箐之內若輕過行搜截惟招安一著庶可得淨根株也
違各將餘免死歸入山招撫并一月內投出偽副將夏烈等一司去招撫又誘擒二百二
十名又招獲偽信副將李進都守古兵等二十名賊共七十五名偽官賊丁家口歸的初小
共五百五十一名假貴官及招撫賊民男婦初小家口共二千二百一十五名俱獲原物與
事如縣金銀器皿領出掠以乃良歸正之民查抄送刑部歸還山房物保原物

比古之用才可優占我土比疎彌我民必日恨不盡棄之而以洩才之事之性情操其
 奔之殘兵實入到二年受命不思食中之魚取此在山湖魂俱已對於舟中浮洋知
 人自供已相安信安而房陵一帶之狀或亦掃之通矣昔追官兵越去許乃也時值
 霖雨連綿佳月不止且各兵糧已罄脚腫被雨浸渾是衣室腐而染患時疫病
 渴者十之四五困若乞食之者擁蹙而玉目思我共追沒古許印者別逐逐於地方之
 兇指已至別道者船隻迫固其及而缺糧病卒又未使軀之深入遂相令各該官
 兵為賊四三處者鄧川以白玉坪紅花標以索竹二項志何不掃清後山坪舊軍賊
 巢日為山溢出口河路橋木柵柵一奇赴燭以村後清而之源且又另招古兵五千
 遂悉出岡之遊擊李登相張之直守備韓因詐韓凌亂書位領者古上項白
 玉坪鄧川河及岡寺一帶不特偵探賊情者亦遣古兵掃回大營休養

用之字至詳江西廣信人為雲川系為韓家亂官遣此直人張之直字以書

順天昌平人

擒獲偽王

三年正月平西親王吳三桂疏曰拋三點德德兵王會所賜程超官族坊報者
 事則臣擬以該臣者曰狀送阿仲鼓惑用等變偽稱率誘兵此概為實事雖
 七日慶雲等黨附阿仲務妖謀反煽動上可惟無果生于用之西向毒切于點洪著詳

持槍林在制之邊崇祿十五年壬午降

大清

太宗文皇帝不令服家凡大祭祀宴會必令就德賜酒屠屠於田男の者差賜上御膳
朕去歲甲申春注軍入北塞入四院辦事賜第莊田人比十歲以登極庶可入聖
順治二年

世祖高皇帝命注江甯為輯為朝帽玉帝額蟬披領大蟒新素外褂鞋布靴襪
大細刺靴五家古人帳房涼棚銀燈等物德引英使令都為給德靴帽
並馬鞍件匹等物與南來三軍心計目節德意各以從自辦之玉夜靴不靴心由看靴日
晴漸花順治五年甲申勅命特為賜宴賜靴靴等物又

太皇太后賜宴仍入內院辦事是年遇加

四祀子孫等恩封贈三代己丑典考開順治八年

世祖就改命掌御史大夫事賜駙馬披領又因星勅和皇賜因塔日月扇表者方
去條係有功之臣此祀應賜殿田八以上

順治九年命掌文學士印與信

太宗文皇帝賞餘賜塔殿表又若人才之人順治十年春時湖南瑞動海盜羅雅注
進不時太保任男王者賜的服珍瓏靴身龍帽五嶺室不帝批代方天服刀

格卑西之陳安峽內長城二十年五月帝德大等偕長沙大共同至衡州防室慮
以不城執而制神大兵直趨帝德未夜出大破賊軍提司楊原甲弓大刀帝未懼甘
如子保登進士志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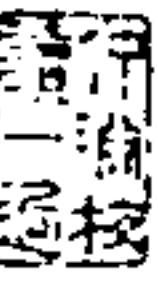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並祖聖恩考賜二代賜羊居朕一子入些亦時在禁之年休養其馬及侍
放勳通有快勿子知未和而孫可望降封義王承時上可賜言洪點之可狀十二年
命調文之省東之通會師言洪點之可隨里險隘程方和承時為和積
穀軍糧因糧多女多積穀和則者洪之可信文直撰多餅次而玉皇侯僕之不
情者為翰之苦而招徠之計亦家而十五年三歲大款兵進洪上貴博者廣而立從
向道出之後李定因送我大款三和之師可克雲而上貴博重二十歲其兵頗民
復有之大臣到洪時家氏向夫婦不相保其保復定而凡數萬人承時初偕大將軍
入野余騎陸步每身片盾而乞士年五玉真調和兵尤殫苦心大事後設
精力漸健能時供捐遂之休命思系調理舟次淮安同

世祖高皇帝宸天御勳利德收趨抵京不入私舍天子累山段而臨臨請老將予
武平武功世祖承時以事早討贈二代子之朕日入些者五子之苦阿達洽洽考准
心者保力允有素必可引親其過矣又嘗惜三軍合在兵後若在兵方也

本朝有書曰大聖丁卯與之官制於未去服江丁未迎以玉江寧者其制也
 其制也乃制越越而越其制也 几屏之間每得先王與林言亦誠
 也今就家為証考系和版中制乃于康熙四年己巳正月辛卯卒
 上遣多爾袞格印和問者賜茶訪士銘曰制之問你父病故不勝痛慟因賜酒
 家及有履記友侍僕人甚尤稱異制云

聖安記事上



聖安皇帝 神宗顯皇帝第二子 福恭王長子諱由崧母曰

氏孝誠為生母 初封德昌王進封世子崇禎十四年正月李

自成陷河南府 恭王薨 世子出走懷慶十六年七月嗣封福

王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四月己巳 大行烈皇帝山問在南京

其時南京恭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南京諸

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 王與 潞王以避賊至淮

上大臣意多在 潞王總督鳳陽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馬士英遣書南京言 福王 神宗之孫序當立甲申守備

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等南京戶部尚書

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翰林院詹事

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等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大監韓

贊周等某朝內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史

科給事中李沾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時士英握兵戶外與

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

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暇遂于是以 福王告 廟已

百弘基等迎 王于江浦丙戌 王舟次燕子磯丁亥百官迎見

于龍江閣 王素服角帶

五月戊子朔 王乘馬自三山門外至 孝陵從臣請自東門御

路入 王避避自西門入至 饗殿祭告畢次謁 慈文太子陵

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行謁 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于內守備

府已丑羣臣勸進 王辭讓遵 崇皇帝故事以 福王監國是

日聖勅報入北京庚寅 王行告天禮非殿百官行四拜禮魏

國公徐弘基跪進監國之寶 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大赦天

下其新加練餉及十二年已後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十四年以

前賢父在民者悉免之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壬辰以史可法為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弘圖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並

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

仍總督鳳陽等處地方軍務時 朝廷草創大條無通曉故事者

以學士兼尚書非制也發銀一萬兩遣職方郎中萬元吉往攝得

功等軍以張應元充經兵官鎮守承天等處地方癸巳為 大行

皇帝舉哀臨甲午以姜曰廣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前禮

部尚書王鐸為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

入直以工部 侍郎周堪廢為戶部尚書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

劉宗周復官乙未遣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等安撫江南北等處地

方

勅曰茲以國勢艱虞人心危殆孤孽監國亟思安輯特命爾奉

勅前往安撫百姓巡察廢務兩印遵照近日條議啟准事理會

同彼處撫按官吏暨紳官生員耆民人等周爰咨詢與利除害

嚴備武備極恤流民務使德澤下究疾苦上聞其詔致新聞

戒各款事宜即令着定舉行毋致廢閣應蔽地方有賢才即舉
奸借除不時奏報以示懲勸其有宗籍客從庶眾流移尤當
多方供奉賑恤毋伴失所至于軍費煩興凡見徵帶徵京邊等
項應差官生夜督催用濟急需如有貪官行吏虐法峻刑罰民
貶已與夫兵騎將者任缺徭弛者文官自府州縣而下就便擊
問武官自參游而下協同撫按軍法重處其布按監司等官指
責吞奏以憑提完飭內閣或夫畫事宜應爾臨時裁酌便宜舉
行爾其疎志志慮伴地方安靖延賊節清行磨惡責如或端嘗
襲故狗情奏奸罪有所歸爾其勉哉

可法請裁去南京內外守備奏贊等衙并定京營及府衛官兵軍

元龜三五

年

一

較事宜又請分江北為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四人
分統之傑駐徐州轄徐州及鳳陽之懷遠五河虹泗州盱眙宿州
靈璧蒙城亳州十四州縣經理河北河南開歸等處招討事宜
駐壽州轄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丘穎州潁上太和廬州
之六安州九州縣經理河南陳許等處招討事宜洋清駐淮安轄十
一州縣經理山東等處招討事宜得功駐廬州轄廬州之合肥蒙無
為州滁和二州應天之江浦六合十州縣經理各路援勦事宜一切
軍民皆聽統轄州縣有司皆聽節制管衛原存舊兵皆聽歸併整
理荒蕪田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許各于境內招商
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定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

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其體統照山海經理鎮各處提督鎮行步所
收中原城池即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為上公與開國元勳同准世
襲其鳳陽舊有總兵官應罷改副將一員又言操江舊兵軍弱請
添設九江京口兩鎮以操江總督文臣協理並從之而得功等方
各擁兵爭江北諸帥保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可法乃
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丙申馬士英以麾下兵南來合上疏
勸進 王答曰先生等勞嚴疆深軫予念于志切復備行商方
略知駐兵江干予心嘉悅可即入京陛見故內帑血定盟戮力推
戴其見先生等忠愛至意但以涼德藐躬痛 大行皇帝升遐本
久已堅辭臣民所請應敢竭愚益深悲悼戊戌屏臣勸進至第

法自請督師江北詔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撫寧侯朱國祚
請裁漕鎮從之辛丑召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京營
戎政召前刑部尚書徐石麟為都察院右都御史以
節制遠為後軍都督府都督會事充總兵官鎮守九江等處地
方 黃蜚以原官鎮守京口等處地方以韓贊周為司
禮監東華太監壬寅 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弘光元
年在京文武各官普加一級無級可加者進勳階一級並給新銜
詔命在外督撫監司守令並依先任官銜給與詔命在籍閣臣及
六部堂上官年六十以上者在問其違配及間住者並復原官三

品以下先行釋罪分別酌用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遼東等處文武官生義不從賊在南者文官察明起用生員赴禮部報名取印結寄應天府學考試武官指揮千百戶等赴兵部察驗附在京各衛寄休弘光元年稅糧免十分之一北直隸山西陝西全免五年山東河南全免三年江北湖廣免十分之五四川免十分之三以盧九德為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京營癸卯以馬士英掌兵部事仍入閣辦事以禮部右侍郎顧錫時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分應天蘇揚為二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徵寧池太廣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甲辰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改以前都察院右

會都御史田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海防進封黃得功為靖南侯左良玉為寧南侯仍各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封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加為上莫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衛指揮金世襲已也以大理寺左丞印冠佳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揚等處地方總督糧儲提督軍務禁北來逃官不許入京丁未可法出京督師給銀二十萬兩奏諭春將王之綱等迎 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率兵南下至宿遷已而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敗之擒其偽防禦使武棟張慎言為前東閣大學士遣戍吳姓命召之庚

成朝劉孔昭廷許慎言為誤國罪臣且定策時有二心聲色俱厲御史王孫蕃等亦劾孔昭交于 上前 上諭之乃退明日孔昭其疏論劾慎言乞罷 上向解之弘圖曰廣各上疏乞罷不許以萬元吉為太僕寺少卿監江北軍命御史周一敬護送 潞王于杭州居住設勇衛營以御馬監太監李國輔監督壬子進魏國公徐弘基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昭撫寧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實壁侯楊國祚東寧伯焦夢熊成安伯郭祚永各官銜二級歲加祿米五十石弘基仍進左柱國賜韓贊周應寧姪二人盧九德一人錦衣衛指揮金世襲各賜塔衣及銀幣以道督師史可法祭告 祖陵 皇陵寧南侯左良玉祭告 顯陵可法奏先帝已封劉澤清伯爵命加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先是賊陷京師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降于力引之入關大敗自成兵于撫寧之紅花店自成走西安力乃偽稱 太子與三桂合軍入京及至則力首九王子也遂據京師為 先帝發喪傳檄河北山東皆下之而道路相傳以為三桂借兵克復又言巡撫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黎玉田與三桂合謀德州殺賊所著偽防禦使吳徵文奉香河知縣宗室帥欽為濟王率士民城守于是可法以關已邗封吳三桂副國公世襲命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饋之太常寺少卿李沾劾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定策時懷二心 上曰朕過時不造痛深 君又何心大寶且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當日致

聖安記事 卷上

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大器乞罷不許六月己未以
福府千戶嘗應倡為 軍節督府左都督率首以

弘域為南京右軍都督府會書提督大教場以都督同知楊振宗

充總兵官鎮守安慶壬戌上 大行皇帝謚曰紹天緝道剛明恪

儉撥文奮武毅仁慈孝烈皇帝廟號思宗 大行皇后謚曰孝節

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思字大學士弘圖所擬也以右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趙光遠為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提督四川陝

西軍務光遠時鎮守漢中命未至已降于賊甲子工部尚書程註

致仕丙寅史部尚書張慎言致仕壬寅為前光祿寺卿阮大鍼可

任振武子冠帶召見戶科左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著陳良弼

大理寺丞唐兆恒應天府丞維經懷遠侯嘗延齡等文章言大鍼

以逆業發配不宜召弘圖請下九卿議與士莫不合各疏求去不

許曰廣以中旨用人爭之不得去疏求去不許曰大器遂勅士莫

以入朝為名橫據中國緝兵劫掠賣官鬻爵諸罪御史黃澍入對

廷劾士莫司禮監太監何志孔助澍言之 上怒士莫更為志孔

請得不罪先是張獻忠自楚入蜀已陷涪州壬申士莫勅從逆

諸臣先時亨襲尚學陳名夏項煜周鍾等先是 周正亮于淮安

舟中命于安吉守堂擇地卜葬丙子劉澤清勅召大器前巡撫卅

肅以私忿殺總兵官崇時華及受賄事大器連疏引疾致仕朝議

遣大臣北行使力訪 先帝梓宮并齋初與三桂而上英言有職

方司負外郎馬紹愉者曾為陳新甲使力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

澤清傑並舉前總兵官太子少師左都督陳洪範召見以洪範提

督下江定海水師駐瓜洲會左懋第以母喪在山東請北行遵定

使力之議丁丑張獻忠陷重慶府 瑞王遇害戊寅封左都督密

應倡為襄衛伯食祿米一千石世襲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

上奏請 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有旨宣付史館而宗周復連

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于是四鎮皆怒已卯忻城伯趙之龍論

先帝廟號思宗為下謚弘圖疏辨 上是之庚辰以徐石麒為史

部尚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為工部尚書以巡按淮揚御史王受

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巡撫山東辛巳以江西按察使

副使程世昌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壬午加

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黎玉田兵部尚書盧世

淮工部右侍郎王應年為光祿寺卿俱充 山陵使陞等三人皆

在北應年亦不果行上變奏 皇太子 定王 永王俱遇害是

日督師標下總兵官于永綬等兵及浙兵聞于鎮江西門焚氏居

數百家焚太顯錫時奏奪故少師兼中樞殿大學士湯體仁謚

甲申以 丘岳充總兵官鎮守山東大學士高弘圖等

奏北使事宜一于大壽山特立 園陵厝 先帝梓宮并 太子

及 二王神視一副山海關外地與力一歲幣以十萬為率一力

已借號勢成敵國或稱可汗或稱全國主前代多有之乞下廷臣

集議一洪範給銀三萬兩為 山陵及道里諸費乙酉命為舉人
才授西北殘破州縣官停止勸餉事例秋七月丙戌朔命 魯王
于台州府居住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加張慎言程註太子太保戊

子道尊 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一作恭皇帝 皇
妣 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 皇祖妣貴妃

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
后生稱也嘉靖中已廢正 先朝之誤 奉慈殿 先后並稱皇

后而禮臣不考遂仍其夫云遙上 母太妃郭氏尊號曰恪貞仁
壽皇太后謚 先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仁精皇后 繼妃李氏

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進復 懿文皇太子廟謚曰興宗孝
康皇帝 懿文皇太子妃常氏曰孝康皇后上 建文帝謚曰嗣

天章道誠懿淵恭親文揚武克一作純焉孝讓皇帝廟號惠宗
建文帝后馬氏曰孝慈溫貞哲睿肅烈哀天賜聖讓皇后進身

恭仁康定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
景皇帝廟號代宗 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

和輔天泰聖景皇后已丑以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馬紀倫為太僕寺少卿兼兵

部職方司印中加陳洪範太子太傅往北京以六科缺員將中行
評博推知等官俱減休行取壬辰以巡按四川御史劉之初為部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罷貴州總督以前七回道

泰議范鎮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提督軍務命曰仰仍
總督漕務專管江北漕額詳惟江北各標應給漕米甲午以前兵

部尚書丁啟睿安撫河南賜 李際遇劉洪起各總兵官
勅乙未依北京更定營制為五軍神機提三大營各一營至十

營以團練總兵官六人分統之庚子 萬壽節 上受朝賀癸卯
命禮部尚書顧錫時祀海甲辰御史鄭友玄請劾奪故輔臣溫體

仁薛國親周延儒三人官銜及廢從之迨賜故類國公傅友德宋
國公馮勝等謚乙巳李自成遣兵至保寧府降之乙酉中旨以史

部右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弘圖封還爭之不聽李友輝高瑞
罪宗前居王車銀等三百餘人壬子諭曰朕遣九六之運車書問

阻方資犀策軫念故抑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口甚 先皇帝
神資獨斷彙納宸流天不降康登皇在上爾諸臣尚卷于前車藉

白乃心且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與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
朕為何如主 祖宗成憲非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改正閭

銜以尚書兼大學士萬元吉奏有平西親王吳三桂牌至濟寧州
稱奉大清攝政王音勢將南侵執政謂欽使已行不以為意八

月丙辰朔日食戊午罷徧沅巡撫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鶴為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

西軍務兼理糧餉辛酉加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
士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指揮金事世襲弘圖太子少師進文

淵閣大學士史部尚書曰廣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士英太子太師進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錫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各廢一子中書舍人以刑部左侍郎賀世壽為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倉場以前前遠總督丁魁楚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河南湖廣軍務巡撫承德襄陽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癸亥贈傅友德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麗江王馮勝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寧陵王德慶侯廖永忠為慶國公定遠侯王瑄為濠國公長興侯耿炳文為興國公東勝侯汪興祖為勝國公社功臣廟初左良玉充提督官閣藩武昌甲子張獻忠陷成都府蜀王遇害乙丑上曰四川陝

西道遠職官多缺吏部于選人中自監司府州縣而下各選堪用者數人與巡按御史朱壽圖前去隨才著官以後凡殘破險遠地方准此戊辰皇太后自儀鳳門入宮遣靈壁侯湯國祚告于南都命惠王于廣信府居住壬申以前寧夏巡撫樊一衛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振勦軍務兼理糧餉前按察司僉事先為事官越其杰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轄穎毫二州提督軍務傑洋清良佐各疏劾劉宗周激變軍情動搖聖駕又與得功合疏言彙臣謀危社稷指大學士姜曰廣會有建安王唐鎮國中尉朱統鑣侯考史部同奏曰廣定策時有異謀并劫前山來按察司僉事雷縉祚儀制司員外

周鑑結黨亂政前工部尚書陳必謙陷賊偷生下獄等獄于足史料右給事中熊汝霖劾統鑣誣詆大臣通政司劉士貞禮科給事中袁彭年劾統鑣違制越奏請究問不聽曰廣求去益力癸酉命脩西宮之西花園第一所為皇太后宮乙亥命吏部察發籍官及舉貢生監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者考選二三十員皆發督輔軍前以補地方缺官丁丑封皇太后弟千戶鄒存為大興伯贈吳三桂父故總兵官吳襄遠國公母祖氏遠國夫人戊寅以前總督劉遠軍務為事官王永吉戴重罪總督山東河北等處軍務庚辰命選淑女于已賜北京死即諸臣工部尚書原東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二入贈諡祭葬有差建祠鳴山賜諡

程忠壬午以前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應熊改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等處專辦首寇賜尚方劍一口便宜行事仍給銀三萬兩祭未封鄭芝龍為安南伯命停文武官薦舉非言官而上疏者以前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中紹芳為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餉江北乙酉以皇太后至京加可法少保兼太子太傅弘圖曰廣各太子太保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師錫太子少保誠意伯劉孔昭等太監韓贊周各陞陞有差阮大鍼入對稱奇疏陳江防甚忠安遠侯柳祥昌復為之以為兵部右侍郎巡閱江防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劾奏不聽自李自成敗走山東諸州縣並殺其偽防禦使收令復為

元順三子劉士英太子少保此必皆廢字

明而朝廷無一官一兵出河北力遂安置官屬至濟寧以南皆降于力惟濟寧不下是月力將揚方與以兵救于趙濟寧下之九月戊子東陽知縣姚孫輩下獄庚寅以部督金事張成禮充總兵官前往河北山東辛卯上御經筵裁各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蔡巳口廣致仕甲午宗周致仕命黃斌卿移屯九江黃斐屯蕪湖宋石鄭鴻遠屯鎮江丁酉以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王之綱充總兵官掛邊遊將軍印鎮守河南己亥三法司奏定從逆六案條例大逆凌遲處死凡五條凡從賊攻陷京師及為賊毀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為賊草偽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偽官為之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堂翰林科道部守官為賊查覈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本犯不歸而又逃者收繫其妻子籍沒其資產斬決不得時凡三條凡四五品京堂及翰林科道官受賊偽命居要地比京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開變先逃者絞凡六條凡獻銀獻女獻婢以媚賊求免者凡內外衙門官但受偽命者凡職在地方遇變而逃及市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變逃者凡被賊夾打不能自回仍受偽官者凡受偽官為賊疏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營屯管河推閘司餉等官雖無封疆之責而逃者流凡二條凡內閣重臣及部院寺三品以上官事翰林五品以上即不從賊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偽職後自疏遠

聖安記事 卷上

先賊未敗既身南還者以上斬絞流及遠戍共十一則如各犯認罪自投議減本罪一等如遁歸匿形當誅臣測議于本罪加一等仍收繫其親屬徒凡二條凡候考候選即無官守即未受偽官者浮沉賊中賊奔乃還者凡遇賊變偶不逃為賊屬留未受偽官者杖凡一條凡初為賊所拘未受偽官乘間先歸者上口北都淪喪帝后非避卷戰死緩者遠無一人且反而事仇甘心降賊為之指斥先帝規首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所奏既已會議允當並先奪職其絞罪以上法司行撫按官逮至京訊之流罪以下撫按依律即訊其奏其有自難陷賊而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為我內應克建大功或為我內開效忠

本朝者仍從後改賞不用此例庚子以通政司右奉議王深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修兵後遠恢復金復海蓋贊理軍務兼管糧餉以辛文綬克總兵官鎮守荆州總理漢土官時荆州未復命文綬自肥州衛以集漢土兵出夔州以圖之癸卯以後軍部督府都督王允成克著總兵官鎮守岳州上英諸令童生納銀徑送學道以考免府縣二試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用從之乙巳給越其銀十五萬兩令募兵七口進賜國初諸臣陶安等先朝諫死諸臣蔣欽等謫命卿官生監與齊民較田多寡一許書差不許擅立官戶召萬元占遂兩于續封侯拱日為陸平侯命丁魁楚別用以何騰蛟兼撫湖北以右軍都督

府左都督杜弘域提督池太等處軍務丁未上 皇考陵名曰熙陵已自進封朱國瑞為保國公第一軍庚戌命法司選問呂大器奪黃鳴俊官逮問前巡按御史左先以許部事也以中軍都督府右都督盧克總兵官武漢團練正紀亭尚書務間納助工事例辛亥停宗室換授壬子命刑部選問黃澍戶科給事中陸嗣例出為福建 特旨留之御史黃耳萬例出江西按察司副使與副憲疏攻吏部尚書徐石麒甲寅石麒致仕耳萬復為御史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李成棟充總兵官掛鎮徐將軍印鎮守徐州 李世春充總兵官鎮守泗州 賀胤昌為中軍都督府都督會事充總兵官鎮守揚州併巡上下

江御史為一差故周廷儒子夫封乞免進職時有舉人汪廣者與廷儒弟舉人止儀姻連中旨欲移坐之而不詳其居以廣為暗通坐贖贖六萬兩而特免其封所坐六萬兩之半是日高傑率兵赴鎮冬十月丙辰以 鄭芝龍充總兵官鎮守福建以 羅聯芳為前軍都督府都督會事充總兵官鎮守貴州丁巳以李沾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已小以逃官前兵部尚書張縉考戴罪總督北直隸山西河南北軍務便宜行事庚申大學士高弘圖致仕甲子遣司禮監太監孫元德蔡傑直隸浙江福建金花歲改段價九庫一應錢糧仍舊西浙漕糧監課洋稅并一切修練儲備事宜如何騰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念都

御史仍巡撫湖廣全屬地方賜北京死節太監上承恩等九人贈諡祭葬廢有差丙寅命于杭州選誅女初選女皆下有較尉人復突入民家搜索女子有技水自盡者巡視京城御史朱國瑞等以聞及選入又不稱旨 上怒命各城振戶舉首惡臣若罪及地方隣估各官重處而或言天下美女及粧飾精妙無過蘇杭于是訪求之使四出矣壬申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捷為吏部尚書癸酉改丁魁楚以原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等處地方 代宗生母賢妃吳氏上諡曰孝翼溫忠淑慎慈仁巨天錫 聖皇太后 志宗長子文奎曰恭慈皇太子弟允燾為吳悼王允燾為衛慈王允燾為徐哀王進封 志宗子文圭為原懷王並附

祀 孝廉復江都直加南平等四郡主為公主歐塘于禮為駙馬都尉甲戌以逃官前左春坊左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命鄭鴻遠掛鎮海將軍印乙亥以江西按察司副使張秉貞為都察院右念都御史巡撫浙江提督軍務丙子命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祀 天地于南都士吳請令戶部印欽頒發落單下各撫按分給所屬司道府縣官凡贖錢自杖以上俱注單內貯庫解部充餉其不入乎者以贓論從之丁丑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為刑部尚書前太僕寺少卿楊維垣為通政使司通政使命王承吉且駐河上擇險要地方暫料理山東河北戰守事宜候陳洪乾等還日奏請進止戊寅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壬午命停今年決囚

以 監太監孫呈瑋為山東總監同王深行事深至安東不能
前有旨令駐淮上賜故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景瑗等
五人贈謚廢廢未以前史料都給事中劉安行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直隸浙江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防軍
務通政使司右叅議劉若全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福建廣
東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橋稅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授朱統鎮
行人司行人鑄弘先通寶錢是月漳州賊破雲霄城提之官兵討
之賊走大遁十一月戊子西宮成賜名慈禧殿續封御文克定
速復庚寅命聞七海中玉環等山幸即令生負納銀充貢立嘉在
安東與劉澤清不協可法奏其逆逆望有異志逆石鎮總兵官
拓永鎮執之下淮安獄自盡癸巳命 遣王于台州寧海縣居住
乙未夜端門外火時山東及豐沛並入于力、分兩道入一入宿
這一破海州澤清等以聞請並河築壩與王燮等查地分守從之
丁酉初鹿位病免庚子以兵科右給事中李永茂為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以兵部右侍郎張鳳
翔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浙江水陸軍務
察理糧餉巡撫蘇松等處地以浙江按察司副使盧若騰為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七田巡撫鳳陽等處地方以江西按察
使司副使耿廷蘇為太僕寺少卿調雲南臨安府上官沙定洲兵
馬從建昌入州勦賊廷蘇辭卿銜以四川布政司叅議管運黃監

軍往庚戌以 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掛平北將軍
印鎮守開封李友監下江軍兵印職方司郎中楊文聰請于金山
園山築城從之壬子復逃官御史蘇京官駐廟灣聯絲海上自五
月不雨至于是因十二月乙卯朔命 副王于九江府居住丁巳
進封劉孔昭為誠憲侯劉澤清為東平侯孔昭同辭許之禁巡按
御史不許拿訪庚申賜建文死節諸臣贈謚辛酉以何騰蛟總督
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西等處軍務兼督糧餉專理恢復勦召楊鶴
回部癸亥續封徐洪爵為永康侯甲子初程世昌魚督上江漕務
丙寅改上 孝宗后張氏曰孝成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
后 大閱京軍命士英代先是李自成遣兵攻鄧陽撫治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徐起元分守監軍太僕寺少卿高斗樞
王國_英等出戰敗之固守數月不下命存良玉率兵救之戊辰以
斗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已巳陳洪範還奏于十月
十二日至北京_英抗辭不屈二十九日至河西務進祭 先帝十一
月四日至滄州力遣騎追執懋等去亦竟不接 御書因言聞
議主于抗節使臣持命不敢委曲 上曰國家艱難之際貴士餘
萬金錢遠使力展亦欲得當以圖滅賊復想如何聞議止以抗節
為不辱命酬力而非欵力是何為語據稱 先帝崇獎 東宮
二王逆試深痛朕心我當自強力之歎否原不足恃爾文武臣工
當益切痛心朕馬厲兵乘時恢復以中大仇洪範又奏奏聞黃得

功劉良佐皆陰與力通二人疏辯 上曰此力中反間不足信命
 洪範往督師軍前尋給假去揚維垣上疏追論三朝黨局 上曰
 肯人蹤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逞其私安知忠孝之道王之案等已
 經大赦姑不追究三朝要典民間尚存者禮部訪求一部送入
 史館以存 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查明分別復
 職起用有狂僧大悲至京自稱齊王又稱潞王下鎮撫司訊壬申
 加士英少師以山東未復改命王永吉總督防河鎮將王變王深
 撤回別用兵馬歸併劉澤清等復逃官前左春坊左諭德韓四
 維官工科右給事中戴英劾之改別衙門用甲戌進士吳視姓已
 亥復逃官兵科給事中時敏官問屯海中大罪等山丁丑諭吏部
 自天啟以前諸臣有芳績者察明贈官不得與廢刑部尚書解學
 龍等奏從賊諸臣獄案命等十一人凌遲光時亨等四次斬首
 秋後處決陳名夏等七人絞王孫惠等十五人充軍宋學顯等十
 人徒潘同春等八人杖自絞以下皆懸贖其在力何瑞徵等二十
 人後二三年後定罪翁元益等二十七人存疑及已用張縉等
 七人奉 旨未用姜茶林等三人已故吳家周等二人俱不在六
 等之列 上以諸臣擬罪太輕命三法司再議開納文武職官詔
 命：王永吉專防江北張縉專防河南其餘諸將各分信地王
 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以西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
 至汜水李際道專防河南一府時力豫王兵自孟縣渡河李際道

迎降縉等並走沈丘命高傑率兵進屯歸德以修之丁丑左柱
 國太 魏國公徐弘基卒戊寅 上御興寧宮是日
 傑自徐州進兵已卯加徐起元兵部右侍郎高斗振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辛巳罷 南郊改于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諫不聽壬午
 以應天府丞瞿式耜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按廣西

馬軻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命張縉為總督兼
 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督王之綱許定國李際道諸將防河抵
 勒河北潼關等處地方越其杰巡撫汝寧南陽黃州三府督劉洪
 起毛顯文黃嵩諸將恢復河南湖廣等處地方士英奏請預備
 之先是徐州土賊程繼孔擒至京未變逃歸高傑擒斬之未加

傑太子少傅廢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可法太傅廢一子錦
 衣衛正千戶世襲士英太保鐸太傅內外文武官各陞賞有差

賈登聯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四川總兵官

聖安記事下

讀一過

弘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賀 以殿工成加應熊
太子太保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師進建極殿大學士士英少師兼
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
士各賜蟒衣一襲廢一子尚寶司丞餘各官陞賞有差以士英掌

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辭太保許之 癸巳命得功良佐率
兵進七賴毫二人受命不行許定國陰送款于力保至睢州 乙

未定國伏兵于城中殺之明日傑帥將攻睢州定國引兵走
考城圍之定國走降于力 戊戌禁宗室入京朝見 壬寅命在

京諸臣自陳 癸卯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命裁革監紀及將領官保國公朱國弼等及河南道御
史張孫振劾刑部尚書解學龍賣法庇賊 乙巳奪學龍職 丙

午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復官管右都御史事 壬子加
銜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標下鎮將兵馬兼理木鎮信地經

略開歸防勤軍務是月力入西安府李自成走襄陽 二月甲寅
朝命于嘉興紹興二府選淑女 乙卯 上曰朕晚原無勳衛散

騎前日草創冒濫甚多橫行里閭大為京邑之害兵部速行清覈
其非世爵子孫而冒濫者革之左良玉為太僕寺卿王驥可任巡

撫 丙辰以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理
糧儲命高斗樞別用 己未以阮大猷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協理部事仍管巡閱江防事務以工部左侍郎高倬為
刑部尚書人有上書言開化德興玉山之間有雲霧山為 先朝

封禁開之可以助國命太監李輔國往會同撫按勘視之 辛酉
上曰世勳重爵豈文遠宗不明之人冒襲其令五府勳臣同蔡世

系明白方許保送成臣世襲元非典制毋得濫請 癸亥續封顧
其謙為誼遠侯 甲子謚 皇太子曰獻愍 定王曰哀 永上

曰悼 乙丑命于蘇州製造大婚冠服河南道御史張孫振奏劾
禮部尚書顧錫時并論制濫體仁謚事 丁卯錫時免官廢方等

孺裔孫樹節為翰林院五經博士高傑女邢氏有子元爵尚幼在
揚州可法請以標下 李本身提督兵馬與諸將分屯

梁宋間 上曰興平創立軍府以忠死事身肉未寒兼有嗣子朕
豈忍以其兵馬信地遽授他人可令其妻邢氏同元爵照舊統轄

元爵年幼督師輔臣代為料理朕不忘忠臣主意李本身仍領
前鋒僕有功優叙良佐上書進論傑罪請別委一人統其眾不許

又言本身庸弁耻與為伍 朝廷亦以提督體統尊難之已而邢
氏上書請以本身為提督胤文亦具疏如邢氏言從之命未下先

是四鎮之南來也以揚州富實各思援之傑兵先至揚州人不納
遂圍之得功引兵至天長欲爭揚州 朝廷遣萬元吉諭之得功

奉 詔可法至揚州為傑所委奏許其家屬居揚州而得功在廬
邱山瘞又新破嘗款：不平聞傑死復引兵向揚州

上曰大臣當先困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向揚州使高營兵將素
信東顧授力躡之而南誰執其咎朕于諸藩鎮恩禮有加諸藩亦
當恪守臣節毋得輕舉以誤國家可法在徐州安插高兵聞之馳
還會 上遣太監盧九德高起潛李應并諭得功得功奉 詔李
本身等聞得功向揚州素信引兵還 上命起潛駐揚州安撫將
士 辛未 旨捐助元聰臣民樂輸其抄沒一法乃 朝廷間用
以懲大貪大逆之人豈臣民獻媚報仇之具以後但有七類其人
以官民家產獻媚鎮將及宗藩勳戚錦衣世家之家者科道及撫
按官據實奏聞將本犯立正大法仍先沒其家產以充軍餉其宗
藩武臣勳戚等官當受恤軍民敬禮士大夫與地方相安不得聽姦
妄撥置非法圖利有貽悞威 甲戌進奏英琛禮部尚書文淵閣
大學士 乙亥進封 皇弟由標為潁王謚曰冲禮部請朝日命
侍 尚印禮成行之 丙子更上 先帝廟號曰毅宗封慈煥為
崇王命于福州居住時廷論多及 先朝舊事欲追罪當日建言
三案之人并及門戶諸人 上優容不許而科道交章引說披根
日益深切羣臣多不自安袁繼成以總督在九江疏言三朝要典
為 先帝所焚之書不宜存已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 上曰此
朕家事 列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纖毫間言當日諸臣安
與誣搆卿一細閱亦當倍增悲憤但造禍之臣物故幾盡與見在
廷臣功罪無間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黃澍之被收也何良玉

不至繼成為之請許回籍聽勘御史左先先被收亦命良玉與
大器皆不至御史袁弘勳繼成庇護三案繼成疏辯 上曰袁
繼成自任封疆自有本等職責賊信方急當一心料理軍務不得
借題尋釁然自是失職之臣駸：挾藩鎮以抗 朝廷失兵部職
方司彭遇颺名對中旨改御史巡按浙江以家丁數百人行至杭
州不戢杭州人踴署門逐之改巡按淮揚 已卯續封張永志為
惠安伯禮部右侍郎曾即亭署印失之士英為之請書易南京
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癸未大悲崇市鴻臚寺少卿高其美奏
先帝皇太子自北來今往杭州 上遣內臣蹤迹至錢塘江得
之 三月甲申朔至京都人傳言 太子至人，色善又言 上
未有子且以為子京城內外一日中告語幾偏 太子在興善寺
中道 監太監李承芳盧九德等審視還報夜五鼓傳 上旨
移 太子至錦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馮可宗即令
乙酉 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左春坊左中允劉
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崇煊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皆前東
宮講官于是百官公服獨拱乾有罪便服趨上 太子曰方先生
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答多不符矣
科左給事中戴英進曰 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
太子侍傍憶之牙不對羣臣環詰之遂供出姓名王之明為故
駙馬都尉王高之姪孫曾侍衛 東宮家破南奔逆夢箕家行

虎放之詐稱太子拱乾則于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丙戌下之明
中城兵馬司獄以禮部尚書熊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部步丁
亥復故少師兼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議戊子命司禮監隨堂
內官監太監喬尚經監西淮監謀嚴察兵馬糧餉命督師大學士
應熊兼制雲南貴州湖廣西鄭陽偏阮各督撫應熊知馬乾法
掠不法奪官下督按連訊壬辰命百官會審王之明于午門外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上藩邸時元妃巡按御史陳潛大信之
其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并遣潛夫至京訊之
以欺廷蘇為御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及已進祭諸陵戊戌以黃斌卿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
鎮守廣西三法司以上之明獄上上曰此必姦人密謀投意圖
為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辨法司其嚴行究訊兩月以來往來蹤
迹及主使之入于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指馬士英王鐸共謀戕
害太子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真偽未辨
乞多方保留以謝天下耳目若驟處死即果詐偽天下必以真
東言矣上乃命養之獄中勿遂加刑俟布告天下慈人慈婦
皆明白然後中法而劉良法上疏並言太子童氏二事謂上為
羣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上曰朕元妃黃氏先朝冊封不幸
天逆繼妃李氏又已殉難登極之初即遣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為
大臣豈不聞知童氏不知何處妖婦詐冒朕妃初封為即王有

東西二宮據供是即陵王宮人尚未悉其真偽王之明是駙馬王
昌之姪孫避難南來高夢箕家丁魏虎教令冒認東宮正在嚴究
若果真實朕于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闈相從志難者願
多朕于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
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于其血胤至于舉朝文武
誰非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本心害其胤子朕夫妻之情又
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演先帝之道朕不可以異姓
頑童殺亂宗枯宮闈風化所聞豈容妖婦闖入因有大綱法有常
刑卿不得妄聽妖說橫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節傳
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乙亥上慈安皇后諡曰孝
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慈皇后更上皇考諡曰孝皇帝
壬寅先帝忌日上于宮中舉哀百官于太平門外設壇遙祭
甲辰封黃九鼎為維中伯乙巳以殿工城加
可法太師士英太保鍾少傅弘圖曰廣各太子太傅餘各官陞賞
有差李際遇許定國既降于力盡得河南開封之地引兵南下
王之綱走宿州是日力陷歸德府巡按御史凌駟死之丙午罷
安慶巡撫以兵部右侍郎來大典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皖等處軍務巡撫應天安慶等處地方總
理糧儲兼督上江漕糧丁未命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總兵官方
國安掛鎮南將軍印駐防海口己酉以光祿寺少卿錢繼登為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兼管江防軍務贈高傑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左良玉在 先帝時已擁兵跋扈及 上即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 太子事其疏言大臣蔽主危言 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夢庚掛平賊將軍印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康性凶狡一時失職諸臣在軍中者又為春秋與趙執之說以贊成之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為名 壬子加李本身太子少保 軍部督府左都督從舊與平標下兵馬以陳名夏逃去不獲奪巡撫程世昌及巡按御史賀登選職 夏四月丙辰良玉陷九江府 丁巳追卸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廢有差良玉兵自九江而下

所至焚掠 已未陷東流京師戒嚴以公侯分守長安等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命阮大鍼率兵巡防上江 上諭三法司附逆一案日久不結殊非法紀朕新政之初姑從弘貸先時努力阻南遷致 先帝蒙難周鍾以詞臣降賊乘馬不下 梓宮武棟為賊偽官任事三人即便會官處決其餘擬斬者發室南金函等衛永遠充軍擬絞者發廣西地面充軍終身責令地方撫按官拘解軍罪以下並宥為民永不叙用周鍾雷縉詐結黨亂政招引外兵圖為不軌于獄中勒令自盡此外當日自扶持異議者都與大赦朕為天子豈計匹夫風燭並業內曾得罪 皇祖妣 皇考者俱勿問文武諸臣不許與

提往事屢行奏章違者治罪是日戮時亨鍾棟于市鍾縉詐自盡以先諫寺卿祁逢吉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續封劉胤桓為寧晉伯 庚申續封汝國材為安鄉伯是日良玉陷安慶府初與平所將皆秦人于口鎮中嚴強 朝廷以衛地委之自李本身等引兵還力自大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而從背之命久不下將士無固志固留揚州不進于是力自歸德分兩道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 壬戌封常澄為袁王命汀州府居住是日都督黃斌御等與良玉兵戰于銅陵之灰河敗之明日復戰沉其船三十艘 上命齎銀幣至軍中勞諸將士是時勤王之兵四集軍勢稍振良玉尋死于九江然淮南軍弱

力自此益進而南事不可為矣 乙丑力陷泗州 丙寅渡淮丁卯送淑女子元輝殿 潞王在杭州上書請移解靜一部 戊辰命移于湖州府賜勅獎諭且命移 周 魯二王于江西廣東時河南盡入于力獨劉洪起尚在充黃之間 己巳以洪起為提督汝寧開封等處提督總兵官 庚午命王承吉總督防河兼巡撫鳳淮廬三府錢繼登兼巡撫揚州一府召田仰回部繼登辭命承吉兼撫揚州時上流梗塞王驥未行而言者以湖南多警命揚州仍為巡撫駐紮德澧州于是興平兵盡棄信還擊其家后瓜州掠民船欲渡江首首令鄭鴻遠托守京口敢有一兵渡江者以大砲擊之日有新獲報捷而力遂長驅南下 辛未力圍揚州

甲戌加得功左柱國詹一子錦衣衛指揮食事世襲 丙子以御史霍遠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揚寧鎮四府提督軍務兼理糧儲 丁丑力陷揚州府之 戊寅追封于諡為臨安伯 五月壬午刑以山東布政使司右叅議李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癸未命移 惠王于嘉興府得功率兵進擊虜敗之丙戌進封得功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大興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衛千戶諸將各陞廢有差遣司禮監太監王榮基齎銀幣往勞 丁亥封鄭鴻遠為靖虜伯分蘇揚寧鎮為二巡撫以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驄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鎮二府兼轄沿海揚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 己丑夜力以小舟自七星

江渡 庚寅且抵南所鴻遠以水師奔福建力陷鎮江府 辛卯夜二鼓 上與 皇太后及士英等出通濟門為亂民所擁不得前 上遂幸太平上芙蓉 皇太后如杭州 壬辰日萬中有言姓教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中全帛玩器搶奪一空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都察院左都御史楊維垣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山西司主事吳嘉樹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廷祥欽天監博士陳子儂因于監：生吳可基皆死之日夕時 上至太平居都察院公署是時黃得功在板子磯其部下及潰散川兵尚有三十萬人船五千艘 癸巳 上幸得功營會得功引兵來下勤王 上巡諸塗而還夜大雨 甲午昧爽

上至太平御舟中自 車駕出京城十百姓相聚搜殺士英故所部兵反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孫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捕斬數十人閉城門遣人具啟于力：兵自丹陽趨句容 乙未夜前隊至 郊壇門 丙申力豫王至營郊壇北之龍及諸勳戚文武大臣皆迎降力執之明劉良佐率兵次上新河降于力是日 上在太平命大興大鉞兼東閣大學士督師

李維歲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 丁酉封總兵官二十一人皆為伯 戊戌起前兵部 侍郎張鏡心為兵部尚書 己亥力豫王入南京 庚子 上幸蕪湖 癸卯良佐率力兵北 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

雄張傑等奉 上如力營 丙午 上至南京 六月甲寅 上北狩

聖安記事 卷下 附錄

附錄亭林与耘野小札

李映老書示 曾安生母乃盛孝誠而不知其姓者是若迎歸鄒太后則孝宜痛此印 曾安痛母也今將潤文改正

省以玄鄒字 七月戊子 曾妣下考 福王妃三字 是上以妣字上添太字此字下添鄒氏二字

元年五月壬辰下去某司主事劉邦弼以其未確也 皆死之六添一段云癸巳上至某湖命大典大誠至京大學士溥師以揚物府同知李德歲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按安慶時云紙不及用寶

各以一幅紙書在官衙姓名京城百姓云云 据路皓月記杜弘城獲駕政云危從

閱 曾安二卷 力田兄並錄一冊煩始此改正云誰後人也政記信与力田

見盛

4 頁之目

甲乙事案小叙

燕京失守 先帝以身殉 宗廟 社稷南都諸臣擁戴 大統斯時也誠枕戈待旦之秋以新嘗胆之會也使內外文武諸臣各靖乃心共贊王室司職事者咸曰必報仇讐口致討毋有二心也履我行者咸曰必討賊其翦滅此而朝食也將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庶幾沙陀之三天可以復命秦檜之七日邀與同仇矣而無如貴陽青田輩背公植黨罔上行私忽 先帝之大慈恣一己之愛憎首翻 欽案汲引羣奸遂致行都之坐席未煖長江之天險已失權姦悞國千古同揆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予自遭仲氏之難列在官府者幸荷寬政而托在至戚者反羅密網子然數口屏跡深山汲風茹霜莫可訴語窮愁無聊之餘偶簡破甌存弘先事卷一冊見其間邪說充塞黑白倒置儼然在親重生虎彪起竊思訛以傳訛誤當年之見聞者小而清千古之是非者大用是不揣做朱子綱目之例記事之後借加發明俾附錄之條以存事蹟之條考者極知夏玄語冰井蛙見謂要以見正夫豈婦之公是公非固有不可得而泯滅者若曰以管窺康侯而顧學於陽則我豈敢

竺鴻遺民文東書于考樂之南雲卷

甲乙事案卷上

教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書等官史可法等誓師勤王

是時有傳京師失陷者眾猶疑信相半可法同南京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翰林院少詹事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衡鴻臚寺卿宋之臣太僕寺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壽圖王孫蕃朱國昌等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發書曰誓師勤王何緩詞也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之信即當星馳赴援奮不遑顧今 先帝大行旬餘日矣至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齊桓公救邢次於蘇北春秋撥之讓叔即之不遠也况君父之難乎律以春秋之法所謂不得貶而罪自見者也

淮揚巡按御史王爨執偽官單克順誅之

賊逆淮安偽知府單克順至清口坊兵執之以獻爨所斬以殉衆時爨自任守河津樞路振飛守淮士民恃以無恐是月二十七日振飛集義師大閱舉人湯調鼎等咸易戎服從事

不愧其職矣故書以予之

勅賊總兵高傑劉澤清率兵南下

時傑領兵徐州澤清領兵宿遷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懼逃往王變自謂與澤清有舊輕身詣之勸其迴轅北上澤清不允云即不擾淮安請假道赴揚州變不可曰萬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澤清允之淮城得免塗炭

賊其書南下何不當下也傑等受討賊之責既不能勦而垂涎揚州公行無忌可惡甚矣故書其官以著其罪

壬申總漕巡撫戶部侍郎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燮執偽官呂弼周誅之偽防禦呂弼周以偽咨致王燮欲赴任游擊駱奉陽迎於中途執以解變此使跪周曰人也不認變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今但知有

圖法耳燮弼周門生也變細詢其事賊及 聖上 東宮所在弼

一字不吝燮解至軍門路振飛縛弼周於柱擊斃勞費奉送是等王集諸善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為揚人發一矢不中者連中者報名賞銀牌一射者盡乃命別之衆情大悅時賊守備王某亦獲賊將重學禮及從者十三人解於軍門悉斬之

明亂臣賊子凡民罔不懲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二臣以舉深得誅討之義矣特書其日以見誅亂臣討賊子僅此一日也豈美之辭

乙酉勅賊總兵高傑圍揚州

揚州繁華素著傑軍垂涎久矣至是領兵城下城外虛舍焚掠無遺揚人厚犒之不聽江南北大震
賊高傑受 先帝之顧擢膺建節之重任不能力討逆賊以好不共

戴天之仇而汲：為揚州是國肆行暴虐惡之極矣詳書其官蓋深罪之也前誅偽官書日以為美辭此書日則以著其惡昔春秋之法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附是時各藩俱南奔淮極路振飛親駐河干以令前約諸藩舟車費而進 周王出行賞給賞准安各坊義士

鳳慶總督馬士英標兵抄掠淮安其部將汪朝陽行劫單縣為民所執時 先帝大行之信既確南京文武大臣連日會議潞王倫次稍疎

惠王道遠難致福王有在却不相事莫之敢決鳳督馬士英念福王奇骨可居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結總兵劉澤清等同心擁戴

且移書諸大僚謂以叙以賢無如福王秉貴史可法當主其議二十

二日可法治兵於浦口二十三日諸臣謁 孝陵定議劉孔昭面誓

呂大器不得出言搖惑遂定議福王先修武英殿二十七日南京禮部司務某齋百官公啟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啟即行二十九日福王舟至觀音門三十日百官謁見福王於舟次王角巾高巾坐後榻上

枕舊金敝帳亦不能具隨後田成諸奄布袍革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史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居之

是日福王自三山門登陸至 孝陵從西門入 享殿祭告詣 懿文太子寢園瞻視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恭竭 奉先殿出西華門

暫居內守備府為行宮文武百官進見王色報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劉孔昭諸勅臣人：皆有德色群臣退議先上監國墨綬而

後勅進乃即乾金鑄監軍之寶次日百官朝於行宮魏國公徐弘基

先致辭靈璧侯湯國祚即計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繁太甚韓贊國此之起呂大器曰此非對君體群臣退議登極張慎言謂國虛無人可逆即大位可法家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徐、數日似亦無妨諸臣乃散

明無事則論叙有事則擇賢古今之通義也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嗚呼明之天下非亡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漢陽移於并牧唐祚絕於幽岐非其烟鑿耶然不日士英而日可法者則又春秋責鄭祭仲之意也可法庸南極之重任值大變之猝臨當獨力主持選立賢藩宗社為重倫叙為難澶淵十日不捷王且請立太子土木北狩不廷于謙竟立 景帝何至牽制難好立其所不當立乎故特日可法以責之國春秋之義也

附 康寅廷臣進監國寶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劉孔昭復請登大位御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徐弘基等皆然之乃止
改史可法高弘圖為禮部尚書陸馬士英兵部尚書姜曰廣王鐸禮部左侍郎侯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張慎言仍為吏部尚書
時議卜相群情推毅可法及弘圖曰廣劉孔昭據臂欲入可法曰本朝無助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然又議起廢眾兵推鄭三俊劉宗周等孔昭特舉阮大鍼等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是時士英率高傑劉澤清等擁兵臨江疏稱十萬以脅制廷臣使不敢不相云
發斯時 先帝大行昔天同痛可法等俱當戴罪供職不得援登極推恩嘗例希正揆席至閣中稟擬選選曰廣等數人皆以原官兼閣

街辦事不用進秩誓必寸磔逆闖禮葬 先帝然後論功行賞春秋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并朕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日若能宣昭此義士英雖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說何繇而起惜乎可法諸臣見不及此直書於冊交譏之也

江西湖廣總督袁繼成疏請入覲止之
鳳慶等處總督馬士英自請入朝
繼成請入覲特諭止之士英請入朝拜疏即行
發新君嗣位請入朝行賀禮也勦賊重任不得擅離特諭止之義也
繼成候命而後進士英則不候命而即進其日中寧復有朝廷乎一書疏請入覲一書自請入朝而順逆之情著矣
命兵部負外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吳大掾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的劉澤清刻日渡江史可法請發戶部銀萬兩遣職方負外萬元吉前往分別犒賞元吉至彼上疏言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逆更甚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絕無銷兵之術揚州士民王傳龍等亦上公疏言東省附世河北悉為賊有不意賊營未至高兵先變自高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環圍血攻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徒戕內地之良民也
陸周堪賡為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劉士禎通政使
改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
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起世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調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為吏部文選四司司官

起陞鮮學龍為兵部左侍郎賀世壽刑部右侍郎許譽卿光祿寺卿

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汪鰲獻熊開元袁愷姜保御史張燠

李長春春可聘詹爾選馬兆敷鄭友玄李曰輔李模等俱補原官用

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王庭梅應天府尹朱之巨太嘗寺卿

左懋第太嘗寺少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培禮科鍾斗刑科李清工行俱都給事中

羅萬象陸朗熊維典張希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中馬嘉植王

士鏘黃雲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疇為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郎羅大任南國子監祭酒

陞高倬工部右侍郎鄭瑄大理寺卿侯峒曾右通政

陞李沾太嘗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郭維經應天府丞

吏部欲推李沾為操江沾故善劉孔昭忌分其任乃求可法陞嘗少維經

積勞於干佩都人賴之驅難其代今仍攝巡視沾族維經劫家軍張慎

言有私經旋悟即具疏引罪而沾憾慎言不己以其廉譽素著不敢顯

攻因借端於少宰呂大器思逐之

起陞章正宸吏科張希夏兵科俱都給事中

起補在籍吏部主事王重為文選司郎中

時銓曹乏負慎言以重家在金壇可立至故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

我贖四十金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贖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

十金贖乎僕老矣頂舊銓即乃辭事又地近其人賢否僕自有提衡

不能混也沾益對之

附戊戌莫安 二祖御容遺魏國公徐弘基安遠侯柳祚昌面如伯方

一元行禮莫安 二后御容遺太監韓贊周盧九德行禮

鳳陽恭將戈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劫殺逼攻臨淮 馬士英標兵

先至淮安西門外焚劫淮坊義師擒解三十餘人路振飛不敢問縱之

命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 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諭鄭鴻達留

駐九江 陞張應元為承天總兵 衛王泰殺青州偽官 史可法請

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 湖廣巡撫何志堅奏武岳恢復方國安勇功

混報 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北歸奏賀

降賊官項煜南歸混入朝班汪承詔自言賊投偽官堅拒南奔

戶科羅萬象劾方孔炤走撫河北寇至踰踰逃歸今又蒙面補官

淮北坊士擒偽官武懷解至軍門路振飛與懷有舊僅下之獄

蘇州士民焚掠偽官項煜湯有慶等四家常熟焚掠時敏家海

焚掠陳之選家并焚其父陳祖苞之柩

壬寅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癸卯馬士英入朝

馬士英未嘗奉召擅率營兵蘇淮赴江連南京共舟一千二百號王

變駐清江浦令淮坊義士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三

日而畢是日朝見命掌兵部事仍入直辦事高傑劉澤清致書史可

法請渡江欲其謀士英也可法乃請督師江北以避之

明嗚呼士英入而還來自此蘇群小自此進邪正消長之機宋社存

亡之辨於斯決矣其書入朝何春秋於鄭唐直書曰來公羊子曰甚

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亦曰佞人入矣佞人入矣謹書其日

盡削其官蓋浮絕之也

勅賦總兵高傑圍揚州殺進士鄭元勛

時傑預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漫無主持兵備馬鳴騷師民堅守
晝夜不解鄉紳鄭元勛親詣高營解紛隨入城勸家瑞放傑兵入城
士民諱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勛顧不見耶元勛強為傑剖辨衆怒群
毆之死鳴騷疾走泰州職方郎中萬元吉疏言臣奉命攝師沿途兵
民構禍揚州尤甚閉門登陴已歷半歲與兵相殺兵又與兵相殺
成何紀律頃接水營奏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
若諸將潛師以濟可一鼓殲也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
繁富爭之傑兵濫掠揚人大闕死守得功兵至天長傑與澤清欲拒
之又值李棲鳳高文昌兵至衆蓋洶元吉移書得功期共擊王室
得功自明無他亟請聯絡殺賊元吉以書馳示傑等始稍戢然傑部
終不受制澤清所部千餘人劫掠瓜洲一空

明高傑恃強圍揚經旬不解其惡者矣書曰勦賊總兵以著其報賊
不討賊官內地之罪元勛不自揣量妄欲開門揖盜其死也宜書
元勛之殺於圍揚之下若曰非揚人殺之乃傑殺之不以殺元勛之
罪揚人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總督漕運巡撫鳳淮戶部右侍郎路振飛罷

起陞田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鳳淮

振飛在淮守禦甚備是月大饗士於淮安府學中叙向宋有功文武
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王燮親自按席觀者鼓舞已而振飛為馬士英
所劾得旨提問合部不平尋以士民公疏訟寃得免旋丁艱去田仰

向寓金陵與劉孔昭善至是孔昭力薦之故有是命

晉封靖南伯黃得功寧南伯左良玉俱為侯

封總兵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

史可法請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為進取之基兵
馬錢糧皆聽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高傑澤清良佐為我藩屏圍
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澤清良佐似
應封伯良玉恢復楚疆應昭得功進侯入奏四鎮既設不可無督師居
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鎮各自分信地轄淮海者駐淮安海邱沛賴
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山東一路轄徐泗者駐泗州徐泗宿毫豐碭十
州縣隸之恢復開歸一路轄鳳壽者駐臨淮壽穎九州縣隸之恢復
陳杞一路轄滁和者駐廬州無為六安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光固一路
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其鳳陽總兵
應改副總兵一員疏上故有是命

明大仇未討天下未平何以家為况開藩重賞哉上借此以為羈縻
之術下受之而無感勵之志胥失之矣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乙巳祭先恭王太妃于行宮

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江北命百官郊饒

可法請撥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下從善俱隸標下又薦舉人李遠
主事何剛軍前贊畫可法既出劉孔昭蓋無所顧忌高汝濱諸臣俱不
能安其位矣

大旱令應天府祈雨

康成劉孔昭評吏部尚書張慎言于朝

孔昭故善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有逆案不得輕議之句慎言秉銓持
 正度難破例置酒酌諸劾臣廷論慎言湯國祚趙之龍皆諾之是日
 奏朝孔昭邀國祚之龍合奏慎言排忽武臣所推吳姓鄭三俊有傳
 成憲其奸臣也慎言立班不辯高弘圖奏家臣自有本末何遽致事
 上論文武官各宜和衷毋得偏執孔昭袖中取出小本逐慎言于班
 太監韓贊周叱曰從來無此朝規乃止慎言即引疾乞休孔昭退
 復具疏奏慎言推補倖濫薦舉吳姓鄭三俊更為可惡慎言原懷二
 心告 廟決策阻難奸辨乞大奮乾綱收回吳姓陞見之命重慎
 言為欺君悞國之戒高弘圖亦具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犯
 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
 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贊負吳姓鄭三俊王朝人望
 秉樞實出臣筆竊念朝廷之尊：於李勉今宸陞幾同該庭臣規死
 無地乞賜嚴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俱慰留不允
 明慎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得辱之於朝是無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
 父也書曰訐者明慎言之無罪慎言無罪是罪專在孔昭矣一削其
 爵一舉其官抑正之實辨矣予奪之義嚴矣
 附時聞賊西道群臣降賊者皆南歸蒙面求用行宮前章奏雜扶甚
 有擅入朝班者通政使劉士禎請嚴封駁未治之令有旨著申飭行
 叛將李承勛寇掠清河巡按王燮調兵禦却之 偽特劉日恭携偽款
 五道送黃得功高傑劉伊順劉肇基徐大受得功執以聞
 馬士英奏大計四事一聖母流離可密諭高傑部將衛迎一皇考進
 尊位號應遷梓宮南來一皇子未生應亟慎選淑女一諸藩失國忌

有奸宄扶之不利社稷宜迎置南京
 加恩冀戴諸臣公徐弘基侯朱國弼柳祚昌湯國祚伯劉孔昭方一
 元焦夢熊郭祚永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
 發且上召閣臣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于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
 故倚賴良深先生何言去也弘圖對曰臣等非敢輕去但用人一事臣
 謂可劾臣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安其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嘗
 卿等所言無有不從而疑有他弘圖奏家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
 以用人為職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劾臣處之亦必引重何獨以為
 罪吳姓歷任撫按俱著羊采又負清望 先帝簡任內閣督師勳職
 赴任稍緩致蒙譴責 先帝親周運儒不殺姓即可知其儼 先帝
 在今亦必用之何劾臣以此罪家臣也北都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寇
 者無幾又不合劾臣之意將誰用乎若曰武職則有兵部在不當并責
 家臣也弘圖又奏近臣貪贖狀上曰朕聞之諸臣通賄出之袖中誠
 可恨也時屢劾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似亦有志圖治者自高
 姜去後馬士英當國上直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陞王燮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路振飛既去燮又以陞任行劉澤清逆營匿於淮安城中田仰不能
 禁制而淮事不可為矣
 馬士英奏聞寧總兵吳三桂之技有旨封薊國公世襲又命戶部
 發銀五萬兩米十萬石責令中書沈廷揚賈與之
 大學士高弘圖請暫報開務往江干督收漕糧允之
 六月諭吏部尚書張慎言視事

加保定巡撫黎玉田為兵部尚書山東原任大學士謝陞工柱國在籍
御史盧世濬太僕寺卿

馬士英奏北信誅偽官之功故有是命史可法亦乞選使臣督監國
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敕往北直山東晚諭時訛傳德王起
義謝陞輔佐之故也先是有朱帥欽者慶藩宗室為香河知縣奔官
南走偽防禦問傑囚之於德州傑與偽知州吳傑之叱餉酷甚責生
馬元驤謝陞等暗結義旅一呼而起殺傑與檄文出帥欽於獄奉以
為主權稱濟王撤告遠近於是殺逐偽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遂批
傳謝陞為謝陞也嗟乎中朝傾探奸諂如此而欲奏恢復之功難矣
壬戌上 大行皇帝諡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大行皇后諡曰孝節烈
皇后

尊福恭王為恭皇帝正妃 氏曰孝誠皇后生母鄒氏曰仁壽皇太后
神廟皇貴妃鄭氏曰孝寧太皇太后元妃黃氏曰孝哲皇后
癸亥馬士英特舉 欽定逆案問徒阮大鍼命復冠帶陞見
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臣以共濟艱難事舉阮大鍼當救其前罪
即補兵部右侍郎先是大鍼被廢寓居金陵與劉孔昭士英及內奄
李承芳交往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鍼士英同助萬金營求起陞而
先帝聖斷不可奪僅起士英至是大鍼日夜謀出山劾臣殿爭亦因大鍼
而發也士英乘高弘圖督糧江干即自擬旨阮大鍼果否知兵可用者
兵部召他暫冠帶來京陞見面問方畧定奪是時科道羅萬象唐元
恒王孫著陳良弼各具疏言逆案不可翻大鍼不可用皆不聽士英又
辯臣在兵言兵但知為朝廷用人不知其他上溫旨慰之

噉魯公子輩請會師代鄭德公弗許輩固請而行春秋削其公子五
斤其名胡康侯氏曰輩請以師代鄭而德公弗許義也輩以不義強
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去其公子欲
削之於未亂也阮大鍼身在逆案逆案乃 先帝所定誰敢奸之今士
英狗一己之私情擅擬復冠帶陞見正所謂以不義強其君者也其
無君豈在輩下乎北行之禍絲茲兆矣故於士英則削其官於大鍼
則詳書 欽定逆案問徒所以絕之者至矣

甲子阮大鍼陞見

大鍼入見備述見枉之繇高弘圖言大鍼若用必須會議馬士英言
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力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
於大鍼更光明耳士英曰臣非徇私賄何所不光明也弘圖曰何必
不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弘圖出即乞休
大鍼隨上孤忠被陷之繇疏云鍼於天啟甲子見逆瑞魏忠賢與在
外門戶諸人終携始合擅改弄權時為吏科都給事中力請終養以
避其熾後蒙起用鍼守官太嘗少卿七十日即乞差還山攬跡窮山
不入城市凡忠賢擅竊威福皆鍼在山林息影惟恐不深時也且當
天啟年間從無一官之嫌一字之毀一椽之建甚且將傳內勒入
鍼名於其中莫以殺鍼後快鍼與崔魏諸黨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
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究及於臣者蓋為鍼在科時
孫慎行以紅丸扣議搃搃 皇祖世皇考是時 旨下九卿科道會
議給事中魏大中上言內有張差崔文昇所謂 先帝之賊也張差
所錄誰不知為鄭國泰宜寬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

并不備在文昇之逆不逆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皆之罪不恭之三案不定宜悉置諸人以應受之法此皆大中大逆不道血口汚天語也鉞與同官正色斥之且語曰 三朝仁孝無間凡為臣子處此安得以無根之言挑釁骨肉故堅持不出議單今 三朝要典其在可覆按而同鄉左光斗迫臣出謀甚力此扎尚在臣不之應從此大中大中之黨恨臣入骨適臣俸在彼前思奪鉞首恒百計排阻鉞浩然致歸黨怒不釋鉞與相國馮銓有文字交歸過涿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門客汪文言遂誣鉞與銓以叩馬獻策夫鉞與銓在涿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在而叩之况相國今合家狗難而死生平忠佞定於蓋棺矣後大中自以巧故奸人汪文言疏糾忠賢為忠賢所仇被逮以死記光斗大中死於乙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鉞躬耕山居之日里中矜紳父老可問也又安得一身以督導耶至鉞合葬七年通內一疏於中極論倡紅丸之孫慎行為時所嫉此乃忠賢與刑以後所條上者曾有半字為彼逆惡解嘲者耶且當時倡造逆案之侯恂今公然從賊為工政侍郎矣主造逆案之輔臣韓爌公然開門迎賊賊以安車迎入長安矣而素註中所云報復鉞有疏者即今受賊偽戶政司務之魏學濂也而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偽命亂臣賊子之仇口為鉞孤臣孽子之定案豈尚有人心者乎今諸臣抵死攻迫鉞安得不一直陳當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萬世哉馬士英人為大鉞奏辯力攻姜曰廣呂大器等護持局面阻抑大鉞

堂用大鉞以葉有聲為亦中旨陞京堂用遂結當少陞光祿正揚左被逮時也又爾時苟非逆賢所喜者一登故事即遭削奪大鉞既與崔魏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容矣何取京堂之中旨如寄而當少光祿之推隨推隨用毫無阻撓何也點將錄抄布四方並無大鉞姓名使有之有聲豈敢入為列乎此事理之最明者堅持不從孫魏三公之議謂將以調護 兩宮出自臣子苦心誰曰不然乃敢以此居功反坐諸臣以誣捏之罪則無良極矣且欲取証於 三朝要典與既屬逆賢纂修逆賢服刑已十八年要典即奉 先帝旨焚燬久矣猶憐 奉為聖書則其為逆賢私孽可知也叩馬獻策原指逆賢進香涿州之日非指深居宮禁之日大鉞南歸過涿州正逆賢遣香至涿州萬耳萬目胡可掩也呂鵬雲並 督導之跡止以中旨索掌印入逆案何况大鉞親給諫之疏糾逆賢也 應山二十四大罪之條斯時既糾逆賢者章滿公車豈皆巧故汪文言乎合葬七年通內一疏則逆賢已敗 先帝御極久矣猶疑 論孫慎行楊漣左光斗諸臣與一不與要典相發明夫瑞局已敗尚思為護法沙門則瑞燭方張其為督導又可知也相國馮銓現今官崇內院位晉殿閣而証以合門狗難不亦悖乎聞賊破蒲州平陽故輔韓爌合門狗難斯則萬口如一者而安車迎入長安未之聞也督輔李建泰為賊所禮遇則人耳目之矣姑摘其証捏最顯者如此

工部尚書程註罷
起陞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丙寅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慎言面辭上曰晉雖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寓寧園孤孫問閔未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此輩後慎言鬱以死孫扶柩返葬故里

湖廣巡按黃澍奏前任巡按劉應祚于永州被陷為賊所執以九月晦殉節于祁陽巡撫宋一鶴于承天之變有武弁賴負之出一鶴不可遂以身殉王聚奎奔數千里之地逃回省城日惟追比贖罪為事直至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南下

史可法奏高傑奉旨駐揚人堅不肯納黃得功至儀真本為安頓家眷而始傑者曰與爾為敵臣亦疑之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瓜洲城傑許諾臣因與約隨當移駐盱泗臣調停於兵民間漸可得其嫌情可法以傑悍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章奏俱經邀閱然後得達權遂不振

史可法奏淮人忠義碎偽牌教偽官擊賊騎於河上義兵集至二十餘萬聲勢甚壯賊將董學禮白邦政踴躍不敢犯又宿遷擒斬偽官請旨獎叙許之馬士英叙東省偽官功以李元和尚為首

授嘗自後為左都督自後本革工曾負上避流賊之難劉良佐奏臣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奏叛鎮環攻生靈塗炭命撫按和詳之

史可法奏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度起自累囚張鳳翔東總戎馬士英起自成籍當其姓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遂逞蒙趙則適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劾臣均節者誰孔昭何不思之慎言七旬冢鄉一舉其姓便以為罪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馬士英疏請申大逆之誅周鍾勸進未已上書請盡定江南其伯叔周應秋周維持魏瑞門下兩世逆惡兄周鍾周銓均當連坐

州莽狄臣劉宗周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効之又何誅焉一慎賞賚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一嚴稽官在官守而逃在使命而逃於去皆所不赦

宗周又疏先帝身殉社稷江南不聞隻騎北進宜誅者一卸兵權於局外首圖定策之功宜誅者二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虎彪盡反將與問罪之師請嚴中外不職者始

通政使劉士禎請令北歸諸臣靜聽朝廷處分不得混行奏辯御史朱國昌疏劾在逃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欺飾疏辯國論其撫楚撫晉種罪狀有旨著驅逐

馬士英以清國攝政王所南朝官民亦奏聞請遣官賞誅北行命太監王肇基督浙福金花銀戶科羅萬象其疏論去肇基即王仲也高弘圖以方事沈大猷事不便就奏請自任督催肇基言之肇基悟即上疏辭止

馬士英舉原任都督同知陳洪範北行諫款予已故大學士文基等謹禮部尚書顧錫嘯請削故輔溫體仁文忠之諡其體仁所推抑正人且

諡文基文甫羅喻義文介姚希孟文毅閻誠破河南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殉難宜諡忠節從之

器迎立皇上韓贊周劉孔昭無不允協恭明集議大器解禮兵二印
 紆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廷之從容後至議至日中不決孔昭怒
 形於色臣與郭維紐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歷階而上面折大器贊
 周曰快取筆來因得俯首就列清晨迎駕大器尚欲停待而贊周已
 登舟矣偕行者徐弘基暨良弼國昌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
 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嗣後士英突舉大鉞衆議沛然大器既直攻
 士英畧云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債事中原陸沉皇上
 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收遣戍
 借名知兵而為鳳督者哉乃挾重兵入朝覲顏政地南國從來藉
 一經咳撥而殿陛暗啞叱咤親至尊為贊抗矣逆案一書 先帝
 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阮大鉞於御前但授司馬布立私人竊思
 士英有何勞績使而尚書官保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士英亦
 器狗松把持大器乞休遂罷

劉澤清疏劾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又疏薦張捷等
 澤清疏請誅大器指其起用王重掌選又指其比周言演詐謂演詐
 為吳姓走狗救周延儒以媚東林又疏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棟劉光
 斗及在逃督撫王永吉郭景昌時士英欲起張捷而大鉞素恨演詐
 故唆澤清出此疏
 噉武弁而搽大臣之短長闖外而預廟堂之黜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
 至此極矣按演詐隸庚辰特用任德州兵備壬午冬范志完入援敵兵
 淫掠演詐據實奏聞志完通問事連延儒然延儒之得罪緣於王之心
 李國禎而成於蔣拱宸非閔演詐也況時吳姓已蒙遣去國使詐果

能効力何不留姓仍正按席耶至起用王重以為可誅而降賊之永吉
 失事之景昌儼然為舉此則當如何等刑也且然兵不言勦賊而使
 拾孔昭之遺唾嗟逆黨之餘反惡莫大焉政刑其首以著其罪

追復 懿文太子謚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追上 建文帝謚曰讓
 皇帝廟號惠宗 景皇帝廟號代宗

嗚海內望此典幾百年餘矣至是始克舉行詳書於冊深善之也
 丙子湖廣巡按御史黃澍面糾馬士英於朝

馬士英罷尋復令視事

黃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
 貪不法浪與語俟下上大感動願高弘圖曰黃澍言殊有理卿職之
 命建御前澍蓋數其罪士英不能辨一語志孔亦前論其國工行
 私諸罪贊周叱志孔違曰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播議殊傷國
 體士英跪求處分適澍前澍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
 號呼曰陛下視之上播首不言良久論曰卿等且出贊周即執志孔
 丙夜上諭贊周曰馬士英以大臣所為如此宜行退避士英遂歸寓
 引疾盡移直房器具以出備以金帛分餽福邸舊卷田成張執中二
 卷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
 且馬公在閣諸事可不煩聖慮可以優游行樂馬公一去誰復有
 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即傳諭士英著即入直辦事隨有旨何志孔
 本當重慶輔臣亟為求寬具見雅量姑饒他時有民謠曰要縱奸頑
 種田欲裝吸莫問馬
 贊書馬士英罷善之也書復令視事惡之也士英擗可法逐張呂引大

鉞奸狀顯著以黃澍之糾劾令罷位深合遠任之用矣何惑於二卷之
謬擅令入直是二卷為政人主若贊旒然嗚呼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
以傾也詳書於冊以見去佞同於拔山所以為後世永鑒也

忻誠伯趙之龍疏請改 先帝廟號

之龍奏 先帝不當廟號曰思：非美字蓋謚號係高弘圖所定

李沾仲疏授之龍使奏之為逐弘圖地之龍實不識一丁也

起陸徐石麟為吏部尚書正心一刑部右侍郎

陸張有譽為吏部左侍郎程世昌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陸何應瑞為工部尚書何楷戶部右侍郎徐人龍兵部左侍郎

晉謝陞少師蔡玉田太子少保盧世淮工部右侍郎王應華光祿寺

卿僕克山陵使祭告 先帝 先太后附葬

守已故大學士劉一燝謚文端有逢聖文忠

清兵入德州

漢王走元謝世盧世淮迎降馬元驛南奔

細臨清中軍張顯榮報稱攝政王命額真孤山大總兵駐德州侍郎王

整承招撫山東又塘報青州東昌臨清兗州皆服惟濟寧未降

濟寧傳報欽命孤山額真石等奉攝政王命調集兵馬巡視山東所到地

方官民俱出郊迎接運者以抗師治罪

北歸諸臣南下舟次上聞兵備凌弱已受清巡撫山東之命與守道

于連雖出示稱順治元年此駒於南京亦登疏不紀

國子監典簿李模疏畧云推立一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安得以

定策為功鎮將事 先帝非有桑村之劫事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

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之功其何敢即安臣不願見光復未終
而國體先壞也

平湖監生陸濟源疏為先原任兵部員外陸澄源奏輯詞奉國本三
案并誠光祿寺卿許譽卿通政使劉士禎特出疏駁之

後譽卿疏畧云當年諸臣以翔戴 光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翔戴
皇上為正均從倫叙起見耳 光廟母子無間 光帝身殉社稷何

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於濟源 先帝久任溫體仁養私
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皇上追削萬口稱快濟源乃滿口頌其

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於黨奸欺上也

巡城御史朱國昌奏東洋地方有數百騎驅捉男女口稱奉命打糧
體澤把總王某不行守禦反觀之以牛酒犒之上下宜有此

北將于永綬等渡江借住京口浙江都司賈之奎通領兵至買瓜相爭

而關北兵逆焚東門外民居殺傷數百人浙營兵官李大開傷重即斃

該勇衛營命太監韓贊周提督 九馬士英請准增淮揚兵三萬

總兵杜社核提督大教場楊振宗鎮守安慶趙光遠提督陝川

總兵在岳鎮守山東黃斌卿防禦鎮江副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封常應後為襄衛伯世襲叔翊護之勞也 賜福建總兵鄭芝龍蟒衣

鳳陽太監谷國珍請教書內閣撰文給之國珍於御前自增增總督行

事四字 順天巡撫楊鶴浮海至懷遠侯常胤緒薦之命預會推

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時光遠已降賊矣 趙之龍為序

班黃家為報鴻臚寺少卿 管紹寧請遷選內閣諸教房諸官各以贊納授

改內官監為朝殿 命製金匱代玉 命選淨身男子 命叙山東拾偽功

命戶部清查十七年練餉明年全免 江南安撫御史祁彪佳請留
漕米十萬貯鎮江 萬元吉請卸陣亡總兵猛如虎及監軍曹心明
夏允彝余颺嚴錫命文德翼補吏部四司官

魯王泊舟鎮江請於附京簡僻地方安頓 德安王僑居廣信
釋高牆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 下被逮即撫王永祚于獄
禮部奏唐王殉難 吉王子慈烜報吉王播遷道流
命崇王二子僑處台處二府 惠王寓居肇慶

秋七月改文選郎中倪嘉慶為戶科給事中
明部負改授科道者有矣惟吏部則否改授必歸負外主事而即
中則否嘉慶此舉誠屬初見特書于冊志亂制也

明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畧云兩月以來文吏錫鞶矣不聞獻
誠武臣私闕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
請纓北兵已鎮燕都動搖山東當國大臣但紹述邪說損威屈體
德天下忠義之氣臣切羞之

戶科熊汝霖疏畧云四鎮以殺搶封伯百姓頭顱何辜而為此輩
之功名地乎今儼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為中興名將豈不更快况且
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何不做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
關也設府永盟帶徧而通處此堂與也萬元吉乃云城外之屋守應
讓與兵誰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釐金求進者賢煩有使則當
事諸臣亦宜極省前事倍憐肺腸也
又吏可法奏兵茂華口稱兵三桂師次慶都縣建立大清國順治元
年旗號迫人割髮

張鳳翔家眷與楊仕聰同行過南京領詔官即同南行借臨清兵自
衛凌嗣預戒兵丁言北兵無送人南下之理至濟寧即返

時馮銓謝陞李遠泰俱降於清為內 院大學士王鰲永總督山東
河南方大猷署山東巡撫事張維機楊汝成從陞至山東方大猷遣
牌送至濟寧登舟

命黃澍速回湖廣料理恢復承襲 命金聲桓駐防淮揚
命四鎮各帥所部兵將馳赴督輔軍前調用皆不奉詔

加李際遇劉洪起總兵防禦河南時閩賊出潼關道雒陽攻密縣
恭將夏有光報探至臺先庄知閩賊現在平陽整頓兵馬太原路
安鄉紳富戶盡徙入陝西又遣偽將馬材入四川招撫保寧等處

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柏永釁命聽督輔題用

定京營之制視北京以杜弘械楊傑著年文綬補三大營總兵
陞劉之渤范鏞俱右金都御史巡撫四川貴州

進前已故大學士溫體仁等官蔭
從御史鄭友玄之言也溫體仁周延儒薛國瓊三人生前官蔭蔭子
俱行削奪以為作姦不忠者之戒

車印送道左懋第陳洪範使北
懋第以母死於北軍願與洪範同使至是懋第加兵部右侍郎經理
河北關東洪範加太子太傅馬紹愉加太僕寺卿

禮部尚書顧錫疇進恭擬祭告 陵園文祭告 大行皇帝 皇
后文其三桂封爵制書敕諭鐵券黎玉田高起潛敕命又宣諭
北京人民諭文宣諭建州諭御書一：呈覽

北京人民諭文宣諭建州諭御書一：呈覽

一第... 明... 卷四... 4 反三句

懋第疏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關東即遼東也遼久屬建北直近亦為建所踞山東雖殺偽官通地皆賊臣家人來云膠州一帶賊至二三十萬則不皆向化可知也經理實有封疆之責以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之事名實相乖此銜之當議者也馬紹愉昔年赴建講款為建所折奴顏婢膝建賚之參劾臺臣陸清源糾之其與建交情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私許建金十萬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遼人誦說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懋第聞賊負不共戴天之仇兵三桂乞援於清立掃而驅除之雖寸磔尚稽天誅而與尸亦稍吐氣爾時為廟堂計者自應厚其金幣隆其禮貌妙選其人而鄭重遣之如其宗使鄭公而遠主聽命武侯擇節芝而東吳締屢屢乎兩國之好可成南北之爭可息矣今懋第雖堪應選而慎以洪範紹愉佐之且所頒三桂玉田諸詔種種指揮有用嘖語如是而欲祈事之濟難矣書廷遠懋第洪範而紹愉不書何微之也春秋之例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庚子視朝
上生日也受朝賀於行殿勅旨皆進禮賀上皆受之
雖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況在萬乘豈其患貧乎今下以貨獻上以貨取是君臣相率而接以利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止書視朝何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故隱之也
庚戌內批懋第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弘圖請收成命不聽
馬士英欲用中旨擢阮大鍼適戶部尚書周堪廢久不到任而有譽廉慎為人所稱士英遂借以開傳陞之俾門特隆內旨擢用弘圖以

不經會推繳還成命士英果肯特用出自朕裁卿不必過為疑揣仍著遵前旨行

明此內旨也不曰內 旨而曰內批何也不與其為旨也若曰此乃士英今日成策批出云爾於上無預也有譽賢者也賢而用之此盛典也弘圖以可無執奏矣曰否使此舉出於士英之懿好則為盛典今借為大鍼之萬矢則為亂政弘圖之執奏深得古大臣之義矣然則為有譽者宜奈何堅以疾請力辭不赴可也倘堅以疾請力辭不赴或致謹請奈何曰名節與官爵較孰輕孰重使果以是蒙譴張侍郎之名千古矣區區馬家之尚書庸足責乎直書于冊蓋深惜之也

南宮宗生統鑰疏評大學士姜曰廣等
馬士英欲去史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亦欲去可法以專任四仰阮大鍼亦欲去之於是大鍼屬仲恭統鑰使上之疏極極詆曰廣穢跡又斥其包藏禍心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疏入高弘圖稟擬究治上御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鑰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弘圖請召可法為非是弘圖抗辯士英然無片語士英必左顧曰成明有指授者弘圖曰廣俱引罪杜門後統鑰為休人
明大臣國君之陪二辱大臣是辱君父也故孔子對魯定公則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齊景公則曰君臣今朝廷之上惟一曰成復有孔昭大鍼輩交構其中妖氣充塞而統鑰諸孽種見告君不君臣不臣惟有粟吾得而食諸次年之北行宜其及矣春秋不事虜而事虜具存比事以覲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統鑰疏評大學士姜曰廣

大誠諸人怨曰廣甚統鑑一疏猶未悟意右論德孝明睿與曰廣同
邑相惡大誠嘆明睿未之明睿辭乃募建安王統錄再出此派

明統領之疏猶曰宗生不辨教妻者耳統錄因建安王也堂：潘王
乃為之誠等所驅使無良極矣削去其爵斥之曰計蓋深絕之也

御史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直陳銓政事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既茂
厥賞其餘人自請以十倍增官釐金不供刻印寧免爪李之請一職

字宜專用入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徑自奏討者冢臣
所職幾何一封疆宜肅文武共事封疆不斬悞國之臣不激報國之

氣一廢官宜銜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累：起廢不自靜聽
豈不聞律有罪吏不許入國門之禁乎

德寧侯朱國弼以不預會推冢臣既爭非制工諭出何典故

劉孔昭疏薦循良卓異諸臣內有馮大任則貪墨最著者

劉孔昭疏薦錢位坤言位坤曾歷吳三桂枚用忠實可信都門兩刻

國變錄乃奸徒借題害人不止懇懇受屈請至用位坤

朱國弼劉孔昭合疏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勅臣商確一各都行政

必勅臣面定一皇上圖治必勅臣召對

戶科熊汝霖疏言內外交通神荒五借飛章告密墨數糾封此尚可

為國乎未有嚴旨

授諸三涂仲吉諸永明為翰林院待詔仲吉前有疏救黃道周葉廷

秀廷杖遣戍永明執贖見道周於獄亦被繫時願錫疇署吏部印特

疏薦之故有是命

真定知府立茂華等自稱固守臣節不從清闕史可法以聞

湖廣巡按王澍為馬士英所劾辯疏云麻城方生周文江為獻賦偽兵

部尚書引獻賦破武昌有錦衣遣戍劉僑托文江進美女五五五玩數

萬金於獻即用僑為偽錦衣大堂叱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刑裝赦尋

送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

城麻城洵：我亂鄉紳請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餉臣批云正苦

無糧真可愧挾賞渴賊者仰漢刑官收貯臣意亦隱而諷矣既還武

昌黃鼎代為解銀一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項臣又批云軍中無婦

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官變價濟餉臣巡方樹門

收支皆有司存士英據偽私書誣臣試命士英將臣原書呈覽則清

濁立見矣

起陸陳龍王禮部祠祭司員外張采儀制司主事

劉澤清請褒封吳襄使三桂時感劉孔昭奏吳三桂父子効忠宜加

殊禮時奉朝皆知三桂無心於明而諸人故欲崇之寓賣國之意吳

命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先携三萬金供餉 御史朱壽圖巡按四川

命發米十萬石給山東撫鎮 授開封推官陳潛夫為御史巡按河南

聞賊偽將宋朝臣兵至杜勝集舊職方郭獻珂適在村居召標將張成

初與戰於桃園賊兵潰進斬朝臣

禮部題錢謙益陳盟管紹寧俱以原官充經筵講官秋講屆期也

朱國弼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糧

命路周崇魯四王僑寓浙東 惠桂二王駐廣西昌平巡撫何謙南歸

兵科陳子龍疏糾漕儲副使莊應會督漕狼籍

蘇松巡按周一敬請表已故舉人張世偉願雪鴻下部議後部覆請

俱贈翰林院待詔允之

嘗熟進士王曰俞請表長洲生負許瑛瑛聞 先帝之變行與於市自

縊不死遂投於河

予翰林汪偉謚文烈御史王章謚忠烈

予開國功臣孫世傑等謚

世傑謚忠烈俞廷玉武烈汪興祖武愍茅成武烈丁普即武即韓成

忠壯花雲忠毅

予傅友德等贈謚

穎國公友德贈麗江王謚武靖宋國公馮勝寧陵王謚武壯

予章謚等謚

謚謚莊敏桂良彦敬裕唐鐸敬安劉崧恭介何真恭靖葉魯昇

忠愍

八月丙辰朔命番役緝事

是日上受朝畢命錦衣馮可宗遣役緝事刑科袁彭年疏言殿衛

緝事非治朝所宜馬士英稟旨責其狂悖沽名降三級調外任用

唯宋王安石為政始置邏卒秦檜用事察事之役布滿都城今士

英不取法古名大臣而首法安石與檜之設施耶然安石雖以新法

禍宋而原其初意原有堯舜君民之思檜固云賣國敵而駕馭諸將

實有引伸龍絡之用今士英於二奸無能為役而徒法其亂政是又

二奸之罪人也直書於冊所以著其惡也

劉澤清疏劾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等繼兵南下大掠淮揚殺人無算莫有敢聲其罪者宗周首

出疏糾之謂澤清高傑皆可殺姜曰廣稟優旨下史館紀錄士英

乃族澤清與姜劉為難至是澤清具四鎮公疏劾宗周指疏稱州

莽孤臣為不忠既上以稿示傑：驚曰我輩武人乃預中朝事乎

黃得功馳奏辯實不預聞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士英擬旨憲臣平

日原以議論孔重蓋刺之也

發此四鎮公疏也而獨目澤清何誅首惡也傑與得功自明不預其

情可原與故獨目澤清而削其爵以著其罪

附給事中陳子龍疏近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而

去聞中使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竟自搜掠殊非法紀又前收選內

負虛某本市井無賴自官希進昨聞遂有父子同奄者先朝劉瓚親

忠賢皆壯而自宮者也

御史朱國昌疏據北城士民呈稱屢選填記必巡司州縣陳多定年

地方開報今未見官示忽有棍徒哨克打人家不拘長幼藥行棍

去但云大者選侍官憚小者教習戲曲街坊緘口不敢一語

戶科熊惟典疏言魏國公徐弘基持薦張捷亦見劾臣之勤於薦更

與更朱統鑽誣諛姜曰廣汚及家慶賸昧如此不行奏敢將朝廷設

立言官何用

御史朱國昌疏往者賊入都門自關部以至庶僚有一不青衣小帽叩

首賊廷者乎更賊象已去又思藏頭露面駕言不屈潛跡覓線其

死及如何瑞微梁兆陽等萬口唾罵矣若劉大鞏等廉恥蕩然當與

周鍾等並行正法者也

陸沈猶龍兵部左侍郎王濬右通政姚思孝大理寺少卿

陸王廷臣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沈胤培太常寺少卿

陞郭維經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陞朱之臣刑部右侍郎劉士禎工部右侍郎文安之正詹事

改賀世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起陞楊鶴丁魁楚俱兵部右侍郎魏總督川湖雲貴魁楚總督兩廣

起補王志道戶部右侍郎易應昌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起補張鳳翔梁雲構俱兵部右侍郎添註

禮部右侍郎管紹寧疏請遣使祭告 先帝 先帝梓宮訪問

東宮二王消息時傳 東宮二王沉落民間故紹寧出此疏

諭刑部逮定從賊諸臣罪案

諭云所擬從賊諸臣如領兵獻策即在廢傳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

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卿科道翰林受賊偽命豈可止令

封疆大吏聞變倡逃豈止於流獻女獻婢豈止於徒詔臣負恩辱

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

戊辰太后至自河南

初馬士英言太后寓河南郭家寨嘗守義家高傑部將王之綱曾招

撫李際遇可遣親隨內負佳際遇處密諭其具舟於河護送至徐州

七月初旬命具儀儀迎之是日從鳳儀門入辰刻上迎于午門隨諭

戶兵工三部後后光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

諭工部行宮湫隘亟修西宮刻期告成以居太后

御用監太監諸進朝請給工料錢糧備辦龍鳳牀座及牀頂架一應

器物并宮殿陳設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俾

合疏言點金無術懇祈崇儉

工部又言光祿寺器用共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價銀六千八百

六十餘兩厨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寇虜方張索兵索餉動

以千萬計將何支望皇上一熟籌也

浙江東陽民亂

先是東陽之變寶蘇許都故尚書弘綱之孫任俠好義縣令姚孫

崇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為萬計炮輸數百金孫集大怨

摘都所刺社稿姓氏指為結黨造反執而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廷聞

然沸亂有姚生者拉孫禁於座按之毋墜答之群擁都為主巡按左
先先聞變即詢台兵行勅所至屠掠東陽義烏湯溪諸民各保鄉
寨拒敵台兵大敗先先遂以許都反上聞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官
非反者遺生負荷若來責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二人詣杭州救
子龍為之請先先不許悉斬之而盡陳孫禁之罪至是餘黨自引
逃兵復亂巡撫黃鳴俊疏報有首左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
致煽動者黃鳴俊即相機勦撫
附戶科熊維典疏畧云臣現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穩兵餉戰守四
字改為異同恩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勸臣繼以方鎮惟筆舌之
是爭良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賤賤而恭軍輔飛章告宴端
自此始吸衍之害橫者概威者牟利人可為叛逆事可作營求
先帝十七年憂勤止有殿衛一節未免欽怨 先帝厚待宗藩而聞寇
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 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經敵懷十
無一二叛將跋扈肩背相望 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
藉 先帝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謀傳聞及今踵之尤甚於舊臣

誠不知何說也

兵科陳子龍疏畧云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故物今陛下入國門三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庫之下臣誠不知其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事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

起陞申紹芳戶部右侍郎江北督餉樊一衡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為南安伯
陞瞿式耜應天府丞徐一范鴻臚寺卿蕭士瑋光祿寺少卿起陞趙其杰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阮大鍼出山之志甚銳馬士英借危疆為名欲以河南巡撫界之眾議持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貴州孝廉士英至戚也

劉澤清疏劾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始疏劾宗周勸工親征以動搖帝座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再疏劾宗周疏稱州莽派臣為不臣請加重懲至是并及曰廣指其謀逆社稷其克詞更悍甚史可法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可法遂具疏言此疏乃黎止之巧鬼澤清隨具疏言此疏實出其手因可法偶問偶混答之馬士英方快心於逐姜劉用大鍼票旨云這所奏知道了不復致詰從此大柄盡倒持矣
澤清以武夫而強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為群奸効命逆莫大焉當斯時也文武一心內外協力士英大鍼輩方相慶幸謂天下事惟所欲為莫余毒矣究之士英傑戶於江上大鍼碎身於仙霞澤清傳首於西市亦何益哉後之謀國者而明此義當

亦憬然感悟惕然知戒矣

建原任南京禮部主事為民周鑣山東僉事雷演祚

周鑣於先帝中葉建言削籍與演祚等高自標榜而痛抑逆業中人玩大鍼恨之刺骨至是始疏授統鎮專攻二臣并及姜曰廣蓋演祚為戶廣庚午所取士馬士英欲借此迫弘圖曰廣之去遂乘連問演祚矣仍書其官河明二臣之無罪也二臣無罪而連所以著士英作威之實也而群奸背公樹黨固上行私之罪昭灼不可掩矣
內批起補張捷為吏部左侍郎

章正宸疏爭內批用張捷非制有旨前辭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陞何以寂無一言

內批一再降姜士英革蓋借為翻逆案也正宸身為史恆立長自當據法再奏不應以一疏了事然爾時內外之械已成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君子痛恨於士英也

賊張獻忠圍成都破之瑞王遇害前任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春間獻賊自岳陽渡江至荊州盡奔舟楫率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六月陷涪州蜀王告急於南京請速發兵西勦獻賊順流至佛圖關守將望風而逃進進重慶前任巡撫陳士奇在城巷力拒守四日而陷獻賊屠之老幼無有存者壯丁割耳鼻斬右手驅至各州縣不降者視此為例自是所至解甲投降勢如破竹士奇及道府等皆死之瑞王從漢中避難在城破聞官遇害

賊張獻忠破成都蜀王遇害巡撫龍文光等死之

獻賊至成都官民內潰遂不能守蜀王聞官遇難巡撫龍文光暨道

府各官皆死之溫江知縣施之炳已陞姚州知州陳撫留加愈事衛帥
千人訓練城破自刎死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同日被俘仁壽
知縣顧縉齡已降復殺成都知縣吳繼善已遁其有同年某先在賊
營招致之吳出授偽官妻子俱入營中後為賊草祭天文內一語賊疑
為識刺夫婦相對受極刑獻賊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
而懸榜試士諸之遠近爭赴賊以兵圍之擊殺千餘人遂奪有川
中偽儲大號偽改元義武以徐以顯為偽丞相潘應鰲為偽中書
舍人後逆閻敗奔陝西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賊據險自守不敢
出遣人與逆閻議和不果未幾獻賊亦死

湘禮科表彭年疏偽吏政侍即喻上獻將荆州紳衿開薦江陵舉
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不受偽撤萬策自經開先觸牆死

加烟戴新恩可法少保士英太子太師弘圖曰廣輝俱太子少保

劉澤清疏遺札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儲數十萬之餉倍十餘萬之馬
匹器械酒整頓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恐善日廣劉宗周不得實勝為
快臣不能隨輔臣急於一渡也今北兵已入臨清會師南下關賊已
道雒陽攻密縣如此光景北兵不至河關賊不至江不也

淮安自路振飛王變募集各防義士同心協力頗成軍團二人主任劉
澤清公行整踞散遺義士禁驚者藉之部下劫掠村落鷄犬一空
與田仰日夜酣飲清兵南下有問作何備禦者澤清曰吾為擁立
福王而來以此地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善地去耳
陞東提克東兵備郭正中充西兵備俱山東副使
凌綱馳奏亟宜乘機恢復命巡撫王變總兵丘磊速馳山東赴任又改

凌綱為御史巡按山東給勸功空札三百號 劉良佐移鎮壽春

左良玉開鎮武昌左夢庚惠登相俱加都督僉事

克東兵備郭正中奏清兵下東省 貴州巡撫范鏞奏蜀魁猖獗

行將順流東下 蕪湖主事陳道暉奏鈔關稅銀被賊入署掠盡

封鄒在我大興伯叙勳護太后之勞也 封吳三桂父長刺國公

馬兆羲補禮科武勇補福建道 考選推官吳道等知縣吳春讓等

太監孫象賢自北來以溫音留用 太監蘇養性請自先休養花道大

傳太后諭選中官群奄因肆行騷擾道路以目 偽太常寺丞項煜

等選到 長安街通都名誘帖誣誘吳姓劉宗周等皆出李沾手

總兵杜文煥提督巡捕 馬士英薦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進駐

建降賊臣戶部右侍郎党崇雅祭酒薛所蘊平陽知府張嶠然

太后南來加恩可法少傳士英少保

九月丁亥內批特授阮大鍼兵部添註右侍郎

安遠侯柳祚昌疏急用忠幹之臣等事奉旨阮大鍼前陞見奏對

明爽才畧可用朕覽群臣所進逆案大鍼並無贊導實跡時事艱

需人幹濟者添註兵部右侍郎辦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清操

左都御史劉宗周疏大鍼進退關係江左興亡乞贖成命有旨切責

兵部主事尹氏與疏畧云 意廟時崔魏煽虐士大夫喪耻忘君幾

成危殆之同垂至 先帝末載 天子下席諸臣或旬伏而敵得大敵

策以梯梁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

一逆案之阮大鍼即行檄四方何以折叛危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

惟曰使貪使詐不聞曰行逆若逆案可翻則崔魏亦可即周鍾諸孽

皆可使才省過矣

明大錄從廢籍起宜書起陞此書特授何不與其為起廢也蓋曰

此欽案問徒之人其以私交之誼特拔之因伍之中云爾或曰

先朝劉忠宣鄒忠介諸臣非自廢籍中推用者歟曰忠宣諸臣或以抗

在中端或以觸忤權輔皆忠貞自矢名著天壤雖在廢籍何損若夫

賊楊維恒軍是逆系之遺孽而先帝刑僇之餘也豈可同年語乎

詳書于冊所以著士英黨逆之罪也

內批蔣鳴玉梁應琦授給事中鄭瑜秦鏞補御史

內批陞福建副使郭之奇為正詹事

陞制凡錄翰林外轉者始得仍轉官詹若錄庶常散授臺省部

曹者雖備資直工亦不得玉署之堂又監司內轉必敘一級如布政二

品正陞三品京卿之類是也今郭之奇以戊辰庶常散授禮部歷任

副使一旦躡躋正詹此何說乎據事直書而士英顛倒舊章徇私蔑

法之罪著矣

陞何楷戶部左侍郎錢元慈太僕寺少卿劉若金通政司右叅議

辛卯上始御經筵

甲午大學士姜曰廣罷

乙未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丙申內批轉給事中陸朗留用

陸朗既例轉以三千金餽內奄即傳旨着留用家宰徐石麟質之內

奄曰已進御前矣石麟其疏言朗雖私狼籍應得方轉交還內臣

臣俾留非法朗即勅石麟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理而同轉御

史黃耳鼎亦疏言昔之按秦陳漢臨臣不測今之例轉徐石麟朋謀

暗害

噫善人國之紀也無善人則國從之今兩日間姜劉二臣相繼進位

隨有陸朗之事紛而起是尚得為朝廷乎嗚呼誰東國成坐至於

此千載有餘痛馬

清兵入宿遷

陸王濬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陸宗敦一張鼎延左右通政章正宸大理寺丞

馬士英請州縣童生納價免考

士英請令童生納銀准送提學收考後溧陽知縣李思讓多詐結

不肯奉行士英劾罷職

噫取士大典也而導之以納價是明示以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懷

利以相結也夫放於義准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放於利必至篡弒奪

據而後厥真書于冊而士英贖債辱國之罪著矣

復劉儵原官昭舊供職

噫國家之敗歸官邪也官之失德罷職彰也劉儵降賊行賄賣黃

洪既中已鑿言之矣乃士英毫無顧忌公行擅用其舊法亂紀

日中軍復有朝廷耶故特書以著其罪

下布衣士英明于獄

奉化布衣方翼明疏政祈克終事指捕馬士英等有旨送刑部問罪

陸宗憲宗數為微行正字曹輔上疏極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

事王輔奏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輔于柳州令士英孔昭等

朋比為奸朝端顛覆日甚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而布衣言之正當破格旌獎以勸來者而反下之干獄是士英之心猶然余深王黼之心也故曹輔遠竄而靖康之辱兆矣莫明下獄而北行之禍決矣

陞李沾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遂致任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再賞定家功擢沾今職沾固奏大器當日阻難也藏禍心故遠明此時事勢為何如哉僕力其事猶恐不勝乃汲於杜恂乎况大器原無可遠之罪乎書遠大器於沾淫官之下所以著沾違意殺人

之罪也垂訓之義明矣

遠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士英歎雪黃澍面科之辱無機可乘乃州疏覓楚宗朱或讓使上之言澍在楚凌逼宗室即奏旨遠問黃澍奏辯士英復稟旨或讓官非刺屠何至千里叩關 後授或讓為推官

雖黃澍面劾士英者也或讓之疏誰不知為大錯屬州况或讓隨朝以推官將公悲修怨而無忌矣澍豈肯從於僂乎故於澍與大器之遠並書十冊以見清君側之兵所懸懸也而士英與沾批禍辱國之罪此其案也

冊御史徐養心疏八自德州來者云山東有清國巡撫方大猷在魯張安豫牌到濟寧宜救王燮登為防禦開賊使孟長庚某江陵賊獻賊復有孔荆州之檄萬一頓流而東九江燕湖處一單弱不戰以金陵為孤注耶總督正法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欺飾失律之罪謂何史料熊汝霖疏言獻賊現踞重慶關賊將至成都意在順沅來下北使諸臣所恃為緩清之要着也左懋第請兵請餉望眼高懸王燮

殺印未頒馬價未給此何時而尚容姑待乎皇上既以阮大誠為知兵即當置之銜要若但優游司馬之堂樞輔已饒為之何須添此准揚巡撫田仰疏為劉澤清請餉有旨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法苑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者與劉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造宅於淮安深遠壯麗無比大興土木日費千金田仰與之共事但知請餉而不知餉之所從用也

浙江巡按任天成疏浙江紳金汝鵬繆況身污偽命張噴其方允昌為賊親任一婦一未婦李桐徐家材俱授偽職庶吉士曹鼎其爾陳觀學濂為賊所留止學濂痛憤自縊諸紳猶戀身家臣謹安容命驅還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 先帝初登極正賓疏奏徐大化潛任京師奉 旨着五城驅逐阮大誠甫出山亟以此答之

大理寺卿鄭瑄疏蘇松督糧道程由才能可大用適有卿仲彭秋祥事委事相計有旨着該部從重議處 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 太監釋贊周再選進六名工科李維樞疏日來道途艱澁不擇配而通門皆云四王兩中貴強取民間女以備官悖有方士營楊家婦家少女白刃母六後并亦太不成舉動矣

述東陽知縣孫崇文卸履其介酷激變地方故述 陞馮廷綸福建布政使孫朝讓福建按察使 命黃得功移鎮廬州高傑徐州總兵王九成駐岳州馬進忠荆州左夢庚掛平賊將軍印總兵盧鼎協守武昌杜弘毅出鎮池太內閣題授中書百餘人 陞周汝璣福建左布政葉重華廣西按

察使 徐之恒補御史余鳳補文選司主事 楊文魁監軍鎮江

總兵黃斌御駐九江鄭鴻遠駐鎮江黃斐駐采石

高弘圖請開館修史又請設起居註 安遠侯柳祚昌乞侍經進

王揚基李乾德各戴罪往督輔王應熊軍前督畫

馬士英奏補張成禮都督僉事充山東總兵官 加王之綱通冠將

軍充河南總兵官 許定國報擒獲陳州偽官惠在公等

賜降賊被殺太監李鳳翔謚恭壯子弟桂世隆錦衣以六瑞轉贊周

出其門下故也 太監谷國珍奏請監司總兵以下悉勒令行屬禮

考功郎中梁羽明自陳昔年冊封福藩即陽推官朱翔辦自陳孤城

抗賊其子常洪殉難俱奉旨優叙 淮安生自談自陳守淮功序之

加舉人劉泌兵部職方司主事宣諭四川即留督輔王應熊軍前督畫

劉澤清疏薦張鳳翔李棲鳳可預重臣之選 高傑為降賊尚書

諸臣請從末減 御史黃耳鼎疏論劉宗周妄議從逆有旨著察明

遣行人洪維翰督催錢糧 太監袁昇請催各處鈔關稅銀

太監韓贊周請大婚禮物著光祿寺備辦 高傑請瓜州奉與印信

並稅助軍 河南巡撫趙其杰奏請餉銀命給銀十萬兩

諭北京舊官南來兵二部報名費用 馬士英奏張亮水城戰功

命鴻臚寺官宣諭大學士高弘圖入直 存問舊輔錢士升傳冠

叙迎太后功劉孔昭等各陞一子錦衣千戶 撫寧侯朱國弼進爵

保國公 子懷遠侯管延齡一子文隆入監 田仰辭到光時享

萬元言回太僕寺管事 補蔭久故侍郎沈子木一子入監 錄楊殿

後一人為散騎 抄沒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家產

立開細助工事例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武英殿中書一千兩內閣

中書二千兩侍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衙一千兩監紀職方五千

三千不等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

賤如狗蔭起千年塵貢拔一呈首掃盡江南錢慎塞馬家口

大旱

自四月不雨以三九月雖在：祈禱竟無滴雨蘇常尤甚高區遂不

能揮時宗禎十四年旱極矣猶未若是歲為龍河水竭流震澤澤沒

塞囊可渡老人皆云百年所未有也

連原任簡討方以智

以智歸庫辰進士加簡討衛克二王講官者御史王孫善論其既

虧臣即復撰偽書以亂是非故連

陸黃道周禮部尚書陳盟謝德溥禮部右侍郎俱協理詹事詹事

子真阿衡謚忠毅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臨雲城下阿衡時為劉遠總督方與鎮監

郵希詔稱壽必飲飲滿百盃中百歲之祝飲畢醉不能師遂遇一

甜清國山東巡撫方大猷承選豐沛二縣知縣胡承光胡欽光列任

子殉難大學士范景文等謚

景文文貞倪元璐文正周鳳翔文節馬世奇文忠劉理順文正李邦

華忠文施邦曜忠介王家彥忠端凌義舉忠清孟兆祥忠貞吳麟徵

忠節吳甘肅忠節中住胤節忠許直金鉉俱忠節陳良謨恭應陳純

德恭節成德忠毅孟章明節忠

子殉難大學士孫承宗謚文忠已故大學士何如寵謚文端

子均難忠安伯張慶孫等議

慶孫忠武李國禎貞武鞏永固貞慈劉文炳

子國初陶安等議

陶安唐同俱文獻孫炎忠愍王惟莊忠許瑛忠胡深哀節

子將欽等議

將欽忠烈陸震並陽俱忠定何遵忠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

劉毅孝毅林公蒲忠恪唐寅忠獻李翰臣忠毅劉平甫忠賢唐執忠

潔同憂忠愍張英忠壯 諸臣皆正德時死逆查劉瑾之難者

子却時左副都御史左光斗等議

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俱忠毅周起元忠憲繆昌期文貞表化中

忠愍李應昇忠毅黃尊素忠端高燦忠貞顧大章裕愍 諸臣皆

天啟時死逆查魏忠賢之難者

各十月吏部尚書徐石麟罷

馬士英欽用張捷使陸朝黃耳內通疏攻之又一番居間欣陞知縣

某為吏部右副之奏聞於上置不省乃再疏乞休遂罷

明臺省例轉軍軍職也即使是非混淆亦必在廷諸臣據理執奏而

被處之人不得置一辭焉今陸朝黃狼藉著例轉捕輕乃公然據

戈相向干涉黨紀莫大乎是爾反用其言而違石麟之去是導之以

犯上之逆也去順劫逆所以連禍士英豈未之聞耶再考成長謀

惡方欣以為得志國之亡也何日之有

清兵入濮州沂州

陸祥學龍刑部尚書陳張作揖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禮部尚書錢謙益疏懇臣報國心長等事內條列四事一曰嚴
內治二曰定廟算三曰振紀綱四曰惜人才定廟算款內有云
先臣孫承宗有言以文統武極是弊法臣觀三十年文臣出鎮
專征鮮不償收其縛有成算克奏膚功者承宗之後為士英一
人耳 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復復以閩事付鄭芝龍
而嶺海無虞此守任武將之明効也臣以為此地添一撫彼地增
一督者挑衆解無裨邊事不若專任武將進取全局一以異之而
以公忠博大之臣挈持其綱領提擬其精神庶可以坐策其成
其惜人才款復分三事一曰資幹濟今天下動稱乏才非乏才也
分門戶競愛惜修恩德即其胸中了然如暗者之不能言也
之不能羅有物以限之也今世人才當推疏剝落之後以真心愛
惜以公心披訪庶可以共濟時艱臣請舉其所知有英穎特造
之臣如蘇奕琛湯元颺祁遠吉何謙者謀因任事急病謀更之
選也有老成典型之臣如唐世濟范鳳翼郭之麟尹仲章李佺
王相說者端委廟廊疏穢鎮浮之選也其有公望著聞地翔應
拔者舊詞臣余煌道臣陳洪謚之流也其有才品卓犖淪落可惜
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胡周萬道臣李嗣京李瑞和府臣李恢
先部臣譚貞忠郭昭封之流也伏乞 敕下吏部令廷臣各舉所
如期於極時凡濟世用不復以黨論異同徒滋藩棘則人才日
出世道漸夷矣二曰雪冤滯 先帝欽定逆案所結正奄兒姪
子獻媚贊逆之罪狀而定案諸臣未免軒輊有心上下在手故
出故入往而有 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板阮大鉞而用之矣若

虞廷陞以京營建祠不盡題削奪者也揚維垣首糾崔星秀者
也虞大復以冤莫左光斗幾致重譴者也吳孔嘉以報復父仇
帝速周昌晉以持論依傍定案者也伏乞救下吏部詳察本末
酌量錄用其餘果有真正冤抑如六臣者方與昭雪詳其自新
用以成 先帝懲輝之志昭國家平明之治亦決群破黨之一
端也三曰極流離今燕都淪沒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國者
所宜接濟安插擇其能者官之無使顛連項尾有悔來之思進
士王崇簡建平令高揚孝廉孫奇逢等通跡畿南水鄉不臣聞
清開闢三千餘里遣人貽書告臣誓歿結伴而來九死不悔又
聞山東河南舊臣故家結寨聚兵日夜冀王師之至朝廷可無
以繫其心慰其望乎三輔長吏歎慕漢官之威儀沙州子弟號
憫唐世之冠服臣讀史及之每為流涕伏願陛下加意收恤以
南宗之遺絕歸正人為戒則亦恢復之一皆也內務奏琛曾以復
社故抗疏攻臣心知其誤殊為惜之事過已釋然置之矣天下
多事將伯助予中流過風胡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仇况臣本無仇於英琛乎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
私斷送社稷斷送君父何忍復師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見
先帝於九京乎逆案之故入者賈維春阮大鍼皆慷慨魁壘男子
也周宗建之攻逆奄也大鍼實贊其議安有奮臂甘引人以
攻奄而身反為督導者乎賈維春家居時願大章被逮過新御
繼春策高錢送灑淚贈別已而有法司定案一疏解死者之孽俾
全生者於困圍斡旋推挽極苦心而反坐為罪案不亦冤乎

他如馮銓以中救終昌期周宗建被逐去位者也而不免於入
房杜麗清兵備鐵輔投井死節者也而終不得出呂純如與董應
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枉聲淚俱下其生平可
知矣有旨蔡奕璠楊維垣等者吏部分別酌用行奉未免太濫
條陳字數踰格以後還宜詳慎

時為阮擬畫詞 欽案權用楊維垣諸人以錢為東林領袖
欲令錢疏薦以塞眾議以立誘錢：遂出此疏

按虞廷陞疏奏何士晉黨護王之案批發宮闈又奉孫居相
力薦李三才急宜疏革者 楊維垣疏奏王之案張差之案
又奏孫承宗柳河之失及窺崔呈秀失勢出疏糾奏猶公然
頌逆奄曰厥臣忠厥臣不愛錢厥臣為國為民者 虞大復

為南禮部時逆祠落成特往上區領對職者 吳孔嘉拜逆
奄為父得登爵甲黃山之案貽害一郡 周昌晉疏奏經正已
又各虛化繁與李蕃李魯生為逆奄幼博擊長安有一周二

李其權莫比之語 賈維春於逆奄播惡時疏楊左事通王
安倡為移宮之說逼辱康妃逆奄遂播旨楊連等雖逆賊身
故願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定就依這本上說將諸奸罪

狀着文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者 馮銓導逆奄殺熊廷弼
因構成封疆之獄誣楊左六君子以納賄致連莊項命其去
位也以與崔呈秀爭寵呈秀譖之於逆奄致終周之逮在山

西地撫本內案出銓正在東閣不聞有中救之事大鍼辦完
疏云馮銓合門均難此疏云房杜麗投井死即如出一口

命復張縉彦原官總督北直三省軍務

縉彦乃 先帝拔授兵部尚書降賊者自言在河北收募義勇誅

逆偽官大學士王鐸保之故有是命給空札二百委署文武

命復王永吉原官總督防河

先是家宰徐石麟疏薦朱大典王永吉馬士英以賄不至稟首王永

吉身任總督致北都淪陷朱大典駐紮狼藉 先帝嚴追未結何得

賤職推舉及王永吉賄至士英乃稟首依擬用故有是命

縉彦身任中樞王永吉濫膺節鉞而皆偷生降賊正前諭所指督

撫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者也即當立肆市朝以信前旨以

正國法願貪其厚賄反赦而用之何歎欲使功耶則二人之功已見

於天下矣欲使過耶則負君事賊此何等過而堪再使耶廟堂舉

錯如此而祈將士効死綏之即委克敵之勳是備揚標以彈塵抱

薪以救火固知其必無幸也

起補張孫振四川道御史掌河南道印

孫振先年巡按山西糾劾學道袁繼成貪污合省不平巡撫吳維特

疏保舉繼成反列孫振不職諸狀奉 先帝旨提問連成至是阮大

鍼等方與姓等為難遂起孫振原官掌河南道事

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弘圖家甚富山東遭亂後織悉無存惟一幼子自隨及入政府與父

憂協心以中興為己任及馬士英為政事：担攝連工四疏乞休既罷

寓居吳門僧舍幼子附村館讀書已遠居會稽清帥以書招之弘

圖不啟封逃之野寺中以幼子托館客未幾卒

誠意伯劉孔昭弒其祖母胡氏

胡氏為劉尚忠繼妻實生萊臣尚忠卒萊臣幼孔昭父蓋臣庶出

也權攝代襲蓋臣卒孔昭復據之萊臣不能無言及孔昭任攝江請

萊臣潛斃之至是胡氏出揭謂蓋臣係出婢莫氏巧靈所生不應奪

嫡并列孔昭殺叔事孔昭急令人繼殺之

明臣弒君子弒以凡在官者殺無赦叔其人懷其室汚其官而潛為

蓋君踰月而後舉爵今孔昭既殺叔而奪其位矣又上弒祖母此真

元兇巨惡凡民罔不惡也而司寇不聞聲執逆之罪罔列不聞有沐

浴之請三綱淪九法教人類於是乎絕矣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

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孔昭黨邪害正比周為惡則不可以為臣以

孽戕嫡濫血祖妣則不可以為子而猶抗顏五府之堂百官象之其

又何諱焉然此仍書其將以無疑詞何也曰弒祖殺叔之人其惡猶

得於賊而後著乎

劉澤清殺其叔孔和

孔和歲時澤清奔走其門及連郭復及抑孔和殺屬之一日以所作

詩示孔和曰好孺孔和戲曰不作更好澤清色變亡何孔和率

二千人渡河思撤召至責以逗留斬之

明澤清與孔昭皆悍然操戈甘為士英輩劾削除國一時之傑也而

俱有殺叔之事前孔昭書爵以為不待貶以見惡今斥言澤清所以

示貶乎曰吾楚人滅楚春秋不以滅國姓之罪：之謂不以人理待之也

今澤清殺叔視嘗文無少異是不以殺叔之罪：之亦不以人理待之

也斯得春秋之意矣

性張捷為吏部尚書

性陳盟為吏部左侍郎

特授 欽定逆案充軍楊維垣為通政使

惟昔張捷力薦呂純如極口辯寃 先帝曰他已曾辯過只是開端

不得至哉言乎真 聖主洞鑒人情之明維也今以大獄一出而楊

維垣軍果相繼冠矣維垣原任御史應書起陞而不書者蓋因此

成卒也若安拔於成籍者然故書特授書特授楊維垣意可見矣而

必曰 欽定逆案充軍何其詞費而不憚煩也春秋之法言之重詞

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維垣之起惡之大者也維垣出而直翻

欽案是日無 先帝也維垣出而重申要典是再推逆賢也維垣出

而更理三案是 神 光兩廟在天之靈咸勿妥也維垣與楊維垣

者之罪直上通於天矣詞煩而不殺而誅亂臣討逆子之義最矣

趙陞朱繼祚禮部尚書協理庶務事察奕琛吏部右侍郎

陞劉女行劉若金俱右舍都御史安行提督浙直市舶屯田若金提督

福廣市舶屯田兼珠池海防

特授吏部右侍郎既大誠巡江蘇

先是馬士英題樞務煩重等事內稱察閱水師尤為目前緊要既大

誠素著才畧且習於江上情形久堪委選其沿江武職不才疎防貪玩

有司昏愚急事守備不設者俱聽大誠恭履并乞兼右舍都御史銜

以便行事大誠隨具疏畧曰天下事急矣北邊一舉已全被黨人斷

送刺下南邊再不堪斷送矣根基初定寇虜交紅凡我臣工請問

寇如何勒虜如何款兵如何招入如何練餉如何足又如何運籌鎮

如何聯屬寨象如何撫安君父之封疆與自己之性命全懸置之高

閣毫不料理惟日從事於構閣之場不亦大夢不醒之甚哉 先帝

神明英斷原非喪邦之主而前此諸臣必欲結黨以勝之歎不獲展

謀不克成欲用者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令去諸臣之黨與難成而

高皇百戰之乾坤 先帝一家之性命業已破壞崩頽矣把持構閣之

臣究亦不允縊者縊溺者溺拷者拷斃者斃其喪心從賊狼狽逃

回者天誅不漏名臭身駢回頭猛想其當日苦 結黨以孤主勢者

自己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其陞辭疏云從來巡行之役滅賜後嚴

關防絕饋遺破情面此深官箴立聲名之事為佞吏所難而稍 自

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嗟 御極典之駭乘而破柱莫

伸於大敵充于陵之刑操而陸沉固救乎神州正恐溺職有委去踰

關執法其間不能以寸耳又云臣自髮漸生丹心未老一飯之德亦不

負人何況君父再造之恩理頂難酬之過倘大馬不伸其報即豺狼

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初即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願與二三

同志實濟之臣交勉而矢之天日者也

按次年清兵南下大誠片等奏屢隨即投誠為清帥所薄後

隨眾征閩度仙霞嶺南陟嶺而下清帥令從騎自後躡之人馬俱

隨糜爛以死嗟乎當其州諸疏也自負忠義而青備諸臣可謂盡

矣則宜其任事後另有一番料理中興之績彪炳天壤使諸君

臣死者抱愧生者頌烈可也而何任事以來仍日從事於構閣之場君

父之封疆自己之性命依然置之高閣大夢不醒殆又甚焉且行用者

如楊維垣唐世濟輩皆用矣所欲去者如姜白廣劉宗周輩皆去矣

究竟高皇帝戰之乾坤正一家之性命作何下落也迨至管帳
叩首伏地痛哭不得與極者亦灼難之名且不得與使復
賊者享富貴之奉所謂苦結慮以孤王勢自己亦何便使利益
有者大誠大何明知而故犯之耶至於大馬不伸其報射獲其食其
及滿賊負委去踰關散法其間不能以寸等語則又何大言不慚也特
為指出以備夫鏡之始

御史游有倫疏今日國事混淆離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
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亦思嘗人所不忍道者噴
於君父之前其視皇上為何如主乎室者中稍動規諷即指以為望
相戒結舌所謂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御史胡時亨疏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勅臣之口至從賊偽官借
軍前蒙面求進武臣不効命謂文臣擊其肘今天不武臣擊文臣肘
史料都給事中張希夏疏近時位署無嘗按舉臺道筆金覓穴營
求不止如往日之計典可翻則明歲之大計可以不設矣
清國章總兵入濟寧駐扎詳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下諭各州縣
預備糧料伺候

加李成棟鎮徐濟軍駐徐州李朝雲改後勁李世春駐泗州賀胤昌
駐揚州各充總兵官 總兵卜從善駐蕪湖 許定國開鎮睢州
命黃得功劉良佐合兵駐鳳陽 命王永吉駐徐州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命總兵曹友義提督黃河水師金聲桓改湖廣河南二省按勦
總兵丘壽報青州陷嘉子白沙祭海將回家眷下海北發 給鄭鴻達
鎮海將軍印 袁樹伯嘗應侯萬壽定國復命請印給之

馬士英請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以隆接待北使之禮 丁啟濟
丁魁楚合奏有侍郎金之俊保舉二臣清撫遣人持徵文至為刺
佐所獲謹合辭待罪 丘壽率百餘騎至安東栢永龍王遵化避
至署伏兵擄之 河南巡按陳潛夫私自回籍命浙江撫按察明
逮浙江巡按左光先
諭左光先力庇介令流毒東越著與姚孫葉俱革職提問
逮原任禮部郎中周仲璉

仲璉與吳昌時同入宜興之幕宜興敗仲璉捐金數萬營免遣聞
之變則髮潛逃至是刑科梁 論其卑污無耻故遣
附劉澤清設立水營薦降賊臣黃國琦為監軍御史胡時亨疏
琦施鳳儀補用臣實駭然黃則偽吏部掌珠封者施則管儀仗時
賊不可用亡國之器願自備千金重造此何等入而可復辱珥行乎
賜內卷王承恩謚忠愍立祠以降賊拷元王之心七卷附祀

兵科王士錄奏李述祖朱元臣偷生負國有愧諸勳 南和伯方一元
梁為降賊被殺諸勳臣朱元臣十五人請卹 戚臣李誠臣奏要典始末
諭兵部臨淮侯李述祖奉命守城陷君亡偷生南竄者嚴議
史可法為北歸諭德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高傑軍
太后從人王籍王無黨俱授指揮世襲 百戶魏棟等自言危衛之
勞准各陞一級 西宮舊國落成賜名慈禧殿 行人莊則敬自言曾

事福恭王命與考選 駙馬齊賢元疏稱劉孔昭其戴功高賞不足酬
命吏禮二部再議 齊賢元寓居被火孔昭代為求助命給贖元千金
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駮馬士英奏旨奕封准赦免罪輔贖賄係親弟

首傷指駟肯儒既故未完銀六萬兩着于江廣名下進完無休肯儒
減吳昌時賍銀十之五 錦衣衛馮可宗捕得江陰知縣郝明微行賄李
沾馬士英代為之請有旨姑不完 諭吏部郝明微原非行賄准復原官
命太監孫元德往浙直福三者金光既價一應年額開稅銀兩及兩
浙望清條練商價給引行並隨徵隨解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御用
需迫請差內負各處催徵 頒戶部印單給州縣實填銷數
戶科陸朝疏論徐石麒內云即王恩任為趙之龍所薦何得擅署察中
陸朝又疏徐石麒以巧詐文其貪劉宗周以迂腐托於正不得真才真
品如王驥鄭瑜昇以節鉞當無多讓 御史張孫振疏追論鄭三俊
吳姓劉宗周并及初彪往 始磨張明弼疏許周鍾險惡
諭禮部百姓萬家宜無淑女者博訪細選 命韓贊周按門嚴訪淑
女宦家富室有隱匿者四鄰連坐 韓贊周請選淑女於杭州 命太
監田成李國輔各路選送淑女 時上深居禁中惟飲燒酒淫知女及
伶官演戲為樂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比濁亂朝政內則韓盧田張
外則張李楊阮兼以東平與平選制朝權操縱使使抗吏事邊
警日見急逼群小乘時射利咸知為不久矣時有對句云劉阮非仙
人先後劫弘光之土地中馬皆畜類南北鎖中國之冠裳金星
戴英補兵科 張象陞精膳司員外 例轉御史黃耳鼎仍補原官
御史何給巡按淮揚王化澄巡按廣東胡時忠巡視屯田 霍運巡漕
張捷補授中書百餘人又題監紀通判推官數百人 馬士英奏杜文煥
先年戰功 改太僕寺著于南京 寄流寓諸生于淮安府學
監軍楊文聰請弘佛教以扶王化 監生將位上累朝實錄

甲乙事案 卷上

周藩安鄉王駐無錫 杜王堯謹曰端 祁陽王駐邵武 言貞王子
慈輝嗣封 西鄂王駐寧國 周藩駐汝王寓常州
命鑄弘光錢
改授彭選應為御史遇賊散為大言謂馬士英曰岳忠武言大快文
臣若不愛錢高爵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愛死方餐其身以有待
管紹寧請予謝于宣祭奠于宣官行人為闖賊追駐拷死者
河南勸農尚書丁汝濬罷 命文武官俸盡支本色
子殉難李邦華王章各隆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子五在晉祭葬
崇禎元年揀苗入犯大同殺慘甚慘在晉時為本兵隱匿不報為
御史吳玉等論劾有 旨削職回籍
子原任登州許士柔榮英
士柔嘗翰林曾與高公攀龍 贈官制中書挾摘其語獻之改唐時
輯成書國遂具疏題奏降詔
十一月甲午清兵入海州
既破持獄囚盡放仍回兵泃口又沂州駐清兵八萬分路南下一向
沐陽一向邳州一向宿遷又牌行鄭城縣催辦軍糧
乙未端門西旁舍火
風陽火 祖陵地震
大理寺卿鄭瑄罷 應天巡撫祁彪佳罷
陞王驥太僕寺卿王國賓光祿寺卿
陞何騰蛟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雲貴軍務楊鶴回部用

陞曹勳禮部右侍郎署掌翰林院事

程正揆與國華俱論德沈廷嘉劉同升陳之遴劉正宗俱中允

用錫田仰報清兵已駐沂州哨馬至涿陽途人趙福星為伯達兵備統

兵鎮守 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固守待救

史可法疏三月以來一兵未出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黃河以北志

染程種近見北示公然以逆加我辱我使臣是和斷難成也我即臥

薪嘗胆枕戈待旦尚恐無效於事今觀廟堂作用殊未盡然臣懼恢

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省之煩費朝夕之

宴飲左右之獻設宜一切罷絕即事關典禮亦從儉約蓋賊一日

不滅清一日不靖即有官室錦王豈能享用必皇上念刻刀塚

舉朝之精神庶乎天意可回耳

命鄭鴻遠節制江至海門 命王永吉督塞汴口 命御史蘇京

駐廟灣防海 楊文聰請于金山圍山建城 黃斌卿改駐安慶

事且奉先殿上樑 加劉洪起總兵銜 加劉承胤右都督

郭維經總辦新任有首者其欺卸 戶科羅萬象以四奏接餉討保

獎太監高起潛冒險未歸忠義可嘉 工科李清為榜死諸巨彭瑞

頤銓李逢申請卹 追論江西功蔭解學龍錦承千戶世襲

諭吏部王孫善與李沾同事有勞一體優叙 劉孔昭以定策功進

侯不受馬士英票旨獎之 吏科抄卷安遠侯柳昌祚所薦程士達

富賈駭豎不可選用 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敏與化沿海屯田

陳燕英陞吏科右錢增兵科左兵希哲補工科屈勳補吏科高

允孫曾個補御史 御史沈向巡按湖廣 王變為兵部引罪

限中官禮冠三萬兩膏冠一萬兩下戶部持辦 命蘇撫屯田大壘山
給浙江總兵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孫維城襲討懷寧侯補給鐵券
馬士英請加九江通取廷錄太僕寺少卿令往雲南調臨安土司沙定
洲兵馬一萬從建昌入川允之後沙兵至者咸為亂撫鎮皆定沙遂
入省城據之 馬士英請推酒助餉下部行之

停冬至卯祀

癸丑上不豫命馬士英大閱

上疾幾殆閣臣入候祥奄竊有所指畫良久乃退得上崇飲好羅羅

出群奄田成為最大臣皆因之國寵政以賄成人為之語曰金刀莫試

劉長弓要上往求田方得祿買馬印為官

陞張鳳翔兵部尚書總督浙直軍務兼蘇松巡撫

陞虞若騰李永茂俱右叅都御史巡撫鳳陽南贛

連原任昌平巡撫南河何謙等

御史沈寢奏疏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丘祖德黃希憲曹化龍為士

英票旨縉彥永吉免究何謙等法司提問

追贈典宗子燾為兵部王燧為銜恩王獎為徐宸王孫文奎為恭隱太

子文莊為原懷王

于己故翰林沈懋學等議

懋學文部集註文瑞張邦紀文懿陳仁錫文莊

附書王移居台州 穎州生負靈鴻上七政曆 高傑請籍汝周廷儒

財產不允 劉澤清請禁巡按訪拿奸惡 清兵萬騎下河南
陞李希沆兵部右侍郎尹仲願光祖太常寺少卿俱添註

十二月陞高斗樞李乾德翟式邦俱右金都御史巡撫湖廣四川廣西
福建右參議夏高綱助餉逮之

高綱為漳州分守道進贖銀萬金助餉馬士英怒其不以充私徇而
公家是急也票旨以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况汀寇猖獗贖地
方著革職提問

發高綱以助餉被逮誠非其罪然使尚綱廉以律已惠以字民雖
馬即之筐篚充斤而漳海之寒流自韻士英將以何罪：之乎上書
助餉下書逮者是綱上與有罪焉蓋規之以端本清源之意也

乙巳北使陳洪乾南還兵部右侍郎左懋第不屈被執

懋第等奉使北行八月至滄州洪乾遣人先致吳三桂封冊三桂不
敢封賊奉攝政王清撫方大猷示以攝政王命有未便不為教之語

九月至天津原任錦衣駱養性為津撫遣兵相迎至楊村士人曹選
金鑲孫王彊謁見言報國之志懋第著以參謀至河而務贊畫王
言貴二人名帖送內院四言馮銓謝陞等辭色俱溥却帖不收十月進
至張家灣聞以四夷館處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恭謀陳用極曰
此事所關甚大不可不爭洪乾無言懋第力爭乃改鴻臚寺十二日
奉御書入正陽門隨宿鴻臚寺閣防其嚴水火不通十四日內院剛
令榜什十餘人乘美服佩刀直登寺堂踞上坐指地下種令懋第等
坐大聲詰責謂江南不應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將十月下江南懋
第一：抗拒聲色俱厲剛榜詎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懋第終不
屈乃持國書銀幣去懋第遣參謀陳用極以謁 陵及改葬 先
帝 先后請俱不許遂陳太宰於寺廳率將士哭三日二十七日有

數十騎來進行出永定門十一月朔至天津疑養性有私於二人刺職
逮問四日至滄州十里鋪忽數騎遮懋第執之四京止太醫院通某
甚嚴懋第上攝政王啟不報時從行者自分南北副將張文才楊達
春劉英止滄州洪乾南行至濟寧北共始還洪乾入見言清必南下
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

明必如萊公之氣懾三軍而後潼關之盟可固必如志武之感震兩河
而後紹興之和可成今也武臣但知一逃文臣止辦一降國事尚堪
問乎書以乾南歸而北行之禍決矣若夫受命而出有死無貲若第
誠不辱君命哉書官書不屈被執所以著其節也

楊維垣疏請重中 三朝要典

維垣疏云張差風癩強坐為刺客者王之案也李可灼紅丸謂之
行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為垂簾之榜者楊廷也劉鴻訓文
某只圖快心驅除其已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頌天下必不容
緩也今要典已為黨人所毀乞命禮部購付史館

楊維垣疏論故輔韓爌并請卹用劉廷元等
疏云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重之獨臣不肯附和已之變有一
非爌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本不公之逆案臣與阮大鍼皆以不附楊左而
入乞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曹維春
徐揚先岳駿聲雪之而卹之周昌晉徐復陽虞廷陸郭如閻曹谷
陳以瑞李寓庸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尚臣楊兆升
袁弘勳徐卿伯水佳胤發憤此案者亦宜卹之用之有首下部
謹按當時楊維垣錄成籍板置九列於國家安危大計不聞有所教陳

惟以背君父載逆賢為第一此何說乎蓋以己之變為煥罪是時煥為首輔誠當為法受過矣但丙子之變為首輔者溫體仁也體仁反以城守加恩矣戊寅之變為首輔者薛國瓚也國瓚今且公然訟寃矣且體仁之時秦晉豫楚遍地皆賊甲戌之禍震驚 鳳陵較之於煥何啻天淵今體仁削謚則舉朝稱屈雖恒不聞糾正也逆賢既敗雖恒疏秦崔呈秀猶公然推重曰厥臣忠厥臣公厥臣為國為民豈得不入逆案乎推重在逆賢自應不肯附和蒲州自應與楊左相逆又何待言耶嗚呼 三朝要典是逆賢之私書 先帝所授敕者也在大鍼則曰要典具在可覆按在維恒則曰要典一書重頒天下必不容緩豈不天日昭之今甲奉之乎充其意直當追復逆賢軍國之爵者直生祠畫還舊觀而 先帝即贈楊建諸臣皆行削奪而後快於心歟孟子曰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不待長江失險而後知 高皇之不祀也嗚呼

下僧大悲于鎮撫司 大悲係故徐濟藩宗人杜言受 先帝命已復王爵又狂言 先帝實未晏駕指斥上云：戎政趙之龍緝獲奏開遂下詔獄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上從賊六案

一等應傑宋金如等二等秋決光時亨等三等應統贖陳名夏等四等成贖王孫惠等五等徒贖錢位坤等六等杖贖潘同春等存疑另議翁元益等 又奏請寬貶節倫生諸臣如何瑞徵張若麒楊規光究崇雅熊文舉等二十人應候三年定奪 聯閣逆犯順禍廷 九廟爾時在廷諸臣雖軍旅未學不能滅此

朝食而祿不避難自當舍生取義願泥首賊廷乞憐搖尾惡莫大焉為司寇者正當申明刑典肆諸市朝其竄跡避方者亦當坐家屬以叛逆之律廢法紀整肅而人心震懾矣今乃徇於情面昏于利慾竟察從寬政何耶且從賊何事而云議贖偽命已受何名存疑情真罪確何待三年學龍此舉深負其職矣故書其官以著其欺法之罪 附高傑薦舊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龍劉同升章正宸趙士春為眾正吳姓鄭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宸姜採無愧社稷臣金聲沈正宗夙儲經濟 史可法初至傑營中頗為所困竭力調劑乃得相安久之傑且願為史用此疏之所錄也黃得功劉澤清皆欲與傑為難士英知傑之向史也亦心厭之矣

張縉彥分委諸將防河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維屬李際遇 馬士英奏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劫忠隨自票旨孔昭澤清俱進侯爵文光加京卿用 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命王永吉聯絡高傑劉澤清張縉彥分布河北黃得功劉良佐移駐近地以援和宿 馬士英保薦胡國貞等悉加總兵銜 進馬士英少師 命史可法合兵援邳州 命都督牟文綬鼓銳先赴施州 劉澤清薦舉降賊臣時敏乞仍以兵科開元大懼山 陞賈登晔四川總兵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蔭孫濟中書舍人 馬士英追叙巨盜程繼孔功加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子太監孫象賢孫珍弟姪隆錦衣世襲 復王永光姚思仁原官 定勇衛營萬五千人 監軍宋劄請採礦銅陵 馬士英奏酌酒之家每斤定稅一文

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以世子尚賢襲位來告 荆王寓居九江

義陽王駐太倉 宗王世子慈愷寓居温州 馬鳴定陞湖廣參議

封于謙為臨安伯遣太僕主簿陳濟生致祭 仇嘉慶陞刑科右

唐庚人秉鍵求復王爵不許命居廣西之平樂 馬士英遣叙臣盛程

繼孔功加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上居興寧宮愀然不樂太監韓贊周言新宮宜權上曰黎園殊少佳

者贊周泣曰臣謂陛下追思皇考耳乃作此想耶

史料抄恭陳爾翼頌瑞有諸臣心厥臣之心語而慎行久掛吏議大

計慮多楊兆升亦係察處之人近皆薦於抄出慎之

卹贈宋學朱大理寺少卿

崇禎十二年正月清兵臨濟南學朱以巡按城守城破死之

特授 欽定逆案問徒吳孔嘉為翰林院編修

復陳祖苞原官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直入畿內祖苞時為順天巡撫與東撫顏繼祖

保撫張其平俱以失事被逮祖苞自盡獄中張顏皆正法

迨于俞通海等贈諡

贈俞通海為國公翟能平陽伯俱謚襄烈謝貴英山伯莊得分水

伯俱勇愍馬宣全椒伯謚貞壯朱鑑含山伯謚壯愍

予方孝儒等諡

謚孝儒文正齊泰黃子澄張為盧原質俱節愍陳迪景清胡問俱

忠烈鐵鉉忠襄王叔英文忠暴昭剛烈高翔茅大方陳思賢俞逢辰

俱忠愍葉福節愍周是修王良俱貞毅練子寧徐輝祖卓教俱忠貞

甲乙事案 卷上

王良廖昇俱文節黃鉉忠獻曹鳳韶高親俱忠毅戴德毅魏范俱

毅直姚善顏伯璋忠惠鄧瑾貞愍陳性善忠節曾誠果慈胡子昭介

愍劉璟剛節黃觀文忠夏問工科李清曾有所請至是即覆行之

庚辰命婦入賀

癸未殺布衣何光顯於市

光顯疏請誅奸臣馬士英劉孔昭命戮于市籍其家

明宋太學生陳東請誅蔡京等六人又請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

伯彥適撫州布衣歐陽澈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乃同斬于

市迄今東澈之名千古猶生京等之奸婦孺皆得指其罪

之以彼較此孰得孰失書殺布衣何光顯者殺無罪

孔昭之惡真國人皆可殺者矣



甲乙事案表下

弘光元年春正月壬辰流星入紫宮

明按中宮為天極宮旁三星主三宮木大星為正妃餘三

之屬環以匡衛十二星為藩臣皆曰紫宮其餘星各有舍迤退疾徐

或守其度反則為災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而流星突犯其宮是以

下犯上君臣皆失其據也使爾時為君若臣者過災而懼痛自脩省

庶可挽回萬一頓泄然惟酒色是奉皆賄是崇私怨是圖坐至國

事於元解也悲夫

癸巳大雷震電

明魯隱公九年正月大雨雷電春秋志之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

見而大雷電此陰陽失度人為感之也康侯以遂指公子肇之謀鍾

巫之變以為驗今馬士英等援引奸黨分據要途賄賂公行康恥道

喪人事舛戾而天象應之故立春之日突有流星入紫宮之異次日

復有大雷震電之災不半載而清駙長驅留都失守奸士傾敗國家

之禍一至此極孰謂天道無徵哉

特起 欽定逆案閣住郭如閻為給事中周昌晉為御史

特起 欽定逆案閣住虞大復為浙江台州兵備副使

命三法司嚴鞠妖僧大悲

北鎮撫司掌刑指揮僉事許世謙謹奏為搜獲妖僧等事該錦衣

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具奏前事內開總督京營戎政所賊伯

趙之龍奏前事云云奉旨大悲妖言無忌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

與相相應豈是風癩野僧造害供未盡奸情着拿送鎮撫司嚴刑

密審具奏欽此隨將大悲月光提到隔別研審據大悲口供年三十五

歲係徽州府休寧縣商山永樂村人父名朱世妙存日會看地理母吳

氏生即故悲至三歲父亦身故十五歲到蘇州楓橋永明庵投拜

僧環寧為師又說崇禎十二年 先帝封悲為齊王十五年六

月到鎮江銀山寺甘露亭與桂王相會胡都院留悲在衙不住又回

蘇州在齊門北禪寺住十七年二月又至瓜州四月初八日過江又在

甘露寺住三日十一日見路王住在館驛亭悲不曾見面跟隨王

船歸丹陽至無錫一路上見路王好施捨齋僧跟至海會菴有承

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路王來拜悲自思路王是悲

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路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學轉身

回去面見路王手指甲甚長後來路王却又與悲披紅認為一家承

奉李公陪坐至五月初五日在放生池相別又回蘇州李承奉又見

悲面請悲上舡托悲上南京來探聽消息保路王悲不肯來李說

這野毛僧屢請他上舡作怪不來悲聞知即上慈航天童寺削髮

修行六月被本地道府縣官不容逐出七月又回杭州有路王差兵

迎接未去八月至嘗熟北門外住十月初三到南京在報恩寺住十

五日被本寺僧官逐出十一月二十日潛住琉璃窰芙蓉巷十二月十

一日到清江灣有空舡一隻悲自寫活佛路王欽差玉帝封皮為號

貼在舡上十二日晚遇今在官僧月光在張道人家同吃齋住了一夜

十三日被蔡都督拿住當日同眾都督十二三人親驗過大悲自

造履歷一本黃紙寬半一張內開十五款悲在琉璃窰寫明若問詳

細盡在一本簿內俱是實情又據月光口供年四十一歲係湖廣鳳

寧縣人自幼出家來到南京住了五年在石城門外團飯內居住各處募化齋僧本月十二日在挑水張道人家吃齋偶見今在官大慈寒苦隨今同齋委實不知他是甚麼人臣等聞知不覺髮指隨移文戎政衙門關孔大悲履歷寬車隨據戎政衙門密送大悲自述薄九件到司臣等開看自稱聖僧大悲和尚則為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成活佛又云封為齊王等語又有欺佛洩露天機十五款大罪等語其為妖僧無疑矣但前供內與路藩拜見有李承奉叫悲上京探聽消息又奉有嚴刑密審具奏之首事聞重大臣等敢不細加研審又將大悲月光提出夾審即問悲拿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云此帖我實不知臣又行敲審彼說路王施恩於百姓人眼他又齋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我為路王故悲於六月間有兵部申蘇州人議保路王等語臣問悲議保者都係何人悲云止將我知道的說出其餘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抄審又說昨十一月二十日聞有錢亦係蘇州人在聖廟內議保路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云止知錢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議保如何行事悲云總之在事各官與路府相為者少都是馬關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裡象人都怕他不敢行臣又問與路府相為各官是誰悲云止聞說有人不知姓名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余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臣隨將月光夾審光說止與大悲同齋一宿實不知情就夾死也是冤枉臣即令典大悲對質悲云云月光實不知情據此該臣有得妖僧大悲自幼投師屢被斥逐其品行甚矣後德潞藩好佛渴於求見便自騎狂追李承奉之叩首蒙路王之披紅愈起妄想稱佛稱王擅用

標封敢造薄帖似非風癩所能為者據其說總是招搖或為日前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俱未可知然而路藩未必知也妖言惑眾律應大辟悲固不能辭矣至其所供兩臣事聞重大特涉風聞未有確據臣等何敢輕議伏乞敕下該司速行擬罪正法以明妖說以消亂萌至於月光雖不知情但同宿不首難免他殃抑臣抑有請為臣等世受國恩頗知忠義一片亦秉弗能然乾坤何時也輩敢何地也思容此妖僧起釁况氏愚軍悍易於煽動尤望皇上嚴整緝訪之令容為慎重之舉倘妖僧所聞不虛聞乎國運豈渺小哉臣等誓不與共戴天矣奉旨這妖僧大悲言語閃爍著送法司會同府部科道官審明奏奪

禮部尚書錢謙益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各疏詳俱奉俞旨
本月十六日府部等官俱集中府會審大悲提到不跪口扼之使跪口供同前夾三十三口惟口念觀音章狀數聲審畢隨收監後法司擬大悲娼妓言律決不待時月光杖責釋放有旨依擬按是時既大鍼革日夜為羅織之謀大悲事起正中其機指內所稱議保路王及或為日前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又云倘妖僧所聞不虛臣等不與共戴天等語其包藏禍心豈可窺測哉况滿時大鍼李沾楊維垣袁弘勳等朋比密謀捏造十八羅漢五十三條之名遍指街衢以發動朝端指內所指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必應蓋指此也幸會審之日大悲絕無招扳其謀始沮羅漢則指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吳姓張慎言徐石麒鄭三夜黃道周解學龍呂大器練國事路振飛袁繼咸易應昌徐沂金先宸郭維經侯明曾十八人五

十三卷則指許崇卿詹兆恒姚思孝等先誠葉廷秀章正家王重熊惟典陳子龍熊汝霖游有倫成勇王澍等凡海內人望竟羅無遺從父震亨時官中書張孫托已其既特科直欲以從父為汪文官矣繕寫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謫居時與從父曾以詩文往來遂力正之從父即休致歸里士英意亦不欲為已甚乃止就大慈定獄焉

附火可法疏陳潛夫執清豫王自五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懷慶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據此則李際遇附清確然矣况攻取之師未逆清豈一則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維據虎牢劉良佐貼防却宿御史陳蓋往調然兵五千乞催令發到又奏清兵已入維陽河南撫按俱退避於穎壽二州

時當燈夕上躬自張燈太監韓贊周諫曰天下事正難措手取薪膏脂猶恐不勝乃躬此瑣事乎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必多言

卸贈李逢中為太僕寺少卿

贈京師史守其抗節授命者自當優以全卸其負國辱身者自當加以重刑其已屈膝投誠而不免拷掠死者亦當以從賊論俱無容贊已乃有忠逆未判而遽斃於拷掠者宜何以處之曰忠逆未判則復忠之與偽命之誅兩無可施似宜另為一局今逢中有言其曾屈膝矣且位不過郎部而持宗以僕少何耶書卸而不書原官明不當卸也然果有懷忠而混入者奈何必也肆口罵賊心事皎然如顏中山段可農之傳始可援殉節之典旌之爾

起補楊兆升為給事中表弘勳馮志京張尚楷為御史陸鍾斗為太常寺少卿葉廷秀為光祿寺少卿各添註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請從賊六案以整極停刑

重獄必三奏者慎出入也愚與必停刑者需大慶也今從賊之人何疑可矜何恩可推而援登極例以請乎則今智昏一至於此學龍之末路悖矣凡此皆直書其事而惡自見者也

附史可法疏北使既還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賊而不足今復分以禦清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識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意之計孰有甚於我者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脩睦睦之微真不知類矣此臣所望於廟堂也 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過諸鎮之不能效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恩痛憤無然泄泄古人有言致治本乎人情今日之人情亦大可見矣

予原任御史加銜太僕寺少卿陸獻明隆一子入監

馬士英請追錄其巡按貴州之功也

丁酉許定國誘與平伯高傑殺之以其眾叛降于清張縉彥走免四鎮之閉藩也許定國上疏言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皆起於行伍列土是矣高傑乃賊也何故亦蒙列土之賞隨有人露之於傑而定國正盜傑標下國得投誠於傑謂此疏係人捏名巧施捏陷今主將殺國耳國死不知情也因噍臂為誓傑意始解去冬傑北征至揚德昭定國千金幣百匹定國請宴傑辭之強之再四傑從五百鐵騎自衛定國置酒其堂鐵騎皆沉醉不能持兵亦定國預於屋外環置以斬

四鼓先入殺傑携其首以出縱火盡焚諸鐵騎而率眾降於清總督張縉考監軍李昇走免

一說高傑初與李自成同夥作賊自成掠邢氏嬖之屬傑獲內營因私邢氏竊之而逃降於總督孫傳庭為其先鋒遂列將當傑作賊時曾劫許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倖免後定國同為列將秘而不言傷與傑交好願以睢州讓之傑不之疑至是設宴傑伏甲於室夜半伏甲起殺傑剖心以祭其先

明宋郡瓊為呂社所構勢不容不殺社殺社勢不容不降元然終難逃叛逆之罪今定國與傑同拜爵於朝縱有私怨非有騎虎之勢也顧假托宴會賊害主帥叛逆之惡較之於瓊殆又甚焉故前其官書日書誘書叛以著其罪歸者著逆逆則降今遇叛將則逃可賊甚矣故亦削其官以貶之

命吏部右侍郎蔡美琛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工科都給事中李清為祖 欽定逆案閣住李思誠辯完

思誠轉翰林例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比而媚稅監高宗者逆賢用事仍復舊官歷陞禮部尚書頌美疏內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河南右布政志克鞏三千金餽在呈秀謀陞京卿為逆卒所解思誠高宗呈秀比隣乃却罪於思誠得旨革職為民至是李清疏辨誤入逆案命下部議踰月李喬再疏辨免命復原官
明李清欲辯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辯入逆案之冤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匡時此何等語尚以為不當入耶孟子曰惟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嗚呼自以我不知於是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

偏縫愈巧達理愈甚而斯民之直道不傳矣

起陞都之麟為應天府丞陞馬思理左通政添註張時暢尚寶司丞起補唐世濟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

予已故登萊巡撫陳應元蔭一子入監

應元孫布政使巡撫以布政事被糾去位僑寓南京與馬士英相善故追予蔭典

贈已故秦政楊師孔為禮部右侍郎

師孔與已故秦政陳堯言皆曾侍福恭王者師孔係士英姻戚故邀贈典堯言以無援却寢其奏

陞萬寅亮為大理寺卿劉應賓太常寺卿李清大理寺丞添註

予已故大學士丁紹欽蔭一子入監

紹欽於逆賢時與黃立極馮銓同日爰立未幾卒於官

時授 欽定逆案閣住徐復陽為御史

予安遠侯柳祚昌蔭一子入監

解學龍罷

御史張孫振疏從賊一朱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操此三尺推諉半

年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奔之而朱非奔賊而來學龍恣意侮文

乞勅公鞠朱國弼六疏恭學龍責法不公有旨着解任回籍

明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從賊一朱學龍誠何以自解孫振國弼

其人雖和而其言則正也故於學龍去位削其官以貶之

雪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變罪
之爰在任日以爭軍儲事與太倉張溥張采相近二張從一州起見

之更從一府起見衆為調停已息爭矣既而之交又揭二張及知州劉士斗於總漕總漕下其揭於府於是衆論大詳謂已就調停而復暗揭之陰險執甚之變士斗皆不妄其位同時能去此大賊方欲修怨復往諸人之復以舊憾願効前驅故雪其罪而超授於事中附寧南候左良玉疏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故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極列日方行移鎮上傳天財庫召內監五十三人進宮演劇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擡出北安門祠後屢有之久不復擡出

殿字鼎新推恩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劉士禎給事中李維樾御史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燠秦祖襄各賜銀幣有差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尚忠田成喬尚張執中王肇基高起潛孫尚賢車天祥谷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蘇養性諸進朝孫珍李國輔銀幣外各落第姪錦永衡指揮諭刑部朱一馮身為大臣多藏厚亡致男追比大喪婦紳之體其入官七萬外田宅仔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者撫按察明原任太平府推官胡爾慎疏辯南閩閩節等事有旨壬午南閩閩節濫行縉紳子弟於半榜公議沸騰何止周肖儒一人胡爾慎已經薄處姑不究

史可法上疏求退言衛胤文一事據之揭謂臣為替履欲召臣還朝夫臣討賊未效妄冀入直辦事雖至愚計不出此遺君父之變庸簡命之隆千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勉之

尚寶司丞耿章光疏為父如杞辯寬下部察議

督餉侍郎申紹芳疏兩淮運司解銀萬兩為鄭彩截留乞款禁止命御史凌烟巡按河南給夫兵二部空北以待夫裁南靖者馬士英奏請加楊傑著左都督及馬進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大監高起潛奏請佃冊陽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又請於浦口建墩臺大監孫象賢奏兩浙巡監李廷欠銀二十六萬兩不許報竣戶部尚書張有譽奏舊制錢糧俱解部然後派發乞註為今又奏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劉孔昭疏辯並未嘗到王孫蕃榻前商量定策孫蕃前奏欺罔大為無耻劉憲章聞變遁逃自當與余日新同謀

忻城伯趙之龍疏言章服違制有旨武臣自公侯伯以下非賜有與並違制騎馬坐轎斗牛非奉使麒麟白澤非勅封俱不許借用給都督林魁誥命趙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謫居日卜其大用至是薦授中書平年間瀛洲一品侍王廷事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洪起李際遇三張縉彥於睢陽不見二人遂歸

御史黃昇鼎疏薦原任巡撫李喬等 授貢生韓詩職方司主事劉澤清塘報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堅守十四日乃退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擒長葛縣為官來獻 劉洪起塘報擊賊於襄城俘斬五百餘人 史可法奏薦贊畫劉湘容又奏擇將守邳鄭彩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餉有旨許其半 上林監丞賀儒修疏論管紹寧貪婪陰奸有旨不必苛求 御史劉光斗疏請鑒別大臣有旨袁類庸鈍者自行引退 戎政張國維少產吳偉業給假回籍

詔諭太監田成青成嘉杭二府遠選淑女自成入浙民間嫁娶裁畫
久未有人故有是諭

迎 神祖御容入宮 甲午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甲辰內暨

進宮演戲 周府遂平王紹焜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許 制丹陽

陸路視良卿例給郵符 禁回六駢麗文 禁宗室入京

補丁九元吏科方士亮刑科陸余颺稽勳司員外戴英工科左補

錢增刑科 陸松江知府陳亨為蘇松督糧道副使 陸即中趙明鐸

雲南提學黎永慶貴州提學 吳希哲補工科 陸文士昂雲南右

布政王夢錫刑大忠甘維燦浙江廣東雲南各按察使 真人張應

真入朝 御史黃耳內巡視上下江 謚桂王曰端 陸雁承寵湖廣

右布政唐良懿徽寧兵倫副使田有年貴州驛傳道副使

二月加阮大鍼兵部尚書協理部事改陳盟吏部左侍郎

起陸王志道吏部右侍郎李長春太僕寺少卿添註

起陸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周瑞約尚書司少卿各添註

贈已故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馮任右都御史各陸一子入監

贈已故南京太僕寺卿丘永嘉右副都御史陸一子入監

守道於逆賢時官工部右侍郎馮任孫監司陸巡撫未幾報罷奉嘉

以恢復滌永功總司務起陸巡撫喻年為鎮臣所評遠南太僕以去

承嘉與士英同御史守道與任則皆家兄之力也

陸王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子已故大學士朱國祚陸一子入監

贈原任南京祭酒許士柔正詹事陸一子入監

陸監軍給事中衛胤文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高學夔餉

高傑死所部疑胤文與傑同鄉朝議用以羈縻之

調浙江巡按彭遵隨于淮陽

遵隨未進士避亂南渡首附馬士英性誕議起授職方主事改

御史身任募兵十萬或問餉安出曰搜括可辦也繼擢任即移家入

浙縱奴強掠市錢民為罪市巡撫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遵隨違才改

調淮陽而調淮陽巡按何倫于浙江

起補葉紹顯太僕寺卿陸其本奏尚書司丞添註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管紹寧上 皇太子及二王謚

去夏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元齡自北都出傳言 皇太子薨於亂軍

中二王遇害于二條巷朱國弼趙之龍隨合疏請上 太子二王謚

紹寧復疏言 東宮確然遇害請於明年二月為 東宮制服今春

李清疏請修 先帝寶錄改易 廟號并僅上定 東宮三王謚是

紹寧上 皇太子謚曰獻愍永王謚曰悼定王謚曰哀

原任山西巡撫蔡懋德男方燿上疏請卹不許

方燿為父請卹有旨懋德縱賊渡河一死何請不准卹

明君子平其政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懋德身膺節鉞不能滅

賊雖與賊俱碎死不償責不准請卹是已顧成寅前門失機一案吳

阿樹身與鎮監捧賜置罪書於高閣陳祖堯不急堵禦隘口致郡邑

之連陷濟南之變禍及德藩宋學朱實為居守而或不之誰或贈

之官胡獨於懋德蒙此嚴旨則懋德家貧之所致也嗚呼實負無辜

何以勸阻舉動如此真可長太息者矣

雪劉崇嗣罪

崇嗣於崇禎六年任河道總督時運道漕淤門下士初執黃之議自宿遷起至徐州別墅新河績用弗成耗破金錢無算八年與中河即中胡璉同逮後崇嗣斃於獄胡璉於十二年服法

明史守堤防胃破錢糧律令甚嚴 先帝方以崇嗣未正法為恨乃敢言雪乎若以事屬即官與總河者無預假使河工告成論功行賞將不盡歸功於即官而總河不預其實耶比事以現而士英之欺君蔑制徇私撓法之罪著矣

閩賊李自成四攻鄖陽守將王光恩禦却之

先是光恩守鄖陽逆閩分兵掠承德諸郡遂圍鄖陽光恩與撫徐啟元守道高平樞禦之固守不下其再攻也光恩築砦於隘口賊營於砦下伐木積與砦平光恩縱火焚木賊不得近賊用砲攻砦隨砲墮則光恩以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夜練壯士砍其營賊驚而連其三攻也賊以大舟載火砲迴迴而上旌旗相望二百餘里光恩設水砦於漢江最深處而以輕舟往來截殺復以舟載硝磺油葦因風縱火順流入賊營賊舟遇火皆燬俱奔舟奪路而走光恩令別將循江鼓譟賊盡排擠入江：水為赤至是四攻矣賊眾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於江渚自率輕騎營於郭外分布步卒伏樁莽間賊至路險不得馳突而步卒出沒如神薄暮壯兵繙鼓於樹舉火恭差上下光恩親帥死士短兵直衝賊壘而伏兵於四下喊聲振天賊眾大潰光恩乃循江而迴搗賊水營光恩道其前遣別將乘其後賊奔舟從北岸走光恩盡得其精騎飛艦賊自是不敢復窺鄖矣次年光

恩死於國難以忠節終

賤光恩賊也既已委贖於朝即僇力固守奮忠救賊逆聞難拔數十萬之眾不敢正視至今言之猶凜：有生氣焉彼抱頭鼠竄之即撫也況撫也偷生辱國之本兵也督撫也何其中無一光恩哉使朝廷得若人數輩令之建牙專閫曾何盜賊遺孽之足慮乎是以君子痛恨於當國者之蔽賢也

賜正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祭葬各隆弟姪錦衣衛指揮

元斌不戢軍士繼賊殃民 先帝責其罪而誅之裕民則以元斌併及者也此而得蒙卹典是直以 先帝為失刑有愆其君父之心此履霜之漸秋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備史可法請設提督以李本身為之有旨與平有子朕豈忍以兵馬

信地遂授他人前著伊妻純結衛亂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

高傑妻邢氏上疏請卹允之所部將士仍聽邢氏子高元爵統領

去歲黃得功與高傑爭揚州而開至是欲向揚州紆念馬士英奏之

上諭大臣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者向揚州致高營兵將并信東鎮

校虜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着各恪守臣即不得任意

諭總兵李文綬久任江上大肆騷擾戶部所欠之餉何不速發坐視

流毒着即將該課拉補催兵速行

諭部院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豈刁民獻媚報仇之事

宗藩劾賊武臣須敬禮士大夫與士大夫相安不得聽奸人撥置非

法固利 馬士英奏請免朱一馮籍沒 又奏唐允甲補授中書

諭阮大鍼江上好人出沒亂兵縱橫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嚴備

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合疏高傑從無寸功騙橫活救上天然除大
忠史可法欲令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身為提督是何肺腑倘謀聽之
臣等實不能相安矣

諭史可法卿已歸揚解諭黃得功等各歸信地何必驚妻婦孤兒事
構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

諭吏部吏貪民困全縣撫按婪賄廣西撫按林贊李仲熊王許事情
延閣已久虛實應與立剖何必復行外勘以滋延擱

諭止雲貴總督李若星勤王如已到當德即留兵練何騰蛟

考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捷祖徐方來莊則敬蔣鳴玉錢源吳

遠俱給事中王錫襄夏繼虞王太捷畢十臣張兆熊郭貞一郝錫吳春枝

王懷俱御史即覆剪除群賊功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劉陸給事中高嘉植廣東嶺西道副使御史沈宸泰蘇松太倫會事高

允莊江西湖西道會事吏部余颺廣東水利道右參議

乙丑上始御經筵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練國事罷

特予 欽定逆軍徐大化卹典

起陞朱大典兵部吳光義戶部易應昌工部俱右侍郎

起陞來方煉陳洪謚能化俱太僕寺少卿水佐胤忠寶司丞

乙亥改工 先帝謚號曰毅宗

先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號今春張元始奉清疏催急焉 先帝廟號

至是管紹寧改工 廟號曰毅宗

陞姚思孝沈胤培大理寺左右少卿張希夏太常寺少卿

特予 欽定逆案開任徐景瀛卹典
特予 欽定逆案開任劉廷元卹典
御史袁弘勳疏糾總督袁繼成等

去歲楊維垣一疏重中要典盡翻逆案又請卹三案被罪諸臣東
弘勳則疏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者袁繼成因奏要典不

必重陳馬士英票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証豈可不雪事聞青史
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左良玉亦奏要典係治亂大關去其票旨

此係朕家事不必疑揣至是弘勳復追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逆勳
吳姓即三俊并論管紹寧不亟蒐要典袁繼成公然悖逆宜並行究

治有旨不必追究時奸黨構局欲盡誅正人日夜以擁立顯懷三心藉
以三案舊事激上怒上曰此皆往事不必更提以此得免起大獄

細點用雲南貴州考試官徐復儀林志遠等

加蔡奕琛禮部尚書晉文淵閣 陞陸祖戶科左兵布世工科右補

吳迨李維樾俱兵科丁元元禮科羅志儒刑科

陞陸康樓文選司郎中葛含馨考功司郎中武清稽勳司主事

子蘇松殉節王鍾彥宋文顯施淳榮葬

贈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鄒遂吉太僕寺寺丞

張縉產疏狄白二賊流蔓汝國臣委李胤相安鎮臣王之綱以事

地之故激臨主帥乃閉門自守緞兵劫殺臣以為之綱宜坐鎮內地安

享溫飽蕪湖總兵卜從善思成久著河北有飛將軍之號調使恢

復則督撫有臂指之使

衛胤文疏柳城金高自築土城圍集義勇不受偽爵已授列總兵職銜

蘇松巡按周元泰疏川蜀可虞等事劉家河係七郡利字急宜開濬
又疏楊汝成宋之純楊枝起翁元益曹汝朱積既授偽官宜容俸滿
乞勅法司提問

給事中戴英疏陳洪範奉使無功正使左懋第身陷異域而下後群
聚進爵使北朝聞之所聞然竊笑者也

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問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
訪精明星術者舉用

朱國弼疏勅前任漕撫路振飛賊信日迫先縱獄囚天潢游至兵拒
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言鳳陽有天子氣偽官武懷孫進學門
生代為黃緣乞赦法司速治章下部院 又奏請治郭維維庇逆

太監高起潛疏請開納銀贖罪之例有旨納銀免死則富家思吏何
行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議贖該部酌議具覆

安廬巡撫程世昌疏假弁王夢旭自稱藩府都司搶掠民商辱及閩
吏又有銅陵盜首大船牌額書天子一家

遠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胡承基等擬於瓜儀加鹽課每引五分
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霧山開採著馳驛去 胡世宗自稱越公八世

孫求附劾樹 太興伯都存義疏請家提學公署

杭州機匠疏舊撫潘汝楨遺澤難忘建逆祠係前撫事奉嚴旨
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永連三州皆為土賦所據撫按置不

以聞

御史鄭瑜疏糾前任漕撫朱大典侵贓百萬有旨大典初立軍府所
養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幾何不必妄評

給事中吳希疏却城五方難處假宗員感偽的好弁橫行不道虐民
厲商莫此為甚有旨嚴緝

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氏上命再選二女充數

命袁方在京諸臣俱著自陳 行人朱統顯許奏御史周燦有旨不究
蔭方孝儒裔孫五經博士 諭祭原任尚書張希武 贈鄭達蘭大
僕寺卿 蔭杜鉅太倉衛百戶

陞閩守歲廣西左布政陸懷玉福建按察使 顧元鏡廣東按察使
嶺西道孫時偉浙江副使驛傳道 曹煒宮經蘭江西廣東俱副使

陞陳瑞大理寺寺副 李向中浙江嘉湖兵備僉事 張承志襲封
惠安伯 加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蔭錦衣百戶世襲

給事中王士傑疏守令失職賦額不清私加大耗虐民太甚
戶科熊維典疏三年內蘇松道欠三伯三十一萬八千五百皆屬應徵

又已徵未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又疏正項錢糧輕借支贖 錢使那弊
蔽至批詳線下提差已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制憲整奸

戶部尚書張有譽疏酒稅可以助餉衙門既多需役並眾京城糟坊不
過百餘既委府佐又責五城凡十一衙門豈成事體

中書陳應自陳擁護有勞願預考選不許 太監高起潛請餉有
旨著于浙閩增派二十萬金孫元德催解軍前 太監李國輔疏請成

久欠大庖府縣官 張亮疏請立監稅局於皖城不許

張縉奏塘報北兵敗於陝州許定國東還劉家城 陳洪範塘報北
朝於正月初六調登州天津船沿海巡邏平度土賊作亂燒萊州西關
北兵往勦不服有號許王者統兵數萬屯青州

三月甲申朔太子至自紹興

北都失守太子為逆關所得挾之往永平及與三桂戰而敗太子
遂不知下落有鴻臚寺序班高夢箕者奉一人南來云是太子嘗其
入京太子渡江錄蘇歷杭至紹興與密以聞 上遣東宮舊侍李
繼周楊進朝召之是日至從石城門入送止棹與寺部人初聞太子來
京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者絡繹最後太監盧九德至隨戒營卒
圍守寺門尋傳旨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

雪 欽定逆案問徒楊所修罪

禮部尚書錢謙益回部管事陞楊維垣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丙戌下太子于中城獄

馬士英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遂捕高成棧虎

成虎高夢箕家人也夜更餘送太子入中城獄

細史可法疏泗州鎮將李世春原而有威一病遽亡其弟過春隊伍
積嚴地方相安奉旨用代矣黃得功堅逐浦口將張天福部議改天福
於泗州高營各將以泗州為其分地天福若來思難相安比伊兄張天樞
遷家屬至總兵卜從善扼之於泊所奪其馬驟家眷驚惶致墮水中
乞赦部仍用過春天福另用上從之

御史徐復陽許泰文德翼夏九彝匿夜陰捕有旨切責

御史袁弘勛疏請起用罪廢諸人有旨史從陳啟新張文郁不准

復已故大學士溫體仁謚

先是御史張孫振疏劾前任禮部尚書顧錫時險邪有玷秩宗以其
削體仁之謚而謚先臣也有旨顧錫時著致仕溫體仁吏部確議至

是尚書張投覆奏故輔溫體仁清執忠謹當復文忠之謚文某宜改
謚有旨溫體仁准復原謚文某免議德清所崇也

己丑命百官會審太子于大明門

先是楊維垣颺言於衆曰駙馬王島姪王之明貌甚類太子給事中戴
英即襲其語入奏言王之明假冒太子請赦多官會審是奉先先召中
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曰太子若真將何以履朕卿等請官
宜細認的確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
百官先後至獄所太子東向踞坐俱不敢以囚待之劉正宗前曰我是
講官汝識否太子不應問以請所曰文華殿問傲書曰詩曰正宗更步
其辭以折之太子微笑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目無可如何仍以肩
輿送入中城

給事中戴英疏王之明偽假太子質以 先帝曹構之中左門而不尋

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然釋年何能辨此必有奸扶為
首貨務須根究到底臣敢法司嚴鞫

下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于獄

刑部嚴訊獲虎高成五毒倫至終不肯承夢箕上疏自明并述泊之
下錦衣獄

車卵命百官再會審太子于午門

是奉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家以名帖邀方拱乾于獄方至捷曰先生
恭喜此書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起權全在先生一言耳方唯：既請
午門百官齊集各役喝太子跪太子仍前面西端坐衆簇拱乾至前太
子一見即曰方先生尚在拱乾不致應進入人後亦不言真偽最後王

錄前曰子假萬假疑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詔不必再審此送還獄次日劉正宗李景濂合疏太子的係假冒乞敕閣臣再加質問使之供吐姓名疏具邀方拱乾同奏辭不預南中謠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若要太子強擒賊頭擒王

陞朱之臣兵部左侍郎添註劉應賓通政使吳希哲吏科都給事中陞耿廷幹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子均難修撰劉理順即中成德各隆一子入監

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難殉節堪憐贈卹已渥 先帝斬焉不永諸臣運世加恩臣詎何去通者

另議理順德准各隆一子入監

左僉都御史郭維經罷

財授馬士英子馬錫為總兵官

阮大鍼特疏薦錫有文武全材題授總兵仍蒞東營

明楊維垣阮大鍼革書特授者以其為逆案中人若直從因任中起援者然今錫係士英之子亦以特授書者何居曰士英首翻逆案盡獲

群奸是心乎瑞實者也名雖未列於逆案而意則竊願附於逆案者也故於子之授官如其意馬而與大鍼維垣革同書特授因春秋誅

意之法也

丙申中下官春童氏子錦衣獄

楊上為郡王娶妃黃氏春童既為世子結妃李氏雄陽之變又亡童氏或云妃或云司殺曾與生一子不育及奔藩南奔太妃與氏各依

人自活太妃南來巡按陳潛夫奏聞上弗召至是自指趙其志所其

志再疏即奉假旨之旨者今願逐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大怒下之獄倘受拷訊終無異詞又細書入宮年月及日覆散情事若志來馮可宗達上上奔去勿視可宗深惡其寬辭不敢再獄上令太監屈尚志會同嚴審

明童氏而果妃也固無奔絕之理即不然而曾侍左右也者亦無下獄之事書曰宮眷疑辭也其為妃與否乎未可知也書下獄者傷之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先貧賤今富貴之謂何而願裡裡之析揚之歎假其罪以說乎惜刻為已甚矣

起陞原任庶吉士陳子昂為正詹事署掌翰林院事

子昂宜與人戊辰館選又一教元子泰暴橫里中民不堪其暴父面

散館至是趙權掌院

陞李希沆兵部左侍郎黃斌卿廣西總兵官掛任蠻將軍印

諭刑部窮治魏虎等

諭云魏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胃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

往浙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崇實一人所能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

著法司窮治美馬阮意在美黃革同文之獄行將與矣後以黃得功等先後疏事暫止

戊戌命百官三會審太子于朝

審時太子仍無一言左都御史李沾呼王之明不應沾唱何不應太子曰何不云明之王李沾唱役動刑即上搜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內士英傳催放探高倅令人扶之出有題詩於皇城云百神護暉賦

中來會見前星開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入矣請安危定
自開宗社忠義何曾到陽台烈：大行何處過普天宮向林園哀
錦衣衛馮可宗嚴訊高夢箕夢箕誓死不承假冒給事中錢增疏言
立新夢箕速行定招可宗請歸併刑部

謹按當時太子一事 朝廷之上皆曰偽州野之間皆曰非偽在內
諸臣皆曰偽在外諸臣皆曰非偽其偽與否不可以臆斷也獨計太
子而果真也其舉止面目必有與人異者迨後羈留北營跋涉長途
亦必有不可磨滅處而今蔡未有聞焉則謂之偽也亦宜然方拱乾
圍講官也張捷當日之邀晤已明告之矣使出片語佐証即立釋因
景而登上卿矣何以不置可否而公疏亦辭不列名則彼孰為非偽
者未可盡謂無據也或曰移入太內者是真百官會審者非真數田是

北朝之謀也藉以搖惑人心俾中朝自起爭端同室互闢起承其敵
卡莊子之術也又按順治初年北都亦有稱太子者指謝陞為微曰
謝陞雖道州不認得孤性厲聲呵之戶部主事錢鳳覽奏中而斥謝
陞罪其不忠不義以其欺 先帝而賊太子也已而鳳覽同太子俱被官
未幾陞獲於頸時向空作乞命狀曰錢先生事我完轉日而且
於是人皆謂北之太子是真南之太子是偽姑有其事以復後之有確
見者

靖南侯黃得功疏言太子事

疏畧云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
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然當同將人臣之義謂何忌
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者亦不敢出頭取禍矣有

古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逆慮
特贈成國公朱純臣為王

吏部尚書張捷請昭張輔例贈王允之

明張輔三征交趾著有勞績故得贈王純臣傳聞與陳演首詣逆聞
勸進雖未知確否然逆聞因 先帝有夾輔東宮之諭疑而殺之非
狗即也今捷乃援輔例為請不知所援者何例乎書曰特贈蓋深罪
之也

御御史陳 疏愚民規聽易惑道路藉：皆以諸臣有意傾 先帝之

血胤云有古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劉良佐報北兵南下有旨黃得功著移鎮廬州與良佐合勦

御史却錦疏各鎮分隊於村落打糧劉澤清尤狠掃掠民間幾盡

御史黃耳鼎疏劾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庇逆如光時亨項煜周鍾

陳名夏方允昌議緩議贖盜古者三宥八議之道進於此者張紹彥

俯首賊更延喘偷生皇上重以節鉞優游數月不能恢復寸土高傑

之變車騎逃避乞付法司治以弃地悞國之罪有旨不必苛求

陞羅汝元刑部右侍郎鄒之麟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封黃中鼎錫陽伯授黃金鼎都督同知

清兵入歸德巡按御史凌嗣死之

許定國前哨拒歸德總兵王之綱退屯宿州遊凌嗣南下綱不從及

豫王室嗣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未執自縊

乙巳祭 興宗陵 惠宗及諸王祔

如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上江軍務

廣昌伯劉良佐疏言太子及董氏事

疏言王之明董氏兩案未協與情懇求由全 兩朝委倫以息流言
有旨董氏妖婦冒稱朕妃據供係守陵王宮人尚本志真偽王之明
係附馬王馬之姪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狩虎沿途狎昵胃認東
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於 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
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舉朝臣子誰非 先帝舊
臣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法官即將兩案列布以息群疑

陸鏡維登右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清兵入徐州總兵鎮徐將軍李成棟南奔

先是有胡斬忠者南中大無賴也貧困無聊以條陳干史可法留置
幕下高傑之變徐沛遂為長途胡挺身請往史大喜即委勅署徐州
事清兵將至成棟登舟南遁胡與劉姓者渡河投降於清請速渡黃
河據王至河口見水光接天波浪湧湧大駭疑二人為謀欲殺之二
人叩首願身監營中先以數十騎往若徐州果有倫傑就戮未晚據
王從其言適是時風恬浪靜水波不興萬騎遂瞬息而渡

清兵入穎州 寧南侯左良玉疏言太子事

良玉疏請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謂太子之來共三桂實有符驗
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建君不惜
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恐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
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
委衷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

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
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共三桂史可法等語尤屬訛傳有法司
將審明畧即先諭該藩
給事中戴英疏為罪輔薛國觀訟寃

英訟國觀之寃薛國觀有聲林棟隆諸人下部議覆
國觀專權納賄指不勝屈只火逆一事已足抵罪史能侵區盜謀
二十餘萬事發提問國觀為之謀士竭力營救家人之出首錦衣之物
訊長班之供吐彰明較著以致上干 聖怒膺以重典寃乎不寃乎
有聲等曲法庇私自應處分何云株累然英仍書官者非與之也且以
著其數生誣死黨邪官正深負此官爾

緡陸陳燕翼禮科右楊兆升工科右侍鳴王刑科右

劉澤溥自陳奔家南奔命授鴻臚寺少卿添註 史可法奏王佐買
陰求歸請留營中以修咨謀 汝寧總兵劉洪起以闕餉撤兵還楚
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國王
劉良佐報荆州失陷 安盧巡撫張亮報閩賊分隊南來求賜罷斥
加鄭芝龍太子太保 加劉洪起太子少保 然將包琳為下野杖
錢謙益請即家開局修史不許 倉場督世壽等事曾數回籍
殿工落成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姜曰廣管紹寧朱之臣程註高
倬劉士禎何應瑞陳盟曹勳葛寅亮加恩有差惟顧錫嘯不許叙
殿工叙內臣功太監韓贊周盧九德等三十五人實齊有差
加李若星正二品服李乾德加一級于无埒等八人紀錄
給事中楊兆升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倉不肯還民重新又徵漕折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于文武庫祿外各加公費不許 有譽人奏即兵
三千先解五萬兩運至九江交袁繼成轉解 又奏浙江銀十二萬
兩福建銀八萬兩解至高起漕軍前開鎖

錦衣衛馮可宗疏衛後詐偽盛行百里內竊穴無存且貪官人
狀民間細事動至傾家 馬士英妻請蔭內官三人各錦衣千戶
贈故輔李標少傅 張捷請為已故侍郎景淳補蔭 劉孔昭請
存問于仕廉 原任河道總督黃希憲以擅弄封疆建戎

夏四月癸丑朔頒各衙門新印

先是二月二十四日管紹寧私寓失去禮部印投誠於馬士英二十
九日士英即具疏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悉行繳
還更鑄成頒給

唯爾時正寢苦枕戈之秋也使君臣能實以恢復為念則南京二字
正堪為新胆之助而士英反欲去之何耶至於拘紹寧之私請種
行鑄換其固上行秋日無三尺之罪誠不可勝誅矣

附史可法北征疏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討賊為念而人情難揣事局
紛更雖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構外侮未禦內警方深擁節制之
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
洵：臣不得不容之鎮靜本月二十三日臣議調兵北上而李本身
患癰未起今不得已先遣胡茂貞進發矣

駐兵于徽州肆行劫殺土人汪壽率眾禦之殺其首惡數人命擒
壽獲罪巡江黃耳鼎請赦不允
川湖總督何騰蛟疏言太子事

疏言太子到南何人物色何人奏聞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知其偽
既是王昌之姪何人舉發內官勅威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誌而
云自供高崇實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宜則臣下愈惑此
自聞天下萬世是非有旨王之明白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
日即將口詞章疏刊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州總督袁繼成疏言太子事

疏言大案其偽易明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裝
王昌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陷豈無父兄隨從何事隻身流轉南甯
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皇上
自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寧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
不刑自招高崇實移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欺轉滋
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成身為大臣
不得過聽說言別生臆揣
戶部侍郎何楷奏鎮疏東宮甚確等事有旨此疏豈可流傳必非鎮
臣之意著提塘官立行追毀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擊正法
寧南侯左良玉舉兵反

黃澍等日夜以大義說良玉至是良玉決意犯關突入總督何騰蛟帳
門告以故且邀與同事騰蛟堅拒不可乃劫置舟中騰蛟乘間赴水避
江運沉而上楚人驚異出之仍擁至武昌良玉遂統兵東下請除
君側之惡移檄遠近畧曰馬士英者坐擁無知貪狼恃義挾異人為
奇貨私嫁毒以種毒欺假模之不聞忠慮馬以任意不難屠滅 皇
宗遂改刑俸太子劾胡深之名討還過既不使其避於荒野理錢寧

之即訊大千又不容其荒於深宮群小羅織比燕吟而已深中行由
因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歐拳王錚唱招有甚米友
恭史謗豈 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則用一
番人既割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已附會
成群誰敢曰吾君之好依違了事成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
是可忍也子與之過毒辨尚何言哉玉受恩 故主為秦通侯寧無
食茲之思詎忘結巾之報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亞驅風雲
氣憤失鷹鷂之必逐日月光昭邸場皇恩應有燃臍之福漸臺高推
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傳播惟京城噤口

明海內望是舉久矣無不喜其來而悲其晚此顧以及者何也曰君雅
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晉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相惡治兵相攻春秋直
書曰叛正為後世賊臣稱兵而闕以謀君側為名而實欲廢君以取
國者著律令也宗社雖丁板蕩之威而冠履決無倒置之理此良玉
書反之義也故必通於春秋之義者然後可以權衡天下之事

特復 欽定逆案劉廷元等官

張捷題履楊維垣疏表章附鄭成諸臣劉廷元呂純如黃克備王永
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贈祭葬徐揚先劉廷元墓墓
許鼎臣岳駿聲徐郊伯各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中陸澄源
各復原官奉有俞旨
明廷元等之入逆案也或以擁戴或以諂附或以贊導或以頌美皆
從逆賢定罪不聞附鄭也至王永光以庇奸逆賄解位許鼎臣以縱
賊失事蒙譴陸澄源以居官狼籍被察與附鄭尤風馬牛不相涉此

今校拘維垣之請盡給即其是直為逆賢鳴冤斥 先帝為失刑也
逆其甚焉且鄭氏外戚也當附乎不當附乎蒙附外戚者為君子乎為
小人乎諸人之品行昭然矣張捷之心事可知矣直書于冊所謂不
待駁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明史可法疏北兵分路南李成林奔徐南奔鎮將平日擁眾廣餉一
遇警急全不足恃

王永吉疏奔徐萬分可惜乞教劉澤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
劉洪起報北兵乘勢南下諸將逃策無人敢遏思為南京之憂

給事中錢增疏警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退避近郊平日養兵何用
士民王詔某疏北兵日逼劉澤清退避而下搶奪民間財物異常慘酷
遣內查分守十三門禁各官家眷不許出城 衛胤文以違礙求逐

太監屈而忠上書大指違史可法中軍孫秀及北陽唐吉士吳爾康
惠安伯張養志疏勸遷即陸康履貪污有旨不必苛求 劉澤清疏

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驅逐異己 遼河南巡按陳潛夫
徐允為襲封魏國公 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劉玉瑞補御史

原任漕運總督路振飛疏自明守淮之功有旨切責來國爾復勅之奉
有俞旨 御史畢十臣疏孟夏享太廟文武陪祀者多不至者行中飭

陸梁雲構李喬俱兵部右侍郎初逢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陸王國賓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周宗文乞祿寺少卿

改王永吉提督淮安盧鳳軍務專理防河錢繼登兼巡撫揚州田仰撤
回另用衛胤文事定再議

清兵入亮州

左良玉下九江安慶

車面誅從逆賊臣周鍾武懷光時身于市

阮大鍼殺周鍾雷演詐于獄

前以馬士英阮達鍾與演詐下獄阮大鍼復出不忠不孝大逆元兇
既糾演暮云崇禎乙亥之春流賊犯太湖演詐與妻擊臂衣冠敵而
更其父以新妍之服詐向賊指其父曰此我家主翁有密銀數萬兩
拷之可得也賊因舍詐而執其父榜掠以死尤有罪不容誅者初
傳聞 國變之時閣臣馬士英在江北與勛鎮諸臣揮血定盟擁立
皇上臣從山中貽書與之謂冊立大典宜依倫序而閣臣已先得惡臣
之心整擗兵馬聲言誅三心異議之奸豪論乃定而實懷三心操異
議者姜曰廣張慎行兩奸主張而演詐明佐之更可說者演詐被逮後
托其私黨向臣門生齊維藩方啟曾轉語臣令臣與故解頰以戎政尚
書相送臣甚駭之夫戎政尚書乃皇上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論
會同而後定豈演詐身自貴之門遂能舉以相送只此一其平
日倚州附木把持朝政實自供自吐矣如此克逆即寸磔不足養罪可
分之愆：長繫正法無期哉至是獄上演詐與鍾俱者勅令自盡
明周鍾等三人從賊者也肆之市朝與衆同奔泝付討罪之義與若
鍾與演詐非賊也不過為大鍼修却耳夫擁戴逆賢者是賊而得非
崔呈秀者非賊叩首逆閣者是賊而見逆阮大鍼者非賊今從賊昭者
之時敬黃國琦皆優以原官而周鍾胞兄周銓亦超然局外胡獨於鍾
與演詐是問乎王孔子殺召伯毛伯春秋持日王孔子以討其當上之
罪故今於二人變文曰殺而特目大鍼以著其造惡之實

甲乙事案 卷下

謹按當時演詐備父於賊及明佐姜張與戎政尚書之語不知有無
但現官殿閣之馮銓大鍼不難認之以合門殉難則其言之不足憑
可知矣阮內云士英與勛鎮歃血定盟擁立 皇上則其居為奇貨
兵勢相撲直認不諱矣又云臣在山中貽書與之謂冊立大典宜依
倫叙夫立君大事也況當北都失守群情震驚之際自應內外協心
廣諮博訪社稷為重倫叙為輕大鍼以逆案餘孽敢從山中違奉其
權則其平時呼吸相通當日合謀構局尤彰：吳又云戎政侍郎乃
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議會同而後定豈思兵部侍郎非高官
榮爵乎何士英一手握定不容廷臣推舉不顧衆議異同豈大鍼
呈身士英之門便可送可受乎只此數語而大鍼之把持朝政直自
吐自供矣特為指出以存千古公案

江湖編醫袁鍾成疏請教太子不允

鍾成奏左良玉舉兵東下請教太子以遏止之有言王之明的係假冒
如果一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印稱兵把關鍾成身為大臣兼
擁重兵如何說不能堵止

醫師太學士史可法疏請入朝不允

可法疏請召見而陳太子處分以息群言有旨西營方惠卿專心料
理得凱奏後朝見

徒游王子湖州

王初至杭通海寧百姓群訴陳之遊於撫按王得其揭偶向布按二
司言之之遊懼及起官同御史彭通觀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游王
幸馬士英違眾獨立今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他慮乃有湖州之命

謝馬士英薦白衣李欽新即補職方主事 士英白出五千金委黃金
鐘招募健卒即補府同知 梁雲構請召黃得功劉澤清統兵入衛

馬士英奏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浦
息七救催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進不得稽遲

黃得功提兵入援命于秋巷暫住有警前進 太監高起潛奏在兵東
下聞賊尾後我兵擊前自當指日授首不煩過慮

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
史可法疏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七撫有總督官不為不

多矣虜寇並至曾何益定末哉臣近至揚州一時集於城內者有總
督有提督有望料酬應繁雜府縣皆病今又添監監督人：可以

刺商：本蓋虧課從何出利歸豪猾不足之官朝廷實自受之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賞阮大鍼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黃斌卿鄭鴻逵
黃斐鄭彩方國安趙民懷卜從善杜弘斌張鵬翼楊振宗等銀幣

命兵備副使馬鳴雷駐江陰印司奇駐鎮江楊大猷監軍鎮江凡進
南渡用砲打回不許過江一步

禮部奏選到淑女者于十五日進元輝殿
癸亥貢院彙選淑女七十人中選中阮姓一人太監田成浙中選到五人選

中王姓一人又周書辨女一人俱送進皇城內

太監屈高忠奏惟大禮措辦銀兩有旨着該部火速那借
馬士英疏請設洋稅事開洋之船每隻或三伯兩二伯兩設太監給

批放行于崇明等縣起稅如臨清閩例
戶部奏請徵寧等府預徵來年降銀 侍郎中細考性浙直催餉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一案謗議沸騰有旨着法司即將口詞彙疏
連夜逮刻印刷務使逐郡宣布

桂王子安仁永明二王召赴近畿居住
太僕寺丞張如善丁報回籍着留其行囊京餉 御史劉勳奏解奸

嚴密下役四出搜害 御史何 疏請禁四六文章并坊刺社稿
贈鄧逢蘭太僕寺卿 馬士英請令乙榜原主輸銀准貢

原任山東提學右叅政翁鴻業之子奏乞卹典下部察奏
起補王時敏太常寺少卿范鳳翼光祿寺少卿

特授從賊臣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明叩首遂闖者賊也擁戴逆首者亦賊也故國琦與楊維垣等同書

特授君曰是皆賊也無嫌同辭

清兵入淮安然兵東平伯劉澤清逃
澤清先請入衛諭以防違為急及聞清兵至遠大掠淮安席捲輜重

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豫王從容渡河至淮安稍休即拔營南下
明澤清助馬阮而攻去姜曰廣劉宗周諸人威力如此宜其清兵渡河

上之奏順昌之奇捷下之劾襄陽之固守不取法乎此乃法重貴太
原之逃乎昔日之權煇今安在哉書官書府書匪所以絕之者至

矣
下給事中吳道于獄

時左兵東下士英盡撤江北勁兵堵拒上江且曰寧為北兵所殺無為
左兵所辱而朝議亦俱謂北不足慮甚有欲用北以破左者方國安年

文綬名為禦左實避北兵而西吳道疏劾二將臣留首左良玉稱兵

犯順連破九江安慶國安文較方在勦逆吳逆為逆臣出脫是何肺
賜者單了職法司提問先是阮張輩欲借太子起大獄因逆外議不
果及得逆跡決意借叛逆為名曲肆羅織既而清兵南下不及其獄
丁且清兵入揚州署府事同知曲某死之

史可法時守揚州清兵至誰可法指以好語慰士民謂北騎尚阻
黃河豈能絕流飛渡迨清兵直下抵六合可法急令開城門聽士民出
城逃避清兵未至高劉三鎮之兵已悉其劫殺吳豫王入揚州同知某
冠帶坐堂上不屈被害可法擁七十騎突圍而出行至班竹園地方
清兵追及城之史遂死亂軍中有押某者更種也為史內丁豫王下
令募生得之至則勸之仕不可曰我受史閣部厚恩誓於此生履敢
失節豫王不忍殺竊留半月終不能屈乃縊之師即夏史尸已不可
得矣今之史塚偽也事平後押債居却閣前一室磨麵自給有印以
從事者惟慟哭而西如有惜遺其名押亦惜遺其名

噉可法死難矣而不善者雖沒亂軍之中未嘗投命之即不敢扭也
不盡逃何原其心也逃守金陵號召勤王之師或別有良圖也春秋
立法甚嚴而定心忠恕正謂此也

附馬士英請潛召黔兵入衛為走貴陽計黔兵三十調至令駐鷓鴣
山踐踏僧氏房殆逾每夜撥二伯名守護松寓

已卯龍潭驛探馬至北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至江中發一砲
鎮江城裂四塚最後楊文魁令箭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北兵因架
砲城下火從後炸震例顏城半塌委放三砲江筏粉碎吳士英將前
報二人細責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

庚辰召對百官于武英殿

自左兵撤至上日怨馬士英王之明事謀所以自全成實視朝某問
群臣遠却禮錢謀益力言不可乃退是日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
上云外人皆傳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卷鐸正
色語查曰外邊話不可亂說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
五月壬午朔吏部尚書張捷率百官進表賀捷

時江北信絕左兵與靖南相持不下阮大鍼劉孔昭虛報捷者捷遂
率百官表賀以愚却人耳目是時有書聯於東西長安門柱者六福人
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樂又云福運
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又云二題翻世界七
熱楊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孽天掃北漢

唯張捷身為家宰不能進賢退不肖使半壁聲於磐石而空邪官且
比周為惡生視國事決裂至此尚恬不知耻虛表賀捷持以是為
拘之職乎直書于冊良可醜矣

丙戌上不視朝

瑞陽節也工以演劇故不視朝

謝黃得功與左良玉屢戰身中五矢捷聞加太傅遣太監王肇恭勞
之并加阮大鍼朱大與俱太子太保總兵馬得功張武鄭彩黃贊各
加三級副將以下各加一級

禮部題編修陳之遴給事中戴英福建主考

丁亥有二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寓午後士英入大內與盧曰二卷商
議傳令各門下閣辰開中閉

戊子百官集清議堂會議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張捷張有譽錢謙益李沾唐世濟陳鼎李喬揚維垣陳子鼎錢謙益孫振泰鋪趙之龍各竊一偶語百官集者甚眾皆不得預聞時散唐世濟李喬齊聲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甘之矣後有叩之大傳者皆云北信甚急今已無妨蓋所會議者藉之龍以欺於清也

已丑發黔兵六百人守 孝陵門禁甚嚴清兵駐瓜洲列營北岸鄭鴻達黃斌卿黃贊駐鎮江列營南岸相持者兩日庚寅夜清兵開關放舟渡江而下三鎮兵各揚帆東進江南諸師皆潰諸將各卸甲鼠竄蘇松巡撫霍達尚未到任聞變即易服潛入蘇州鄭鴻達經丹陽燒劫南奔黔兵從揚文皖者止存五百人傳言清兵已渡江鎮江無備都人大震

事即傳音三淑女在經厭者放逐母家婦紳家眷不許出城去履帝如太平操江誠意伯劉孔昭不納遂如清南侯贊得功贊是日喚集禁園子弟入大內演劇上與盧九德田成展高忠等雜坐酣飲三鼓後上同太后一妃與內奄多人跨馬從通濟門出至太平府孔昭閉門不納傍徨江次不得已就贊得功贊得功方出兵與左良玉戰聞之即歸營向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人之言倉卒行幸乎今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快非臣等負陛下也臣營單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上使首無語者久之皆留營中

欲作閉戶計乎車駕不納則君臣之倫絕祖母可執則父子之倫絕此事以觀孔昭大逆不道之罪不可掩矣

癸巳馬士英逃

錢謙益黎明有與過士英宮門庭於然良女士英出箭衣小帽向錢拱手云說異說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公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士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擁出城至 孝陵說裝其母為太后召守 陵黔兵自衛趨廣德所過村落劫掠一空廣德閉門不納士英怒督兵攻破之殺其知州迂道至安吉賂書知州黃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從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權翼聖於是率士民肅迎道左掃公署以侍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者皆有酒肉之獻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聞即既真

太后亦非偽乘貞遂備法駕進入杭州舍於公廟士英屯兵於城南時游玉寓杭州恭謁偽太后如常禮偽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妃某等進入偽太后復峻辭之人始疑其偽既而人從南中來者云太后已棄驢隨弘光入天界寺矣而後知其果偽也

明運籌帷幄輔臣職也折衝萬里樞臣任也士英以一身兼之而坐令國事至此又不能死首行倡逃惡莫大焉特書其日盡削其官蓋始終絕之也

城內柵門盤詰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我改道之龍斬之弘光既出內外鼎沸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街衢文武一時隱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蟻有出而復返者次日戎政道之龍出示安民有云此土已致大清國大帥之語

百姓千餘人擒王鐸至中城獄令認太子即群臣之鐸曰非我事皆馬士英所使百姓曰汝舌在士英口中耶復毆之積毀俱盡太子垂行諭止命禁中城百姓隨擁太子上馬西華門至武英殿又擁至西宮取弘光所遺袍服之即於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連日天氣陰霾凄慘是日天日清朗衆心歡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四拜禮大條六間有至者

太子傳示畧云 先皇帝丕承大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休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于小子宜徇國恩以居父大仇不共戴天 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避匿圖圖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于惟 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陳大義不意日計構陷致櫻桎梏于雖西囚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速遁竟為民望其如 高皇帝之陵寢何注于小子父老人民圍抱出獄插入 皇宮

子身負重寃宜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勅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于當恭聽共行皇猷自以前日有不識子之嫌斬子經綸之教也 張捷聞太子即位王鐸下獄怒以次及已微行至鷄鳴寺以佛幡常白繼楊維垣亦懼以前罪見討先勒二妾死為買三棺旁置二妾中題楊維垣之柩並埋中堂身穿一僕夜遁至土橋為恣家所殺 太子令釋王鐸於獄仍命為大學士又釋高夢箕於刑部獄陞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

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中東門而出者甚眾柵禁稍寬店肆亦有開張者

文武諸官集中府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刑日幾番云：恐有蹈呂張之咎者且弘光帝復來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歟使北歸其何詞以善後衆皆然之遂散各衙門出示安民但言城守並不及立新主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鷄鳴巷百姓焚燬一空次掠阮大鍼楊維垣家大鍼最富歌姬甚盛並時星散太子敕封中城獄神為王差官捧敕二人前導至獄中開讀敕文稱崇禎十八年兵馬司官素服迎之 監生徐瑜蕭某謁趙之龍勸其登奉太子即位之龍立新之 差官自北軍歸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避位 尚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逃 丙申清豫王至南京

歸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 事兵部右侍郎李喬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奕琛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李沾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唐世濟迎降 兵部左右侍郎朱之臣梁雲攝戶部右侍郎何楷左都御史鄭之麟等迎降

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陳于鼎左右諭德翰林院編修等官程正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等迎降 給事中錢增陸朝丁九元王之晉等迎降

御史張孫振徐復陽袁弘勳王愔等迎降

魏國公徐允壽保國公朱國弼懷遠侯管正齒靈璧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壽臨淮侯李洪述鎮遠侯顧鳴郊

隆平侯張拱日懷寧侯孫維城寧遠侯鄧文郁南和伯方一元

博平伯郭祚永寧東伯焦夢熊寧晉伯劉印言惠安伯張承志

大興伯鄒存義雒陽伯黃中昂襄衛伯嘗應俊等迎降

掌宗人府事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翥元等迎降

大清兵到戎政府都察院各遣官二員遠迎跪道旁高聲報名

將近豫王前通事高聲喝起文武百官隨即出城迎接時正大

而淋漓無一人敢稍後者

豫王頓兵城外駐扎天壇中

勳戚中湯國祚是黨劉孔昭而許舊家張慎言者柳祚昌特出

急用忠幹之臣甄惟用阮大鍼者嘗廷齡破例與一子文蔭入

監者朱國弼以侯復晉封公者

丁酉大開洪武門趙之龍李喬率百官獻冊行四拜禮隨跪請

豫王進城豫王問 太祖 成祖始末之龍一：具答豫王大

喜加封之龍為興國公賜金銀鞍馬貂裘八寶滿帽命軍中

設牛酒席地而飲

王鐸詣營投降豫王以其弟王鏞在營中優禮之

李喬進城告示二道一為大清攝政叔父王晚諭江南文武

官員一為 欽命大將軍豫王晚諭南京官民畧云福王借稱

尊號沉酒酒色信任僉士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

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嗾恨人以為皆錄

晚刻趙之龍奉太子出城王營豫王離坐迎之令坐於已之右

相去可丈許

戊戌文武百官朝豫王于行營

豫王受文武百官朝賀到營遞職名者如鐵趙之龍令百姓設

香案每家各粘黃紙書 大清國皇帝萬歲

豫王令查百官不朝恭者妻子為俘差假者堂官報名註冊每

日點名百官俱四更往午後歸

光祿寺卿葛徵奇給事中黃端伯戶部員外劉光弼吳嘉胤中書

舍人龍廷祥死之

徵奇等俱自盡獨端伯大書其門曰大明志臣黃端伯之寓豫

王召至長揖不跪與之言則慢罵遂命殺之臨刑監斬官尚未通報

恩寺僧一輪趨過端伯呼一輪代書絕句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剛

王若問安身處力兵是道場書畢遇害廷祥自投武定橋下死

噉食君之祿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書死之者嘉其得授命之正也

張捷揚維垣皆死難者胡獨削而不書則當考之春秋矣傳在行狀

其君光賈舉州等十人皆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康侯氏曰所謂

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今此十人皆

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今捷與維

垣之死判自有因即使果死維垣已失身逆實不足置齒若張捷者

身為家軍統百官均四海是其職也當時政繇馮氏權歸內奄不聞

有所遷故甚者表章附鄭諸人日中已無 先帝擅加成國王號胆

膽

膽

膽

膽

膽

膽

膽

膽

膽

膽

大直茂 高皇是其逢君之惡也屈膝辱國之徒咸行登用實繁
爵之弊置若罔聞是其從於昏亂也律以春秋之法正所謂殺身
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者削而不書深得春秋之意矣

工部尚書何應瑞自縊不死豫王命縛之京官代為之請乃准調理
已吏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入洪武門候開正
陽門索匙不得乃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現銀九萬兩即命謙益
駐 皇城守之

文武官暨坊保進性體未麵熟食茶菓於營格繹塞路趙之龍喚戲
十五班進營開宴遜套照演正飲酒間報各鎮兵至之龍跪稟豫王
玉珠不為意又點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伯遣將之即行有頃擒
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弘光贖罪豫王許之隨攜三伯人同行

乙 己劉良佐以帝至南京請南侯黃得功死之

良佐奉豫王命來追帝且召得功得功怒不甲而出隔河罵之揮鞭自
誓曰我黃將軍豈屈膝他人者哉有維前中其頸者黃叱立不動良佐
即投放箭者持其首以勞之黃終不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結東將
戰麾下群進曰大事已去彼取僕耳黃審視將卒皆無鬪志乃擲
於地撫膺大恸隨即甲冑服冠帶北向再拜自刎良佐即入其營
挾帝回南京

雖於良佐則削其官書以帝至以著其為成君之賊於得功則書其
為書死之以著其得授命之正而馬士英之世奸悞國劉孔昭之弄
君負國左良玉之阻兵禍國趙之龍等之賣國其罪不書而
並見矣

兵部右侍郎李喬獨先剃頭胡服豫王罵之

趙之龍同大清官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
兵房西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皆讓以居北軍
自是東北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啼哭滿路西南民房一椽值一金
豫王斬北兵捨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
寧縣藏匿者示

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牌諭翰林大小官每日入內院辦事仰掌院陳
于鼎進冊送進每日侵晨點名
大理寺丞劉光斗鴻臚寺少卿黃家駒御史王愷等安撫蘇杭等
處即索取降順冊

時百官既投誠於清復傳檄者直諭令降順檄曰自遭金元以來
朔漢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伐無道靡不奔好而擒寡問罪以稱兵
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蒼生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 先帝
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寇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肅清 京闕修治
山陵安 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護持
我 累朝陵寢修復我 十廟宗祧優恤其諸藩安輯其殘黎權
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思深禮崇義盡仁至如大清者乎權奸當
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韓而不奉詞繼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
興師問罪猶且頓兵不進紆迴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王師以
仁以禮雍容揖讓如大清者也助信祐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
動雲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刀萬馬寂無人聲重更聚現朝市不復
三代之師於斯見之靖南覆瓿誰為一旅之師故主來歸彌崇三恪

之禮凡我藩鎮督撫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救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大丈夫可以自決也幸三思之幸安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順治二年五月南京文武諸巨趙之龍朱國弼劉良佐王鐸蔡英傑錢謙益李沾唐世濟李喬朱之臣梁雲構鄒之麟謹白

劉良佐以帝至宿天界寺次日帝坐小轎入城首披包頭身衣藍袍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輿隨後夾路百姓唾罵以其信任馬士英阮大鍼等而囚禁東宮等事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轎而馬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首豫王坐受之命設宴於靈壁侯府坐帝於太子下趙之龍等八人侍宴樂戶二十八人侑酒半豫王向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 遺詔擅自稱尊何居又曰汝既擅立徒聽奸臣報復私怨不遣一兵討賊於心何安又曰 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

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又轉展磨滅之何為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汗流沾背終無一語席散金竊候於江寧縣署與太后及妃同一室豫王令舊臣往視惟安遠侯柳祚昌侍御何楷視之帝嘻笑自如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

下令斃趙之龍先刺魏國安遠永康靈壁臨淮附馬齊賢元等以漸刺訖文官惟李喬姚孫傑先刺

豫王出示各城門云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耻官員先刺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 豫王命錢謙益兼吏部尚書

上江提督朱大典歸于金華劉孔昭逃阮大鍼劉洋清諸營投降丁未安撫黃家南至蘇州巡撫霍達巡按周元杰知府陳師恭同知文王輔推官萬通長洲縣知縣李寶英縣知縣吳夢白等皆逃

霍達於北兵渡江後列任泊丹河干不入城今大開六門緞婦女出懸錢謙益既投誠於清以招降江南為已任致書督撫及御仲華勸降有名正言順天與人婦等語屬門下客周荅同家南先安撫來蘇時官府皆進士大夫爭入山家南等入城民皆執香以迎城中大姓亦有設香案於門者

鎮江監軍副使楊文驄殺安撫黃家南

文驄率餘兵五百自鎮江南奔進蘇適太監李國輔亦至乘不意得入城執家南數其罪殺之周荅聞風先逃文驄遂自行迎撫事

豫王調兵八萬下蘇杭

六月清兵入蘇州監軍副使楊文驄逃長洲諸生顧所受死之

清兵入蘇一役虎丘黃花徑一從楓橋出橫塘一從高板橋出洞涇大帥貝勒駐師閶門外白雲菴令士紳朝見皆行四拜禮遂統兵入杭命侍郎李廷幹同降將上國寶鎮蘇州授原任通判徐樹藩著太倉知州事舉人王鄧李楷等著嘉定武進等縣知縣顧所受者長洲老儒人稱東吳先生聞變賦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官場地免使忠魂弄濁渠又書几上云非自同於匹夫匹婦之謀實不忍為被髮左衽之人遂往學宮自經為學役所覺乃赴水死

清兵入杭州馬士英逃

洛王率浙江巡撫張秉貞左布政使吳儼臬督糧道副使王敬錫杭

嚴兵備副使吳簡思水利道副使錢志騫等迎降

士英王抗擬後奉立潞王王堅拒不可及且勒至以書招王王度力不能抗遂自請其營請勿殺害士民且勒許之按兵入抗布不易肆

閏六月辛卯離城令下壬辰在籍少詹事徐沂死之

先是沂致書親族云前月六日之夕弟將引決於庄舍為庄奴所覺志不能遂今紳士欲郊迎且勒乃弟臨大節之時也存此不屈膝不被戮

之身以見 先帝於地下見先人於地下其在後之人則三位長兄與吾

以發表兄善視之至是聞離髮之令貽書友人云先有數行並諸兄其

時以郊迎為不可也今貝勒未至而離髮之令已行嗟乎屈膝不可也

髮其可乎江萬里吾師也特予不入城雖有圍事止水而不能不死於路

耳惟諸同志為弟明此志焉是日從山中移舟虎兵月下沽酒獨飲

從容赴水死諸生放獻巨避兵救漢家人有刺髮往者見之號慟三

日不食死叔父中書震亨時高陽城閉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

日而死遺筆有僅保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 以在如蘇項其山均非

北使至紹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右金都御史祁彪佳等死之

清帥傳檄至紹興紹興遣人投降彪佳知事不可為投河死宗周刺

絕粒死其言曰非難自刎投洲也但此身不得全而歸之不可以見我

父母且宗周將死有諸生王玄趾者貽書相勸勉甚激切又有潘某者

尚未入泮亦隨宗周殉難

馬士英伏誅

士英渡江後然兵逃散乃潛居天壽寺中其家丁某縛之以獻貝勒

數其罪惡誅之刺其皮膚之以州用快衆憤時人有以周為作對者曰

周延儒字玉純先賜王後賜純：繫延儒之頭穴同孤狗之斃馬士英

魏瑤州家藏瑤腹藏州：眾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類

而孰知擒之以獻者即其自衛之家丁也前再書逃此書伏誅以見

包藏禍心之賊天人之所必誅斷無有倖免者可以為來世永鑒矣

長洲諸生陸世鎰首倡集義于陳湖

世鎰字兆魚世居陳湖以富稱先是有十將官者聚千餘人屯陳湖中

兆魚慮其為亂亦屯聚千餘人名為犄角實用防道時下令號發鄉

民驚惶殊甚十將官因以言煽誘之鄉民益懼適府縣差催馬州者

挾以兵勢索需倍於往昔鄉民皆洶：思亂十將官因民之洶：也逆

殺其人而焚其舟揭竿稱變邀兆魚與同事時城中富家大室皆避

兵於鄉為人蹂躪大矣於是集義者四起咸以劫掠財物為事惟兆

魚則盡毀其家以集眾數十萬金之產盡捐以供餉又嚴禁部下不

得擄人家一錢一縷犯者必殺毋赦時同舉義者兵部主事吳易與

生戴之傷等後或投誠授職或流而為盜兆魚見大勢已去竟飄然

長往其妻子不顧

太湖義兵起以黃蜚為主蜚故水軍總兵也

發已城中義兵起時陳湖所部有被獲下獄者伏力士劫之以械樓舉

火為號於是城中爭奮起相與焚北察院及巡撫公署李廷獻士國寶

俱歛兵屯於南園城中大姓各設酒食以犒義兵然兵皆徒手無械

陣又無火器原任守備曹之璜將若米或聚眾湖中的期克復若來不

應之璜獨率千人入城與北兵戰於南園眾潰不能支死於荷門陽山廟

側陳湖勇士章志試亦死焉

松江嘉興當熟崑山嘉定江陰俱集義城守

松江先有指揮當某者集義殺安撫吳東坦願乃歾而適括郡人金錢助餉郡人苦之乃共殺請原任兩廣總督沈猶龍為主嘉興則推吏部尚書徐石麒編修屠象美為主新任兵備吳簡思聞變從水竄逃出當熟先係原任知州嚴杖為主既而總兵何沂擁宗室某至執杖欲誅之僅而得免嗣後何沂為主崑山則推前任知縣楊水言為主嘉定則推在籍右通政侯炯曾為主江陰則諸生許用及典史陳明過為主各集眾城守暨大明旗號

徽州紹興金華等處各舉兵城守

鄭遵謙新北使于江上奉魯王為監國迎入紹興居之

遵謙者大同兵備鄭之尹子也與給事中熊汝霖江西僉事孫嘉績同起義於餘姚率眾至台州迎魯王台州鄉紳陳函輝戈夏卿共集眾擁送魯王至紹興奉為監國新北使取其血祭旗上江總督朱大典亦起義於金華遣其孫廷上表勸進張國維亦起義於東陽遂為聲援起原任大學士方逢年行宮辦事調總兵方國安守嚴州隨調兵復富陽縣徽州則原任御史金聲同武進士黃登集義得萬餘人分守昱嶺等處阻險自固
丙申城中義師潰時舊總兵吳志葵屯營黃天蕩郡人張助勸之入城救援不應於是諸師各為散散有頂紅僧戰甚力手段北兵數十人當十六夜月食李運齡令兵潛出齊門從姦口統出望亭奪糧船據之繼掠許墅至楓橋而北兵在城中者亦焚殺屠盤一帶計城內外死者

幾及萬人河水經旬猶不可食澤東李伯含素以武事見推及是率眾至盤門遠墮水死人感惜之

有朱旦者祖為朱鸞人稱白氏先生著有遺文書法一書極意表揚遊國諸忠義者至是聞變旦歎曰當時我祖作書忠於 達文帝我今舉義忠於 高皇帝雖死猶生也遂拜母訣別而出往太湖說黃裳諸帥皆不應復貽書位吳志葵亦不應乃回西山徐雲龍等薄胥門北兵衝突而前雲龍斬中走其弟居遠僧景賢皆戰死旦亦遇害
清兵入當熟諸生徐守賢等死之

降將洪某率兵攻當熟何沂先期潛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不能支遂各散去徐守賢母病不能逃兵至母與妻俱投井死實與兵格鬪死徐市徐惺聞城破歎曰我家世科第真無一義士耶通別親族題壁云不敢立名後代但求請即答先朝夜半自縊項志寧方食餅聞城陷墮餅於地扼吭不食死諸生蕭某妻許氏為兵所掠痛罵不受行兵怒縛之梳髮解之

清兵圍崑山徐開禧開城門迎降在籍編修朱天麟南走福建諸生朱某崑山巨族甚多皆輸餉願死守諸生朱集璜徐開弘等功守甚力復邀老將王公揚王戰事公揚年七十曾悍不減少年至是清兵東攻被圍十餘日公揚力戰死天麟方約開禧及諸縉紳給發兵糧開禧已預通款於清遠開城門納清兵入開禧者 先帝戊辰首科進士任臨武知縣中成考送復邀 先帝破格特恩授翰林者也天麟聞變狼狽走江西後聞陞武即任復走福建集璜開弘俱死亂軍中諸生陶瑛卷死士三伯赴援中途開城破自刎仰紳士民男女死者

以數十萬計舊令楊永言潛匿民間得免

清兵圍嘉定

秋七月清兵破嘉定在籍右通政侯炯曾進士黃洋耀等死之

炯曾等偕義城守清兵初來攻炯曾令焚其舟既又來攻預斷一石橋而支之不即斷清兵過橋傾壓死者數十人有某將者侯黃二公敦請以訓御兵其人勇悍善聞手揮鐵簡前後擊數百人後中夫如帽毛以死七月初三降將李成棟復糾太倉之兵以東東西兩門齊攻火砲擊城中無虛刺薄暮忽大雨如注怪風暴起城上遂不能張燈成棟令兵丁潛伏城下穴城而守者弗覺也初四黎明成棟置砲於地穴中砲發震城一隅崩鐵騎直踴而上鄉兵不能禦遂陷炯曾急歸拜家廟赴池水死成棟倚其尸斬首以殉象長子玄演被數十刀以死次子玄潔亦被殺有曹某某者悉出家財僱軍破賊於家人盡登一舟自沉諸生龔用廣妻復聞張錫眉夏雲較盧金昌等皆死之澤耀與其弟潤耀赴僧舍題詞詩於壁弟曰業已死矣尚不能尚不能忘殉節名耶遂同縊越數日親友收其尸面如生

庚申太湖兵潰黃斐雖擁蓋藩禦安王屯聚湖中然無遠圍惟搜捕難覓人及沿村打糧而已民甚苦之己未清兵數百騎蹂躪山起竟奪黃兵方集木清聞風俱遁黃斐遂入泖河庚申清兵復至鄉民被殺者數百人

李成棟亂吳志葵黃斐于泖河俱擒之以歸

清兵入松江在籍兵部左侍郎沈猶龍原任吏部主事夏允彝死之

清兵入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父子死之

甲乙事案 卷下

猶龍既從事即斥逐當指揮聚集紳士民為城守之計舊總兵吳志葵率水師營於泖河中央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皆至議時懷玉與志葵不合志葵故設端以難之懷玉憤然起曰府城港火總戎提督金山衛吾當死守誓不使北兵得近衛城一步懷玉遂往金山志葵仍歸泖河李廷齡將製松令北兵潛匿舟中命書董廷對為間假以探沈為名實納北兵也眾知其謀迫斬廷對於青浦廷對尚書其孫也適謝某者製造軍器往城中交納沈令開南門納軍器舟入忽報黃斐兵至皆以紅布羅首內一兵紅布散脫則辨髮儼然眾喧呼北兵入城矣沈遂東走北兵尾之而行甫出東門沈左肩中一箭逆死於濠下松城既克廷齡令小將張某攻金山衛侯固守不動有北將綠城而上侯立手刃之如此數人乃止後李成棟復以文軍助之侯竭力死守相持者三日乃破侯猶巷戰至死馬不絕口其長子被擄極口詬罵北將怒甚即殺於中途時廷齡下令勒諸紳進緝夏允彝拒不往其先道之終不可其元曰汝終以為不可者惟有死耳允彝乃自投於池中

清兵圍江陰歷閏六月至八月破之典史陳明遇前任典史周應元諸生許用及訓導馮某中書成伸等死之

六月新江陰知縣至下院髮之令閏六月一日諸生許用倡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未幾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一室四城內外應者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開庫給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緝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姻武事共推毅為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帥水師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周從西

門傷勢既而敗績時清兵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敵每獻一級城上立給銀
 五兩徽商程璧入城盡傾所有與明遇充餉而自往黃髮吳志葵處求
 援黃吳不應程遂視駭為僧是時叛僕四起大家咸救死不暇清兵
 首掠西城故至南關即原公往禦不克清兵焚東城大如城外富室原
 公帥鄉兵與戰救清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為清兵所獲不屈死周瑞龍
 掠舟而逃原公不知下落明過乃迎舊典史問應元為將帥鄉兵擁之
 入城清兵四散焚劫鄉民遠竄無復來援者清兵始得一意攻城中
 竭力備禦清兵前射如雨城內取鍋蓋為蔽以手接取日可得箭三四
 百枝一將駕雲梯獨上城內用長鎗刺之將以口納鎗奮身直躍一重
 子以刀刺其喉殺之尸墮城下又一將周身束以利刃以大釘撞城墻
 緣而上城內用大鎚擊殺之清兵日增休君山為營下瞰城中城內
 連砲擊之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江素善弩發弩中人面日探斃陳瑞
 之：子出已意製木銃從城頭擲下火發銃發觸人立斃應元復製
 鐵槌能於城外取人百不失一又製火球火箭之類清兵畏之降將劉
 良佐純兵來助設牛皮帳自衛城內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
 十方卷令卷傳陳說利害城中勿為動良佐策馬自臨城曉喻應元罵
 曰我一典史卑官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不能以死報國今日有
 何面目見此方父老言未畢良佐急掩耳而走明過日坐臥城上與民
 同甘苦民咸賴為死無悔時松江新破李成棟等盡帥所部至江陰
 縛黃髮吳志葵於十方卷令作書招降蜚曰吾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為
 清兵聽之臨城下蜚無言志葵勸眾降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殺敵
 為人所縛自應速死何用多言時清兵築砲絡驛而至發砲無虛刻

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僅立不仆又一人背胸洞徹而直
 立如故有清將坐十方卷後城上發砲中之立斃八月之望應元以
 中秋節令守城者輪蹄賞月而自携酒登城隅四望嗚呼用作五
 更山令諸善謔者高聲齊唱城下聞者悲愴相半亦有激烈感慨者
 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清兵從煙雨瀾雜中潛踰入城開門
 納師民猶巷戰有韓姓手格殺三人始自創男婦死者城中并皆滿
 泮池及孫郎中池查尸數重陳明過闔門投火死閻應元投水被
 執大罵不屈死訓導馮某冠帶縊于明倫堂有中書戚仲者家持青
 陽入城協守城破大書于壁曰賊殺死此熱之妻若女子者媳六死此
 與許用俱閻室自焚黃雲江素善於弦歌城破後獨携一胡琴以出
 人盡識其為琴師也

清兵下陳湖陸世銜奔湖州諸生劉空死之

蘇州提督吳勝北甫履任即統兵下湖世銜走湖州山中戴之傷等皆降
 清兵入嘉興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兵部主事錢棟死之

石麟等既集義城守迎鎮將陳梧為帥軍聲頓振清兵未攻梧率眾
 禦之三塔大敗精銳皆盡石麟知事不可為自縊于書室中其僕祖
 敏徐錦俱從死錢棟投水死清兵至屠僮一空鷄犬無遺屠象其為
 亂民所殺洞庭西山民兵清黃營散後餘眾聚西山擁楚滿通城三行
 大將軍事而山中無糧軍政不立僅恃一徐雲龍而氣已衰矣城中聲
 言大兵將下西山眾遂縛同事蔡象坤以獻土國寶救之其勝兆統兵
 至西山受徐雲龍等降安撫而還
 據王班師以帝及潞王太子北行前使臣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等死之

正月劉英及曹遵金鑣入訊踰垣得見懋第發疏令金鑣偕都司楊文春赴南京奏之及至而南京已失守矣其在太醫院也內院洪承疇謁之懋第曰鬼也承疇私告陣亡 先帝賜祭加贈九壇錫蔭子諡文矣今日安得更生李建泰亦來謁懋第曰汝受 先帝寵顧不能殉國降賊又降清有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謁者皆受罵而去漢臣亦憐見之江南陷信至懋第題詩曰峽折巖傾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絕不磨至是以江南平再下令髡髮副將艾大選首髡如今懋第立杖杖之捕下刑部獄懋第曰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可速殺我次日鐵騎擁入內朝懋第南向坐於廷下攝政王問在廷漢臣云何吏部陳名夏曰為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非中 先朝會元榜眼者乎今日有何面目至此侍即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典廢懋第曰汝何不知羞耻我今日止有一死何必多言攝政王揮出斬之趙開心將為之請同坐者掣其福而止懋第至宣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次戰創于楊某涕泣叩首而後行刑懋第既出開心始行故王將從之而已報死吳馬紹愉率所隨將士志氣髮降參謀陳某及武弁王一斌劉統王廷佐張良佐俱不屈同日過宮 弘光之北也內奄皆隨行韓贊庸自樓墮下折足不死北軍并之以北中途不食死

與先信國已赴義而元世祖喻赦不及何莫既死矣而王一斌等皆同殉雖與先信國諸客鄙馮劉子俊等倡義追隨鼎鑊不避何莫是故繫之於北行之下者見其心乎本朝也車駕一日未北懋第本朝之心一日未斷也詳書其官仍正其名曰使臣者嘉其不負此行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如懋第方稱其選也曰死之者著其節也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舍生而取義其平生素所自矢也若懋第者於為人臣之道盡矣詳其事賢懋第也

冬十月福建巡撫右僉都御史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左都督鄭鴻逵及都布按三司道府文武等官擁立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府改元隆武

弘光登極盡赦諸罪宗在高牆者唐王因得出旅泊京口清兵渡江鴻逵擁之而南遂邀訂肯堂芝龍等備法駕迎唐王即皇帝位改稱隆武元年遷尊弘光為聖安皇帝以布政使司為行宮居之大教諭功行賞芝龍鴻逵俱晉封為公起擢肯堂為吏部尚書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召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於家加太子太保行宮辦事三司道府文武等官優陞加級有差以芝龍子成功為左都督賜國姓提督御營軍務以原任知府吳震文為戶部右侍郎總理軍餉以陳謙為總兵官鎮守衢州命御史陸清源安撫江浙二省陸如縣趙玉成等為吏部司官行人王景亮等為御史印命景亮巡按浙東軍前監紀授錢邦芑等為給事中遣官安撫兩廣雲貴等處建立大小九卿等衙門選補各官供事

聖安皇帝 太子潞王出問至南十二月監國魯王遙上帝謚曰報皇帝

太子滋曰悼皇帝路王謚曰潞王

右按弘光帝即位僅及一載而其局凡三變其始也雖未見馬車農尸之實而時中桑土網終之訓此一局也既而貴陽之禍水延入紹寧之蔓州叢生又一局也最後則馬鹿之奸憤盈象口而晉陽之中氣奮同仇其局愈變其事亦愈逆所以安樂雖武侯不能輔而樹瓊之撫床真可惜也竊不自揣恭述之外借借明而或者謂是非雖存空言矣補是又不然昔春秋之世亂臣賦于遍天下幾不知君臣父子為何事孔子取魯史而筆削之奸國者有罪篡弒者有誅孟子推尊其功以周之東遷為一亂以春秋之作為一治直舉以典高周公並列即以己之正人心距揚墨繼其後胡康侯氏表章春秋復推孟子之功謂不在高下空言之所繫固若是重哉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嘗也是故物我交引隨世遷謝者其幻而兼布獨存亘古不磨者其嘗大官大邑印景：綬若：者其幻而窮理盡性慊屋漏而質鬼神者其嘗甚者嗚呼風生威福任意喜加膝而怒推淵孔光之徒望塵遠拜思邀餘時以示榮寵者其幻而剛大之氣塞乎兩間直可薄日月而吞天地者其嘗又甚如操之詐懿之奸槍之狠似道之賊華歆之徒稱功頌德代掃除而効首功者其幻而惟是清泊明志士卒忠孝義盡而仁至者其嘗逐於幻則愈趨愈下勢不至冠履倒置人禽易位不止守其嘗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將是非明而好惡審廉恥重而禮義興邪區廢其精者乎紫陽嗣康侯而作綱目嗚呼其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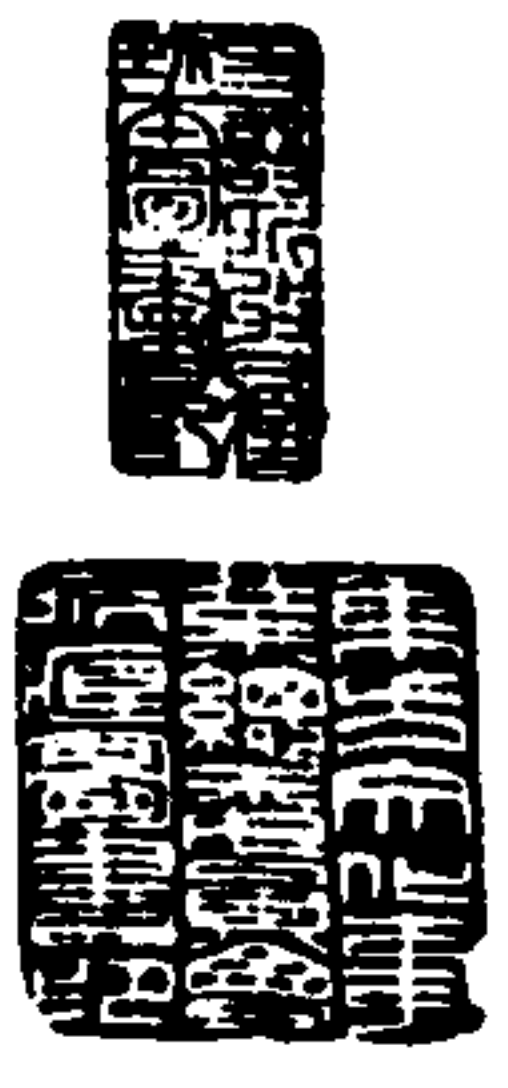
閩逆伏誅疏

欽差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閩死確有實據閩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閩逆肆亂逆我先帝臨我 神京罪通於天一旦刺死九官山差紆神人之憤奉旨何騰蛟著吏部先行議妥速叙仍著將賊賊情形聞賊首級真否該撫詳察奏解若果的真昭詔格叙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閩死非真而臣諂以為死且居之以為功是欺也欺則臣罪當死閩死果真而閩之首級已化為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閩死之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閩勢實強閩夥實衆何以死於九官山圍練之手誠有其故閩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臣請為 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閩逆因左兵南進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傳上瑞章曠推官臣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臣陳鶴齡等圍練鄉勇以待閩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雷而連旬閩逆困於馬上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閩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閩心驚疑懼清購其後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連營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閩誕以二十八騎登九官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將張雙喜係閩逆義勇僅得馳馬先逃而閩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御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閩餘聞之滿營聚聚及臣撫劉體仁卸職於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墟無不眾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衿紙錄亦無不眾口同辭也伏

參將久駐湖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道闕逆之死狀嗣後大行勤
 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誣死於鄉兵而
 鄉兵初不覺也使鄉兵覺其為闕逆氣反不壯未必逆能剪滅而
 致擊必之文加為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逼 君破都之氣絞逆成烏
 啄獸勝之內餅亦可以謝 先帝矣自闕逆死而闕二十餘萬之衆
 初為闕逆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於臣闕逆若不
 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偽侯偽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
 縱自如也伏乞 皇上祭告 九廟祭告 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
 十年之剽寇一旦天亡於九宮山以慰 二祖 列宗之靈以快普
 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 明旨所云察實昭昭格議實是徒滋舉
 朝之議而重微臣之罪臣惟有灑血於 先帝而已而奏委無一毫

數儲可任懷惶待 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具奏



南渡錄

南渡錄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亥福王至自淮
王薛由恭 神宗孫先福王常洵世子 薛由恭 薛由恭 薛由恭
周即河南府十四年流賊陷河南遇害 薛由恭 薛由恭 薛由恭
終制嗣封 毅宗手擇宮中寶玉帶付內使賜之十七
年復因寇入河北流離入淮安時北都失守 毅宗孫
肅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潞王名常
潞 神宗任也因江南在籍諸臣恐福王立後或追怨
故書及捉擊移宮等案謂潞王立則不惟釋罪且邀功

南渡錄
時以廢籍少宗伯兩入尚都倡議者錢謙益也于是兵
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
亨姜曰廣皆然之丁憂山東詹事雷縉祚禮部郎中周
鍾亦往來遊說獨送來為民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
英密且心與然厭言不可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
甯提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
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杰等南都諸臣不
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漕督史可法將貽士
英為立潞王不知杰等與士英已歃血議立王矣可法

南渡錄
知事勢已決始具舟啟迎而吏科李沾與御史郭維經
陳良弼等復倡言于內然持異議者猶啾啾也獨沾歷
階而上面折大器云今日之事何事論典禮則禮莫重
於尊君論典兵則兵莫先于衛主倘有異議者即以一
死殉之禮成告厥約二十八日登舟迎駕至是日清晨
大器意尚猶豫沾心愈馳至各臺臣所欲追尋異議之
人方定先數日前士英書約沾等云北事果真又有倫
序親賢早正名位吾輩方可不負朝廷不禍身家故沾
爭甚力二十九日王舟抵燕子磯三十日以王禮見百
官素衣角帶待茶款語語及大行輒哭失聲語嗣立輒避
謝

南渡錄
五月九子朔福王謁 孝陵入謁奉先殿出駐行宮群臣
進見初進謁
初一日首謁 孝陵至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
畢禮問 懿文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已入朝陽門由
東華門步過殿陛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止內守備府諸
臣入朝拜訖共商戰守何法奏對良久御史初愈佳奏
以記綱法度為立國本言彌大號及用人二事朝罷會

前臣一動心在福王
遂令小不忍則亂
功而後不如此

議登極監國以先行監國為便蓋愈推讓愈見王志
復國心無亟登大位心乃以金鑄監國符

己丑群臣上箋初進凡三上不允止允監國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是日王先行拜天禮升殿受監國露群臣礼畢始退兵

部侍郎呂大器心怵前議欲請後日即登極御史初恐

位必爭謂監國之名極正今不兩日即登極何以服人

心而謝江北諸將士宜俟發喪滿服後從之初揚州進

士鄭元勳聞迎潞議密言于工科左李清清曰禍從此

南渡錄

卷一

王

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繁人心豈可舍孫立任

况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

扶孟各扶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

王何地死之抑幽之耶是動天下兵也時草野聞立必

非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

以監國論天下大赦

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宣鴻業 列宗繼緒累積

深仁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

力圖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熾乃敢震驚宮闈以

五福王立心如石
負荷何

致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恻哉孤避亂江

淮驚聞凶訊既痛社稷之溢益激父母之憊夫不俱生

志國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敬爾來迎

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初進

固辭未獲勉與情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

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天

氣廓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全仗是取猶賴爾臣

民共興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

發大行皇帝喪諭天下

南渡錄

卷一

四

諭曰 先帝天縱神資玉承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

日艱勤學立政罔有休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

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仗臣而臣以不忠報以仁養

民而民以不義報委倫攸斃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則見妖氛日熾戮我赤子辱我宗

藩此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先

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無非欲化頑為良轉亂歸治何

皇天不弔遂有今年三月十九之事及 國母掩骼

相從嗚呼痛哉孤雖沙質片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

亮謹哀告于臣民庶憐予多取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毋撫鎮守都布按
三司官員地方攸崇不許擅離職守開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
諭告中外成使聞知

壬辰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補本部
官類詳梁羽明等

命以北推總兵張應元仍鎮守承天等處
命兵部郎中鄭元吉宣諭各鎮

南渡錄

卷一

五

元吉先為總兵高傑監軍至是言閩賊膽橫心雄航
潛柔且徐鳳聞訪鎮鎮集兵民未馴欲親往宣諭務令
相安以拒逆賊又聞高傑已駐揚州請發萬金并往犒
餽然後會文武諭以大義共圖江淮從之元吉渡江
躬行諸鎮營酌頒犒餼以義又言江南輦輦重地
不便安插家口諸鎮唯以時傳黃得功劉澤清高杰等
爭占揚郡元吉復泊舟儀真會得功先至移書期以首
倡協恭共獎王室得功答書如元吉言乃批白未幾馳
視澤清與係嫌始漸解元吉請督輔可法速赴任為四

後月新政一相以

鎮查地分守又以保所率兵稍強而橫乃議以保兵隸
可法外示親信廣寓調劑無不至道一一方民皆其苦
心也

御史和虎臣疏陳致治大本監國嘉納之

疏言殿下漢額大號沛發明繪雖為總統寔全報業以
仁厚歸群情又以嚴肅定衆志此明紀綱飭法度之
也伏望中諭群臣此時與制益當遵守勿以多事
爭之端器益當慎重勿以之加啟濫俸之繁入和
可不愛惜而自嫌之徑必不可開官爵不可不優崇而

南渡錄

卷一

六

職之階必不可有恩賞固宜普當為可繼之地勿生
無厭之觀觀開釋固宜速當核可原之條勿泰即知之
刑章庶幾紀綱明法度修然後以輕徭薄賦收民心以
舉賢錄才收士心以信賞必罰收將卒之心言守國
戰勝矣更有進者殿下一心尤為紀綱法度之本念
敬天則天庥必滋至念法祖則祖澤益靈長念勤
民則民情愈欣戴後其言皆驗
元廷推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
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為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

俱入閣辦事提督鳳陽即院馬士英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鳳陽

時弘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正義閣欲下明諭正逆

賊之罪以鼓忠義二曰御講帳欲上侯釋服更日直講

三曰設記註欲名詞臣侍立紀監國言動送貯山閣四

曰朕親藩欲依列聖踐極遣使各藩奏盟書慰告五曰

議廟號欲製列聖主權林奉先殿仍于孝陵側望祭列

聖山陵六曰嚴革奏欲無仗小人姦徒借端立說脫罪

俸恩七曰固江防欲將江北河北山東等處正稅本折

南渡錄

卷一

七

等從崇禎十六年以至十七年盡行蠲免無為賊小患

所惡八曰辯詔欲遣詞臣科臣招徠朝鮮以覘女直之

逆願合能並嘉納之

甲午陞詹事府詹事如印廢為禮部尚書在籍禮部尚書

王鐸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同入閣辦事

曰廣附立潞議故監國未點命再推詞臣數人乃益更

以鐸陳子杜黃道周疏上曰廣與鐸俱點閣臣可法

等為曰廣力諫然亦見監國之無非也曰廣尋辭尚書

銜改左侍郎

推補科員張元始等

凡六員

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堪慶為戶部尚

書兵部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起陞原任陝西巡撫

練國事為戶部左侍郎提督倉場原任天津巡撫賀世壽

為禮部左侍郎陞太常寺卿何應瑞為工部左侍郎原天

府尹劉士禎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國亨先撫閩中坐流賊不靖成

乙未改補吏部司官倪加慶華知誠業廷秀等

南渡錄

卷一

八

加慶先為戶部以堂官候餉錢糧註誤閣臣可法先與

同室知其敏練允誠以兵部主事建言廷秀以救黃道

周廷扶俱改補

復起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宗周 先帝時以救言官熊開元姜燠等落籍至是名

還

命御史初應仙宣撫江南

北都之喪重以高傑兵鎮揚州江北六民奔避無賴乘

機搶掠或假忠義名荼毒從逆諸姓蘇松常鎮為最處

佳昔按吳有威望故命之刑斬倡龍宣布赦款甄別有
司賢否三吳宴燕

命止江督初細成入援

風聞閩逆將東故止之

陞吏部郎中徐一范尚寶司卿

一范先以御史按河南請

兵部請設防江水師定額五萬添設兩鎮畫地分防仍復

撥江提督大臣協理俱允行

舊制撥江提督憲臣與勳臣並設 先帝時欲專任誠

南渡錄

卷一

九

意伯劉孔昭故罷憲臣是兵部從郎中萬元吉議請復

舊從之

陞補李沾張元如沈胤培左懋第李清等為吏戶兵工

各科都給事中羅萬象錢增等為各科左右給事中

時刑科右錢增服制未終疏請隨其東南第一隱憂一

疏內稱江南以蕪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外以太湖為

腹以大海為尾閘以三江入海為血脉自吳松滬塞水

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

一名下江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壑

此即海濱之役
當日事與此第一
著

攷勝岡峻劉河自然深廣運艘布船走集于北國朝二

百七十餘年潮汐泥沙日就淺狹今漸漲滿不一年竟

成平陸東流之水逆而西向灌溉無資若早魁為虐則

平時危折萬一大沒稽天如萬層之戊申天啓之甲子

洪流倒映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

為墊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流其如民生國計何但

事聞大利害大工役非一郡一邑所能濂考之先朝水

利者尚官特造與役者永樂間夏原吉白茅之役也有

尚委撫臣奏績者宣德間周忱嘉靖間李充嗣萬曆間

海瑞吳淞白茅之役也成蹟具在特在廢斷必行上嘉

南渡錄

卷一

十

納心命浙直撫按速議舉行

楚撫何騰蛟報奏恢復德安府隨州

戊戌吏部尚書張惟晉陳中興十歲下部酌行

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荊襄為今日鎖鑰重地宜申命

鎮撫大臣如九邊三協之類分戍增堡各扼險要東西

開闢首尾相援步騎兼屯戰艦海舟添設于長淮大江

之間沿北郡縣各積穀五千石或萬石分儲立備為金

卒轉運之費二曰議僑蕩或浙之虞嚴及江西之廣信

袁撫或聞粵閩擇其可者至府第設衙官屬暫從節衣
 三曰議開屯于江北開田招集流遺開屯立業給照免
 租三年後量征課稅縣府豪傑以百夫屯為百夫長以
 千夫屯為千夫長用什伍之法就使守禦四曰議叛逆
 明諭在北郡縣凡口稱偽官有能立行梟示或擒擊者
 賞五曰議偽命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致有今日諸屈
 膝醜類之臣家屬在南者量仍舊籍俟其歸正不置以
 風聞謠諑即行苛議無論清濁混而真肩流既無可還
 之轍忍增從逆之想至若自投未歸尤從寬分別酌議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或原係廢籍或曾經推擬或原無官守或有地方之責
 無兵馬之權倘才堪一割情可矜原宜酌定一用之法
 不當概以死責俟賊平論定乃如唐肅宗時以六等定
 罪六曰議棄恤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
 立宜贈諡餘待詳核論定七曰議功賞一階半級原用
 勅酬恐爛羊酬降市飲告官及增會俸今武爵稍寬文
 資無濫錄數名實無開俸門八曰議起廢 大行皇帝
 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初年定案無容又議嗣後成建廢
 籍諸清論自在假或謀謀并進致傷 先帝王成之德

籍諸清論自在假或謀謀并進致傷
 先帝王成之德

務使廷臣協議于至當九曰議懲貪通未百司貪黷成
 盜賊靡底之勢今約內却察院科道在外極按廣利貪
 吏完贓重擬十日議清稅北清萬有餘艘除旗甲有數
 外餘嗣司托工挽夫不下八萬人大半募自外江清登
 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鄰遊食不已為患非細宜下
 廷臣酌議俱嘉納之命却的行
 兵部請罷南京守備奏贊各衙依北都設京營等官又請
 罷錦衣衛南北兩鎮撫官俱從之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今宜罷若南京之名宜存其舊以示不忘恢復之意而
 京宮之制宜視乎北以別無敵偶尊之嫌此後大小各
 教場俱應改稱京營其提督戎政勳臣物理提臣等官
 俱宜如此仍練戰兵三萬分為十營兼用土著大漢止
 用軍校三百名錦衣衛校止用軍校五百名其錦衣衛
 堂上止用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衛南北鎮撫官不必
 用既臨緩刑且杜告密兵部覆請俱從之
 已亥命御史陳丹表宜諭江北
 丹表先以新進士疏請調廣西土兵任勦賊寇故 先

所謂內人而外子
史志云其州居於原
作淮陽道而都門

帝特擢今官命往調至是不果改宣諭江北

光大學士也耶請督師淮揚台馬士與入閣輔政

南都諸生盧溇村等上言南都係朝廷門戶而朝廷是

天下根本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報聞

庚子命江南募兵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佐理戎

政起原任刑部尚書徐石麟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副都御史

事諒成解學龍以原官為兵部右侍郎

石麟先帝時以議獄忤旨削籍學龍以薦黃道周遠

南渡錄

卷一

十三

陞應天府丞張亦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改順天府尹

王庭梅應天府尹陞江西左布政朱之臣太常寺卿史料

左給事中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史料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御史郭維經應天

府府丞仍帶原銜管巡視中城事

維經以加銜係在魏時故套力辭不允

命復原任御史陳蓋原官招募雲南

蓋先帝時為文選兵昌時例特至是以萬元吉為後

初三日聖廟十五日
即位未及半月可
見逆徒之為至時
如山既草亦新乎
不結忌矣

官

以提兵鄭鴻遠鎮九江黃蜚鎮京口等處

命上 大行皇帝 皇后尊慈

補御史宗敦一等各道員

凡二十四員

以兵科陳子龍巡視京營

起原籍科臣章正宸等聖臣薦選等

科則正宸揚州似表惟在燕敵熊關元姜埭馬兆義等

臺則爾遜李長春張煜鄭友玄李模喬可聘等時化燭

南渡錄

卷一

十四

後皆任此

辛丑起陞工科都許恭卿光祿寺卿

恭卿先帝時以推陞事為謝陞所糾削籍尋具疏以疾

辭

壬寅監國即皇帝位于南都大赦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休奕世滋昌自 高皇帝龍飛奠

鼎已卜無疆之曆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群臣百姓

共推維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揖理萬幾

乃累箋初進拒辭弗獲遂于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

廟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都殿以藪敷存茲神器惟我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功績造邦殫宵旰以證慈希蕩平
 之績致乃潢池盜弄鍾簋震蕩燕燕掃地以蒙塵龍馭
 賓天而上陟三空共憐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賜抱
 痛敢辭薪膽之疼誓圖俘馘之功尚賴賢親戮力助勦
 助予敢懷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
 命太監韓贊周管司禮監事盧九德為司禮監秉筆提督
 京營
 癸卯命馬士英入直佐理仍掌兵部事

南渡錄

卷一

十五

可法將陞辭故也時莆田國子生陳方策自京師回南
 上言可法謂賊有未可緩圖者六吳三桂屢與李賊戰
 于畿輔如不即破賊則賊主夷容曠日報復不無望我
 接濟夷兵深入萊蕪漸逸愚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速
 殲夷將孤注不無望我救援賊兵爛糜自成投奔夷兵
 得志勞苦功成不無望我賞一潰散必走西秦夷兵
 不窮追勢將南向不無望我安頓似未宜緩圖所以待
 夷兵也敵賊彌楚侵畧蓄奸已深今聞李賊陷京寧不
 思送及其地勢窮披上游順流而東金陵風鶴似未宜

緩圖所以辦敵賊也左鎮擁兵數十萬何難戰廷聞其
 兵丁時亦肆掠若不亟中大義伴建殊點誠恐卷寇成
 癩必至于漢似未宜緩圖所以勵左兵也京師以南黃
 河以北人受賊愚咸知有偽僭之偽朝而未知有中興
 之 新主去詒本詒所當速領似未宜緩圖所以挽民
 心也山東左半降賊尚有充青登萊夙稱腹臬堅壁周
 守若不急頒詔侍撥愚民罔知適從恐遺煽惑似未宜
 緩圖所以救東省也京師五方謀處何啻百萬生靈誰
 無家報誰無父母似未宜緩圖所以接回鄉也古多可

南渡錄

卷一

十六

起陞原任禮部侍郎即極錫時為禮部尚書陞少詹事竟道
 周為禮部右侍郎即極江都御史高倬為工部右侍郎石中
 允羅大任為國監祭酒順天府丞侯鼎勳為通政使司左
 通政蘇松巡撫鄭珍為大理寺卿
 陞太常寺少卿如慈節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
 處
 甲辰命忻城伯趙之龍提督京營戎政
 分淮揚廬鳳為四鎮以劉澤濬高傑黃得功鮑叔德領之

四銀不扣日積水火
一何濟若社稷

北都失守督撫皆奔匿鎮臣則得善地而委食焉賊兵
駐宿遷哀止二千莫敢擊唯心送揚州思息足燕以擁
立功廟堂知驅之不得遂立分鎮議姑為霸原閩部可
法言曰從來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猶爭雄于徐
泗顏奇聞不置盡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尚勦我兵
氣靡倫分力單顧遠道近不可不擇所守立定根基然
後鼓鉞而前再圖進取宜分四路一為淮徐一為揚滁
為鳳陽為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為六約進
取之基江北之兵殺既抵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然有四

南渡錄

卷一

七

鎮不可無督師應屯駐揚州適中調遣其四鎮轄淮揚
亦駐于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
安東邳州睢寧十一州縣經理山東招討事轄徐泗
者駐泗州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
壁宿州蒙城濠州懷遠各縣州隸焉經理河北河南開
邱一帶招討事轄鳳壽壽或駐壽或駐臨淮以鳳陽臨
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隸之經理河
南歸陳一帶招討事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
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

為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撥勦事一切軍民聽統轄有
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節併整理所轄各將聽奉
舉趨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
招商收稅以供軍買馬置器之用鎮額兵三萬歲之供
本色米二十萬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賊
在河北合力協防徐淮賊在河南則各鎮防守泗壽然
于青兗開汝似置不詳矣
命戶部速曉清粟以濟軍糈

南渡錄

卷一

八

運弁旗甲折乾盜賣變處不一而足宜急勅諸臣將在
淮者會漕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
之星夜押發啣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外尤宜立運
登渡無久露泊江干致生意外從之
罷淮撫路振飛起原任巡撫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淮揚等處
仰閣臣士英梓里從廢籍起推
進伯茹偉功為靖南侯左良玉為寧南侯各廢于錦衣衛
千戶又封提兵高傑與平伯欽濬清東平伯欽良倭廣昌

快諭

伯大學士馬士英加太子太師庶子錦衣衛僉事

時江督袁繼成入見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
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 上首肯雖

繼成言嘆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馬士英引

傑過河軍令往將繼成亦從矣 上曰馬先生不肯去

奈何今史先生願去繼成曰 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

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英分為用伏

祈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

驚願奉六龍為瀆淵之行上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

南渡錄

卷一

十九

言澶淵之行非遽為此事然不可不時提此志繼成又

請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而部多降將非孝順

孫且 皇初登大齊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

臣當星馳回汛上允可繼成往問責問臣可法不當逐

伯高士英不悅時人謂繼成言雖正然使訪臣果以序

迎則上何至召召士英與繼成又何得居功亦不可謂非

錢謙益呂大器等罪也繼成尋還任

已巳陞御史初彪仙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蕪松地

方

原任少詹事項煜自北邊歸命下却容議

煜既為偽太常寺丞至是南還猶入班行言色無怍御

史陳良弼言 先帝升遐之變千古異常總由大小臣

工結党納賄淆亂紀綱事杜勢家以至為貪邪斷送賊

到日或迎或竄忠烈家心可嘆也 先帝何在煜逃生

未已混入班次且彼居清華常以文章見稱既不能與

李邦華范景文指鹿為馬或黃冠紫衣任其所徃乃突

如其未飽首貪戀意欲何為萬一自媒得售仗載筆者

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見仍與某官寧不汚史冊

南渡錄

卷一

二十

而辰聖治時也撫方孔昭亦自北歸有謀陪推某缺

春戶科羅萬象面折其非疏爭之乃止

諭禮部考郊祀時享諸禮一歲中幾祭某親祭某遣官務

始祖宗典制詳開具奏

命札臣追上先福王先妃尊諡

從御史朱國昌請也

遣魏國公徐弘基祭 孝陵

以即位告又親祭告先福王先妃于行宮

丁未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為補吳姓原任吏部尚書鄭

三俊命宥性罪陞見三俊不允

慎言既內先列性督師稽緩與三俊誤用吳昌時二事
欣使天下共見其過然後用之耶俞性罷三俊皆閣臣
弘圖所擬也

調考功司員冰王重文選司即中
命速議 煮廟張后尊謚

風聞后已殉難故也

陞御史詹兆恒大理寺左寺丞

輔臣馬士英疏陳開國大計允之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一維陽殘破後聞聖母尚寓郭家寨當急為迎養一皇

考遇難後多蒙葬宜還梓宮護送南來擇吉塚安厝

一宜初禮部擇吉慎選淑女以繼中宮一訪蕩流離恐

奸究生心或為所挾不利社稷凡僑寓者宜俱差官迎

置近地俟中原恢復各還原封既奏命輔臣可法遣官

迎聖母親蒞事禮部酌議

詔封疆失事各官不許起用

時劉孔昭去臣諫前詔內罪廢各官逆案計典雖私俱

不得輕議惟置封疆失事于不言今日禍及君父傾頽

士英大計止高宗元
一人火其妻于計其大
下事無忌於此者乎

廟社封疆之罪猶當逆論以明國法而擬議語中仍

留此一段門戶之肺肝以再誤陛下天下事尚忍言哉

時監軍僉事宋劬亦言天下人不多壞于門戶每擇一

題目監探援人陷人則占風望氣者景附雲集致真正

介特之士不得効用宜如先臣楊士奇以天下心官天

下人以天下官官天下才皆可其奏自此門戶之說滋

矣

起用原任禮部侍郎鐵謙益

謙益以立潞議懼禍時科臣李沾有定策功故沈沾既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薦為巧護也臺臣陳良弼不平言陛下以親以賢當正

大統乃乃龍江現想謙益邪議撓止時科臣李沾相對

詫異與臣等並持公論及事定謙益猶現身容問沾對臣

曰此時尚議論不歸正乎今忽以謙益與黃道周黃景

昉等全荐黃麻臣憂奸人鑽用心不可測當陛下前不

惜一死爭之退仍與沾爭彼謂為吾親不得不謂停夫

謂停同卿情而不顧紊亂朝廷是何心哉謙益大節已

喪公論共斥聞沾荐既原借名正人君子而于衆論中

混以瑕玦從來誤國宿會寧不可破願以臣疏與沾疏

縣之國門發下文武諸臣共歎疏奏沾無以屈也
江楚督臣和繼疏陳致治足國大計嘉納之

疏言自古國祚久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在于
得人而足固必先審勢所云致治必先得人者何也宋
之高宗亦號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光武比烈次
亦不得與唐肅宗盛者知人善任使弗謀也武丁知傅
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鬼方之勳周宣知吉甫
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車攻之盛光武知鄧禹寇
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豎掃赤眉銅馬之熾以光

南渡錄

卷一

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不能終用猶能不失
其用故能芟夷安史克復兩京高宗則不然知李綱趙
鼎之賢而不能信用而不能信以小人參之卒令淪落
以老其始終所信任者惟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
之徒以故主勢日卑親恥不雪醜顏臣虜為萬世笑其得
偏安一隅猶幸爾臣願 皇上于在廷諸臣知而已用
者任之信之勿使小人參之在野諸臣未及用者明詔
廷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永看光武褒卓茂故事蕭翰
微名贊襄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臣故曰致

治必先得人也臣所云守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自昔論
建都者右西北而左東南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東南
之勢不足起西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群雄服胡虜取
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 皇上繼承大統宅
是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不先自治而遽
圖敵立敗之道也臣以為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
江北定為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海陽而湖南襄樊定為
門戶頃聞叛將潰兵結淮南江北間小民漸喪樂生

南渡錄

卷一

之心若不及時區畫一旦大寇覬陵內奸嚮應得無寒
心湖南獻逆僅逾千里蒿萊襄陽必爭之地閭閻設防
頗固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往計日可歸版圖然後而
不能守與不復何異蓋守襄陽則必設重鎮則必宿重
兵則必須厚餉皆不可不從長計議也諺謂欲理淮南
江北則必戍置清兵乞密詔督撫二臣審察順逆真必
就我戎索則分信地定額餉申明紀律毋為百姓煩苦
或中懷視望急乘寇勢未賄破碎其黨雖有焦爛寧忍
小痛以除大毒臣以為愈于養癰欲料理湖南則宜別

8 231

簡以力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嚴和難民招來商賈
 既通已蜀黔粵之貨以濟公私欲料理棄款則必開師
 府宿重兵侯規模粗立然後投括棄舊田大具屯種且
 耕且守為持久計夫襄樊守則可繇宛葉以圍關中淮
 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圍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圍河
 北攻守大勢如此若欲為盡江合腹裏而就遠角則腹
 裡失邊角愈感此輸者耳臣故曰守固必先審勢也然
 臣終以明斷為諸人材之貞抑消長理而已矣國勢之
 攻守待先機而已矣理非明不能斷機非斷不能割臣
 故以為得人蓄勢之要也既奏閣臣士英疑汪黃等語
 刺已深恨之

督師輔臣也可法往淮揚
 已酉詔議生祖妣神廟鄭貴妃尊諡
 加淮撫以兵部右侍郎
 陞兵部郎中鄭元吉大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
 補吏部司官夏名彛介魁等
 命王哲居杭州府
 辛亥復原任御史鄭友玄原官督理兩淮鹽法

友玄崇禎時以考選錢糧未完配
 詔督師輔臣可法遣官訪 大行皇帝梓宮并太子二王
 從少詹官紹寧請也
 詔議先妃諡號
 壬子命祈雨
 御史郭維經言 聖明御極符函旬矣一切雪恥除克
 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見寔春且偽官縱橫于慈泚悍
 卒搶于瓜儀焚劫劫墟之慘漸過江麻豐鎬一片地不
 知將來成何光景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漫
 不切要之務區區而議以致乘使門而為贊窺之際穴
 閉疾足而作富貴之階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數日以
 來匹夫匹婦天情鬱釀成灾祕伏乞早降諭音凡內外
 文武諸臣洗滌肺腑從公起見毋違道以干譽毋拂民
 以從欲凡刻薄徇私以及恩怨報復種種改習孟期薄
 除一意以辨賊復仇為念即此公忠上徹國昊自君天
 和仍如在京諸臣遵舊制齋恭從之
 晉公魏國徐如基侯靈璧湯國祚安遠柳祚昌伯誠意劉
 孔昭南和方一元東寧焦夢熊成安郭祚永宮衛廣子有

尚質金澤

差

予司禮監太監韓恭簡廣九德各弟任一人錦衣衛指揮
食事銀帶有差皆以定冊功也

總司公徐和恭疏荐原任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報聞

勲臣存文臣始此

吏部尚書張煥言乞休不允

時勲臣劉孔昭趙之龍等皆怒煥言存舊輔吳姓朝罷

群話于庭至日為朋党奸欺所用皆私人敢徹殿陞閣

臣和國等解之乃退孔昭又言 先帝無赦色遊幸之

南渡錄

卷一

七

好無神仙土木之費飭法明刑銳心雪恥緣諸大吏嘗

私党要擬之中暗伏機關散氣之中党全匪類事推功

余盡濟其貪殘之用廉恥喪而人心散大勢土崩重不可

逐逆賊騎臨城主亡國破殉節僅數人其餘從逆盡為

美官今潛竄南中者大率皆受偽命為賊作內應否則

南走胡北走越耳銓臣不願除孽擾且汲：議用又以

快國罪臣巧為推轂勢不盡傾江南不止又言慎言原

有二心當告廟決策定立主上之際阻難奸辨疏奏慎

言疏辨且乞休閣臣和國等亦以不能載和文武各疏

乞休供不免御史王孫蕃言慎言治事而銓底冊靡必

或用人偶不合勲臣宜平心入告以候上裁未有呼大

小九卿科道于庭而罵家臣如今日之異者安國家在

尊若勲臣尚未聞乎督輔可法言吳姓持斧建牙敢舉

特簡止因奉命討賊遲：其行逆蒙 先帝罷歸復催

促至京擬戍金茲此姓之過也然姓奉命之日正虜入

北時原候唐通兵為勦賊助唐不去則兵不前故屢請

行未允此姓逆之可原也年米任路不涸病在党同伐

異或以不肯之最百足不億或以可用之才一肯永錮

南渡錄

卷一

七

臣生平拙守不解異同如監國詔款內起廢一缺有除

封疆逆案計典贓私不准起用一段臣為去之誠以國

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彙征宜廣未可仍執往例耳後

來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

之不盡供天下用也今宜捐去成見一秉虛行如姓之

過則選以過如姓之才則用其才王路蕩平何容偏執

况北都之變文臣同多誤國武臣盡失忠若各執成

心日尋水火文既與武不和而文又與文不和臣切不

願諸臣存此見也己府丞郭繼吉可法去逆案一語

認為失言之過報聞時謂南寇諸臣不宜輕議用孔昭
言亦是然嗚呼非體故孫蕃等及之

詔議優恤北都殉難諸臣

從御史陳良弼請也

癸丑復原銀澤海子錦衣衛千戶

以先帝時曾披封伯故也

命十七年諫餉已微者盡數起解無得乾沒至明年全免

意仙遊餉速催

甲寅命督輔臣免河汾汾西鳳陵等南伯左良玉奈題陵

南渡錄

卷一

九

告即位也

輔臣野史與陳恢復大計命議行

士英言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果可執有金穀拒

可仗而又可用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祐愉陳新甲

曾仗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詔

可法便宜行

乙卯封閩門總兵西平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

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賚送

先因三桂承命移三城入閩方抵閩而京城失三桂逆

二 孫遜賢

舉我發喪乞師北庭始敗叛將唐通覆其師已復三敗
聞逃西過遂引北兵入京即事聞詔以三桂破賊復

化功在社稷乃進封戶部侍郎賀世壽言先帝神武

魁柄獨持祇以求治不效日夜焦思未免一人過其

並罪一人溢其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刑

賞如吳三桂奮身血戰彷彿李聚此乃可言以拜爵方

無愧也若夫口頭報國豈遂干城河上擁兵曷不敵愾

恩數已盈功名宜立不則天下且謂人主不愛頻咲而

輕名器矣臣願皇上申明同約為致治計國子監典

南渡錄

卷一

三

籍李撰言當日執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仙初初臣

仰敢以定策為名甚至庚伯之封鞋加鎮將于義未安

况皇上正位焉豈乃先帝所憑依將以大復仇而

光前烈也即在諸鎮將事先帝未效秦檜之私事

皇上未彰汗馬之績乘其寶亦在戴罪林而予之定策

其何敢妄訪鎮果負血性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

堪膺皇上延世之賞若以今日無功沾膺勳爵尚宜

再四辭免以明臣諷臣定不願光復未臻而大禮先舉

至于祿論為休勿因大僚而過煥拜下宜嚴勿自奉交

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明主必防其漸然
後細維不墜矣

命與平伯高傑安頓揚州城外仍迅統前征以應東師
起陞禮部右侍郎陟子如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少詹
事給寧為正詹事諭德徐沂吳偉業為少詹事

子壯崇禎時以議宗黨不宜更制削籍沂時里居感憤
時事始在朝同事者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
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党
連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党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濟群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
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為君
子否則小人流品區明澄叙無外故人謂異同立而賢
奸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流品始出夫以
先帝十七載乾惕辛使島湖泣于寇孽椒殿傾于賊烽
其故何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
未嘗為君臣勤恤為職掌究罔極其末流乃至漢魏主
上如胡越之瘠肥妻身冠仇若秦越之朝暮豈不痛哉
今者吾 皇中興百爾在仙自當洗心滌慮事我一人

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鸛逐雀勿疑也有能
莫震斯民者則庸之不然為苗莠芟勿後也有能殫心
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校官批政仗文自營勿貸也毋以
林骨不媚遂取介特立之人毋以個幅無華失專心向
公之士毋喜開殺之浮慕援引之定繁濫收趨勢遊利
之宵姦毋引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頌意誤用呈身換面
之儉沅除克雪恥端有賴矣沂有上當事七款一曰辨
人林二曰謀職業三曰敦實恭四曰勵廉恥五曰核名
實六曰納忠諫七曰破情面語多可採

南渡錄

卷十

九

命江淮賑卹北歸難民嚴禁掠奪
丙辰命議河督黃希憲齊撫丘祖德晉撫郭景昌等罪
御史宋國昌言北都之憂三督撫一時并逃駭其吳會
未雨之綢繆之際崇寇無死綏之粵方之費國降敵止
爭先去律以失陷封疆尚多一逃乞勅廷臣申明大法
遂下却者議
六月丁巳大學士高 弘圖自請往江干督漕糧登度從之
命密補記註侍班官
時戶科羅萬象因漁臣愆予以肅朝議和文武為言且

請以票擬遂閣臣以恭版予言路并設記註侍班官從

心

戊午命道官住北監營 先帝山陵附葬 祖陵并中祭

告

從御史和壽國言也

命內制國重叔以金代王

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紹天繹道劉明恪儉按文喬武敦

仁慈孝烈皇帝廟號思宗 皇后曰孝節貞南淵恭莊毅

奉天靖聖烈皇后

南渡錄

卷一

三

時議定 先帝廟號禮臣顧錫時擬乾宗 思則閣臣知

國擬也

上 皇祖母鄭貴妃尊諡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

聖太皇太后 上皇考先福王諡曰貞純南哲聖敬仁懿

恭皇帝 皇生母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

諡號雖依與獻帝例然不祿家人以為得體說末云徽

稱鴻慈從此存加無窮則非也

尊皇嫡母先福王妃鄭氏曰恪貞仁壽皇后

已未命原任都督陝西總兵宋陞見

議北使也

庚申命蒞邱淮安御紳士民及有功將士

督師輔臣史可法言其誓死固守力拒闖逆故也時原

任河南僉事呂汝璣同為逆擊五營持李即成令箭偽

書至被擒淮民焚劫殺之巡撫路振飛仍命礮其屍

命連頓河北山東詔

督輔可法言聞四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大敗賊兵于一

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寶財于四月二十八日逾訖青州

士紳平民殺其偽將軍偽道偽府餘相繼殺偽者十處

南渡錄

卷一

四

我 皇上進府寶錄正位舊都在山東北岳尚未通曉

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即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

患乞諭該部院擇選廷臣齋監國即位二詔直抵山東

北直一帶曉諭庶人心有歸大統立後從之

壬戌台逆案為民院大賊皆冠帶來京陛見

先是故輔周延儒再召大賊逆之江干情甚挈延儒慮

逆案難翻問大賊廢籍中誰為若知交可用者大賊舉

原任宣府巡撫馬士英封時士英猶編成錄忽起鳳陽

提督已知大賊甚感至是因以遺才荐大賊且言臣

當時志在借國而外
不四排內召而奸小人
於功而國事遂成

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賊從山中致書于臣及探
臣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避之但本官
天啓年間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爭欲本官雖進諫
與當時諸臣嫌隙遂開因牽入魏忠賢逆案其寔本
官既未建祠未稱功誦德徑坐以陰行替導夫謂之替導
已無寔跡且曰陰行字有確據故臣謂其才可用罪可宥
也疏上閣臣皆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旨即士英手票也
命工部議建宗廟

南渡錄

卷一

卅五

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命公和基伯夢熊字左都督府印

以楊振宗為都督同知充安慶提兵

議復 懿文太子故號及靖難諸臣謚

從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也元吉言 皇上從諫孝稜

徐問懿文太子園陵所在親為展拜臣隨訪臣後莫不手跡

先臣楊守陳嘗請修建文定錄云國可廢史不可廢和治

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復建文故號爵其後奉祀

敬皇帝勿罪夫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事而示之以無

雜史類事在宜後
不怠

二移為止明宗案

可增加也則廟號弗除不若引 景帝故事選懿文當日
追尊故號祀之因寢而配以建文君也乞勅廷臣廣集眾
議建文定錄作何開局纂修懿文故號祀典作何釐正
靖難死事諸臣謚庶尚闕美遜國之君臣何厚塊此時之
忠義多虧良由 高皇帝褒余闕危素風屬倍至靖難以
正氣漸削故釀為今日猶狩之徒屈膝拜偽官將靖難死
事諸臣及北京各省城陷殉難諸臣勅諸司修歸投錄編
成一書分列二等酌予謚庶廟祀頒行學宮廣示激又
疏言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禍亂並滋何也則寬嚴

南渡錄

卷一

卅六

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暗時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瑞

用事剝削正氣因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祖之爭

意見之因黃哈綱縲之奈土虜入郊圻束手無策 先帝

赫然震怒一時宵旰兼聞中 先帝以用嚴凡廷杖告密

加派抽練仗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

號稱振作乃虜氣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

嚴之效彰如愚 先帝悔之于是崇寬大志反前規

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就賄賂肆欺蒙每趁愈下

再擾 先帝之怒誅殺方具宗社維湮蓋諸大臣之孽

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

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乃

議者求勝于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不顧事

之損益殿上之彼己日爭閣外之從違違制即如昨嚴

督師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則糧

絕兵歇閣一不守形勢遂失然亦有逗撓議之者矣賊

既渡河臣即語今更何可法姜曰廣志撤閣寧吳三桂三

桂伴隨被輔迎擊可以一勝則却城始固既先帝

名對亦曾及此然已有感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臣或勸南幸或勸出皇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

宜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

快固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

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休無全利之害非模誠

通達謀敢違眾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益氣羊

鋒必欲強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大時者此也乞

皇上速完前事之失為後事之鑒以寬為倚嚴為用並宗

簡易批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罪者非寬辨邪正之

寬之謂嚴而鉤罪宗隨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

南渡錄 卷一

求于任事之人嚴嚴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再踵載

垢遺才久借燃灰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跪奏

俱嘉納之

總兵劉良佐率兵攻臨淮不克

先是良佐兵馬自正陽下沿途淫劫臨淮民間其將至

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御史朱國昌言臨淮湯沐

邑何物么屢鼠竄之餘復鳩張至此乞勅督師使軍撫

敦已良佐開鎮于彼眾俱良佐亦慮兵民怨深移駐壽

州乃解

南渡錄 卷一 十一

癸亥命原任陝西提兵官趙光遠提督川陝軍務加都督

同知

加原任遼東巡撫黎玉田兵部尚書

以同吳三桂破賊也

加舊輔臣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原任御史盧鼎

涖太僕寺卿賜勅書獎諭齎銀幣有差

陞與世淮皆德州人時傳言兩臣仗義起兵擒斬偽官

故有是命然陞已改向事北再為輔臣惟世淮出拜始

然未聞起兵也起兵者為生員謝陞

事有微特如此者
字崇正然其持世淮
此杜烈皆以資國之
臣得此節之即可嘆

補科員黃雲師等

兵科等科都給事黃雲師鍾斗吏科等科左右給事熊維典陸朗張希夏戶科等科給事中王錄揚時化表中惟士錄惟俱服未闕卒于鎮江鯨直不壽人多惜之以命齊無人知盛等隨班朝謁列數臣後

以舊居南京故也時謂南京既為帝都知盛等恩逸許朝謁尤非体咸以答禮臣願錫時

詔以追尊謚號播告中外

禮臣願錫時因請補 建文帝廟謚 景帝廟號并及

南渡錄

卷一

九

靖難諸臣謚又請增理學名臣從祀先師者供役之從祀一議終寢

禮部請建立恭皇帝廟命廷臣集議

時禮臣願錫時欲矯廢宗失建專廟別太廟也

吳平伯高傑攻揚州不克城中民亂殺進士鄭元勳

傑既去皆駐城外又堅欲入城時傑兵素驍自山東南

下所掠不紫揚人已心恐及抵揚成罷市登陴太守馬

鳴騶盡守禦策甚備不能入然猶日掠沿村婦女揚人

愈恐守益堅且議出此乘脫非敵也元勳素豪俠欲居

調停功出羊酒勞果傑自明無他止欲安一軍家老小使征進兵耳元勳許之時鳴騶已陞海邊尚在郡與推官湯來賀商之皆曰不可閩城士民亦同聲言傑兵淫掠狀願死守傑怒分兵圍城中故設窟多木容蓋眾乃共出財守備街衢多樹竹木棚撤釘上下為深溝傑升高望知不可攻頓兵善度卷焚掠城外烟火蔽目而無賴居民間亦乘機為劫淮撫黃家瑞聞變未揚百姓遮道訴狀家瑞集有司及紳衿父老子弟于城接半民環堵聽元

南渡錄

卷一

四

元勳移營死不

勳曰高提鎮何害不令入城眾 譁曰城外僮尸遍野惡得無害元勳大殺曰亦有揚人自相殺者豈

盡高鎮眾人詳並甚有被傷百姓在城中者解衣

前示傷萬眾俱怒指元勳為傑黨元勳恐疾趨城

下社兵持刀及之碎其屍傑益怒力攻城守並堅

閣部可法自請督師至揚州詣傑營傑心欲得鳴

騶乃甘心為元勳報仇可法為之解糶且曰朝廷

守土官豈可擅殺乃詰可法于福祿巷閣部之行

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

一 卷一 七 三

然保疑如故時鳴驛避秦州任職而保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保始達可法尋以亂民橫殺紳紳既泰鳴驛衆皆以為保強之也可法留保營月餘不得要領而揚人亦苦于城守以瓜州宅保

授福府書堂官陶瀚等六人各錦衣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本衛千戶

河南御史丁啟睿存偽官陳奇等以獻命解京正法

啟睿故提督兵部尚書疏言伊弟恭將啟光等所獲也計歸德府同知知縣等官凡七人俱一日擒恢復金都

南渡錄

卷一

四

然啟光塘報所云聞賊船上中箭至真定府圍閉死皆記也

命勅議原任提督王泰吉

御史周元春言永吉侈談方略釣譽獵報先帝起設

陞遷授之東撫及北兵來向坊崇無術不閉月連陷七

十餘城登撫曾櫻偏守一隅兵半將叛隔一城則一城

報永吉擁兵全燕兵推在極處走于前兵尾于後不報

陷城而報復城故同一失陷也櫻則為罪永吉則為功

居然改撫為督矣十七年正月逆賊過河提有三毒所

望樓甲前未保衛神京者永吉也乃三月十九之報開

條而永吉安在夫邊督擁重兵當真保告急時調度

各撫聯路諸帥奮臂入援神京固金甌無恙矣即不然

當京城失守後亦宜協同吳三桂迅速掃逆氛以報先

帝深仇討乃割髮披髮望風鼠竄差朝廷而誤中國自

先帝特達之如此其罪豈尋常逆難比時永吉亦自疏

待罪認罪以不同吳三桂乃割髮先四罪無所逃命速

勘議

兵科陳子龍言守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

南渡錄

卷一

四

請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從之

命法司及巡城御史遞獄分應釋恩賂者為三等從公舉

行

工部尚書程註乞致仕允之

命議殉難從逆諸臣

御史宗敬一言先帝之憂九廟飲痛而傳聞在廷諸

臣仗義死節者自范景文李邦華而下僅得十餘人其

餘持者持逃者逃甚至為逆賊草詔屈節稱臣者大半

皆請書中秘榮榜特授之人其犬鼠不食其餘矣乞勅

九卿科道博訪死罪諸臣從優議卹或錫以諡蔭或建祠旌表至逆逆稱臣華或比諸叛逆之休藉其身家捕其苗裔使薄海內外曉然知殺身成仁者不但垂芳百世而且隆及子孫志若事賊者不但身名不保而且集那俱盡有不入賊忠氣捐軀討賊者哉臣又聞在外內各官臨難偷生望形遁逃者益復不少雖與從逆有間而官守臣職兩俱難容或槩行削奪處以考功之法或酌量情罪治以士師之條統惟勅部察行顯上得旨速議時吏部主事夏允彞憂從者降賊大議其言曰或

南渡錄

卷一

四

問唐肅宗于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問唐長安雖破玄甫並存先帝何在若崩臣治較玄甫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于朱泚破先斬降沈寵任官崔宣洪絳綸等德宗至鳳翔又斬喬琳符鎮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此初起止姚令言諸逆党耳非崔宣洪助之豈能橫行若此今關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惠而歸逆同起事則盡法中初等或問先帝嘗有欽定逆案可仿否曰又是不同魏逆雖謀危宗社殺

害妃嬪屠戮忠良而非僭位弑主也今逆關賊並魏逆比從逆當何等何疑或曰視唐之六等置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乃戍以遠戍最輕者流近地無貶地法也或問加罪一等是仍六等也今之降賊者以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張嶙然黎志陞韓琳安伸白廣恩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為投宮或為用刑皆大逆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叩者耳其最重者如何瑞微揚觀光韓四維党從雅薛所蘊等受賊寵任為賊偽大臣

南渡錄

卷一

四

也周鍾手草偽詔指先帝為獨夫稱逆賊為克勤者也揚技起本無官而投身請降且偽任文選者也光時守阻先帝南遷身又降賊者也楊廷鑑陳名夏魏學濂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天罪也為首等降逆為要秩且比舊加陞如庶吉士授授偽編前科道改為知文少卿改為正卿等職非投順最先者最論何以至此為三等如降賊仍為偽要官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尋如偽御史如偽知文偽文政偽諫議偽清院直指官何容末裁為第三等如已受偽官為所

疎速不甚著名者為第四等。初曾受夫不能自因而降
又不甚著名者為第五等。湫金仇女以婦賊未免而托
故未投偽官者為第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于
五月十四以前未聞賊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
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以前為此後竄歸者。身
投司敗。良心未滅。或于本等議減等。惟此今未歸。而
不出。雖云逃難。寔受賊差。委將為內應。此無論逃于何
時。斷難減也。或又曰。唐以早定六等。致從逆並堅。再台
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

南渡錄

卷一

聖

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亂而亂滋。諸降者皆誤
國。庸流非能。橫險才也。賊之滅亡。豈附逆者能支。然國
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北諸從逆未歸之
家。勦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果魁。立功
於國者。赦罪。雖極重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關賊并劉牛等
賊。亦赦之。可也。惟終于不歸。即加奪族誅籍。沒又非六
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乙丑起原任大學士蔣德瑤入閣不至

德璟跪言臣負 先帝大恩有罪三臣素杜門守拙

漢及薛位受符達
知道尋因表身不
早引決推還密初以
臣調情

無先容 先帝因屢次台對。鑒臣橫直。故入給。臣于
諸臣中獨受非常之知遇。而今 先帝安在乎。佐理無
狀。該主辜恩大罪一也。臣雖班次在後。遇妄言同官。每
為咋舌。而 先帝獨優容之。屢奉御批。以後朕有過失
即行匡正之諭。至兵餉一事。各遺虛冒甚多。 先帝令
臣與戶部堂司商核。釐汰意在蠲加。派以恤窮民。而兵
日虛。民日困餉亦日絀。臣因循不效。坐致鞠凶大罪二
也。同官七人。聞范崇文登時技林忠義。卓然陳陳。魏藥
德丘。瑋俱被榜殺。禍亦甚慘。李廷敷亦岳。未知名存亡

南渡錄

卷一

聖

而臣以去。獨存臣。愧六臣矣。臣與演同時。罷官久。買舟
在河西務。相約同歸。因聞山西大同之變。未忍遽行。而
科道及湖林諸臣。連章由臣致。藻德亦出。揭台臣。臣不
得已。避嫌辭朝。而今以先出。獨存臣。又愧演矣。五家。房
五章守城抗賊。其死既烈。却院寺科。及勳戚諸臣。殉難
亦多。皆可垂光千古。而臣潛踪水次。隱忍遷延。既不能
如屈原抱石自沉。又不能效虞允文借兵督戰。徒托辜
孽。復之虛詞。以自文。其苟全性命之實迹。臣又愧却
院諸臣矣。大罪三也。臣負三大罪。尚可覲。願于陛見。以

周元于中其佐命名賢森布之日尚不惟病必亦當愧
必又言我 先帝聰明疎智英武儉勤綜核萬幾不遑
日晷收集群策每至夜分札下愛民求賢圖治蓋千古
勵精之主不能及而一旦膺此異變茫々倉天真不可
問所望雪恥除寇惟聖明中興是藉昔晉宋在江南時
河淮以北皆廢故不待不偏安今奴離方幼諸虜爭
河淮之北奴騎不列而閩寇聞亦久奔間有三逆將士
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推牛洒酒以待王師之至
但使中外合辦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晉

南渡錄

卷一

五七

宋可擬也疏奏 上俞其言命回籍候召用

大學士高和周請罷不允

和周先為御史曹疏詆東林及再證起補又以不附魏
忠賢屢疏直言故罷至是阮大鍼名對歷辨冤狀言和
周素知臣和周乃力言逆案不可翻士英與大鍼俱
怒故罷

起張聲林為通政使司左叅議

命勸議原任戶部侍郎吳履中

履中自北歸其疏待罪時金壇士紳檄云 先帝焦勞

十七年無日不卧薪如膽諸臣世思三百載何人不食祖
衣掘財入宮而吳救馬用股股臣賣主而乞降是何心
肺既以攀髯而莫逮即當奮螳臂以爭先平時之妾婦
之憂天百身莫贖此際倘厲鬼以殺賊九死如彼奈何
周鍾以名宿之士口談忠孝成許大節不奪乃受偽職
知文館學士呂兆龍本稷薄小兒濫登科甲當思感恩
獨深乃受偽職成都府同知漢司隸依然仍舊莽大夫
何遑美新不歌文山之正氣君子固時舍羞更聞充素
之履殺賊亦應起憤親聞不遇弄杖凡婿瑞尚從逆

南渡錄

卷一

論李賊敢行弒 帝豈偽官可以順存至若吳履中諫

垣頗著直報居鄉猶存厚道方現學政晉署尚書既熟
講明倫之兩字何難從 先帝于九京而屍行燕邸之
既不即拼殘軀殺身成仁之謂何鼠竄里門又不先謁
新君為國忘家之謂何中興今幸有帝無煩抱器于白
馬西歸恢復不思無人何得藉口于黃冠故里若設身
留有用江左之管夷吾欲存正恐人盡如君南朝之李
侍即安在周鍾本朝館選也豈不聞方學士之麻衣上
賦吳履中本朝戶侍也豈不聞段司農之正笏擊死一

則過船又辨別調丁前再來不直千文至如北龍又何足道哉

丙寅起陞原任禮部侍郎長謙為禮部尚書協理庶事

起補原任簡討張居黃文煥等原官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不允

曰廣言前見文武紛競既無術調和近視逆案撤翻

又愧無能為發逆使先帝十七年定必預付逆波

皇上數日前明詔竟同覆兩惜哉夫笑罵由人好官自

南渡錄 卷一

我臣生來無此心腹所惜者朝廷典章所畏者千秋清

議而已又言王者爵人于朝與眾共之祖宗會推之

典所以行之萬世無弊也昨者劄逆案之舉遵內侍而

罷會批此不可之大者夫斜封墨和口取處分種覆

懶載在史冊臣觀先帝善政雖多而堅持逆案為盛

矣先帝嘗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著為亂階用閣臣

內侍用部巨勳臣內侍廷大將廷言官亦內侍所滯閣

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廷德逢若殃民姦險利毒之溫偉

仁楊嗣昌偷生送賊之程藻德也而許部臣則陰和命

殺之王永光陳新甲也所滯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

禦程狂之李國相也所滯大將則統務支離之王樸倪

龍華也所滯言官則貪邪之賴之史堃陳啟新也凡此

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後效亦可觀矣且皇上亦

知內侍之故乎慈緣鄙夫熱心仕進見擯公論遂乞哀

內庭線索問過夫既在內應豈詳外事但其可憐之狀

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人情也而外庭口持清議

之人亦有會婁敗類之事授之口寔得以反唇而內庭

遂以為盡皆如此也問以其事情密聞于上及得意旨

南渡錄 卷一

轉授之鄙夫平台一對演習舊文齊唇放舌立談取官

同登場之戲夫小人何知求勝而已最可恨者在陰尊

會推之極陽避中旨之必使人敢怒不敢言而天下事

從此不可為先帝既誤皇上豈堪再誤哉跪奏勳臣

朱國弼劉孔昭等怒遂以誹謗先帝誣讒忠臣李國

楨為辭文跪劾之

吏部尚書張慎言四疏乞休允之奏銀幣給應得誥命恩

愆

慎言辭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母先受

絲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妾叨恩廕况鳳閣不
定、進虎驅狼回首長陵而下、松楸恭設誰臣何以為心
而猶侈口論功乎惟言清執有望人皆惜其去

禮部請選立中宮詔以 列聖 先帝之仇未報不許
上 熹廟 張后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悲皇
后

既以后崩問未確故緩宣詔

命太僕寺少卿鄭元吉再往揚州臨淮六合一帶調輯軍

民

南渡錄

卷一

元吉臨行上言臣屢閱北來塘報有聞賊被一語臣愚
度之似是據載西還為確當賊攻陷京城師勞志驕原
有敗道今被劄入秦更挑精壯垂誕東南恐將士在上
游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備素弱何
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窺窺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
寢其上爭功者思為史冊之粉飾角才者不預公論之
注射古戰徒紛定不講條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 皇
上于何地伏乞申諭臣二盡洗前習毋急不可居之功
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務萃眾志群謀以置一勝嘉納

之

丁卯命詔為 欽定逆案逆覽

御史房兆恒言自從魏嬭禍毒危宗社幸 先帝入繼
大統芟夷內難慮奸人凶黨窺伺生心于是以首惡正
兩兇之誅党從列春秋之崇凜如也然臨取十有七年
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及幸 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
移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恥未
泯悲痛常在聖心而忽台見阮大鍼還以冠帶使屢年
欽崇避同真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士之氣

南渡錄

卷一

乎疏奏命錄述時戶科羅萬象御史陳良弼等皆言大
鍼不可用萬象言尤峻有燕子箋春燈謎詩刺未是紙
上陳符袖中黃石等語大鍼深恨之

戊辰謚已故輔臣鄧一燝文端節述聖文忠

一燝先被魏忠賢劄奪逢聖居家殉難故得謚

揚州城破啓

先是揚州久閉客至俱疲督輔臣可法無如之何適原
任兵科陳泰未至城外請挺身入城及覆關諭于是兵
民悉漸解城中士民出見高傑亦加意撫慰門始啓

命北回各官俱回籍候議不許讀奏

通政司劉士禎言北都諸臣鼠竄而還謂宜埋名省愆乃也差忍恥費疏求上不曰臣由生以固恆漢則曰臣倡義以佐中具不曰乞骸骨以歸故里則曰寬殘生以養親年臣每讀之且計且踊雖不敢謂不死之人盡屬逆孽但既病有籌可展何不與黎三田吳三桂連誓圖殺賊而碩跟賒苟全且恩詔業寬一面欲煇即煇何必仰煩天聽乞立渙嚴綸一切從北適回不分大小文武俱回家靜聽不許讀奏即其中有未降而逃與降而旋

南渡錄

卷一

五

逃者若有志職賊情聞可原亦着束身里居俟事久論定免之

已已詔議郊祀大典

禮部古郊祀分祭合祭本朝典制先後不同謹按洪武二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三年五月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行之數年風雨不時高皇帝斷自宸衷舉合祀之典禮命即圜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洪武十年十一月丁亥合祀于奉天殿以大祀殿未成也十一年冬十月工成命祀部去前代之祭

洪武

歲正一祀以首春三陽開泰之時每歲親祀以正月上辛行禮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大祀殿此高皇帝整正尤為定制者也自文皇帝遷鼎燕京恪守未改至嘉靖九年世廟從廷臣議始更為南北分祀萬曆三年准閣臣張居正疏復從合祀禮今中具之日寔草昧之時若刪繁就簡郊祀大典宜一乘高皇帝合祀之制于孟春上辛歲一舉行若以分祀之制自世廟更定純統惟裁斷疏奏物廷議具奏以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南渡錄

卷一

五

兵部侍郎呂大器疏劾馮以惜俸和菓論之

大器以定策不合自知不為時容疏攻士英甚力內云士英握重兵入朝視由重地其子以童臬而都督殊夫以手不寸鉄而總兵致瓜葛之越其傑以軍犯而監軍附逆之田仰以久處而侍郎違問之楊文魁以抗授而職方胆大心橫目無法紀又云吳姓鄭三俊輩臣不敢謂其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均係海內士民之望馬士英阮大猷輩臣不敢謂其無一技之長而貪鄙悖邪一時附和者皆狡獪卑汚之類此其正論也內又牽及

總督何騰蛟謂其以三月巡撫籍士英與援速化識者非之

大學士孫鼎入京

東平伯劉澤沛入朝

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陞允欲自解免極詆東林與江

北黨誰言官已又言中兵所恃全在政府為用大帥自

應廷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閣閣臣姜曰

庶曰廣微以先日殺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在 先帝時

為東林所賣披彈無完膚不盡故此輩不止曰廣微然

南渡錄

卷一

五五

越教日疏糾呂大器雷演祚荐張技卸之麟張孫振劉

光斗等又條陳保和八款首規政廢末刺朋黨攻江北

尤九語絕恣肆

辛未命內臣王華基督催者直錢糧已而罷之

閣臣高和國以內遣不可開請自往督催戶科羅萬象

亦疏爭之事得止仍依和國言命撫按督催

命吏部即日會推東撫

壬申命嚴核逆逆諸臣

時閣臣士英以荐阮大鍼為中外怨甚念大鍼亦語人

示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于是士英疏攻從逆謂

聞賊入都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皆指首

賊底如科臣光時亨力阻尚選而自先迎賊賊與島孽

降後每見人則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為科臣

時所娶秦淮媳顧媚也他如陳名夏項煜等不可枚舉

臺省布糾彈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更有大逆之尤如

庶吉士周鍾初進未已上書于賊初其早定江南昨日病

中東鎮劉澤清未見誦其初進表一聯云比充舜而多

武功逆湯武而無德德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

南渡錄

卷一

五六

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之稱本犯沒為關賊象統率于

一門宜加赤族而其胞兄周銓尚廁衣冠之外其親堂

弟周鑑儀然寅清之器均當從坐以清逆黨又言今累

累啓帝罪廢諸臣其案亦 先帝所定何以通不遵依

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 先帝原無成心于所惡而

錮之淵者即曰 先帝定案不可翻疏奏命科道官逐

名核奏時科道素勤年疏疏謂當以死難倪元璐李邦

華等為正人君子時亨等非是士英不悅

東平伯劉澤清請早正年號如覆已之

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建康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建炎元年慰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元年禮臣願錫時謂明詔已頒難于再更宜示不忘 光帝遂已之
太僕寺少卿節元請即死事總兵如虎等下部議
如虎守南陽聞賊攻城戰甚力傷賊精兵數千城破死
之又參將劉士傑遊擊郭閔守恪猛先提俱已勦敵探
二賊力戰死故元吉及之

癸酉命歷遂原任山西巡撫郭景昌出都草其職

景昌先按山東以糾故輔楊嗣昌被逮民哭送盈巷及

南渡錄

卷一

五

起赴晉二撫俱未到至是御史朱國昌糾其不法命驅
逐遠去同鄉輔臣解忌之也

大理寺丞詹世恒進欽定逆案

聞閣臣馬士英亦于是日進三朝要典矣

乙亥復 懿文皇太子諡曰興宗孝康皇帝 帝妃曰孝

康皇后上 建文君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親文揚武

克仁萬孝讓皇帝廟號忠宗 馬后曰孝慈溫仁貞哲睿

肅烈哀天翔聖讓皇后 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

定隆文布武顯德宗孝景皇帝廟號代宗 汪后曰孝淵

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願告天下

皆札臣領錫時擬也時并請復建文年號允之不知萬

曆時先題後知

丙子復冠帶阮大鋮言勦賊寔著與防江西合三要十四

際紆之

大賊言臣視連年國勢不振人心渙也聯絡行則人心

自固然則秦楚豫淮海青徐延萊三千餘里賊逆出之

路即我防賊而殲之之路也賊巢窟在秦則犯我者定

從潼關趨陝華而出雖此其中路從魚河堡韓城邑渡

南渡錄

卷一

五

河而窺保德蒲州安邑此其東路從韓中信陽而窺鄆

襄此其向路待其乘犯起而慮之而我人心已風鶴未何

如勝路一定即殺投六鎮臣率重兵由汝寧與楚之撫

鎮由德安而合駐于南陽以扼其中路徐淮鎮臣率重

兵與遼鎮吳三桂合兵而駐于臨清以扼其東路左鎮

之偏裨率重兵駐于襄陽即撫徐起元以扼其南路蓋

駐兵太遠賊蔓難圖太近恐孤軍易累扼此數處堅壁

清野以遠待勞俟約會集齊而後分兵進取此穩者此

上策也控扼一固便謀進取而駐南陽者可以漸偏于

聲雖駐臨清者可以漸偏于懷慶駐鄆者可以漸偏于房竹漸聯漸固漸偏而賊之鴟張豕突俱化為釜魚矣夫從前用兵之失只是集眾兵孤注于前而後無一應者所以一敗之後至于不可收拾儻南陽進而勒皖撫率兵由六安以接應之臨清進而勒淮揚一鎮率兵由鄆滕以接應之鄆表進而川撫率兵由夷陵荊州以接應之則我師如滾動有人膽氣自壯萬無潰喪可虞此接應一着斷不可不預策者也此外如行衣餉而而今奴犯延綏以搗其虛用董卜松落番人會西寧之

南渡錄 卷一 五

義旅從甘肅山丹登蜂蔓懷袖之難募遺輩雖之人以于商維南而用間謀為潼關裡應外合之謀大約忠信可以激人之真心金錢亦能淨人之死力投軍不可預設机窺可以互施又古守長江者有三要西合十四際可言何謂三要江是湖口來小孤而下連花白沙諸洲股數不一直至黃石磯起蛇城橫襟如帶與南岸鴈儀紫對不道四五里而遙可以挾此一要也過此為長風吹三河口拓濶清馬沙夾麻布料六百丈梅埂銅陵夾紫沙丁家洲水面浩渺支派細分直至荻港其股又

合南岸板子磯與北岸泥汊斜對不過六七里而遙可以挾此又一要也過此為蕪縣蘆葦夾叫化度上三山其支派復分直至蕪湖其股又合南岸清風樓與北岸礮磯相對可以挾此又一要也何謂兩合城自上遊南窺者必由東流鴈汊八却殷家灘馬沙夾山口鎮以至池口青谿而近江之岸有香口黃湓湖以隔之水路必由小孤黃石磯長楓夾羅利磯以至青谿而與陸兵始能聚會此一合也池口青谿而下沿江陸路皆牛車棚水舍之缺處路如踞齒人馬難行必欲銅婆舖五

南渡錄 卷一 六

溪橋青陽南陵石簣渡山路以抵蕪湖至蕪湖水陸轉禁此一合也何謂十四際江自東流而下南岸如香口其源直接建德克城渡與彭澤皆通此處不應賊分枝下船襲我水師乎再下則有黃湓河口其源直接雞兒灘東通殷家灘宜防與香口同也再下則有大通河口其源直接青陽吳田舖諸處宜防與黃湓河口同也再下則為荻港河口其源直接青陽繁昌宜防與大通河口同也再下則有魯港其源直接下方渡石簣渡宜防與荻港同也再下則為蕪湖河口其源直接涇縣旌德宜防

更倍于魯港矣再下則為姑孰溪采石口踞紫繞太平城下而其源直接宣城黃池宜防更倍于蕪湖口矣以北岸言之對為漢則有安慶山口其源直接太湖倉巷通宿望淖潑諸河此急宜防者也下此為樞陽河口其源直接羅刹河廬江諸處宜防與山口同也再下則為湯家溝此桐城出救漢路宜防與樞陽同也再下則為灰河其源直接無為廬江宜防與湯家溝同也再下則為泥汊其源直接無為州城宜防與灰河同也則為濡溪口此乃巢河出江大路宜防與蕪倍諸處矣再下則

南渡錄

卷一

三

為西梁山河口此乃私益兵販之藪與南岸和尚港奸徒呼吸相應尤為緊要當防矣山川形勢瞭然如此乞勅兵工二部兩合之地必集水陸重兵三要之處作速相地估工如屬儀宜築堡與蕪湖相聯沈汊必築堡與荻港相聯礫磯必築堡與蕪湖相聯分置遊巡之兵速發陸地之撥務以兩合聯絡三要以三垣控此十四險斯江防固矣疏奏人服其詳明然未能行也

丁丑史部侍郎呂大器乞致仕允之

大器當先帝時以王應熊梓里為兵科龔鼎彝所糾

然大器寔不附應熊意快也及佐南樞堅立立潞議附錢謙益等去國頗以此大器慮有後禍以親告而祝文抄錄送閣其謝表有云銅馬亦眉突厥元木合奏而原州神州河北靖康溫敷賸賈接踵以橫據津要蓋指士英大敵也末又云臣自此雲遊遠涉恐當事者誤以姓名遠賣天聽致形踪無獲臣不敢不預為請明訊其橫

應安巡撫加懋第疏請北行命吏兵二部的議

時懋第聞母訃自請解任同懋兵陳洪範招水師步

南渡錄

卷一

三

卒倡義山東以周恢復兼負遺骸會洪範將往北議擇大臣偕行難其人乃言臣之身許國之身也臣憶去年七月奉先帝察校之命臣就道時臣母太宜人陳氏嗚臣曰爾以書生受朝是知遇庸此持遠當即就逝勿念我臣泣不敢下而行計今一年矣國難家憂一時橫罹不忠不孝之身性有一死如得叩頌先帝梓宮之麻以報察覈之命臣死不恨上許之

逆賊張獻忠攻破重慶

時兵氏死者甚眾婦女俱砍手死

贈死難沐陽知縣劉士傑山東會亭

士傑先以擢郡訓導署篆異化時值歲歉救災最益者
強幹執持沐陽令北兵至郡邑皆望風瓦解獨士傑竭
力捍禦城破不屈死

命治內臣何志孔罪既而釋之

初寧南庚五良王接監國詔書不肯拜江督袁繼成貽
書良玉備道正倫序之願乃開請請如禮屬內臣何志孔
巡按御史黃澍入覲定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白教
馬士英不宜乘誕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偽官

南渡錄

卷一

六三

周文江銀八十兩題授恭將罪可斬 帝曰若有此事
先帝時何不討恭然澍猶攻賊不已時志孔亦助澍賊
士英兼言文江不法殺已俱原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
仗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已
具疏請斥謂南中諸臣大逆不道謀立跡蓋臣與諸將
歃血祖陵前勒兵江干共持大議何云棄陵澍為黨人
主仗牽引左鎮以要挾 皇上為門戶出力兼發原任
錦衣衛劉儵私志有黃澍借名助餉勒銀三千兩自此
朝端聚訟矣澍復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糾為正

系澍小人其攻士英
實據良玉罪能何正
者

念恭... 疏其攻馬沈
及... 謂射人射
馬... 王... 中
外... 知... 尚

議者工科都李清言于御史喬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
謂以燕伐燕也鄒鄂不救香翰文來孟耶發君子與
小人同一借題耳可聘是之

戊寅封左都督應俊為萊蕪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應俊以皮匠負上脫危初授都督世錦衣人以為溫望
至是復進世封

左都御史魏宗岐請驛鳳陽以圖與復命宣付史館
宗周舟次近郊疏言今日中興大業舍討賊復仇無以
表 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何以作忠臣義

南渡錄

卷一

六四

士之氣至討賊以第曰披形勝江北淮鳳等處雖立重
鎮尤重者在鳳陽以駐親征之師蓋中都天下樞東扼
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南全去陵不遠以此漸極漸
進秦晉燕齊必有慮者曰重藩屏地見賊而逃恭由督
撫非才彈壓無術即如淮揚兩節賊不能禦亂賊南下
至淮北一塊土拱手投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
家眷浮舟于遠是倡逃也于是劉澤清高杰有家屬寄
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其又何誅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
一撫一鎮皆可斬也今宜加重撫臣責以彈壓鎮臣勿

設督臣以滋牽制武功可奮曰慎爵賞親征所至問士
卒甘苦身與共之一面分別各帥封賞取應孰濫則
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既覈軍法並仰無不用
命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劫高劉之賊亦劫誰為不封者
武臣既濫文臣隨之中階從之臣恐天下解體也曰曩
舊宮燕京既失有受命而叛者受偽命而逃者有在封
守而逃仗命而逃急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其或臨陽
說秘為賊行間尤當誅絕此四者于討復賊仇之法亦
畧具矣而更有言者當此國破君從普天皆當致死幸

南渡錄

卷一

六五

而不死反膺陞級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後
一切銓除仍請暫行在少存負罪引惡之誠又言
皇上踐祚伊始知無刻不以討賊復仇為事而獨怪廷
臣旬月以來絕無一舉動可慰先帝之靈者臣請進
訟之當賊兵入秦踰晉漸逼畿而京師迫：然大江依
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別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
援致賊長驅犯關坐視亡危緣平日既無料理勢不待
不以君父為注則封疆諸臣之應誅一既而大行凶
問確矣諸臣便應奮戈決戰以贖前愆而方且仰救恩

南渡錄 卷一

于南中乎即即之策知兵撫于關外即即之策
提督張國維親承先帝命及滯家園意在卸担則封
疆諸臣之應誅二夫諸臣不據言進兵猶曰事無稟承
迨新朝既正位臣謂第一義必先遣北伐之師不然
承此一介間道北進或撤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兵
激仇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所在苟做
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
不然而亟起關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九邊諸督
鎮捧甲叩救出其不意事或可為而諸臣又不出此也

南渡錄

卷一

六六

天假之空令吳三桂奏功將置我南中向問于何地則
舉朝謀國不忠之應誅一嗟乎先帝十七載憂勤可
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
而食報臣工如此之薄何怪逆諸人累：若：朝君
臣而暮寇仇昔人云死者作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
發哀痛之詔將先帝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
下而後乃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揚臣之不職者始疏
奏中外聲勢
命甫朝班

湖廣巡按御史疏糾原任巡按王聚奎命從重勘議

聚奎先為御史劾楊嗣昌再劾陳旅旅被劾及起程赴

撫至長沙赴任因人心風鶴城不可守介遂武邑故糾

已卯禮部史蕙思宗石疏以請詔仍舊

時忻城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稱授證甚核禮臣顧錫

疇改授正宗以諱問臣知問國執前擬上重違其志命

仍之

庚辰詔于明年正月行郊祀禮仍遵洪武合祀制

辛巳大學士馬士英疏為職陞張廷命九卿科道公議

南渡錄

卷一

六

疏言二臣清執無党又非逆案宜以陞為吏部尚書帶

閣銜授為吏部侍郎皆既大誠意也 初士英以為大

誠致中外排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語言已故庶

吉士張溥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耐而哭之輔臣曰

廣嘆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予非叫東林

者東林拒于耳閣臣知問復從史之頗有和解意及左

都御史劉宗周疏自外至大誠等宣言曰廣寔仗之于

是士英怒不可回而為阻使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周

上疏者在籍禮部郎中周傑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

若在此則四餅乃
不散莊則廷心不至
六兵一下張論出之

周疏為正

陞木任左都御史徐石麟為吏部尚書工部左侍郎何應

瑞為木部尚書戶部右侍郎張有譽為左侍郎趙登萊

巡撫徐人龍兵部右侍郎王一心仍原官刑部右侍郎

人龍以不謹察

陞御史王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南京破燬降北漢為御史

詔于七月初二日恭迎聖母

戎政兵部尚書張師節請增防三輔命履行

南渡錄

卷一

六

疏言為國之遠必居重方能收輕從未為江左策者無

不曰守河而後可以守淮守淮而後可以守江控荆襄

而後可以固建業今日事勢漸覺不同蓋患在外者當

以蕭牆為先而虛在內者更當以根本為急我 高皇

帝建都江南于泗水滸和等處皆屯重兵雖不名輔而

依然有藩屏之意今 皇上已封四鎮擬勅兵扼守江

北矣獨不曰江南不可拒乎請除舊設水陸騎兵外另

于南京城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殊

力訓練倣漢設京兆之制為朝廷中輔其沿江下也請

于京口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殫力訓
練為蘇松常鎮之外藩淮南之屏蔽以為朝廷東輔其
趨流而上也請于燕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
以能將殫力訓練為徽州寧太之外藩淮西之屏蔽以
為朝廷西輔中輔唇腹心也腹心固然後可以連四肢
左右輔翼兩翼也兩翼強然後可以捍頭目無事分守
有事互援目前則三路屯兵如用為內地虎豹之勢異
日則三路進剿即以為中原恢復之圖如是而後天子
尊嚴中興之功可次第舉矣先是史科都李沾亦言因

南渡錄

卷一

五

家做藩鎮之意分設諸鎮然考唐之節度非盡武臣也
上自楚鄆江皖以暨鳳淮上下江處等督撫各宜假以
便宜厚其兵力使與諸鎮推作地錯然後無事可相維
有事可相援夫諸鎮推重而督撫推輕不可也督撫諸
鎮俱重而京師輕尤不可也是必補足京營舊額一
十二萬然後可以成宅中制外居重馭輕之勢臣謂當
今有計者須督諸鎮各置星列以壯藩籬而天子內提
六師以重根本意與國雖既類然竟寢說者以為畏四
鎮猶也

南渡錄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部給事中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部給事中
七月丁亥祀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以大
祭以太廟未成故也
命暫停緝事衙門以五城御史糾察

蘇松巡撫祁彪佳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紫錦衣衛
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
送囚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為功
羅織為事雖執迹爪牙實擅奸鷹狗訂縱迫勒承按以

南渡錄

卷二

指授定難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冤酷慘等子
未周平仄從無徐社此詔獄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衛
司為錦衣衛常直駕侍衛未嘗有所理攝迨東廠立
始開告密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幣刑章無籍先惡倚
籍技充鮮恥士紳交通倖免飛誣多及善長亦棍立致
巨萬招承多出平榜怨憤充塞京畿欲絕苞苴苞苴殊
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鮮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
祖宗忠孝立國之本及送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
歸可賊朴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

當其血滅玉階內飛金陸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即恤錄
 隨德已冤驚骨削夫朝廷受復謀之名天下及歸忠
 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疏奏閣臣曰廣擬革不允諸內
 臣意也曰廣疏奏甚力有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
 有厥術等語乃命五城御史體訪識者已知厥術必復
 矣御史朱國昌言臣奉旨後傳聞仍欲設之緝事差遣
 內使然敢否耶國朝自設厥術以來但知利于得奸不
 知奸愈多愈不得心臣請備言其害緝事之權授之刑
 官理刑之權付之辦事番徒一出飛以揮會首告日熾

南渡錄

卷二

二

捕影為上私刑酷拷吸髓股膏頰放自繇輕任意口
 詞誰辨有無爰書一任出入下自黎庶上自縉紳同沉
 黑網矣至于各衙門審事家緝有人立其公庭名曰聽
 記各犯情詞與問官讞語一一錄之若非各有實緣遂
 其嗜欲則增減捏報且緝獲有功例得陞級于是網羅
 四布劫賊控款大起株連積成一卒之功孰計萬人之
 枉至使無賴廝徒儼然冠蓋金吾抗衛紳士名器之濫
 尤可惜恨若夫內使銜命縱時奉差所經地方道路以
 目甚至驚惶逃竄聚集傳訛連禍無已誠非所賴于聖德重光日

也取聞

升國子監丞陳龍正札部員外原任臨川知縣張采札
 部主事後北兵入嘉興龍正居家病瘧感憤不瘳死
 加去任吏部尚書張煥言工部尚書程柱太子太保子廕
 巡撫湖廣何騰蛟疏陳守楚要著以固長江從之

言楚地上自荆襄下帶新黃沿江二千餘里自非于扼
 要處各設重兵宿將一凌疎虞全疆潰敗除武昌為全
 楚根本已有鎮臣左良玉世守外其餘次要之地有四
 一荆襄一岳陽一承德一新黃荆襄全楚門戶在可必

南渡錄

卷二

三

爭但目前尚稽恢復則兵將安挿無地防禦之著宜併
 力于岳陽議總鎮一員統領水師五千馬步一萬直抵
 荆河口灣泊于監利公安等處以防狡賊之順流馬步
 屯札于城陵磯以應舟師之聲勢水陸俱備則上流固
 必承天陵寢所在新難賊久路然未可輕率其亦該總
 鎮應駐兵于仙桃漢川而廩內固漢沔各湖之險外連
 承德各寨好義之民以守為復局從此定再如德安興
 新黃皆屬喫緊惟是薪黃近而德安遠守遠不如守近
 宜設兵一萬總鎮一員為之駐防起自陽邏圍風道士

湫以至富池田鎮清江各要口皆屬其轄而更聯絡新
黃山寨作我外援則下流固若馳驅中原固有三路並
進之功即暫安江左亦有高里長城之勢疏奏命議行
戊子原任大學士孔貞運卒
以補原任督師兵部尚書慮和宗忠烈

象昇以丁憂督師死賈莊之戰 先帝時贈太子少師
至是補諡

起用罪廢各官復原任左僉都金光辰原官候閑用
光辰 先帝時以御前救到宗周故諡餘皆罪廢或降詞

南渡錄

卷二

四

者內胡麟生胡江係擬科先未蒙點用御史徐殿臣係
例轉兵部郎中陸奮飛家岳以懷遠度帝胤緒薦皆復原
官時起用紛以獨原任兵科沈迅已蒙 先帝環召尚意欲
事後據堡自守抗北兵堡破閣門自焚子弟皆被殺
升李之椿光祿寺丞

之椿以吏部降

己丑吏科都章正宸疏陳因是

正宸言今日形勢視晉宋更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
而悍將驕兵漢無足恃豈真虎踞龍蟠建之業哉而

當事泄：偷息何也遂望故却傷心離黍夫亦念祖宗
弓劍而歲乎 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乎青宮二王備
淪賊壘望援嗟涕乎從君以止者守正諸臣冤慘乎三
百年生養熬熬盡為被髮左衽乎兩日來聞文吏錫鞶
矣不聞賦賦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聞老成引過矣不
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纆如共日望興朝之氣象
臣知其未也今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禦守
不堅且事會之來間不容髮此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
結寨保聚擒殺偽官為朝廷効力若不及今電掣星馳

南渡錄

卷二

五

伏義仲討是劇天下之氣而生夫机事也宜亟撤四鎮
分渡河淮與河北山左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血脈通
而後塞升陸廷廷孟津據武關攻龍右臺傑並起賊不難
旦夕殄矣陛下何不縉素親率六師至淮上豈必冒矢
石履戎陣哉華堂所震人切同仇勇憤百倍也

庚寅升應安巡撫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加馬敘儉太僕寺少卿
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陳洪範太子少傅欵北
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沐以銀十萬段絹各數萬

先帝先生仗義死義不辱名命出義武神位上

行又時臨北諸臣及吳三桂詔諭通和意想第言臣此
行住問 先帝后梓宮又問東宮二王消息當當哀
性誰不敬辭但臣銜當議臣同行之人不得不言臣銜
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該
全歸歲舉則名實兼收以外銜往虜時先往奪地而
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承此銜之當議者也若同
行之馬紹愉即壬午年所特封紹愉赴虜謀款奴顏
婢膝許金十萬銀一百二十萬虜使之參和無幾今復
錄臣疏言中國寬一馬紹愉北廷添一中行說而紹愉

南渡錄

卷三

六

遂通解回籍矣今與臣聯統出使可無一言我如 皇
上用且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將使而假臣一旅借山
東撫臣收檢山東以待不敷復言此行矣如用臣同洪
範北行則去且經理聯絡之銜但叩命而往焉 先帝
梓宮訪東宮二王消息賞賚吳三桂等并宣酬虜之義
而紹愉似無可遣也疏奏聞却俱請止紹愉改用原任
副督王永吉詔遵前旨慈第臨行又言渡河而北生死
未知賴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
政似少恢復之氣陛下時以天下為心以 先帝之

聖北京之耻為心時 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 成祖
列宗之陵園現有黍離之痛撫江上之黎庶而即念河
北山東之赤子恐有左衽之羞臣更望 皇上命諸臣
時以整頓士馬為事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勿
以致成為可惜必能流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
扼河而守而後能獲南都于萬全此一定之理勢也若
臣原請者收檢山東結連吳鶴并可取且毋費費而今
以副北往內痛于心惟以不辱自許以死自矢以報君
之命而并完此父母所生之身死無恨耳末又云 先

南渡錄

卷二

七

帝殉難目少錄詩臣少也遠如河北之地雖在遠而勿
忘直如沒懸之流雖逆耳而美善時以為名言或語慈
第以宋富弼使契丹故事慈第曰此吾屬夷非契丹比
雖獨車中一梓亦不可其夫志如此
安虛巡撫張亮以聞逆可乘請任辦賊所向進討允之
尋召亮入京議既而不果復遣還任
補原任刑科李汝璣御史黃宗昌原官
汝璣 先帝時以建言度
命提兵金聲樞駐防揚州

辛卯補原任工科陳燕翼原官

燕翼 先帝時以劾黃澍冒功論

升戶科部張元始太常寺少卿

壬辰贈先朝名臣吏部左侍郎葉盛為吏部尚書補吏部

尚書羅欽順詹署銓額錫時任禮部時題請未票人以

為贈廢吏部事也至是錫時署銓復為題允然遠年補

廢人爭覓觀矣

定守護鳳陵成兵五千人

進謚繼妃李氏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南渡錄

卷二

八

授進士陳震生寺中行職班三詔

震生汪註虛象觀張盼之王鳴珂歐養素六人皆應授

邑令至是借差改京或與大理寺丞唐兆恒等同班詔

四方

命嚴汰劉付武或非兵部督撫提兵等官不得擅界

原任戶科熊汝霖疏請喚群迷昭臣分命之

疏言當事諸臣爭誇定策周計復禦慶堂未已且為關

心噫此軋坤何等時不利，等語議戰議守如何防江

如何守淮如何控剝如何定齊德如何使諸鎮實勇

江喻切

此後毋懸：江右而一味招搖構害露出張奉始武與

武武爭繼文與文歸清夜自想究有何因是盜已入室

而此且問庭主人翁使首聽之天下事其有清我工科

都李清亦言：先皇十七載宵旰不以典以亡人知其

故乎或優步低言情能燕燕則其罪在謀或露出張奉

毒生蜂蠆則其罪在能卒之等兵盡餉之心不勝其持

祿回籠之心與分社樹幟之心而如醒如睡以貽禍宗

社是前車也今在庭諸臣不此之鑒而泄指如故水火

玄黃又如故豈忘 先帝時事耶一時心涎利名見分

南渡錄

卷二

九

吟或諸臣之舌我何猛然究竟迷闖一入蘭艾與玉石

俱盡而迄今時移事換獨一夢也將舉半壁山河不供

諸臣之全柳不止乎無以調停起份藉無以姑息滋飛

揚可也疏奏俱俞之

癸巳鎮江于永綬等兵亂

督輔可法却將四人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皆

以功遷換帥加官銜而永綬猶傑點相與統騎兵百餘

舟二百餘從可法北征駐紮京口會浙撫所調都司黃

之奎亦部水陸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安靜獨鎮兵橫偶

一騎買民瓜半予償民嘗之刀秋民浙兵起縛買瓜者
 杖江中遂大陳六月二十六日浙續發防江兵至守備
 李大開率之怒鎮兵衝道破其馬殺兵二三人馬負創
 馳本營鎮帥知有變率兵與大開相擊他浙營生視某
 援大開矢洞脅死鎮兵乘機焚掠死者約四百人營擄
 財物撫臣和鹿佳開亂從蘇即整部伍疾至永綬等兵
 聞風亟遁鹿佳兵追之而收資貨衣甲甚衆奏聞命四
 將由六合趨可法軍前聽核治而心未幾移駐儀真鎮
 江民始安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兵至今且百姓視如讐

南渡錄

卷二

十

朝廷畏如虎元成謀國者始為養癰之術以苟且目前
 而直言無諱者一觸其鋒身家之禍立至且新自升陽
 表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居民者十餘里然邊兵同守
 地方何得輒自焚殺聞邊帥言江北四鎮以殺檢封仇
 吾輩何憚不為且意四鎮一聞此言必當憤發為雄數
 然北伐以雪此恥而猶慮一淮揚遠處其土何靦顏也
 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做古藩鎮法亦
 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其帶礮曾堂與內處以藩
 籬視之至定鼎之地強幹弱枝兵力宜存頃見樞臣張

因維請建三輔疏擬衛神宗莫善于此當勅速行以觀
 成效報聞

革北選御史汪承詔戡為民

以應按賀選代題故先削籍

升四川巡按劉之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本省以御

火和勸諭巡按吏科左庶汝霖言蜀事已為書腐陳士

奇壞盡今不宜用一弱不勝衣之、渤不聽士奇為提

學則談兵及為巡撫則又談文故汝霖及之

戶部以兵增缺餉請勅會議量入為出又請開撥納事例

南渡錄

卷二

十一

俱從之

甲午命從逆諸臣以六等定罪

從科臣馬嘉植言也嘉植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石

兵與水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彼為長淮修功邀賞

將來亦何辭于虜又請從逆諸臣做唐六等定罪從之

命各鎮舉用大帥俱聽督輔也司道題請

召對北使陳洪範馬繼愉等議即原任兵部尚書陳新甲

尋以科疏已之時左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

與洪範及紹愉俱對 上言及款北紹愉言 先帝時

曾命臣使地若款成必無今也 上問何以不成紹愉
言使者再往則款矣主款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
松 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詞臣陳盟詞
應曰可 上因命卹并察度新甲者時諸臣恐殿上
相爭端勳臣前鞫遂退既而工科都李清等言新甲受
任中樞楚豫喪失者為哀陽河南汝寧南陽歸德等六
郡即恭皇帝飲恨上賓禍亦跡此近聖明御極難違崇
尊雖然攀髯莫述徒想遺容于予鈔想亦不獨目民所
痛心也且新甲又誤聽張若麒言出關催戰舉五鎮八

南渡錄

卷二

十二

萬之精銳盡喪海濱今者皇幾淪臨其病原此不以為
罪將舉而功之乎若 先帝以不世神武屈呼韓而繫
頸利是其壯懷迨虜寇交橫內帑如洗欲緩餉而兵且
脫巾欲加餉而民已剝肉故以憫念元、至意不得已
議款此亦 先皇所隱、茹恨而不欲明告中外臣民
以弛我戰守者新甲乃謬行抄傳可乎當日刑部初擬
猶緩以秋刑 先帝竟改票另擬如之立決蓋惡其以
浪戰誤國又惡其以泄款辱國而非以主款死也若指
新甲為極應與朝雪則以未失一城未喪一旅之總督

請難諸臣：惟惟不
可少在在當時必非
急務若若謂此則
謂臣核實了心亦可
辨別黑白補者若第
至古事補信做歷
是濟則錫不允有
責矣

鄭崇儉因人巧部立肆西市然諸臣雖微知其寃而未
敢頭言正以封疆事重寧嚴無寬取况新甲耶乞將新
甲罪狀再頌天言仍昭原愆又給事中袁彭年陳子龍
復特疏爭之遂已
改吏部員外倪嘉慶為戶科給事中察核省直錢糧
大學士高弘圖等薦其有心計故也
丙申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文武將相未盡調和官府表裏
多出權宜又以紀綱法度風俗人心為言俱嘉納之
命速議開國靖難及正德天啓慘死諸臣謚

南渡錄

卷二

十三

時靖難諸臣謚雖奉命命然以人違事湮又札臣領錫
時將祭南海中止至是工科都李清復舉崇禎時前疏
請之得旨速覆札科都沈胤培復申其說于是署札部
管紹寧始相繼題覆矣
丁酉以杜弘域揚御蕃年文綬丁啟先嘗國寧胡文若補
三大營各總兵官弘域等統一營至五營皆先等統六
營至十營
命推補原任戶部尚書于士庶等
從忻城伯趙之龍請也前此勳臣所薦無任命推補者

東平伯劉澤潯請有故輔周廷儒助餉銀命刑部酌議
時輔臣曰廣見澤潯疏意其擬干輒改故暫停不下欵
今發自言路奉有命旨然後下澤潯疏止批有旨而已
既久無言者乃稟發部覆不允
戊戌命核原任鳳陽總督鮑大鼎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近聞虜騎南下山東諸郡豈可輕
委南北諸鎮非乏雄師不于此時渡河而馳或駐臨濟
或扼德河節、聯絡斷其來路直待長驅入境使敵一
葦江南公然向小朝廷求活乎且聞賊遁歸志在復還

南渡錄

卷二

十四

及今遠檄諸鎮過河拒守一面遣使伴虜回轅然後合
五鎮全公公道西征或如周亞夫之入武關或如王鎮
忠之溯渭水直搗長安出其不意仍撤蜀中銳卒河西
壯士東行以佐之或賊中有如史思明者使其自圖許
以重賞則豫境之首不日可懸敵賊可以威虜提在我
內外文武諸臣凡事實做急做無滋議論無違時日而
已又言大典難屢掛彈文然毀家措餉宜先為事官
此行命核議具覆

撫寧侯朱國弼疏救下會推全五府不允

以劉宗周疏糾也時閣臣私固知士英未可逐恐宗周
再蹈水火益甚大為善類異日之患宗周聞乃止
庚子萬壽聖節帝御殿百官朝賀

識者以為國家伊迺宜做宋高宗免朝故事
升開封推官陳潛知為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
壬寅工科左李維樾請改欵北馬副北以正名義從之
命上供應用諸物須內衙門蒙奏點過方發部備用
工科部李清言 皇上自中州播遷柳、後而沐風俗柱

南渡錄

卷二

十五

安樂憶艱難蓋以勵儉也若 皇上持此自勵則安不
忘危修源塞矣非然者奢用必至多歲多歲必至厚歛
厚歛必至煩刑恐念盛之天下膏血亦耗而况半壁之
膏血有幾伏乞中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
奉勿謂春小而為之錙銖亦巨萬之開端勿謂儉小而
不為巨萬亦錙銖之層積奏命之
詔謚廢大典子孫不得擅求實奏者禁
謚山西巡撫蔡懋德忠哀隨州知州王勳忠愍
素以城陷自縊懋德先以失事革任聽款賊至督戰遇

皆皆禮且相錫時同里也恩德以失事謫人謂名實

不稱禮科張希夏疏駁之吏部尋覆贈官不允

命事係兵机者照例家封下科

癸卯革開部鎮將于永綬戰帶罪立功降勅掌張應夢

各三級仍命自今兵將調集地方俱聽撫臣節制

進贈開國功臣穎國公傅如德宋國公馮勝等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友德贈麗江王謚武靖勝贈寧陵

王謚武壯俱塑像祭于功臣廟又贈德慶侯廖永忠慶

國公謚武忠定遠侯王弼濠國公謚武威長興侯耿炳

南渡錄

卷二

十六

文興國公東勝侯汪興祖勝國公俱謚武愍馮國用武

翼丁德興武襄秦世傑忠烈茅成俞廷玉俱武烈丁普

即武節韓成忠壯花雲忠毅八人皆已贈者

革從逆諸臣職命法司察有確據者先行撫按解京正罪

淮揚巡按以數以皇太子及二皇皆遇害開

時有未任陽春縣典史顧元齡于五月出都見聞敗奔

被吳三桂西進去北又傳言皇太子卒于亂軍定王永

手俱于賊走日遇害于吳三桂宅內皇城宮殿太廟享

殿各門俱焚惟存正陽一門前三門外焚劫更慘矣據

進贈于謚... 局... 亦有...

元齡言以聞者流涕

甲辰革原任漕道徽應會職

兵科陳子龍疏糾其貪也應會後任北復官奉此

廢從龍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各弟任都督同知世

襲錦衣衛指揮使

禮部尚書孫錫時疏糾從逆臣諸詞臣命察議

疏內所糾乃周鍾項煜楊汝成楊觀光楊廷選陳名夏

何瑞徵韓四維高爾儼薛所益梁兆陽朱積猷學漁方

以智寺也

南渡錄

卷二

十七

奪故輔溫體仁孫即魏廷儒官廢提理文繁祭廢官

街

御史鄭友玄言廷儒之貪倍于國體體仁之奸又毒于

廷儒今廷儒國體皆相繼服法獨體仁以先死通謀體

仁陰狠性行酷類李林甫而賢士之罹其毒者八年中

國無虛日更非天寶時所存已將廷儒體仁官廢贊

產或顯顯嚴逸或比秦檜慘醜之益貌其奸惡勿令國

視獨恨地下疏奏進奪有差廷儒國體賜死文繁伏法

安有祭廢官街人訛聞案續情

所共情... 如此...

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守節入京

丙午督輔如平治疏陳分設四鎮始末且請朝臣論是非

疆臣論功罪嘉納之

初四鎮垂涎楊那可法不待已許有警時各安頓家眷

謂彼此有分可免獨跋且謂之有警則無警不得駐軍

然以調停故坐羈北代識者恨之

議旌北都死難布衣湯文燮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北都一案臣嘗訪之耒耆確知梁

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為從逆賊謀之首侯倫曹欽程為

南渡錄

卷二

十八

出獄謝恩之首方岳貢魏藻德為見朝報名之首而湯

文燮以布衣死難衣帶中藏有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

文丞相之心二語賊兵共以責陳演斬于市鹿揭出以

悼史又言楚撫王揚基送一武昌以曲媚鎮臣家面受

事避賊甚巧虐民甚慘應勅部核議另示處分勸督王

咏吉聞變思歸明旨切責能不愧死臣知永吉才尚可

用然亦須先定其罪而後徐開使遇之速憐才伸法庶

幾兩得疏奏命核議未幾鎮臣左良玉疏言已不受婚

語意驚餘

戊申戶科羅萬象請以副榜充貢不允

閩臣鐸意也時請贈廢者尤多皆以遠年冒乞鐸一禁

持之然自他輔崇擬又每得命旨濫觴遂聞

兵科陳子龍陳防守要者命速行

一曰北使宜速臣料虜今在臨濟間者以安民為名不

逆建州宋縣或即我降將萬一大眾南下而我玉帛待

諸境上城下之盟國體益傷宜勅左懋第陳洪範等星

馳渡淮先齋勅諭往而令馬紹愉等護銀幣續行沿途

將登極詔四行騰取使諸夏曉然知有共主則人心尚

南渡錄

卷三

十九

可鼓也一曰河淮當守淮自濠梁以上秋冬之際洩而

難守河自徐邳以上歸德汴淮之境荒遠近寇今我軍

特為江北障蔽四鎮兵平劉澤清扼守淮陰劉良佐併

鎮濠寺差為得策揚州無藉兵守高餘之來安頓家眷

今秋氣漸寒聞其久懷進取自當速往徐邳本信控黃

河上流黃得功素稱忠勇亦當移鎮符離宿州以便東

西策慮其應用糧餉當先行會計陸續措發移兵之期

斷不可過此月矣一曰防江宜審數月未料理防江兵

非不多將非不勇但患統制未一分信未明船隻鮮少

平今黃裳雖未受事而上有鄂鴻遠之師下有黃斌卿
之師但當畫不信地凡諸零星兵船皆附麗之令其益
廣召募鄭黃二帥須兵萬五千人船五百號聲勢始壯
似當即日給發今則期受事者也

札科教致平請校楊瑞沅撫王永吉楚督年文綬楚撫以
備聞逆命速議

命擊究四川貢生吳邦策

先是邦策寓都門日擊聞逆交取偽吏部告示并私記
歲之髮中至留都却因變採分死難利辱因辱潯身叛

南渡錄

卷三

二十

逆授官誅戮七款、履列姓名、內職方郎龔其以崇禎十
六年陞薛而誤刊授職、疏機因命擊究逆策、然定奏弟
廣吉士為心以字類重出且數人訛耳時終以彙策錄
為是

已酉寧波府通判朱統到疏請保舉不允

古謂先朝之壞、于保舉不必行

內侍戶部左侍郎張有譽升本部尚書閣臣高弘圖等繳
御札爭之不聽

有譽曾任清儲道上召對時勳臣朱國弼力爭請遲提

南渡錄 卷二

兵不可混有譽不與辨惟歷陳情事原委洞如指掌因

詞一語不能對類亦而已至是以尚書周堪廢久不到

任傳升有譽為之識者謂且啓阮大誠等傳升漸也勅

有譽力辭不能從工科左李維樾言當此軍興浩繁有

譽經濟通才用甚當乃臣同官章正宸請繳御札閣臣

弘圖等合詞引咎豈為有譽爭哉今日可用一有譽他

日可用一非有譽者漸不可長耳我祖宗鑒古垂憲立

意宏深政以大小相維閣部不得高擅人以甲乙互議

臺省皆得與聞故票擬在中書忘其威福封駁在左掖

南渡錄

卷二

廿一

存其是非中旨傳宣未數、見偶有之正先臣劉健輩
所惕然于履霜之漸而動色力爭也臣類 皇上慎持
之而已報聞

庚戌命馬上差官催札却右侍郎勸道即赴任又命吏部

主事葉廷秀以都察院堂上官涂仲吉朱永明以翰林

秘秩用

兵部侍郎蘇學龍疏薦道周等票擬者閣臣釋也前起

升何楷今起升廷秀遂為異已藉口矣

辛亥上侍朕病九六之運方資群策旋軫故都乃自殿爭

六二二三

啟蒙別王父開成風封和雅謝廟第安在 先帝神資
獨斷彙納眾流天不降康登在上朕本涼德與爾文
武大小諸臣鑒于前車匡復王室昔漢室起于艱難丙
魏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若袒分左右口構
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勿頌
之交讐忘廉簡同車之雅嫌派復悔朝廷以此望爾諸
臣爾諸臣以此體朝廷意不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特
諭

後原任御史毛羽健原官

南渡錄

卷二

廿二

羽健 先帝時曾糾阮大鍼楊維垣後坐崇煥黨為

兵部主事陸澄原所糾革職

命高塘廢宗除謀不執另議外餘盡釋放

命起用鄭三俊易應昌啟可此孫晉等

從兵科陳子龍請也可此後仕北為刑部侍郎

命都察院嚴禁各衙門詞賄

御史朱國昌南京文武衙門自熟爵却寺及散秩首領

皆受詞賄濬禁平民故禁之

壬子大學士高弘圖等請建中宮命候皇太后回鑾日行

舉經筵以公弘基知經筵輔臣可法弘圖曰廣士英鐸同
知經筵詞臣錢謙益管紹寧陳盟充謀官張居為展書
官

太僕寺少卿鄭元吉請急發高黃二鎮兵餉以便進取從
之

元吉言高傑開兩寇相持欲乘機復開歸何使入秦奪
其巢穴所乏者餉耳黃得功見朝議款虜力言不可示
之以弱恐長覲覲志要挾奪國匪小二鎮之論與款議
相背今款全既獲防餉即宜速措惟是東南民力寔竭

南渡錄

卷二

廿三

催科一息鼓噪四起惟望 皇上卧薪嘗膽以澹嗜好

早朝晏罷以斥宴安日進閣部臺者諸臣戒絕玄黃廣

收謀斷几行間兵事各疏一、筒出而高批答不許可

司廷議從之

吏科章正宸疏致政十二事下部覆行

一曰惜人才北都淪陷忠義志不圖生天下之才十去

一二燕趙豪傑齊魯英秀秦晉雄宿不可復問天下之

才十去三四大河以南仕于虜者又以汗濫死灰難燃

天下之才更十去五六河以西以資中興者僅在荆揚益

之間可不知愛惜乎廓然恢綱無以細過小者復後滋
求可不嘆于之才一曰甄督撫督撫者吏治係為軍政
係為人才民生係為今見在督撫支持半壁孰為百鍊
之品八面之才孰為望可服人才能用物孰為牽張寡
識奚嬉無能宜留宜去宜更必家臣力乘虛公庶封疆
無悞一曰催俸冊吏部俸冊有年月有賢否據迹難移
法成不更今掌故無憑親押屢遺跡不調難秋平進
其道何由必據呈牒咨訪是為公舉為私訪交明試為
時報之行推立限勢不容緩一曰慎名器國步多難方

南渡錄

卷二

四

殷忠智定策既茂厥賞其餘復人自請叙將使金銀不
供其印未帛不充其錫何以免瓜果之請息繁縷之論
哉一曰持戩掌用人獨歸吏部非可雜操自旁求求文
武諸臣得自擇其屬有咨送有薦按有奏討家臣所職
其餘幾何宜一味銓註無使政出多門一曰重印守途
即守上制司道下制司理欲行其治不得變通之法美
若隆體貌重事推功績茂者晉秩如等兵衝要地必得
治賦長才兵使自練糧使自備才使自拔六曹掾史自
擇所謂得賢守一勝雄師百萬之一曰補懸缺長吏員

缺無如今日人無數事日不暇給則就近補勢不得
不委之該撫按山左右河南北遼本土俊才庶人地相
安江淮以南諸長吏撫按所與共安危禍福也按才題
授後急有資據成敗而核功罪為力殊易一曰核環賜
夫用人撥亂其可使凡理近器使俸功名裁宜將屬刻
察覈本末縷條用舍酌年資審才品應世者陞復者復
或別用或休致無徇虛聲襲乃實蹟一曰酌行取古官
宿其崇吏不教更久任以責成功近或俸行取及未周
一考之士不已汰乎今即破格格梅才新宜以年為率使

南渡錄

卷二

五

即吏戰心供職勤多應之思而後神羊屈軼可過也一
曰肅種吏文武諸臣共寄封疆則共宜死事逆者逆賊
長驅望風奔竄不斬誅用之臣安敢報國之氣即有智
謀勇決可收效桑榆亦必定罪案徐論才器未可遽登
除事以修俸門一曰飾廢官宥過之典與志士更始可
以作天下氣也然爵見重士乃勅法相守則士知思今
恩詔與申許地方陳薦乃不自靜聽觀觀擊下或儼然
陞見行金懷刺踵相接也條例廢官罷吏不許叩關
宜加嚴飭正宸所言皆切中時弊

罰原任戶科無涉休

汝霖言臣親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穩
致、討究止應有兵餉守四字今改為其印恩恩
實即一二人之用命而始以勳臣繼以方預固圉恢復
之術全無不諱而惟舌舛筆錯是於近且以匿帖遂舊
臣矣俄又聞以疎落泰宰輔矣屬又喧傳復厥而人
心望、矣輔臣曰廣正直忠誠之庶小臣為誰驅除聽
誰指使且聞上章不錄通疏給納當在何途內外交通
神叢互傳飛章告密墨勅糾錄端自其始可不嚴行詰

南渡錄

卷二

廿六

究用杜時表至厥術之害極者借以樹威點者因而半
利人、可為反逆事、可作營求結紳條福而不必言
小民難犬亦無寧日 先帝時正此一節未免府怨前
事不遠後事之師思先朝何以失即知今日何以得如
先帝篤念宗藩而開免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 換盡
是殃民則今何以使罪治不蘇而維城有賴 先帝降
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
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威惠易行 先帝委任勳臣而
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

父書有用而客氣足屏 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
原無足取開門延致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
而思有餘地 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逸才昏撫誰為
擇舉起選宰執羅拜賤庶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
者必思事急矣及今為之已遲再欲不為何待奎遊化
為穴開臣誠不知何託疏奏罰俸

甲寅戶科倪嘉慶進論樞輔楊嗣昌調度幸方請削官廢
不允

疏言嗣昌當虜入犯時不宜盡調勦寇有緒之虛象界

南渡錄

卷二

廿七

孫傳庭等東馳致寇氣日熾時閣臣士英任為樞輔故
欲寬嗣昌以自為也未幾楚撫何騰蛟奏張獻忠心悵
嗣昌攝其五世塚遂有當日不為無功之褒矣
乙卯大學士高拱即王鐸以爭求厥不得俱乞休不允私
因又請召選督輔可法報聞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車駕祀先師孔子
礼科都沈胤培言恭道 皇上傳制祭先師孔子親聆
天語責衛臣盡職夫朝廷之礼不同有視朝之礼有升
殿之礼視朝容或面高大政宣諭群臣若升殿非大朝

賀印大紀典未聞可開以傳宣而有越班奉事之官也
况崇儒重道宜尚德後刑何對越先師之誠未已越典
肅清奸宄之思若日食之變尤有可言春秋書災首謹
日食大禁小人凌君子之象今之崇氣強半在下方黃
勇于私闢黑白混于公岐則意見蒙之干進者人思躍
治陳情者章滿公車則利誘蒙之而且封事不錄銀堂
則蒙于戒學區名屢揭街衢則蒙于風俗祈
上獨攬乾綱專精斧藻日升月恒自今伊始命之
丁巳命會議先臣予勳功從吏部尚書徐石麟等請也

南渡錄

卷二

廿八

先是譙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徽人于萬冒稱譙族子得
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時御史黃澍亦由徽
籍移抗籍故為萬後之英謀求改世石麟等疏即對草
也工科都李清獨以為不可曰以忠肅功即公侯之非
滋而况于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侯華高
卒無子幼養墓中承乃以加遠不可知之族裔耶時同
臣陳之遺心庇之英又援安鄉伯張興任勇世襲例吏
科都張希復折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
遂訖

兵科陳子龍請優徐仲吉祀泐以堂誅不許
仲吉以救黃道周廷枋淵以浙舉人爭劉宗周不當罷
被逮故子龍薦之

廷推戶部左侍郎張有譽奉部尚書乞之
時部科議內傳不可長仍宜會推以存祖制故也吏科
都章正宸復疏言舉劾當慎報聞

命補河南巡撫及缺官兼察規避道府有司
升吏科左熊維典戶科都給事中
起補易應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禮部右侍郎王廷垣

南渡錄

卷二

廿九

左侍郎詹事府編修寧右侍郎
起升原任順天巡撫楊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川湖雲貴廣西等處
東平伯劉澤濂疏攻憲臣劉宗周
先是宗周疏出都中謗紙喧傳有吳姓寺聚兵句容會
東林為不執請更言四稜方脩行署將入清君側縉紳
友八旬日方定越數日澤濂疏至明已有功無罪且言
宗周若誅即却朕求 皇上賜劍語狂悖 上不待已
溫旨諭之

蘇松巡撫和志伯請定三兵財賦

處佳言西北隔沒財賦皆取給東南供輸非舊貫可況

請委原任廣州府推官顏俊彥與各邦御紳會議更定

允之

札科教致平疏糾宗貢朱統額報聞

時閣臣士英與曰廣同詎 上亦曰廣曰 皇上以親

以序命立何功士英屬聲曰且無攻以尔輩欲立疎落

絕意奉迎故成且功耳時統額寓京師遂乘執紼曰廣

大界謂從逆輩皆曰廣私人而迎立一節曰廣又持異

南渡錄

卷二

三十

議疏不由通政司以他官進彭年疏取之言其非體又

請寬然汝霖抗言之器以昭聖度通政司判士積亦言

統額越奏違制自求罷亦俱報聞

已未浙江提兵王之仁請開七金塘大榷允之

命優恤薊國公吳三桂父吳襄

襄故提兵西京師李自成勅襄為書招子三桂降三桂

不從遂并妻祖氏及二子一女皆被害至是三桂始書

劉澤清期合兵滅閩澤清以書開贈襄遼國公諡忠壯

祖氏贈夫人給祭葬

升編脩協廷麟左庶子欽政宗左中允

廷麟以糾揚嗣昌調兵取至是因和處佳薦復職正宗

後降北復為編脩

庚申議起原任劉督五秘設巡撫山東鳳督朱大勳巡撫

河南命吏部堂司官回奏以永吉見在勸議大典尚未

結案故也吏部尚書徐石麟疏言 皇上六令共齊豫

境北騎方勝寇蜂久路今東督既籍其平日恩威因

移于境豫撫又責其自練組甲具獲得以行度而費亦

累鉅萬不煩 皇上主歲吏一錢譬如有一人為致使

南渡錄

卷二

三十一

入毒龍之潭而探其珠走猛虎之室而奪其子則必懸

千金以募死士若無千金不取不願一戰似誠之然又

如有兩人焉均為長年五老駕舟海濤其一人屢遭颶

風顛覆其一人屢有鼠雀侵欺為時而素然後之航海

者則必就兩人問之何也以猶愈于迷惑失向望洋向

若據舷而啼者七今兩臣尚能和輯將帥申明紀律而

皇上又不煩矢鏃焉犒之費為齊豫經營共聞却馬士

英與臣為封疆林而不得不植宜出此疏奉命另推豫

撫

利權重任可以嘗試乎
注甚詳強修於

加閣臣可注史保皇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弘圖太子

少師曰廣太子少保並文淵閣大學士英太子太師武

英殿大學士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子庶有差可

法蔭錦衣衛指揮僉事徐俱中書舍人

辛酉復召原任司禮監太監李承芳入內選其原座

承芳 先帝時以罪發南京

壬戌升刑部左侍郎賀世壽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金場

命臨北提兵樞大叙于灑灑隨陳設苑北行

南渡錄

卷二

三

澤溥至北而不送

復設東廠札科款款年疏陳鶴級調外

彭年言 高皇時不聞有廠也相傳 文皇十八年始

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

言之亦不聞特以詳事者嗣是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

直瑜年執罷東廠尚銘有罪輒然當時已不得稱統治

矣再感于正德其建用事者則丘聚谷大用張鏡等也

初皆倚逆瑾瑜唐構八黨之先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遂

然三感于天啓之季逆祀之禍幾危社稷自此而外

南渡錄 卷二

列聖固無聞也 高皇帝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

不過刀介侍左右如漢衛尉府司衛卿典宿衛官禁耳

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成經法曹終

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詔獄 文皇帝時諸生紀綱

叩馬首請改置為都指揮僉事典治詔獄未几奸利事

覺即日捕誅自綱而終 文皇世錦衣雖典詔獄盡可

預諾而已其後莫重于我寧尤莫重于陸炳寧托義子

竊國姓植傾海內然以通寧庶人伏誅詔下革傳奉違

者指揮汰十之八族校汰十之五歲省度支幾數千萬

南渡錄

卷二

三

一時翕然稱神明也炳位師保泰綸特預宿衛則光祿

勳也利奸則司隸也分將相任則古大司馬大將軍也

自相高成寧侯舊無不曲奉之中外重足而立殆矣

列聖雖時有禁衛之宗取備官耳夫即其時廠衛之興

廢而世之治亂恒因之 陛下試考鏡往事深維得失

則旗校緝事是否應行可得其禁矣頃 先帝朝不當

任廠衛乎勤訪緝乎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

自有不脛而走之賄逃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

奸之事反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怕儀交際為人情所

有之當後乃賤賄百千成極重莫逆之勢豈非以與援
之進愈私而專侍送之因愈西而費乎究竟刀風兩
官長不能行法于齊史徒隸可以迫脅其尊上誰生厲
陪辛釀亂形乞 陛下清鈔拒用金之術以絕賄源履
法司搜捕之責以杜奸萌則弊事可以不設成命可以
立四疏奏責以狂悖詞外吏科河南道侯疏極不聽刻
年後降北為廣東學憲

起原任副督丁燾燾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提督楚豫軍務巡撫承德襄陽等處

南渡錄

卷二

三四

魁楚崇禎時以失機戍

升光祿寺丞張傑榑奉寺少卿

作樺先為兵科以糾楊嗣昌高起潛論浸升今戍後降

北為同知

戍原任節陽巡撫王永祚

以景城

命提問原任蘇松巡按王志舉

坐貪故也時志舉已任北為京師矣

癸亥補原任戶科熊汝霖吏科右給事中

甲子內傳惟外詳我錄

旨言切道內任往能回輔臣弘圖科臣羅萬象等疏上
今軍興旁午外解無幾該部嚴催全完限八月終並為
道內臣地也

草原任巡按山東御史余日新戒法司提問
以聞爰先實效也

署刑部督世寺擬上從賊六等條例着再確擬

一為賊領兵敵策謀危社稷者即庶條不宜末賊一督

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不宜列等一四五品京堂及

南渡錄

卷二

三五

科道翰林受賊要職并降賊守地等官不宜止于統一

廣官受偽命如科道翰林吏兵等部官又封疆大吏巡

方司道聞變倡進者不宜止于流一獻女獻婢媚賊及

受偽官者不宜止擬徒皆明旨所擬也

督輔也如疏請各鎮兵餉以因進取命戶部速發

可法言近聞諸臣除奏但知催兵不為計詢天下寧有

不食之兵不餉之馬可以取進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

臣即躬率家產為諸鎮前驅又言國家人才日耗仕路

日濬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備該論多而成功絕少過

一第...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19 反正下

清知台者之缺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過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過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付若亦輩此推彼却姑耐庸人俟用候更有同見哉即偏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加量盡用之做官事無為國家憂一籌兵餉者先帝皇以求治卒底于亂蓋由北平今時事益棘履職在前必以討賊復仇刻入諸臣之視察除却等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却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據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候事罪無

南渡錄

卷二

三六

款以後陞遷考選必須定一為國家籌兵等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仇指且能言且不能言即華野書生少明君父大義誣吾宋偏安者亦人不能言安在空言有濟已勅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某某堪治兵即用以治兵某某堪治餉即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為危難督撫或為要地司運其治餉者或為戶工堂屬或為各省藩司但論今不論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懸破格之選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謀非空之故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

南渡錄 卷二

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逆賊徽猷忠成郡借王
蜀王及撫按各官俱失所在從兵糧志速降賊

升禮科都沈亂培太常寺少卿
且命禮部處堪任監司府州縣隨四川巡按朱壽圖行
量人地題補

命法司提從逆張嶧然受崇雅薛可茲寺
從尚寶少卿程正揆言也後北兵破南都正揆亦為內
院辦

南渡錄
卷二
三七

辦事
升尚寶少卿徐一范鴻臚寺卿
命優恤湖廣殉難舉人陳節節節知寺

萬策等為從逆御史喻上猷開薦閩賊偽官將用之萬
策自縊開先禍端死

吏部右侍郎鄧通周疏陳時務命之
道周言南都定為則福建江右皆為首藩江右之有虞

鎮南揭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
鄧陽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水陸可乘在

于衢州衢州之比度雖難為差弱而建設之勢度衢相
 等有事即合三者之師亦不十日出我境外誠以嶺南
 之鉤接濟度鎮以嶺東之鉤接濟福者以兩廣之事權
 分駐贛州衢州則臂指形成藩屏義固矣一曰復燕京
 而後可都鍾陵燕京難管或破後幾輔人心思明如舊
 天壽陵寢所在食息不可暫忘臣見周室東遷素地不
 復晉宋南遷無意北望皆所未安今燕京道遠不比汴
 宋然漁陽盧龍悲歌感慨之士不乏其人宜宜前永幸
 未陸沉可多方勸率刻日收復還告孝陵乃定鍾陵以

南渡錄

卷二

三八

終龍盤虎踞之業此一務也一曰先召勸王而後可言
 討賊自古王室不廢入援崇禎初年以客兵中味撫臣
 入援者動輒遣還手足頭目之誣盡矣今神京顛覆四
 方恬然誠欲矯情獲物無動寧功思亦神師遺張叔夜
 所竊笑之乃今多方激厲克詰張皇策其暮心揚以朝
 氣名諸侯師咸集江上乃誓期北伐此二務也一曰先
 討閩賊而後可平群盜凡群盜之起皆假閩為聲勢諸
 悍將叛兵又假群盜為名寔發先平群盜則盜不平兵
 日以恣宜先大討賊以計潛拜群盜宗泮在河東張所

在河北北結練一新恒八九十萬取盜兵資賊糧但用數
 才臣借江南平糶之餉下已辨矣岳飛言動王之日
 集敵穴未回親率六師北渡則將士氣作中原可復及
 今決意用飛言中張可宗泮之令兵不患不多餉不患
 不足此三務也一曰先理山左而後可復山右山左右
 皆古帝王都德義可率法無拾十四景天子目僕革寇
 理中原雖論計自全策以西籍輸以北捍汗振袂猶可
 當一中州固有張遼孔融之徒奮臂其間晉陽蒲坂必
 聞風相應山右既復真保自還藉此兩翼以扶陵寢奠

南渡錄

卷二

三九

為行有權宿重兵使自戰守不煩天子待遠此四務也
 一曰先靖河淮而後可定江漢先教年臣過清河見東
 平汶上暴客飛馳有司莫禁又以蠶校于翻鷄招撫度
 下堂數千人且私嘆曰舳艫命脈盡于是矣誠索崇鎮
 之力以佐淮揚誅叛魁散諸從遠遜十五以佐西討如
 是則河淮清而江漢可定由是一意以理新黃淮揚寧
 為江漢兩眼此五務也一曰先復承天而後可以收全
 楚承天楚之即都王氣可鍾與獻陵在高郵之當復甚
 于袁荆明矣袁陽在新都之衝建瓴水下楚豫相界賊

所必爭荆州西蜀通遠感夏水出一日千里難得蜀猶不足守復即而後可以東定豫中北取上蔡西斷八雅之道此六務也一曰先鎮滁州而後可固江淮滄陽守內與樞東走瓜儀西走新虛紅心大柳二驛之南與江浦相直其地皆坦平四達道賊必趨有大城重兵宿于其間則中都之勢不孤維揚之形亦壯天長六合不若瓜而扼至誠增池河兵禁大柳城于扼衛二都甚便此七務也一曰先定進取而後可議鎮守今諸禁將盡反禁謀曰取湖南則鎮湖南取湖北則鎮湖北曰取河

南渡錄

卷二

北則鎮河北取河南則鎮河南致到中原之地以樹諸侯欲邀萬一之功以分節城然說古名將皆規畫先定荆馬應之今諸將才如流水皆自上趨下至于揚子以為尾閘欲其時至何日乎誠欲克復燕京必先直趨關陝欲克復河淮必先直取徐宿欲克復襄利必須探討全蜀進勢一丈收勢五尺畫守江皖遠離瓜儀即有節或無所入之誠如河云湖河南北隨所自取以爲軍糧朝廷亦何靳焉此八務也一曰先樹儒臣而後可用武將自崇禎以來邊圍日絀設者皆謂文臣不効一意右武

然自十七年中八九大將寵極貴盈無有不叛其伏羲死功者一二年致自唐宗以還儒將策勳爛于史牒至明興尤盛于燕羅通韓雍王守仁之徒指不勝屈儒臣致命而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敢不奮誠于風力之司操其骨幹膽識者以行三軍猶風習耳此九務也此行北九務者而一本于克己飭躬者刑薄飲先禮樂而後刑威先仁義而後功利先家和而後四海重憂國歆我主取將謀劾臣孫古今只有二家唐時觀軍容用事每遣兵自衛動輒先走諸將皆與賊通問取一

南渡錄

卷二

柵一跡坐食轉延引成月李德裕宣制乃約監軍不得臨戎又約諸將不得取一柵一跡爲功今元遠取祁州弘敬取汝州茂元取滑州彥佐取洛州期在平定而河北被降此一法也宋時南郡削弱呼兵不應文天祥言宋歷五代之禍罷藩鎮雖矯尾大之弊而勢亦不振逆賊過州縣無不下者宜分四鎮以廣西蓋湖南而建關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關興隆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關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關揚州貢長沙取鄂隆興取新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西淮宋人不用天祥說而

國終不依此一說也今言諸將取湖河南北以分節我
與德裕同意責備東協濟福建嶺南協濟江右以章輔
出鄱陽以開州出錢塘以加提督亦奉于天祥所謂先
指置而後用人先具舟而後召工亦次第然也

工科右馬嘉植疏言朝政奉旨回話已窮之
嘉植言此者舉動乖張改事顛倒節：為拉撥根本之
國刻，為擾亂東南之事其言任內且則云始成福大
權仍候上共出流弊必至陰持之以傾動海內漸使人
主疑外廷進言指為矯激論事指為迂疎豈國家之利

南渡錄

卷二

臺言堂諫則云日者此奪熊汝霖休復取表彭年官以
蹇愕為狂將以矯阿取媚為不狂乎以獻替為悖忠將
以詭倖依違為不安不悖乎以盡言為近名試觀從來
遠雅勢救潔誼以近名者亦有幾人乎其言諷殿衛則
云法司稱天下之平迨厥漸間設害不旋踵一入鉗網
附會者多怨氣愁結上干天和其言大臣則云士貴而
後主尊上人輕則百姓惑下無可信則事不可以理泰
何更對窮詰見辭色使之汗流浹背請死無地且不
類與朝魚水有此景象也其言營繕則云我方有事中

原而憂，土木是求外敵窺伺明知無復絲累四方意
且朝廷與東南窮百姓共守此一塊土今額餉有增無
減民間歲入有數水衡不給勢必取盈于民勢必催督
四出勢必詔令不信仗東南生氣耗竭然批險誰為
皇上共守茲一塊土語皆切直得旨回話適太后回鑾故
免究。

丁卯山東濟寧知州朱先生員孫亂秦御民觀立芳等各
疏請兵既而不行命補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起補原任吏科蔣登獻禮科蔣以濼各原官

南渡錄

卷二

整獻與濼皆以建言調濼已蒙 先帝環召守制里居至
是方起補後任北
辛未升戶科左奉朝薦禮科給事中
原任大學士程國祥子震初具疏請印不允
責以各政地時加派過多為寇毆民也
命准撫嚴速從逆各官悉噉取等
閣臣士英疏列亦時等錢位坤項煜同鍾贊為孽楊枝
起也時，亨已批准先與劉澤清際官存保至獨位坤
與澤清善疏薦北使以從逆不許為孽先為閣逆偽直

金瓶梅詞話何四列傳
附下

指著燕地地城。至是又附北。復為給誅。餘俱南還。

皇太后至南京

先是輔臣士英詢知。太后所在。密啓請令內員及裨將王之綱迎之。今李際遇等復行。及至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門內。各泣下。

浙東陽諸暨復亂

兩邑向有許都之訛。雖誘賊厥渠。然餘黨尚伏。適朱大興募兵勤王。以餉少抵抗。而濬劉孫至。諸暨許完未之。有司念皇中。奏旋勅完。

南渡錄

卷二

四四

命遠從逆。御史喻上獻等

左都御史周西軒也。率先從逆者。為喻上獻。在京受偽命。方為奉命度術。積固。陳羽白。余必私。蔡鵬官。柳實東。張鳴駿。熊世楚。偽命無據。或誘或進者。為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傑。金毓峒。魏瑄。李植。吳邦良。張懋。倫之楷。趙瑛。汪永詒。鄭楚勳。在差逆者。為燕京。余日新。向北戎留。或逃或叛。尚無下落者。為劉憲章。俞志。庚。汪宗文。楊尔純。傅景星。成友。徐一梅。俱應在六等。又言徐春心。逃舍不終。而棄官。復踰臺班。沈向。逃清不。

南渡錄 卷二

終。而棄官。伴從。例轉。楊仁。愈。逃。並。兩。淮。尚未。報。代。而。往。

四原籍。相應。勅。吏。部。升。度。疏。奏。允。之。然。聞。逃。入。都。時。瑄。以。告。病。植。以。乞。假。出。都。已。久。若。向。以。例。轉。之。楷。以。守。制。仁。愈。以。裁。益。差。故。回。籍。非。逃。也。必。以。後。仕。北。並。左。都。僉。

御史。希。度。由。東。曉。駁。昌。言。謂。瑄。植。景。星。京。側。王。御史。亮。工。為。副。使。垣。登。已。被。聞。逆。刑。夫。死。矣。

陞。原。任。南。茶。酒。文。安。之。詹。事。府。正。詹。事。補。修。撰。對。同。升。編。修。趙。士。泰。陞。以。邀。各。原。官。升。廣。吉。士。陞。以。陞。編。修。安。之。以。私。書。註。詔。同。升。士。泰。以。言。楊。嗣。昌。奪。情。于。湯。以。

南渡錄

卷二

四五

地方民變之遠。以父累。皆坐降。削卷之。遠。後。仕。北。為。學。士。于。湯。仍。為。編。修。

士。中。起。陞。寧。夏。巡。撫。一。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川。陝。等。處。振。勦。軍。務。

起。陞。編。修。余。事。越。其。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攝。亮。二。州。等。處。

其杰一榜士。英。林。大。也。

以原任。福。府。長。史。陶。林。齡。為。尚。寶。司。卿。

贈。故。浙。江。春。政。揚。師。孔。翰。林。院。侍。讀。學。士。

六三五

師孔子英成揚文魁云以舊印亦文魁亦以被劫知
縣升主事監軍京口

改戶部侍郎練國事為兵部添設侍郎

陞太常卿朱之臣刑部右侍郎進政使劉士禎工部右侍郎

時原任宣大總督孫晉推戶部右侍郎開已點內召文

選司即中三重至云欲換本既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
復抱補履宛然院大城語人云我阻之也

命修西宮

南渡錄

卷二

四六

擬奉皇太后旨之也

癸酉吏部尚書傑和麟陳銓政七款命之

一定官制地狹則員宜省差減則缺宜裁事紛則官宜

條時棘則才宜儲此在內者當議又督多則官尊而費

廣撫多則力分而民誣監多則指繁而視亂此在外者

當議一曰慎破格宋太祖時張齊賢我 高皇得方孝儒

皆不自用而由後人用今風會既薄全才已鮮而好

獎借者又勸求破格不知新發之剛光能初露驟試堅

鉅則必鋒錐錙折而不可用一曰行久任先朝諸臣席

未暖而謀遷播爾有而思却此也彼和遂成風俗 皇

上踐祚以來此風更甚謂宜累做前朝待以鐘劉綱諸

且遣竟外職自方面以上通而考者或由臺省外轉應

還朝者地方受戴挽留加以京衛久任知推部曹非歷

體伍年不得調大僚亦非歷體二三年不得調庶心志

不分治效自奉一曰慎名器自軍興以來用人多端監

紀濫于泥沙彼孰悉登稱組于是登龍已播之子或借

陳言或求汲引然猶曰人非兩榜若無門徑也若今日

之新貴有推知求選京秩者有三甲求為二甲者有戶

南渡錄

卷二

四七

刑思濟禮兵者此嗜進一念何可不至庶恥輕則防維

決崇、從逆皆共一念胡可有此一曰嚴起廢近見臺

省撫按薦賄往、丹旆朽本紙張半算以馬傳器巨指

當于起之、日嚴辨廢之、固有理直而廢枉者急復

無失有情可原而為法受過者宜以困衡久原而其情

有情本輕廢太重者宜薄其廢以歸之平有情與罪相

當者宜守 先帝已允爰書無為不肯燃灰如此則人

知一念不謹遂沉永利庶懼然戒矣一曰明保舉國初外

吏皆有五品以上京官保任故能守身守官鮮上接下

刺之忠自保任法埃京官乃有庇外吏以市交者大會
大庇小貪小庇吏治益壞謂宜使在京各官備舉所知
之才足治兵智足理賦考于條中各舉數人開具送
却且列其名次并舉主姓名開呈御覽賞罰共之即即
縣滿亦須保舉的確而後送詢若無保舉即註下考廢
于集思慮蓋不負國家一口消朋黨逆朝諸党或由玄
修或緣德為或緣冲聖不名對不陸見深宮燕閒之日
多而接倪賢士大夫之日少于是或窮大阿或標名義而
黨遂蔓延不可解乞 皇上修祖宗午朝故事或于嘗

南渡錄

卷二

四八

朝日或于嘗朝次日召見群臣于便殿凡關係軍國重
務與輔臣却院面商可否見之施為難欲各立門戶又
何從得疏奏命之
蘇松巡撫相繼留難臣等然仰命兵部會議
試卿先問撫京心與處佳募兵買舟頗有次第至是提
兵部鴻達欲調試卿于上江以下江自餘處佳深惜其
去故請留之
督補如印湖奏將北伐命嚴中紀律如四鎮縱兵淫掠一
律糾察

甲戌命巡撫三變提兵立倉進駐東昌不得議往河南
遣戶科都熊維與備備浙直兵餉金花稅糧
升浙江副使使為虞太僕寺少卿
為虞薦御史以執待節宗之苛虐危事從寬故例轉
東平伯輝等再疏初左都御史宗師
初澤清疏下閣諸鎮獨疏公疏不一而足越數月忽下
除與澤清疏言宗師初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知
抗御州軍孤臣無札陰托恢復不義欲誅臣等不顧激
交士心釀生堂之禍不仁之徒疏宗師主持三案為門
戶之盟託託為濫借之自為若守司為聽之閉城距守
皇上不為群臣所容不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語皆挑激
公疏尤甚謂諸人往往以紅丸投擊謀害皇祖母皇考與
今年迎立時力主擁戴別滿語 皇上非臣等與督
臣馬士英朱國弼等欺血定盟札約史可法胡載則天
位素興疎枝此此往罪也所以痛心者因紅丸投擊前
罪之不安于心迎立異謀近罪之時奪其魂人、樹党
事、肆欺其謀危聖躬已明見之劉宗周與虞 皇上
鳳陽一語矣夫鳳陽五城郭市止有高塘 皇上新

南渡錄

卷二

四九

...

承大統乃欲安頓天下先定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之謀乃姜曰廣吳姓公謀也曰廣心雄胆大行偽言堅絕不快 皇上入戎為非其意中人恐將表內外諸忠與皇上說明不知元行故容事元党宗周將相數 皇上內外諸臣一、糾掃然後迎叔與連居別者外即耳乞將曰廣等三奸拿送法司正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宗周必欲進京臣等即渡江赴關而評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如宗周急往德利目等正無發難之人乞初宗周至軍前急往指示刻期渡河說者謂昔自今發且自憲

南渡錄

卷二

五十

臣語言不諳將逐宗周也督輔可法不平三鎮與劉澤清皆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侯可法疏下乃言前具公疏定與良佐等知會輔臣不專慮經事而分取公疏惟恐曰廣等不得党勝又云且與東林無舊隙因江北新党教人苛求太過然後知公疏及姓澤清意也命吏部考選廢籍各官及舉貢生監才品堪用應効力危種考皆發督輔以補地方缺員 乙亥內傳起陸孫撫吏部左侍郎從魏國公徐和基等請也

張孫孫市并去相之人
中尤為孫孫

國朝之廢去不與之統
編之謂矣

投先以薦送呂純如為言路攻未允又以私書被發配至足弘泰等請再據判澤清疏催請竟起之并復議却之遠張孫孫劉光斗等吏科都察正宋言運際中興人思攀附何忠羅網不恢祇志往實多難張捷若卿若官推能破福時前此位極偏遠來多口今遠荷殊知定當盡撤城府一秉公忠何敢妄有以索若卿之遠逃投疏請乞人求為心願歸之張孫孫張文流祭孫狀盛車劉光斗酒色為姑孫孫孫捷日等隱忍不言而職何事應自今以往鎮臣以殺賊為功勳且以屏翰為職一

南渡錄

卷二

五十一

切用人全歸吏部疏奏得旨業廷秀以主事批升都察院堂上官群臣寂無一言今批用張捷便有許多議論著為首的回奏蓋欲以此籍正宸口也奏入得免究大理寺少卿和繼經疏劾劉龍功命却覆議未幾劉澤清以封爵請丙子下從逆項煜于獄 革原任禮部郎中周璉工部尚書陳必謙職命刑部提問朱統額糾輔臣曰廣并及二人也末証曰廣私甚云 姦媿且欲下曰廣党宗周劉士積周璉陳必謙楊廷麟

王重雷領非劉履丁傾初守于理誠。滋不倫疏奏有乃
 心王室之褒而結。必謀以大臣偷生皆提問吏
 科右熊汝霖言輔臣曰。庶之誣自在。聖鑒若罔。蘇等亦
 非善類。公論國法。兩聽之耳。及取統。顯全疏閱之。至茲
 魏等語。不禁駭愕。既而思。札義。庶恥四字。陵夷至今。蕩
 然盡矣。猶賴士大夫。稍知學問。者畫地而臨。如曰。庶誠
 亦其人。今竟欲以狗鼠之。行加。孤潔之身。獨不念。自污
 其舌。乎。時江督東結。咸亦疏。雪曰。庶士英不悅
 改兵部主事。凌。馬山東。巡按御史。

南渡錄 卷二 五三

督輔史可法薦之也

工部尚書何應瑞疏言。江浮大木有助。鼓工命。擇吉與役
 丁丑命。修築雉城。茂園祠。官歲時致祭

增安慶水兵五千人

封却存義為大典伯世襲

存義皇太后弟。因戚世劫。世廟議。第却弗稽也

命恤死節生員。許琬

琬聞 先帝崩于賊。憤激一溺。再縊。卒死。至是以進士
 三曰。俞吉。命。札。部。按。奏。時。金。壇。生。員。王。明。灝。亦。慟。哭。不

南渡錄 卷二

命四。填。得。科。有。司

從。廣。昌。伯。劉。良。佐。請。也

戊寅命。原。任。薊。督。王。永。詒。戴。罪。提。督。山。東。務。仍。同。陳。洪。範
 等。科。理。刑。北。事。宜

從。閣。臣。知。圖。等。請。也。未。幾。刑。部。擬。成。誅。詔。以。永。吉。身。為
 督。師。因。破。名。亡。豈。止。一。成。姑。戴。重。罪。任。事。不。効。加。等
 贈。原。任。福。府。長。史。王。秉。石。詹。事。府。少。詹。事。詹。子

己卯命。三。法。司。將。從。逆。諸。臣。會。同。府。部。九。卿。科。道。限。三。日

南渡錄 卷二 五三

內議奏

興。平。伯。高。傑。言。國。家。士。氣。自。靖。難。大。札。親。臨。三。大。案。推。折
 已。甚。今。乃。復。以。從。逆。為。題。取。悅。銀。鍊。逆。劫。忌。聞。風。悞。罪
 外。樹。敵。而。內。益。仇。來。平。伯。劉。澤。清。亦。言。七。月。二十。七。等
 日。北。來。官。紳。船。隻。絡。繹。不。斷。後。船。追。趕。還。回。濟。寧。不。敢
 渡。河。以。臣。之。愚。除。真。正。降。賊。作。官。賊。榜。有。名。法。難。難。貸
 至。于。被。賊。刑。拷。之。人。運。望。少。寬。文。網。收。歸。依。舊。時。以。為
 二。且。疏。皆。從。逆。諸。臣。決。之。也

起。升。松。道。太。僕。寺。少。卿。王。濂。右。通。政

加錦衣衛軍馬可宗都督同知

補原任給事中馬兆義札升尚書成勇福建道

兆義崇禎時以濫國候考推知開任勇以糾揚嗣昌廢

將王心一高倬各奉部左侍郎

贈原任巡按湖廣御史鄭熙祚太僕寺卿謚忠毅廢一子

熙祚為張獻忠所執題詩于壁憤罵不屈死

加戶部郎中袁樞銜一級

先是銓部陞樞山東僉事戶部題面奉旨准留不准加

銜不旬日復有此旨

南渡錄

卷二

五四

奉皇太后懿旨命札部同監臣韓贊周遠求淑女

辛巳改補李樸張煊李長春楊一儒為河南等道御史

樸以巡方劾監臣簡煊以會推房可壯等一儒以復奏

孫傳庭重聽俱成長春以撤揚時化喬淳事錄詳改戊

後煊降北仍為御史

命催山東巡撫王變提兵丘嘉赴任兵部右侍郎如煊初

都督陳洪范渡河

授社先祖等錦衣衛千戶尋加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千戶

授千戶者凡三人皆上寓淮時各停主也

陞光祿少卿趙思孝大理寺右少卿

壬午命樞密丁題題一意勅賊并承德巡撫事于何橋蛟

應安巡撫程世昌請移駐池州久之

改原任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仍以原官提督川湖

雲貴尚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復南國子監丞王之晉原官補兵科左給事中

之晉崇禎時以救濫國諸臣論

封鄭芝龍南安伯

癸未升尚寶司丞錢元德為本司少卿

南渡錄

卷二

五五

革原任楚撫王揚基任勅勒命沅撫李邦德載罪赴督輔

王應熊軍前理餉

起陞為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督餉江北原任左僉都王志道為戶部右侍

郎升兩廣提督池德龍為兵部添設右侍郎

陞應天府丞郭繼德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命文武不許薦舉以開傳門非言官不得上奏以搖朝政

起陞刑籍給事體式柳應天府，丞

式相坐會推我諫益處

一書... 丹 賣參日車全書第 42 版反內

原原任登撫陶朗先子學睦上疏乞恩不允

胡先曾以証履

乙酉懷寧侯孫魁藩子雖職乞卹不許

魁藩與故輔陳演等俱被閹執然同死願攀迹王先通

等數日內又乞卹閣票之矛盾乃尔

逆論先朝挑紅牆功如淮撫回仰兵部尚書奏一子錦衣

衛僉事世襲

仰家居十七年王是逆論冒予升廢輔臣士英庇之也

內傳起陸阮大誠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昌言也

南渡錄

卷二

五

時閩臣士英因爲大誠叢譏意稍懈至是忽因昌言爲

傳升今官說者謂司札李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

交者獨大誠杯酒慈惠意甚感此番傳升定錄之士英

尚不知也頗懸恨左都劉宗周言大誠陷于逆案徒以

當年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于詔獄殺大中者魏瑞

大誠其主使也國家莫大于和正消長之辨而和氣爲

次即大誠才誠可用且慮党邪害正之亦終病世道則

所爭于風紀之地方一也祖宗故事凡列大僚必用廷

推主之者吏部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

湖傳之言

南渡錄 卷二

乃者中旨預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就曰倘一行之得

失泰半也未几而大誠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

一切却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容共二三權貴朝進一人

暮進一人而其爲科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

于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誠耳樞輔言之而不果行

注意其必屈休公議與天下更始何勳且非昌又繼承

風旨更唱迭和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且爲賸之餘

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一槩停止而勳臣首犯之臣尤

不能爲非昌解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三也臣聞明主

賞諫臣而陛下且預懸一厲禁曰不得仍前把持實

擾假令今後廷臣相率唯諾取禍豈盛世福祈特寢大

城新命米皮人才可用不妨徐侯論定亦聽廷推吏科

右熊汝霖言新用阮大誠 皇上既以知兵拔之自當

置有用之地壯我長城臣前請其長江要害一疏果亦

區畫分明以此才爲當廢或當免果能使封疆此若前

此執事諸臣自當咋舌以退若止優游司馬樞輔已統

爲之何須添此一席皆不聽大誠爲人閃爍初以科條

補吏部同已在先等疑惡之迫使去用魏大中代罪

南渡錄

卷二

五

觀大誠去始難不
答諸戶忌故論引
云云在進用之日

六四一

高伯亦陰行贊與何
必有實據既為魏國
見妙者何也後守安
後耶

大城者亦偏也若陰行贊亦無實據然外番內使又
作始瑞公案矣時懷遠侯常亂緒亦請罷大城所起之
官并正錯營之罪人皆贊其言

南渡錄卷之二終

南渡錄

卷二

五八



南渡錄卷之三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
九月丙戌賜原任提兵知松滋武莊

松與鄧綏同戰死

撫寧侯朱歐歿請先上太子二王謚次及死難諸
禮部以太子亮問未確姑緩之

靖南侯蕭得功趨揚州與平伯高傑以兵襲儀真大僕少
卿鄭元吉和解之乃罷

初督輔可法慮傑跋扈故置得功儀真陰為牽掣勢適

南渡錄

卷三

十一

傑銳復開鄭請可法將家眷寄揚城得功謂督撫駐節
地非諸鎮宜居發牌爭止次日率快騎數百由揚城往
高郵迎其宗弟黃蘆初不倍傑也傑副將胡茂顏馳報
瓜州謂得功圖傑倉卒發兵邀得功於揚得功素曉
悍持刀騎馬決死力戰傑兵嬰其刃者皆碎遂挫退時
傑又同日出奇師乘虛搗儀真得功兵頗傷遂西相紛
擊元吉急趨湖和督監監臣九德亦先後至喻以大義
乃解元吉言古來大將保全功名必以恭順為本淮蔡
之勳膽落過遠昭義之討行讓李回今朝廷新立綱紀

未尊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遂至輕朝廷而隳綱紀則
臣罪更大因乞罷不允

改新陞南瑞道副使王則昇管職方司即中事

陽臣士英意也

丁亥督餉可法請進兵恢復詔以北使方行大兵紐渡未
便命許酌行

營奉先殿

鑄弘光錢

授考選博士行人推知等官蔣鳴玉等為科道部屬等官

南渡錄

卷三

三

初部院考選拔科則莊元辰吳遠林冲霄鄭瑜湯東賀

振道則蔣鳴玉游有倫胡時亨吳春枝王寢大沈宸奎

梁應奇王化澄吏部則趙進美吳鑄禮部則李曰池秦鏞

刑部則左光明魯近選及命下則鳴玉應奇自道拔科瑜

自科改道鑄自部拔道元宸未賀寢大又自科道部

鑄改吏為禮光明自刑部抑同知先是鳴玉曰池未賀

皆為閣臣士英所薦曰池未賀面人言若不屑者及考

選左都劉宗周言諫官不由執政欲獨抑鳴玉掌科正

宸字道可勝婉解乃得道識者已知士英必改矣元宸

爾送不亦直臣孤冷
無援善其而

鑄寢大以部院字科字道同卿抑光明以兄光先抑

戊子命議祭史官搜羅群籍從閣臣弘圖請也

陞大理寺丞應北恤本寺左少卿

改環台御史詹爾選等外衙門用

爾選于先帝時立言幾廷抗閣救削籍至是以孤冷

無掩賜中格

命原任御史王應年七也舉候選無缺科熊德湯候知寺

缺用

崇禎時應年九華亦德陽降後九華任北復為御史

南渡錄

卷三

三

復原任前遼撫督趙光祚給事中章允儒劉廷佐鄧英傳

劉佑黃侶傑御史王績燦李石說李曰輔吏部主事吳羽

文王三重等官

先是太僕少卿元吉言前遼撫趙光祚趙名虜騎

之衝受事破口之後張領烏合身先被創竟與俱國督

師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貴賤皆為抱冤至是戶科都熊

維典亦言臣傾頌王永吉疏謂吳三桂黎玉田屢請撤

寧內陟守閣崇冠恨庸人謀國以失地為嫌遂及大變

然不知光祚在職方時出閣核察即疏言守入城足疲

中國而快虜謀豈意不幸言而中也疏奏與允儒等俱
後元官允儒等以言詞早到仍以杖斃羽文等以忠度
已且工部科左李維樾疏陳民勞吏要命飭行

維樾言民有七害吏有三反長吏介殘酷重托拋荒
虛糧賄丁賄累馬戶農民奔命疲苦賊情奪奪人命株
連訟師方衿構蒙吞噬衙役需索市棍攸漁勢豪逼抗
遊客抽益此七害也裁蠲本朝廷之德而宣布稽時預微
預疏上有虛名下鮮實惠是為愚反鄉勇本守土之責
而暴練無法報名供應徒侈糜文難任保障是為令反

南渡錄

卷三

四

事例本推宜之術而奉行不善會報素封祇能私家未
了公事是為例反今欲安民必先察吏察小吏知如察
知如監司者守令之表撫按者監司之主也臣聞諸長
老言隆萬初年上官俱微行郊野訪問疾苦吏知畏法
民無過情迨來卷尊處優籌書期會故事而已安所得
麗奸別獎以振揚風紀請初行各撫按少損威重留心
地方
署刑部朱之臣再擬六等請命絞罪以上提問流罪以下
撫按究報

此特家吏直次日內
測如其可乎

計大逆凌遲處死五條絞六條流二條徒二條工科充
李維樾言從逆一案經侍即臣朱之臣謹嚴且盡矣然
逆之一字未可驟施尊賊略地攻城是逆則偷生非逆
受賊劫秋要津是逆則戮形非逆受賊早職一官是逆
則受辱非逆若乃管河管閘有職掌而無封疆候選候
考有空名而無定職所居異處所受同過平反出入之
謂何夫國家所慎者刑必令其無免臣子所惜者名
名必令其可受是逆則不道之誅反之彼籍者稱臣人
而數心者何所逃罪若其非逆則止有應得之名以考

南渡錄

卷三

五

功法定之今概題之曰從逆營之流離自全之婦與夫
節同稱豈不冤哉折別是逆非逆為兩案毋使一念介
生與十惡不原者同為獲隨時是其言
辛蘇松巡按御史周一敬來陽知縣姚源集職為民仍命
追一敬贖銀萬兩孫乘贖銀六千兩解充公費
皆明善所定不由部訊
陞福建提學副使郭之奇詹事府正詹事
之奇以庶吉士散館為禮部轉提學至是因按臣陸清
源薦忽批轉詹事閣臣解所擬也

琉球入貢

湖廣巡撫何騰蛟疏陳天象命中外

騰蛟請數學崇禎末以災撫入楚與鄆撫王揚基內監

何志孔御史黃澍談及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燕

分度且前星者位帝星照南諸人敬勝久之兩月後果

驗至是疏言近來紫微垣中光芒若隱若見占者云臣

工不和帝危疑不安天市垣居臨艮位乃金陵分野

庄中帝星時隱時顯明而微弱主太子有憂疑不決之

念願皇上仰承天意酌寬廢之宜妙鼓舞之術舉朝

南渡錄

卷三

六

大小諸臣和衷體國挽回天意

偏沅巡撫李純德奏救偽官吉允獻俘

命張成福以都督僉事充山東河北總兵官

庚寅逆湖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官

以加派殃民也

命故官子孫陳乞職底通政司不許封進米有德業即裁

當表揚者禮部察請

命刑部究問慈惠我及命錦衣衛及五城御史驅逐原任

尚寶丞黃正賓等

當時諸君子生此病者多矣

朱統鑲針鑄諸款多誣捏唯云以檄燕湖招議借題恭

內臣張彞憲以去又云廣集生徒小試開薦則不孟柱

也時臣更科都章正宸河南道喬可聘言於左都劉宗

周曰彞不純宗周愕然問故正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

宗周默然

命者右布政一項

旨云右布政清塵無事徒分火耗於左非王言休也

東昌府紳張際翔等擒斬偽官復東昌等府縣

關賊據將軍郭昇以兵拘山東一時偽者府州縣皆至

南渡錄

卷三

七

會聞賊敗於吳三桂所在起義東昌州張鳳翔顧光祖

濮州羅志德葛令營求平宋祖乙及各紳弁生民會監

軍職方凌湖淮鎮副將王國棟凡擒偽府尹一人臨清

濮州東平偽州牧三人聊城東阿堂邑陽谷朝城博平

在平范縣平陰偽令九人又偽防禦同知推官各一人

劉澤清以聞皆命殺之

辛卯命撰起居注

起廢原任淮安僉事劉若金通政司奉議

壬辰留用例推戶科陸朗

則居家島都似推島用入其重賄內臣符之若夫
即尚書徐石麒所云奉左督餉故似西湖州州間誤
也石麒疏謂通內被出則亦疏試石麒巧織贓款謂不
可寬斧錢且并及文科都章正宸以正宸吉則名於字
示石麒故外逃也卒得留先是江陰知縣李令哲未入
都石晏京主內臣田成家不告令哲託為求吏部致成
公言於朝廷稱故門生又有中城兵馬朱揚先以寺臣
郭維經存符與考選後託內臣孫元德為求御史故石
麒以此詆明

南渡錄

卷三

八

予公弘基伯孔必一子錦衣千戶

以迎 聖母勞也

癸巳早湖廣巡按黃澍職

澍、抵楚、賊私狼、竊、故、糾、閣、臣、士、兵、以、益、其、貪、及、為、存、任、
錦、衣、衛、劉、僑、糾、下、院、者、議、左、都、劉、宗、周、疑、僑、疏、附、會、欲、
救、澍、御、史、喬、可、聘、給、知、澍、會、罪、與、史、科、都、章、正、宸、密、言、
於、宗、周、乃、議、行、撫、臣、何、騰、蛟、查、勘、往、批、革、職、去、士、兵、僑、
隙、也

陞御史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大僕寺少卿予寔傳管差

如故

以定策功也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允之命行人護送予驛賜銀幣俱從
侵

曰廣入閩爭內傳爭厥備俱錄、亦厥救守右嶺然不
洋、為、劉、澤、清、朱、統、綱、証、詆、遂、以、此、去

贈故祭酒陳仁錫詹事府正詹事諡文莊

命脩 先帝定錄并纂脩玉牒

閣臣弘圖疏言 先帝在祚十七年邇厥威美指不勝

南渡錄

卷三

九

屈今長安未泰起名日註章泰編類亦遭塵穢 陛下

憚性方深採鮮郵救免羅見州正可投管南董滿積還

圖其各為災祥人物節孝義烈等通行巡按提學官分

採郡縣彙送到部毋濫毋徇至科臣羅萬象陳子龍馬

德嘉植或奉假或奉差可令兼行採訪事竣還朝各付史

館元揭僕斯云有問學文章而不知火事者不可與有

學問文章知火事而心術為主本朝定錄間有微詞遂

未後議方孝孺死節最烈言其叩頭乞生劉翹純孝高

其失養此若此者今宜倍慎允之

甲午左都御史鄧宗周乞休乞之命馳驛回籍給養恩

宗周臨行疏言五事一曰修聖政無近歡娛忽遠敵國

家之不幸有逆寇之變繼以北狄陛下奮起南服聲靈

所播猶足褫敵人之膽而緩其狂逞若需我以數月之

暇矣惜未聞所謂柔土綢繆也乃者紛：制作一似不

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佻優仗令稍：陳

矣內監充(矣)金吾赫奕威駭駢闐矣諫夫昌矣言路

既矣官常亂矣有一於此皆為聖政累則至今日疆場

日促國勢日卑中原之役所恃者督師一孤未卜將相

和而士旅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何其如此所謂粗近

嫖而忽遠敵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

南渡錄

卷三

十

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

不容也自古而然所賴清議補救之而國是從此出至

後有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使人主眩于是非名實

莫知所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國以空虛之

禍如 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為一二元惡大慙

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徇國者並有餘戮於

厥所由未止以一人連用起無限風波批激動引三期

誣悞及于聖世愚是身家為重君父為輕身自樹黨而

坐以黨又懸坐以非黨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

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臣聞三代有道之長

皆有仁義禮樂維持天下而刑罰不與自申韓有刑名

南渡錄

卷三

十一

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因邦本無以外蒙釀內憂臣聞
養兵所以衛民王後世遂無病民今且禍中人國如毒
藥拉毀之不可逆不見前者淮揚告變乎曾未幾時而
高黃二鎮又報治兵相殺朝廷設鎮各三萬額兵不用
以殺賊而自相屠毒又日費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仗明
日遣一仗何為者今即使諸鎮並為忠貞永為藩輔可
令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猶慮以十三萬不殺賊之
兵討十三萬不殺賊之餽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為裁
抑惟有加派橫征畜一二蒼虜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

南渡錄

卷三

十三

之已矣此所謂積外憂而釀內憂也

戶科吳道請申明 祖制以議論歸言官報聞

道言頃中興求者一姓姜曰廢於揆席一選劉宗周于

憲署與者家臣張慎言同被特簡曾日月幾何三臣忽

先後去揆厥所自皆因舍沙為榮耳身非言遺運一言

揆大臣進退則捷暢風熾而正直氣衰臣恐廷臣中有

如三人者漸且惡盟樣鶴即啓事未到訪臣有如三人

者益復錮夢林泉去者日多來者日寡誰與共圖天下

事繼自今請申明 祖制以議論歸言官毋使說說高

張榮孔聰暗則大臣益恐於職矣

例將御史黃耳昂江西南瑞道僉事尋以疏許家臣徐石

紳等命以原官留用

耳昂奉差按察以闕熾不敢逃故例轉遂疏攻石麒及

學道喬可聘又刻在籍尚書鄭三俊大學士吳姓等內

批留用仍補原官御史

命黃斌卿移駐九江鄒鴻遠移駐鎮江黃蜚移駐燕來

命巡按御史湯鼎使且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

丙中以取之繼為都督同知充河南總兵

南渡錄

卷五

十三

督丁酉叙江北文武多年戰功加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

太師進建社殿大學士康九德陞一級各與庶錦衣衛指

揮僉事世襲勳爵功勳良優各加官衛一級庶一子入監

加免可洪少師仍兼太子太師趙其杰兵部侍郎張鳳紉

加太子太保庶子錦衣衛千戶其餘文武內臣加陞遷職

有差

戶科倪嘉慶請開屯田限撫標允行

疏言唐寇兩強腹邊皆削兵少不可制敵餉少不足養

兵與餉皆務其多而民無可加奈何攷之與國府有

衛縣有所一衛一所之屯即以養一衛一所之兵郡縣
租稅不與焉故民力寬今屯縣法曰死其田故在近如孫
傳庭撫秦力清屯田養兵數萬屢奏捷功不費司農半
錢法無他奇按屯田一分即索精壯一軍其田無軍有
軍而精壯即設其田為餉募一兵焉故兵食交足而民
不疲其始不無怨謫而後平安焉况兵燹之餘原隰彌
望力行墾種所養彌多若督撫各其全城方畧兵餉可
無憂矣屯田既行則練郡縣民兵城守練衛所屯兵力
戰無患寡弱矣若廷威銷萌授奇制勝標兵誠不可少

南渡錄

卷三

十四

然攻之於昔督標兵不過五千需餉不過十萬撫標兵
三千餉不過五六萬司農以苦不及支今每設一督撫
請兵三五萬餉數十萬罄民之力不能給也諸臣身任
封疆志存報雪決無責朝廷以難從之事預藏該部即
竭力從之而人窮盜起瓦解土崩諸臣又何以善後况
督撫連帥數省撫臣統馭一方皆其制之衆何慮無
兵即戰守不充則或練民兵或藉民兵何不可者請自
今已往仍以五千三千為額然後聯絡諸鎮以自強力
諸屯田以自贍可也

戊戌謫原任禮部尚書董其昌文敏左副御史張孫清

忠烈

嚴薦輔臣孫承宗文忠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忠節賜祠額

忠烈

戊寅高陽失陷承宗閨門死善繼亦死

陞行人司副姚孫崇尚賓司丞

已亥命戶部等衙門會議生即以國用匱乏故也

工部科都李清言 先帝時何嘗不因奴寇急餉然猶

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欲以一隅贍天下有餘此必不得

南渡錄

卷三

十五

之數也蓋糧宇雖縮地不縮費沿江沿淮之兵不殊
九邊且昔者宮殿有脩繕而無營建今則百堵皆興夫
儀衛器具疊制矣無縮反有盈勢必取給江南首采以
花石網搜撥江南安致方臘一揭竿而此呼彼應如蠅
毛起今日前車也近徵替之役又且四布有司畏謹念
重勢必務拘民命青雜賦於咄嗟若以一人完數項不
取盈不止計小戶惟逃耳逃則責代於狼長而大戶亦
置反羨皮盡可為加喻矧今各鎮自為守土計彼此援
引增設兵馬需求器械自不顧今日司徒乃已縮之賦

非彌增之賦也各監局郡為御計彼此執例增索錢糧
本邑曾不顧今日司空俱積緩之賦無餘之賦也數
者交急之尚安支民有必死耳如其不甘死也以我為
驅以民為魚者又以何地為淵叢可憐然恨矣祈勅各
部察現可撥錢糧通行會算以入定出徐俟轉輸疏奏
命會議時正項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
五十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
戶科吳遠疏陳憂勤節愛四款命之
命行人洪維翰依替錢糧

南渡錄

卷三

十六

庚子謚原任右都御史沈子木恭靖工部尚書沈傑煥
敬

禮科都沈胤培疏請其祖與父也

陞右通政王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

庚

加原任淮督路振飛右副都御史

補原任錦衣衛指揮使劉僑管西司房于之吳管御道徐

同貞等各僉書

准年文綬以原官充提兵鎮守荊州

命靖南侯蔣師功移駐鹿州以防桐皖與廣昌伯劉良佐
合營進振黃汝與平伯高傑移駐徐泗進振開歸

追補建文死節諸臣贈謚立廟京師春秋祭祀

文臣文學博士方孝孺贈太師謚文正兵部尚書鐵鉉

禮部尚書陳迪刑部恭昭俱贈太保謚忠襄迪謚忠

烈昭謚剛烈翰林院纂脩衛府紀善周是脩贈詹事府

正詹事謚貞毅御史大夫練子寧景清俱贈太保御

史子寧謚忠貞清謚忠烈禮部侍郎黃觀贈太子太保

謚文貞戶部侍郎卓敬贈太子太保尚書謚忠貞副都

南渡錄

卷三

十七

御史茅大芳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清大理寺少卿

刑閩贈刑部尚書謚忠烈翰林院脩撰王替吳贈禮部

侍郎謚文忠刑科黃鉉贈太常卿謚忠獻御史高翔曾

默詔俱贈太僕卿謚忠烈蘇州府知府姚善贈太僕卿

王良贈副都御史謚忠毅蘇州府知府姚善贈太僕卿

沛縣知縣顏伯璋贈太僕少卿俱謚忠惠伯璋子有為

贈翰林院侍詔謚孝節濟陽縣教諭王省贈禮部員外

謚貞烈谷府長史劉理贈大理寺少卿謚剛節全川門守

卒龔翔贈翰林侍詔謚安節武臣魏國公徐輝祖贈太

師謚忠貞却指揮罷能贈平陽伯謚襄烈朱鑑贈合山伯謚壯烈燕山衛卒儲福贈指揮使謚忠義此皆紳士者外侯泰齊恭俱贈太保侯泰謚忠貞齊泰謚即懸張恭昂那任盧適邊界胡子昭全有聲俱贈太子太保尚書昂謚即懸任清毅迨貞達昇果敏子昭介懸有聲翌懸陳信善贈太子太保却御史謚忠節周璿贈却御史謚肅忠林右贈禮部尚書謚貞穆連極贈正詹謚剛烈王良陳忠俱贈禮部右侍郎良謚文節忠文忠節理贈大理寺卿謚貞忠黃子澄原廣質廖昇俱贈禮部尚書子澄

南渡錄

卷三

十一

原質俱謚節懸昇文節葉泰陳維之韓永葉福戴義程本俱贈太常卿泰謚端果繼之莊景永莊介福節懸泰毅直本忠介規冕甘霖王彬王度謝昇丁志方林英林嘉猷陳秀回俱贈太僕卿冕謚毅直霖與志方貞定彬忠莊度襄懸昇貞勤英毅節嘉猷秀回俱穆懸謙翌巨淑樊士信徐子推俱贈光祿卿翌謚貞忠敬毅直子信莊懸子植貞確高巍贈太常少卿謚忠毅周繼瑜鄭忠張秀方向朴鄭華俱贈太僕卿少繼瑜謚莊即忠惠節秀方莊懸朴惠莊華貞莊宋微光祿少卿謚直忠唐子

清黃謙俱贈工部員外子清謚義節謙果義陳思賢贈禮部郎中謚貞敏高誠贈大理少卿謚果忠俞遠長石撰程通俱贈翰林院檢討謚貞直以上俱文臣俞通淵贈偃園公謚襄烈揚嵩贈霍丘伯謚壯忠謝貴贈英山伯謚勇忠彭二贈舒城伯謚武壯馬宣贈全椒伯謚貞壯宋忠贈壽昌伯謚壯忠孫泰贈象山伯謚勇忠莊得贈分水伯謚勇忠張皂旗贈淳安伯謚英烈俞瑛贈東陽伯謚異忠宋瑄贈西寧侯謚果節瑄西寧侯嚴嫡子以應舉故贈張倫贈保昌伯謚貞勇崇剛贈德清伯謚

南渡錄

卷三

十九

壯懸以上俱武臣婦女六人方孝孺妻鄭氏贈夫人謚忠懸黃觀妻翁氏贈夫人謚貞懿曹恩部妻李氏贈淑人謚貞烈何福妻范氏贈淑人謚孝節胡閨女都如謚孝貞文臣有贈無謚八人黃吧尚書方孝友俞貞永俱翰林院待詔黃秀清錢并俱光祿少卿黃希范揚任葉忠從俱太常少卿武臣有贈無謚十三人廖鏞德慶侯鏞德慶侯永嫡孫以應舉故贈彭聚萬楚智俱左都督滕小馬王盧振俱都督同知廖銘錦衣衛都指揮倪諒楊本周拱元曹濬罷能子俱却指揮餘死者道者咸列

名附祭子從工科都李清言奪故大學士胡廣人議
却仰史陳瑛醜屬或於此案太濫宜稍裁清以若自我
華手定當少為責耳既與復奪可施之諸忠取且此案
替劫已久與其新心寧濫遂止

壬寅改清浦知縣陳熾中吉舍人

熾嘗遇 帝於風原自疏請內轉允之尋又請考選不

允

陞文科都章正宸大理寺左寺丞

正宸屢忤時故遷之遠也正宸為人潔廉禮科都

南渡錄

卷三

三

沈胤培嘗言正宸不獨怒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後北
兵入紹興正宸為僧去

御史游有倫疏陳和衷命之

言今國家遷變正同舟遇風時也故必人人從君國起
見事：為朝廷究心殿廷之上進言者平心而談止求

其事之有濟毋傷於過激能規方虛己以受當亮其意

之無他勿趨於沽名察察之問善則相成無嫌於党同

過則相諍何妨於伐異大臣曠休容之量庶尹分股肱

之勞文臣一心於廊廟勿怡堂以坐哺武士協力於聽

場勿尾大而生驕事有可為則任其來時以赴不必功

自我成人果可用則聽其破格以取不必思自己出冠

何以殲虜何以退兵何以克己失之疆土何以復恢未

離之人心何以收拾定心而善合謀而算大與小和而

帥濟見一心之雅文典武和而內外有一體之維舉天

下事直如一家事於以雪恥除克斷可必矣時司禮監

見訪新御史疏忽索揭往例有閣揭無監揭也幸前華

臺陳執不與乃止

准王允誠以後府右都督充兵府署提兵官吳學禮以原

南渡錄

卷二

三

官充前鋒署提兵官馬進忠駐鎮州

浙江提兵王之仁請清察衛軍團練以資戰守允之

癸卯命閩兵由鎮京口從蘇松巡撫和尙佐言也

福建巡按御史陸清源奏閩粵寇橫得旨會勦

畿輔早

工科都李清請格別舉以固金陵命督撫偕行

命給河南巡撫趙其杰餉銀十五萬為養兵屯田之本

甲辰進贈監開國名臣及正德諫臣天啓諫死諸臣各有

差從工科都李清言也

開國十四人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諡襄忠免贈御史中丞
諡忠貞太子太保諡莊毅兵刑二部尚書太子太保唐鐸
贈太子太保諡敬安翰林院學士承旨唐同泰沂劉憲左
春坊大學士解縉俱贈禮部左侍郎同諡文憲黃福恭
介諡諡文毅太子正字杜芳良贈翰林院編修諡敬裕
訓導葉居昇贈御史諡忠忠東莞伯何真贈儀諡恭
陶安文憲孫炎忠忠胡深表觀王性莊忠許瑗忠卽五
人皆已贈亦正德十四人御史符欽忠烈主事陸震忠
完何遵忠卽劉牧孝毅行人王陽忠介李紹賢忠端俞

南渡錄

卷三

三

廷璿忠忠詹寅忠忠李翰臣忠毅唐執忠潔劉平甫忠
賢評事林公翰忠恪給事中周壘忠忠京衛指揮張英
忠壯天啓九人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忠毅蘇松巡撫周
起元忠忠給事中周朝瑞御史周憲建李應昇俱忠毅
黃尊素忠忠表化忠忠主事黃燁忠忠顧大章裕敏等
諸臣皆已贈者時我政院大鉞等用東城楊左如仇等
素子宗義已抵京將為父請諡見事勢不可決計祿卒
請既所列慘死一案原以正德與天啟並列故當事者
不疑一舉此九雖光斗等後人亦自謂意外也

原缺

謚忠節兵部郎中成德大理寺卿謚忠毅兵部主事金
 瑛大僕寺卿謚忠節大同巡撫景璠兵部尚書謚忠
 毅宣府巡撫朱之濡右都御史謚忠壯武臣六人贈新
 樂侯劉文炳太師恒國公謚忠壯忠安伯張慶臻太師
 安忠侯謚忠武襄城伯李國勳太子太師襄城侯謚貞
 武駙馬都尉翠永興師謚貞忠左督都劉文耀太保謚
 壯果三閣總兵周遇吉太保謚忠武內臣二人總督京
 營王承恩謚忠愍原任司禮監李鳳翔謚恭壯又贈長
 洲縣生員許瑛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燮中書舍

南渡錄

卷一

人又贈成德母張氏劉理妻馮氏妻李氏俱安人金銜
 母章氏汪偉妻耿氏俱恭人馬世奇妻朱氏李氏陳氏
 瑛妻時氏俱恭人周遇吉妻劉氏夫人一併致祭惟文
 炳叔都督繼祖母同欒與然庶母王氏弟錄皆隨章氏
 入井以不知道賄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謚者得之
 自承恩與鳳翔始然承恩從 先帝繼破例非濫恩翔
 雖城破自刎依嘉靖贈雲奇例可也
 命紳衿與蘇氏救回多寡一併當差從刑科駁噫言也
 鳴王後降北為山東僉事

命散右中允樹廷麟所募兵
 廷麟開北都察參兵助玉以朱統領誣詆罷之
 命都督杜邦城提督池太地方
 丙午定皇考恭皇帝陵曰照陵
 陞大理寺丞宗敷一巡政起早疏南天部郎中徽猷陞大
 理寺丞
 賜廷後仕北為吏部郎中敷一後降北仍為御史
 准張拱日襲封隆平侯
 加吏部郎中蕭士瑛太常寺卿

南渡錄

卷三

命豫督下魁魁另用楚撫仰魁起并撫湖北
 丁未命儿采原任庶吉士史可程在寓候察議
 可程督輔可法策南嶠後子府青弟可遵與鄭文輝大
 忠六人皆被殺
 命諸撫楊鶴范鎮趙其杰等俱建赴任糧餉戶部即給
 史料右熊汝霖言 皇上御宇四閱月用過幾何人去
 過幾何人何鎮之封爵當崇何官之薦與宜叙黃白充
 庭青禁塞路竟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宛似六朝佳處後
 見于今嗚呼訓冠虜今日竟忘情南下哉聞虜有謔書以

不矣 先帝不討逆賊為辭使役果西入而我諸鎮無
一旅同其日何以藉口且即不敢作此遠想而齊豫近
境何不從此時以收拾各處擒賊之人即迎偽之人也
之視賊聲勢為順逆人心忠義已無半點全恃我兵力
足以制之方肯回面內向而督標下亦必得勁兵若干
足自當一而然後可以提呼鎮將而無虞尾大兼獲臂
仗若曰鎮將之兵即督標之兵不過美言可市耳試者
今日鎮將誰肯為督標下者所以今日推一督明日推
一撫只是討兵討餉進、吾行去已無及則何不就各

南渡錄 卷三 王

處兵餉通盤打集眾多益寡忍痛一刻不猶愈于養之
而潰乎東撫東鎮至今徘徊所以楚豫之督為表承故
乃割端楚撫何意五省之督為荆嘗設使遠駐偏沅河
為重慶之破蜀中已無完土上流控扼全在荆襄而督
在都何不令其速行撫鎮在楚何從聽其盡守廷昌遵
義漢然是處敗、倘入黔滇且中斷黑撫受命數月而
叱馭何尚未聞沿江諸戍派而未更黃城鄉且以病告
矣西鎮相殺雖日調停然啟蒙何人非宜白豈有一
味含糊衙惡火凡此大計諸臣魯定、周維舌若夫朝

朝廷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振武
悉廢廷推而四品監司竟居府端之席逆賊定罪無煩
司寇之章雖廢斷無私亦群情共諒况乎蹊徑壘出端
詭繁興一人未用使日滿朝為党一官外邊報告當市
為可殺無賴未棍既、得官呈身應舉以為 殺人之
鳴矢者環伺待發逐客之令時則翻 之悔未已堂怡
燕在穴聞龍蛇半壁江山幾堪晚候臣願 皇上力學
勤政寡欲清心崇節儉以裕軍需勵憂勤而鼓朝氣而
諸臣因以吐出肝腸共畜巨役必不仗中興改玉之日

南渡錄 卷三 王

猶有數天不共之仇則一切聲色貨利羊舌戈矛搃銷
歸于臥薪嘗膽之內可矣時汝霖將以差行改痛切古
之耳越教日戶科陸朗遊汝霖飲通疏抄至朗初豫擊
節梅索及瑞至一官外邊二語相視然則聞者笑之
戊申命督臣王承恩馳赴山東同撫臣王燮王濬料理戰
守事宜
進撫寧仗水即辦每國公添註中府字府事
初國弼祖水交中貴族屬夷冒封保國公王是國弼又
藉已定集符之人故其世冒

加陞楊振宗一級詹一子世錦衣百戶

吉云功在定策

命與平伯高傑赴徐州

加陳遠侯帝延齡太子太傅庶一子入監

刑擬授吏部

江宗禎時擬科旨改部以言事削籍今 上立典賜環

有言宗禎非寔授者改吏部以是固補司平職蓋疑

其與宋彭年比之早疏也後降北為淮揚道

已酉陞禮科充張希夏火科都給事中

南渡錄

卷三

无

起降原任兵部侍郎張應麟添註左侍郎

鳳翔先任工部尚書坐累下獄後起降北仍為

侍郎

命奉先殿立主致祭

禮部初沈胤培言殿非大廟止宜設位以一后配一帝

從之

禮部主事張承流陳四款命之

承言 先帝朝吏兵二部懸價賣官文臣取價民間武

臣取價卒伍安得不驅人作賊無已則兼用保舉換授

未幾保舉復有常價適為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復 祖

宗時科分法未善積後分有常價又為貪人開一孔無

已則委任中官而守尤益甚向者賤儲雖貪尚有內外

節制中官恃其與掖然心極意莫可誰何故 先帝時

諸臣撤無已則故厥術而害尤不可言蓋小人惟財是

視初猶探訪既則姦究乘間通賄造端遂仗大獄奇冤

上與下側目不一二年貪人人心各交通厥術聽其說

事遇錢至于與國俱盡又止 先帝日夜懲貪而貪愈

熾者孔子謂刑政則民免而無刑德禮則格 皇上正

南渡錄

卷三

三十

位中興回常事：邸史今幸保舉永絕積分本行中官

偶逆旋從諫正獨仰厥術則是臣交章不尤夫在廷賢

者既無俟若輩爾求若小人襲昔年故智陰與交通則

徒為增一金仗且 皇上起在廷而為之厥術在朝廷

言起家猶不免勉勵以致 皇上之起厥術皆市井無

賴而欲其仰仰 宸衷矯在廷數十年結習豈有榮幸

臣以為權之所在則利隨之而重權莫如用人天下人

之僥倖用心定視用人者為進退誠莫恬抑兢端乃鑑

衡則天下從風况乎輩輩餘三款多可採

以早命侍者

庚戌開市例佐工

除舊納中書三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寔投逆授光祿正

丞監事鴻臚序班各雜職外二十四為知院司務五府

都吏一千兩為翰林院待詔府判二千一百兩為提舉

一千四百兩為運司三百兩以磨生乙榜准貢皆新例

心

辛亥革浙江巡撫黃鳴俊安撫御史左光先職光先仍追

贈提問降巡按御史任天成謝外

南渡錄

卷三

十一

先是許都攻東陽知縣姚孫崇啟門迎鳴俊天成欲糾

之光先以同里解說及閣臣士英存阮大猷為光先說

侵心恨至是以賄庇會令革職提問鳴俊天成亦生累

時光先屢提不至或云已越越左良玉軍中

革原任吏部侍郎呂大器職擢太常寺少卿李沾都察院

堂上官

沾言大器懷拔異心阻撓定策故也 上寃仁取位後

從不進移異議一日閣臣士英及立潞王事 上曰王

朕叔父也其分取時禮科和沈胤培曾以此詢亦如之

吏科都章正宸正宸曰當 光廟在青宮時則以 光

廟為國本當 光廟與 素教二廟皆絕時則又以福

藩為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 光廟也于國

本安居人皆是其言

命而歸河北北五山東秦晉各紳文臣赴吏部武臣赴兵

部酌用從替補可法請也

定投盧島提兵官領守武昌

命禮部發單公議諸應議者毋得濫劄

差尚寶司丞李之格往浙立值趙光祿寺錢糧

南渡錄

卷三

十二

命察原任左都御史即所劄委員

除魏瑄李柱等外又及傅景星蘇京向北皆在差而歸

為黃耳鼎代辨者左都李沾議及此等掌道御史亦可

聘力辭言前提憲提紳原未相商已愧失職今乘其解

任插謝前人所為是愧且負也終不敢與附于是始議

昭雪

命從逆臣不得驟舉

先是劉澤清疏薦從逆黃國琦施保侯等已奉命旨至

是御史胡時亨言國琦寔授偽吏科其同鄉曰谷令朱

議汝所言鳳儀受傷初印管仗儀造言不可用亡國之
器願必千金代造此同卿臣張未所言若借題受職則
差朝廷而辱班序不可疏奏洋清怒詆時亨議汝等國
所專用時亨不能爭也

命保舉按察訪室回籍

命副將以下皆騎馬

時營衛各官橫行全扇高與閣四道途有中軍不避提
督者至是職方王潮昇請禁之有非社當陽之坐鎮而
葬口于身不跨鞍無諸葛武之帷籌而效糧其輪車助

南渡錄

卷三

三

廟等語越數日復如故

壬子命刑部提問革職御史激

楚語中尉朱成濂承士吳意言其毀制辱宗雖械狼藉

心楚撫何騰蛟疏冤跡言謝入朝不知何故生許多事

端詞亦微矣

起補葛寅亮太僕寺卿

准修清師安等滑白駒折

原任唐寧雷烈龍自疏琦罪命下注司完擬

烈龍以國變南歸

命遺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賊銀

一馮富而不鎮臣高傑先言其侵占沙田積贖數至多
至是以扶費渡江志命江南北撫臣嚴逸子若孫不
免拷禁矣凡沒銀七萬沙田九千未幾一馮憤死

御史沈宸荃疏職守兵餉之宜命如覆行

古 皇上御極以來寇虐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者猶
常儀文與作粉飾太平不知疆場孔棘固位遺恩怙為
家計了不恤國事阨危党邪能正喜訐惡直當難大而
退縮使伏以壞封疆之端倪望采利而擅派使是回面

南渡錄

卷三

四

賊庭之囑矢仗非 皇上痛心憤志切齒君親之大恨

常膳財斯與志事之臣鄰刻：經度表飯不得灑山陵

何以錦衣玉食民庶半淪于腥穢何以廣陵深宮西北風

塵尚有南却稅駕于此不為朔膠固守何處可作屯茲

尚有高城府不問強圍計恩仇不顧國之仇恥者哉今

之計無過戰守兵餉數者獻駑而蜀荆襄之兵無能

輕出虜向東者江淮之兵未能即移且器甲修乎儲積

祿乎將有李即宗岳其人乎則戰未可遠言且先言守

耳一邊上游川蜀之衛宜居重江陵北陰夷陵陸遜之

北漢一絕東唐秦晉之下宜凡封陞武成守大河西因
西魏北守之規模北備宋北遼之成迹以為第一重落
籙更不殺已則做宋之南渡自秦契迄新黃徹楚蜀山
陽以為第二重門戶庶南都少可安枕矣至兵以不任
戰之充數何如寡之指以百當千各府州縣近各練之
御勇可以固用江楚運不北上則運軍有餘閉江北有
北上班軍今亦不北上做工宜練以定伍所云戰不足
以守或勝方也若倘難言之現入六百餘萬而淮泗四
鎮二替二換江一替一換三鎮京師營兵據江守臨浦

南渡錄

卷三

十五

口京口各鎮歲餉豈下淮徐哉即以民資見鬻女有司
刻削剝削亦未能足昔我 高皇帝得金陵時令康茂
才充營田使開屯養兵今屯政宜酌舉也各鎮與利宜
領之縣官以利所入減餉所出若 皇上服御王作間
或可止可減可緩為兵民兩裕地所云以節儉也
癸丑命曹州道袁樞沂州道郭正中三日赴任如違拿究
時北兵向山東正中留京師日具條呈樞以任子陞監
亦從謀密部水手伯劉洋清言虜已至沂州正中懋
安何為若樞批批游墅閣奉 先帝旨察議奏今四部

公然監司以公然題恩既云游墅之閣不坐封疆已燧
已賈北亦何當又賈南亦疏奏憐當國之故勒限赴任
然竟不遵也

禮科都沈胤培奏 恭皇帝尊廟未成宜奉位宮中小殿
以 皇妣孝誠太后配二先后俱附姑享從之
甲寅命奉差戶科左羅萬象回奏以說止臣催銀致頗解
不前也

後回奉到罰俸一年

命值豫撫趙其杰按陝游夫到任

南渡錄

卷三

五

歷孟津監生王錦王無党世錦衣衛指揮

皆輔臣鐸子弟以從駕渡河唐

改提兵李成棟鎮徐州李世春鎮泗州賀胤昌中軍都督

僉事充提兵鎮揚州

下從逆梁兆陽于法司

城故輔周延儒賍銀三萬兩

吏部尚書徐石麟乞休允之仍予馳驛給車馬恩例

石麟以外將科臣陞誦為所糾然時隨日已換欲另用

一番人矣迨乞休初石麟糾劾內臣及于告閣臣知

內臣帳之費甚峻 上口家臣猶家子也當以優禮
遺耳遂得溫志敏北兵抵嘉興石麟作遺筆以却完毀
卜身存亡成敗自能二僕敏李成亦隨益

命禁諸臣拜宴會專理各衙門諸務
十月乙卯陞尚寶司知錢元慈太僕寺少卿

陞山臣李國輔弟任錦衣衛千戶

以卿之散為提兵官領守福建等處

丙辰起補右通政致政擢添設兵部右侍郎

後降北為右通政

南渡錄

卷三

廿七

陞尚寶司丞李之椿為卿

戶部侍郎管錢法何松旣陳鼓鑄事允行

錢式以一錢為準作銀一厘廣收銅多鼓鑄用工精以

絕私鑄廣收上匠嚴禁盜本之格別錢自精以支納稅

糧資成未戶舊錢重八分以上者准二文抵新錢一文

七分以下者每為銅交官始時給價行仗低小者沒其

資本則錢自行俱得命旨

戊子保國公朱國弼請賜奉增祿仍世襲公爵俱不允

陞太常寺少卿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

沾初意上北列院吏部尚書徐石麟難之至是奉旨起
陞雖云功在定策亦糾呂大器故也

命甘州道袁振赴旅撫越其杰軍前的用

命吏部分別酌用燕輿璫檄繼垣等從禮部尚書鐵謙

言也

謙益言中興令主世當屯難皆側身恐懼看元帝初鎮

東江頗以酒廢事王導以初言引的履遂絕有司奉太

極殿地絳帳帝命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將拜貴人有司

請市在叙帝以煩費不允又稱帝恭儉有餘推武不足

南渡錄

卷三

廿八

然小心祇畏再光晉祚伏望取法至堂：天朝不能報

天地不共之仇而假靈厲夷藉手胡虜賊果殄滅其恥

滋甚况虜逆闖謁燕哭我梓宮修我陵廟收我臣僚豈

其卑而而草心懷我好音其殆阻問以覘我也故三

事之官六典不可不修舉恐其易我也四海之內八音

不可不遏審恐其辱我也將作之工不可不惜恐其汰我

也一命令之出無伴反唇相譏一政事之行務使齒指

相戒我資房為外懼而又借其現以自強此所謂戰於

廟堂者：則身則云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竟奏膚

功者不取之徒馬士與一人耳言資幹濟則云有吳
頤時達之臣如蔡奕琛馮元颺祁逢吉何謙等言雪冤
滯一段則云 先帝欽定逆案一時推舉諸臣未免輕重
有心故出故入今既以資幹無據用阮大鍼若虞廷陞
以京營建祠不盡題削削職者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者
虞大復以哭奠左光斗戮致重譴者吳孔嘉以報父仇
牽連周昌無他罪以特論依傍定案者末又中前一段
則云夫琛曾以投社發端抗疏攻臣天下多事果有嫌
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况臣本無仇于奕琛乎

南渡錄

卷三

九

視見門戶諸臣植党私斷送君父何忍私其改智且
他日獨不忍見先帝于地下乎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鍼當
周處宗攻逆閣時寔贊其議安有引人攻閣而身反贊
導者賈祖春家居時碩大章被逮過新鄉趙泰餞送泣
別已法司定案一玩解死者之奴僕生者于困圍而反
坐罪案不亦冤乎他如馮銓以申救繆昌期周宗建被
逐去相位而不免于入房壯麗虜陷截輔投井死節呂
純如與董應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本
替泪俱一行至而不得出記崇禎初年欽案定臣待放

國門諸臣言方可壯過臣相與嘆息慎言慨然曰吾三
人他日當事其共理此案得指十六年言猶在耳豈附
會于今日哉諫益走于門戶乃以門戶攻門戶又以門
戶為非門戶人皆西之
配原任登萊巡撫無功按
櫻有清節 先帝時以失城逮獄因闕送入京適尋自
技法司故配

刑部請宥原任吏部郎中吳昌時贓不允

旨言其命職素著故不得援恩詔概竅止減五分之一

南渡錄

卷三

十

而已
興于伯爾稱馬際逆死武懷不允
懷以癸未進士為閣逆徐州防禦侯張示招誘書自為
宗成為承逆逆辭也
以武職冒濫命安撫察送復屢試錄
已未宥原任兵部尚書魏瓖以原官提督河北山西河
南地方使並行事
為爵先令家眷入京身處河南流言集義擒偽收復多
城朝議不行已用之且月給其家米五石工科左李組

樞密奏請開胃失機寸斬莫賄當逆賊入宮青衣候點
雖時司官劉養貞哭罵結房謂某曰曹初某曰提防某
日曹初某處宜堵結房哀如死耳遣此烈禍固已難施
向日矣及賊被虜困鼠竄狼奔走間求活意中豈復有
朝廷哉今賊臣未誅反先登用若法紀何况賊踪乍退
虜騎方張豈有河北殘疆為結房收復者結房昔列中
樞大權在手不免展一籌以即吾國乃今風鶴逃散之
餘魂即地能罷雷道之偉如人之能初也然也若此
和起理乎燕吳相去二千里而遙黃河以北郵問絕絕

南渡錄

卷三

四十一

結房之從賊不從賊誰謂明其心事集義勇復城池果
誰見之而誰聞之夫國家所以厲世磨鈍誠任德求者
名器而已初書開防何物而為賊臣頒給則辱在王靈
兵部科總督何官而令賊臣竄處則玷在樞要文武使
宜何事而委賊臣專行則恥在官常吏兵劄付何器而
假賊臣填石則污在符檄臣慮天下豪傑之士聞之解
體更恐 烈皇帝在天之靈亦有恫乎不忍聞者乞收
回成命無為所欺報聞後北兵入南都緝房復降為布
衣

起補編成御史張孫振四川道字河南印

孫振按晉以干請不遂科舉士素結成又與撫臣吳姓
相攻為姓糾連成至是起補署銓侍郎張捷意也

准文選司郎中王重回籍以原任南吏部郎中劉恩屬代
先是吏部尚書顧錫時署銓開單坐缺批送司重舉不
從以干書與亦不允錫時怒疏糾之咸謂曲在錫時吏
科知章正宸疏留重然猶容語人曰吾不敢必有請耳
至是言于尚書徐石麒謂重門多招搖重遂請退

南渡錄

卷三

四十二

弘圖入閣時持論侃侃如阻內選及內侍諸事皆有太
臣風弘圖去矣始專政時事日非矣

庚申黃河只決命部議築塞

命原任大同知府蔡屏周以四品服俸添註職方司郎中
又復原任應天府通判徐樹藩官皆侍郎阮大鍼所荐也
大鍼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官嘗語禮科却沈胤培
曰國家何患無財即如撫按糾劾一事非賄免即賄求
半飽私案耳但今納銀若干于官應糾者免糾欲荐者
予春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其謬妄如此屏周援王期昇

例樹藩以助銀若干建堡故條之

壬戌該原任禮部侍郎張邦允文憲

邦紀補臣弘國房師也

廣字錦衣衛事馮可宗一子世本指揮

癸亥贈大學士孔亦遜少保諡文忠廉一子尚寶司丞與

祭葬

初男禮部管給宴以文恪文恭請不名有既無類德亦

無表見等語至是始寧忽改文忠貞遂為相醇謹無他

長前無為為

南渡錄

卷三

四三

命再訊繫獄即中周鏡

鏡叔原任御史維持弟原任知縣鏡疏言臣家門不幸

突出周鏡因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及國變錄等書

自捏勸進夫下江南策破坐于鍾從淮上達南中致臣

家城邑不能洗此從逆之名且然于 皇上登極時首

倡異議另圖推戴是鍾罪止一身然罪在社稷疏奏命

并訛

甲子加湖廣巡撫何騰蛟兵部右侍郎撫全省

陞四川右叅議王鼎鎮高寶司少卿

以在代並可之善也

鼎鎮崇禎時以御史例轉

命提從逆楊觀光等保國公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禮部

尚書錢謙益吏部左侍郎張捷兵部右侍郎阮大鍼所糾

也

時從逆一案雖經屢訊然止欲攻門戶者從逆者雖里

居之方允昌禁獄之梁兆陽眾夫交搯亦不甚深求也

至是又合攻觀光等而于原任庶吉士張象玉則曰荐

劉宗周黃道周于逆聞令其收人並以集群黨蓋以阻

宗周道周也於史可程則曰係閣臣弟及于素篤公然

南渡錄

卷三

四四

從賊下于理並以此逆可法也後家王起兵廣東與北

師抗遇害

庶內臣馮進朝等子任一人世錦衣千戶

謂効勞軍中屢經大捷也

命附祭死難內臣王之心等子庶有差

國變後王之心然曰元自經高時明自焚方正化罵賊

死餘皆被刑者

工科都李濟請遣孝康與獻二帝于專廟又請祀孝廟為

不祀之主命下却議

疏言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若祖功則高廟與成廟
當之矣若宗德則舍孝廟何為今親弘治十八年間凡
恤民瘼抑近侍寬諫臣且與劉大夏戴珊輩日浴魚水
故者君臣何異父子觀畫而桃非并有德桃之也若我

皇上即今世宗而恭帝即今獻帝當時張亨敬桂芳
等供力持才敢然皆公別立廟謂祀太廟則有桃期而
祀別廟則無桃期也今者專廟之廷議定本此夫以世

論獻皇沒通子桃矣何如俟太廟告成後奉遷專廟與
恭皇同祀則仗異日得長享血食以應孝孚慈孤心者

南渡錄

卷三

四五

諒亦世廟所欣然於在天也且不獨獻皇可合祀即孝
康亦可合祀何也均一追尊耳疏下部議竟收

鳳陽地震

丙寅命內臣孫元德往浙開儲內庫及戶工二部一應錢
糧

元德初以造桑皮紙至浙宴甚及得楚差恐喝官民不
及期兵所獲不貲後北兵至於以索付潘中軍置江東
江東將士將之金版高三尺許滿實大珠將士十三往
返皆盈室去中軍司房乾沒者不與

起陞工部主事以之而實司丞

之麟夙以持議與登氣左故容志

起復原任戶科黃英原官補兵科給事中

兵以舊輔薛國觀門生例將容志不謹至是因薦復原

官非諫言賜環始此

加考功同郎中梁羽明太常寺少卿依舊管事

命內臣田成往杭州選擇淑女

京師西進淑女皆不稱 太后意乃命成出杭即擇女

畢嫁一方慰然矣

南渡錄

卷三

四六

丁卯雪被糾御史魏瑄等

從黃耳鼎言也

免辦數炭

工科都李清以國用太侈言於閣謂此項宜裁閣臣鉅

曰可裁否士英曰裁之易耳次日批免相臣之格足有

為若此計省價凡一千七百兩

戊辰命楚鎮取玉兵以益代餉從閣臣馬士英言也

每百斤定價一兩五錢已良士疏言不便有今者三軍

方切防勦若需益糊口何時方完蓋既不為粟兵須轉

而為高守論跪奏士英不悅時良王與士英已隱相矣

加恩封王叔一品斗牛服色

隆仗臣體也後以侍行辭免

贈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兵部右侍郎庶子

以先朝勳水爾功

以下從善駐兵湖廣戎政提督營

己巳命議貽淮伏李祖述及朱元臣陞卿鴻罪從兵科左

王之晉言也

南渡錄

卷三

四七

時訪勳臣持議每以文臣不死難為請及之晉疏出保

國公朱國弼等始惡狼狽補糾元臣勳衛卿鴻錦衣衛

指揮皆以京師尚同祖述而竄

命戶部左侍郎何樞兼工部左侍郎以便鼓鑄

予鎮遠侯顧瑛等祭典贈庶有差命立祠祭京師

擊逆等十五人惟成國公朱純臣先被殺餘皆因問為

北兵敗乃與蕭輔陳演等俱見殺至是禮臣迫於訪勳

臣崇以殉國例諒旨下工科都李清言擊逆或禁或株

半濟賊亦非殉也彼同時文臣中如大學士方岳貢丘

文駭又山士英而耳

瑜等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議相半祠祭猶懸既無死

生之殊亦無後先之外獨何有文武之異無已將疏內

十五臣附祀旌忠祠不必另志以蓄民齊至仁也以節

國用至儉也以偷生與就死者別而又以慷慨赴義與

願涕陽身者別至明也一舉而三善備矣部覆如議

鳳陽地再震

庚午御史陳懋夫請設定邸間鎮河南命該撫酌議

國子監生蔣佑聖吳瑞昌各進歷朝實錄

加文選郎中劉應賓太常寺照舊管事

南渡錄

卷三

四八

再贈故工部尚書沈繼倫太子太傅河南按察司葛錫蕃

太常寺卿庶一子入監

以為蕭泉指歸造 恭皇帝藩府也

吏科都張希夏請嚴計度訪臣不得濫薦從之

旨末又云如省完備者該部則列錄奏請識者知俾

門未塞也

加王遵坦充府都督食事充登萊提兵官

半未再贈楊師孔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一贈再贈皆以子文駭

平原任禮部郎中周仲建職法司提問刑科梁應奇所糾

仲建與故輔周延儒客言呼稱為叔疏指為義父乳兒

者過也

命又可程在寓候議

問臣馬士吳代請也

初禮部嚴行各城精選淑女

士中戶科吳邊請復日語午制制命候旨行

癸酉命下魁趙以原官提督西廣

南渡錄

卷三

四九

魁趙負罪起若驢忽改獵地人以為錢神有靈

于進士謝于宣奈減半造莖庶子

于宣大僕少卿三察子以問逆刑死

命工部移會興平伯高傑諭李必忠勿留官碯

時工部買到官碯已經傑批放其麾下李必忠由之故

命傑諭放諭賢於古矣

兵部侍郎阮叔斌陳水陸兼防事宜命申飭行

疏以湖口為賊自京口東犯之西路高寶馬為虜備青

徐覲維揚之東路以和川為虜聞自歸汝頓壽諭淮趙

定遠滁州之中路西路之警以黃斌卿為前茅堵湖口

黃蜚為中樞趙荻洛皖口鄭鴻遠為後勁駐無承樣臣

則駐江口為援東路之警鴻遠堵瓜儀蜚趙龍潭斌卿

駐蕪菜株臣亦駐江口中路之警裴統水師于江北針

魚嘴為前茅鴻遠自京口趙大勝關和高港斌卿自九

江下無湖為左右翼據江則駐江口為中樞至上海要

害建德按壞九江彭越而陳家衛為中於此守之則池

太安初門按壞倪州浮梁而三通嶺為提路於此守之

則嚴寧安神京肩背可以無虞矣

南渡錄

卷三

五十一

陞編修陞于野為左庶子字左春坊充諭德和四擢為右

庶子字右春坊編修趙士春為大中充簡討張居為

李景濂為右中允

于野後降北護任編修出於為光祿少卿

賞楊承恩承德承忠各百戶一

余門楊氏所請不知何功

漫查廟英賢妣尊號上謚曰孝翼溫忠淑慎慈仁匡天錫

聖皇太后謚曰文故皇太子文奎曰恭慈履皇弟元燧吳

王謚悼乞世衛王謚愍乞世徐王改謚哀簡曰哀諸公主

川元

明馬皆役為號進封皇少子文主原王謚懷

初方考諸子既誌祀部主事張采言於二科都李清曰
君不念忠宗弟君子乎封爵未復謚號猶懸如普於諸
臣而斯於吾君之弟君子猶缺典也清乃疏言 皇上
紹統以忠廟與代廟並尊且有加謚又有追復與祀明
條矣然就此西朝中有明未盡明有條未盡條尚在母
子兄弟間者一為景泰之廢太后睿正統十四年代廟
即位尊生母吳賢妃今代廟稱宗矣汪后亦加尊
為帝之生母而既新尊謚且并削原號可乎則何以慰

南渡錄

卷三

五二

代廟止孝之心以為明隆孰缺略于廢太后之仍舊者
夫廢而復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之故太子睿建文元年
立子文全為皇太子嗣後革除事與所革者年號耳原
未革及帝號則亦未革及皇太子孫今忠廟稱宗矣馬
后補謚矣為帝與后之元子而雖改號不錫新謚可也
則何以慰忠廟止慈之心以為明隆孰缺略于故皇太
子之無益者夫無而補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不以罪降
之親玉與不以謫錮之皇太子睿建文元年封弟允熲
吳王允熲衡王允熾徐王又睿建文三年載少子文主

出未幾三王皆降封且廢允熲允熾為庶人改允熲為

啟字王又開文主于大內矣今忠廟之號謚且孝康
與孝康后亦復為皇弟而或降郡王或夷庶人又為皇
少子而不錫王封可乎則何以慰忠廟手足毛裡之愛
或曰孝康有四女其可取者為江都宜都南平三主而
其一無孜然皆貶稱郡主是可盡復否曰帝子與帝姬
一也何記殊別以為明備孰缺畧於諸王公之或貶或
罷者夫貶而復之罷而進封之者正也乞止賜命允下
却議後於吳賢妃應復號又應加謚則始諸生母周太

南渡錄

卷三

五二

后以下例于皇太子文全應加謚則始悼恭哀沖諒太
子例于允熲允熾應復號亦應加謚則始啟寧王允熲
益哀簡例于皇少子文主應加王爵且于謚則始恭晉
諸王以下例以此始告海內曰典禮明條是真明條矣
然則建文時之呂太后與景泰時之徐獻太子今改為
世子者遂可不議乎一則應詢而不列猶與少子存身
康陵則有無益可也一則不應立而立至欲黜憲皇以
自私則始立終貶可也却復從之
今在春坊錄胤文以原官原兵科監馬保軍西討

命訪臣不係從逆外餘皆酌末減從督臣也

可法言 先帝以克彝君慘刑社稷尚在始應從死

豈在南朝匪人臣即如臣可法諡典南極臣同官士英

四任感替未聞悉東南之患疾趨北援即鎮臣高傑劉

澤沛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

乃以聖明總統遂並臣子重幸不惟介領未加抑且恩

榮盡被獨于諸臣在北者毛舉而概絕之豈散秩閣曹

其責反重于南極感替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

者數人重處示儆若仍命未法身被刑拷者皆當置勿

南渡錄

卷三

五三

問又如管屯管河諸臣諸避賊南來不係受任封疆掌

握兵馬者皆當予以寬典即督撫大吏亦當權其所處

時勢以為罪案重輕其餘隨避北方徘徊後至者皆准

戴罪封職赴任軍前因才酌用至于東兵助戰義重淺

仇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為

報怨之借應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仗天下曉然

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聖

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始寬即在北者亦始寬必有全身

忍節之人為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情

張捷一似其地

理所必至也疏奏允之

中成內侍陞吏部侍郎張捷為吏部尚書

閣臣士英意在戎政尚書張國維惟侍即阮大鍼意在

捷以國維為言官時糾為皆異詞也內侍忽出士英撫

林驚愕自此意伴大鍼矣先是捷言 先帝末造訪臣

之心皆懷渾同之域自造蕙艷坦蕩之途橫生荆棘有

用精神不矢之奉公殉職而托之結党行私兼人才加

不策之任軍國功而併之覆同推異積成所奴使人不

知有朝廷直路所歸使人不知法紀文武遷定格任意

南渡錄

卷三

五四

把持封疆功罪之微全憑顛倒以科場為壟斷功令蕩

然以文墨為糾連應呼遍地於是奉命官污吏之所滋

穢藪仲仲士之所批逆債帥騎兵之所淫據而聚其

毒于凡人心既去國運隨之而禍且及 先帝今日救

時急非盡反前此所為不可閣部大僚至須潛慮和

志盡破方際舉從前此案定寬者分別雪之或錄之即

之其不寬者確宜繫仍之即目前從賊之案汚偽最著

者殺人辟之渠逆無赦者若干人未賊之徒此與諸臣

約腐爛草菅盡情放下自強作用兵寔講求然捷秉鈞

仇璠及張孫林等六
不

後所行不效亦也

保舉宗室劉繼自請換京職授行人

統領自比劉向既已摘奸功不在定策下又欲授先

帝時朱露例往授格拒見方而之

道工科右梁恩奇僅趨西廣貨控

乙亥加督同知李誠矩請取三朝典宣付史館以昭信史

救聞

誠矩考定皇太后任也疏荐原任禮部尚書朱繼祚兵

部右侍郎謝啓光右庶子余燧編脩吳孔嘉乞加環

南渡錄

卷三

五五

言要典者始此煌煌與人後北兵渡錢塘煌自縊死

起陞順德副使張勳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等

處

初文書房內員侍令推張知遠因老部不可入見閣臣

以秉貞名上竟點照上侍起假托也秉貞後降北為禮

謝即也

丙子內侍改授職方司主事劉選殿為御史巡按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提憲閣臣士英所為欲布廢

心以籍路王也或曰選殿適內任取上侍耳選殿既得

亦凡浙紳謁督張幣悉紿足跡未離閩門豈能察其

誅三裔

王裔借名王重德偽為定玉至境守陵內臣谷恩珍詰

知為偽以聞殺之

安遠侯柳祚昌疏訐詞臣徐汧等不允

祚昌疏言 皇上中興應運姦臣陰懷兩端問誰朝衣

冠喝先化蕭于京口驛前而惘然擁戴者詞臣徐汧也

汧自恃東林渠魁復社護法狼狽相待則有護社之兇

南渡錄

卷三

五六

極險極狂之監生極果 皇上定鼎金陵而彼且安然

為封金陵撤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祈哀犬羊分地

盜賊是何等語乞大奮乾斷立逮徐汧早去舉人楊廷

樞監生傾果先行提問其餘從黨容臣次第指恭恭請

斧鉞疏奏命已之

御史沈宸登疏荐禮部尚書黃道周詞臣劉同升葛世振

徐汧為倖黨等者馬上左催

命五城御史毀錦衣衛緝逐罪廢諸臣潛京鑽營者從戶

科吳道言也時罪廢諸臣投刺白日亦終無緝者

命於弘光元年上辛日行合祀禮

先光祀臣領鈞時以合祀請已奉旨至侍即管紹寧署
篆又題合祀票擬者將不憶也太常少卿沈胤培疏言
聖祖合祀之禮宜遵者曰漢儒董仲舒曰郊嘗以正月
上辛日所以先百神而居最前 皇上改元肇祀禮行
於郊而百神受職以泰壇時事之精誠聳萬國尊親之
志氣宜遵者一曰朔建子冬至國丘適當歲不坊迎
陽教天我朝循夏正不無地先天祭之始今用歲首開
泰之辰行大報天地之禮孔順孔時宜遵者二世宗道

南渡錄

卷三

五七

詔原有郊祀等禮各指祖宗舊典斟酌改正之文故穆
廟時輔臣獻議曰歲一舉合祀奉一祖以並配遵 太
祖更定之制歷世宗未安之情蓋分祀者一時改觀而
合祀者我朝通行宜遵者三南郊自合祀後北郊遂廢
今俗所稱地壇非地壇也更定方澤功難成而溷奉分
祀于合祀之所非所以為禮宜遵者四况乎大壇近拱
宸居遙迫陵畝臣知 聖祖在天之靈必有憑依不舍
者仰祈霽發德音仍遵合祀禮從之
命戶部發贖罪銀半於省直從閣臣士英請也

原缺

不遠因此生變也大典募兵時允張如數後各不與故

兵恩於先光而有此語非先光倡

御史張璠疏糾錢元慈文德翼錢稱入言毛羽健不宜

復官溫體仁不宜奪職俱下部議

陞兵部左侍郎蘇學龍為刑部尚書改禮部右侍郎陳璘

為史部右侍郎

加寧南侯左都督太子太傅

己卯升巡按湖廣陳丹衷為長沙知府

丹衷與閣臣士吳容為在獄周饒致書帶求解未達被

南渡錄

卷三

五九

緝故例轉先是文科右熊維典疏糾丹衷謂先帝時

原仗募兵西粵時改莖員何故久滯而揚安撫名寔

何故丹衷無以辨也

准錦木旗校補足二十名

命復張懋邦高吉管待即事仍在于

庚辰復平職御史何倫例轉御史黃耳鼎俱原官

准添註京卿

辛巳改西宮為興寧宮

壬午戶科吳遠疏糾總督取陞睿已改兵部尚書馮元

不問

不問

疏言啓睿撫秦數載時賜尚方乃養寇趨趨疆事日壞

先帝赫然震怒初令護職仍復巧立勅農名色借往

然灰今問所墾闢者何邑之阡陌所安集者何鄉之鴻

鴈所朕終方兩河之土寨有幾所激勸者一邑之人心

何若公論不容遂飾病回即令收拾豫土現奉嚴給

為啓睿者不單騎星起招集土者亦當勉效戎行少參

末議計不出此忽思引疾中州何地今日何時可令其

滿官直鉤巧卸危盤而勿問哉倘驢臣尤而效之即無

南渡錄

卷三

六十

臣越其杰正當借頓毫為窟穴按臣陳潛夫然可以列

上為道途誰復為陛下任驅馳者若已故拒臣馮元

魁身肩殊簡時晉中樞從事合備寸籌莫展昨見却疏

狗其陳議予祭奠是使悞即之既死知皆可淨志何怪

啓濟之踵歎祈將丁啓啓立正典刑以為人臣負國者

戒仍初即日後卿共勿得濫刑

命內臣孫呈備仍為提監同登乘巡撫王深星馳赴任從

東平伯劉澤清言也

呈備以分監南甯閣臣知國等故罪之呈備說劉澤清

疏者請用為登某提監閣乎不貽然深卒不行呈請仍
名回其校計也

謝曾友義管黃河水師全聲松豫楚援勦各提兵官
免行刑

予楚殉難諸臣祭墓有差仍准自行建祠

楚府長史徐學顏長沙推官蔡道憲知嘉縣王良鑑鍾
祥肅漢蒲圻曾執均州副承熙衛陽張鵬翼興都守
徐壽崇武昌通判李疏吳經歷任文熙皆死楚者秦府
長史長尚綱高維監軍副使喬遷高皆死秦者

南渡錄

卷三

六

予原任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等祭墓贈謚有差

標與郎中徐有聲給事顧鉉彭瑄御史俞志虞副使朱

廷煥俱祭墓贈謚皆死國者也四川死事有知瀘州蘇

瓊妻舒氏史目趙皆升河南死事有御紳簡討馬剛中

南陽知府丘懋素左鎮監軍主事余晉山西狼道蕭剛

中逢中死虜有土事劉大年南科張規芳河間兵備

趙規俱贈祭墓又有主事成德父文柱德妻蕭氏華氏

妹季白文柱贈如子官婦女附祀旌表

定江北打兵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衛營額兵

一萬五千餘傳疏有差

戶科吳遠言當今虜寇巨測中外並額自東豫江淮以
及荆楚黔蜀處、用兵人、需餉而餉何在而前此有加
派可言今無可加矣前此有內帑可請今無可請矣前
此猶以全盛之幅員供一隅之稅稅今獨以一偏之正供
命四應之經費矣然全無術而采何期臣以為今日兵
非不足患選練無方與營伍不實耳請 陛下速勅各
督撫鎮就見在兵丁定加抽練而尤信當罰同甘苦乃
能臂指相仗緩急相應夫蓋人知戰是處可守何用彼

南渡錄

卷三

六

皆沽市兒挂名軍伍以虛名耗定餉乎非減兵也裁去

其挂籍無用之徒釐去其虛伍冒糧之弊則兵不必增

而用自足矣如覆從之

奏未起以光補廣道御史

原以大家不謹矣

起升原任吏科都御史安行通政司叅議劉若金俱為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

安行提督南直浙江沿海關壘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

理海防軍務若金提督閩廣沿海關壘屯田市舶橋稅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卷三 六

當時就謂事平仍
當先立法以道謂為
不刊之書也

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未幾復差二內監其職同且設數
監司各舉所知充之

命九城破自死及病死仇殺不得借名求卹

甲申准南朝巡撫林一桂回籍

升先錄少卿張作揖翰林院檢討四夷館太常寺少卿

御史馮爾堪既論吳姓鄭三俊初魁住不聽

龐任撫三吳時與諸紳相見色若不屬張投者投不悅

孫振之糾人疑捷意也投居鄉孝友尤自礪明旨亦許

其清軌及為冢宰進怨東荆甫且以訪熟臣及士吳大

南渡錄

卷三

六三

誠為已一城推升悉聽斷持公諒尤之

十一月乙酉贈原任戶部侍郎在祖誨尚書廕一子

命改折各衙門上供錢糧以定內帑

免議蓋王

原任杭州推官黃端伯疏其不法故也端伯亦免究和

事而已

命御史差委暫行掣籤法事平仍舊

時御史李營美差左都李沾苦于情面以掣籤疏非體

也

丙戌廕已故兵部侍郎董先宏一子

起升原任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吏部左侍郎

奕琛先生閔稅擬成有旨禁錮終身永不敘用至是特

起少宰會推之日戶科吳逆言於朝曰今日乃冢臣獨

推耳言官任西題不敢奏駁何名會推取同官感其言

皆托故不赴科臣到者惟戶部署印陸朗一人

行海也

省原任文華殿中書顧大成

時糾其從逆納銀九十免

南渡錄

卷三

六四

子故詞臣沈懋學謚文節為始謚文端

兩人皆尚元懋學以阻江陵奪情版籍以科場註誤謫

皆淪落不竟其鼎

丁亥東寧伯焦夢熊疏荐原任浙撫熊渭者遇缺推用

命陳麟署提兵官管理江督標下水師

戊午世恩陽副使張如憲大僕寺少卿

以與閣臣士吳共事也

准御史充樂封定遠侯

贈少詹閣仲儀禮部右侍郎不准廕

桂王亮

京師早命禮臣錢謙等請雨於天地壇

以西花園殿為慈禧殿

命黃澍回籍候勘

先澍訖請楚餉有怨各兵索餉南下震驚人民等語已

扶五良王自重矣至是因糾馬士英見怨故提問良王

陰唆却將率拜款下南京索欠餉保救澍江督袁健威

為截留江漕十萬石廣餉十三萬給之且既代澍申理

以鎮臣憐其任勞言士英不得已批免逮乃已澍留良

南渡錄

卷三

六五

王軍中竟不歸說者謂士英之修陳澍之抗提皆非也

時桂成既以累疏與帝啓隙而條陳及題用道府等官

供置不覆鄭鴻達五千人既留京口健威以陳麟加鎮

銜代鴻達料理水師鄒林奇加鎮銜料理陸師俱寢閣

既大鉞索六千金始給一署鎮劉必再索六千金始肯

給物印也此外白丁用重賂縱大帥者甚眾京師有歌

亦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語諸將士卒解體也

己丑厚陽力奏 皇陵災松柏皆枯

時鳳陽里民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

尋聞號泣不報乃率數十人持杖入州一大跟路走議

方以為不祥

升原任河南副使張知道太僕寺少卿

庚寅命淮上輔侯趙孫舒撫嚴備河北

防北兵過河也

命溫台王環等山三年起科

授曹國林牛寬王文學錦衣衛千戶

以獲從微勞得之

予死事彭大炳奏贈廕廷坊曰一門忠烈

南渡錄

卷三

六六

彭遇颺請之也已禮部題歷以太濫不允

壬辰予死難內臣李鳳翔玉承恩各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勅慰德魯衛各藩

癸巳寧南侯左良玉奏華谷石首戰捷

起升廣東右布政王驥太僕寺卿

甲午謚古王曰貞

升楊御蕃一級廕子錦衣首戶

追叙崇禎時擒李青山功謚其未降札而存獻也

乙未命遼王寓台州寧海

國將止必有妖孽
明末諸臣以馬阮輩
清妖孽也勇固等不
遂何去余余

端門外火

其地即社壇門東與太廟門對

丙申予刺督吳阿衡謹忠殺祭墓廕建祠後同知閣臣錡請也

阿衡因墻子嶮失事致北直山東失陷七十餘處因死置勿論可也謹廕逆矣

定中宮禮冠價三萬常冠價一萬

時內臣需價三十萬責于戶工部及應天府催請甚急工部令戶部言今何時耶金匱半缺民力已枯今天下

南渡錄

卷三

天

兵馬錢糧通盤打矣欲勤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見存庫銀止一十有零耳乞勅監臣加意節者疏奏乃定核

大學士吳可泐請願討賊詔書兼痛陳時事命之

疏言痛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燕山河島沸火仇在日一

夫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康而僅保江左宋

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圖臨安蓋偏安者恢復

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速能自立者也夫夷之初點

黎泗江紳士悲憂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騎鉤誑文

恬武始頗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虜必南窺水

則廣調虜艇陸則分布精銳蓋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

河燕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

聞及於閑陝討賊之約不聞達于虜庭一似君父之仇

置諸膜外近見虜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

踪我近境是和議固斷難成也一旦冠為虜併必以

全力而侵即仗寇勢尚張足以相拒虜必轉與寇合先

犯東南宗社安危決于此日我即卑宮罪食嘗脣卧薪

聚才智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而破釜沉舟尚

南渡錄

卷三

天

恐無救以臣觀廟堂之作冊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

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

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壯夏少康不忘逃出自

寶之事漢光武不忘要蕪投薪之時臣願 皇上為少

康光武不願左右執御之臣輕以唐南宋高之說進也

憶前北渡初傳人心駭異臣等恭迎聖駕臨燕南都德

萬之人歡聲動地 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泪下

沾襟次謁孝陵發及 高皇帝高皇后則泪痕滿袖皇

天后土定式鑿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

罪條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于此恭皇帝亦
崩于此此千古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禮臣待以
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眾在南諸臣討
賊者寡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
穴冢斬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何可膜置以臣仰覽聖
德俯察人倫似有初而鮮終臣恐恢復無期而偏安未
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仗忠節精
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使宜而責成致絲綸
之布痛切淋漓庶仗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

南渡錄

卷三

七九

遭此大變 皇上承嗣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訪臣但有
罪當誅寔無功足錄臣於登極詔勅將加恩一欵特為
刪除不意頒發時仍復開載聞唐首見此亦頗嘆之今
思外加恩份未心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于
斯為極以是尤宜慎重尚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
將功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若無糧搜括既不
可行劫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切奉折盡行催解
漆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
夕之宴飭左右之進獻一切斷絕即事閱典禮萬不容

廢者亦宜概從儉約並賊一日不滅唐一日不歸即有
深宮曲閣豈能憂慮即有玉食錦衣豈能安享此時一
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必吾皇判：在 先帝深仇
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加以併于逆將錄兵滅寇
禦虜之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矣時原在左都剎
宗周謝既者聖明必除兇之不遂而在臣子則日以
封祀庶子止此無亦心之不思而在臣子則人：祥宗
藥處等語聞者愧之

南渡錄

卷三

七十

疏言 皇上富有四海雖極天下之奉不為過然此非
其時如祀服金玉珠翠器飾等項種：製辦歲計不下
數十萬其所用者未盡 皇上所必需寧無可裁而有
者乎夫 皇上躬行節儉內廷亦何嘗不仰體上意然
如織造銀作鐵工衣帽等局及御用上衣等並工價柴
米鹽菜之類每月不下萬餘緡而計之已不可量又有
冬衣靴料燈席等費亦不下萬餘緡非特節制以關頌則
奉明旨以提催且口會典所載嗟乎歲入去其半矣民
力膏其窮矣猶可執典制為諱乎望歲為清容母輕徇

甲乙丙丁

所請以有盡金錢供不經用度也至通計今日財賦用
之內者僅居十之三用之兵者不啻十之七間有根本
解之他苦而此難徵富方間有積未入于大倉而營兵
據拔方庚公頻呼戰守不問裕餉之道何術而可豎子
牧夫荷戈無力黃顏瘦骨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宜
汰也彩服錦衣翻健馬上妓童美女酣樂營中是謂奢
兵奢兵宜戒也市人遊說間教擊心驚潰逃年間金帛
變是謂怯兵怯兵宜去也紙上龍蛇按籍則有陣中桓
糾核數則無是謂虛兵虛兵宜清也乞嚴勅督撫鎮臣
一、中餉或關屯種送食或散老弱婦孺母以數百萬之
餉為不戰不守之兵坐耗而虛糜之也
丁酉准蘇松巡撫祁彪佳回籍
彪佳撫吳甚得民心建為朱統額孫孫孫所感遂移疾
去及紹興失守自往死
命督輔宛山來提兵立為
嘉鎮齊不行、奉旨催促、乃携家渡河、又携被逮原任保
定提督侯恂同往、督下海北發、然後自以百騎回安東
索餉、按臣田仰時因嘉手札有怨憤語、致督輔可法

南渡錄

卷三

七一

其志、者、傷、身、以、科、
行、此、經、以、三、所、載

言其不執狀至是請入無院署、擒下獄、事聞、命可法究
奏、獲獄中
戊戌加提兵郵鴻遠官、成庶子世錦、衣衛百戶
己亥、賄原任大理寺卿陸世科、右都御史鹿一子
起知、總、原官、置、却、尚書、協理、府、事、府
察、吏、御史、羅、萬、爵、疏、糾、周、鑾、著、法、司、究、明
無、推、燕、閩、有、頗、言、萬、爵、燕、湖、人、言、之、甚、詳、然、以、糾、繆、故
偏、說、東、林、至、謂、已、與、阮、大、欽、張、孫、振、等、有、推、戴、功、人、皆
西、之
南渡錄
卷三
七一
庚子起原任南京吏科給事中、應勳、原官
部、題、原、任、工、部、主、事、徐、葆、初、改、授、科、員、不、允
葆、初、為、人、朴、拙、初、以、修、陵、功、奉、旨、充、改、授、及、題、補、科、又
以、部、屬、改、授、祇、開、伴、門、報、罷、人、謂、不、謂、閣、臣、故、也
升、工、科、右、李、永、茂、部、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湖、等
處
時、永、茂、念、三、謂、先、巡、京、愛、與、訪、弁、爭、庭、謁、禮、故、所、仗、外
然、因、陳、保、松、非、心、亦、謂、閣、臣、徑、以、同、卿、私、之
准、孫、維、城、葉、封、懷、寧、侯

南渡錄

卷三

七一

辛丑加戶部郎中沈璠光祿寺少卿仍理餉務

廷揚後在海中起義受擒不屈同事三不為人跡斬於

蘇無一降者人比之曰松云

升大理左寺副王文金太僕寺丞

文金舊科臣崇禎時以言諍

加監軍道宋劫兵部郎中李猶龍供太僕寺少卿

加刑部尚書解學龍一級廢于世錦衣千戶

逆叙崇禎時江右捷功也

壬寅新任光祿寺卿許崇卿乞終養允之

南渡錄

卷三

三

崇卿見時情不合故乞身去却覆仍昭新街給與誥命

亦異數云

益原任兵部尚書呂純祐忠節給祭至

維祺里居允流賊難

原任禮部主事周之璵進玉牒

予故刑部尚書沈汝霖祭賜太子太保庶子

准錦衣衛百戶張俞之入錦衣衛職

其後以僉事李向俱推司張鳳翔于也

中辰加考功郎中梁祖明太常寺少卿

後與父雲構俱仕北仍為文部主事

陞詹事府正詹事勳禮部右侍郎仍管翰林院事沈廷嘉

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別同升右中允兼修撰陳之遠左

中允兼編脩同劉正宗管理詔初

贈原任山東巡按宋學林大理寺卿庶子

濟南之陷學林死無孑遺故即與至此始得時同死提

學翁鴻業子既請又見版

乙巳命永禁換授改阻有敢沒行者許科道糾劾劾遣

邊外永遠充軍

南渡錄

卷三

七

明旨自撰一律謂閣臣錚之稟非也且罪何至永戍

丁未命聚燬燬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浙五水陸軍務巡撫蘇松等處地方

鳳翔沈降北仍為侍郎

升浙江參議盧若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

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加副使賜賜銀太僕寺少卿監恭將汝赴州兵錄廷昌入

川勦賊受督勅王愈熊調度

北兵陷宿遷尋以沒州

兵至則逃去則稱後稱如是

予鄭移應一子錦衣衛千戶

授黃魁世錦衣衛指揮僉事黃政黃芳各千戶以獲衛做

勞

授李胤蘭錦衣衛百戶

河南承差以微勞官

命內臣高起潛投替江北兵馬糧餉沿江水師

起潛先泛海至淮命入京陛見至是乃用

罷職方監軍

南渡錄

卷三

七五

以多倖濫故也

已酉命九江提兵黃斌都駐皖池兵用皖餉

斌知鎮九江偵知左良王難州不肯久駐遂改

庚戌命都督謝定國鎮守開封江維

命提閩巡撫何謙立祖德曾化龍及提河黃希憲

御史沈宸荃言今東豫西者所為提約經營為王永吉

張紆秀永吉先夫机負罪 先帝拔之為督宜如何效

死為報乃推兵迎向不能勤王致敗惟知一逃置之極

典騎駐紮秀先考選部信 先帝屢拔為中樞亦宜如

何效死為報乃身居帷幄不能固城衛主親頗為活加

之寸磔非枉幸蒙 皇上軫念封疆寬恩仗道則二人

者 皇上白骨重囚之人可不效曹劌孟明叔功三敗

哉奈何永吉親望逆逆徘徊淮海間未聞荷戈先請誅

命傷勞乎昔日之罪無可道新功乎今日之功無可錄

且何急於崇父母而緩於勤君上縉秀不聞一矢加遺

狼狽鼠竄間與東來按南未糾連義勇叔於河北之謂何

豈一復衣冠貪生負國之心沒出死何以對 先帝生

何以對 皇上與臣民也不同一喬貽謬萬年矣若前

南渡錄

卷三

七六

與昌平皆三輔也永吉罪在難逃何謙更多一大地陷

諸陵之罪至京師失陷 先帝升遐此在守土皆宜屬

兵林馬侯新君之後仇乃賊塵未揚先去為望則東德

立祖德河臣黃希憲何以自解皆不得令文山頭望廷

尉也疏奏與不列名之登撫曾化龍一并提問

與于伯高傑請籍原任大學士周延德恩督朱大典翰林

吳孔嘉家充餉不允

大典孔嘉皆饒於財而孔嘉又以合時局議起高傑武

人請既皆聽緣索於幕客非其志也

大學士馬士英請徵酒稅助餉命戶部議行

提兵杜知政所陳也官納粟一斤納錢一文惟土酒半

文場大小各始例派納：課後名籍坊為官店免雜差

違者依私益律究罪

辛亥起補原任御史曾個山東道

閔崇禎時建劄

起原任山東巡撫王國寶光祿寺卿

漫原任刑科吳希哲原官補工科給事中

希哲先以容處

南渡錄

卷三

七

城金山圖山

京口監軍主事楊文聰請之

命連結從逆諸臣華以四議六等

工科都李清吉今方從逆一案做唐六等定罪矣然今

法與唐法異何也彼議于東京既後此議於北京未

平時也或從間或從虜能令如逆矣珣陳希烈華皆既

足將類大理對等否則如之何日無假之羊耳夫子

之悲年亦壯也豈能盡一時亂賊皆伏而視誅哉正緣

吉秋古板不貸于李王三寸管而迄今由已久宋皆猶

新痛則此筆之風霜亦烈矣故臣願今日司三尺法者

吾頭可斷吾腕不可移堅持此筆而已若現在禁獄諸

臣惟有法可議耳夫一身仗錯血有時枯而十年點是

臭無時洗明有天日幽有鬼神故臣又願今日司三尺

法者無執此筆亦無執此筆上者辟中者戍下者配與

杖一以明允為功耳然則從間從逆諸臣遂有死法無

生路矣一曰獄間若欲職間當為吾顧榮其陷身陳敏

惟日以函首送誰題逆賊陳敏之名為快於是與日卓

合計誅敏而榮卒歸晉如是者無罪一曰該問若欲誤

南渡錄

卷三

七

間當為吾朱序其陷身符堅也從降後大呼曰春兵敗

矣于是謝玄乘其挽亂以八百破百萬衆而序卒歸晉

如是者無罪至從虜諸臣又有別矣夫間擊而虜功若

身羈異域心卷天朝則弭兵息民亦所以報也一為宋

王懸宋志是政刺史也出兵敗臣遠然卒以通好破任一

為宋初宰是法以醫術補官者也因汴陷官於金然卒

以謀南侵被殺夫如是死節生省矣此臣又於六等外

列為四議以為從間從虜者各一始失身而終報國路

也疏奏命如該連結

壬子命蘇松督撫張瑄會同監臣孫元德清查東南錢糧

時監生陸佐家言東南正供錢糧多為吏胥侵蝕故也人以為奉元德意

與平伯高階既薦吳姓鄭三俊全光宸姜棟熊附元金聲沈正宗等報聞

監軍侍講兼兵科衛胤文因保薦言姓按豫賅秦都而去思及其撫晉勦賊著功防河無漏晉人尤德之有能

南渡錄

卷三

七九

已以君子輕絕人以小人附已者雖盜跖亦指為伯夷不附已者雖伯夷亦指為盜跖當壬午癸未時流賊盤踞荆襄姓奉督師命運糧一月平生氣概一朝都盡

先帝若誅以抗違誠不為枉辱與一成此至仁也既幸邀先帝之仁則此時更不須追論姓罪扶艱濟艱今

昌可無姓惟爾姓自今後遇事則從國家起見過人則從人品起見更勿以聲氣二字排陷把持則不負先

帝之恩矣三後清心若水勿勤如山但入骨之病亦認東林太真加之秉性執拗偏聽成僻人曰某是東林則

言以持平

信為腹心某非東林則疑如仇寇至貪姦萬狀之吳昌

時亦因聲氣二字破格按摺議塞謂何若起掌門曹用標清苑三俊其可少哉全光宸經濟遜姓孤高亦讓三

俊而把持門戶頗與相同當周延儒再起時光宸與姓據附一手推定仗為己用而後漸激水火此所短也然

才非庸伍守又廉特去其病心便成佳品採于昌時起世儀即日既值赴京舉為賢聖此畏門戶而不敢不入

遂至冒昧耳若令儀真十年清恭忠政儀人感之其為給諫亦說敢言綱之林整豈曰憐才臣嘗嘆國家敗壞

南渡錄

卷三

八十

皆由在廷臣子全不務做寧事東林浙亮勝負相爭而者以有用之精神供無益之口舌早者以立黨排陷之

咸為納賄招權之藉東林中君子多而小人亦不少但東林小人皆借君子名以欺人而人畏浙黨中小人多

而君子亦不少但浙亮君子東林亦必指為小人而傾害之一勝一負相攻不下惟望皇上明斷于上諸大

臣庶懷于下略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所裨非淺鮮矣既泰守旨功中膏肓命即院中發復原任仰文獻京官駐廟灣聯絡海上官民

京按隊以點閱又從逆因劉洋清存賊後隣北漢為

御史

公且速原任湖廣巡撫王聚奎

以任事已壞兵餉俱無建議亦級為黃澍所糾獲與討

許故也

係國公朱國瑞等言兩浙財賦重地不宜建藩命札部覆

議

國瑞等自負定策忘於王近處財賦故也

甲寅起原任河南右布政楊邦翰太僕寺卿

南渡錄 卷三

邦翰老以居里突升吏科部派布夏曾向詰吏部尚書

張捷不能答也

戶科吳遠疏勘監司陳之仲夏時才郭正中等下部處分

疏言之仲發未遷充東道開營却回方在遠聞乃乘間

變遂言得旨降用復列監司時亨以處分縣令旁補及

邑勸農知縣遂稱營題加副使通省勸農夏初聞國東

南逃又營資詔差入豫無何驟稱憲長借題迎獲顯升

江右方伯正中罷職州守借危疆為名序起授東省監

司日事條陳竟不至境皆司道不法之尤者又若輩取

黃國琦既濫等監軍宜今削秋國功許前非不效則

二罪俱坐既嚴飭以鼓向任更屬禁以絕效尤庶朝廷

尚有紀綱而臣子猶知法守至于大會遠聞之曹應瑞

失地潛逃之樊師孔飾辯巧營濫入章奏均非政體疏

奏吏部覆之仲降級調用時亨以僉事國功正中削道

銜與國琦俱奪職充為事官一時輿論翕然快之

南渡錄 卷之三終

南渡錄 卷三



南渡錄卷之四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部都給事中李

十二月乙卯予殉難諸臣益廢世錦衣考命
有軍功不得與

加兵部侍郎總國事尚書原任尚書白貽清太子太
贈故陝西巡按李應期太僕寺卿罷廢

皆以勳冠功

原任通判副總兵王伯時詩追論故書及三案諸臣命允
之

南渡錄

卷四

此何時方
及在此

伯時自稱隨封恭皇帝知前後事最真因既 皇祖神
宗時宮闈內治皆賢文母但冊立東宮稍緩蓋緣孝端
皇后年茂明諭則臣待嫡若諸臣果從國本起見言非
不耳但謂非加之易儲名目則無以為功必致傾陷孝
寧太后尊恭皇帝於不測時 皇祖慰皇太子有逆惡
捏造妖書離間我父子兄弟之論俱時洞下皇太子亦
含泪時緝訪維嚴奈庇護多工終以貫盈劣生微生光
充數而吞舟畢竟漏網及東宮已立恭皇帝之圖可無
他議矣乃乘瘋漢張差突入東宮而王之案以提牢主

南渡錄 卷四

為鄭青北知
祥以補私元
因巧為消行
洗宮十八元

南渡錄

卷四

事構無影招詞作本犯口供又類 皇祖聖明召諸臣
於太皇太后靈次太子皇孫並侍於前委曲宣諭有曰
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等為不忠之臣
使我為不孝之子可見 皇祖骨肉間俱有不安則奸
黨逞此克心將置祖后皇考於何地時臺臣劉光復越
班趨進大言曰如聖諭 皇祖怒其狂率兼震驚太后
神位因建詔獄時轟傳能諫不知所諫何言疲人說夢
大都類此迨 皇祖升遐遺詔令冊立貴妃為太后象
奸堅執不從隨後居一字號殿賜資什物十失五六至
熹宗初年劉牽站不休凡能指論祖后皇考者即稱為
風力即此舉動無非欲謀陷祖后皇考於莫可言之禍
耳臣又憶先年有三大案賢奸顯著如提擊之案主之
者王之案何士晉駁之者劉廷元岳嚴聲楊維垣也紅
丸一案主之者孫惟行張慎言吳性成之者徐景漁張
投霍維華王志道也移宮一案主之者左光斗魏大中
駁之者賈繼春也今 皇上承統祖后皇考尊崇茲號
若取實錄一覽祖后受册奸而害身處危段撥錄之地
者幾三十年今日報沒當不在開城後應為洗雪速須

詔布告中外實錄通記一：更正野史日抄盡行刪削或另入一篇以揭朋奸離間之謀仍舉 皇祖聖諭與諸既自供按名追論得旨已經大赦始不深究丙辰工科都李沛以劾寇相持請申飭中外並圖自脩從之

既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拓基于自強而畫境于自足故漢光武有言既得勝復望蜀人若不知足明知足不可扭而反以不知足自啣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未

南漢錄

卷四

三

有為有而不以祖若宗之全有為有故足耳若 皇上於今日何足之有以河雒為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為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為 高皇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議復何可緩雖然昔人又云平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喜夫亦謂內者甲兵頓蓄積乏將士惰且廢竭本以圖功則功不舉耳臣以為事難試而志無中輟則窮有味乎子胥之搗勾踐也曰為人能辛苦何謂辛苦則無荒於陂荒於色無荒于瓊宮瑤

文章甚切
此時以
取文章
我

南漢錄

卷四

四

臺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況今何時乎宮闈已墮於犬羊圍陵漸蕪於狐兔登城北望慨然流淚斯正其時且不獨此也臣又嘗觀我朝有二亡患廟以仁恕心 先皇以英斷心皆不以失德然昔殉主接墜今從逆比肩 先皇在天之怒恫比惠廟更甚所望皇上藉甲枕戈縛克盪蕞下刺心血以祭先皇陵則此痛可伸耳昔夫差初立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其報越何決然定也志傑垂成以荒港自燬而勾踐乃得以辛苦乘其敗此亦有初鮮終之前車矣故臣願 皇上時：抱痛刻：懷恥以此志為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 皇上既弛于上則諸人必逸於下新亭之血汨漸乾東山之綠竹日闌臣忘中原矣望使徒慟於高麗非詔不呼于河湟民忘中原矣始於壯志於上焉謂黃龍之直於有期終耗雄心於跨疆譯西海之符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將列聖之幽恨何時舒 先帝之深讎何日復臣願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夫宋之南遷猶走李成擒楊公以靖內制外而今則獻瑤交熾兩川危若累卵且汀瀾南贛間又

以警開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怖之堂
魏曰王紫不偏安何爾可遷安猶大言之也乃所差可幸恭叔聞交
附尚收不怠網終未雨惟此閉暇若彼操螭蚌二象我
難漁人一聞時乎時乎後將有不及國恭既奏命通行
申飭
丁巳進誠意伯劉孔昭東平伯劉淑濬皆為侯加監軍食
事張文忠太僕寺少卿
皆以定冊功也文忠後降北復為錢塘知縣
禁巡按不許拏訪拏者止許正法不得追贓
南渡錄
恭四
先是劉澤清跪裁江北按差不允至是極陳拏訪之害
有象：民向不勾幾背皮包焚燈扛箱等語遂禁之
命督餉卞卞調度行間俱先發後聞
命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專督五城御史嚴飭保甲議查奸
宄以清輦殺
從戶科吳廷議也廷言維經登輝都城已有成款宜責
成輝坐以從民望因薦黃鳴俊熊喬渭李茂芳堪任督
撫不宜淹抑
戊午升御史都起隆太僕寺少卿

南渡錄 卷四

加封少恭

准原任刑部 侍郎朱大啟廢一子
命明年合祭天地以 太祖 成祖並配
並配非禮也
授雁縣民白可檢錦衣指揮僉事
以竊恩故
錄開國功臣郭國公馮國用裔光奕為世外衛指揮僉事
國用與弟勝皆有功均為不忠
己未升工科都黃雲師大理寺右寺丞
復原任右諭總給四維原官尋調用
南渡錄
恭四
初傳四維從逆已投修然至是既辨復官忽以忠義褒
工科右載英言四維 先帝時曾受人千金保舉非類
事發調別衙門營營百計再入木天至從逆一案惟四
維彈射為多乃云恩封岷嶽三月初十日命下即出都
門夫舊例四月中旬部方以封差題四月二十六日方
傳制領節冊或服物未具儀狀未成尚須守候今日三
月初十日則去恩封時封閱月整裝出都何其速也至
援衛疏文例為言正自有別蓋疏文然受刑辱賢未汗
偽命豈得同年語哉疏奏四維復調用

庚申命建文諸臣止予贈諡不得乞瘞以滋倖濫
補版閣御史高允結雲南道

辛酉命湖廣巡撫仰瞻燧以原官提督川湖雲貴廣西等

慶揚鶴四部管事

巡按山東御史凌卿入朝

廣東會事唐楷奏自既加級者得奉二月

禁錦衣衛會堂擅受詞狀拿禁平人從御史秦錦言也

錦既言京都重地法行自近今形格勢禁殆非一端如

金吾緝事原有專司今則會堂等官並侵職掌姦徒竄

南渡錄

卷四

七

役過地擊訛冒名恐嚇所在而是詞訟問理巡城專責

今則却司戎政總理都督各處受狀動拘小民牽累誣

枉凡此弊風起累皆善若三輔要地亦內地民力已竭

全時寬租薄賦因結招徠乃有無賴之人乘國家之急

假託除陳安肆紛擾為一不察誤用其言誠為根本之

憂若南畿以至兩浙亦內地財賦之地不建藩封今南

奔諸藩遍布浙直設處供應既累民財通處蕃滋亦傷

國體至於外戚不立臣豈能悉數姑舉其大者如寇之

大難未嘗乃安心腹間罪之師 之和議未成乃拱手

讓河北之地時帥人臣已裂土封疆屯諸利假便宜矣

呼類之既日過聖聽亦宜稍示裁抑如封疆大吏朝廷

命官或委遠不去或召致不來或人有所避趨而朝東

兼西此去彼就綱紀墜壞提兵一官原為鎮守要地今

不為地擇人乃為人擇官勅印獎牌紛：請給副將以

下皆不屑為監紀一官原以督查兵謀兼令文武一體

今則添設多官非假煥燄印圖速化封疆一策功罪略

同何以彼虛載罪之名此入爰書之案從逆一途輕重

稍別何以一入廷尉之室一登殿事之堂凡此皆不順

南渡錄

卷四

八

不威之大者既奏通行申飭

安遠侯柳叔啟既請以定策功爵賞閣臣馬士英等不允

壬戌兵平伯高條討賊程繼孔斬之

繼孔以衙務作亂先為馮撫馬士英梅乘國變逸去復

亂徐州督輔可法與傑密計命將賀胤昌等擒斬授聞

戶科吳道疏請優叙行間諸臣激勸軍功以法邊防從

之

命各省直提學官嚴汰武生以清學宮

先帝時所立也

一五... 4 三三

命有司士民不得輒拘從逆族戚擅為家產

刑部尚書解學龍先撫江西因有司拘熊文舉等家甚急探及族戚故請罷該學龍罷復行拘有司罔知道從矣

癸亥給追贈諸臣帝師等命

贈原任應天府丞邊庭訓府尹停廕子原任兵部侍郎彭汝栢祭停贈廕

時乞卹甚多閣臣釋以為壯其廢則自絕然費緣者又間得之故終不止

南渡錄

卷四

九

孫編修吳國華方論德

華管杭州南園主事林日光職仍提問追贖內臣孫元德糾其串同奸棍加稅入私也

元德又查新舊餉缺額一百七十五萬茲引價欠三十萬於是兵部一應新舊錢糧俱命清察亦聞臣士英意也

甲子御史事巡撫陳睿謨助餉反贖

罪在失爾襄陽以納銀二萬免

升兵科左玉之晉本科都給事中

刑政五

浚降北為燕松道旋乞休

起補原任御史馮明珩沈向俱廣東道

明珩崇禎時按山西以北兵入荆楚向則吳昌時例轉者

丙寅御史沈宗堃疏陳禦虜實著命兵部飭行

言虜賊今日皆為國大仇自東藩失事三十年來兵財

盡耗於虜故賊起而乘之及賊逆不容誅沒巧借沒化

之名掩有燕齊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故目前之策

防虜為急賊次之以討賊為先禁以防虜為實著又嘗

南渡錄

卷四

十

以款虜為虛禁以禦寇為實著何也虜勢已急賊勢已

稍緩也賊罪可罄虜之罪未可罄也故於討賊則以某

師扼吭某師拊背某師持堅或姑再遣一使陽約為將

角之勢以大振沒化之聲而其實節皆為防虜計此

所為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也虜明知不受款

矣而我款之者不恤尊沒比金人所以愚蒙我轉用以

愚虜賊見我與虜尚通則必不敢沒與虜合賊為虜虜

盡力務虜而我亦得專意防虜虜防既固然後乘隙隙

徐圖之此所為以款虜為虛禁以禦寇為實著者也

附祭恭愍皇太子吳悼王衛慈王徐哀王原懷王於興宗陵改謚孝宗後曰孝成皇后

工科都李清以惠廟稱宗且入太廟止疏請附祭恭愍又言孝宗後后舊謚宜改部覆從之

鎮守河南兵李徽邀叛降北兵遂入河南

除遇西營墮閣以扼關北守大河至是聲言借北抗關

與北為一北兵遂渡孟津既入中廂則關歸亦不守矣

丁卯起升河南左布政尹仲太常寺卿升尚寶司卿顧光

祖太常寺少卿

南渡錄

卷四

十一

復原任御史周亮工原官

亮工自北歸錦衣衛解下獄疏辨沒官閣臣釋力也後

降北為淮揚道

戊辰北兵陷海州

升原任山永巡撫李希沆兵部添設左侍郎

升湖廣參政高斗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等處

築燧礮堡板子礮堡

二堡皆各水滙歸江流最狹處既大鐵所云二合也

築錦衣衛緹役投民

亮工有言曰
任力者言可
言者

此至契改今
不詳何也

時衛訊丁象莖一案內干連數人送吏部書役所匿書役遂登堂索之尚書張掖呵使退咆哮甚投匙跪奏其橫然僅云姑不究而已

已已准銅陵開株

命戶部議漕折定價布示直省革小單私耗之弊徵完銀

兩州縣經解餉部并裁運軍行月糧充餉從戶科吳道議

也

行稅契法

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

南渡錄

卷四

十二

一厘給與和光元年契尾一紙永為世產行一年止職

方司王期昇所請也

改戶部主事武備於吏部

舊制降諸官無任吏部恭修帶詢蘇應州今以陪推點

人認謝臣錄意

齊內臣李國輔任李守貞為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以微勞功也

命督撫司道等官有巧騙規卸者吏科奏來重處

吏科張希夏言臣屢接塘報知和議未成不勝愁憤敬

福字沙然開
都方以福得
之不獨外
以馬位之神
福字

絕當合舉朝精神悉歸併於一路非計兵計的過屬禦
寇之事勿言非忘家忘身私才大略之人勿舉耳無奈
人心機巧機智橫生刻廷為封疆求真才彼遂借封疆
作諷扇其間亦論禁撫之法逢人說劍談兵到處挾金
求薦聽其虛聲直若忠義滿腔甲兵風富者及督撫列
手又別有安排非借需餉而延時日則假條奏以掩運
留迨至事會既失自然舉步難前四京別用正中深謀
盜爵祿而欺至尊莫此為甚其次則論司道明知死灰
難燃不得不藉危途以活机軸當其毅然獨任若東西

南渡錄

卷四

十三

南北惟君所命及其路運既通則齊豫江淮任彼抑移
究竟道運河上者不聞繼一帶而凌萬頃法紀彰明之
世能容此乎其次則又論推知題雖名曰危疆心實在
於別改至於狡猾奇矜市井無賴亦思遼山公之形弁
髦名器昭映鶴梁實自近日始矣臣以為伐其萌須嚴
其令杜其終當慎其始今後凡點用督撫監司於有事
之地者謝恩後即令束裝就道勿再陸辭勿候領餉餉
不妨源、而來勅亦可無程即去計其路之遠近定其
限之遲速如事尚可為故意遲延比至時移勢殊亦以

失而封疆之罪、之若危疆推知之考何以偏見之布
衣諸生製錦何席刊名何事乃可濫授匪人以滋俸實
乎即貢監與曾出任者亦須察年力驗才品勿謂人所
畏足不前者便可令其快意以往也從之

戶科熊維典以民窮差煩恐滋釋務請停止催餉各差不
許

督理燕采太僕寺少卿宋劄請開採銅陵縣銅鉛以資國
用命自行督理

疏言銅鉛之產與金銀不同採金銀則利重而致速人

南渡錄

卷四

十四

所必爭銅鉛利薄而致遲可免就速且開採之地必用
兵防護今即以營兵輪設兵不更置糧不別增於計甚
便從之

命刑部陽知州章煥官職載罪充為事官赴監督軍前效
用

命訪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又命分別察議逆案量與酌
雪皆從通政司檄繼繼言也

疏言忠孝二字通來不甚明白致屈膝李賊作幾許極
不忠大不孝之事如張差棍擊一案誰不知其為鼠竊

而必欲強坐為刺客倘差為刺客則皇考母家必枉受
主使之誅而彼時簿印亦有株連之禍光廟既不遂
友于之愛而神祖亦且被惑溺之名首此難者一貪酷
之王之家耳只圖博一非望之功而使累朝父子兄弟
無一可者於忠孝為何等次則李可灼紅丸一案平心
論之亦止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証為行鴆倘此藥為鴆
則是光廟不得考終熹宗不得正始不但當時首輔方
從哲不能謝責即次輔韓爌亦不宜再相約一燻亦不
宜得諡而 先帝亦又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者一事

南渡錄

卷四

十五

後之孫慎行耳只圖遂彼報復之私而使累朝父子君
臣無一可者於忠孝為何等次則為李選侍殺宮一案
夫殺宮亦正送往事居之勞而不當造垂蕭聽政之謗
似謂非此謗不足達其殺見吾乃然致光廟不能保其
中抑無廟不能酬其撫養甚至照管冲主者不歸之數
年有恩之宮嬖而歸之妖淫干外之客氏首此難者為
一小臣楊建耳只圖遂王安專擅為群小與援之主而
使累朝夫妻子母無一可者於忠孝又為何等當時大
臣不附此則不依保其崇附小臣不附此則不能躋於

要路不肖者不附此則失其護身之符貌賢者不附此
亦不能蔽塞責之嘗談居游行之餘地若不訂從前之
語何以破後來之迷此要典一書冠以御製重頒天下
事之必不容緩者也但使當年作俑者服罪九原何妨
今日吹聲者微思一面伏惟垂察宣付史館又言 先
帝勵精主也實不宜有今春三月初其不幸及此寶從
前不忠不孝之臣害之而始實起合黨一葛輔韓爌也
爌為衆推戴毫無建明只造符一本逆案而所庇者出
之欲害者入之亦只造符不確不公之案如寧錦之捷

南渡錄

卷四

十六

不叙經撫乃叙一巡閱御史則洪如鍾豈非魏瑞私入
乎不入此案者以如鍾曾首薦門戶故也建瑞祠各撫
誰不被誣者飛鳳翼豈非建祠於保定者乎而亦不入
案以鳳翼為曠同鄉故也諸類此者尚難枚舉即此兩
端謂此案公乎確乎乞 皇上將從前逆案重復審定
第欲訂之不欲翻之蓋翻者謂此案之全差不但造此
案者不服即臣等亦不服訂者求此案之至確不但脫
此案快心即仍舊亦甘心夫公乃確、乃父乃可傳之
無獎尤所以成 先帝美也疏薦已改刻廷元等見存

周昌晉等從公發憤王永光等奉古吏部察奏惟真正
黨惡害人建祠頌美者不許輕議

御史何給跪糾禮部尚書蘇錫時兵部侍郎徐人龍報開
都督陳洪勸使北歸

先是洪範與想第等至德州有使臣所過弗致命來京
朝見等語想第慨然曰吾抵淮一既業云以死許爾寧

死不屈也次河西務先遣使持帖與內院商御書入城
禮內院馮給我故大學士也辭色甚厲却帖不納不得

已前至飛家灣遺書攝政王始遣禮部官又奇庫來迎
南渡錄 卷四 七

鼓吹迎御書從正陽門入想第等隨之下鴻臚寺時十
月十二日也次日禮部官四人至徑索御書設語進貢

想第等力折之始退午後內院剛林至踞椅坐盛氣以
待想第三人出欲命席地坐不從大聲呼擗與對坐林

問今上即位故又問先帝遺難江南何無一兵相如
想第等對曰諸臣開變正欲北行勤賊而貴國先之恐

朕以兵至豈與貴國敵今始相酬并約勤賊耳語畢以
不受御書告通使曰因言御書故不受想第等折之曰

大明天子何云非御書林顧視想第色不悅指曰汝喪

想第不屈在
我仍可云不
該天命在
仍則其手使
不辱矣

服云何洪範代答曰以母喪故耳遂設語欲發兵洪範
曰今以禮來禮來兵往耶想第曰且莫小視我江南林

不答去次日有自冊戶禮部官者至摩娑塔級獨覓金
銀獨御書不受且云庭朝見想第等曰天朝使臣一揖

耳留半月始遣歸想第等請祭告祖陵并祭先帝不
許又請留銀二千兩委督督工亦不許會夷丁促之遂

行想第等三人與馬間用每想第給愉乘馬守不令速
行洪範或乘輿偏問令前行願疑之至滄州果追想第

給愉回命洪範歸報初洪範等次靜海葛錦衣駱養性
南渡錄 卷四 六

為天津巡撫遣兵來迎與相晤時順天巡撫宋權我
給事又巡撫也恭養性私而使華職逮問吳三桂等曰

懼不敢見而想第又執不屈語甚堅故終不得其要
也想第至北京移駐太醫院乃密疏言臣所奉勅書首

重附告十二度會議莫安先帝先后山陵事目被不
受御書遂至相格不能赴昌平一步惟還望涕泣而已

至莫安先帝后山陵原奉勅諭命謝陞盧世淮會議
乃陞為詹內院世淮雖受勅書駐德不敢來矣臣等自

十月二十七日夷兵隨向而行二十八日次河西務聞

相向泣曰此行原為祭陵哭 先帝而來不允何以報
 遂草儀註置牲品於次日五鼓先望祭 祖宗列服帝
 后隨望祭 烈皇帝烈皇后訖羅造次不敢不近禮而
 我堂之祖陵使臣遠奉君命而不能一叩首山前是臣
 等所痛心悲泣而不能已者也至 先帝先后值社殺
 之陽九盡乾坤之正命梓宮杯玉尚未成禮又臣等所
 悲○跪○死○血○而○歎○絕○者○也○至 先帝先后梓宮一事沿途
 訪問言各不一有言墓田貴妃坟內者有言醜道未開
 完艸掩墓者日遠加衍遊擊楊三泰等密往昌平山

南渡錄 卷四 十九

陵一帶探問得共回報內稱 先帝墓處名翠華山原
 田貴妃墓坟夫頭江大頭夫五十名起工正開醜道又
 有監工內官黃高等開土已見石門三泰自稱行商可
 姓望石門叩頭數十將隨帶然俄發燒沉河不止旁觀
 皆感傷隨拉江大道側細問前事江大云四月初一日
 流賊用人三十六名舉 先帝柩至此停紅棚內又用
 人十六名舉周皇后柩並停昌平州鋪行百姓共飲錢
 三十千以開醜道又有本州駐劄戶部並主事同知州
 共看墓四月初四日入穴 先帝柩在中周皇后柩在

實不可傷

左後田貴妃柩在右今攝政王恐未葬入穴日此開者
 便於修造碑亭又探得各陵殿宇皆存格柵器物不全
 昌平東門外松樹伐去大半紅門內樹木亦動於頃又
 報 先帝醜道寬二丈五尺等語臣等聞報慟哭隨於
 二十四日五鼓望 先帝山陵率各官叩頭說此臣等
 不能親叩 先帝山陵之罪也至東宮二王的耗沿途
 訪問言者亦不一有言沉冠向山海發兵人皆見皇子
 兩位出者有言沉冠或回在通州西門上見一位有父
 老涕泣進履者有言冠西進時入親見扶一位在馬上

南渡錄 卷四 二十

出城者十一月二十三日守門夷官口稱 先帝皇太
 子到禮部隨令人密偵報稱有不認者不認如皇親周
 奎太監賈應庚百姓皆痛毀凡認者保者官民十數人
 屠皆即殺說又 先帝公主在周奎家聞年十四為
 先帝手刃斷一手死而復生又聞自稱皇太子者在
 刑部房以為假而道踏百姓之口多以為真臣等聞
 此地既不能面問真偽又無從向虜置一語此臣等所
 聞東宮二王之消息也時洪範亦有說言皇太子曰虜
 兵將至先為賊手截止扶二王馬上行迎戰永平失利

二王亦受害與想第言異然無實據也

命訖癩僧大悲

大悲僧人為僧於蘇忽狂言 先帝封齊王不受又封

吳王命府部科道等官同法司會審

庚午追叙原任巡按貴州陸獻明功加陞一級遇缺起用

仍齋一子

閣臣士英貴州人故私之

命寧南侯左良玉早恢襄陽以通節宛

良玉請列衛督撫前從之

南渡錄

卷四

三

總督王永吉死陳兵餉西匿時勢難支命諸臣速行料理

既言方今虜虎視於來冠承突於西人但知逆寇未滅

愛在腹心不知我虜方來初在肩膊人但知藩鎮勢重

不肯合力疆場不知儲鎮兵孤未能獨力堵勦人但知

將士勦斃方且征進有餘不知火器短少正苦防禦不

足人但知防河急守門戶可以保護江南不知防江更

屬根本不可稍疎戶麻人但知兵力單弱境上資少雄

師不知餉額空虛舟中先有敵國民無同志兵有離心

誠恐及於此危如朝露尚何侈言捷伐哉乞勅下諸臣

內外一心務求長策命之

卒未命蜀中漢土官兵文武將吏俱聽督辦應熊節制巡

撫亦聽選用應加銜各官皆先行後奏

壬申加補臣士英少師

禁各官薦舉

從刑科方錢增言也

命總督王永吉專防江北飛緝彥專防河南有警相救

癸酉准內臣馮朝進移廢甥男

誠意伯劉孔昭再疏辭俟得允之

南渡錄

卷四

三

時文武大臣自士英因刑以下咸口奔定策攻惟孔昭

泣繼成命時論賢之後亡命入海不知所終

命都督牟文綬督漢土官兵與督輔應熊合勦張獻忠

命陳洪範赴師軍前以修謀誓

督輔可法既言和議難恃戰守宜急圖復詔答之

既言臣向所望者和議獲成我國合虜力圖賊逆其復

仇耳今北信言疏虜兵踵至和議已斷無成矣向以

全力圍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虜矣際此時艱憂心

欲絕然屋視往代表公莫不目和自誤今虜之拒我正

我所以自恣與天所以成我時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
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臣當慨應宋門戶之禍與國
運相終即使所用皆才已廢却一半况意氣相激化成
恩怨誠為殺逆近年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為臣
不易官之父母其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
心之士方以此為危身救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
為快意尋仇之計即使滅怒就有深于哉我君父遺我
和家者不此之仇而聽修盟之微熱快升沉於轉瞬
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選之大同何人實是

南渡錄

卷中

三

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覓日而開襟襟之
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置
鈞衡中朝之舉錯咸宜剛外之趨避自化此臣所望廟
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有李郭宋家再造時有
劉岳張韓諸鎮何讓焉若當患已到辱尚以賊貽君父
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
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振難責育之極如林之衆莫能
用也試思 先帝待諸鎮何等厚恩 皇上封諸鎮何
等爵選 先帝之罹賊難諸鎮不能救 先帝於難何

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仇尋鄉隣閭
也今和虜不成惟有言議、非諸鎮事誰事必皆以
皇上復仇為心簡乃車徒殺乃甲冑惟虜是圖未至何
以伐其狡謀既來何以禦於河上某當危地而我必急
以往援某爭小怨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
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庶簡勿頭定交子儀釋憾
泣拜諸鎮豈不開乎是臣所望於閣外之同心也然閣
外所視朝堂朝堂所視主德我 皇上中興未就大仇
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尤望深痛發憤大換給音諸

南渡錄

卷四

四

臣以昭堂不可安積習不可振在內實籌兵餉以臥薪
嘗膽為生枕在外力探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亦撥亂
為治轉弱為強在一振厲聞耳時文科都張希夏見諸
臣日尋報復亦言當以光復故業為大翻案以蕩滅聞
賊為真報仇然吳龍省也
甲戌賜刑死工部主事李逢中太僕寺少卿
起升原任應天府尹初廷吉光祿寺卿
煥寧侯孫繼城既劫舊輔孫姓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不
問

一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惟生秀若五
亦必非用

時曰高傑為姓等故有此流於姓言其奉命殺陵道
縱寇於三後言其以賂用吳昌時獨亂銜極雖城新集
得人皆謂劉孔昭等教之也

誼翰林院編修如守恆文節磨一子

賊破廬江守恆以城守見害

吏部奏起為民陳爾翼既而不果

先是忻城伯趙之龍既薦逆案太常少卿陳爾翼下部

起用戶科吳道時署吏科抄恭其非之龍起既爭之造

曰言祖宗典制惟科臣專封駁未聞以勳爵參者爾翼

南渡錄

卷四

三十五

頌稱魏忠賢用命而內外諸臣各盡其心所據者欽定

爰書耳若為崔逆為本兵爾翼定有是說則魏臣代供

矣以論魏逆者為公道將魏逆在今亦應昭雪而後可

即近者以為崔逆者為公道將崔逆在今亦應推用而

後可即近者錄用一三成反覆昭雪而後據補非謂兩

逆功臣盡當推轂也明旨有云真正黨惡害人建祠頌

美有實然不許莊議勳臣獨不聞乎若一經勳臣條列

逆盡登故事則封駁之省臣與甄別之銓臣俱可罷而

不誤是時旨自難而弁髦祖制也吏科張希夏言廢臣

入國明禁森然乃等大胆命邪敢藐玩君父不謂陵不

見朝公然整金挾刺望門投謁及謀成事就仍復潛歸

形同鬼域至封駁之任是臣專責孰知敢人之人反為

人取職學爭役是非無主然吏部尚書張捷不預也仍

奏起用爾翼時過政使楊維垣驟逆案雪然不欲多雪

每語人曰若不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先故爾翼雖難用

終不登故事也

乙亥命山東巡撫王燮駐淮安府安東縣無警守城有警

防河登萊巡撫王濬暫駐淮上以候委用又省原派山東

南渡錄

卷四

三十六

餉銀三萬東登二撫銀米三十萬

初燮與濬皆以辦事起振慨然任行已見北兵漸熾逆

疑憚不進屢經科臣黃雲師梁應奇催奏工科右載英

又言臣近聞二東人心不忘本朝鄉勇團聚不下十餘

萬若與與燮早渡河收拾自不雅為我用今督撫重臣

逗遛如此於地方何望臣謂二臣初意原不過論官宦

官已入手則向兵部索兵向戶部索餉向工部索衣甲

器械借種之不能應手之事以曲遊規避而疆事已大

濟臣謂昔曠東省者虐與寇也今曠東省者謀與變也

若不嚴行處治立正斧鉞恐尤而效之未有止息時則
旨屢催竟不行也至是遂決棄三齊聽二人駐淮工科
都李清曾言於閣臣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
我憤後人當思我憤

用東平伯劉澤清言沒原任兵科時敏原官聞屯大壘山
敏崇禎時已例轉金華知府未出都降賊以澤清薦反
沒原官工科右載英力言不可得旨聞屯不設一併治
罪

華候考平湖知縣陳台孫職命撫按投追

尚波錄

卷四

二十六

時中書宗灝體未及恭己從吏部同知刑部尚書解學
龍意在台孫灝怒至是以巡監李枝疏糾其欠課遂革
提或云灝中傷之也

丙子再聘待讀學士丁乾學禮部右侍郎仍命與監磨一
子

乾學天啟時以程策忤魏瑞削奪該竟廢

復原任給事中虞廷陸御史周昌晉等原官從通政使楊
維垣言也

科臣為廷陸郭如關楊肇升臺臣為昌晉陳以瑞徐復

陽曹谷表和勳皆沒原官惟水佳龍以御史例轉候京
卿缺用原任吏部主事李萬庸候缺起任嚴劇寫庸
以貪令屢挂釋文故吏部尚書游移其辭示別也內惟
華亦佳龍與和勳非逆案廷陸昌晉谷案中閣佳餘皆
為民時谷已故

復原任給事中羅志儒丁允元方士亮御史張懋禧李瑞
和將拱辰吏部郎中葛含馨各原官
皆言官所薦也拱辰 先帝時疏侵東平伯劉澤清降
清道人判之途以不遇免至是聞其沒官出不避語故

南渡錄

卷四

二十六

獨不登啟事錄臣之能奪銜臣初如此

命宣城人劉振脩六部志

振生平博學集國史成書窮年究之閱錄無暇晷惟紅
丸棍擊移宮三案獨云要典謂當非其所借之人不當
非其所借之言是或一見也

增南顧兵二千人

山東士民下燈元等起義兵命督鎮相機接應防之
廢死難巡撫衛景瓊來之馮各一子錦衣衛百戶

免提督丁起魯充為事官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磨一子

改三案者或
有也
君子之期三案
者或不平論
此皆山人之言
以此之明

加下魁魁兵部尚書

俱因擒劉起功啟辱與弟啟光後皆降北謀起官同見

刑部尚書解學龍以從逆諸臣罪案請命再議

有身陷屠底或甘心從虜或不忘報效候二三年後定

奪者何瑞殺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免崇雅焦文舉藝

鼎等葉初春戴明武孫承澤余必如劉漢陽薛所益衛

周祚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敏黃紀孫家也有一等

甘心從賊應錄者宋企郭牛金星張嶧然曹欽程李振

南渡錄

卷四

二十九

聲喻上歐黎志陞陸之楚高翔漢揚王休劉世芳也有

二等應斬擬長繫待決者光時亨華靖周鍾方允昌也

有三等應殺擬贖者陳名夏楊枝起王承曾原毓宗何

胤光廖國選項煜也有四等應戍擬贖者王孫憲梁兆

陽錢位坤侯恂王永德陳羽白劉大華郭萬象裴希度

申芝芳金汝礪張慈壽吳達黃繼祖楊廷鑑也有五等

應徒擬贖者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沅呂兆龍吳剛

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也有六等擬杖應贖

者湯同春王子暉周壽朋向列星李桐徐家麟吳泰來

南渡錄 卷四

張琦也有存擬另議者簡元益魯象郭亮吳爾堪史可

程左想秦王自起王之收白胤詒蔡懋熙王臬梁清標

楊棲鸞梅鶴季化麟張元琳李崇烈侯佐吳之琦鄒明

題姬琨宋周壽許作梅胡燠趙顯吳嵩微劉廷珠朱積

也已有奉旨錄用者張縉彥時敏衛胤文蘇京韓四維

黃國琦施鳳儀葉慶也已有奉旨尚未用者姜奎林張

正鰲顧大成也有報已故者吳家馬魏學漁也既上得

旨光時亨等應否仍須候決陳名夏等贖校果否擬辜

侯恂封疆罪案未結又從偽命何止一戍宋學顯以侍

南渡錄

卷四

三十

從之臣擬偽通政吳剛思受偽命而揚之得意方以智

係定王謀官今定王安在何止一杖且潘同春等既受

偽官豈可但擬一杖至癸未庚吉士為何瑞徵引見逆

賊人汗偽豈可復北館閣方拱乾原未從逆若與雷

躍龍吳履中等另今擬皆明旨所及也然漢儒擬戍家

居雖仕北原未降關於此案無涉而擬出都已久又刑

部擬入者再與奏議

復御史楊仁應等原官

仁應雲南道徐泰心江西道向北山東道成友謙浙江

六九七

道劉冕章河南道

副應天府尹王庭梅職級冠帶辦事

以先為浙江左布政餉銀有欠為內臣孫元德所發也

皇太后移居新宮命婦朝賀

戊寅命於和光元年二月初擇日成東宮二王服

禮部以歲初多慶竟未議成服而歸也

允勦緝彥言定提兵五之緝緝定國勦勦起教隊防守

信地

之綱歸德至寧陵來定國寧陵西至蘭陽洪起祥符至

南渡錄

卷四

三十一

紀水際遇守守河南有急相援後皆以兵降北

魏國公徐叔基卒

贈太師謚莊武廢世節衣

已卯贈殉難甘肅巡撫和日瑜兵部尚書廢一子世錦衣

日瑜死於賊

加鄧陽巡撫徐元兵部右侍郎湖廣巡撫高斗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各廢一子

以守城拒賊功也起元乙榜後降北為左副都御史

命兩廣提督池瑜勦勦汀漳賊

庚辰復原任吏部尚書王承光宮衛工部尚書姚思仁原

辛巳改明年節祀於冬至

御史沈宸荃言祀天不可緩請遵前古不聽

壬午命勦緝彥以提督兼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督

之緝緝定國勦勦巡撫勦河北潼關等處越其杰以原官

撫汝守南陽黃州三府督勦洪起黃昂毛顯文收勦楚豫

凌駟巡按河南兼督各鎮兼理河北山東招撫陳德夫另

用

南渡錄

卷四

三十二

升應天府丞勦勦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

地方

正推為勦和勦勦和以陪推得蓋忌者陰以是遠之也

後為留守粵省失事與尚寶孫同勦勦勦最烈論者

方之文信公云

升四川僉事勦勦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

方

復原任浙江巡撫勦勦勦勦

升賈登朕都督僉事充四川提兵官

庶內臣孫象賢孫珍各弟在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

癸未內臣高起潛請沿江設烽火行

予徐洪爵襲封永康侯

左良玉奏復公安

提督張縉彥既陳奴寇孔棘命嚴行務禦

時虜寇方相持河南忽今日午時有蒙澤東南三十里

郭村現大城一座按塚門扇畢具北兵望之亦驚疑

二時方滅人以為中州湯沸之象

和光元年正月庚寅補光祿監事丁允元吏科原任兵科

南渡錄

卷四

三十一

方士亮刑科南禮科楊兆升兵科南吏科郭如開戶科

史周昌晉表和勳俱廣東道

允元崇禎時以不綴紅本慶士亮從故輔周延儒督師

坐累配如開昌晉雖以持論傍時致挂逆案然不聞

逸且少所排陷故得雪兆升以京察處和勳為人輕

與復官也後允元降北為蘇州知府

癸巳加助餉土司木增行太僕寺卿

升刑科都鍾斗太常寺少卿

命河南巡撫趙其杰巡按凌綱防守虎牢

時北兵渡河撫按屯顧壽丘間故促往

命靖南侯藍翎功廣昌伯劉毅率兵堵顧壽與平伯高

傑守歸徐

大學士可法疏言我與虜所隔僅一河耳河長二千餘

里非各鎮兵馬齊力捍禦不能周也故高傑欲自赴關

雒而以黃得功劉良佐兵馬守却徐又知虜之乘瑕必

在開籠無如兵力不能速及何今虜已渡河則長驅而

來刻日可至禦之河以北艱難百倍兵兵在河上者月

糧僅欠若飢若寒當歲暮時每名求銀一二錢過節亦

南渡錄

卷四

三十一

不可得臣探兵如此各鎮兵可知傷心時事有洎空

今虜既南渡併力攻寇而兵力及我亦不過兩月間况

虜中傳言又有正月南侵東西並犯之說今攻和之虜

未還濟寧現集狼喂馬意豈一刻忘江北哉若非廟堂

上多發糧餉以得功良佐兵堵顧壽傑兵守歸徐大家

齊心勿分彼此臣恐江北之禍即在眼前江北危而江

南亦豈得安枕耶命依行

命吳平伯高傑提兵與提督張縉彥直抵開籠進據虎牢

仍命戶部速發糧銀接濟

初傑爭揚州時督輔可法頗為所窘後感可法忠義頗
傾心皈依而請南侯黃得功以傑往相謀猶懷疑不解
也至是傑聞李際遇降北遂致書可法云為今日計似
宜速調黃劉二黨緊防關隘則傑可以全力注徐和若
二藩悍於險遠宜徑調赴和宿防河傑量提兵直趨歸
開鼓勵中州忠義就近聯合堵虜殲寇且急圖宛維荆
襄以為根本東南一帶方可安枕又說侃之言之與書
意略同內云臣以一旅飢軍忍餒忍凍惟力是視誓欲
取捨人心再整土宇近見黃得功有疏稱介角口臣

南渡錄

卷四

三五

警若不聞但一意以君父仇恥為先誰管堵虜防河而
殺論短長為哉時提督張縉彥議與傑合而可法疏亦
云傑執開關後有賊勦賊無賊禦虜但所急需者飽騰
之穀餉耳詔從之獨得功故意猶存未肯遷往和宿為
傑後勁而東平伯劉澤清又救橫淮伍故可法調廣昌
伯劉良佐當之其調劑亦云若矣

甲子監軍金事秘廷蘇力辭却銜允之命以參政管運義

監軍督澳兵辦賊

升尚寶司丞知之鄰應天府丞

御史節瑜疏劾原任鳳督張如鼎報聞
命東省諸臣慕義來歸者吏部量才叙用
從御史凌嗣言也

雷命諸臣修省

命督缺差官不許下縣催糧有司亦不許擅予候解部始
欵積蠶

時各鎮請餉不款以催差為名沿途截劫故命禁之
乙未降革職四川右布政王夢錫一級用

夢錫 先帝時以糾多駐革職後輕議者吏部尚書張

南渡錄

卷四

三六

搜覓女成也

太常寺卿葛寅亮疏言慈會漢唐之法命部院速議行
既言神廟時甲科官盡皆自飭鮮計路遺鄉科亦多自
愛惟他途之哀朽汗下或然今甲科中比之而是司帶
者出納皆有扣剋勒欺者甚重多以賄成即掄才之任
交易若市而地居請要又或借潤於居間源之不清流
於何潔凡為外臣無不括民脂一遂進取故打楊控括
之下富則破家析產貧則貼婦賣兒怨讟交騰大法小
庶之風蕩然矣國法非不知而同氣相引儼然視列清

華揚之自喜即敗露歸林廣田因美宮室足娛一生人亦競艷之彼視庶吏可為而不可為者更自愉快得計而寧復顧國恤也故貪者必宜其之重典雖款務悉嚴逆若壞法雖重即宜藉沒家資并喪其所自有慈值軍需告急民力惟艱免加派之煩苛以此相抵實大有裨於國用至於庶官節介性植取與必嚴周士君子持身之道宜爾然耕藉黜祀室人交詢勉以自立殊難故養庶之道自古不廢乃今俸薪折銷鈔業已甚薄且窮子不給而又搜括無餘地捐助有多端在貪者僅出餘費

南渡錄

卷四

三十七

愈得藉口以恣其貪庶者至損生計莫能資生以成其庶要惟天秉忠誠者清之不濁而世多中人轉相劫安望天下皆庶官哉是必悉反乎此即俸薪之折勢難遠漫亦宜量酌以有待 聖祖於選官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者為令曰以養庶奉公無漁民也而於貪者必嚴法不宥令追贖所得不但有資充餉亦可優厚夫庶吏抑揚之間所關風勵非小矣

授雄陽氏李承統錦衣衛指揮僉事

刑部尚書解學龍所以從逆六案上無請停刑俱允之

南渡錄 卷四

學龍既奉前旨將所殺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惟六等湯同春等以候選小臣受偽無極仍始原擬既未請停刑蓋為時亨與鍾繼須更死也與閣臣鐸密商既上批允有詳慎平允之褒待士莫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已怒會訊僧大悲獄既大誠與張投楊維垣等言且既當有此學龍遂移病大誠入士吳暴多微服小與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誠執屬聽乘機中之有以也

南渡錄

卷四

三十八

華雷曜龍方拱乾吳履中等職工科都李傳疏陳新政命申飭行清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改元換號與天下更數則願皇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無後以南朝天子自况也昔我 高皇定湯金陵囊括南北所手勸屏間且晚吟哦者惟南朝天子愛風流為戒臣願 皇上力追高皇共勤斯戒無以賞花釣魚遷後宋宗太平之盛且以卧薪茹胆時存越王辛若之心異日恢復功成與高皇開創並謂金陵有兩聖人焉皆起東南而有西

七〇一

北殿功懋哉雖然僕受生不云乎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萃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痛味斯言也非羣臣責而誰責哉夫責諸臣以平奴盜寇猶曰斯事重大耳若責以賄賂無憚情而無拘水火玄黃無過越唯範、整綱飭紀信賞必得則又誰不能况乎王猶天也乃甫經申後忽爾弁髦如監軍監紀不宜濫設則有飭而趨請如故希塵不宜濫乞則有飭而封進如故賞功酬勞已極優厚不宜再三請乞則又有飭而上自勳戚重臣下及獲隨末負干冒無厭如

南漢錄

卷四

三十九

弊蹟耶抗抗取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近臣如此何以責外臣若尤而效之視為固然則為一奴寇揚塵中外並急而呼兵、不應呼餉、不應呼將若士又不應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蓋以崇禎十七年為草創之初則收拾人心一大机括也步太急則躓故當以寬容并包者予天下以風和露濡之象所謂人言我憤、後人當思我憤、者以此以知光元年為中興之始則又整頓人心一大机括也水太濡則玩故當以震辟奮迅者示天下以雷轟電掣之象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以

與既奉命通行申飭

鎮北提兵詎定即叛殺吳平伯高傑於睢州初定國又據睢州意俾他往會河南提兵王之綱開鎮歸德內不自安有言其送子渡河招北兵南渡者通傑至歸德款以威攝定國招之會不應復約撫臣趙其杰按臣陳潛夫等往睢定國始卸迎時其杰以為不可入城傑與定國親馬入酌飲約定國十六日離睢又取塘報通唐送子事示定國定國愈疑無離睢意傑促之怒遂於十二夜伏兵放砲大呼縉彥與其杰等皆倉皇走

南漢錄

卷四

四

惟傑臥未起推至定國所殺殺先是傑以定國將離睢盡發兵駐睢開封存者內兵數十人而已定國先多覓枝選四斃侍傑而以二枝偶一丁寢及砲發一丁已為二枝擊竟斃次日傑部下攻城老弱無子遺定國走降北傑為人深毒楊民間其死皆稱快然此行志甚銳哉有惜其死者
戊戌補原任御史李瑞和貴州道
先是瑞和為死難左都李邦華糾劾職以按浙不簡也升吏部主事葉廷秀光祿寺少卿

內臣高起潛請開丹陽練湖酌允行

謂開之為田可變價五萬兩

庚子升兵科左錢增利科都給事中

癸卯命法內地監紀贊畫等官與偕名加級各式弁從誠

意伯劉孔昭言也

復已故閣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思誠原官

工科都李清祖也丘志充私賄崔呈秀為緣禍致削奪

追贖兩僕一死一戍猶坐閣臣故罪復

誠意伯劉孔昭疏糾御史王孫善判憲章命部院看議

南渡錄

卷四

甲

先回御史陳良弼等言以定策加銜獨源善目病不與

自辨決計臥聞者嗟向陽再憲章以巡閱南歸得還原

官而山東巡按余日新先下獄故孔昭兩糾之然情同

法與不止憲章而孫善則以糾償糾也

以大工成錫輔臣可法士英錄應熊銀幣予工部尚書何

應瑞等內臣歸贊周武臣馮可宗等賞臣庶有差

文臣得廢者工部尚書侍郎三人俱入監內臣庶錦衣

指揮者歸贊周一人同知者盧允德等九人僉事者喬

尚等八人千戶者李國輔一人百戶者孟國泰等三人

甲辰命刑三朝要典

原任編修吳孔嘉疏言要典一書史臣持論甚正後在

呈秀無端附和增入一疏貽玷簡編乞行刪正允之

議起用原任戶部侍郎救之散既而罷之

之尋為戶部侍郎時曾薦錢益等冀取容門不復為

吏科都章正宸厥薄抄卷之至是魚緣御史隱振黃

耳與疏薦求起用終以見惡劉澤清故廢後仕北為戶

部主事升常州知府又澤清惡得其正者

起升原任山東參議張時賜尚書司丞

南渡錄

卷四

甲

阮大誠同籍也

起升原任右布政馬思理為左通政

思理先為右通政坐徐仲吉救黃道周下獄至是起復

北兵破福建思理自縊死

廢內臣張師孔任世傳交千戶

以乞憐後得之

命吏部侍郎蔡奕璣以原官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初奕璣抵任時上既自辨內言臣向者偶激風風則曾奉

及禮臣錢謙益今謙益休：雅量盡釋持蠲引臣共濟

方深愧嘆為不可及臣聞何心致留成念然當日力辨
奕琛致以受吳中序時相加恭實熟益也人而西之至
是入國時誠意自劉孔昭等故後因初徐中山王為中
書右丞相例入國以與論交詳而止

准禮部方侍郎謝德濟終奏

德濟母逝九旬懇請免之

乙巳降深陽知縣李思模五級

時定納贖赴考童生以三兩為率思模言本縣童生大

半赤貧坐阻格降

南渡錄

卷四

四

升大理右寺副丞淳大僕寺丞

淳崇被時為工科以累請

贈原任登萊巡撫陳應元右都御史一子

先應元子乞廢不許至是以黃綠深明旨無蒙類此

贈刑死御史馮登恒太僕寺少卿主事郭逢吉太僕寺丞

子祭廢子

賜兵部侍郎阮大鍼塔衣

以黃國琦為兵部主事仍監軍

時充為事官之命方新也適有此授

五切

丙午戶科吳道疏陳體元新政五事命之

一曰詔旨不可不信朝廷之有絲綫所以彰示臣民俾

知所遵守通事變備出聞多前受懸殊用人之逆君

慎而繼繼德逆之典初嚴而終寬恭陳乞矣而於功誦

寬皆章示上重厚賞矣而詭廢乞封者望以督鎮帥屢

責進取而逆逆不萌軍需頻督轉輸而唐祭如故款期

盡一宜重王言臣謂自甲申五月以來新給美政宜勅

該衙門恭加詳訂舉一切大事有因治要者絕去二三

炳番史冊今受凡奉明旨務保上作下應內外永遠一

南渡錄

卷四

四

曰人才不可不核人才為治道所從出頃者典籍無稽

錢神有經人多羅治初仕輒其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

增監紀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薦擢

日廣故事日勤果盡從君父封疆起見臣請自今以

往求才務寬而用才務嚴寧重嚴于始進毋致追恨於

饋轉一日選材不可不嚴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

唐之節度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選益備之者豫耳請自

今嚴飭中外蓬華之彥非簡於之略弗講辟舉之選非

軍旅之才弗登技勇騎射賢講求無人不奮於威武

此其格心好詳
極低心多切

無刺不激於同仇過材不可勝用矣一日因法不可不
 仰人心所以不壞類有分詛維之法紀振之頃背主附
 逆之徒即盡膏斧鑿所不足惜今聖明紀綱既垂法外
 之仁臣恐此輩輩金劔案行於不足漸不可長亟請嚴
 飭禁止即從前計典處分其誣議輕者猶可輸收而大
 貪大酷斷不可開登進之階一曰言責不可不明祖宗
 設官外有六曹內有六垣俾表裡相維大小相制是故
 糾彈之外復有抄參豈六曹蔑視封版而可稱法體乎
 臣請勅下該衙門率遵祖制重言責即以銜官守更祈
 南渡錄 卷四 甲五

此據閣為抄參
 糾官抄參法
 糾則何謂
 身未為注

此時者也夫冠不可玩罪在必罰故不就職法在必斃
 然淮陰之略不世出惟陽之節難責人臣以為帝王御
 人以誠謀貴為金責寧尚以勤賊必務寧尚以勤使居
 者行者預有三日之畏責四鎮以禦慶必使四鎮戰守
 實有可恃尚者有以應手北者自不進而南此須廟堂
 實之打算不可一着鬆暇今者履端受賀人以為祥手
 稱觴之日 皇上當以為臥薪嘗膽之日乞痛念天恥
 未泯以周宣之末典問夜為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
 觥之戲為可戒土木之役得已者已之浮深之費可省
 南渡錄 卷四 甲六

者省之更乞勅諸臣亦痛念天恥未泯後私聞而回王
 仇以伐木之和平為可法以角弓之相怨為可戒臣每
 嘆三十年來口為三紫易血物不已前此諸臣當分
 任其過若要典一書久荷 先帝時旨焚毀諸臣即非
 肩附登極之人何必復尋崔魏殺人之書臣請書未進
 亟假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吳從古亦多異同昔
 平勃迎立漢文功在漢室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
 策秦即功在唐室不聞攻擊魏徵之非同其君然連大
 度亦大臣公忠善謀贊其美臣請秉此春和布政丹

下寬大維新之說解同廉入之綱節草野株累之藤
上俞其言惟要典不允

御史李長春既言南運與北運不同請改漕糧為民運仍
減免費以裕軍餉命戶部奏議

兵部請廢死難左副都統和隆阿世廢命再議

旨言錦衣世廢原酬軍功監廢者比之乃獨斯狗同一
臣可慨也

革刑部尚書那蘇圖職以保國公宋國那蘇圖糾其庇逆故
也

南渡錄 卷四 四

國語言 先帝大慶定殉社稷則凡我臣子即當共殉

若沒甘汗為命不但忍 先帝更化 皇上是李賊同

賊而從賊之臣亦賊也既已為賊矣又安分差等哉即

強以六等分之二亦皆失當如爾虜諸臣姑暫免收擊限

三年定奪是矣其第一等現在從逆者只云俟解獲正

法不言收擊豈從逆之罪轉出爾虜下抑姑留逆孽為

彼交通地也此失刑者一二等仍擬緩決如光時亨同

鍾獻下江南安凱首功易曾為馮史之待而仍以緩死

之何待二賊厚而於 先帝薄也此失刑者二三等

疏出種惟此于
其子律心可
畏爾有賊得
也

擬贖云只欠一死非有他暇如項煜故為李賊之管
仲魏徵是以子糾建成視 先帝矣而云無他賜可乎

侯恂既負有封疆從逆二罪即宜加等而反以后罪略
前罪是乎偽轉為滅死之路矣且贖成如宋學顯等或

足服系若劫賊之累兆陽何亦僅處此款豈錢神有靈

可使中興無法耶此失刑者四至存疑另議一項內開
癸未庚吉士應付考功核別奏奪據部既前云何瑞發

受偽命可知即有一二從他官改授者与原官何別豈
猶欲降調用之取徒開俸門使濟之臣工与李賊偽官

南渡錄 卷四 四

同朝辱莫大焉此失刑者五知已奉旨錄用若果其現

膺事任尚可以從發責之如巧立名目今姑為免死之

罪發且為然灰之孫野心滑跪正未可保也失刑者六

六毋亦見彼保救偽節度使武懷素未嘗不儼然風紀

之堂亦未嘗一挂糾彈之口逆敢冒請議為之政使屢

旨詰責忽化褒嘉承換日移天可憤可駭時河南等道

御史張孫振劉光斗等亦言 先帝死社稷此千古未

有舉國起首望天司寇孫此三尺先誅內賊後討外賊

為新朝與復先聲乃推諉半年魚緣百計人：出脫語

語游移當時請降勅進開城獻策受偽分符提兵追餉
種：罪狀一筆抹殺借口在虜者以為聲援即膠獎寬
歸者以為效順要知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原非棄
賊而來按學龍云只欠一死實無他歎夫從賊之賜何
賜也而尚存甚為若乎學龍為此語真別有肺腑者也
按學龍云正法南還何以處未歸而降北者嗟：虜寇
豈終不戢乎方將尺組繫頸戮之聞下海魂暫假何必
借之比例學龍為此語何其甚天朝而小視中國也據
學龍云或可不絕其歸漢之途此輩當年在朝重今日

南渡錄 卷四 畢九

在虜亦不足為虜重絕之不来正是投界有北學龍為
此語何与若輩懲：也先是度利國交錄之吳和策已
隱然為從賊諸人留一地步嗣後援引唐蒙六等定罪
故事殊不思唐蒙六等為有君在故寬臣以不死今
先帝何在夫從逆之罪至無等也祇有謀之上可加並
無誅之下可減乃議戍議杖議贖簡極重雖掩無
法出脫卷則姓名虜中擇在賊不殺無法解免卷則緩
決歲月據學龍云御歷改元春和祥集為且停刑據不
思昨年 先帝遇難正赤月也為時幾何而學龍遽忘

之乎按學龍云金作贖刑先是失陷封疆者許以納金
不死已輕素去江山矣今又欲納金許從賊者以不死
不死亦非祖宗之法輕賣去乎嗟：賊在封疆猶可言
也賊在朝堂不可言也司寇何官乃以包天之賂恣意
舞文飾按何地乃以障天之手段心同上昔黃道周於
狀毋逆子詢其文章義氣今學龍愛無君亂臣惜其遺
遂不傷何聲氣連而謀論合也臣等誓不与賊俱坐豈
甘与黨從賊之學龍同列乞勅部院九卿科道從公速
鞫皆俞之時諸臣欲去部雖經又欲去問臣得尚書黃

南渡錄 卷四 畢十

道周改正題与借題並行同弼疏則副都揚維垣代草
而河南等道疏則府丞却之麟代草也惟吏科張希夏
糾疏謂從逆為中書朱統綱所糾得旨姑不完
復吏部主事亦省鉅原官
省鉅崇禎時以選事為廢校羅織自盡其妻亦同死
皆寬之
車駕迎皇考御容從大明門入百官朝服侍班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
詹原任大學士丁紹斌宋用祚各一子

紹祚為內閣學士與同官馮銜挾私怨寃殺經畧熊廷弼至今恨之

起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沾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為選沾地也時掌道張孫振貪橫目無堂官文致直達吏部或初沾既糾以一去爭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丁未御史沈登鑑薦原任給事胡同壽他仁積原任都御史徐殿臣等章下吏部

高以請建懿安皇后坊殿臣皆例推先是銓司

南渡錄

卷四

五十一

以沒原官擬原任吏部徐石麟命沒之

命吏部錄用原任山東巡撫郭景昂

即曩昔所謂朕在藩邸聞而惡之者乃知非 上意實

同即閣臣釋票也景昌沒以薦赴北降官參政

給御史加太僕少卿張勳擬二代詰命

舊例現任加銜升任即係孫振以御史加僕少沒援登

極恩列以三品服供職至是又燬封二代功司無敢敢

者

升太常寺卿葛寅亮大理寺卿

華升任糧道陳亨職臬書後李繼雲七人俱沒其家

餉務主事蘇親生疏亨守松江面銀不詳書役等作奸故也戶部尚書張有譽言續雲等未經鞫問豈無差別戶科吳道亦言陳亨仁心潔履又孚民望請虛公勅明勿以一青輕棄不聽

戊申科科都稅增流劫張繼彥時被賊劫等命之

既言法不嚴則無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法不嚴且平則又無以藉亂臣賊子之舌若身任中樞全城與殉難俱虧之張繼彥殉街列司馬身厲言官先後降賊之時敏

南渡錄

卷四

五十一

蘇京尉名桂臺者夫中樞何任諫官何職若蒙面觀顏

不立賜號亦則謂逆方蒙頭在是就訊公庭而此數人

或高牙大纛或紆紫揚赤羽作山頭望廷尉彼何以服

乞 皇上大震建懲勅下法司務將從逆諸犯確嚴

訊至張繼彥等急須感奮圖功為贖罪誅倘復悠游玩

愒以致賊寇披猖貽君父憂則兩罪並論立膏斧鑕所

當并勒法司明列案末以觀其後功成則宥罪功不成

則正法可也既奏得旨使過諸臣如無實效自有大法

督師大學士可法以弘光初元請敬天法祖任賢使能節

用愛人勤政謀學以資廓清嘉納之

已酉改工部主事熊人霖於吏部

人霖原任南兵部尚書明選子也先任義烏令計處計

慶得為銓部始此

脩興宗陵

內臣移文工部請易綠瓦為黃故議脩

唐成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清任跪下即議

時八座之間多有乘白院內所云向人咲語勉為鼓掌

搖唇歸對妻孥不覺筋疲力憊人云既在班行之上雞

南渡錄

卷四

五十三

皮鵠而鴉子同行將見田野之中扶顛持危接踵而至

皆實錄也

贈南工部右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詹子

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者遵祖制騎馬坐轎斗

牛非奉仗賜不許借用其途次應迴避衙門俱如舊制行

有頑冥僭越的奏治

卒實監軍侍講衛從文請罷設江北督師

既言既有督師又有提督提督一柄三操不若去督師

史可法尚用高起潛為提督或用提督王永吉令督師

還朝又言奏歸彥為唐亦也渡河而南兵馬無幾宜另

加監軍侍講衛從文兵部右侍郎提督高傑所部經略關

歸防勦軍務

准戎政尚書和即歸省侍郎李希沆代署京營

贈遼東巡撫丘禾若右副都御史山永巡撫馮任右都御

史子詹祭吳有差

二月甲寅朔時刑死主事即逢前太僕寺卿子祭不准廢

命北京錦衣衛各官逃回求改而者曾否從賊不得乾題

南渡錄

卷四

五十四

允內臣田成跪進淑女於嘉興紹興二府

乙卯命改思宗廟號并議東宮二王諡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跪言臣記泰昌初擬神宗曰恭宗

以恭之取名美耳但晉隋諸恭帝皆以遜位而諡則

美反為疵易恭而神變之正也若思之為諡亦晉人諡

亡國則禪恭一尊廟一奠明異行同號雖美亦疵乞勅

部酌議或易廟號或以烈為廟號而諡則另議若謂明

詔既頒難於中改則何不乘此東宮二王將議成服時

而以更議先帝廟號恭并議東宮二王諡然後同詔

海內矯正前議盛舉亦往例也允之

命京營整理兵馬親統六師討西討

丙辰升工部都李濟大理寺丞

升大僕卿王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高斗樞

另用

以斗樞在國城不能遷出也

升加銜文選司郎中鄭應賓為太常寺卿

時兵部侍郎阮大鍼意氣軒昂後抗銜政門如市輔臣

士莫稍和然亦以銜部為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往補推

南渡錄

卷四

辛五

知者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缺者

重以應賓官帶外特二人為榜壁吏部尚書張捷畫

題而已或夜榜大鐵門曰聞賊無門正馬橫行天下元

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其為人惡若此應賓以郎中加

銜帶少不實補而越升非舊典也

補原任南御史徐應陽陝西道御史陳以礪河南道

復陽以瑞為御史時曾連糾門戶致累：刑奪人皆尤

之

浙江巡撫御史李挺疏糾運使梁紹益命會同撫按察奏

挺巡撫兩浙需求無厭括孟勳票不與挺怒投書役括

孟入見大問幾飽以奉挺錯愕避之既糾括孟貪挺亦

尋為兵科錢源糾人皆快之獨學道張孫振不悅

謚桂王曰瑞

命宣諭輔臣王鏊入閣

鏊當去輔高善在位持內傳與嚴銜甚力又力言蔡奕

琛張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曰吾等：自

琳別此集傳不則沒既耳誓不與周延儒溫體仁輩以

貪奸貽咎也及奕琛等乘捷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從

南渡錄

卷四

辛六

為公既所指摘御史劉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待已一日

三往見然詞停於內既方留中旋宣諭入閣鏊書筆俱

工為人樂易可親凡票諸臣既皆爾之一日去補善曰

廣從容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鏊大怒曰書言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亦內臣耶是日請既票

爾者尤多

丁巳復吏部尚書張捷子伯嚴原官

伯嚴崇禎時為通政司經歷借買禁器緣投故重與至

是因楊維垣言沒

命原任山西會事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尚寶司丞周瑞豹
本司少卿

行人叔統鐵既政江西巡按周燦并及善口應物廷麟等
不問

先是統領訛糾曰唐率及燦、既辨訛統領為誤夫吳
諤統領怒言曰唐誣聖德有七不可又為九十七臣中
之不花押者何云諤人言廷麟集兵謀為不軌一以熊
文舉在唐可以擊殺一以曰唐在上左右可以內應一
以燦為江右巡按無敢發伏其語無賴得旨不究

南渡錄

卷四

五十七

復原任編修吳孔嘉原官

孔嘉父為族人吳養春所害故借魏忠賢以報殺挂逆
案論者以此原之

淮原任湖廣巡撫王揚基冠帶閑住

贈南祭酒許士柔少詹詹一子

戊午升工部右侍郎高傑刑部尚書轉吏部右侍郎際暨
左侍郎改戶部右侍郎王志道吏部右侍郎加兵部左侍
郎阮大鍼本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巡閱江
防

一編家商性

修善冷街

升禮部郎中吳本泰尚寶司丞

吏科右陳燕翼既陳中興大義從之

既言臣伏見數月以來際競成風庶恥道喪士大夫輩
但以得官為榮而不以失義為辱終冠進賢即希華要
既府民社復溫京衛監司之遷轉如流危疆之督撫連
換費盡監紀幾半天下而兵騎將悍所傳如故且多分
庇馬之肥天國金粟填咽巷衢而躍馬橫戈雅謝不能
祇厭長呵騎之氣北遣種匠徒道還於河上南歸臣
且祿穢於新朝書佐盡踪群臣何敢短簿尋罪撫次

南渡錄

卷四

五十八

第登壇應盡孟明曹沫無帥不破有過皆仁意喪亂之
後而人材反知和死之餘其勤忍獨甚尤可嘆者黃
麻台長忠愚開外為去亦史緒衣望江 為負同凌夷
既極長此安窮抑臣近聞卑恩溢及而滋有慨焉臣親
今日請襲請廢者章蒲公車必不肯繼毫掛欠勤廷為
彼子孫之謀則忠矣而以此勤念東宮二王慈慶實能
為人子孫黎民之保者若何移封移爵者數期取盛必
不忍一念遺德血屬德為祖父之計則周矣而即與情
一為望天壽諸陵 先帝先後廢國門朝脯之脯

物若何平生歌舞誰不憶歸之人華屋生存用道西州
之路平交下士一玉篋飯不忍忘思一刻授手不替成
說從未有十七年來身亦比肩速事之奮主一旦災難
如彼其烈而時昔三九待從思望諸臣未久已度關星
之不沒較理乃如之人負恩頑薄而尚望其殫忠畢智
事 陛下者也屈指舊恨忽已一年再逾數月漸難
提起一時賢達毋亦惟是叩門討官聚頭賈經言討
賊沒蹤而事境法亂紀譬如人家父母有難而其子弟
幼理且相與戰手澤問田庄一物不均則相與訾評究

南渡錄

卷四

五十九

詔誤以怒罵為痴哭嗚呼遠矣今奴賊相持勝負未決
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將吏不開一籌一策用間用
奇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餉二十年來用兵取道踵
襲不瘥今日在事諸臣亦須論同論異論被論此但向
西行盡取一步踏斷國運之根更向東來還寄一絲坐
繫奴酋之命中共奇男子誰沒過此不然要不免因持
活計偷取一切富貴已取跋眇相嘆庸有既乎跪奏命
即院亟行申飭

內臣李國輔請開採雲霧山命會同撫按勘奏

戶科吳廷疏言七不俱且 正統年間採故激成大盜
節茂大業宗苗之亂然勘奏如故也國輔時領勇衛營
務及奉命開採士兵以營務題投其次子署理
庚申准原任大理寺少卿唐兆恒在籍

浚北兵破福建兆恒擬開化縣嶺頭山起兵拒戰於陣
見害

升御史李長春太僕寺少卿

辛酉降平侯張拱日既糾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命自行回
奏

南渡錄

卷四

六十

維經居劾都久得民和 上知之至是府丞郭之麟延
僉院席与阮大鍼等百計謀孽適迎恭皇御容維經以
病未出越二日見朝逆峻拱日糾之有恭皇往為諸奸
謀孽維經不致親慈盛典猶去年姜曰廣張愜言不致
策立 皇上等語初問票議處云必有所顧恭御史筆
也
命成臣世襲侯伯原非典例以後不得濫請
謚楚王華全曰貞
降營將表誠一級

以縱兵裁餉也

壬戌出久推不至左給事中陳泰來等缺

時戶科右陸朗改轉左言於吏科都張希真既請出缺

有責責泰來等視望命議處內楊時化已任北李如璧

以蜀簡陞惟李汝燦不至

命故官子孫陳乞年遠無稽品望不副者不得一抗膝覆

兵部主事蔡屏周請以節制之師省兵以恭儉之規足餉

納之

發突准覆其燕封鎮遠侯

南渡錄

卷四

六十一

廢劉有錫錦衣衛千戶

以隨皇太后駕也

甲子起降原任大理寺卿葉紹顯太僕寺卿

紹顯先以京察不謹處

工科吳希哲請命百官自陳允之

時起用諸臣多老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則暗刺易應

昌等而希哲所云苟心柱性末境方饒則又為楊繼垣

郭之麟等解嘲也

起升原任吏部員外陸康稷文選司郎中

初禮部郎中吳昌時被劾吏部忘康稷同鄉先革恐以

起舊尼已逆擬外轉至是康稷既言先帝既別銓曹

時已奉旨回用特為昌時所陞遂命推補

命脩惠宗與先帝實錄

先是工科都李清言今日脩史何先惟急脩先帝之

實錄而已夫先帝歷年十七而惠廟歷載四其實錄

易編耳止緣當時珥筆諸臣操手革除於是化圖書為

家乘而子虛烏有皆徒筆端則史形致身錄其最也若

非先臣吳寬集內載形墓誌甚詳而安知從亡之說實

南渡錄

卷四

六十二

又安知從亡之數十人皆質之廢脫今日不舉先帝

實錄亟行搜緝恐滿亂不止致身錄矣且此十七年間

或黑白互誣或立黃逆戰牆壁堅於廟堂而封疆之藩

籬反瑕則逆聞之何隙以入正此為屬陳謂且早成是

錄昭示來茲俾千載後知咎有所歸而不致以故宮禾

黍為宵衣旰食之聖主咎則暴諸臣罪正以揚先帝

美也臣所知者惟舊輔府德琛精心時政富於筆記宜

令彙集成篇表送史館而此外或採聞錄或搜部遺或

廣東臺省諸諫章仍遺詞臣行人數其分省搜輯凡郡

邑故持詩名公卿副本皆宜博致疏奏即覆從之
再舉考選授林有本等科道部屬各官有差

科七人林有本沈應旦張利民韓接祖錢源徐方來莊

則敬道九人黃錫家劉表却錦畢十臣王大獲夏繼虞

郭貞一王愷張屯羅惟來集之以科善應就以道俱抑

部而十臣貞一又以部改道皆閣臣士其意也

謚皇太子慈煥曰獻慈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

更部議補行人胡麒生科負不允

麒生往附聲氣至是以原擬科負異後舊擬為戶科都

而漢錄

卷四

六十三

熊維典疏駁之逆疏訟逆案究辨故輔體溫仁誣至堂

言路不容站足時閣臣奕琛與同邑弗善也御史却錦

疏言麒生以北閣閣節革職十二載並無考校禮科恭

今蒙皇恩還行人原職乃得脫望買異稱神錄途要路

便作奴顏說美官可以戈獲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皆不察已神情若懸空魚肥既無官箴烏取跪奏命吏

部核議

乙丑浙江巡按以過總請用遊將招海兵為戰守格不許

時慮其招致流移生擾內地也過總出都多攜劣於果

監破既紳弁給以割付同知通判推官參游守把名色

許之名募受賄不替又攜家杭州出入衙門皆內戚也

命汰衛所班運城探等軍以餉銀濟軍需

丙寅淮兵部右侍郎徐人龍回籍兵科陳子龍終養

子龍初為浙官會訊蔡奕琛一案成獄是時奕琛方留

用則目逆乞侍養歸後同吏部夏允彝等起兵抗北師

及與吳勝兆謀殺緝赴水死

命視嘉慶以戶科新銜察核錢糧仍兼四品服俸

遣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而漢錄

卷四

六十四

道周臨行疏言唐室天寶之亂李郭討賊二十五日而

沒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討賊二十九日而後若建中

之難李晟渾瑊討賊則不十八日而復所以然者李晟

渾瑊用奇郭子儀鄭畋用正人心之玩愒不同盜賊之

盛衰亦異也今人心盈憤甚於往年賊勢傾靡亦逾曩

日今收東收克濟北略漳河西取應安然後問雒陽之

鐘簾歸承德之松楸上現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良難

必如臣愚得一沉鷲之將簡士三萬春報一百日出積

榆常枹東踰破車度臨胸度將兵直上藍山滄洲此間

四百里皆荒墟如升墟邑惟臨別安丘樂陽信間稍有屯聚可因粮而食走七晝夜至武空清漫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奴有哨指望宣大閉門而遁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河掃土十三陵與長安士民拭涕而觀九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克濟一下却即取漳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朕奔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岷也燕都已奠陵寢已安然後借維陽之鐘簋掃承德之松楸底定中原如循襟領而板衣帶不為勞必俟虜寇蕩平從容親變發東南以取西北

南渡錄 卷四 辛五

力殫於仰攻志衰於盡守新胆之勤不知更幾歲月乾元中和之勳猶未可異也凡用兵如藥久損則庸用將如用久久損則補以繡蓋之又付於鈍手腐柱之藥漬於下方雖庖丁俞耐無以中其法會矣念春秋二時閭巷黎老猶得登陟丘隴洒掃墳墓至於禹陵三千餘載猶蒙異朝終念寵以太牢而天壽諸陵缺然追憶往時謹從祀官絕趨瞻拜何能不悲是臣所不獲已發為東道出師收復陵寢之說也

督輔可法請高傑即將本身為提督不允

高傑死可法以傑前鋒部將李本身最請用為提督朝議未許未幾黃得功等既至云閣臣不知是何肺腑用傑部將為督目無督師矣

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還儀真 上遣內臣盧九德等諭之乃斂兵

得功叩傑不已聞其死引兵殺儀真名云條傑遺兵實殺到地也時傑寓楊諧將士數夕驚朝議恐傑部將之守關歸若顧家奔還致虜寇乘隙至遣九德等捧諭止之得功未語斂兵人以為不遠之後

南渡錄 卷四 辛六

賊劫取城為北兵所敗乘西安走襄陽

江督袁繼威既言閣為虜敗雖可喜實可恨虜未及謀我者聞在耳閣滅非江南誰事長江上下宜蚤為備

督王永吉亦言臣近聞西安已破流賊敗走漢中不勝踴躍繼又不勝憂疑也虜乘虛擊賊所向披靡其氣必勝向屢入內地未逢敵手今見國家新創半年以來未能出門一步其心必懈驕與懈皆犯兵家之忌若簡疏勁馬步一技直走關歸進窺曹單防其抄襲淮陽為正兵以統勁馬二技疾趨沂濟為奇兵電擊星馳計日而

可復二城若二城既復竟濟臨德邊成破竹軍聲一振
 青齊豪傑響應土兵民馬統視軍資遠近輻輳終解
 角攻其無傷必建奇功蓋當此內外凋敝時須破釜沉
 舟決一死關倘致動出萬全必勝之策實無此策臣不
 勝躍躍若此也若謂長河長江未必真得天塹一番挑
 激彼必速來殊不知我首虎視中原意欲併吞天下特
 與逆賊相持不暇傾巢壓境耳今西安破簡已真虜既
 入陝寇復入川宜雲秦晉東豫荆襄胡馬進退自歸前
 無所牽後無所掣全副精神總在江南敵不挑而激之
 南渡錄 卷四 三十七

能保其不投鞭而問渡哉臣不勝憂疑若此也乞勅下
 却議如當決戰使須乘此機會連飛馬步數萬倍糧
 餉分道進兵若兵馬錢糧不能應急先宜固守亦須處
 一堅牢事：看賢防江者當代防河者善畫河如長在
 便可作江上藩籬若從晉豫上流渡過開維則徐揚賴
 毫俱是平原安得有河可守司餉者當代司兵者焦勞
 士馬飽騰則戰氣百倍今長成荒原所在得腹一或饋
 決更以何兵為守昔齊人有乘勢待時之說今有勢可
 乘無時可待過此以往事交逾多日益忙亂矣初永吉

於去年十月造遊學貢以豫往京通偵探至是歸再建
 州精騎盡往征閩北直山東一帶皆單虛故永吉及之
 事竟寢
 命裁九江額餉六萬
 時閩臣士英戎政阮大鍼皆與江督袁繼成不協責繼
 成縮兵就餉額軍中偶語起繼成既爭之不得力求罷
 言朝廷既不行臣言又不放臣去臣惟有以身死封疆
 第如社稷大計何不容
 丁卯佳福建巡撫孫奇堂奉命勦賊自贖巡按陸澄源候
 南渡錄 卷四 三十八

考核調新升正唐郭之奇外任用
 明旨責其玩視地方專持小陳也之奇忽內忽外有同
 兒戲
 廢方物商榷商榷翰林院五經博士景濤酌議廢
 言清雖忠於建文然挾反犯澤得罪文皇故也
 予閩陝狗難諸臣廢益
 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
 南知縣楊照商榷則道臣黃世清蒲城之知縣朱一統榆
 林則又布政都任中却知縣朱新楚原任提兵尤世威

侯拱極侯世祿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原任副
 將尤翌文常懷德李登龍發揚明見任副將惠顯滿
 國俊李國奇原任進擊孫貴尤泰昆見任進擊姬維新
 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經國原任守備白煥衡李宗
 叙見任守備左勉惠浙賀天雷楊政瑞掌印指揮李文
 焜等慶陽則道臣段沒與知府董璋商州鄉官則原任
 吏部尚書南企仲誥封副都御史朱崇德原任巡撫焦
 源清焦原濟山東巡撫王道純山西參政田時震禮部
 主事南君業蒲州鄉官則原任磁州道祝萬齡慶陽鄉
 南渡錄 卷四 二十九

官則原任太常少卿麻姑成寧縣舉人則朱詠聚內都
 任尤世威閩門皆繼而朱新起一未配妻亦投繯死惟
 榆林以力抗關逆為所忿城破自指揮千百戶及士民
 死者數萬人皆不可考矣先是御史霍達於崇禎末奉
 旨未及覆至是再請故卿

甘肅巡撫湯道銜兵部右侍郎加子遇世錦衣衛指揮
 會事

云勳虜功

勳禮部尚書極錫時致仕

御史張孫振既其居官狼藉持議偏僻也內云溫體仁
 在政地正色小心七年如一日 先帝御謚文忠而錫
 時輒投逆刺逢迎門戶彼行與益終者莫若矯誣三朝
 之孫慎行而錫時何不一取耶耶即忍心杖母孫慎行
 引入詞館起用一日聯舟並進震孟結為死友倡和呼
 招獨體仁獨發功在綱常便可名曰忠乃錫時于節節
 之死友則特諡之而為 先帝執法之臣則削之何也
 乞將錫時斥職削去謚諡後選體仁諡既奏勳錫時致
 仕錫時先以署任有議為章正宸庶汝霖糾至是又為
 南渡錄 卷四 三十

孫振與何綸糾而攻夾攻一人而已

轉姚思孝大理寺左少卿升太常少卿沈流培右少卿
 復監督勳寇太監劉元斌司禮太監王裕民原職與蔡英
 詹弟任一人為錦衣衛指揮會事

元斌與盧九德嘗督黃得功勳寇江北又勳李青山於
 山東頗有功御史王孫善嘗為州守及選御史勳其所
 部滿掠 先帝命逮之既既辨孫善漫言風未下科試
 何孫知應有滿洩禁中語者時 上方怒滿傳邊報乃
 并裕民下獄死西市至是復

戊辰予北使兵部右侍郎如恐第母陳氏即與准錄用原任吏部員外左懋泰

時懋泰至授官懋泰誓死不許國守愈密未幾又欲

取懋泰至授官懋泰誓死不許國守愈密未幾又欲

督輔可法為請母即與兼錄用懋泰從之懋泰當關逆

破京師不能死懋泰卒抗節死於北

予原任刑部右侍郎陳以聞祭葬

以聞 先帝時察度為民

准常沅襲封上饒王

南渡錄 卷四

淮御史李稷在籍養病

稷見時事日非故決意不出人服其先識

已已沒原任御史李嗣京原官

嗣京先為吳昌時所併被糾議處

河南巡撫趙其杰乞休不許

責其以道臣簡用官至部堂一味諂媚也

庚午加兵部員外取章光尚寶司卿

原任山西巡撫如杞子

命更議皇考恭皇帝謚從太常少卿張元始言也

元始以恭為諱禪王謚請改共

辛未命有以縉紳士民家產獻納鎮將及宗藩勳戚等家

者立正大法

以高傑勒詐撫臣朱一馮故禁之

以左諭總沈延嘉兼洗馬管司經局升簡討賴垓右中允

原任廣吉士張致編修

星崇禎時以累闕佳後降北為進符道

子東平侯劉澤清弟添清諡武節仍加祭

源清戰死

南渡錄 卷四

壬申禮部尚書錢謙益疏修國史

疏言萬厯中閣臣陳于陞請修全史用局纂修旋即報

罷大抵官多則拜除不一人衆則考要難稽文雜則貫

串無緣古人所以有白頭汗青之嘆也臣壯歲登朝

心史事三十餘年楊花討論差有端緒昔宋臣司馬光

編修歷代通鑑以衰疾乞就冗官前後所任聽以書局

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卒能成書臣願比光例即家

用原或書或徑進或按期繳納仍聽閣臣總裁改定奉

詔頒行疏奏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謙益博覽群書尤

精史學搜羅考抗極苦心人亦以此服之後因史

稿盡付絳雲焚一炬殊可惜也

復已故剛住太僕少卿徐景漁原官

天啟時景漁為御史以首取三案例轉時給事中王志

道獨是其言具疏救之後挂逆案緣此

起戶部左侍郎吳光義原官管右侍郎事起鳳督朱大典

兵部右侍郎升左食都易應昌工部右侍郎

光義薨而溫為鎮臣勒助餉所苦故謀起以避之

升蘇松副使陳洪諡太僕寺少卿廣東會事晏休尚寶司

南渡錄

卷四

七十三

少卿

洪謚為守與松守方岳齊名今始升

予錦衣衛劉傍祭葬

傍天啟年掌衛以議獄不肯媚瑞至是以糾黃耐故得

優卹

癸酉升工科左李維繼本科都給事中

淮兵部尚書管左侍郎練國事解任尋卒於京

國事方正有持操與魏國公徐和基先後卒幸也

撤高傑兵回命廣昌伯劉良佐赴防歸德提監高起潛駐

揚州

保國公叔國政既糾原任淮督哈振飛命却院看議後

振飛督淮時聞逆方燕上烏舟河干不納矢石載逆叩

之通政使楊維垣久戍淮安振飛其梓里待略亦不快

至是國弼糾其不法且許振飛鳳陽天子氣一語未幾

行人朱統鎮復糾之俱命看議蓋迎合也

日月赤占者以為兵氣

戶科吳道流陳吏治五患請嚴行查飭允之

甲戌進輔臣蔡奕琛文淵閣大學士徐子給誥命

南渡錄

卷四

七十四

賜吳士奇工部右侍郎免廢

授錦衣衛千戶趙祥持樺子孫世襲千戶

以舊勞也

乙亥進封皇弟由榮顯王益冲

御史袁和勳訛罪三案命已之

首及已故王之案孫煥行楊澆左光斗現存吳姓鄭三

俊等致勅却院正罪徐附和諸人一併看議未及袁魁

成謂其公然祖述倒身怙逆罪甚無將應與案內諸奸

並究得有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問臣士英

以同樞事詔令往浙因輔見升臣狀既請止其行不聽
後贊周見京城不守自縊死

工部都李維樾請早建太廟命工部議行

命止澹黔入授兵

以乞餉故

削宗室監記朱慈徽朱由菽為民

以其說却衙疆入京巧營也

寧南侯左良玉既救江督袁繼咸并言要典且焚諭解之

初繼咸以江上兵薄鄭鴻逵兵艇不還須更造檄九江

南渡錄

卷四

七十七

道蒙士彥於江流截買士彥家蕪湖與諸商艦繳檄不

肯買繼咸以令不行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昂亦

劾繼咸且謂繼咸股弁胡以寧勸良玉立他宗良玉亦

從蓋欲問督鎮交良玉先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畏乃

既辨并明與繼咸無隙孰耳昂受指使末又云臣讀即

報未見兵何如強餉如何理惟曰門戶曰三案曰要典

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先帝焚要典而亂臣

賊子亦懼時攻繼咸者遂謂與良玉偕和脅制朝廷矣

繼咸力說士彥屢疏不休議者亦病其氣盛

戊寅禮部主事吳景憲請開館設局纂修三朝實錄命之
其說祖三朝要典附時趨也

閩賊李自成兵至承天

御史周昌晉補糾漏察楊汝成宋之純曹溶等命法司并

殺

汝成以左都李沾至戚故免議糾汝成意在沾也

癸卯改浙江巡按致選賊於江北江北巡按何倫於浙江

過颶至浙江糧紳弁兵以干計橫甚強市於民之愆之

輒右兵象念群噪署前過颶出兵槍殺死者七十餘人

南渡錄

卷四

七十八

事聞吏科林有本既糾過颶不法狀請逮治士英稟告

與紛互詞竟不之罪也過颶後降北為漳州道

准張承志襲封忠安伯

命戶部未完錢糧仍責成撫按不得濫委問曹以滋騷擾

命侯張拱日左府孫繼城方府印文堯前府各本會書

庚辰禮部失印署印侍郎管紹寧具疏請罪

御史孫振振請改元考察下部院察例具奏

時東林列任藉者已同抱蔓惟在籍未履雖京察有期

不及待也孫振振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遷劉光斗

表和勳以資深不得皆恨大約首除異已繼歸中立終則自相歸咎矣

起升例轉御史熊化太僕寺少卿

化萬歷間以察度王之案例轉累升至參政皆不赴

命逆案無得濫雪從誠意伯劉孔昭言也

孔昭言瑞案昭雪為陰行贊原無實迹者言之平若獻

媚有據豈應翻案從之

准戶科羅敷敷在籍養病

後北兵入江西萬象与原任左都鍾煥等五人至南京

凌錄

米四

七十九

皆自誇為孫之辨所為惡洪承疇入朝尋勒回職考皆

蓋之

補用住兵科左虞廷陞吏科左給事中

廷陞逆瑞時有要與阮成紛囂且息一既挽救良苦尋

被瑞削奪且既糾孫居相而逆案中誤謂糾趙南星尤

枉至是雪

壬午晉首輔士英太保鐸少傅加署職方王期昇太僕寺

卿負外朕章光尚寶司卿徐內外郎科官加級有差

以舊降賊渠程繼孔也

小字

命却院看議左僉都御史保固公來國難糾其庇逆也

初維經署大理寺刑部以偽防禦使武德招送初未

解審也次日跪上維經跪救之至是因言情受偽命

偽印偽牌票何務何疑維經救中已自吐未審何以

懸斷無死法且一則曰可乎再則曰可乎把持要執直

辨其不可也又謂防禦使印當同甘受與否濟命之女

已出奔矣又何問其甘與否執法之官甘心庇逆乞

同情建訊命看議

起升廣東僉事水佳胤尚寶司承

凌錄

米四

十

佳胤以訟逆案連察故御史也

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加趙氏懷太子太保詹一子世錦衣衛百戶

命從逆各犯及雷續祚一案着法司速行訊結從吏科林

有本言也

既言續祚不孝不忠且早付一決

南渡錄卷之四終

南渡錄卷之五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部都給事中臣李

三月甲申朔上御經筵

命勘議吏部丞事張初蔡文德與御史徐復陽所糾也

兩人以南渡革創從讀禮中補銓曹然未抵任非其罪

也吏部復二人俱降調允之後北破松江允棄投水死

命看議御史陳潛夫

吏科林有本言彭遇聽藉持斧之勢作蛇豕主盟其出

都也舢艦接於河于其入浙也妻子頌於境上一犖金

南渡錄

卷五

而入幕即有兄弟之稱凡給劄而橫行盡為盜賊之狀

近有自浙來者述其滿省北將遍地劄并或寄食碗紙

或派餉巨室明吞暗劫輒云親屬更可異者去冬有富

強不費兵餉一疏題荐至四十七人歷來不明踪跡說

秘且四十七人外更扶三千飢薦以資四十七之擇人

餓約浙民幾何堪此茶毒宜乎以變告也若陳潛夫以

推官入賀營改巡方今又卸肩回道旋丁父艱半年司

李儼然請禮侍御當日之驟改或莫其收拾西河耳今

致安在疏奏止命陳潛夫看議遇阻不及也

命議諸陵忌祭

時諸陵帝后忌祭皆設孝陵人常少卿張元始言本陵

正祭僅八而諸陵望祭至五十有一前饌未撤後期雖

至縱橫隧道之上非所以嚴昭事也謂凡遇忌辰宜祇

降牲醴致祭於奉先殿惟遇五節則總設一壇附祭諸

帝后于孝陵從之

御史劉光弼補糾漏集吳邦臣并及陳名夏方允昌等命

一併提問光弼已出沒洋科人可錄

疏言諸臣再迎西旂族喚比韓數月而兩易冠裳一身

南渡錄

卷五

而三呈願頰前途如此後效可知豈宜予以錄用至漏

逆吳邦臣等宜勒諸臣各提確知補贖入告陳名夏竄

迹他鄉方允昌逍遙故土若縱而不緝何以服在繫之

心疏奏允之

御史袁廷敷疏雪傅樞高捷史並陳殿張文郁等

並按淮揚貪死獄沒產殿文郁俱乞部主政以三殿工

起推部堂京卿故言云不得輕議若樞連糾左光斗魏

大中寺雖驟然糾狎邪汪文言自快人意况以糾逆留

故致服閣後終瑞世不出何云逆案吏部尚書張復每

聲其枉然不啓亦不雪或曰先註楊維垣糾惹弗許也
原任太學士李標卒

陞史科部郎中兼太常寺少卿御史周昌晉太僕寺少卿
布夏後謀北刑科左以被糾不果死

陞兵科左叢志儒禮科部給事中

志儒後陞北為安慶道

乙酉升通政使楊繼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僧大悲伏誅

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頗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服之

南漢錄 卷五 三

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御史高允茲未例轉時曾既言大

悲一案其狀似癩似狂其言如夢如嚙先帝必無十

二年封齊王之文杜王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且藩

封貴重寺人賜塞招內潞王下位迎接與李承奉之叩

首陪坐政不知有風影與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存

宮詹卿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或

命潞藩與李承奉並紹芳諸人明白回奏以釋群疑或

三審既明即使正法了此案尤見 皇上定斷不惑

葛藤不斬予蛇自起一波未平一波復作起桐封之危

此為多有
多疑

一領一杆予存
之義何居

越滋委巷之釋說開箱網之蒙說可乎哉會謀益紹芳

各具疏辨而 上亦召對閣臣於內殿奇請包荒以安

反側遂誅大悲於市時御史張孫振審詞有大悲本

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使線索又豈是莽丘之鬼或

為專請之雄語多批激非 上寬仁大獄與矣

丙戌改詹事府尚書職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丁亥命復故輔溫體仁謚廢文襄謚仍舊不必議奪

命晚撫歸併應撫也撫改為蘇督玉飛帶撫淮安衛能

文兼撫徐揚

南漢錄 卷五 四

召勳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子翰林劉正宗等入見武

英殿面諭令全府卸九卿科道辨驗北未太子真偽

先是去年十二月間有鴻臚少卿高夢箕僕木虎自北

而南中途遇一稚子扶與偕尋暮解內衣燦然龍也驚

詢謬云我王子既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

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語每言及 先帝先后則

長號又問闕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

恨狀曰見我聞妃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

欲既聞疑謂此乃 先帝胤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

大學士可法請召回提督衛胤文命仍舊

戊子革新推四川巡撫馬乾燕按提問

督辦應敵糾其淫掠不道也

命督輔玉應熊以便行事遂而制者用賜劍先斬後聞

命滇撫移鎮附近川界出年即建昌西路黔撫移鎮遵永

出綦江納賚西路川陝提督規後保順二府楚撫丞復

刑州鄧撫北守大寧大昌達州東鄰出路沅督托守平

溪四衛出路廣西協防貴州并鄧陽忠聽督撫應熊節

制共岳掃蕩

南渡錄

卷五

七

應熊既言蜀之四境西北與陝西之漢中州縣相比東

北與鄭襄相比而正東則出岷之路抵夷陵荆州矣西

南由建昌畢節以入雲南正南由永寧遵義以入貴州

東南由思南鎮遠以抵沅沅矣今寇據成都已無子遺

若轉而南向則望腹于滇于黔也雲南巡撫必移鎮于

附近川界適中之地而命將率兵出建昌畢節之西路

貴州巡撫必移鎮遵永之附而命將率師出綦江納賚

之西路此在部議原題既內已具其槩矣議者謂李賊

在陝張賊必不北顧然目前李賊所遣馬林自七月入

蜀虛喝保寧順慶官民而制之一旦為張賊驅去則張

賊不畏陝寇亦可見矣臣故議川陝提督臣樊一銜宜

提兵規復保順二府率賊北顧使不得以全力注於南

臣得提南邊一路滇黔之力相援以倚其空然無餉則

無兵又苦無一二堪任大將者是以未即舉也賊若不

能南不能北則仍起變巫未可料也湖廣撫臣宜急復

荆州以控其東鄧陽撫臣宜守大昌大寧達州東鄰之

出路以控其東北偏沅督撫宜守沅州以上平溪四衛

之出路以控其東南若貴州事力卑薄應以廣西助之

南渡錄

卷五

八

鄧陽撫臣所轄蓋夔州之界與川中事體極為關切則

廣西鄧陽應許臣得節制而緩急可以呼應臣尚未見

初書開載不知臣于川陝總督偏沅總督二臣各職掌

何等但一四川而有三督撫其體統孰令所施行將領

兵餉所取州必井然秩然後事推一而法紀明事乃

可辦又言秦隴巴蜀天下之首也李賊糜秦張賊度蜀

宜以全力注此二寇而徐議制虜當李賊北犯時空壘

而往西安城中賊不滿千若秦中豪傑有起而圖之者

張成陽塞潼關而吳三桂之兵山西河南之兵急與之

擄賊無所歸。當授首矣。縱之入關。使賊轉生計。而我生
失機會。可惜也。然賊狼狽寔甚。尚未即退。宜因此時厚集
兵力于蒲坂。扼河東。拒商雒。守鄆陽。使賊不得來。時時
揚兵示欲入關。搗其虛。牽制之。使賊不得西。以重蜀
中之毒。蜀今一面防陝。一面制。黃而後竭力與張
賊從事。此乃舉天下所不能當之毒。盡注射于一隅。豈
得不以全力予之。若蒙 皇上早賜百餘萬之餉。十四
五萬之兵。以殄此寇。則蜀事舉而并力向陝。凡山西河
南鄆陽諸路。亦并力西向。則陝寇可殄。而寇平而虜可

南渡錄 卷五 九

制矣。疏奏皆命之。

已丑命吏部嚴請選法

一推升必昭俸。一凡選悉依次序。一除授非邊遠危
疆。不許破例。一司務為九列首領。通判係牧民群位。不
宜濫開。事例即行停止。已選者改授。一借銜職方僉事
并內地監軍贊。即遵累旨嚴汰。又以咨荐多屬借題。
廣文濫及例貢。又各官多有應入大選。而混入急選者。
悉宜嚴禁。時吏部選即陸康樞。初任願加意整頓。而閣
臣奕琛。曾字廷事。願悉訪弊。故稟擬詳明。一時吏弊稍

清然奴於鎮臣。勳臣不得自由者。尚十之二三也。
北兵至。即城又抵西平。

命五城等衙門緝訛言

命非資深望重者。無得濫升京堂。

初京師一席。量許添註。至是。疊趾駢肩。朝班日增。故禁之。

贈工部侍郎林如楚。工部尚書停廢。

吏部請贈故山永。巡撫陳祖苞。兵部尚書不允。

祖苞。先帝時。以失機。擬辟尋斃。獄故不與東撫。顏繼

祖等。同戮。先以子詞。臣之遺。既辨。復官。至是。又請贈不

允之。遺後。降北。獲任。侍讀。學士。

命黔省勤王。兵赴督輔。應熊。軍前入川。勦賊。

寧南侯。左良玉。遣使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等。遣勦。

良玉。疏言。關賊已過。襄陽。至承天。賊勢急。奔虜勢亦急。

追應。勦賊亦應。防虜。臣兵合。則多分防。則寡。乞刻發精

兵水陸。會勦。言甚危切。

命內臣喬尚。總監。兩淮。益謀。嚴察。兵馬。糧餉。

所揚中。軍外。復有理。刑。錦。衣。千。戶。不知。何。制。也。

撤浙江。僅段。足錢。報。安。知。伯。勳。衛。張。國。材。回。京。

時清察蓋邱孫元德故撤之

庚寅陞刑部右侍郎朱之臣兵部添設左侍郎太常寺卿

劉應寧通政使司通政使

應賓陞降北為院撫

翰林院編修張畷以寒食屆期請遙祭諸陵及先帝命

吏部議奏

時城內外編帖云端陽乾渡予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

子推也三月十九為先帝后卹愾宿天之日攀髯奠

及吾輩各於郊外結社醉酒以志哀恨等語太常少卿

南渡錄

卷五

十一

張元始感其言因跪言皇上允詞臣張星跪擬於太

平門外遙祭先帝臣愚謂應另設一壇並祭東宮二

王於例每年忌日舉以為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

九廟墮地誠與尋常忌辰不同謂應救天下凡遇三月

十九日止音樂禁屠宰併停士民嫁娶各衙門輕重刑

罰一以誌故宮忝離之數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憤直待

函逆關首告先帝靈而此禁始弛可也跪奏命禮部

併議

辛卯御史張兆胤疏陳政治去弊之法允之

既言名器至重匪可巧營適來辨復雲興似設官專為

使過之地陳乞蠲集豈特恩徒開僥倖之門甚而冗員

猴冠載道欽命孤假成風今而後請核實而澄汰之可

乎易名祭廡所以棄死勸生何至人盡美謚令千古之

華家不榮家邀多廢說一時之簪纓踵接甚至從逆之

子亦得叙功久朽之骨猶希翻案今而後請核實而嚴

斥之可乎陳言稱家所以竭誠盡職自事權不一因請

張四起存廢視為奇貨武弁亦捺月且條議侈口知兵

子衿咸騙冠裳今而後請核實而珍絕之可乎天地生

南渡錄

卷五

十二

財止有此數逆來開採四出山林恐滋伏莽之奸催使

分行郡縣徒苦供應之擾今而後請青撫按以杜紛擾

可乎朝廷有一事始設一事之官今庶僚添大僚亦添

少卿添正卿亦添公堂無座職掌無閱何補直濟今而

後請議停止以杜濫觴可乎鈔曹原稱水壺水鏡臺省

吏號鳴鳳神羊若先舍垢叢苑何以程材指佞過來錢

神遇巧大典不光今而後嚴申飭以杜倖進可乎語多

切中時弊

北兵至上蔡

命五城寺衙門鏡緝詔言從御史王懷言也

倦疏言 皇上斬百大慈不如斬周敏雷續祚二人者

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號稱某王

子明日號稱某皇后甚有狂妄陛下希聖王即故智實

由二人譏訕新政造詈宮闈故詔言繁興若不立斬二

人恐浸假庶幾藏吉孤孽叢野乘間竊發末言朱統鑑

天潢一派不忘王室阮大鈞帝心特簡矣忠國報劉澤

清作國長城憂深肘腋人配其言後憤仕北歷升皖撫

命封疆失事諸臣不分存殁俱着法司分別議罪

南渡錄

卷五

十三

從兵科沈應旦言也

壬辰升工科左吳希哲吏科都給事中

升參政既而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卒鴻臚少卿高夢箕職命同王之明木虎等集百官廷訊

先三日薄暮傳旨訊偽太子一祭限次日奏左都李沾

猶循例委御史於是張孫振何給夏繼虞三御史登大

理後堂先鞠非禮也時虎新自杭城至未及見夢箕碎

被執孫振披其懷中得夢箕任成家書一封內有二月

三月往闕往楚等語孫振遂扶為奇貨亟奏聞乃命各

官鞠之明等於廷官民俱得入視甫訖忽晴南侯黃得

功提塘前出所刊一疏有 先帝子即 皇上子若連

處治恐東宮諸臣即識認亦不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

愈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命三楚各有司如期徵祥以濟軍需違者着太監何志孔

忝來重處

初志孔同御史黃澍西糾閩臣士英至是反奉溫綸蓋

士英欲以調停左良玉也

命戶部行浙直各督撫嚴察所屬有微瀆根本色上倉兼

南渡錄

卷五

十四

微折色者忝來重處

廢孫昌祚于國寶錦衣衛指揮僉事李天培指揮同知俱

世襲又廢田惟芝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千戶

命禮部將偽太子王之明會審一祭同東宮二王蓋號連

頒曉諭

從御史成友諫言也

關賊兵至潛江口馬步甚衆

命內員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鞠問童氏

先有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

其顯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册封為曹內監時
 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王奇冠亂不知所在氏
 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嗚呼為記今在甯家庄語甚鑿
 鑿良佳要信之恐拜如見右儀良位素悻妻聞之亦信
 童氏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畧輒詬詈
 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
 問者駭嘆至京上以為假命送鎮撫司鞠初猶云真
 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詭者謂
 不認之禁心而拷之獄中非體也

南渡錄

卷五

十五

癸巳命考江南劉委弁流凡由兵部督撫給奸猾不才與
 由他衙門濫給者俱為民不法者掣究

從工科楊兆升言也

庶徇難修撰劉理燦郎中燦德一子入監予世錦衣者另

議

先是李邦華王章已厥世金吾至是兵部為范景文倪
 元珪等請旨以為諸臣多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
 覆先帝斬焉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謹何安命另議
 命各鎮屯田有效比捷功優叙

命戶部嚴核錦衣衛冗役以省糜餉

古謂祖宗朝文武廉謀俱有定制不應俸給外又加公
 費又該衙門值堪服役不應每員更設跟役致人冗
 糜餉錦衣衛為可宗請募番役亦不許

昔南安伯鄭芝龍宮衙予銀幣鄭芝豹等加升另有差

甲午罷加納翰林院待詔典籍五府經歷等官供銷歸中書

旨言西御開納事例須照例體銓規故也

乙未准左僉都御史郭繼經回籍

工科右楊兆升糾太僕寺少卿錢元愬萬元吉等御史劉

南渡錄

卷五

十六

勅疏糾尚寶司御史之椿等命吏部核議

元吉拮据四鎮以勞稱糾之者過之椿為吏部時徐擢

猶為龍溪令謂黃緣擢入銓誤也

歷內臣高尚義劉進忠世錦衣十戶曹柱石等弟任世百戶

御史黃錫象疏奏原任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尚書張

縉考詔勿問

疏言學龍受梁兆陽數萬金以黃幣破長板縉考問許

定國殺高傑卑躡逃避俱應提付法司報以已有旨

丙申刑科徐方米疏糾原任大學士吳然光祿寺卿許譽

柳尋不問

既言狂聞 先帝之變謂久德失政宜為亡國之主又因金光辰獻三萬金於高傑乞其疏荐舉柳昔在科把持吏兵有許子不憚煩之諫又娶名娼王徽曉與為狎遊飲為賣奸之正人君子人而具言

准提督倉場戶部尚書賀世壽回籍

工科吳希哲既言世壽曾署刑部劾問從逆乃伊子王盛寔以太僕寺丞受偽官何以服從逆之人之心疏奏命法司察明世壽錄此去

南渡錄

卷五

十七

賜掌翰林院書勳銀幣回籍守制

御史郭貞一疏參通政使欽感察命自行回奏

疏言應宿當 先帝丙子年黃綠掌選賢貨無厭降南

禮曹尋營躡南考功又復謀轉南置秩為御史劉熙祚

所劾 先帝罷旨罷斥然鑽刺之術到老彌工好利之

迷人言不恤自其再燃灰猛重推銓衡有言其縱子及

塔招植納賄者有言其遇大選急送每日於揚中書家

對銀兩者有言其恩例副榜揀擇地方考定危疆依舊

送監者有言前人之推補未幾扣除出缺經手之題註

已明究憑勒索者有言其任子之聲價未必皆若而多

獲名郡者嗟之設官分職所以牧民今其存者不過江

南數十縣甌越諸者數百縣而已年有送月有送日有

選今皆以官爵行賄其向瘳之有非錢皆不可得官非

取之百姓又不可得錢蟋蟀擊聞夜行有虎哀此黔黎

昨羊墳首何物可供于大夫之求者以貨賂言之竊

為盜以名器言之盜器為數盜之名為大盜德即當

藉資索以佐軍需投餐養以樂懸又思可司帝命之

却乎乞論賊正罪以戒墨吏疏奏人皆快之

南渡錄

卷五

十八

命戶部開局廣集心計之臣講求屯盈消三項以資國用

兵部主事陳震生疏陳時政報聞

疏言今日得節之適當自君身始宮殿差構各工似宜

暫緩由此類推宮中省一分之費即河上受一分之惠

况今事例雜開有前代行之而本朝從不踵舉者如推

酒醕之類是也有本朝未行并前代未聞而創舉者如

納銀准考之類是也事例出于萬不獲已復有增加情急

勢窮則大受將作况中貴出而所用之月溢者多部務

煩而奉差之騷擾者象似宜減清以省需求臣歷指往

牒無不以輕徭減賦與後蒙稅重亡然燈膏盡其編乃
成夫民命國之膏也教語切至

戊戌子札部左侍郎贈尚書景淳廢

時已有古天啓前諸臣不予廢以景淳文章德業冠絕

一時故

定授李希沅兵部左侍郎

命檢交叔歐安北防池口以回上游

提督張繼奏復南陽府

命黃斌卿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南渡錄

卷五

十九

斌卿至是一年五調矣

復山西巡撫取如祀原官

初如祀為賊方時黨於兵部尚書張鶴鳴力詆經畧熊

廷勳人皆尤之及以不拜魏璠生祠坐辟風節矯後

為晉撫以廢警入提駐德勝門而提兵張鴻功兵潰良

鄉坐是同辟故雪之

己亥徙崇王於福建福州府諸藩散處吳中者俱別徙

時札部因崇王自請速徙送差刑科都錢增奉敕獎諭

以以屬各落

命頒 先帝東宮二王及懿安皇后謚詔於天下

懿安謚詔至是始頒札部尚書錢謙益為詔云既慷慨

以捐軀復從容以就義得之美

更謚恭皇帝曰孝皇帝頒詔天下

命復訊王之明等

時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于中三法司與錦衣衛

皆例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孫揆左

和季沾雖堂官無如之何夢箕到殿以甘言誘之明以

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聞往楚

南渡錄

卷五

二十

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寔繁有徒尋詔皆抵死不供也

先是夢箕曾為史可法買硝黃有欲借此辨可法者至

是夢箕一無所及惟口辭之明仰天嘆曰我為無賴子

所誤耳然一念痴忠天地可鑒也乃以提高成等請命

該衙門將王之明加意撫養弗驟加刑俟明告海內然

後法

庚子起察處浙江右布政顧燕貽

與察處原任萊州知府宮紀蘭等俱以不謹雪

降御史郭貞一一級調外

劉應賓素與馬士英阮大鍼等比恐不處貞一則言者
謂起至是應賓既殲兼誅貞一營求考選扶憾妄言論
之應賓偵知貞一疏出糾臣吳道子因恨適入骨與大
鍼共圖報復矣貞一復出疏糾右通政宗敷一拒不受
御史以彈貪論者貞一一人而已時臺班敢言惟沈寢
登與亦一舉名家蓋先以年例外轉

追封故成國公朱純臣舒城知三授英國公張輔封王例也
初毅宗聞城破傳殊諭至閣命純臣提督內外諸軍托
以東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已而

南渡錄

卷五

十一

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即日被殺至是忽命贈王比之
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宮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純
臣以自為地也又贈鎮遠侯顧學述錄國公永康侯徐
錫登永國公西寧侯宋裕德寧國公定遠侯鄧文明淮
國公懷寧侯孫維藩懷國公彰武伯楊崇猷安鄉伯張
光燦俱贈侯而和伯應襲方幾太為南和伯襄城勳衛
錦衣千戶李國祿為中軍都督府僉事外武定侯郭培
民陽武侯薛源宣城伯衛時泰清平伯吳遵周新定伯
王先通等五人以應襲者大至仍另題會圖亡不采

兵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鎮廬州與廣昌伯劉良佐合力拒北
辛丑准首輔以兼辭太保銜

命三品以上京官俱從公糾拾從吏科都吳希哲請也

江楚總督和繼成疏辨袁弘勳命專意防勒

疏言頃接印報見臺臣袁弘勳有疏追論要典三案侵

及於臣我神宗皇帝之慈愛光宗皇帝皇方恭皇帝之

孝友父子兄弟欲然無間前此諸臣雖風影傳訛立論

偏等然 皇上中興辟敵海內嘉興維新弘勳必欲撫

南渡錄

卷五

十一

羅往事鍛鍊深心批煽撥機尋象泉壞掩君相寬和之
盛美仲一已報復之私臆平旦自反得無甚乎提之
皇上之所聞揚者列聖之慈孝弘勳所借攻擊者人臣
之私隙若非聖主覆載為心門戶株連之禍將又有不
忍言者臣始終願 皇上堅持聖志採納前疏命諸臣
後私聞而急公仇無以有用精神耗之無根口舌疏奏
人服其議然弘勳疏已不行專意防勒可也
升應安巡撫程世昌太常寺卿
往例巡撫無升太常者因為民阮大鍼先往高世昌不

親卷而送刑故恨至是將重忠世品托大鏡脩救解乃
必名升定抑之且為大典也

遣禮科左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

香恭兵部湖超太子少傅賞銀幣

以屢著戰功也

命嚴訊從逆各犯未判與續參諸人俱嚴核

士寅上祭 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群臣皆祭太平門

外以東宮二王附祭

時群臣多哭失聲敵意伯劉孔昭哭畢倡言曰阻駕致

南渡錄

卷五

三十三

先帝崩者光時亨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

天之惘言已又大哭將散既大鏡始傳呼而至督輔可

法坑言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 先帝仰天

長號透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逾宵大呼內外文武諸

臣謀我謀我各皇召對人：戰慄無策喋不發聲乃政

事之堂尚在講門戶謀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難

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恐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圻

天崩之變嗚呼為臣子者高忠言哉臣待罪而推于義

愿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項踵戮

力行開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一死明報耳今受命

討賊已十月矣。益營不為不文事。不為不事。貴餉不

為不多。用人不為不盡。而心腹之憂。轉形指臂之運。不

靈。株守近畿。漫無遠。闕賊東逼。一矢未加。清夜捫心

恨不即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仇不復。則君不書

葬。臣不除賊。寤言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仇之臣

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不謀。誠恐久之則玩為常事。安

之則無復憤心耳。且執觀於書。宰糾一側。則責相尤嚴

於四年七年。秋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梁臣。謬以相而

南渡錄

卷五

三十四

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于宰糾既降。書其姓氏。今微

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尚。徑削其秋。冬在師。師敢仍

存其爵位。所以者。明大仇一日未討。則為臣子者。一刻

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誰責。伏

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為榜樣。一面明布大義。弘張天

討。務期掃清氛穢。收復神州。庶孽虜逆寇不至笑中國

為苟安。而輕朝廷。為無人也。臣草疏甫畢。哀痛不勝。迺

流窮源。因致追恨。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寔

為禍首。從門戶生。吟城從吟城生。恩怨從恩怨生。攻勢

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 先帝后梓宮安在血胤安在猶暇乎論朋是開非擇孔孰利孰害哉覆轍在茲可為炯鑒伏願 皇上中戒諸臣毋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懼合内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復仇之大義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雖眦心報鬼蜮為姦將天道必為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癸卯升應天府丞鄒之麟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吏部推江督和紳刑部右侍郎不允以陪推原任浙江南渡錄 卷五 二十五

巡撫羅汝元為右侍郎
時疑經咸比左良玉屢疏與時局抗托為均勞逸之言欲移之內蓋將伺其入而甘心也 上不允越數日再推戶部右侍郎終不允遂用汝元汝元先撫浙以海賊劉香為亂失機處
東平伯劉澤潑奏李鳴巖自北歸
明曆當閣逆入部魯叔太後仙北為禮部左侍郎其誼先帝懷宗端皇帝絳十六字又益周后皆所擬也已以譴逐遂泛海南歸疏中所言閣敗後慶逆勒入朝見虜酋

南渡錄 卷五

不拜幾被殺幸乘間渡海逃歸者皆飾詞也既抵南都與同志阮大鍼等酬飲城外款扉竟不入覲識者非之澤潑疏言明辱不附聲勢乃自北而南陳石夏素附聲氣乃自南而北逆奉旨察奏時名夏入北已為吏部右侍郎
加巡撫湖廣王驥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衙
命三法司覆審王之明等
高成已自抗郡解至獲戮刑鞠所言閩楚含糊而已回奏命再訊夢其惟請死是日夢其與之明始刑時上

南渡錄 卷五 二十六
恐諸鎮心疑命其提塘官潘茂斌等隨審又命舊東宮伴讀大監丘執中任記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于是群廷稍解然御史張孫振等猶持閩楚語甚堅獨大理寺卿萬寅亮密言曰公等度朝廷知加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劫則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閩臣士英自此不復究矣

初刑部尚書高倬擬稿必請正院寺三御史亦性獨孫振舉筆塗抹手自為稿入告皆其擬也
命兵部著鎮臣黃符功提塘官符得功原疏立燬以絕奸

燭故有仍前偽言者兵部檢挈正法從戶部侍郎何楷言也

初王之明以偽太子至楷同監時見阮大鈺等軒蓋狀密詰工科都李清曰若輩同無人主矣太子至其懼而少戢乎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假方請燬得功刊疏刑科却錢增亦言十惡之條莫大於無將恭聽之法莫慎於朝審初看驗於衛臣私寓則之明之詐冒已炳再會審於衛司法堂則夢箕之勾尋愈彰手書現存百味難解今讀 聖諭云朕痛念先帝身殉社稷血胤猶

南渡錄

卷五

二十七

存當體天地祖宗之心如意撫養仁哉聖心乎若果係先帝青宮相見一堂其執手抱頭一言泣數行下者不知如何暖感宮府夢箕欲遠送僻遠為存活計是誠何心哉明視朕為殘忍寡恩之主斯論一出夢箕何地可以自容律以國法立刑何辭乃 皇上猶以為一日成業集不如千秋信史為確也文武大小諸臣之質審不如薄海內外愚夫愚婦之傳頌為公也茲既公矣既確矣臣愚謂之明猶可貸須臾之死而夢箕斷難偷一刻之生今試再詰夢箕如果是東宮仗當奏聞朝廷安頓

撫表如何要送僻遠所在跪誦天言更於何處饒舌惟有點額耳且自夢箕陰謀敗而一番訊奏則一番詔諭雖石頑亦蠢亦當頽聆慈愛聖諭而恍若有醒况在血氣心知之倫能無感動伏冀勅下法司刻期定案盡斬萬籟再傳示聞部諸臣並行彙錄宣付史館仍錄板成帙頒布海內皆從之

甲辰封黃九鼎雄中伯加黃金馬都督同知俱故后戚也

寧南侯左良玉再遣使告急命袁繼成整頓兵將相機應

南渡錄

卷五

二十八

接仍詔黃得功劉良佐并應皖二撫俱戒嚴以候遣調時聞賊孽襄陽王潛江渡口離省僅四百里左營遊擊薛友接見兩岸中流皆賊馬步走回仙桃鎮良玉恐犯武昌乞亟發各路援兵合剿蓋已不支矣
乙巳再敘殿工加督輔可也大師首輔以勳太保次輔以少傅又加看輔弘圖印各太子太傅工部尚書何應瑞少保餘部科加級俸有差內官歸節等俱各賞銀幣不等
祭忠宗孝慈皇后及太子諸王于興宗陵

以太廟未建又奉先殿不設位故帝后皆附祭於陵二百餘年一祭而已

存問原任南戶部尚書于仕廉誠意伯劉孔昭請之也

仕廉在籍主不能舉火

丙午復故輔溫體仁官階并議雪故輔蘇國觀等

從兵科左戴英言也國觀性執復與門戶相仇故為吳

昌時所所然無點聲進駐則過會國亡不果雪

加兵部右侍郎知加典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應安等處地方

南渡錄

卷五

二十九

後北兵破金華大典自焚死

命工部勒限造奉先殿琉璃瓦

命以王之明童氏二案當明畧節宣布中外

初二事紛人皆言上之薄閣臣為內臣之逢迎至

是劉良佐復言之有太子先帝遺血童氏皇上宮

閣所係謹涕泣保留等語旨言朕前後黃早天經祀李

殉難俱經追謚且朕先為邵王何有東西二宮至先

帝與朕初無嫌怨豈有利天下心宮具血胤但太祖

天潢先帝遺體不可以異世頑童濁亂宮闈風化所

聞豈容妖婦闖入因令法司以畧即播告時上慈寡

斷內外群小日橫致流言喧民間故一太子至皆喜而

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弘圖徐石麒劉宗周輩又無

立朝者故愈疑愈辯愈疑上不得已發士英留中疏

昭示臣民蓋初聞太子至議保全語也然亦無信者

丁未在罪廢諸臣輸納復官

北兵破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侄潤生死之

初駟不肯附賊倡義臨濟復來昌一府北兵破闕授兵

科駟伺間南歸授御史初按東亦已非我有再改按據

南渡錄

卷五

三十

抵任未一月叛帥許定國李際遇等已勾北兵抵歸德

群官皆迎降獨駟不出欲飲毒北帥宣言不生致凌御

史屠城駟嘆曰與慷慨而死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

大歡遂單騎往見任潤生亦義刑於色執轡相從北帥

諭之降誓不叛拘於別幕駟慷慨謂潤生曰吾與若輩

危倍亟猶欲據此一塊土為江南藩籬今已矣乃遣書

北帥言節不可屈武不可默宜飲兵江上盡為南北不

尔常素車白馬飛洪濤以擊尔軍復作絕命辭百餘言

與潤生同縊北帥曰忠臣也禮葬之而府道兩官之降

者皆以不忠被劾潤生儒服從戎人尤義之尋命優恤以國士不果

戊申左良玉舉兵反武昌

先是江督袁繼威密遣戶部侍郎何楷戶科倪嘉慶等言言良玉勢成時重寵溢不駭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加督撫植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偽太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蒯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可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虛九德住識認見即叩頭獨馬士英住視以為偽者又有言

南渡錄

卷五

三十一

舊諱徐方拱輒出嘆息登幾得罪者然可法是無此事而士英則借諸臣視非獨視若拱輒又士英遺書阮大鍼自蘇州召認亦未以嘆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可決于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仗太子不失王封 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蓋寺語及再疏至乃云來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適下錦衣衛刑鞠窮詰之楚之闕狀中外駭謂大獄將起時黃澍在楚心叩士英而良玉訪部將又畏闕過力贊良玉反遂借太子為名焚武昌京下

戶科王士錄疏參工部右侍郎湯應昌太僕寺卿楊公翰命已之

應昌素負與望至是毫末初抵部外戶科戴英糾之不辨亦不抵任至是為士錄所糾次日遂謝恩亦不辨人以為風德之哀

命年機重大事情方從文書房封進餘仍由通政司

命禮部將各藩散處浙直者俱另議他徙其藩祿額數并酌定具奏

命總兵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南渡錄

卷五

三十一

命戶部將催餉各官郭符甲等即孟行撤回其催漕者一併容裁

蓋慮其擾民也惟督餉官紀騰蛟等暫留仍令該撫按察其有無騷擾俟差竣奏奪

御史劉勳疏糾在獄光時亨等命速行問結

疏言臣捧讀大仇未復無涕可揮之旨知 皇上創鉅痛深志象寇虜而今疆場之事日復一日屢不及於空

車車不及於蒲胥宮闕久連二求望絕以申包疾號之

師蹈高克翺翔之轍臣恐朝氣日銷兵日惰餉日虛器

械日頓贏馬日損倘更閱歲時師老財匱何以復至
封疆使過自贖之臣失之東隅則當收之桑榆昔者棄
甲而未下閔丹漆今則交綏而至率彼虎兇若夫兵不
先人功不立奏以時罪為藏死之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嗟嗚呼嗟時不再求此臣所以痛念復仇願效他山
也抑臣猶有追恨焉 先帝廷議南遷閣臣將行而先
時才力阻不果乃 先帝以充弊之資議作太王之避
固有惘乎不得已者阻之誠是也然天崩地圻丘瀕滿
宮衣劍弓裘曾無正寢而時亦不肯以一死謝 先帝

南渡錄

卷五

三十三

星移物換罪人未誅在天之靈目將不瞑況今山陵未
掃一望陸沉俯今思昔淚盡繼血乞勅封疆諸臣奮力
同仇日切先鞭之思仗過諸臣斧鉞在頸宜切後時之
懼并嚴諭法司明刑飭法立正通誅之典疏奏俞之時
諸臣皆以阻遷罪時亦初不罪其阻遷而罪其不以
一死謝阻遷洵平論也

命吏部將京職五品以下官員照嘉靖萬歷元年例會官
考察

時唐冠交迫國已累加部院猶拘御史張孫振言以京

此疏前卷已載
少者有數語不
何一不云

察請東平侯澤清疏請已之報聞

安遠侯柳祚昌舉原任尚書承范鳳翼等車下所司

鳳翼與禮部尚書錢益善欲與起用吏部尚書徐石麒

寢之至是以祚昌疏荐

命於次月初二日辰時頒發宗皇帝孝皇帝及東宮二王

慈詔

命督輔也河法會同皆南庚黃得功將清米羨餘散濟虛

屬饑民

督輔可法疏請諸臣臣臣化朋黨共圖征討大計俞之

南渡錄

卷五

三十四

疏言屬者天方降割逆茲聞凶真主挺生中興啓運經

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想觀盛治乃歷

時七月楚炳宵旰憂未有廓清勝者今北使言旋敵

兵踵至和議已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

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表

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

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乎

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

濟之誼臣嘗慨唐末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

用皆亦已廢却一半况以意氣相激化成恩化怨一
生釀成殺逆近來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為臣不
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仕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
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為
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怨宿忿孰有深於成我君父獲
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修怨此之微嫌快升沉于轉
執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運之大同何人寔
足幹濟之才何人寔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謀象
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

南渡錄

卷五

三十五

而置之鈞衡中朝之舉指咸宜間外之嫌疑自化此臣
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
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勲名悉垂天壤今
之藩鎮何多諫焉若當患已剝膚尚以賊貽君父諒非
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
志不齊一氣不奮不揚雖有責責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
也試思 先帝之侍諸鎮何等厚恩 皇上之封諸鎮何
等隆遇 先帝之罪賊難何等苦慘諸鎮不能救 先
帝于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美于戈是猶舍父母之

仇尋卸隣之關也忍乎今和敵不成惟有言戰：非諸
鎮之事誰事必皆以 皇上復仇雪恥為心簡乃車徒
殺乃甲冑朝營夕美寇敵是圖其未至也何以伐其狡
謀其既來也何以禦於河上其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
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車報燕之
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蔣刎項而定交子
儀釋憤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間外之同
心者也然間外所視者朝堂朝堂所視者主德我 皇
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 二祖列宗

南渡錄

卷五

三十六

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綸音諭
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扭乘此敵謀巨測
我武未揚在內宜定籌兵約以取新嘗胆為生機在外
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
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為治轉弱為強在
我 皇上一振厲問耳
命法司行所在撫按嚴緝原任提督侯恂及其子方夏從
東平侯劉澤清請也
既言恂巨貪漏網降賊通謀復令伊子方夏交通於已

重賄賣緣故命并解之

戶科給事中張利民疏糾科臣時敏命緩之

旨言候興也 不效議罪

御史王大捷疏糾原任鄆撫陳睿謨楚撫王聚奎沅撫李

軋德命寢其奏旨言睿謨聚奎當荆州失陷時尚未抵

任軋德現理餉俱不深求

己酉升光祿少卿錢繼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

鹽法兼督江防軍務罷巡鹽御史

營大善殿

南渡錄

卷五

三十七

香然國公沐天瀛宮衛二級仍廢子入監

左良玉既糾提兵放讒安翰解之

時國安例身閩臣士英每至京輒酣飲其第至是良玉

委其倣已旗號力攻之蓋欲借為兵端也

命嚴汰各督鎮監軍監紀等官以後不許妄題

贈興平伯高傑太子太保庶一子世錦衣百戶

工部尚書何應瑞請加派錢糧以資濟河不允

旨謂一經加派使相沿為額祇供官胥侵蝕故也

庚戌補考選為御禮部儀制司主事

贈光祿寺卿史綱工部右侍郎廢子入監

命大理寺左寺丞李清祭南海光祿寺卿王應華祭南海

禮科都羅志儒請定毅宗陵名命禮部酌議

時志儒商之大理左寺丞李清：曰既改新廟既宜以

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辛亥贈故輔李棟少傅廢子尚寶司丞命予謚

以國亡不累

復原任御史劉呈瑞原官尋補廣東道刑科徐方采所荐也

呈瑞崇禎時巡按順天以北兵入削籍

南渡錄

卷五

三十八

升太常少卿張作揖光祿寺卿王應寧太常寺卿提督四

夷館

作揖後降北為光祿署丞

命臺省疏薦諸臣須加嚴核不得濫行添註

御史陳以瑞疏言故輔溫體仁之清忠與延儒應珠即

當天啓朝故輔魏廣微亦自矯：因逆瑞遠揚建諸臣

於詔獄獨揭抹瑞怒拂衣去亦立得與早穢頗末謙同

日而語疏末又薦黃承吳陳獻策郭必昌等俱奉旨嚴

核初以瑞當天啓時攻門戶甚力御史張孫振欲俟其

至昇以字道至是對御史喬可聘深悔前過孫振喉糾皆不應怒而止

壬子准督勅可法辭免太師

命廷試貢生仍分送國子監不得沿崇禎例授官

命設官蘇松海口以收洋稅

從閣臣士英所請也

廢左良玉一子世錦衣

廢丘鉞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北兵破潁州太和縣

南渡錄

卷五

辛九

陞都督方國安一級廢一子世錦衣千戶

士英署兵部募視金吾不及敵務濫請者甚眾不能枚

舉也國安為士英私人

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

以九營頻開命督輔可法馳抵徐泗

四月癸丑朔革仰史王孫蕃職為民劉憲章法司提問

給死難諸臣申在徽等三代詔命

減臨淮戍李祖述祿三之一以祖芬免死罰朱元臣俸二

年

加淮寧侯孫維城太子太傅襲衛伯帝應後太子太保應後仍廢子

准高傑子元爵襲封興平伯

術胤文欲聯高營心故請之

命嚴緝從逆侯甸

劉澤清糾其遺子求解重賄實錄故也

杖犯人詹有道一百仍立枷三月

以擅闖宮門口出穢言

卓錦衣衛僉事趙世臣職掌班等提究

南渡錄

卷五

甲

時僉言等官准狀拘人兼以人後詐論先有旨詔掌錦

衣衛馮可宗至是世臣復准狀故糾之

丙辰惠安伯張永志既糾文選司郎中陸康授詰責之

康授掌鈐執與臣干請不遂喉承志糾語甚惡

命兵科右吳迺回奏

先是督臣楊鶴撤回廷薦鶴可仍撫荆兼督黔野有聞

與鎮臣良玉慷慨同仇共矢天朝語輔臣夾塚崇旨回

奏時傳良玉已反故也

准徐久爵襲封程國公

左良玉兵破九江是在死

時江督朱繼成聞賊南渡恐由岳犯長沙則袁吉危乃以劉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開良玉及復旋九江移請將家入城繫兵心請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集言衆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諭以理請將歛兵入守相機而行繼成曰入城示弱不可乃逆升郝效忠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抵北岸吉言願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成

南渡錄

卷五

四十一

往舒一方難繼成曰寧而語雖舉動與前殊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回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繼成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與時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奴請將盟繼成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恚有灝陰購繼成足逆不復言與良玉成密立札別約不破城繼成歸集諸將城樓酒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已說寧南易檄為疏也札候旨矣時繼成方約諸將堅守而效

南渡錄 卷五

忠先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勳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柱善潛弒其兵夜入城縱火世勳與效忠遂夜半劈門出請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玉營合良玉兵入城殺掠婦女財物俱備捧去繼成正冠裳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國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曰隱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成以為然出城面責良玉良玉疾方刺望城中火光大哭曰子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秘不發喪共推良玉子夢庚留後急移舟東

南渡錄

卷五

四十二

北兵陷泗州 初北兵破歸德猶盤桓未下徐州兵民咸驚潰提督王永吉急調閻標及甘肅團練救之忽奉密旨急撤入衛於是各兵徑趨江上徐州寂然矣乃上言北兵已入虹縣距泗州二百餘里萬一泗河不守則闖入盱眙盱眙臨東南一路從都官堂可達淮安正南一路從連塘可達揚州西南一路從天長可達六合至浦口不但淮揚難支且向江干問渡矣乞勅提督衛胤文提督劉澤清等以全力守徐泗保全江南尚存門戶却以江南全力

防寇防敵庶不至四面受敵也至是失

命兵部尚書陶大鏞諫意伯劉孔昭帥師禦左良玉

良玉兵既下方國安時鎮池口倉皇報良玉反阮大鍼

速張示於外極詆良玉父子濟愚良玉一面舉兵一面

遣祝士英生辰數日內疑信相半也大鍼與孔昭請師

師出而黃得功札至亦云誓掃大逆大鍼出以示人人

心稍安然皆不知良玉死也

丁巳命予原任都御史劉廷元等贈謚祭英塵子徐大化

等贈謚祭英有差

南渡錄 卷五 四十一

時現存居世濟等已次第起用左副都楊維垣復既及

死者謂宜亟卹於是史部尚書張捷言欲白後案之臣

罪先明前案之臣忠前案者何三朝以未有張差李可

灼王安諸案是也後案者何魏忠賢伏誅案內有真党

忠真害人者是也自神祖中年東宮未立言國本者自

是忠愛至論及國本既定言者不止有君老附世子之

嫌不避也猶可言也探我之名必毀人之名躐我之位

必傾人之位始於一時之風影成於眾口之吠聲上誘

君父下誣同朝不可言也其曰某趙宣某許止本無是

事群附和以寔之其曰某建祠其誦德原有的確而扯

及無干則誣矣今前後案所錮與門戶所擯如憲臣楊

維垣既列劉廷元呂純如等皆可誣為亂賊指為群党

豈知紅丸議起正終正始之論止有三疏議單百數十

人不阿時論者十餘人而已劉廷元首以風魔定張差

案其為舉朝側目者此二字其善處先朝骨肉者亦此

二字呂純如恭閣藩時內臣高家手劔劫撫臣驅車馳

至徐北臂奪劍遂定其變忤時齊志與論惜之黃克纘

預命之際以親見折紅丸之謗霍維華王几之際素廟口

南渡錄 卷五 四十四

稱信王維華高聲承旨出召 先帝而社稷定徐景濂

紅丸移宮一疏明目張膽發舒三朝慈孝王永光為太

宰鐵腸冷面嗇熖時一疏數千言侃論列許陽臣為

考功亦做此意撫晉時終日馬上殺賊多俘勦功徐紹

吉網羅三案勒成要典分別諸臣功罪最著至于徐大

化徐揚先章先岳岳峻聲范濟世徐卿伯以至憲臣既

所未及尚有楊所修劉廷元姜憲麟陸澄源王紹徽徐

兆魁喬應甲總皆獨立不懼不傍門戶臣也而章先岳

清修功骨尤稱表：楊所修正色昌言罷官居家罵賊

遇害臣竊有進焉者前乎國本與辨慈憐豈非同忠於
光廟而何以袒分立右惑也前罪王安與後罪魏忠賢
者豈非惡惡同汚而何以仇若敵國又惑也王德完持
國本之論於是杖之下大呼中宮安則皇長子安皇長
子安則天下安使身後之卹與未修可無念其人乎輔
臣韓爌以預命親見折禮卿經年聽說宣付其疏是非
遂定後未定逆案雖非然前疏所關不少今寔錄未採
可廢其言乎急臣為諸臣發憤或未暇及此故臣等敢
平心拈出補此一段公案時全予者廷元純如維華德

南渡錄 卷五 四十五

完克證永光所修光岳紹吉景濂在贈祭葬者大化
濟世贈官祭葬者揚先廷宣鼎臣駿聲卿伯應麟後原
官者紹徽兆魁應甲澄源共二十二人廷元所修紹徽
兆魁紹吉維華純如濟世駿聲大化應甲皆案中為民
而應甲撫秦貪又不列原疏人以為濫

左夢庚兵破建德縣
升廣西按察使葉重華太常寺少卿廣西僉事林銘為光
祿寺少卿
加誠意伯劉孔昭太傅

命御史劉繼慶巡按應安
繼慶先令懷寧阮大猷所瞻也故用之後降北為安慶
迎劄事

戊午寔授淑寧撫兵部右侍郎起升原任陝西巡撫李喬
兵部添設右侍郎起原任光祿寺少卿周宗文原官
喬先撫陝西以按臣糾戍雲構後降北仍為兵部侍郎
命江督袁繼威以訊王之明寔錄昭布中外

初繼威以太子一案見疑左良玉恐召大舉乃疏言太
子真偽非臣能悉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偽則不妨從容
南渡錄 卷五 四十六

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解中外惑疏未達而良玉
已反至是方達故即命繼威昭布蓋疑之也時督臣何
騰蛟亦同時言之然無深求者

左夢庚兵破彭縣沿途殺掠甚眾舟楫連二百里
命提童氏隨後解京訊實

初傳至童氏者為庶吉士吳爾勳至是命提訊因效用
督輔可法軍前為請得免表街伯常應後隨上藩邸一
疏童氏皇嗣絕無影响然外疑愈甚初閣臣士夫聞童
氏至曾擬疏欲上言 皇上元良未定奸党宗藩尚懷

觀能若果真當迎並氏歸宮塞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
皇子以消奸宄若謂並氏流離失散不使母儀天下則
當置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為
項羽所獲置單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為亂兵所掠終身
訪求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為金撈韋氏終迎
歸邢氏亦遂加后號古帝王遺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
况童氏寄居民家何嫌也既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偽
且潛即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其既欲自明人
終不信也

南渡錄 卷五 四十七

已未升光祿寺卿初逢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倉場

逢吉素與周然隙逢人肆詈故得遷又說兵科王士錄
糾史可法郭維翰韓贊周等或沮之乃止贊周識大體
雖司礼首負然以從龍屈尚忠等橫持之不得移病而
已

左夢庚兵破東沅縣

加湖廣巡撫王驥兵部右侍郎

時甫離京師也

沒守制太僕少卿張如憲貨充餉

如憲開左良玉內犯倉皇出都資裝甚盛守門內臣發
視珠璣燦目群謀之立整僅以銀七千兩聞各衙門原
解印封尚在然以東憲頓與閣臣士英共事故僅沒
銀充餉而已於是內臣以宦索為奇貨日肆搜求矣戶
科嚴利氏既糾如憲裁聞

命兵部尚書阮大鍼會同蔣鼎燾勅左孽

時督輔可法亦集兵策應未幾漫江將抵京師會得上
游事訛可法母留京師咫尺不得見說者謂士英首輔

南渡錄 卷五 四十八

自命忍可法至恥避班行也

命忠節門禁

庚申准張國材懇安鄉伯

葉光時亨周鍾武惟於市

先數日御史張孫振鞠時亨與鍾命答之時亨等曰殺
則殺可辱即孫振大罵重杖三十幾死至是因左良玉
叛人心洶懼急傳 聖諭光時亨因李明睿不同聲氣
力沮南遷周鍾以詞臣降賊仍敢無礼于 先帝武惟
受賊偽命為賊任事朕示有據着即照原議會決其餘

擬斬的發雲南金齒擬絞的發廣西地方充軍各終身
軍罪以下為民永不叙用有謀寵荐用者以本犯原擬
之罪之三人遂誅後北兵入南都孫振亦迎降過
市○人○此○之○曰○若○非○前○訊○周○鍾○等○掩○面○號○呼○為○逆○賊○詈
不○已○而○撲○者○耶○今○亦○作○此○面○孔○何○也○孫○振○無○以○應
賜周鍾雷絞詐自盡

旨言其結黨亂政謀引外兵別圖擁戴故也先是左良
玉內犯既言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
宮闈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 先帝之變

南渡錄

卷五

四十九

士英利災擅權事：為難逆案 先帝手定士英首翻
之要典 先帝手焚士英後修之罪一越其餘以貪罪
造成不一年立陞部丞張振以賍污故不數月黃錄
僕少來私熟與張道濬同貽獄論罪借起廢徑復原官
他如楊文舉劉泌王燧黃鼎等罪等致送皆用之當路
罪一已為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為添註尚書又募死士
伏皇城說名禁舉動曰廢立由我罪一陛下即位初恭
儉仁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倖如傷損盛德罪一引
用大鍼匪賊殺人如雷絞詐周鍾等蝦蟆周內株連變

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為○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
盡○今○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一○日○今○皇○太子○玉○投○受○分
明○士○英○大○鍼○一○手○定○抹○殺○的○讖○託○之○方○拱○軋○而○信○朋
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
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 先帝此非臣私言請將士
言亦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
朝傳首并懷士英等大怒故西人及福臨命時至香
先帝遺臣四字於胸乃自盡初少詹吳偉業以奉差行與
戎政尚書阮大鍼別大鍼以上仁系玉一切生殺予奪

南渡錄

卷五

五

惟予與數公為政耳歸語聲氣諸君孫鶴夢穩定不起
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亦有公論周鍾無死法
惟雷縵詐當正大法耳又御史張孫振以必殺時亨鍾
為志曾言之刑科趙錢增兼及於鍾增訝曰無非從逆
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增心不平故以乞差行朝行而
數人暮及
命督輔可法督李本身托盱眙進守徐州劉良佐駐臨淮
守壽州以防北
黃得功渡江防勦

旨云上游急則赴上游敵急則禦敵亦岌岌矣

辛酉命黃得功暫駐兵於荻港旧縣三山侯有警再進

時在兵連破郡邑猶無確報或言左或言右文毅兵假

充左兵搶掠遠御艾黃耳馬僕自武昌至謬云良王坐

鎮如故士莫悅請假祝生辰或嘆曰若此聞先一日光

時亨等不死矣蓋以為信然也

命新赦梁兆陽赴靖南侯黃得功軍前白衣自效

得功請之也新旨不復問矣

癸亥進封郡王常澄為襄王封潘氏為王妃

南渡錄 卷五 五十一

升刑科左揚兆升戶科都給事中

兆升崇禎時為南禮科因南垣將結北垣後合糾吏部

左侍郎張捷荐逆案獨兆升不從故察至是捷決意予

環雖吏科都張希夏抄泰罔恤也不月餘遂推今官後

以請緩難髮為兆米知府宗灝立搢死

改兵部主事李毓新試兵科給事中仍管職方司事

甲子准原任總督楊鶴以原官留駐常德關屯并聯路土司

擇十五日選中宮禮部尚書錢謙益請并選東西二宮命候旨

乙丑准原任推官周之慶復原官仍候考選

之慶先為蘇州推官以太倉漕糧與同年庶吉士張溥

原任臨川知縣張采左引曰疾歸里巡按福建陸清原

糾其不法列款甚多之慶疏言清原本吳昌時社黨為

溥等修隙故附已內云祖宗三朝孝慈仁聖尚敢造本

無之事上誘宮闈我皇上天與人歸大統攸集尚敢

懷二心持異議謀危社稷党人手段若此况臣做臣

哉時御史張孫振清原房師也數言清原之糾非是故

之慶勝

赦逆案戍犯李承祚罪准還京

南渡錄 卷五 五十二

從禮部尚書錢謙益請也承祚故豐城侯請加魏禧九

錫各先帝改斬為戍己辛亥今赦還

五歲戍兵破安慶

時傳黃澍從亂巡撫張亮被執城中殺掠甚衆聞臣士

英方擊船忽聞危墮地

命刑部逮刑王之明情辭付資益茹使臣遂都宣布

從御史張兆震言也

內安南安任命通海商國勳請還祖爵命吏部察核

通源父子兄弟俱以功勳且殉節量予恩非濫惜國士

不果

復原任為民吏部侍郎林林隆原官

林隆坐故輔薛國憲累為民

命欽道及赴任各官俱請旨驗放商賈小民不禁

命兵部尚書阮大鍼應安撫督辦大典等速抵河口相機

北勤

廣昌伯劉良倣入衛

戊辰詔責江楚提督劉繼成

時繼成既言左良玉稱兵堵止不得故責以身為大臣

南渡錄

卷五

五十一

兼撫重兵何云不得

北兵分道南下提兵李必林棄城走督輔可法請召封命

已之

時北兵已迫或言虜或言許定國難變假充北兵中外

猶世也巡按何給疏正文輕閱票云鬼語四六不雅

不奇一味漢人胡語識者以為胡識

命移潞王於湖州

時以輔臣提憲皆湖郡人絕籍伺也

命移周魯二藩於江西廣東提郡安頓又召惠王并桂王

南渡錄 卷五

子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

初諸臣日憂潞王睥睨且以東林不志擁戴借題差剪

惟工部都李清曰但移惠杜二藩於近畿以侍皇子之

生若其未生有親藩在彼既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

皆然之至是乃行其言會國亡不果

新升廣西提兵黃斌勳破叛兵於灰河大同寺處以提關

斌勳聞新命離九江忽聞左兵叛以旅舟返上游約故

將陳輝蔡欽等鼓以忠義厚犒之自初一至初五連戰

皆捷前後焚舟百餘溺死十餘人并獲其奏檄書牘甚

南渡錄

卷五

五十四

衆內貽札部尚書錢謙益一牘有廢置語斌勳初欲奏

脚恐為諸人禍乃止遂具疏報捷馳舟赴廣西

應提兵劉洪起一子錦衣衛百戶

庚午撤提督田仰回以王永叔為總督兼河道巡撫淮安

鳳盛等處以益法都御史錢繼登兼巡撫揚州

仰後降北

加仰史鄭鹿貞尚寶司少卿仍舊

復已故為民左庶子丁進原官

進險驟以南聞累

送原任河南巡按陳潛夫於法司

潛夫以京城破歸里後北兵改紹興潛夫沉妻妾於河投水而死

復已故行人韓胤修撰

辛未加兵部主事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起升尚寶少卿范鳳翼為光祿少卿

贈工部尚書張輔之太保庶子

左夢庚兵攻池州拒却之

初夢庚擅摠父任伴語江督袁繼成曰先父不幸亡今

南渡錄 卷五 五十五

至池州候旨繼成曰如此尚可為抵池度亦得朝命密

以疏聞道叔不得違諸兵將果復攻池郡以拒却言者

飾也

晉黃鼎官銜一級

壬申詔暴左良玉逆扶罪止大懲脅從罔治

吏部尚書張捷等請之也既并及袁繼成指為同謀時

同鄉太僕少卿萬元吉亦密語御史喬可聘曰有之一

時無以辨也

贈原任南贛巡撫洪瞻祖兵部尚書庶子

良佐內江
比心善盡
辦降耳

癸酉上召對群臣

時南北交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諫皆揚人也奏左良玉稍緩虜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

淮揚控扼顏壽 上曰劉良佐兵還留江北固守士莫

時立御前戟手誓曰爾輩東林藉藉口防江欲縱左逆

入犯耶若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

臣獨死耳臣已謂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敵無死逆舉

朝為失色有賈似道棄淮揚之謂時 上雖憂形於色

猶顧友諫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攝從時曾餉上于危也

南渡錄 卷五 五十六

命蜀六科都給事中倅

時九卿十三道合糾左良玉公疏已上兩得旨惟六垣

疏未上吏科都吳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趨宜

出公疏糾按地并請固守江湘然遠巡未敢也已以防

江公疏上有旨責六垣無疏討良王故罰之

予原任禮部尚書吳山岳仍與議

准禮部左侍郎管總寧回籍

紹寧始失部印繼連為同里主事賀儒修所攻故去後

為北常州知府宗灝所殺

一頁 丹 賣 參 日 戶 全 書 第 8 頁 五

提兵鄭鴻遠奏破亂兵於江中獲馬千匹船二百餘隻

時許定國以北兵至高傑妻邢氏率其子以兵三千走

泰州餘兵於十四日盡焚瓜州營趨鎮江殺故所掠者

而更掠鴻遠泉其先渡者十七人高兵盡以糧艘載錫

重婦女南向鴻遠復拒之砲沉其舟者半西下入海

北兵入瓜州

高傑兵潰民方逐故居忽北兵至遂入城揚南北皆敵矣

甲戌命驅北江岸及濠河官民舡儀真蓋艘於南

中樞籌江之策如是而已

南渡錄

卷五

五七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家鎮太平一意辦賊

進靖南侯黃得功左柱國庶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實錄

幣

得功奏大破五兵於銅陵解其圍故也時左夢庚部將

季國英縱兵打糧與官兵格鬪夢庚兵多傷遂以大捷

聞諸將憤：將合力趨蕪米表繼成曰如此是終欲為

亂也。面斥黃澍等悞國貽諸札。誓以大義不聽則赴江

流水死。中有患登相者係繼成撫卹時招安是其言諸

鎮將乃議還師閱日刺使王方知北兵已陷泗逼儀揚

矣

命提督王永吉救揚州

乙亥赴原任廣東左布政姜一洪太僕寺卿湖廣按察司

惲厥初福建左布政胡爾慎俱光祿寺卿浙江按察司

王夢錫太僕寺少卿各添註同禮部尚書錢謙益講求

生節

北兵破揚州知府卞民晉死之甘肅團練總兵劉學基逆

戰及原任兵部侍郎張伯鯨俱遇害

揚城頗堅督輔可法在馬北兵從西北隅以大砲擊破

南渡錄

卷五

五八

遂入城死者甚眾萃其抗敵力殺數人無繼者遂見殺

可法或云見執叩之不應見殺或云不知所之氏育衣

冠坐堂上兵至不屈碎其屍伯鯨誓守危城不出遇害

陞御史劉光斗大理寺右寺丞

後降北復為行人司司副

丙子留任滿巡益仙父李振於浙江命都察院無得推缺

旨云李振任內欠課銀二十餘萬不許離任是庇之也

丁丑命諸將有縮餉逃竄一舸窺江者不論兵賊立行掃除

錫襄衛伯常應俊內臣高尚義宴出師

戊寅升浙江參議李曰春光祿寺守丞
追贈故兵部尚書于謙臨安伯

時于之英以夤緣發冒伯爵御史喬可聘等以非謙系
無画題者遂止追封謙初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王是謙後贈伯

升御史徵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等處
連後降北門為御史

命內臣盧九德救揚州提督致和叙鎮臣劉良伯劉澤潑
等合兵援揚

南渡錄 卷五 五十九

揚州已破三日矣永吉後降北為大理寺卿

已知升尚寶司少卿王鼎鎮應天府府丞

兵科右吳迺疏列維揚戰守機宜報聞

遣保國公朱國弼祀孝陵

以忠恕也從此物知忠哉

車兵科右吳迺職命錦衣衛監候

迺言頃聞建德東流失守是賊是兵是為誰氏兵未有

確據也迺接塘報云荆楚卒文綬兵又云銅陵西關之

焚掠南陵城外之圍劫是方固安兵文綬驟肩大脚沿

途觀望尚俊縱掠尤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無馳勒有

焚掠是拒虎進狼乞勅監軍按臣確察是否而鎮兵馬

再有違延懲以失候軍機律疏奏聞臣士英以不糾良

玉而糾文綬國安擬旨切責之至是輔臣奕琛劾迺黨

叛遂下獄次日御史張孫振復補糾言迺為東林水鉢

復社渠魁又文震孟姚希孟的派宜立正而觀之誅皆

阿輔臣意也初張希夏為吏科都時題迺代守吏科如

楊兆升戴英等不宜以察處賜琛逆案陳爾翼不宜以

存崔呈秀為本兵錄用皆希夏命題而迺擬稿然希夏

不認也故眾怨成積于迺其胎禍以此又迺為浙江刑

官時與陳子龍會訊秦爽琛一案按臣左光先題覆得

嚴旨永戍故叩恨光先迺為最云

庚辰贈搢江都御史唐際盛兵部右侍郎庶子

升常鎮道副使馬鳴寔尚寶少卿

加錦衣衛馮可宗左都督進宮銜一級

辛巳升鴻臚卿徐以澈光祿卿

後降北仍為禮部郎中

加贈故戶部尚書畢振東右都御史

命戶部右侍郎申紹芳督佐江南糧餉

五月壬午朔升原任文部郎中李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

升兵部郎中楊文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文聰先為江寧令，御史唐兆恒疏糾其貪，早職以輔臣

士英內戚，特起兵部，升常鎮道，參議未及受事，即有是推

升御史徐復陽太僕寺少卿

丁亥北兵自瓜渚鎮薄鎮江，總兵鄭鴻逵力禦之

越二日，報鴻逵拔京口，與北兵水戰，大捷，我政頒賞有差

加總兵鄭學基二級，廕子錦衣衛十戶

庚寅北兵潛師渡江，我師潰，鄭鴻逵揚文聰遁

江上相持者三日，會是日大霧，北兵乘霧自七里港渡

霧斂，見有兵駐江上，未知是何兵，及飛矢如蝗，群驚曰

北兵至矣，步兵倉卒列陣，甘露寺前，北兵以騎突之，悉

潰走，聞浙步兵焚掠至州陽，入浙，鴻逵等以舟師入海

辛卯平駕夜狩太平府，從靖國公薨，保功也

初北兵南侵，保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

太祖陵寢在此，走安性性死守耳，至是早北兵渡江，信

此時揚州
若如揚不
能行上未
必肯行也

至中外大震，上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

知，但夜聞甲馬聲，次早猶有入朝者，見內臣紛紛四竄

始知駕已出宮，先是四月中，督輔可法屢疏告急，士英

惟票旨下部，故金陵寂然，及揚州破，大江中無一舟渡

南北聲絕，遂至二十九日，兵部始得報，民間猶未知也

朝廷方恃長江天險，特官予廩，若無意然，兵科石吳迺

曾詣兵部商防江大計，職方王勣取谷言長江之險，北

兵決難飛渡，何足深憂，迺向同官嘆息而已，至是城守

無備，一朝狼狽，通國恨之，時士英見事迫，亦恨阮大鍼

張孫振誤已，孫振在見比不納，然無及矣

壬辰馬士英出奔，亂民擁立王之明于京師

上之出奔，士英猶不知，惟戎政侍郎李希沆先知，遂行士

英猶後之也，凡擄家者，皆斃，初之明屢訊百

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嗜，真也，至是二三劣衿為首率

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群往趙之龍，密邀百官入朝

之龍手斬為首者，衿三人乃退，執之明繫獄，廣昌伯劉

良佐無拒北意，惟南門外縱兵焚掠百姓，恐攻城徹夜

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為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沒

江啓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禮部尚書錢謙益所
謙益大息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求活耳從啓稿送
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豈服玩弓刀之屬皆被
劫罄捕馬士英及群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
盡初輔臣王鐸青衣謀逆識者指罵曰若質太子辜
先帝恩群搆之鬚髮盡秃挾至之龍處洵洵欲撲殺之龍
佯言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皆俱盡矣
孫振懼及禍極誓士英黨與自免人皆笑之

甲午北兵至大教場北營城外文武官俱迎降吏部尚書

南渡錄

卷五

六

張捷刑部尚書高傑左副都御史楊繼垣禮部主事黃
端伯戶部主事吳嘉胤中書龔廷祥皆死之

時劉良佐兵方肆掠城外望北兵至倒戈降懈伏不敢

動文臣錢謙益孫雲樞孫振孫光宗宗灝等五人武

臣趙之龍先迎後皆續任時兵部侍郎李喬大理少卿

姚思孝已難髮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孫王賜食飲

席地噉之龍靖難功臣趙彞後至是首啓門降誠意伯

劉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走孫王勒各官具花名

手本高卞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兩大學士王鐸

惟世仍死
沒於此

理半史雜

漁盡可羞

恭效環也惟維垣先命二妻投水一妻從之一妻不從
狂走命追執之亦沉井正衣冠自縊端伯安坐私寫不
報名兵至先執其妻面搯之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殺
誓不投認被殺嘉胤已奉差出都聞北兵渡江後起
寓城外僧寺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命二
僕携冠帶至南門外方文正公祠前整冠四拜縊於樹
一僕欲解救之一僕曰不如令主人盡即遂死廷祥遺
書與子誓不事二君又引馬世奇劉理順兩師死節自
勵詩以老母爲念言不及私遂投武定橋下死投初

南渡錄

卷五

李

聞變擬積薪自焚已不遂後走縊鷄鳴寺俾以北豫王

將入京左右侍郎約俾出迎不從縊於寓徽州監生吳

可箕題詩明志亦自縊某鴻植不繳印爲蒼頭所首見

殺一馬和題詩鷄鳴寺自縊死

戊戌北兵進守皇城

豫王先遣兵十餘命禮部尚書錢謙益等說之搜宮方

入坐定即問宗補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于獄與並坐

指語諸臣曰此真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

謂之明之南乃北廷所遣以攪惑臣民也

北兵奄至太平府靖國公黃勳功提兵翁之琪戰敗死之
上遂入北營

初豫王至城外即馳遣騎兵數千往蕪湖聚駕無一人
知者時上已至太平猶寂然米大典既大錢入見舟

中俱入閣得功見上誓力戰報未幾得功兵四出掠
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

貫其喉知不濟自刎死副提兵翁之琪亦投江死中軍
田雄入上舟挾上降北馬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

南渡錄

卷五

六十五

且求往見豫王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上戴僧帽
着藍布袴馬尋入城諸臣往見上揖一叩首爾上對

諸臣泣眾皆泣尋北稱

左夢與挾江督孫繼成叛降北

初馮士英以封爵囑諸鎮購贖諸鎮益不平陰畫計

降北繼成孤舟困叢棘中命人語鄧林奇等與汪碩首

李士元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迎繼成時逆舟亦效忠

方與忠登相合營伴以登相意遣使迎繼成赴其軍云

入江省為長國繼成信之乘風往將及湖口夢庚遣悍

繼成終身又
夫
黃國可殺

楊

弁李致和挾舟行甚迅距九江三十里則北兵營在繼

成見八王子不肯屈曰某國重臣受累朝辱豈肯事

二姓乃拘以北職方李猶龍以署皖錢行黃斌以署導

進行矣繼成極至燕以不屈遇害

九月劉光弼黃家齊以北安撫命至江南巡撫楊文駿適

是時蘇松等處各邑多起義者文駿勒兵入蘇擒家齊

斬之尋見北兵大至仍遁入海

原任浙暨閩員外劉良弼被殺

良弼右春坊正撥父也南京破未解任先難髮降以原

南渡錄

卷五

六十六

官管閩時士民方以起義為名良弼遂被殺

長洲諸生顧性之鶴服投泮水死

甲子北兵至杭州路王及巡撫張勳以皇太后迎降錢

塘知縣顧成建被執死之

士英挾皇太后渡獨松關沿途肆淫掠至廣德州人拒

之攻入城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間之懼

撫按等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外請士英至寓臨湖小瀛

洲五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為行宮

群臣及路王往朝人見儀衛蕭條疑為士英母所假薄

暮坡中豐寧太平二坊尺競以炮竹投樓外士英方宴
驚走以樓船城湖心亭至曉入朝用精甲百許自衛請
太后出服諸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朝罷
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宗周章正宸時北江巡
按彭遵隨適奔抗命以會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糧憑取
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汝霖入朝汝霖見士英
誌聖駕安在朝來此士英無以應然猶吟上江捷不數
日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俱倉皇到則得兵敗死乃以
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泣拜終不受惟迎太

南渡錄 卷五 六十七

后入府從張秉貞陳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
將軍恟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文驄鄭鴻遠亦自海入
錢塘請王入閩王終不許至十三午北兵突至士英等
方與撫按飲江干急渡錢塘按臣何崧益臣李挺亦行
惟撫臣張秉貞縋城入偕王出迎貝勒錢塘知縣顧咸
廷亦伴迎旋適執至迨之降不從見殺懸其頭城上方
畧地無集者越月餘貝勒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洪範與
北通許割地封王故王為所欺而降也初上既失國
咸恨不立潞王時太常少卿張希夏奉勅獎王獨語大

海盜未去
此後天云
尚志夫云
所不至也
同志夫云

理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王居杭時常命
內官下邳邑廣求古玩又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筒護
之其為人可知矣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
錢謙益相其賊壞與馬士英何異初毅廟於天啓七年
即位一日召諸臣入內殿密諭云今日有一異事清晨
某內官來報說某殿柱上置一黃紙取視內一紙云天
啓七崇禎一還有福王二十七此妖書也合根究閣臣
揭請焚之乃必時來宗道為閣臣揭現存家所云崇禎
一福王二十七者以十七移置崇禎名下則福王止得
二也王自崇禎十七年登位至弘光元年滅凡二年興
亡之兆蓋有數云

南渡錄 卷五 六十八

閏六月清攝政殺大明使臣兵部侍郎左懋第及其同行
五人
初懋第抵燕議見攝政禮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
以全身非屈膝不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毅然曰我輩
千秋氣節皆係於此彼建屈膝之詔者皆巾幗也時懋
第亦以勅書內有不膝即為不辱命一語故持初議甚
堅及至追回改館太醫院懋第題其院門曰生為大明

忠臣死為大明忠鬼至是開南都已陷愬第等皆哭盡
 哀然攝政亦無意殺之也會中軍艾大選先薙髮叩勸
 愬第早降愬第怒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濟懼告愬第
 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遣入院勸諸人剃頭降愬第
 大呼曰我頭可斷髮不可落時用極與遊擊王一斌都
 司張良佐王庭佐守倫鄧統皆不屈遂下刑部重錄三
 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不應執見攝政愬第仰
 服母喪偕用極長擗南面坐攝政數愬第以偽立福王
 及勾引齊寇狀愬第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
 立福王山東豪傑皆忠義有為前就見我時俱勉以太
 義亦非土寇既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
 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薙髮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
 到此有死而已攝政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跪用極曰
 我兵部也三尺童子耻拜口口况我大明人物也攝政
 怒命捶其頰用極噴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
 容曰汝等不怕死信忠臣也然降當不失富貴愬第曰
 難頭不如斫頭攝政令左右拽出復遣降臣勸曰先生
 懼乎愬第曰無問我懼不懼且問若輩盍不盍至順城

何減之山生

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愬第曰我寧為大明鬼耳特
 刑願謂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愬第曰但恐有
 悔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愬第南面叩首曰臣心
 畢矣遂殺五人皆爭就死忽沙風四起屋瓦皆飛捲市
 柳於雲際觀者近萬人皆流涕
 七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遙上帝尊號曰聖安皇
 帝
 二年五月帝遇害於燕京潞王等數十王俱見殺王之明
 亦伴死

南渡錄

卷五

七

南渡錄

卷五

七

2094585

S
Z121.5
75a



ZW 21181000584237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日且擁立路藩矣。上信其言為兩泣久之。以後一切
朝事俱委士英。又言士英聰阮大鈺奸謀。欲以三朝要
典問學事。與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為人矣。
附錄牧齋詩二首

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殺典刑。豈有庭花歌後閣
也。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涕地群狐。办勢面呼風。賊鬼靈
奸佞不隨京雜。盡尚餘流毒。螫丹青。雞人唱曉未曾
停。倉卒衣冠散。聚。執熱漢臣方借箸。畏炎北騎已揚
舟。乙酉五月初一日。名對講。於官泰北馬。畏炎必不凌江。刺。聞痛惜飛章罷。余既請
自。旋揚自。

出督兵慰。講殿空煩倒坐聽。腸斷覆杯池畔水。年。流恨
純新亭。

同治戊辰上元日節庵學人手校一過肯容星沙

南渡錄卷之五

